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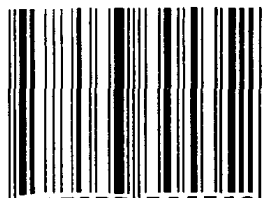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7/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五六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見聞隨筆二卷

〔清〕馮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道光間臨海宋氏刻台州叢書本

一

安南使事紀要四卷

〔清〕李仙根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九

交山平寇本末三卷附詳文一卷書牘一卷詩一卷

〔清〕夏綱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一八

平閩紀十三卷

〔清〕楊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世澤堂刻道光十年印本

二〇五

武宗外紀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一五

後鑒錄七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二八

封長白山記一卷

〔清〕方象瑛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六八四

二申野錄八卷

〔清〕孫之騷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

六八八

衡湘稽古五卷

〔清〕王萬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王國牧刻本

.....

八〇九

見聞隨筆二卷

〔清〕馮魁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道光間臨海宋氏刻台州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見聞隨筆

二卷》提要

重刻見聞隨筆叙

同邑馮再來侍郎見聞隨筆二卷臚官轍之睹聞實
館之甄擇淋漓烟緒感慨滄桑余讀是書而不禁
也夫以黑灰告劫朱社將移識已兆於萬孫賊孽
八隊闖獻糾烏合之眾跡起揭竿逞狼噬之心坐看移
鼎論殺掠則巢權無此慘論成就則勝廣無此奇當夫
殺氣騰雲妖氛掩日九州有破竹之勢千里無寸草之
留功在垂成毒伊胡底泊乎九宮碎首一箭穿胸一轉
瞬之頃一舉手之力遂能制其死命殲厥渠魁固知脩
羅塵劫之難逃抑亦

見聞隨筆

叙

一

重刊

聖朝掃除之所假也而一時螳奮孤臣蛙張義士噴
已落猶揮薄暮之戈棟宇全傾尚挾孤撐之柱籲穆王
以安在三千士盡化蟲沙名田橫而不來五百人甘投
鯨島自外僉山之玉帛屢煩因壘之干戈若何
免錫瞿式郭沐天波諸人跋履偏隅支持殘局一身似
葉萬死如飴愚公則志在移山精衛則意猶填海斜封
聖敕朕呼狗脚之時朱履藍袍臣抱龍髯之慟張睢陽
城切齒那知石爛天枯馬伏波荒微裏尸不避蠻烟
雨良以詩書夙習茅土世承一擔綱常千秋名教忠
所事分有固然彼李定國者本逆賊之爪牙醜形天

之面目乃能幡然改正盡焉勤王目不知書心惟報國
綱岸已覆猶奉塊肉於一君懷慙不還終効捐軀於九
頃填魍魅之鄉而不悔竭犬馬之力而不辭志節如甲
包胥心跡如張世傑亦可見桑榆之非晚松柏之有真
矣而是書獨能挈其綱維析其顛末長蛇封豕徵往事
於前車膽水殘山語遺踪於半壁以云秘笈誰曰不然
載付鐫梨我遑敢後爰取家藏鈔本與友人郭石齋
黃鈔本徐煦菴青刻本殘帙付門人彭雲臣項巖一士
互校一過而梓之司鈔錄者兒子興洲例得附書時
嘉慶二十有一年歲在柔兆困敦夏四月哉生明文林
見聞隨筆 一 叙
臨海宋氏 重梓

郎知陝西鳳翔府扶風縣事臨海宋世榮撰



見聞隨筆序

年家眷同學弟何紱度拜識

從來有天下者變起於奸佞之擅權釀成於寇賊之流
毒竟至沉迷傾覆而莫能挽而有明末季可鑒代爲挽
之者其中意見之異同邪正之向背疑忌之交作罷辱
之介懷而有明末季可鑒閱吾友司寇公再來所載闢
獻醜情比比皆然性殘暴殺人則爲斯世禍胎焉永明
之戴欺不君矣又續及何堵諸忠節雜傳譬則白日既
移鄰光微映狂瀾已倒治水仍浮俾聞之者規勸其立
法深且遠也孔子筆削春秋大旨在乎善惡惡凡子奪
見聞隨筆 一 序
臨海宋氏 重梓

征討借天子之權以申天子之令故春秋治世之意乃
亂世之資也天當明末兩渠作難蹂躪城池開
聖朝景命於前肇慶僭號緬甸歸俘大一統規模於後
故見聞錄亂世之意乃治世之資也紀事以循其實駁
難以正其差沿流以議其失尋源以窺其得豈徒離揚
雲霧啁嘶飛走倭一時瀏覽已哉再來幼業帖括便肆
力於遷固諸史氏且留心時政盱衡民生利病安危未
嘗不扼腕再四同學以大丈夫子期及官滇南循卓盡
職滇山川險易風俗淳澆戶口盈縮兵賦加汰人物隱
顯從郡邑志外傳所未傳論所未論歷有演攷諸編炫

人耳目駭矣地聯楚豫秦蜀黔粵一切搜究周悉興來
赤壁感入華亭佳澤喜銷太叔之兵竹書看發安釐之
家得巨孽黨與勝國子孫細蹟顛末握管而條縷之贊
助史局良益舊聞功非纖淺時宗伯葉公總裁明史知
再求之履斯地熟諳斯實事也至司寇署諮訪諄篤口
設手授上堪藏諸石室蘭臺迄今梓示里社同人下亦
無取釋官野說雖然吳季札聘魯博通先朝典故識者
稱其闡覽洽聞賢於子產叔向輩素知有文獻也由滇
及楚豫秦蜀黔粵人出干戈擾攘後敦禮樂通書軌再
來於文獻竊幸徵之足矣

見聞隨筆

序

上

臨海朱氏
重梓

見聞隨筆叙

西河後學毛奇齡大可氏課

見聞隨筆者司寇馮先生所著書也其一卷爲兩渠傳
所紀開獻始末自起迄敗以爲凡有國者所鑒戒而兩
賊分列較尤詳於獻賊入蜀暨夔東割據以後蓋是時
神州陸沉天下之能言其事者寡矣會

天子開館脩前代史書 詔徵獻賢所記載者在京朝
大小了無一應獨先生所著哀然捆載爲一時所未有
夫西南之變亂極矣自茶陵喪師蠶叢失守益南萬里
喋血者數十年而先生筮仕適當其地由郡縣以至開
府中間所歷瀾滄路敗山川風俗傍及古今興喪得失

見聞隨筆

叙

一

臨海朱氏
重梓

之故無不摭其前聞而驗所近見卽記載傳會必從考
覈辨定以取傳信故先生之書其爲前史所取資者叢
薈無算而是書其一也予承乏史職闔題給札適得土
司途諸傳因獲盡讀先生所著書知先生留心國事
所在必詳凡廟算曲直戎律脩短地勢險峻技擊疏
覈無纖毫遺傳發紆促軒軒乎瞭若指掌至若野稗之
訛舛評騭之偏頗抑何其考晰不憚煩也自漢唐迄明
代有盜賊劫不過販鹽撒豆呼狐盜驪如刀子都瓜田
儀許生呂毋以建青嶺自騎長垣冤句之輩究之竊地

僭號貽禍數世亦云已劇然未有琢喪人國痛毒萬姓
裸肌骨肉屠殲脂卵如禽獮草薙焚山竭澤似此甚者
比本猶蜚以來一大混沌而廢廊之策閭帥失制一切
簡稽摺挺號失焉奮不早爲撲滅坐致此極而中外大
小合一時帖括之士且暮以門戶齟齬信猜嗷嗷以至
於敗亡而徒使有志君子把筆留連咨嗟感嘆而究無
如之何也後之讀之者可以興矣

見聞隨筆

叙

二

臨海朱氏
重梓

見聞隨筆卷之一

臨海馮 更再來著

明末兩渠賊傳序

凡一朝之興無不訪求前代事實以推論其興衰之由
匪徒開成令鎮足備儀型卽在傾覆前車亦資懲誡故
曰鑒於有夏鑒於有殷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由
來尚矣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而卒亡於流賊當武廟時
劉六趙風子之流屠毒竟豫幾成燎原以祖宗遺澤尚
存旋卽撲滅至神宗倦勤紀綱廢弛重以嗣君短祚孫
謀不臧閹宦擅權正人誅斥崇禎初年寇盜蓬起漸至
三十六營七十二營之多竭天下之力以圖之隨息隨
熾迨開縣告敗洛城不守自成獻忠分擾江河南北而
明以亡焉蓋天下治久必亂亂必有所釀以成亂極必
治治必有所因以致禍亂之生皆天之所以開聖人也
當神宗中年我

太祖皇帝龍興遼水景命有僕

太宗皇帝嗣之以寬仁遠近向附語曰不有所廢將何
以興然則明之亡非自成獻忠之能亡之乃天命有歸
特產二寇爲之驅除禍難耳雖然運數去留固由天命
亦寧非人事哉堯生長東南問流賊之爲禍思得觀其

事實遊蹟所至每與楚豫秦蜀士大夫遊悉心咨訪記

之篋笥他及郡志野史坊歌巷說咸爲辨其真偽核其

先後稍加詮次爲自成獻忠傳二篇其于二寇盛衰勝

負之故次第可考而一時朝廷用舍之是非封疆勦撫

之得失亦互見於其間焉溯自常侍寵而大賢良師之

敦興阿父專而衝天將軍之亂起後世推原禍始孰豈

無所逃其誅若懷宗之摧殛巨奸孜孜求治初非有難

山之役江都之遊足召大澤瓦岡之變也唯知人昧明

責效太急俾折衝禦侮之臣無復効謀國久遠之忠而

爭爲目前迎合之計于是露布時聞醜徒尚聚受降

見聞隨筆

卷上

二

重刊海內氏

築烽急隨傳日積月深遂不可救亦未始非廟算之失

也今我

皇上心存鑒古辟名字內詞臣發秘笈搜遺聞記載討

論昭垂法戒譬之雲璈合奏何藉孤絃函牛大烹寧須

片鱗然而兵燹之餘載筆者寡傳聞異詞甦之此傳非

敢希藏之名山聊以備作者之採擇云爾且聞

世祖皇帝定鼎燕京首嘉殉國諸臣錫之爵諡而在外

守職不撓身膏鋒鏑者多淹沒不傳篇中詳爲採錄揆

之封干表容贈通祀闕之義固當世所樂聞也因并序

而有之

李自成傳

李自成米脂人小字禮生居懷遠堡之李繼遷寨父李

守忠娶金氏無子旣以姪李自立爲嗣矣禱於華山神

夢神告之曰以破軍星爲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

爲皇來兒時明萬歷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己刻也

少不事事喪父爲酒家傭日沈醉主者逐之業鋸又否

成爲人耕枕耒而卧年二十餘執役銀川驛時關中連

歲饑軍餉缺額積一百三十八萬復以科臣請裁驛站

銀充餉自成益無賴嘗通著姓艾子母錢屢被筆執數

犯法邑令晏子賓械而遊于市妻韓氏故娼也與縣役

李自成傳

蓋君祿通自成殺淫者與姪李過亡命投甘督梅之煥

部下參將王國爲兵國奉調過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

索餉并殺國遂反是時宜川王左挂神木王嘉允靖邊

神一元接踵起延安各立名號安塞人高迎祥者於自

成爲甥舅亦糾逃兵飢民爲亂自號闖王自成往從之

有八隊闖將之目八隊者一隊眼錢兒二隊點燈子三

隊李晉王四隊蝎子塊五隊老張飛六隊亂世王七隊

夜不收八隊李自成也名不甚著崇禎三年庚午今

大清天聰之四年也賊王嘉允由府谷清水走山西總

兵王國梁兵敗死嘉允遂據河曲其明年辛未總兵曹

史 56-5

文諸等復河曲嘉允南走至陽城被殺僞左丞白玉柱降右丞紫金梁糾合眾賊爲三十六營而聞王闢將與八大王張獻忠等皆與焉由三晉犯畿南擾河北曹文詔左良玉李卑鄧玘等擊之屢敗屢遁癸酉六月鄧玘射紫金梁殲之十一月二十四日羣賊于瀝池乘水渡河入盧氏山中南走楚境鄧西上津俱破甲戌春連破襄荊各屬邑遂入蜀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會兵追之賊竄漢興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互四十里居民從其顛顏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走路既絕夏大雨賊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窘甚其黨顧君恩曰吾輩萬里掠婦女輜重坐困窮山中何不以之遠餌羣帥佯降而狡焉以遁也衆然之遂因奇瑜左右奸弁以請奇瑜許之籍醜黨凡三萬六千人上軍門勞遣辭散既出棧道復殺掠連破麟遊等七縣令呂鴻儒之別賊自略陽來合分趨長平鄆涇間臨潼平涼俱告奇瑜歸過於秦撫練國事國事亦言奇瑜縱賊俱被逮八月自成破隴州知州胡爾純不屈死夢將賀人龍亦米脂人救隴被圍自成令其黨高傑賂書約人龍倒反不報圍城久不拔自成疑傑令傑歸老營守盧自成後重邢氏掌軍資賊日支糗糧鎧仗輻過

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因與之私恆恐自成覺謀降未定也經撫洪承疇從甘鎮還聞人龍急自平涼遣左光先等帥師出華亭救之以九月抵隴州賊衆解去明懷宗以承疇代奇瑜督秦晉楚豫蜀五省兵會勦賊分爲三一向寧陽一趨鄖襄一出關赴河南連陷陳州靈寶盧氏沁水等縣乙亥春會於滎陽者七十二營而迎祥獻忠與老猗猗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爲首議所向老猗猗欲渡河北入晉獻忠以爲怯面晒之猗猗怒自成解之曰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爲也宜分兵各隨所向立效其利鈍舉聽之天衆曰善因列闕而定革左南當楚師橫混西迎秦軍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鄧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獻聞專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猗猗九條龍爲遊徼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塌天改世王爲橫混後繼壬子殺牛馬祭天部署已定自成與迎祥獻忠等遂由固始夜薄霍邱破壽縣二州殺故兵部尚書張鶴鳴趨鳳陽越紫金城而入焚享殿闢高墻府衛各官死者四十一人軍四千餘獻忠先至得響手小閹十二人每飲令奏樂自成欲得之獻忠不與固請乃毀樂器以

自賊自成怒盡殺之遂去與迎祥走歸豫州而獻忠南趨廬州自成既入豫與先留豫曹過諸賊合擾南陽汝寧間洪承疇至雒陽賊復折人秦分掠咸陽長安盤屋鄉商各邑或從興漢陷寧羗畧陽轉入臨潼關中大擾承疇於四月八日會兵汝州分布左良玉湯九州尤世威徐來朝陳永福鄧玘陳治邦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等設防各隘自率賀人龍劉成功入秦二十八日次靈寶曹文詔從南陽馳至分遣由閿鄉取山徑至雒南擣賊巢仍從山陽鎮安入漢中遏其奔逸五月六日文詔率其兄子變蛟敗賊於商州人龍成功亦屢敗賊於郿賊走綢峪川欲入豫以內漸有兵復回雒南走盧氏扼於尤世威仍入山中而自成迎祥獻忠由西安徑犯鳳翔過天星蝎子塊圍平涼報至承疇渡河抵叟山分道擊賊賊大勢盡向靜寧秦安六月十一日官兵遇於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宏烈兵敗被執十四日復敗襄樂副總兵艾萬年死之張應昌賀人龍追賊於清水亦失利賊屢勝益驕承疇不知所出曹文詔憤厲請行二十七日遇賊于真寧之湫頭鎮自成頗懼不敢戰亂世王誦爲先鋒自成喜次日亂世王居前自成疑其過天星居後曹變蛟先登不勝文詔隨至過天星追賊

自成與亂世王左右合擊之官兵大敗文詔自刎死文詔萬年並敢闕而文詔尤爲賊所憚一時謠曰軍中有一曹流氓聞之心膽搖至是敗沒官軍爲之奪氣賊由耀州走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郿陽承疇往復堵禦而徐來朝尤世威之兵遇賊亦盡潰承疇益不振鄧治盧象昇改撫全楚旋晉五省總理奉命如秦寇盡入豫則承疇勦西北象昇勦東南如賊復入秦則象昇入關合討初何賊久伏商洛整齊王掃地王蝎子塊等復至共出關惟自成與迎祥獨留秦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賡昌張應昌左光先與戰斬四百餘級獲其軍師劉某自成遁涇陽官軍渡涇失利二十四日賊將高傑竄虜成婦邢氏以降遊擊孫可法挾以破賊九月自成在乾州陣失其弟說乞降于監軍道劉三顧三顧知其詐不許真寧知縣王家永被殺見執十月左光先擊敗之牛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夜出朱陽關自成亦東走左光先追之失利曹變蛟陷堅力戰賊悉衆盡薄閿鄉蓋秦賊至是凡三出朱陽惟自成最後別隊已下淮楚張獻忠尚在靈寶間迎祥自成復與之合左良玉祖寬東西禦之不能支十一月陝州陷復進攻雒救至獻忠走嵩汝迎祥自成走偃

祖寬連敗獻忠于嵩獻忠憤甚復糾自成迎祥聲震
維陽遇祖寬於龍門白沙寬力戰大克之象昇聞倣觀
率李重鎮等赴援連戰殺千餘人軍聲大振十二月迎
祥自成東回光州之南城象昇次信陽復敗之于確山
斬五百六十餘級丙子正月自成攻廬州不克復陷倉
山和州進攻江浦知縣李維樾禦之自成攻滁州象
昇造祖寬羅岱等疾馳大戰自日出至晡賊始北追殺
五里橫尸枕籍象昇自引楊世恩之兵大呼搏賊斬級
六百餘獲馬騾無算賊北走鳳陽礮卻之過河攻壽州
不克懷寧無城被殘濬撫朱大典以劉良佐苗有昇等
戰蒙城之陳搏橋所殺傷相當賊走毫入歸德承寧豫
撫陳必謙檄總兵祖大樂要之于穀熟集大破之賊走
汴梁陳永福兼程赴援二月賊攻密縣不利趨登封王
進忠周維塲敗之郛城鎮賊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
故總兵湯九州戰歿賊分趨南陽知府何騰蛟守城豫
撫陳必謙總巡盧象昇各率陳祖羅諸鎮兵至大戰于
七頂山礮自成驚走三月迎祥自成等從光化之
羊皮灘南渡入鄧州其間內浙山中尚七營象昇留軍
搜討高迎祥西走興漢石泉由陳倉子午谷出窺西安
李自成偕混天星走南山分道險隘穿商雒間走慶陽

走汝雅在秦撫賊過天星等亦復叛陷安定華亭甘學
澗罷孫傳庭代之是月二十日傳庭擊高迎祥于藍屋
之黑水谷生得迎祥及其黨黃龍劉哲等三人檻至京
師磔于市先是賊渠九十餘惟闖王爲最強廷論惟獲
闖餘賊不足平迨迎祥殲而自成已先破俞冲霄虎踞
延綏間鎮人歸之益衆遂代迎祥稱闖王焉九月
大清王師入關明懷宗召各督鎮赴援承疇象昇率總
兵祖寬李重鎮祖大樂等皆東回顧根本賊勢復熾老
猗猗等盤踞豫境土與混十萬整齊王張吳王掃地
王九背王興世王等分七營推老猗猗爲謀主而張獻

忠羅汝才闖塌天及新賊蛤蜊團等續至合兵二十餘萬襄鎮秦翼明不能禦卽撫出胙土招之不應遂沿流東下江北諸郡無寧梓其在秦者混天星侵軼商雒獨行狼蟻動漢南蝎子塊糾連西羌而李自成與過天星出寇涇陽三原間駐兵涇河之濱者八閱月西安大震丁丑春蝎子塊復來會之曹變蛟至自成走秦川結營相持已而入華亭變蛟與左光先祖大弼等合兵攻之連戰七日殺傷相當會糧盡官兵還平涼自成亦奔隴州蝎子塊爲曹變蛟所敗降于孫傳庭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九月復出至崇信亦敗十月陷寧羌知州周應

見聞隨筆

卷上

十 臨海朱氏重梓

泰指揮同知王履泰死之賊遂由七盤關分道入蜀總兵侯良柱敗死于廣元昭化梓潼江油彰明及劍錦漢等三十六州縣俱陷圍成都二十日蜀撫王維章在保寧不能救被逮以傳宗龍代之先是督理旣入援承疇尋復還督秦中象昇改宣府以王家禎爲總理逾年罷召龍文舉一兩廣代家禎專權楚豫諸賊秦賊之入蜀也議者歸咎於承疇已而承疇與秦撫孫傳庭擊賊于郿壩間皆捷戊寅正月官軍破賊于梓潼賊分道還秦李自成等屯汧陽與曹變蛟左光先戰不利走徽州分兵出臨邛復陷大弼所敗南走廣元賀人龍率降賊

蝎子塊追之以六月至陽平關分駐嶺嶺扼賊西北去路曹變蛟渡河而邀其東自成由西鄉突出漢中越江將北孫傳庭左光先駐漢中夾賊渡擊之賊渠祁總管等謀東奔不得遂降十月自成食且盡趨潼關傳庭于潼關原設伏曹變蛟驅賊入伏中亂相蹈藉官兵奮勇掩殺幾盡其幸免者咸棄刀與騎逃逸漢南山中又爲山民所遮擊秦賊降者前後數十萬委仗如邱陵自成妻女俱失以十八騎潰圍走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高一功顧君恩谷可成張世傑張醇李過李雙喜李彌昌任繼榮繼光王虎劉文魁等自成困厄數欲自盡

見聞隨筆

卷上

十 臨海朱氏重梓

李雙喜勸止之相與竄山中爲小盜卡一月承疇傳庭復奉調與曹變蛟左光先等俱入援京師總理熊文燦主撫張獻忠羅汝才等俱降汝才卽十三家賊首所謂曹操者也自成伏山中夜輒讀書觀象曰過此六月之厄九五可期其所讀書稱爲異人所授以詫異其下諸殘賊聞而來附者復數千人自成留屯山中自與十八人間道走穀城就獻忠獻忠欲殺之自成覺而遁羅汝才爲之和解獻忠以婦人十馬贏各五十資自成自成辭已卯五月獻忠汝才俱復叛自成亦歸招集殘賊秦督鄭崇儉提兵圍之自成乘間出武關督師閣部楊嗣

昌以庚辰四月至彘陵聞而以檄諭之自成出護語
強時獻忠汝才前後爲左良玉賀人龍所敗餘賊多降
自成亦被困于巴西魚復諸山其輜重在赤甲寒山不
能進憂其下有異心一日偕劉宗敏張鼐入道旁叢祠
中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卽從我
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本藍田鍛工多力爲盜魁故自
成以此試之宗敏曰諾再拜三卜之皆吉起而曰吾今
死生從若矣遂歸殺其兩妻諸賊亦有殺妻子願從者
自成于是燒屯聚携輕馬出奔河南河南久旱斛穀萬
錢杞縣舉人李巖者初名信尙書李精白子也常出家
見聞隨筆 卷上 三 臨海宋氏 重梓

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因亂請督府用扞衛
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仇家緣他事文致爲
通賊令亦惡其市名得衆遂執而錮之獄民之德之者
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廼殺令破械出之往投自成
自成禮重之改名巖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
被斥與其邑醫尚綱善綱先遊晉爲賊所得以善醫親
幸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販者
亦盧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遇牛之叔具言金
星通賊狀亡何金星歸竊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爲
徵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出河南謁見大喜初自成

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李巖教以取天
下宜拊循以收人心唱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誦教兒童
傳歌之相鼓動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身長三尺餘
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悅始過城不殺且以所
掠散飭民民多歸之是年十二月陷宜陽殺其令唐啟
泰後軍攻不寧不寧先有邑紳蜀撫張論子吏部郎鼎
延率家僮捍禦會獄徒勾賊以二十七日四鼓登城殺
知縣武大烈鼎延匿得井免萬安王采鏗被殺于西關
勢遂猖獗攻偃師一日破之令徐日泰罵賊死辛巳正
月至洛陽豫鎮王紹禹者貪而失軍心聞賊近載重入
見聞隨筆 卷上 三 臨海宋氏 重梓

城復匿福王犒兵三千金不給兵益恨乘夜反招自成
入洛陽陷福王縋城走爲所得呂尚書維祺亦被執賊
欲跪之不屈伸脰就刃色不變福王亦不屈遇害自成
竊割之雜鹿醢以犒衆稱福祿酒云鄒妃世子得脫走
河北王固神宗愛子賜資優渥賊陷洛盡取其庫藏充
軍實頗發所餘併富人貲給飢者卽以掾吏邵時昌爲
總管時昌募兵守洛而自移其軍攻汴豫撫李仙風慰
安福世子于河北孟縣聞自成已去率其將高謙入雒
誅邵時昌而汴梁之急撫軍顧不在周王出帑金五萬
犒上巡按御史高名衡推官黃潤知縣王燮同設守賊

穴城將入守者投以火賊被焚而死積屍與城平七晝夜不能下始解而去過密縣屠之登封亦陷事聞懷宗震悼仙風坐落職隨錦衣逮治卽代以按臣高名衡并調保督楊文岳秦督丁啟膚援汴而楊嗣昌入蜀追勦張獻忠之師亦潰于開縣獻忠東襲襄陽破之殺襄王嗣昌自盡丁啟膚出關畏自成不敢赴汴聞張獻忠在光固請移軍當之五月十九日懷宗更出故大司馬傅宗龍于獄拜兵侍郎爲秦督專辦自成丁啟膚與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信陽羅汝才與獻忠不合舍之去投自成于鄧州獻忠既敗鄧西前茅八哨之兵無所歸自

見聞隨筆

卷三

西

臨海宋氏
重梓

成又邀而取之附者日益衆豫土袁時中據蒙陰之義門爲朱大典劉良佐所挫太監盧九德復率禁旅于界溝逐之時中乘風雨渡河衆尚二十萬亦往投自成自成黠譎工駕馭此時已雄長諸賊雖張獻忠不能與比強矣秦督傅宗龍以六月入關與秦撫汪喬年謀所以平賊宗龍欲搜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旱蝗間左調發殫盡未有以應卽止以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康爲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宗龍既與文岳遇以九月四日至新蔡命軍中起浮橋期明日過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二督宿龍口夜召

諸將謀遂擊遲明飛騎報賊過且盡所留惟殿後一軍我師至孟家莊諸將解鞍休士不爲備賊匿精銳林莽間日旣出賀人龍之卒先奔李國奇初接戰不能敵亦奔偕虎大威陳監軍同往沈邱避賊而兩督自以親軍與賊相持傳營于西南楊營于東北二更保兵北隊走有張副將者挾文岳馬上馳去次日次陳州秦督慷慨謂部下曰宗龍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并志決命不能效他人走也乃卽文岳所置壁重穿塹結壘誓必死自成見宗龍無救于圍外穿兩壕困之十一日糧盡殺馬十五日羸馬亦盡十六日二更開營突圍

見聞隨筆

卷上

五

臨海宋氏
重梓

遂大潰宗龍以十九日未至項城八里被執賊詭稱傳家將擁之趨城宗龍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墮狡計賊刀砍傳右脇傷拱兩目削鼻礮聲起賊遞家人盧三負其屍入城乃絕李自成進攻葉縣陷之守葉副將劉國能卽降賊闖塌天也力戰被執自成以舊好勸之降國能不屈被害自成圍左良玉于偃師聞秦撫汪喬年至襄城釋偃師之圍來戰初喬年之無秦也常被命發自成祖父塚自成破雒後聲勢日急張或上書軍門言其先塚有異者喬年請發之米脂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令邊大受謂知之

見聞隨筆

卷上

二

臨海朱氏
重梓

執而加拷役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墓者十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檠蘸火墳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跡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得李氏村旁纍纍十六塚中一塚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函顱骨并蛇腊之以聞自成久爲嚙指恨既知喬年出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聞其多馬速圖之勿失喬年背襄城而舍交綏一軍盡覆歛殘卒數百人保襄城城壞未及修五日而潰喬年自刎勿殊副將李萬慶共以死萬慶亦降賊前所號射塌天者也與劉國能俱反正死節稱忠臣焉自成凡再覆秦師獲馬二萬匹降秦兵數萬十一月乘勝遂圍南陽用大礮攻城守將猛如虎破以計殺賊精兵數十已而他門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袍袖有血數斗過唐府北面叩頭自稱力竭賊割及以出其背斧麒麟閣刺唐王于其宮張妃及湘安王歸順入楚自成陷鄧州知州劉振世死之鎮平令鍾其德內鄉令龔新舞陽令潘宏道先後殉節死十二月自成陷許州禹州徽王遇害二十六日

見聞隨筆

卷上

七

臨海朱氏
重梓

再圍開封開封宋故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自成每攻城不用梯衝專取礮礮爲首功甲士取一礮得者卽歸營解甲卧後退者必斬取礮已穿穴穴初僅容一人漸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陷一土柱巨絙繫之穿畢萬人負絙而絕之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于城上鑿爲橫道聽其下有取土聲儲毒穢以薰灌之遇輒焦爛賊乃卽城壞處環試火攻法以藥置罌中火震罌裂名曰大小放迸當其衝者無不糜碎壬午二月十三日汴城之圯者二十七處將迸火而攻之列精騎數千其旁距躍鼓噪俟城摧擁以入方其初穴地也土石之積于外者邱陵然已而火作內土堅外土浮內未及穿火反外擊瓦土之漲者及于天數千騎殲焉乃駭而遁城之未穿者亦尋丈耳是役也陳永福射自成中左目力戰功稱最撫按下俱以城守得獎惟丁啟睿後至不能外犄角引其軍入城幾爲賊所乘城既開而麾下散去且軍不戢汴人苦之遂獲罪賊不得志于汴去攻陳州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耀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皆力戰不屈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商水遇輒潰邑紳通政使李夢宸宣大巡撫張繼

世各于其地嬰城殞至歸德知商邱梁以樟與邑舉人徐作霖吳伯喬伯允相與集鄉勇爲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喬伯允死以樟被兵尋救甦遁於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儀封杞縣空城逃開毫亦繼陷魯山令楊呈秀郟縣令李貞佐寶豐縣令張人龍皆死節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先是孫傳庭入援中讒下獄其後赦出之復令督秦師秦將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奉密旨縛斬之故尙書侯恂素有恩于左良玉亦出之于獄令督豫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將士拔中州有司蘓京王漢王燮三人爲御史京監延寧甘國兵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左良玉及保督楚蜀兵助侯恂保汴燮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並行文武迭用中外赫然冀可一戰平賊于是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鎮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爲緩攻大威等議不合既進兵羣帥皆潰劉澤清以朱家寨去汴八里依河爲砦謀以次結八營達大堤築甬道餽粟城中壁壘未成賊引衆來爭恒擾奔迫幾不及濟外援既絕賊圍日固開封之樵薪

人相食羅汝才衆亦飢謀他徙自成出餘糧廩之重爲盟畀以東城所掠爲分地乃畱不去九月十五日三更河決開封自成前後三攻汴士馬斃者無算積憤誓必拔長圍半載師老勢屈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委之洪波迨秦師已東恐汴圍一疎陽懷東晉之兵必躡其後將憂腹背受敵方圖改算會汴人有獻計決河以灌賊者時城旁羊馬城周王募民新築者皆堅厚爲高岸而賊營直薄其大堤以爲河決則賊可盡而城中無恐故督撫議從其計早爲自成所覺援師方鑿朱家寨口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艤艦驅所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不逮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沒賊營亦沉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汴水汴人皆溺死方初受圍時官以城守閭民得百萬戶圍後死於疫與飢者十之二尚得八十萬水至周王從後山逃出督師侯恂遣總兵卜從善逆以舟師士民從之而濟者不及二萬河身改徙杞縣唐巨亳州以入於淮賊乃拔營向西南而去十月孫傳庭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某爲先鋒左勳蕭慎鼎爲後距魯甘涼世將也與李自成遇

見聞隨筆

卷上

三

臨海宋氏
重梓

於塚頭大戰高魯大破賊追奔六十餘里羅汝才從旁來救遂出高魯之後左勦統袴不習敵望而怖曰高魯沒矣遂奔餘衆聞之皆奔遂大潰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高魯所部失亡顧不多傳庭歸執愼鼎斬之左勦以光先子令入馬二千匹贖罪當傳庭山軍天大雨糧車不進採青柿以爲食士卒飢餓故遇賊致于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是月也李自成收裕州李好爲之用復陷南陽屠之閏十一月十三日圍汝寧保督楊文岳先以援汴不利有詔戴罪防汝賊至監軍道孔貞會駐東關師先潰文岳督戲下副將馮某戰于南湖賊礮擊南關兵之被傷者濠水盡赤馮將軍自刎死文岳收散卒嬰城守西關守將王某北關守將趙某猶苦戰勢不敵兩將自焚營柵收其兵入城殺所乘馬而自殺從死者千餘人翌日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不屈與僉事王世琮者俱罵賊遇害通判朱國寶知汝陽文師頤亦死賊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執崇王由楨及世子俱不屈死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退屯襄陽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大治戰艦于樊城自成至樊人苦左兵淫掠取藁秸燔之良玉怒奪巨商裝編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于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十二月四日賊趨白馬渡良

見聞隨筆

卷上

三

臨海宋氏
重梓

王移營扼之江水淺及馬腹賊死數千渡如故良玉拔營南行襄陽陷賊將質一龍以十二日破德安襄陽東陽令郭裕官城令陳美穀城令周建中光化令萬敬宗皆城破不屈死賊再破襄陽荊門州沅撫陳廩謨至荆奉惠王走湘潭自成以十八日入荊州湘陰王儼鈺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爲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三十日攻承天癸未正月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殺楚撫宋一鶴留守都司沈壽崇並遇害知鍾祥事蕭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謹視之漢乘間裂裳爲帛以白經欽天監見聞隨筆

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詔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遂破雲夢蹂躪景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去逼漢陽左良玉避之南下黃陂亦陷自成初稱老府奉天倡義文武大將軍尋進大元帥而以羅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左右前後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纛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營纛黑後黃各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他營次第休息巡邏嚴密人不得逃逃者磔之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

見開墮筆

卷上

三

臨海宋氏

許携妻子戒旁漁生子棄不育收男子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爲兵一精兵容私從爲之主芻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與一布幕製綿甲紉綻三百層輕厚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蹄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爲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岡絕坂騰而直注毋得旁踰水惟黃河阻轡淮涇渭人皆足踞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墮關水爲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墻前

見開墮筆

卷上

三

臨海宋氏

備多嗜好不足數也自成之兵長于攻汝才之兵強于戰兩人相須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鹵獲自成寸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爲自成部衆所侵屢以驚駭易其善馬滋不平汝才本與自成同里年長後失勢相依始改稱自成爲兄然恃其故誼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齊爾汝之自成之下宛葉克梁宋兵強士附有專制心在時舊賊如老獬馬守應革里眼賁一龍爭世正質錦治世王劉希堯左金王蘭養成等皆歸自成于開封一龍守應亦自爲一軍不相屬頗與汝才善自成忌之其下荆襄也令守應屯樊陵規取澧州一龍走德安規取黃州一龍至黃陂前阻水僅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過汝才營屏人耳語自成銜之不遑發山西舉人吉珪爲汝才謀主謂汝才曰觀李帥非容人者今羣雄皆俛首所頡頏者我與左革耳將軍何不早自計汝才始憮然然勿爲備又黃州陳生者客襄陽遇亂以才智爲自成所識亦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兩人有隙自念以吾口舌令相圖二賊可並滅也說汝才曰將軍苦人以惡馬易善馬盍以字烙之令自爲羣汝才善之陳生因分前後左右烙馬字而先烙其左爲一羣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爲號矣自成偵之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臨海宋氏

而信盛爲具請此二人汝才辭以疾一龍至宴笑甚歡五鼓已就縛羅兵猶不之知侵晨以三十騎入汝才營托言事徑造帳中汝才方櫛髮未竟卽斬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帥令誅之一營大譟自成先用賀錦劉希堯以收一龍之心齊曰趙應元俾慰誘其衆汝才之將曰楊承恩甥曰王龍以其兵散去先後皆入關從孫督師李汝桂以數百騎走安廬從左帥其他皆帽伏自成初見吉珪加勞勉後因事誅之陳生者其謀爲自成所覺見殺于是兩軍之士皆屬焉牛金星教以分等威串職守早自異于儕偶創爲官民爵號自元帥以下次見聞隨筆

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各以等第降殺李巖爲中營制將軍與其弟牟頗簡束其下勿縱掠田見秀爲人寬厚以權將軍提督諸營事劉宗敏狡悍善戰亦爲權將軍亞焉賀錦歸自斬黃一見輸誠又甚得曹賀兩營之心能弭之不動拔制將軍在諸將右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鼐自成養子也又威武將軍黨守素副之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又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果毅將軍任繼宗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此其中權親軍也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營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左營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臨海宋氏

右威武將軍劉汝魁右營制將軍劉希堯右營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純前營制將軍袁宗第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營右果毅將軍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自成諸子也左目眇年少驍敢善戰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儻又有駱應標者亦後營此五營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軍各率其偏裨以從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自成在中州所畧城輒燒棄之無意守旣渡漢江長驅入荆念天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漸以次於汝寧而增置衛帥十有三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地也該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爲外戍又有楊彥昌守襄陽荊州襄之上游該通達衛用任光榮爲制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荊州襄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達衛左右威武將軍蘭養成牛萬才兵一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張禮水師六百人共爲守守荆門州者都尉葉雲林本郟縣諸生所將止六百人以荆門有襄陵爲之蔽也馬守應於己貳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荊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揚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而獻陵爲明所必爭卽左右都尉馬世泰爲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

防左帥之沂流西上也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衛果毅將軍周鳳梧守禹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既以盤牙屯據乃改襄陽曰襄京修故王官殿居之楊永裕勸以卽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設官分職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于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爲信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來儀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慶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允在外則荊州防禦使洛陽孟長庚府尹長葛張虞機襄陽防禦使邠縣李之綱府尹盧氏牛佐仝金星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雍府尹江陵劉藕汝章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府尹江陵鄧璉又揚武州防禦使陳蓋信陽州防禦使江陵黃開均平府尹鍾祥劉懋先其郎中從事及府丞州牧縣令以下官多不具載自成僞號新順王會左輔以下官議出兵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謀順流下金陵斷運道則燕都自困兵政府從事顧君恩進曰兩人所言皆非也金陵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取京師萬一

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有可攻退有所守方爲全策自成從之孫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也大治兵于關中事未集廷議催戰急傳庭不得已上書出關爲師期慮自成或自內浙窺商洛謀以秦撫馮師孔率甘蜀二鎮兵駐商設防已則兼程出關先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提興運各營之兵三千二百人由靈陝入雒七月二十三日至澠池前驅遊擊張守義與賊遊兵遇于下池薄有斬獲傳庭以八月十九日率平治十營與白廣恩期于新安來會當是時賊圖李際遇于登封之玉寨聞秦師之出也設伏于滋澗以邀之二十日官兵至滋澗見道險命下馬按伏賊乃遁歸龍門二十二日追至龍門而賊營已拔畱哨騎于伊河之西降將楊承祖單騎馳諭賊哨賴某者以五十二人歸命盧光祖又招賊將高紀祥降之傳庭全軍駐龍門備孟縣之糧別遣兵五千追賊于汝州賊已盡奔寶豐玉寨之圍亦已解自成初聞傳庭來盡發荆襄之賊會于河南步騎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將渡河先驅千餘人北渡劉洪起逐

見聞隨筆

卷上

天

臨海宋氏
重梓

之遂巡南岸豫鎮陳永福卜從善以避賊不擊降副將戴罪殺賊自貶九月初八日傳庭師進次汝州之長亭鎮僞都尉李養純迎降聞自成老營在唐縣撤邾縣僞將吏歸保寶豐并兵設守以爲犄角傳庭乃別遣遊擊折增修從曾山間道搗唐縣自以大兵從汝州進初十日進寶豐賊已改爲州其守兵多且樓櫓亦甚固傳庭曰我師前爭利而寶豐或犄其後則腹背受敵矣諭降不下乃畱攻之十一日自成來援白廣恩高傑盧興祖分兵夾擊戰小利賊卻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騎來援復爲廣恩傑所卻遂以是夜克寶豐擒僞州牧陳可新僞

見聞隨筆

卷上

天

臨海宋氏
重梓

陳永福開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汝按甲三日以待我勿動也前屯旣移後隊亦亂永福雖斬之不能止乃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二十一日還戰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官軍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關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駭曰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軋塞道馬絀于局及衡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格遮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賊空壁來躡一母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傳庭之退軍也使高傑斷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懼爲賊所乘棄兵潛遁故賊兵追而傑兵大敗獨廣恩兵得入關自成初出襄陽以邱之陶爲兵政府侍郎居守之陶相國瑜次子也宜城陷相國父仰藥死之陶爲賊所得署兵政從事年二十餘有姿容器畧自成甚重之擢其官委之筭餉務襄陽尹牛侖雖賊相子倚任不及也之陶欲以奇計謀賊遣人問道走武關以蠟書告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當詭左兵大至以揺賊心彼必反顧督師隨其後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爲自成還者所得故見其羸弱以誘官兵深入

之陶果舉火報東師至自成驗得其詐呼而詰之妻縣
出孫書責其負已支解之之陶大罵死傳庭既敗取僂
道過河入晉以轉達潼關高傑曰三軍父母妻子在
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
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傳庭叱曰若賊已進關則西
安糜沸秦人尙爲我用乎十月初七日自成率大衆攻
關白廣恩猶苦戰高傑以廣恩賣已於寶豐以致敗擁
兵不顧賊從南山遶出其背爲夾攻力不敵關破傑奔
延安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賊遂破
華陰傳庭收散卒圖還保渭南賊追及傳庭與秦軍喬
見聞隨筆 卷上 臨海宋氏

所司一依李唐制度卽秦撫故署爲吏政府布政司爲
戶政府學道爲禮政府都司爲兵政府按察司爲刑政
府西安分守道爲工政府僞授秦王爲權將軍世子妃
劉氏慟哭曰國祚家亡不如一死自成遣歸其家分兵
爲三道以追捕諸將李過出北道追高傑于延安傑東
走宜川河水適合遂渡河入蒲州絕蒲津以守賊追至
水解不得渡乃止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
利遁入蜀尋復降城固令司五教被執罵賊死賀珍劉
宗敏袁宗第黨守素出西道追白廣恩進次固原廣恩
亦以城降傳檄徇下邑知蒲城朱一統知中部朱新傑
東唐隨筆 卷上 臨海宋氏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臨海宋氏

獨力戰抱印不屈死華亭訓導何相劉與教諭鄒某俱城陷死之自成初入關自以爲故鄉所過村鎮慰諭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軍士束丁男以爲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又以衣冠必不附已諸舊臣故家爲鄉里所畏服者微而閉之空舍加榜掠以索其金死者并一坎埋之家不知其所在責渭南南氏餉一百六十萬禮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進士南居業居業從兄工尚書南居益皆被炮烙死秦人大失望西安都司舍人邱從周長不滿三尺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小民妄居王府稱尊而所爲若此何以得長久自成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臨海宋氏

將輩轉相誑惑多解甲上謁者唯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世欽世官者兄弟也尤世威世祿闕閭亞王而威重過之李昌齡西涼勳胄以故總兵僑居其地賊入關制將軍李過徇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劉惠兩副將推世威爲帥而與王李三公同守賊遣辯士延安舒君睿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自成爲手書以曉譬禍福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強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城出戰殺賊數千人婦女小兒皆叫呼擊賊賊穿地道放迸崩城諸公巷戰力盡都任引佩刀自裁副將劉廷傑罵賊賊磔之惠顯被縛過神木仰斃至二升乃絕王尤李俱爲所執至西安見自成挺立仰視賊欲跪之不屈自成前解縛曰吾虛上將以屈諸將軍奈何固執世威等罵曰我輩大臣也驛卒無狀滅不久毋近前汗我臨死嘆曰悔不早殄此賊今日直死有餘恨賊舉城屠之遂以兵臨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開門降慶陽猶爲明守攻四日陷屠之執韓王副使段復興知寧州董璘臣紳麻億俱死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而東過河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平陽總兵陳尚智降是時秦隴皆沒慶陽推官靳聖居不食死鞏昌通判署秦州朱廷節被執罵賊死知安化袁繼

登知秦安朱呈權知安定應昌士與署會寧舊令王垣俱殉節賊移兵取蘭州甘撫林日瑞以副將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而敗賊乘夜雪登城日瑞天吉苑馬寺監牧同知藍臺總兵馬燝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州紳羅俊趙宦等俱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人西寧衛詐降殺偽官賀錦等賊將辛思忠攻破之即令爲守進兵畧青海以黨守素守蘭州陳之龍爲西寧節度使而秦地悉沒矣我

世祖皇帝順治元年甲申即崇禎十七年也正月朔李自成稱帝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見開隨筆

卷上

重校宋氏

昌造甲申歷以李繼遷爲不遷之祖曾祖李世輔祖海父守忠俱追謚爲皇帝母爲皇太后立劉氏爲皇后陳氏爲貴妃拜牛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釐定六政府尚書益置學士宏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以乾州宋企郊爲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爲戶政尚書真寧鞏煥爲禮政尚書歸安張璘然爲兵政尚書徐官從自襄陽者陞賞賊帥給珠琲環寶人二升劍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蕲侯谷英毫侯李錦磁侯劉芳亮侯張龍綿侯袁宗第淮侯

劉國昌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世耀苑源伯白廣恩確山伯王根子武揚伯李佐文水伯陳永福子三十人寧陵子田虎男五十五人臨朐男高一功等其可考者也定軍制有一馬僂行列者賜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兵死令妻妾縊以從無別配於冊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肄出橫門以至渭橋職志環轉不絕金鼓動地用怖三秦鑄大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錢當五錢平物價設科目試士甯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爲第一草檄撤法文學士李化麟臺諫宋衛等

見開隨筆

卷上

重校宋氏

頌功德張形勢以指斥時君脅汙州郡自平陽降後再陷河津稷山榮河山西望風送款賊以一軍上絳州一軍上蒲州二月自成率其前軍過河牛金星顧君恩宋獻策恭預密謀宋企郊鞏煥陸之祺張璘然以偽尚書喻上猷李振聲楊王休黎志陞以偽侍郎皆乘攻汾州破之徇河曲靜樂遂攻太原執晉王晉撫蔡懋德中軍盛應時等殉節死自成兵至忻攻代五臺令迎降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兵敗被殺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何以得至於此犯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死之自成入殺代藩宗室殆盡留將張天

見聞隨筆

卷上

臨海宋氏
重梓

琳守大同由陽和長驅向宣府白廣恩官撫民書與總兵姜瓖約降巡撫朱之馮謀守城軍士無應者拔刀自刎死監視太監杜勳迎賊三十里督師大學士李建泰於保定被執亦降御史金毓峒不屈全家死南宮知縣彭士宏守城死自成遂從柳溝以入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俱迎降馬岱自殺三月十三日至昌平總兵李守鏐罵賊死夫自成已破太原踰太行蹂躪保可以直犯京師乃先攻寧武雁門者蓋以宣大天下勁兵處懼京師急而爲之援也是以偏師行入趙地其正兵則從兩關出代上谷乘瓦解之勢以盡收宣大之兵然後見聞隨筆

轉攻居庸以進而京師坐困矣昌平既破遂焚十二陵享殿太監高起潛棄關走入西山賊自沙河直犯平則門城外三大營皆潰降大車巨礮反爲賊有轟聲振地守城者以空礮向外不實鉛子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席地坐其旁太監杜勳白請縋城上入見請遜位帝叱之出語諸守瑞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前聞勳在大同殉難已贈蔭立祠至是方知其從逆云次日守瑞曹化淳啟門縱賊入十九日丁未帝后殉國內監王承恩從死是午自成醺筵縹衣乘烏駿馬牛金星宋企鵠等五騎從之自西長安門入彎弓射承天門榜中天

見聞隨筆

卷上

臨海宋氏
重梓

字下金星趨進曰當中分天下也自成喜入宮索不得帝死處懸賞購之辛亥始得而殮殯焉一時殉難者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太常少卿吳麟徵右庶子周鳳翔簡討汪偉戶科給事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太僕寺丞申佳允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員外金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駙馬都督鞏永固等其事世多傳不能盡載或見義不決多被賊拘縛拷訊以索賄羣賊益驕見聞隨筆

各鎮降者皆奴隸役屬之以是人心不附平西伯吳三桂聞變入至豐潤回駐山海關自成執其父吳襄并降將唐通遺書招之不從自率兵向永平攻之未能克三桂密請

大兵繞出其右合擊諸賊遂潰竄還京師盡殺吳襄家三十八口二十八日丁亥悉衆西走五月初二日又踰於定州斬其僞果毅將軍谷可成左光先負劍走牛金星以自成爲不足輔頗有鞅鞅心而李巖者向固勸自成以不殺者出其在京師劉宗敏居田垌遇故第李巖居嘉定伯府宗敏日殺人而巖於士大夫無所拷掠

又常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軍中多稱之宋獻策極與善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柘城諸縣令爲丁泰將所誘誘送江南人言河南全境皆復爲明守自成大驚其下謀之嚴曰諷予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汝等縣必不敢動亦可得而收也自成領之牛金星言其有異遂勸自成除之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爲具與嚴戰伏壯士於幕後三箭後并其弟牟執而戮之自成既西從三晉鄉紳富戶以入關留降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太原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爲策應以故太常卿張第元爲兵政尚書給事中耿始然爲刑政尚書未幾皆中法死宋企郊輩燭亦被刑自成性本好殺爲衆意所矯強詐稱仁義以煽惑愚民既兵敗輒復狠強自用任韓城二十五日鞭撻縣官斬新掾吏召里甲而刑剿之發壯夫爲丁多所造作徭役繁興米豆芻茭責之民者萬端韓人莫必其命又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遣降將馬科略四川保寧一路遂棄山西歸秦怪風作於西安麗譙象魏俱敗順治二年乙酉二月

見聞隨筆

卷上

壬

臨海朱氏

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僞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大敗潼關破世耀死自成欲返據延安聞唐通引大兵從黃蒲川西渡谷英李過俱潰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

見秀開府庫任軍士分持去倉廩則燒之自成於十三日出東門至藍田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凍死於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之焚積也自成欲并以燕宮室市里會其已去見秀嘆曰秦人飢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襄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牛金星亦陷而從其子於襄陽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時已率衆南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偕其妻高氏姪李錦卽李過妻之弟高必正及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體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其衆尚數十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

見聞隨筆

卷上

壬

臨海朱氏

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槍盡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收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令嚴兵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間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謂其二十騎止于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爲劫盜取所荷鍾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蹟而求

之則已血肉離分矣自成死其下李錦高必正等爲堵
先錫所招敗逃楚粵間湖南嶺表咸受其荼毒云

論曰當羣賊初起時李自成名不甚著然卒至僭偽號
屋明社者由懷宗末年加徵勦練餉有司因緣爲奸民
不堪命自成既破雒陽假發賑以誘飢民一時轉相煽
惑以是勢成燎原而不可撲滅也迨既據有境土輒復
炮烙衣冠以肆其恣睢之故習而毀敗亦隨之矣彼漢
之赤眉唐之祿山黃巢無不摧陷京城窺竊神器皆旋
卽銷滅自古盜賊罕有能大事者而況暴戾殘忍如自
成哉觀其起延綏渡汾晉往還汴洛淮漢間所屠滅不
見聞隨筆
卷上
罕
臨海宋氏

可勝計

天兵旣入渠首伏誅始得出斯民于水火故未悉盜賊
之禍亂不知撥亂返治者之大有造於斯民也茲於李
自成亦云

張獻忠傳

張獻忠庸施人與李自成同年生居衛境之柳樹澗初
爲府快手後隸延鎮王威下爲兵以淫掠見收同縛者
十八人行就戮矣適陳洪範以別將來謁縛者仰而呼
洪範爲之請不得願獻忠貌偉之復爲請因獨得釋決
杖除籍去而從神一魁爲盜領紅旗先驅有力多詭同
駁咸尊事之明懷宗崇禎三年庚午獻忠據米脂之十
八寨延鎮杜文煥兵至詭乞降辛未春延撫洪承疇奏
撫過十八寨賊首張獻忠羅汝才等一千九百餘名未
幾復叛隨王嘉允等渡河而西號八大王汝才號曹操
見聞隨筆
卷上
罕
臨海宋氏

見聞隨筆

卷上

罕

臨海宋氏

各率所部擾晉地壬申八月王嘉允死僞左丞王自用
糾合衆賊共三十六營獻忠偕自用由沁州北入榆次
壽陽常雄長諸部李自成不能比也癸酉羣賊不和復
分爲七大股獻忠汝才仍各長一軍二月總兵曹文詔
等會師討之王自用與賊混世王姬關鎖翻山動掌世
王顯道神活地草等先後被擒殺而獻忠亦爲賀人龍
友萬年所敗奔突豫楚間甲戌乙亥賊在豫境者多至
七十二營聞洪承疇加五省總督將出關會勦聚于榮
陽議所向老獍獨爲盟主與獻忠議不合李自成勸以
分道立功獻忠遂東去蹂躪壽潁陷鳳陽越紫金城而入

焚皇陵享殿闢高墻放孽宗燒公私廨舍留守署正朱國相知府顏容喧指揮陳永齡千戶陳宏祖陳其忠盛可學等俱死之賊大書徽志爲古元真龍皇帝掠陵監署手縱酒奏伎就其傍刳孕婦注嬰兒於渠以爲嬉笑三日有賊張盼子者至揮其衆去過紅心驛焚之再焚池河南兵部尚書呂維祺職方郎陳洪謚遣叅將薛邦臣以兵壁全椒趙世臣守浦口賊走定遠焚藕蕩去全椒十八里曰石牌橋詣神祠卜所向不吉碎其像丟李自成西行與曹過二賊合返歸德睢州而獻忠南趨廬州裸婦人數千冒城下少愧沮卽銳以矛盡銳仰攻賊

鳳翔五月承晴復馳入關擊賊互有勝負六月曹文韶兵敗於真寧死之七月尤世威徐來朝之師俱潰賊復東出朱陽關屯聚靈寶九月盧象昇由楚撫受總理五省之命總兵祖寬左良玉會兵靈寶破賊於蕉村十一月李自成至靈寶與獻忠合遂陷陝州進攻洛陽豫撫陳必謙率祖左二軍赴救獻忠走嵩汝祖寬敗之於嵩縣之九皋山又與劉肇基羅岱等敗之於汝州之乾料鎮先後擊斬一千四十七級俘八十四人獻忠憤復糾自成等聲言攻雒與祖寬遇於龍門白沙大戰復敗盧象昇由鄖襄馳至連戰二日殪賊千餘丙子春象昇寬東救滁州密縣登封之賊復至嵩湯九州以一千二百人由嵩深入敗殺賊走南陽從光化入鄖襄其後象昇入援京師王家禎代爲總理賊由鄖襄沿流東下斬黃安廬一帶俱震動丁丑中樞楊嗣昌用事奏改家禎爲豫撫召廣督熊文燦代之文燦黔之瀘州人初以招閩寇有功欲卽以用之於羣賊當是時賊之在楚豫者稱十三家獻忠與劉國能馬進忠馬光玉李萬慶羅汝才惠登相賀一龍蘭養成及順天王順義王者尤著而羅汝才在鄖縣又與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分四營惠登相在均州亦與王國寧常國安楊文賢王光恩分五營

以及馬士秀杜應金者不知所自起皆出自十三家者
文燦刊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
不死戊寅正月劉國能于隨州降二月馬士秀杜應金
于信陽城外降獻忠方至南陽詐稱官兵叩東門求入
門未啓而左良玉適至先驅呵之獻忠倉皇走良玉同
副將羅岱追及射之中額又貫其左手中指于弓檠上
良玉抽刀拂獻忠之面創未深再下而馬已逸矣獻忠
既敗其下薛姓者韓城人爲時相薛國觀族姪每說以
就撫取富貴獻忠頷之又聞陳洪範已起廢從熊文燦
爲總戎以舊受恩故私飾名姝齎珍幣致謝并告之以

鬼關隨筆

卷上

署

重刊海宋氏

願撫狀洪範喜爲言文燦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赴穀
城受之穀城舉人王秉真諸生徐以顯爲之具牒以百
口保獻忠無他心文燦已入獻忠賄自念奇貨可居因
張皇其事具疏聞而薛姓者復爲赴京入相國觀邸中
以遍通諸權貴惟中樞嗣昌卻其幣他俱私受之咸以
招降爲文燦功矣獻忠初在途掠新野丁舉人之妹爲
妻至穀城復娶教生員妹而寄居于方太守岳貢家因
以交于邑之著姓改其受降時之駐兵處曰太平鎮曰
吾欲與穀人共之也巡按林銘球至具橐韃迎于交境
禮甚恭文燦初命選精卒二萬給餉餘散遣之獻忠言

所部皆壯士願得十萬人餉爲鄧襄荆三郡扞圍文燦
與銘球並爲之請既而調其兵三檄不應左良玉與楚
撫余應桂力請擊之文燦不能從獻忠覺致書鄧撫戴
東旻以應桂見疑爲言詞甚悖文燦歸過於應桂以爲
撓撫局應桂遂獲罪秋九月良玉洪範與滇將龍在田
等擊別賊於雙溝大破之羅汝才等九營俱走均州李
萬慶走光固洪承疇與秦撫孫傳庭亦屢擊敗賊於關
中獻忠怵其餘威驚伏不敢動十一月承疇傳庭奉調
入援率曹變蛟等出關羅汝才在均疑爲勦已也遂率
九營叩太和山求撫文燦使房縣令郝景春與之盟散

鬼關隨筆

卷上

署

重刊海宋氏

處其衆於房竹上保四邑已卯春左良玉破賊馬進忠
於鎮平關進忠降又同降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
張家林七里河萬慶亦降時賊順天王已先死順義王
爲其下劉喜才所殺搗其首來歸餘衆推改世王許可
變主之文燦疏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
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未服厥辜可歲月破也革卽賀
一龍號革里眼左卽蘭養成號左金玉馬光玉與馬守
應俱號老猗猗而光玉爲尤老前在滎陽稱盟主者也
時賊多僞降文燦方自謂得策楊嗣昌已入相亦以薦
文燦爲知人未幾而獻忠汝才俱叛矣獻忠之在穀城

也於漢沔所匯處立關梁月徵其稅徐以顯與應城諸生潘獨熬等皆無賴教以古兵法繕器械術者王又天從監軍張大經在穀獻忠出已千支與丁氏所生子于支示之又天屏人再拜賀皆貴不可言獻忠心動又得羅汝才爲聲援益驕蹇殺掠時聞野外無居人漸及閬闔縣令阮之鈿往告之口餉缺聊借餐耳鄧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張獻忠踞邑弄兵飽食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不知所終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若總理會兵出其不意可一舉滅也當時不能用阮之鈿屢以劉國能効

見聞隨筆

卷上

果

臨海朱氏
重梓

忠諷賊輒被置之鈿知不免題齋壁以殺身成仁自期五月六日獻忠反毀城劫庫使馬元利從之鈿索印不與遂殺之出攻房縣令郝景春與子鳴鸞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登陴固守二十五日獻忠至羅汝才與之合攻城五晝夜不能克衛弁張三錫通賊遂陷景春父子俱不屈死之均州五營以王光恩言相與歃血明不反已而惠登相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等皆叛去七月獻忠去房縣左良玉率兵追之羅岱前驅至羅漢山遇伏力戰被執良王大敗奔還符印俱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貶秩三等文燦候代八月楊

嗣昌奉命以閣部督師張獻忠既屢勝謀入秦秦督率兵扼興安遂犯蜀興山太平等縣屯永寧關界上將窺合江太寧蜀撫邵捷春遣兵與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之綸軍潰于湯家壩九月國安所部禦賊于三尖峰黑水河頗捷獻忠汝才分其軍一從白水之碧魚口入秦一從合江之蕭家坡入楚先是別部賊馬光玉敗於淅川許可變與安世王胡可受俱降十月賀一龍犯光山亦敗十一月王國寧再自歸楊嗣昌受之處其妻子于樊城餘賊分三股西則獻忠負嶠楚蜀之界東則養成一龍等乘突隨應麻黃南則汝才天相等蟻聚

見聞隨筆

卷上

果

臨海朱氏
重梓

漳房興遠間庚辰正月楚師敗績於麻黃時議東畧爲稍緩京兵滇兵多聚西南嗣昌規形勝以襄陽爲根本濬濠列戍晉左良玉爲平賊將軍先行獻忠之誅餘賊以次第翦滅閏月二十四日良玉合諸軍擊賊于枸坪關獻忠敗走良玉追之入蜀二月朔抵漁溪渡于時獻忠方營太平縣之大竹河規取其邑以休士馬良玉駐軍漁溪渡之兩日而秦督崇儉亦引其兵來會獻忠聞兩道俱至乃移營九滾坪以待官軍見瑪瑙險峻將據之以決勝左兵秦兵以初四日追賊于九滾坪不見賊良玉部勒行伍指畫形勝初七日始抵瑪瑙而賊已奔

山巔結壘乘高噪其氣甚盛良玉下馬披荆榛相險易周覽者久之既而謂所親信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左兵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左所部兵或衝其中或衝其右而賀李二將從左路夾擊賊置陣堅不可動官軍奮勇鏖戰賊潰墜崖澗亡算追奔四十餘里左兵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內有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十六級皆賊將而張大經亦爲官軍所殺獻忠妻妾九人被擒者七獲僞金印一鏤金龍棒一僞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錢二馬羸千餘頭甲仗軍資以數千計陣降賊將三百三十八人秦兵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三十五名人龍所將卒獲上賜熊文燦準撫獻忠敕書別將收獻忠大刀上鏤天賜飛刀四字是役也左良玉功第一賀人龍次之而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亦以是月十六日追賊於水石壩斬馘九百獻忠又走益溪于江河蜀將張令方國安於十九日與戰復破之張令者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爲賊所憚獻忠乃由干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箭薄綿互賊彌山漫谷依阻其中張令於二十七日分其軍爲五員勇爭利賊衆我寡方國安支軍後距取僞道得脫而令深

入被圍居絕坡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賊營應弦以斃者甚衆而水遠士渴賴天雨得濟圍終不解卽襄道張克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槽進三月八日過箐入坪楚兵先至張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應元之鳳之功居多然張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力戰得不殲所殺賊亦數千人皆服其勇云獻忠既解去尋自鹽井竄與歸界上賀人龍偕李國奇高傑等追擊兩敗之至木瓜渡秦楚蜀三師皆會斬賊千二百有奇黃墩再戰復斬賊三千四月左良玉大軍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將憚山險圍而不攻賊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其人有反爲賊耳目者獻忠收散亡養瘡傷氣乃稍振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西卽羅汝才入寧昌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其地阻江爲險汝才與惠天相分兵出羊頭坡規渡大昌叅將劉貴擊之半濟尋犯巫山石砭女將秦良玉盛兵雒門扼百子溪不得過賊再縛筏巴霧河四月四日副將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大昌游擊楊茂選力戰却之汝才既屢挫潛求附於獻忠獻忠之走白羊山卽巫巴深險處偃息旗鼓轉入轉西

汝才之聲援漸近既至遂與之合獻忠剽悍雖累敗不以氣下汝才汝才分士馬以資之語次頗憂江險難渡獻忠曰不然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斬之其下爭死關劉貴等不能禦皆退賊乃由魚任溪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陣于紅茨崖青平寨歸巫之間震焉督師在襄陽聞之曰二賊合西陲必微因引其軍進駐彝陵彝陵與巫山接壤荆楚之門戶先是楚撫宋一鶴鎮當陽以滇兵內監劉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倚犄角督師標兵三萬餘人餉部張伯鯨委輸至者八十七萬幕府監軍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見聞隨筆

卷上

辛 臨海宋氏

如虎以白衣從征自效文武將吏一志專力賊且旦暮可滅而嗣昌不善駕御諸將吏多解體且天氣漸炎土馬在山中染疫物故日多京兵在荆門雲兵在簡坪楚兵在螞蝗坡火屯思歸每夜亡去五六月間羅汝才惠天相等再越巴霧河侵開縣鄭嘉棟賀人龍等禦之頗有斬獲汝才等東奔惠天相特過開縣而西人龍復折回追之嗣昌在彝陵便宜招撫為諭帖萬紙散之賊中其左全營自歸未幾颺去王光恩素有善意并說其八營俱降見閣部猶豫不能專決久之八營之降者復叛七月中羅汝才小秦王混世王等自蜀折回興山楚

兵之備興者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等京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之豐邑坪大有斬獲十六日小秦王混世王降惟汝才佚去嗣昌見楚地不足憂乃以八月二十六日入蜀楚兵自達州入夔營於土地嶺獻忠來攻張應元汪之鳳苦戰不決賊分從山後突入營官兵譁應元中流矢突圍走賊渡巴霧河之鳳亦道死賊退屯圓渡坪九月惠天相請降嗣昌慮行營雜處非便俾前後降者分屯房竹間賊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祲飢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賊因之闖入鄖襄道張克儉心憂之嗣昌以為不足慮方上見聞隨筆

卷上

辛 臨海宋氏

書謂逆獻指日授首然後掃除餘孽拜見闕廷給事張縉彥曰督師專征以來所上章前後多不相蒙瑪瑙山獻忠單騎奔逃已而突巫山掠巴東所在見告革左全營歸命不數日皖將又以陣亡今謂過渠束手竹房漳保已無內顧訴歸巫而上盡敵可期在督師定有成算迥非前事之比然臣不能不慮之也十月張獻忠襲破蜀兵於馬上渡遂陷大昌蜀將張令中箭死石柱女將蔡良玉亦敗隘軍萬元吉檄諸將守險獻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邵捷春自收其兵扼梁山羅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

見聞隨筆

卷上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乃與汝才謀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而趨達州時方國安奔敗引殘兵保達之郊獻忠至不敢與之爭賊既渡遂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劔州趨廣元將從問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於平陽之百二丈關不能進乃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官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返關被劔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等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俱陷陣遇害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屠綿過浮橋直抵成都十一月嗣昌進軍重慶萬元吉大享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其軍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問道趨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之周里塲謀知官軍且至宵遁抵內江猛如虎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能降者授都司以下官惟獻忠不赦有能擒斬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庖福徧題有斬閣部來者賞銀三錢嗣昌大驚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驕蹇不奉約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人龍方破賊有功私許以代左爲平賊將軍賀人龍大喜過望已良玉有瑪瑙山之捷

見聞隨筆

卷上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嗣昌禮重之如故顧謂賀將軍且需後命賀不得意且以前語告左左深阻內恨而人龍徧中顯謂其衆曰閣部不足爲盡力當獻忠之敗瑪瑙山而走也追急賊遣馬元利操重寶諭左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知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而專無獻忠卽滅不久矣左心動卽縱之去獻忠在山中得收集潰亡左兵驕玩久之不擊督師數移文責讓於左賊窺知其故於所過要路故署其壁曰某日候戰又不到欲挑兩人贊而乘之左憂閣部聞之而按之也順旨請急戰然其中實不用命萬元吉雅知兩將皆怨望進曰軍心不一未可以戰蓋令前軍躡賊後軍爲繼中軍從問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俟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不能從獻忠陷瀘州瀘州三隅皆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萬元吉抵立石獻忠移營渡南溪返走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詭云追之不及獻忠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元吉馳至籍田鋪獻忠渡綿河入巴州辛巳正月嗣昌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道追賊諸將盡從瀘州躡賊後賊自巴抵達遂巡及於新開猛如虎等追至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請以詰朝戰參將劉士杰奮曰吾四句逐賊今乃及之舍而不擊縱使佚去吾不能也如

虎激其衆鼓而並進士杰所當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以望見無秦人旗幟而左兵亦攜阻不前士杰孤軍跳盪後無繼者廼密抽壯騎前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戰死前後既覆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挾如虎潰圍圍開衝突以出旗纛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曰吾悔不用萬叅軍之言故敗今惟急歸楚顧根本再破賊退回重慶傳箭召潰兵順流東下賊已席卷出川燒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襄陽尚未審知敗問賊大隊已至當陽卽治表繼咸謀出軍邀之獻忠令汝才與

見聞隨筆

卷上

幸

臨海宋氏

襄王府門亦火藩獨驚毀徙戶借敖氏等出張獻忠太隊亦隨至城陷張克儉偕推官鄺日廣死之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上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居兩日卽去陷樊城返而破當陽郟縣招汝才之兵東下是時李自成先從商洛山中出陷洛陽殺福王楊嗣昌出蜀三月抵荊州沙市聞兩藩被害撫唐大慟以後事付元吉遂自裁獻忠攻光州北城入之又陷南城汝寧而南商羅息信殘破幾盡既聞楚撫及禁旅之在斬州也乃燒固始西關分其軍爲二一上茶山一走應城將以蹕德安窺陵寢德安守將出戰賊斃于礮矢甚衆攻應城應山皆不下知隨州徐世淳聞使三走郢告急楚撫發偏師來援巡道趙某勒之守郢弗遣四月二十五日賊隳北城以入世淳勒馬巷戰陷胸穴股以死子肇梁亦死兩妾及臧獲死者二十七人五月左良玉次南陽躡賊于西山賊敗走獻忠汝才合兵攻南陽知府顏日愉指揮王汝章禦卻之日愉力瘁卒獻忠破信陽獲左兵旗幟命其下假之以趨泌陽初六日夜大雨獻忠乘以入泌陽令王士昌不屈死明日左良玉始至賊已遁良玉不戢士泌人脫于賊者遇官軍無瞧類

見聞隨筆

卷上

幸

臨海宋氏

賊圍唐縣已而再攻應山應山之民工射獵毒弓矢傳人肉沸爛故賊再攻不克七月獻忠圍鄖陽鄖陽有降將王光恩設守出兵禦之多殺傷獻忠遁走會總兵黃得功獻下叛兵投之賊大振良玉率馬進忠吳學禮杜應金等追之至南陽疲敝未能進獻忠又伏而之鄖西鄖西守將兵變障弛賊因以入獻忠既援鄖西羣賊蟻附以萬計方東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且謂良玉為不足畏前者賊敗瑯琊山良玉于獻忠實縱之既陷襄陽諸將家屬之聚處于襄者盡為獻忠所戕故其下致怨距躍思歸八月良玉乃從南陽進兵及之于信陽大

東閣隨筆

卷上

庚

臨海宋氏重梓

戰斬其頭領沙某奪馬萬餘匹降其眾數萬獻忠射中股負重傷乘夜返而東奔鄖撫邀其前馬進忠躡其後過龍岡蕪家坂免兒溝五股泉四遇盛斬獲獻忠負創不能馳保其婦女小子日行數十里良玉自鄖北發兵追之賊已入掌握會轉饋在興安由興達信百二十里大雨五日夜江水暴長溪道絕文武將吏首尾離置者數十處賊已從南陽挺逸總督丁啟睿檄楚撫扼斬黃豫撫扼光固馬進忠趨隨牽賊之東猛如虎趨皖防賊之西督師左兵分行急躡掃除殘醜羅汝才有不憚下獻忠先在內鄉徙營走別道往請自成獻忠前驅八哨

又為自成所邀取竄伏商固山中是時革左五營在英霍溪谷深阻前監軍楊卓然以說降受侮城且伏且叛依林樾避炎歊火作而入秋高而出歲以為常山城長吏挈其章視事於潞江洲渚邑居聚落荒梗無行人獨桐城吏民修完繕固皖將李自春廖應登汪正國等託援桐為名沿途鈔暴賊是以愈逞剽舍剪巢麟潛山而殺其令間鼓行于羅田光山之間越險隘謀合獻忠楚兵力遮之于刀山燈草坪茶溝不能過獻忠亦以奔敗而思與之通也九月出商城之牛市敗取道向英山商固之師厚集其陣于東界嶺待之已而監軍孔貞訓副

東閣隨筆

卷上

壬

臨海宋氏重梓

將王允成大破之于望雲寨獻忠眾道散且盡乃因汝才以奔自成當襄陽之陷獻忠自詡威名遠出自成右及軍敗往歸所從不過數十騎自成欲以部曲過之不肯屈自成將殺之汝才力止曰留之擬漢東以分官兵之勢可乎資以五百騎麾曰亟引而東合左革此地非若所當留也獻忠東奔於道糾合一斗穀五磳子諸賊佯以推奉自成自成兵益強項城之潰傳宗龍殺丁啟睿左良玉以兵救汴獻忠得以其間走英霍就革左約則大喜壬午三月合而進圍舒城舒城缺令參將孔庭訓邑紳編修胡守恆同飭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

見蘭墮筆

卷上

堯

重梅宋氏

訓怒而降賊教以衝柵穴城穿數處守恆督守堙者塞之賊射札約降守恆燔諸櫟四月三日城陷賊縱守恆腹以矛數十創而死未幾六安州亦不戒於守州有川將覃世勛乙邦才王憲設守獻忠約豫寇袁時中屯於板山世勛奉毆知州朱謀夷於庭爲州人所逐遂通賊城陷獻忠取其郊保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五月獻忠屯舒城之七里河汪家灘令土人刈麥候騎至白露寺去廬州八十里監司蔡如蘅驢貨而虐衆不附賊謀者滿城中盲弗知學使者徐之垣以試士至賊僞挾書囊筆襲儒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應之垣

見蘭墮筆

卷上

堯

重梅宋氏

今舍之以資寇盜俾收餘艘窺天塹南都危矣九月二十四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樅陽奪商舟百餘艘募擢船卒謀南下聞得功兵至走而營於古城長嶺潛山之險扼處也得功等以夜半至緣山背謀而升賊大擾越崖澗奔官軍追之自古山天井湖黃泥港六十里橫屍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暨皆盡於是革左棄獻忠北去從李自成于開封獻忠引而西便道攻桐城不下遂走蘄水會官軍以鳳皖急謀東備去而擊袁時中于潁十一月獻忠乘虛出自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襲破太湖十二門攻桐城不下當是時左良玉避李自成于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楚兵以從蘄黃諸城集土團之不能勝甲者以守獻忠聞之舍潛太而攻黃梅知縣事張聯芳遁民之逃於太白湖者僅以免癸未正月破廣濟尋破蘄州三月斬再屠且盡蘄先期有飛雀萬餘投南城濠樹杪發火火器不燕自震鬼白晝牆上騎而擲掄人至是乃驗守道許文岐被執至望華山不屈死荆王先一年薨桂妃及世子遁至九江幸弗及黃州南城門哭五日三月破蘄水黃人聞盡逃惟女子不及行二十四日賊入擇其

見聞隨筆

卷上

本

臨海朱氏

矯矯者驪之夷城緩者斬指墮腕血滲漉淋壁間三日城平乃殺而投之以填塹黃有惡子張以澤先期集亡命迎賊生員李時榮拜馬首降四月獻忠連破麻城仁里會之首口湯志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中之與已合者曰周文江以應賊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甚梅劉田李強宗右姓家僮不下千人寇既作思齊以尺伍爲捍蔽聽其下糾率同黨坎牲爲盟曰仁里會諸家競飾衣甲以誇耀之其人既得志遂炮烙衣冠推及其故主而投賊獻忠倚爲鄉導斬黃凶黥少年多歸之故中寇禍比十數城尤烈賊敗麻城爲州以文江知

見聞隨筆

卷上

空

臨海朱氏

竊去會城百里邑中虛無人賊出其軍駐樊口文榮乃營于郊扼之于洪山寺既而歛兵入城以副將胡某守洪山是時賊大營尚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有罪被管往投之盡以軍情輸賊而李時榮之族居省城約內應二十三日賊全軍從鵬蛋洲畢渡營于葛店二十五日先驅至華容鎮踰日抵洪山時胡副將退入城而留連聖崔文榮壁武勝門賊以二十九日傳于堞文榮盡力扼守賊大掠金沙洲攻轉急道臣王揚基傳箭開門詭言有事漢陽同推官傳上瑞棄城遁楚府新兵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文榮方出關回闕城扉不及

交下欲自辨無及矣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錄爲兵
餘連項就戮賊持刀者腕爲脫乃伴開漢陽門縱之去
門偏水人囂呼蹈籍鐵騎圍而蹙之江中自鸚鵡洲達
於道士洑浮黿動水幾不流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
不可食婦女別而纍有殊色者入婆子營亦置隊長監
以賊目而收其值給軍用獻忠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
改武昌爲天授府江夏爲上江縣以周文江爲兵部尚
書張其在總兵前軍都督以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
守道蕭彥爲巡道陳馭六爲學道給有偽勅印以周宗
文知天授府沈會霖知漢陽黃元凱知黃州開科試士
見聞隨筆 卷上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武昌有大志故於屬城不甚殘殺嘗題詩黃鶴樓令其
下屬和詐收人心發金以賑武昌漢陽難民已聞楚師
漸集乃留張其在謝鳳洲等守城以養子名四虎者駐
金沙洲而已率大營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兵爲
三一軍白羅山一軍白石磯一軍黃州屯舟師於湖中
息馬山谷間將以窺岳州長沙未發於是左營諸將王
顯文常國安郎啟貴于自成段鳳翔秦天祿等連營而
前次於陽邏堡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常國安以舟
師前進賊騎百餘夾江而射國安轉戰自白雲閣至金
沙洲四虎先期遁奪其舟百艘退屯漢口翌日進攻各
見聞隨筆 卷上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門賊開漢陽門出戰逆擊於鱖魚套敗之遂乘以入張
其在焚黃鶴樓及宗人府第俱盡率諸賊開保安門西
走斷黃會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僞知縣漢陽燕某
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被擒鳳洲督馬士英屯壽
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行入麻城諸寨謀之劉僞田生
蘭周從極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鱖魚
套中擒湯志敬其四罪磔之傳首壽州別將徇興國大
冶監軍道王璣屯武昌沔陽知州章曠駐漢陽黃安黃
陂皆自殺其僞令上流三郡悉定獻忠已率衆西行左
兵鐵騎營追賊及之於金口擒其殿後僞總兵鄧雲程

見聞隨筆

卷上

寄

臨海宋氏

殺之獻忠時已陷咸寧蒲圻岳州大震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璟率兵二萬守陳陵磯乾德思以計破賊許其民將妻女出自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盡殲其前部割四人耳以歸之賊憤而致死乾德蔽林植旆爲疑兵埋大砲積薪翳之賊誤舉燭則迸裂燬五十騎再置巨艦中流計矢石可及却進賊連弩注射度且盡卽突擊凡三戰三克力已疲賊更番迭休驅其衆二十萬百道仰攻不能支乾德璟走希貴退屯湖陰已而亦走獻忠既得岳謀過湖卜于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箸大詢歛千艘于湘潭將渡風大作覆其百艘獻忠怒而還岳連義編載婦女積薪灌油延燒四十里夜中水光如晝遂騎而遁長沙故吉藩封處也惠王之去荊州走湖南舟覆陳陵磯宮眷溺王僅以身免其入長沙兩王相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柵爲守推官蔡道憲力請之王自堞其宮垣擊櫓巡徼不能有以應也巡按御史劉熙祚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道憲釀官錢爲柵斷陸道柵不盡成賊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城中事急又以其下返走江夏李乾德氣阻索偕熙祚道貴奉吉惠二王走

見聞隨筆

卷上

奎

臨海宋氏

衡州賊傅城下呼道憲趨之降曰吾軍中知爾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三日城陷嚼齒大罵賊遂遇害健卒凌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初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不得生矣國俊曰如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內四卒奮曰願葬我主骨骸而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葬之南郭乃自剄獻忠封先民一德爲僞伯以蒲圻令李鳳起知岳州府通守任維弼爲長岳道邑紳史可鏡者降賊僞授長辰常巡撫賊去爲官軍所縛李乾德加拷訊械至南都伏法可鏡固省垣有聲者也其末節如此獻忠尋破衡州桂王走永獻忠折桂邸殿材至長沙造僞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於永劉熙祚親督水師禦賊遣中軍護三王南入西粵而已入永州死守奸人內間城陷被執題詩永陽驛被殺於寧鄉孔廟中是時死難者湘陽令楊開衡陽令張鵬翼東安令陳道壽而開以闔門殉云獻忠破寶慶于常德被兵尤酷常德故督師楊嗣昌所居地也初督師以榮王在常築新城甚固比獻忠入湖而王薨世子幼王弟仁和王奉王太妃姚妃走辰溪吏民多隨之獻忠修昌邵於故相已過復還發其祖父塚殊顯焚骨葬有年

矣。見血焉進圖辰州自桃源以上大山峻嶺石難險不可上土司兵守辰龍關乃已江西袁州於湘陰交境賊將張其在蹂躪出入左兵已收而復陷吉安僅能自守屬城永新安福皆破再陷建昌撫州南豐等邑廣東南韶府屬城俱逃道臣王孫蘭請救不應憤而自經譚桂賀全之間蔑有固志矣岳州亦已復再失左兵駐武昌者咸震動或有獻計東下取吳越者獻忠終忌良王在乃決計入蜀蜀撫陳士奇者閩之能文家性敦率無他籌略緣効免候代軍不放糧無與分遮十三隘口賊至巫山梅子坡而飢以無兵故入之

見聞隨筆

卷上

李

臨海宋氏
重梓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春正月張獻忠陷夔門故撫士奇出兵扼重慶巡按劉之渤守成都二月賊在萬縣湖灘水漲不得上畱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兩岸步騎夾舟進安行以入涪州涪守將會英亦閩人向以偏裨著功于夔門涪守道劉麟長特器重之士奇之在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而英與麟長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砍其頰傷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遁川南而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

山涪上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重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圖關通一綫賊既得關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賊發民墓凶具負之以穴城而置大礮為火攻十二日城遂陷瑞王遇害王自漢中避地重慶隴西士大夫多從之至是被執天無雲而雷震殺賊數人獻忠怒亦縱礮與天相角已而雷止遂殺王衣冠從死者甚多賊執陳士奇強之跪不從而罵賊斷其手足剗目割舌死之知府王行儉巴縣

見聞隨筆

卷上

李

臨海宋氏
重梓

令王錫亦被執不屈死錫罵賊尤烈焉成都聞傲蜀王將遷於滇既而不果劉之渤暨成都令吳繼善屢請王分內帑餉軍亦不從七月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允率官軍三千從川北至謀設守諸王百姓逸去者半十月五日獻忠騎兵從資陽水兵從洪雅新津薄城下佳允出禦大敗賊四面縱火文光急遣人往灌縣決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賊攻甚急城內發火器擊傷賊首闖世王餘賊被傷頗眾圍九日大雷雨如注守陴者不能立賊間諜在內舉火獻忠於城外西北角上穴地透城中填火藥械發城遂崩城內諜者以大斧斫城東關放賊

入比灌縣水至而已不守矣蜀王自沉於井王妃殉焉
文光佳允投浣花溪中之渤被執強以官不屈縛於端
禮門攢弓射之至死罵不絕聲推官劉士斗華陽令沈
雲祚俱冠帶南面自鳩死三月出蜀王屍於井獻忠手
刃之沉江中十一月十六日獻忠僭偽號稱大西國改
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置僞東閣六部等官汪兆齡爲
東閣大學士胡默爲吏部尚書王國寧爲戶部尚書吳
繼善爲禮部尚書龔完敬爲兵部尚書李時英爲刑部
尚書王應龍爲工部尚書其餘九卿科道等俱全設以
王尚禮爲中軍提督竇名望爲皇城都指揮使馮雙禮
爲後軍都督張定國爲前軍都督馬元利爲左軍都督
張化龍爲右軍都督張可望爲平南監軍張文秀爲先
鋒張能奇爲將軍俱加以官保銜節制文武封蜀世子
爲太平公未幾鳩殺之取士試一場用經書義論策表
各一判五取龔濟民等若干人時應召者不下數千濟
民以名稱賊意得狀元又探花熊某者什加縣儒童年
六旬矣禮部上其策內有云西蜀一隅遊其中如井底
蛙等語賊怒其識已立磔之下令禁軍民遊交雖父子
夫婦同室不敢私語冠婚喪祭不用樂不飲酒黃昏卽
閉門就卧不得張燈化者上下九家連坐置邏者日以

數千計僞爲乞丐貿易往來民間如織凡嬉戲譁笑咸
指爲偶語縛送王尚禮所株連動以百千五日一點驗
有事不赴者按爲奸民殺之連坐其隣籍其家婦女入
爲官奴城內人不得出入者給年貌牌并于左頰印記
比出或誤抹去雖存牌執爲問謀送兵馬司煅煉殺之
無虛日僞宮中夜爲鼠所撓漏三下忽傳令兵夜各殺
一鼠而詰朝交轅門不者以首獻是夜兵皆毀屋窖地
取之轅門之外鼠成京觀其以無鼠至戮者亦千餘人
或云成都城至今少鼠賊之餘威云除城內道寬十丈
令縱如矢橫可容五十騎毀民居爲之傳檄州縣知崇
慶州潘姓失其名大書甬壁上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舉室縱火自焚死新都令葉妻子去
被執至不屈死之先是十月中李自成使馬科由階文
襲蜀至保寧聞獻忠已歸成都不敢進獻忠使張文秀
前驅自督驍騎隨其後過梓潼之文昌廟仰視其題曰
此張姓吾祖也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老子因上張亞
子尊號曰始祖高皇帝題詩以誑耀百姓謂文昌子孫
宜王蜀僞大學士嚴錫命以下皆恭和刻石焉至綿州
馬科迎擊敗走俘其衆得蒙古兵一千五百有奇獻忠
大喜號綿州爲得勝州命文秀駐廣元扼漢中入蜀要

路能奇駐保寧馬元利駐順慶張可望進川南惟遵義一府未下川東重慶自獻忠行後仍爲曾英所復李占春于大海等助守之而楊展起嘉定郭勲起黎州所在屯聚獻忠遣兵攻重慶敗於多功城攻嘉定亦敗獻二年乙酉李自成敗回關中遣賀珍代馬科取蜀張文秀在廣元聞之遽出漢中遇珍兵三千人騎不過五百豫設伏邀擊文秀大敗奔回會自成爲我兵追急遂東出武關不至蜀獻忠乃盡撤廣元諸路兵回成都定功罪以張可望平川南有功擢將軍張文秀出漢中喪師降游擊張定國同出漢中敗績先逃杖之百降千總張能

見聞隨筆

卷上

牛

臨海宋氏

奇駐防無功降參將可望本姓孫文秀本姓劉定國本姓李能奇本姓艾皆獻忠養子昌張姓雖計功罪賞罰然心寵任之俾各掛將軍印節制文武可望爲平東監十九營文秀爲撫南監十五營定國爲安西監十六營能奇爲定北監二十營四將軍之名始此更擢白文選爲前軍都督代定國另設水軍左右督以王復臣王自羽領之盡戮所降馬科下蒙古一千五百人於成都南門江中使文秀擊故給事吳宇英縶之宇英初散家資得士三千餘人屯山間文秀困之三月宇英糧盡舉家自縊部下士出野戰同日死焉時大學士王應熊還自

京師卽遵義置幕府誓師達州僉事馬乾行撫院事乾雲南舉人初龍文光未至衆議推之以代陳士奇以寇至中止茲復循前議傳檄討賊學道王芝瑞涪州道劉麟長所在響應順慶道業可緇知府史觀宸亦據城起兵獻忠攻破之可緇觀宸死保寧李從彥殷承祚等亦爲獻忠所殺西充江鼎鎮被執至成都強授以禮部侍郎鼎鎮回寓集全家七十九口縱火自焚死之獻忠怒令拾其骨揚之南門江中復召成都五衛指揮千百戶應龍者赴成都命僞尚書龔完敬考選日未午指揮柴子槐賁僞勅至令盡殺之完敬伏地不能起子槐徑自

見聞隨筆

卷上

牛

臨海宋氏

擒殺畢復命言狀汪兆齡曰完敬腹誹當誅獻忠領之既而兆齡至僞兵部見茂草不治前所殺各弁血染尚存因疏劾完敬不敬獻忠命剥皮實以草全家與害當時爲賊脅就官如吳繼善輩皆全家不免不特一完敬也獻忠居蜀每晝見鬼物宮中婦女多被所擄掄有死者滋不悅又聞大兵追李自成南下欲乘間入秦謂其下曰陝西吾故鄉古建都多在長安諺云蜀富秦強吾今至秦多收邊上豪傑及西寧良馬可以橫行吾置官於蜀出所鹵金銀給百姓使彼感恩蜀仍吾民耳汪兆齡曰否蜀地險人狡易亂今駐此尚所在揚竿若舍之

見聞隨筆

卷上

重刊 臨海宋氏

去卽盡叛耳使人得據險以拒我是腹心之禍也卽欲去莫若盡殺其民焚其廬舍積貯使不復爲亂後有覬覦此地者亦無所憑藉不能久且使我諸將行更無所顧戀也獻忠曰善卽日先屠成都時九月望夕月明如晝令兩賊共縛一人出南門臨江斬之無得免者自十五至十七日夕止水壅不流巨艦數百牽引之彌月始達腥穢聞數十里至老弱婦女以巨索約之至江許驅令自投呼號震天城內金帛堆積羣賊莫敢私取盡令王尚禮庫藏之欲屠外郡恐民知而竄復謀之汪兆齡先召諸生及釋道醫卜堪輿之流許赴選授職檄至有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

卷上

重刊 臨海宋氏

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亙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嶽十六日乃出僞令命張可望四將軍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童穉手足不計可望等或日四五城不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棄道旁襯馬足或擲空中以迎之爲戲不計功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爲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得也五月同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交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爲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畧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望等所殺之數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子遺矣殺人既盡分兵燒毀其城郭室宇積聚陰使

凡之有一人一椽一粟未盡者其將與兵皆剥皮以徇
遭慘殺者又不下數萬于是獻忠曰全川土寇削平腹
心之患除可決意北行矣命僞工部尚書王應龍勒碑
紀績嚴錫命撰文錫命綿州人擊馬科時得之稱為嚴
先生官次汪兆齡至是碑成獻忠命北面立錫命爭曰
當南面賊怒杖之百有二十曝棄沙磧中三日而死獻
忠將行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
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賀珍所敗非爲將者習
富貴不用命卽爲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
難時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次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臨海朱氏

阻汪兆齡從史之曰恐兵知而先譟奈何不若先立法
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
及微過俱置之法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
密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酬酒縱博嬉笑
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
殺卽十萬餘人於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
所得乃於夜或踰垣穴壁入伏雷下及床第幃幕間竊
聽但有笑語卽躍出收繫并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
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
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人無敢諍者晨興召諸妻妾

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
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
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
沉井中或塞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卽以其家
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僞總兵溫自
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
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三百里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被
殺他如僞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
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嘉允三奇營鳳陽宋
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臨海朱氏

汪萬象援勦營寶鷄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
成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開
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
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揆刮無功坐
徇庇謀逆剥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于南河七月二
日賊以前法所誅尚未盡復詐召諸將於演武亭計五
月所上功疏以次陞賞比至則下僞令殺之張文秀馬
元利下僞劄將質斗遊擊胡明守備王四喻其意斗先
與妻訣妻難經斗於是夜與明四鍵甲上馬僞爲防夜
者逃去追之無及賊怒文秀元利與盧名臣等坐踈縱

被杖餘官日五千七百餘員俱剥皮者從項玉
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難者
行刑之人坐死賊殺人既多恐眾叛之兆諭告以詐為
天旨以惑眾是月十五日雷電交作謹傳天旨降天旨
無他大畧謂世人構惡應罹此誅天所假手欲俾自悔
禍宜自反祇濯後而不懲更無唯類愚人信之既卜期
起行令各營有妻子無馬匹者各携至營門點驗既集
令各自殺其妻不忍者夫妻就戮其殺而含涕及有戚
容者俱斬之殺夫婦又六七萬於是令剗成都城至平
地燒城中宮室先以布裹柱澆以脂膏以火藥巴乃焚
見聞錄筆

卷上

重梓宋氏

魚而過或三番一或五番一名曰四班隊
盡殺之雖夫妻父子母得相一盼者惟腹悲
殺男婦人數萬至四充縣之王應龍督眾
伐木造船山距河四十里負舟而趨邪許之
山谷或為林木巨石所阻不能遽進者指為情緩
并及其五長又令谷赴山取糧人皆二大斗乘驢
馬者倍之不及升合者皆殺之至是所存僅五六萬人
意尚不止曰我奉天帝命殺此作孽男自始起至今
之
三未盡逮十一月望以後即一人不
蓋至期而賊伏誅云先是賊下都督劉進忠收川
多慮誅及自保寧率所部北走漢中遇我
大清王師至進忠迎降為鄉導南行遇獻忠西充鹽亭
界上是日大霧彌空咫尺不相見羣賊方朝行營忽聞
甲馬聲殊不意兵至獻忠自介冑彎弓上馬出視至鳳
凰坡正值進忠指示大兵曰此逆獻也羣射之獻忠甫
引弓已中矢急回馬走矢交集于背遂墜偽提督
王尚德墮馬望為千戶胡守貴等馳至氣已絕矣
尚德等追之急乃棄之獻忠已死張可望汪
兆齡等皆率偽眾東西鳴立望獻忠還忽萬馬突至
塵掩中營可望等方失潰驚竄大兵四散俘殺以道險

隨筆

卷上

重梓

宋氏

二能窮追可望等俱收集餘黨尚數千人家口萬餘由順慶南奔前經賊忠所殘殺之地千里無烟火所至殺馬而食馬盡食人至靴鞢轡皆充行糧絕粒十餘日尚日馳百餘里至渠河張能奇率兵百餘人護家口斷後遇曾英兵千餘出偵探能奇出不意奮擊走之還報可望定國文秀等各驅殘卒同追至重慶江北時可望等騎不滿千餘皆殘弩之餘弓刀脫落曾英意輕之盡移江中戰艦於南岸出奇門南鄭坪等處望見賊衆名下馬偃卧知計已窮或勸英出輕騎數千從下流襲賊大營而令正兵渡擊賊當首尾不能顧縱不盡滅亦可

聞隨筆

卷上

重梓 隔海宋氏

一 曠去英不聽曰彼死命也急擊之徒傷吾人吾僅一死否即自遺寶待其奔佚而誅之易盡耳張文秀望順慶城人烟稠集車馬輻輳各兵縱飲市肆無防禦意語可望曰彼恃長江而不設備易視可乘也且我兵敗無糧不飽者已十餘日矣與其必與決一戰乎若得數舟集岸岸可登也蓋文秀大水行如履平地頃刻可數十里言訖即左持榔利刃躍入水中履水而往其部落徐湖呂市等五人從之同入江至朝天門南岸兵望見皆大笑以爲自投水死耳文

秀等從水中斷大舟鐵纜穴艙而入立殺數人船上兵出不意盡爲文秀等所殺乃舉艙內婦女輜重盡棄江中遂掠一大船回北岸可望等皆選拜稱選壯士得百餘人被甲執長矛鉤牌弓箭火藥等登舟遶江上下衝突轉戰南岸兵俱望風披靡曾英督左右將領駕大舸數十繞圍可望船於江心而自持畫弓立桅後爲王自奇射中洞胸墜水軍既失主帥遂大亂四散奔潰可望等盡渡江英兵十餘萬頃刻瓦解重慶城內居民經獻忠殘破之後英所漸次招徠者不下二十餘萬至是復遭慘殺所獲輜重糧食不貲前此飢餓將死者今復

見聞隨筆

卷上

重梓 隔海宋氏

生矣戰甫畢汪兆齡單騎至賀曰四將軍今日之戰樂矣故主身屍何處張能奇持弓矢叱之曰若一圍而死人我等破斬水城生若以若世家子保若爲相不謂若一意殺人以固寵我等戮力疆原收獲諸僮兒爲若數四言殺之殆盡即川民効順於我至上擬賞金帛以固結之若必欲取而盡殺之今日之敗我輩從萬死一生幸復至於此皆若所致也若之肉軍中不足食也今當誅若以謝三軍兆齡未及應已爲奇手中矢所中迸睛墜馬可望等爭至前舉刀砍爲肉糜而死在重慶數日城內屋毀其城堡基江而南所至殺掠如故十二月

廿七日在綦江衆無主欲散可望詐言獻忠婢老腳遺腹生子與衆同盟輔孤因共尊可望受約束惟僞都督張成功僞總兵王十萬僞都指揮關索不附關索先遁可望收成功十萬各責百八十棍衆遂帖然而獻忠婢所生實女無後也四年丁亥正月三日發自綦江十日抵遵義守將王祥已走官民迎降入城秋毫無犯十二日自遵義趨黔將由黔入粵西適滇之上司龍在田與許名臣者前率土兵援楚與賊在穀城時有舊好歸滇方爲沙定洲所困因招可望赴滇行至烏江黔撫范鎮總兵皮熊遣副將楊吉率黔兵三千營南山頂亦拒江見聞隨筆

卷上

臨海朱氏重梓

爲守文秀等復沒而渡如渡重慶江直抵南岸楊吉不戰而潰可望因驅兵於兩山伐木一夜成浮橋天明衆盡渡直奔貴陽皮熊聞烏江師潰先走平越范鎮等走定番諸苗乘機入會城掠三日可望等至又大掠三日始招安數日由威清平壩入雲南皮熊與范鎮復入居貢州遵義亦爲王祥所復可望等既破沙定洲雲南尊可望爲國主仍爲獻忠立廟奉祀然可望文秀定國能奇等各復已姓亦不復冒張氏矣

論曰按張獻忠猜忌殘忍較甚於李自成所屠戮楚蜀男女不勝言且好自戕同類宜其爲人所仇疾莫肯爲

用誅滅在旦夕間矣乃肆暴二十餘年至我朝大兵入川而始膏斧鉞豈天故縱之以稔其惡與抑示任封疆之責者實有以釀成之耶熊文燦猥鄙奸利無足言楊嗣昌廉矣聚天下全力以制一人而反爲所困則御將之不得其道也觀獻忠始終所畏惟一左良玉而嗣昌不能駕馭之俾樂爲我盡力尚烏望其有成功哉

見聞隨筆

卷上

全

臨海朱氏重梓

見聞隨筆卷一終

臨海

全校

見聞隨筆卷之二

臨海馮 甦再來著

紀西南往事序

甲申流寇犯關我

朝大兵入正天討漢號改朔以順治紀年是勝國之亡
斷自崇禎十七年三月止矣乃江表遺臣心存故社所
在立君皆不及其而敗固知天命有歸非人力所能競
也惟肇慶自戊子竊號逮己亥遜緬甸爲時稍延中間
流離播越倚叛鎮爲聲援託冠讐爲心腹較之灌汜構
爭全忠凌逼其辱已甚故雖有何堵之綢繆湖湘瞿嚴

見聞隨筆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之楮梧西粵呂李楊沐之彌縫演蜀卒無救於敗亡焉
予以辛丑赴滇值緬甸旋師丙辰冬來五嶺往還黔楚
間弔黍離於五華拾遺鏃於交水過古泥悲爰止之無
枝臨端溪惜穴中之尚闕往往父老猶能指其故蹟未
嘗不慨然傷之己未秋日承乏武殿試讀卷官得與宗
伯葉訥菴先生朝夕從事時宗伯方受

命總裁明史以予久於南中因以西南事實見訪予曰
甲申以後凡假前朝名號以抗我頒行者皆於令甲稱
罪人矣豈復煩載筆乎宗伯曰然宋史有之附二王於
瀛國之後往例可循也予領之逾正宗伯索稿益力同

人阮亭侍讀宮聲大可兩太史亦咸以爲言且曰總裁
已奉

俞旨福唐魯桂四王事皆附懷宗紀夫吳越八閩故多
士大夫獨西南僻在荒徼爲吾子舊游地咨訪有獲而
匿不以傳非以仰副

聖天子破忌諱購遺文鑒往垂訓之盛心也予義不獲
辭因以退食餘暇記永明王竊號始末一篇其事在異
地一篇中不能并詳者別爲雜傳十首參互而觀之十
數年中敗亡之蹟與

見聞隨筆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事出追憶且一人耳目所未及固多矣聊記所知以應
下問辨謗補畧仍有望專任修明之君子

永明王始末

故永明王由根明神宗皇帝之孫桂恭王常瀛次子也
神宗子五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
澗而桂王常瀛最幼與惠王同李貴妃出萬歷二十九
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
熹宗天啓七年瑞惠桂三王始各就國賜子祿入不能
比福藩十一而瑞國漢中惠國荆桂國衡地皆荒瘠衡
在江湖之表尤爲僻遠焉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

上常河見殺是時秦楚交訌惠王常潤走湘潭瑞王
常浩亦重慶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桂王常瀛由永州
入粵西獻忠毀桂郎木石至長沙造偽殿王遂寄食蒼
梧十七年甲申是為

大清順治元年大兵敗逆賊李自成於山海關中原底
定福王子德昌王由崧立於江南

二年乙酉江南稱宏光元年四月大兵下江南廣東在籍尚書

陳子壯以桂王常瀛神宗子宜立會唐王聿鍵立於福
建議遂寢是年桂王常瀛薨於蒼梧遂葬焉墓曰興陵
子長安仁王由棖永明其次也

見明隱筆

卷下

臨海守氏

三年丙戌福建稱隆武元年秋七月大兵至延平執唐王粵中

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與故臣呂大器
永茂晏日曙湯來賀童天關朱容藩材佳鼎方以智
源等議所立時安仁王已病卒乃共推永明王桂大

王氏曰諸君子何患於無君吾兄仁柔非撥亂才也
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固以十月十四日稱監國

於肇慶魁楚大器為大學士并典樞務晉式耜為侍
郎晉吏部郎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說唐藩曰

心文唐藩故相蘇觀生粵人也以擁護入關功授大學
士同粵督師援額駐南安不敢進是月四日大兵破額

州督師開部楊廷麟元吉監軍御史姚奇允主事龔
棻黎遂球等俱死之觀生撤兵度嶺丁魁楚故與觀生

不和兼聞贛州收信倉卒奉永明王走梧州已而觀生

使陳邦彥勸進因復回肇慶十一月唐王弟聿錫浮海
至廣州蘇觀生雖勸進終忌魁楚不肯過肇慶自南韶

徑回廣州會聿錫至遂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
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即稱帝廣州收元紹武召海上

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以與肇慶相拒肇慶亦自立
敗元永歷使給事彭耀赴廣州諭觀生觀生殺之隣封

水間二王並立遂成蠻觸之爭肇慶以林佳鼎為兵

聞隱筆

卷下

臨海守氏

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赴三水佳鼎故粵中

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佳鼎佳鼎
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

震復以王化澄為兵侍郎代佳鼎督師呂大器朱容藩
俱辭入蜀化澄遂晉尚書起復李永茂為大學士未幾

亦罷去十二月

大清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福建趨潮惠俱下之

潛師襲廣州望日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叱曰潮州

公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已而騎抵東郭門守門者猶

以為招來海上盜也呼問之比覺則城不及開先鋒入

返據城以引外騎觀生急調兵兵舉西出猝難集頃之
僅得數百人大兵下城擊之皆散走因入執唐王觀生
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衡等死之唐王與周益
遼等二十四王俱見殺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峽口司
禮監王坤難之乃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守肇慶永明
王走梧州

四年丁亥廣西稱永曆元年春正月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

兵向肇慶朱治憫走永明王由梧州北走平樂丁魁楚
辭入岑溪縣守險王化澄走潯州李成棟至肇慶別遣
副將楊大福張月等徇高雷廉三府自以二十九日入

見聞隨筆 卷下 五 編海宋氏 重梓

梧州廣西巡撫曹燁降二月永明王至桂林遣使湖南
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趣其兵入衛徵四川文
安之雲南王錫袞入閣以周堪廢郭都賢劉遠生等爲
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是時大兵進取湖南何騰
蛟方保境不遑內顧張獻忠遺黨孫可望等由川貴陷
真王錫袞文安之俱道阻不至丁魁楚在岑溪爲李成
棟所誘見殺於藤江平樂亦不守桂林聞報大恐會武
岡鎮劉承先以兵至全州卽赴之瞿式耜自請保桂林
乃以式耜兼吏兵二部尚書督師留守以焦璉爲總兵
隸麾下封舊鎮陳邦傳爲思恩侯守昭平封劉承先爲

安國公馬吉翔郭承吳嚴雲從等皆爲伯御史毛壽登
言其太濫吉翔怒激承先脅王杖壽登併及劉湘客吳
德藻萬六吉等從官論救不允吉翔舊廣東都司以解
靖江王至閩授錦衣指揮至是因內閣乏員夤緣掌絲
綸房事司票擬焉劉承先遣三千人援桂自奉永明王

歸武岡以巡道嚴起恆爲大學士李成棟由平樂進攻
桂林瞿式耜與焦璉悉力守禦武岡援兵以乏餉潰歸
桂林垂破會廣東陳邦彥以甘竹難余龍兵犯廣州李
成棟留兵屯陽朔自率大部東回未幾張家玉陳子壯
等兵俱起陷東莞高明等縣成棟往來追擊不能復西

見聞隨筆 卷下 六 編海宋氏 重梓

桂林稍定是時噶喇昂邦焦柰藍拜與孔有德耿仲明
尚可喜等三王統滿漢大兵南下何騰蛟與郝永忠等
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湖北巡撫堵允錫走永定衛
忠貞營李赤心等攻荊州不克潰入歸巫兩江間馬進
忠王有才等遁五溪山中武岡遠在寶慶之西倚承先
以爲重承先遂專恣以長沙不守爲何騰蛟罪請解其
兵柄召之入輔五月張先璧至寶慶抗疏聲承先罪何
騰蛟慰解之先璧走沅州乃復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
未至衡州已破郝永忠等復南走總兵張學禮等被執
騰蛟退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于永安縣八月大兵

破寶慶劉承允拒戰敗績遂降至武岡馬吉翔等以永明王夜走靖州危急之中頗藉吉翔之力或謂承允雖敗猶不忘舊至先馳密報而後解甲故得免於難焉後以事露承允被戮於武昌永明王由通道縣入蠻境出古泥以達柳州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柳州先是鳴珂之父副將覃過春從騰蛟於楚潰歸入桂林陳兵索餉騰蛟式相俱惡之比至柳龍文明承督府檄伴與遇春飲解散其部曲執送桂林誅之永明王至古泥子鳴珂訴冤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惟以不知對鳴珂因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府城

永忠之兵潰於興安至桂林大掠永明王夜半走南寧何騰蛟在永寧間微馳回與瞿式耜同調諸鎮兵入城守禦滇將胡一清趙應選與焦璉等各率所部至三月二十二日大兵至桂林北門騰蛟等拒戰遂由甘棠坡還師蓋聞金聲桓江西反信回楚以顧根本也聲桓使人間道齎佛經置密疏其中赴南寧輸款四月朔王長子生妃王氏出也五月何騰蛟復全州六月廣東李成棟使亦至成棟自廣西回擊殺陳子壯張家玉等擢授提督巡撫佟養甲為總督成棟自負功高不欲受節制又得金聲桓密書遂反使至永明王大喜封成棟惠國公金聲桓豫國公及王德仁佟養甲杜永和等皆為侯伯示招徠也陳邦傳不悅因併加邦傳慶國公及其中軍胡執恭為武康伯以慰之李成棟請移駐廣東瞿式耜請同桂林眾議肇慶監國之地居兩省中遂移居焉八月至肇慶拜成棟為翊明大將軍以其子李元允為錦衣指揮使掌絲綸房事袁彭年為左都御史彭年以廣東布政與成棟密謀者也是冬何騰蛟由全州攻永州衡州克之與堵允錫等會於湘潭李成棟亦出兵犯贛州先是江西廣東俱反惟贛為高進庫所守金聲桓使王德仁攻之不能克求助於成棟比成棟至而固山額

直譚太率大兵已抵南昌。聲桓召德仁還救成棟。戰亦不利。退屯南康縣。十一月殺修養甲。養甲為成棟所脅。反非其本意。嘗密使人北上。被獲。使赴梧州祭陵。殺之於楊沙舟中。召舊輔臣何吾騶黃士俊入閣。

六年己丑

肇慶同永歷三年

大兵圍南昌。久金聲桓告急。使李

成棟何騰蛟堵允錫等分道援之。未至南昌。已破烏金王大兵。南下湘潭。馬進忠等敗走。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二月李成棟兵亦敗于信豐。渡河墜水死。事聞。贈何騰蛟與成棟聲桓皆王爵。設壇祭之。以杜永和代成棟為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守南雄。忠貞營李赤心等

見聞隨筆

卷下

九

臨海宋氏重梓

兵潰於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堵允錫以胡一清趙應選兵守衡州。三月大兵至。擊敗之。允錫走道州。衡永二府復不守。四月雲南監軍楊畏知等以偽平東將軍孫可望疏至肇慶。且為請王封兵科金堡持不可。孫可望自丁亥春入滇。據有全省。稱國主。以千支紀年。其黨多不服。故楊畏知誘之來歸。請封久不決。武康伯胡執恭駐思恩。密探知可望意。欲得秦王。遽鑄印。僞冊入滇。封可望為秦王。而肇慶不知也。六月堵允錫至肇慶。使招李赤心等出楚。允錫復為畏知請。七月封孫可望為平遠王。賜名朝宗。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皆為公。可望卻

不受。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拏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十一月堵允錫卒於潯州。忠貞營之初入粵也。李元允恐為亂。請移楊大福駐封川。以防之。赤心等既西。大福遷其守。後兵五千人而東。焚掠懷集四會間。遠近震駭。元允請召大福入肇慶。繼殺之。亂始定。陳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彪鬱林梁士爽各聚兵據境。邦傳不能制。聞赤心等至。思借之以自強。乃與盟於平南縣。以討徐彪等。忠貞營遂散。處賓橫境上。居民苦之。邦傳不能堪。幸允錫之來。調出之也。然赤心等殘敗之餘。甫得安土。不欲復出。楚允錫屢檄之。不應。竟以憂死。十二月

見聞隨筆

卷下

十

臨海宋氏重梓

平南王尚可喜與靖南王耿仲明子耿繼茂率兵下廣東。羅成耀自南雄遁回。七年庚寅肇慶稱永曆四年聞庾闢失守。問備禦之策。無對者。七日登舟。十四日聞韶州破。十七日舟發。自肇慶。留馬吉翔李元允居守。二十六日至梧州。駐舟江干。內閣黃士俊以疾歸。二月尚可喜等兵至廣州。圍之。調陳邦傳高必正等東援。邦傳久與李成棟父子構隙。幸其敗。且怨金堡等之素善元允也。未調赴梧。意在脩怨。迎其意者遂以。金堡等因杜堡父侍郎劉湘客給事丁時魁。崇正。遂將。之五月。高必正亦至。時李赤心已死。必

正代掌軍政其黨張良嘯田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邪
傳藥殺之邦傳亦憾必正等久擾其境陰使其將姚春
登連結上司以誅流賊爲名會李來亨馬騰雲等調兵
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歸罪邦傳率所部西回惟邦傳
東出屯肇慶馬寶等襲清遠敗歸李元允馬吉翔進駐
三水觀望不敢進而潮州郝尚父惠州黃應傑俱已降
廣州被圍日久無救惟進封杜永和等爲侯以慰之八
月孫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
付從官集議王化澄朱夫麟等以爲許之便嚴起恆文
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時兵侍郎萬翱掌樞事徐極

見聞隨筆

卷下

十一

臨海宋氏
重梓

爲兵科皆化澄同里故力主王化澄議已先行矣七月颶
風盪舟求直言郭之奇言風變由滇封也議遂寢已而
籍川黔者又乞允可望請以通道西南嚴起恆難之會
內江楊鼎和至梧力言王封之非起恆悅授鼎和兵尚
書又轉劉堯珍爲兵科給事而翱極之說遂不行九月
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皮熊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
執之奪其兵又使賀九義將兵趨遵義王祥師敗自刎
死於是張先璧馬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歸於可望勢
益強地與粵西相接矣十一月二日尚可喜等克廣州
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師下海奔瓊州是月五日定

南王孔有德亦克桂林留守崖式耜總督張同鳳俱死
之初衛承既破胡一清趙應選等南走粵式耜分布一
清應選與焦璉楊國棟等兵扼榕江旣而全州復破榕
江兵盡潰一清應選走柳州璉走修仁國棟走慶遠報
至梧州乘礮船夜發比曉從官跟蹤追走陳邦傳在清
遠聞廣州失飛帆先歸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
觀童英許玉鳳等內閣王化澄吏尚書晏清等俱走北
流不得達馬吉翔李元允追及於南寧從官稍集飢凍
無人色括行囊併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胡一清
趙應選率滇兵駐賓州

見聞隨筆

卷下

十一
臨海宋氏
重梓

八年辛卯前年稱永歷五年三月使編修劉范赴黔封可望爲
翼王至平越不得入可望以不遂允秦封切齒已久楊
畏知請再至南寧議之可望先使賀九義張勝張明志
等將兵護衛實令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九義至盜殺
鼎和於崑崙關與嚴起恆議不合卽舟中殺之投屍於
水流三十里虎負之置岸上而去劉堯珍吳霖張載述
等俱被害霖載述本不阻秦封以霖嘗劾陳邦傳載述
嘗劾朱天麟二人皆主秦封者也故并及焉於是始冀
封可望爲秦王楊畏知至南寧留爲相可望召回黔殺
之九月陳邦傳叛降於定南王南寧震恐將奔廣南白

潯灘發舟距追兵止五十里趙應選胡一清以敗卒同馬吉翔抵駐灘請棄舟從陸由土司安平下雷歸順歸潮州一路進發諸蠻各供糧餉并從官夫役孫可望既得秦封乃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等來迎并致書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從之是時可望已由遵義北擊余大海李占春於重慶敗之據有川東復遣王自奇劉文秀分道取黎州及嘉定走袁紹獲武大定以歸總督李乾德赴水死畱兵守川西

九年壬辰

安隆稱永歷六年

春二月永明王至安隆改名安龍

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平西

見聞隨筆

卷下

三

臨海宋氏重梓

王吳三桂由漢中從定西將軍墨勒根蝦統兵入四川可望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大軍駐柳州接應可望乃議內犯使李定國與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萬人劉文秀與張先肇由永寧取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人疏聞安隆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望請也五月定國等進攻端沅武岡皆下之孔有德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廣西我師遇於全州不利復敗於嚴關七月四日遂

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死之獲陳邦傳并其子曾禹送貴州殺之劉文秀陷叙州白文選陷重慶吳三桂等同兵保寧文秀由嘉定成都追至保寧大兵出擊大破之文秀等奔還全軍俱沒可望請削其王爵俾回守雲南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自南寧既敗胡一清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尚畱粵西屯聚山谷聞定國至皆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者聲勢大振孫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辰州府陷之殺鎮守總兵徐勇湖南猝不意賊至長岳一帶俱奔潰

大清敬謹親王率大兵南下十一月三日遇定國於衡

見聞隨筆

卷下

南

臨海宋氏重梓

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親王率精騎追之去其大軍數十里過險遇伏為交鎗所中定國得收兵退屯武岡

十年癸巳

安隆稱永歷七年

春李定國復回廣西定國自桂林

勝後不復稟可望約束馮雙禮與爭鹵獲益相構可望惡之其在武岡也使人召赴沅議事將因其敗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遽率殘兵五萬人走東安全州入粵可望自率兵追之

大清兵雖失主帥固山佟圖賴等仍進兵寶慶與可望遇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禮軍左白文選軍右楊

見聞隨筆

卷下

五

臨海宋氏

武馮萬實在可望後大兵望見可望龍旗盡力攻之殺傷相當可望忽自走入楊武軍諸營見龍旗走遂俱潰惟馮雙禮一軍不動大兵鑒衡州之事亦不追各引還以武寶之間爲界而定國得據有廣西三月與馬寶等由懷集東攻肇慶圍之廣東尚可喜率師來援城守益堅逾月不能克徹圍回廣西潮州郝尚久遙應定國亦被誅時永明王在安隆日益窮促問定國據有廣西且與可望有隙謂內監張福祿全爲國曰秦王見待無人臣禮安危不可知得西府以兵迎庶脫於險西府謂定國也時內外多爲可望耳目者惟吳貞毓由吏侍郎入見聞隨筆

內閣夙懷義憤福祿等告以意因約內翰蔣乾昌李元開給事張鐫御史李順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鍾趙廣禹蔡紬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景朱東且任斗墟易士佳等與謀以馬吉翔與內監龐天壽素附可望恐洩其謀乃議先殺天壽於外又使馬吉翔赴南寧省募至十一月密使林青陽赴廣西召定國入衛許封晉王復使周官申諭焉情詞哀切定國受感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顧念兄事可望久未收輕舉發有劉議新者自行營回過南寧爲吉翔言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其弟雄飛在安隆覬覦靜午間議新言大驚曰不蚤自爲地事發

見聞隨筆

卷下

六

臨海宋氏

禍且及我輩矣陰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又諷議新與疏安隆爲他日左驗可望聞之大怒使人邀林青陽周官執之併執馬吉翔赴黔以待對理實厚待吉翔云十一年甲午安隆稱永曆八年春可望使鄭國王愛秀至安隆言定國私通姦臣要脅封爵今使者已被執詞服乞收付同謀以報國主國主謂可望也永明王謝曰事非內人所敢爲假敕假寶外間多矣國等怒而出執吳貞毓於廷械繫之復率兵入內縛張福祿全爲國而出兵侍冷孟鉅等請曰事急矣諸臣不足惜恐併及於難奈何永明王曰我實不知何所言鄭國等拷訊貞毓備苦毒

貞毓曰我備員爲相凡事自主之上下無與者然天壽雄飛已密探同事者姓名先報可望竟依數執之煅鍊成獄福祿爲國與張鐫俱極刑蔣乾昌等十四人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皆慷慨賦詩安慰永明王而死時三月朔六日也安隆人哀之後爲祠以祀之稱十八先生焉可望憾定國益甚顧以方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由賓州南掠廉雷夏五月攻陷高州府及陽春陽江恩平諸邑進圍新會十二月將軍朱馬喇率大兵至與尚耿兩王合擊定國敗之

十二年乙未安隆稱永歷九年孫可望遣兵犯常德亦敗歸永

明王在安隆塗葦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

相凌逼挾彈射鳥直入其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復

下收稱安龍府爲安籠守臣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

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莫敢致詰

隱忍延喘息而已李定國既解新會之圍由高州走興

業復敗於橫州由賓州趨南寧與朱養恩并力自守

十三年丙申安隆稱永歷十年春李定國在南寧久勢不復振

將殘卒由安隆入滇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赴安隆促

永明王移黔永明王母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雖

見門隨筆卷下 七臨海朱氏重梓

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對此心動因以情告曰姑

遲行俟西府至可無虞矣遂以輿徒不集報可望陰以

留侯定國數日定國至遂奉之由安南衛西往雲南文

選東回黔可望復使率兵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守滇

者爲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等文秀亦素怨可望聞定

國至伴與王尚禮等勒兵守私以數騎馳逐定國曰我

輩以秦王爲董卓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爲之指天

誓文秀遂與定國文選同奉永明王入雲南居可望府

中賜李定國晉王冊寶封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鞏國

公王尚禮保國公王自奇襲國公餘俱爲侯伯又以定

國記室金維新爲吏部侍郎兼都御史龔銘爲兵部侍

郎馬吉翔工彌縫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文選還黔

慰諭可望可望奪白文選所部兵并其鞏國公印置營

中然自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爲逆也

十四年丁酉雲南稱永歷十一年春使驍虎送可望妻子赴黔以

慰安之可望既無內顧乃舉兵反時可望所部至衆諸

鎮自楚粵至者皆聚於黔從定國歸滇不過敗卒數千

人文秀所將留滇兵亦少忽有此變上下皆震恐然人

心多不直可望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

白文選交密謀助定國從容爲可望言文選心膺舊人

見聞隨筆卷下 六臨海朱氏重梓

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前特爲定國所啓使其心果外

向必不敢復來人來而奪其兵失歸向心試重用之必

能爲國盡力可望信之乃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

總統諸將前行自率大軍隨其後留馮雙禮守貴州馬

進忠以病留安順定國文秀聞之亦自將至三岔相拒

秋九月十四日文選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

國軍具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定國悅請封文選爲

鞏昌王可望聞變欲回馬寶伴爲切齒曰吾乃爲賊賊

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重輕而以

廢大事耶文選前爲賊時嘗戰傷其足醫者截他人足

以接之雖愈而跋故寶呼跋賊云可望乃止日兩會齊
出會城必虛因使寶與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而身
與定國等戰兵既交馬惟興軍先走遂大敗十九日可
望奔回貴州張勝至省王尚禮謀翻城應之黔國公沐
天波覺挾與入朝以兵守之王安等拒戰於城外張勝
知有備亦馳回可望既敗定國慮會城有失使文秀文
選東追自引兵還救根本遇張勝於渾水塘大戰竟日
擒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誅之言追兵將及可望知人
心已散遂挈妻子赴長沙經略洪承疇軍前降雙禮斷
後掩其妻子玉帛同文秀文選歸雲南論功封雙禮慶
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惟興叙國公馬寶淮國公賀九

見聞隨筆

卷下

光臨海宋氏
重梓

義廣國公其黨附可望者皆降級冬十月遣使問道赴
海封鄭成功爲延平王

十五年戊戌

雲南稱永
歷十二年

春正月孫可望入京封義王二

月遣楚蜀粵三路大兵入黔李定國使其將劉正國楊
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四月
二十四日劉文秀病卒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
反殺總兵徐祐定國自率兵討之自奇爲亂兵所殺執
有才於永昌誅之內亂平而貴州已不守矣是月蜀兵
至三坡劉正國由水西奔回雲南晦日克遵義楚兵自

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五月蜀兵擊敗楊武於開州
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佑郡
王奉

命自北至會於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受黃鉞與馮
雙禮等扼難公背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
七星關抵生界次師示犯遵義以牽制蜀兵十二月蜀
兵出遵義由水西以列趨天生橋入烏撒白文選懼棄
七星關走回霑益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隆
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由盤江回師拒
戰連敗於安隆之羅炎凉水井撒寨遂遁回十五日報

見聞隨筆

卷下

丰臨海宋氏
重梓

至永明王先走

十六年己亥

永昌稱永
歷十三年

正月三日大兵入雲南四月永

明王至永昌傳諭罪已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
不許二月白文選敗於玉龍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
國留之斷後大兵以二月二日出雲南十日追敗王國
勛兵於普洲十五日至大理之王龍關文選與張光翠
陳勝等俱戰敗由沙水和走鎮康土司總兵呂三貴被
殺永昌聞之使沐天波馬吉翔等隨行走騰越李定國
伏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
日過潞江前驅遇伏不利適有降人以定國謀奔告吳

三桂乃分精甲先蹂其伏處而大軍由正路上殺傷相當寶名望王璽皆戰死定國不能支復遁勝越聞報乘夜走入南甸僞平陽侯孫崇雅邀劫資裝於道中二十六日抵曩木河十里卽爲緬境沐天波入諭始啟關猶勒從官盡棄所攜兵器而後放入晦日至蠻漢土官思線迎入土司城蠻漢舊爲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歷中始爲緬有二月緬酋以四客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餘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於緬甸十八日至井互李定國旣敗於潞江走孟定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選以兵入緬緬使人至井互求檄止兵文選戰不勝走回孟艮四月初三昇兵至蠻漢復使丁調鼎楊生芳往止之因諭守關者已航海赴閩兵弗復來蓋緬人畏兵故馬吉翔翼以此悅其心而不知爲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縷王起隆等謀乘間走戶臘二撒亦不許五月四日緬復以舟迎五日發井互七日至阿瓦對江阿瓦卽緬酋所居城也八日進赭硤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緬分給土人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八人後流入暹羅云緬人於赭硤置草屋十間編竹爲城每日兵百餘護之從官各結茹散處蠻男婦日來貿

易利至饋獻頗豐後漸薄八月某日爲彼國朝會之期逼沐天波同往行禮天波不從強而行馬吉翔李國泰等猶以令節飲王維恭家維恭妃弟也有女妓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強之爲梨園舞維新泣下曰今何時顧猶爲歌舞歡耶吉翔等怒而撻之蒲縷家復縱博喧呼聲徹於內時永明王方卧病不能禁歎息而已九月緬進新和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私其親故鄧凱以爲言吉翔擊凱傷足十月禮官請遣庚子歷從之十七年庚子永明王在赭硤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索之不得敗緬兵於瑞洋岳

十八年辛丑李定國與緬戰於洞怕白文選助之復敗緬兵緬終不肯出永明王從官資用盡竭有數日不舉火者出金寶付馬吉翔碎之分給人各數銖五月緬酋以老避位其弟莽猛白代立索賀禮七月復來言三載供給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是月十八日請從官過河盟旣出以兵圍殺之勲臣沐天波武臣馬吉翔王維恭魏豹馬雄飛王啟隆蒲縷王自京襲勲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樞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廉楊在鄺昌琦鄧居詔任國璽王祖望裴廷煥芳生芳瑞璠齊應興鄧濟熙伯琦石三三李

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猗龍周某盧某曹某等
凡四十有二人俱被害其未亂而先病故者已亥則潘
琪齊環朱仲庚子則王名偉辛丑則瑞昌王徐鳳翥劉
盡忠與商劉二監其遇亂而自盡者故吉王及朱議漆
衛所官趙明鑑王大雅王國相吳承允朱文魁鄭文遠
李暨白凌雲尹襄吳某嚴某內官陳德遠等婦女之前
後自殺者劉楊二貴人吉王松滋王妃馬吉翔四女姜
承德妻王氏王啟隆妻吳氏妾周氏王國璽吳承爵之
妻齊環之妾俱失其姓餘死者尚多惟鄧凱以病足內
監蔣進朝李猶龍李國用以老病未行得免後進朝三
兄聞隨筆

卷下

重 臨海朱氏

人亦病死止凱生還爲人述其狀如左緬殺諸人後有
馳呼而來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恐

大清索之思留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
居室移永明王眷屬二十五人入居之并進衣食八月
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爲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
俱引還十二月朔

大清兵至白文選自木邦降緬以永明王父子獻於軍
明年四月二十五日縊於雲南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國
死猛臘其子李嗣典與劉文秀子劉震俱降惟鄭成功
子鄭經在海外猶以永歷紀年然非復故明子孫矣

何騰蛟

何騰蛟字雲從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登辛酉賢
書起家南陽令時流寇充斥至邑輒破走之後從巡撫
陳必謙擊賊於安泉斬首四百級由是知名擢武庫主
事累遷淮徐兵備道平土賊程肖宇王道善張方造等
衆數萬乙酉江南擢都御史巡撫湖廣當是時諸大鎮
分擁重兵所在文臣結強藩交權相構鬪湖廣新經獻
賊之亂寧南侯左良玉據武昌兵衆而無紀遠近畏之
騰蛟慷慨赴任日盡瘁邊事利害不問也未幾晉總督
閩賊既敗潰出武關良玉畏其偏已每欲引兵東下未
見聞隨筆

卷下

重 臨海朱氏

有會值有自北來詐稱懷宗太子者江南君臣惡其惑
衆收丁獄遠近洶洶謂姦相馬士英欲殺之良玉乃與
巡按王澍上疏以討士英爲名帥兵三十萬內向騰蛟
百計阻之不聽先一日左兵大掠城中人倉皇入督署
避難者數萬騰蛟以印授家人速持去自坐堂上亂兵
入飛矢集几案不爲動良玉使人請曰公不行不強但
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舟遂發使四裨將守之行
四十里至楊邏鎮騰蛟罵曰吾封疆重任豈相從作賊
耶因自投於江守者懼誅亦赴水死騰蛟順流數十里
遇漁者救之得甦標將熊朝佐等及故士卒聞騰蛟在

稍稍來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攻
下市浹旬闖賊十萬衆自陝潰入楚掠漢武而東銜左
兵之尾大兵追闖者又數萬水陸踵至計自荊河至皖
城數千里間接陣格鬪紛拏散走四月良玉與黃得功
戰大敗師潰蕪湖之荻港後數日良玉死其子孟庚以
父兵降闖賊被追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賊敗所在
積尸成邱李自成僅引數騎馳入九宮山居民白梃擊
殺之五月大兵略定武漢諸城邑騰蛟自寧州間道入
瀏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三晝夜不死
大龍負之登陸皆以爲神爭相向從矣先是良玉操楚
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 海味氏

湘陰頗捷請加郝永忠恢勦左將軍張先璧恢勦右將
軍餘陞授有差江楚間民兵皆結砦固守以應方謀大
發兵犯武岳及江西之袁吉會闖破贛州亦不守人心
搖動兵不果出十月桂王子永明王立於肇慶丁亥正
月奔桂林騰蛟與武岡鎮劉承允俱以兵赴難承允遂
挾王走武岡承允者崇禎時爲武岡叅將常鑄鐵棍自
隨因以爲號其後南北多故乘亂截粵餉之解北者十
五萬招集士馬遂雄視湖南稱重鎮挂平蠻將軍印嘗
從騰蛟戰岳州一軍先走後封賞不及遂怨騰蛟至是
以擁護功封武岡伯尋進侯又進安國公大兵入長沙
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 海味氏

事騰蛟不能制乃請以知州章曠爲監軍道傅上瑞爲
長沙道與督學道堵允錫各練兵一萬至是皆以兵來
會未幾舊鎮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亦次第來歸軍聲
稍振七月唐王立於閩晉騰蛟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封
定興侯督師并以章曠堵允錫爲湖南北巡撫分駐湘
陰常德爲犄角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雅與王
善故所奏陳皆報可九月降闖賊之潰將郝永忠王進
才及良王之標將王允成等兵十餘萬堵允錫亦降李
錦高一功等十八營於松滋之草坪衆三十萬號忠貞
營明年丙戌騰蛟兵戰於岳州城下又戰於藤溪戰於

騰蛟戰不利退保衡州承允請召騰蛟入閣辦事實以
解其兵柄諸鎮皆怒張先璧引兵向武岡請誅承允承
允懼會騰蛟至諭解之先璧引兵掠寶慶而西屯沅州
承允復喜以諸鎮請仍命騰蛟督師出衡州而衡州之
師已潰惟郝永忠王進才以兵至餘皆降五月騰蛟自
衡州退永州巡撫章曠駐東安疽發背卒大兵攻寶慶
破之承允屢戰敗遂降永明王奔右泥大兵西破黎平
盡滅騰蛟之族還攻永州郝永忠等走騰蛟獨以胡一
清兵力戰城下十餘日一清曰吾外援已絕內儲復匱
死守城無益遂擁騰蛟決圍出北至全州郝永忠已集

湖南潰兵數萬入桂林城中大沸公馳入與留守瞿式
耜分布諸將自會城之北盡全州興安靈川駐永忠兵
城東永寧義寧駐一清及趙應選兵其他鎮兵自將留
會城一清應選俱滇人初應御史陳賡募將三千人象
十二隻至豫章隸江督萬元吉麾下及贛州陷元吉賡
俱死一清等走湖南屬騰蛟十一月永明王自象州復
回桂林戊子二月大兵破全州至興安郝永忠兵大潰
掠桂林而南王奔南寧騰蛟方按師永寧聞報急引胡
趙之兵還保桂林會江西告變大兵還駐武昌騰蛟招
集潰散得二萬人將出楚巡撫堵允錫與馬進忠等亦

見聞隨筆

卷下

毛

臨海宋氏
重梓

攻下常德報至騰蛟卽出嚴關身先士卒大戰日月橋
遂復全州進攻東安破之於是舊鎮將次第自山中以
師來會圍永州二閱月克之乘勝克衡州進攻長沙十
一月堵允錫以忠貞營兵自常德趨湘潭騰蛟相見甚
喜時大鎮聚湘潭者數千家最後馬進忠亦至與忠貞
營有舊隙會江西被圍趣赴援騰蛟乃與允錫議自督
進忠及諸鎮兵圍長沙允錫率忠貞營援江西已丑正
月烏金王至湘潭進忠一清俱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
乃大慟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成竟如是天也遂
緋衣坐堂上不去執見烏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

降官降將哉果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
日且死謂寺僧曰取一粟河水飲我是水自衡來猶
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遇害事聞贈中湘
諡忠烈子文瑞奪情拜都御史監胡一清軍以病卒

見聞隨筆

卷下

毛

臨海宋氏
重梓

堵允錫

堵允錫號牧游江南宜興人登劉同升榜進士辛巳任長沙知府是年五月山賊蕭相宇等竊發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勢甚盛允錫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草上飛李翦子等於是中外稱知兵甲申六月陞武昌兵巡副使九月改本省督學乙酉春巡試湖南至常德會左闔交証以督師檄招兵萬人使偏將楊國棟等分領之總督何騰蛟走長沙分大湖南北爲汎允錫晉湖北巡撫駐常德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衆三十萬遠近震恐允錫

見聞隨筆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欲撫之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二萬人爲諸軍最乃集鎮將道府議親赴其軍錦一功以鐵騎數千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命酒允錫引危論列教以臣忠子孝大義侃侃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其子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於是別部田見秀劉汝魁賀蘭李來亨等來謁皆如約受撫焉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加允錫督侍郎賜劍并鳳紐銀印以寵之丙戌二月李高

見聞隨筆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等率兵攻荊州凡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等募食帳中忽救兵數萬至飛矢如雨軍大潰允錫急召楊國棟張光翠等分駐澧州及回子河防禦明年三月永明王至武岡封允錫光化伯辭不拜五月大兵下湖南武岡破馬進忠王進才等俱走允錫亦入永保諸土司中朱容藩由廣西入蜀聞武岡不守自稱監國招討副元帥建行臺於夔州允錫派三峽至夔見容藩責以大義容藩愧悔自銷其副元帥印允錫還永定戊子春江西金聲桓反大兵自湖南回駐武昌允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忠復常德王進才復桃源澧州石門

忠遂掠益陽諸縣而東忠貞營駐常德歲饑乏食復募進取長沙乃以監軍毛壽登總兵楊國棟守常允錫自率標兵二萬人及忠貞營東攻長沙不能克遂至湘潭與何騰蛟會議率赤心等援江右已丑正月至攸縣南昌已破乃分遣堵正明尹具瞻將五千人守永興陸士毅守安仁龔龍守攸縣自率萬人及胡一清之師守衡州三月戰於草橋兵敗走耒陽將趣永興軍而永興永安攸三鎮兵俱先潰正明士毅等及隨師之待詔潘哲中書舍人邵履正等皆死之允錫聞報走郴州中途遇敵幾危者數矣當午忽大霧夜行有螢火數萬隨照之

見聞隨筆

卷下

三

臨海朱氏
重梓

以故得晝夜兼行達桂陽復爲湘鎮曹志建所困志建鄣人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桂陽地險而僻得免蹂躪忠貞營過之大掠志建恚甚謂故允錫所招降也并憾允錫因其至迎入龍虎關阻隨行將士於關外一夜盡縛而殺之允錫幾不得脫聞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粵界上使人告以難圖復率兵來迎因得走赴之間道至賀縣圖復後竟爲志建所殺六月允錫至肇慶召入閣三月加督師大學士兼尚書賜白鏹五十錠使調李赤心等於藤鬱間率之出楚至梧州部下稍稍來歸九月期赤心等不至造其營詰之赤心初敗於柳州戰

馬鎧仗猛失士卒疲困入粵未久無意北出更欲允錫代爲請高雷二郡以休息士馬允錫不可別部劉世倭列國昌願出楚允錫親出尋迎之他鎮兵遷延不至允錫恚恨疾作自草遺疏及誄詞夜半命從者解繫放舟尋旋湍急軍士皆驚允錫仰天嘆曰嗟乎吾荷國重任不獲免胄赴國馬革裹尸今斃命卧榻死有餘恨固不若自沉於江葬魚腹中耳聞者泣下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舟中而忠貞營李赤心等或死或降究不能以有爲也

見聞隨筆

卷下

三

臨海朱氏
重梓

瞿式耜 張同厥

瞿式耜號稼軒嘗熟人文懿公景淳孫也登萬歷丙辰進士爲永豐令擢授給事中坐其師錢謙益事下詔獄事解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江南既破唐王立於閩廣西爲靖江封國舉兵爭立式耜密約總督丁魁楚總兵陳邦傳邀於蒼梧執之閩封魁楚平粵伯邦傳思恩伯式耜亦晉秩巡撫如故丙戌八月閩復破何騰蛟在湘南兩粵山川無恙衆議立君咸以昭穆之序宜在桂乃共奉恭王子永明王監國於肇慶式耜轉侍郎掌部事內監王坤以司禮竊國柄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方以

見聞隨筆

卷下

重

臨海宋氏

智等咸以事引去式耜殫心持正不爲少屈焉十二月廣州破坤挾王西走丁亥正月朔至梧州魁楚辭赴岑溪縣守險從官散失隨行惟式耜一人二月至桂林時肇梧俱破大兵先驅過平樂坤請召武岡鎮劉承允入援因入楚式耜泣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林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以式耜爲吏兵兩部尚書總督軍務留守廣西封焦璉爲富川伯鎮桂加陳邦傳爲侯守昭平王竟赴武岡焦璉自全州回未三日大兵亦至衡入文昌門城中大恐式耜督璉且戰且守自三月至

見聞隨筆

卷下

重

臨海宋氏

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無憂志承允援兵在城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氏捐簪珥以佐之旣而與焦兵主客不和竟譟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犯廣州大兵東回焦璉進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廣西再定式耜之力也秋八月武岡破王回次郴州長衡並失何騰蛟等俱至桂郝永忠盧鼎諸鎮兵雲集式耜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十一月王自象州回桂林式耜與新輔嚴起恆並列內閣而馬吉翔以錦衣指揮專司票擬焉何騰蛟仍督師出全州戊子二月郝永忠之衆潰於靈川入桂

永明王復西走陳邦傳擁兵東下金堡等被殺於梧州
式耜疏救不聽十一月五日定南王孔有德入嚴關諸
鎮兵皆潰式耜出令招撫不復聽衣冠坐署中江陵張
同厥號別山故相居正孫也以總督監胡一清軍於靈
川已南走矣中道問瞿公安在曰尚在城同厥曰安可
使留守獨靖社稷遂回趨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
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耳同厥曰然君恩師義同
厥共當之遂笑留與式耜飲家人泣請出危城號召諸
鎮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聽厥明被執見定南王式耜
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同厥大罵左右白梃擊之左臂折
見聞隨筆

卷下

臺 臨海宋氏
重梓

扶出同幽於別所軍中人壯其節間遺以酒食同厥慷慨縱飲爲詩歌題牆壁俱滿式耜問一和之閏十一月十七日遇害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至張三百年來恩澤人頭絲猶帶滿天香二公既死前給事金堡已爲僧矣上書定南王請收葬許之吳江人楊莼爲具衣冠棺歛瘞之於城北門之園事聞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贈同厥江陵伯諡文烈臨難詩世多有

不具載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陳子壯號雪灘南海人萬歷已未探花授編脩天啓中父熙昌以給諫疏魏忠賢罪廷杖謫戍子壯典浙江甲子鄉試亦以試錄語誹謗黜父子聲重一時崇禎初累官禮部侍郎糾唐王不法事又議宗室不宜授官忤旨下獄遣戍乙酉江南起禮部尚書復忤馬士英罷歸江南敗桂棖王寓梧州子壯倡議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藩子德昌王先立於閩召子壯入內閣辭不赴丙戌冬桂王子永明王監國以子壯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見聞隨筆

卷下

臺 臨海宋氏
重梓

聿錫至廣州未果行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常李自成破京師家玉罵賊被縛執訊間見其少而秀拔聲巨鬚辯愛而釋之家玉懼不免佯爲文譽賊因乘間南走時馬士英柄國方與東林構難而家玉周文忠公鳳翔門人也惡之因羅織削籍居錢塘與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王至閩唐王立觀生爲相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監承勝伯鄭彩軍先驅抵廣信解撫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與鄭彩議不合請回粵招募得兵數萬人聞上杭敗信兼餉盡潰歸居東莞

邦彥號巖野順德人乙酉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不見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既立即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主事監狼兵至嶺南州破勸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觀生前與魁楚不睦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王已西走梧州聞邦彥至大喜桂太妃垂簾召見改授兵科令回慰觀生召之入輔追邦彥東歸而觀生已迎立聿鏐於廣州未幾

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

臨海宋氏

死會城定李成棟由肇慶西入梧州養甲居守故縉紳竄伏山谷多觀望不肯出養甲使人召家玉亦抗辭不至土人余龍等聚甘竹灘兵二萬餘東莞焦麗到藩二鄉復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其渠何不凡莫子元等迎家玉爲主因襲東莞入之邦彥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會城養甲飛騎召成棟回揚言使道徑取甘竹余龍懼退回甘竹邦彥入高明官兵進復東莞攻到藩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仆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肢體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邦彥寄

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

臨海宋氏

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藩平之間庶可完蓋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佟養甲得降人知前攻會城其謀出邦彥捕獲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不答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之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戰不勝亦死官軍攻西鄉不克而回家玉遣兵入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利退回西鄉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家玉走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三千人攻龍門縣入居之進陷博羅併連平長寧兩城勢復振攻惠州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走回龍門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踰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時所在蜂起故虎賁將軍王興屯新會之文村唐王弟聿鏐暨宗室皆依之高涼有崔良瀆胡易自

見聞隨筆

卷下

元 臨海宋氏
重梓

賴其肖等前後聚眾攻克各州縣夏六月陳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村李成棟方東擊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婿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陳邦彥亦子壯門人約以七月七日同至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謀者入郭被執事露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邦彥後至謂子壯曰李成棟在東閩警必急還邦彥伏禺珠州側伺其至以火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克城在此舉矣計定成棟過禺珠州勢甚盛邦彥火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子壯以爲皆敵舟也陣動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子壯退回九江邦彥入三水縣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以迎子壯前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等亦攻下新會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嘗燦殺知縣何甲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逼成棟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師連戰死邦彥嘗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精銳盡喪踰日城陷嘗燦死邦彥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索筆題其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佑禍

見聞隨筆

卷下

元 臨海宋氏
重梓

患是櫻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被執在獄不食五日惟慷慨賦詩或投以紙輒隨筆而滿所傳有天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今何之我躬兮良苦之句九月二十八日以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死十月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鼎足相救且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聞賜也時年甫三十有三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爲師林海從弟有光有恆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父兆龍弟家珍爲人藏匿得免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佟養甲寅於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昇之游城內外徧更集諸降紳聚觀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子壯身被數十刀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上圖亦被獲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與家玉弟家珍邦彥子恭升俱臨錦衣官子壯贈番禺侯諡文忠家玉贈增

城侯諡文烈父兆龍封如家王爵邦彥贈兵部左侍郎

見聞隨筆

卷下

聖

臨海宋氏
重梓

李元光

李元光翰林人本姓賈為李成棟養子因冒其姓成棟少時從高傑為羣盜以勇決聞及傑封興平伯成棟挂鎮徐將軍印守徐州傑為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棧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入閩由漳州與巡撫佟養甲入惠潮潛兵薄會城奪門而入執唐王聿錡殺之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親攻肇慶克之遣裨將楊文甫張月取高雷廉三府閩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二十九日下梧州二月遣杜永和誘丁魁

見聞隨筆

卷下

聖
臨海宋氏
重梓

楚於岑溪殺之盡擄其資以還進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兵起會城被圍佟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節制自恃功高恥為之下王德仁圍贛州急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養甲愕然莫可如何成棟遂叛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為惠國

公符養甲尚書襄平伯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
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一千白金十萬及綵
紵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王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
軍以其子元允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
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爲錦衣從永明王
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票擬富貴者爭趨之其在
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其子陳會
禹爲錦衣比吉翔而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封思恩侯至
是成棟封公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邦傳慶國公并封其
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閻
可義郝尚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
封皆得伯爵而元允亦錦衣侍衛比陳會禹焉元允修
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又素負時望掌臺綱於
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
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爲事遠近望而畏之冬十
月成棟攻贛州時大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名王德仁還
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戰敗退壁南康縣十一月獲
佟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已丑正月南昌破聲桓德仁俱
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
死贈寧夏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閻

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允車騎將軍
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爲亂於梧州元允召
至縊殺之庚寅正月朔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繼
茂兵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永明王西走梧州留
元允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將爲亂元允
復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傳
居西屢爲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徐彪亦叛之
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嶺之間邦
傳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欲
藉以洩前忿將至梧羣情洶洶適西撫侯衆議推劉湘
客兵侍郎程源論其比黨堡等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
先以憂去得免焉邦傳抵三水觀望不敢進大兵薄會
城杜永和等與元允弟李建捷力戰禦之永和等進爲
侯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築
兩翼傳於江外爲礮臺水繞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
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內應夾礮臺之水大兵藉薪徑
渡遂得礮臺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承恩降
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允弟建捷奪圖至肇慶陳邦
傳等俱潰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臣夜走邦傳
遣兵邀劫各官于藤江明年春元允在肇慶其下多謀

爲癡者乃與弟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動左右會
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恒等元允忿甚請出靈
山收高雷兵迎王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
所執送靖南王耿繼茂好論之不屈左右挺下元允笑
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永和元允笑曰杜
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繼茂義之使其
故人往說之曰君昔未受國恩耶元允大慟曰某昔不
過帥府養子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
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成
棟果君父耶元允曰岐陽黔寧俱以養子自奮子母多
見聞隨筆

卷下

聖

臨海宋氏

言遂與弟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尸海中明
年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李乾德 楊展

李乾德字雨然蜀南充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湖南巡
撫禦張獻忠於長沙敗之後力不支退屯黔之婺川以
圖興復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
袁韜獻忠部下賊也有罪當斬率所部數百人走後聚
衆益多號姚黃十三家所過焚殺與獻賊等先爲督師
王應熊所招請授副將守順慶武大定亦渠賊小紅娘
之別部先降於總督孫傳庭傳庭敗死大定聚衆南山
中戰敗走興安踰廣元與袁韜合衆數萬人謀突秦而
西官兵擊敗之喪失婦女輜重幾盡收餘衆萬餘棄順

卷下

果

臨海宋氏

慶而東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發川歸於乾德初曾英
戰沒守涪者爲英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余大海聞袁
韜兵由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會朱容藩自
肇慶入蜀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說占春大海將其衆
復同時大兵追袁韜等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湖
難所將皆曾英舊卒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大兵以
全蜀殘破亦北還順慶占春乘勝復至涪結營忠州之
平西壩號萬姓營大海屯州之花陵河李乾德既得袁
韜武大定兵亦獎率之返闕入佛圖關據重慶韜自恃
兵強欲踞諸軍上占春宿將恥爲之下因謀夜襲韜軍

取乾德去乾德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占春果襲之有備不能克乾德已徙他舟止獲其家口次日復還之乾德雖書生然負宿望故諸鎮爭得之以爲重時已進爵至太師一時咸稱李太師云武同之變相傳永明王已被執朱容藩在夔自以宗室冒稱楚世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乾德爲之不平未幾舊相呂大器自黔入蜀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乘機僭竊不宜輒受其爵號占春信之亦不復事容藩乾德遂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三譚以兵攻石柱司占春救之容藩敗走爲追兵所殺呂大器遍歷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

諸鎮太息謂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王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其尚可爲乎同黔至獨山州發背卒乾德及袁武等既與占春構隙且重慶殘破乏食乃使人說楊展與合兵楊展蜀嘉定人崇禎甲戌武進士官廣元守備隨巡撫龍文光入成都補川鎮中軍張獻忠破成都展被執迸脫其縛入江中泗水而下至嘉定獻忠定蜀陞嘉定爲府既而會英等兵起展亦乘間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展遂據嘉定逮獻忠誅餘賊散走時蜀地俱饑復饑大兵北還嘉定近省而險展頗善於軍

衆遺民及賊之潰散者相率歸展先是獻忠之去成都也輦金銀沉諸江展使壯士乘巨筏探求之數月獲大錫以鉅萬計民間饑饉瘠瘦相仍斗米價至三十金餓殍載道或父子相烹食展乃遣使百餘輩赴黔楚告糴前後入米數十萬石自鄉先生以下及弟子員具贍資與朝夕居處農民給牛種口米使擇田而耕壯而願戎事者補伍月予銀米使操兵戰百工雜流各以其藝就食孤貧無告者廩之於是巴蜀子遺賴以全活者甚衆是年秋大獲展遂雄視全川川人走四方者述展慈愛莫不流涕戊子封華陽伯未幾晉錦江侯旌之也展與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

城降夫人自縊景新北走而展士馬財賦盡歸於韜輿
大定矣衆論俱不直乾德宜賓樊二衛貽書請讓之王
亦切責乾德問展死狀他鎮舉上書請會師致討會粵
東湖南喪師而止庚寅孫可望據黔將圖蜀乃爲展訟
冤聲乾德及袁武等罪遣其將王自奇等將兵三萬由
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瀘渡金沙江踰大小
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叻以襲其後而袁武不知
也方悉力拒王自奇於川南月餘文秀由黎雅趨嘉定
袁武撤師還救六戰六勝王自奇自後掩擊之遂大敗
韜輿大定就擒李乾德全家自沈於水死之

見聞隨筆

卷下

晃

臨海朱氏
重梓

王祥 皮熊

王祥綦江人崇禎末爲力園子監官素號勇悍張獻忠
陷四川惟遵義一府未附大學士王應熊回自京師縞
素誓師卽遵義置幕府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
麟長王芝瑞等傳檄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術募兵甚
夥應熊使涪將曾英襲取之遂收復重慶祥亦出師綦
江與相犄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丙戌十
一月旣望大兵至西充誅獻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
擊會英殺之是月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黔祥等
走永寧山中大兵下蜀巡撫馬乾於內江被難芝瑞麟
見聞隨筆 卷下 幸 臨海朱氏 重梓

長皆從間道歸應熊卒於畢節衛祥於永寧赤水間招
集潰兵與賊之敗亡者聚至數萬人復入據遵義并有
各屬邑與重屬之綦江內川遵義故播州地饒沃而深
阻蜀紳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祥以是獨雄於諸
鎮中以御史錢邦芑言封平寇伯平寇前曾英封號也
祥得之一時以爲榮英舊將李占春等勿服也適袁韜
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強思與韜合誘占春計
事伏兵執之占春殺守者逃歸以是諸鎮不和日尋干
戈公鬪怯而私鬪勇不足與有爲也後又與黔鎮皮
熊構隙

見聞錄

卷下

幸

臨海朱氏
重梓

皮熊初名羅聯芳江西人守貴州以巡撫范鎮薦授總兵孫可望由遵義趨黔破熊兵於烏江熊走平溪可望入滇熊入平越收兵復黔破土賊藍二等以功封定番伯遵義饑王祥赴黔告糧熊以爲詞已虛實也阻之部下因而截奪其貨祥怒舉兵圍黔省三日兵敗而還熊因陳祥越境相侵之罪請約諸鎮會討諸鎮久垂涎遵義各率兵攻祥大小十餘戰不能克而去惟黔兵連勝深入相持月餘黔兵乏食熊子文英爲兵主不能撫循其下氣益衰戰敗文英引軍走祥悉銳乘之黔兵大潰爭渡濁烏江死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復使和

見聞錄

卷下

幸

臨海朱氏
重梓

幸而敗不失爲忠義之鬼他何所云祥猶豫不決私計自直安州入隆武彭水之間據險守隘引李于爲唇齒乃裹其文繡珠玉金寶之屬作竹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行衆心盡解多送款可望可望疾發兵掩擊之祥倉卒夜走牙將已先劫其貨去比曉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馬蹶不能行祥率死士數十人短刀突戰殺百十餘人創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明臣下涪州李占春戰敗於野豬寺口與于大海俱順流下楚降皮熊見可望釋不殺居黔中其壻張默爲水西宣慰安坤師至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陝寶雞人舉鄉試第一庚辰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乙酉秋武定土司吾必奎作亂連陷祿豐廣通等縣進攻楚雄府破之畏知監軍復楚郡人請留畏知彈壓遂由大理移駐焉時阿迷土司沙定洲奉調會勦至省而必奎已擒定洲以十二月朔日入黔國府爲亂巡撫吳兆元不能討且許爲請代鎮沐天波走楚雄畏知納之定洲率衆西追畏知與天波計曰郡城新破瘡痍未復賊以方張之銳來攻必見陷同死無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賊越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宋氏

楚而西躊躇於大理蒙化間需數月而後定吾守禦既備傳檄四出賊欲趨永則恐吾斷其歸路欲返攻則公隨之首尾夾擊撲滅可期也天波遂走永明年春定洲至城下門已閉畏知從城上語之曰若所急黔國公耳今已西矣待若定永昌回此時朝命已下當以鎮道禮相見今順逆未分吾不能爲不義屈也且若不憂邇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乎定洲恐失天波遂與畏知盟而去分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攻大理蒙化屠之畏知乘間撤郭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隍陴檄調漢土官兵姚景各郡俱響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昌而同

攻楚雄畏知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樓烟焰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則畏知端坐無恙惟進賢冠失左翅耳因驚嘆以爲有神助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奮擊所殺傷甚夥至夏始引去先是定洲變起倉卒諸土司以撫軍故觀望未敢動及聞畏知倡義於是寧州祿永命石屏龍在田峨峨王克猷等皆聚衆不與通定洲恐阿迷有失東還攻石屏在田走破寧州殺永命至峨峨克猷等逃死於路迤東既定乃復還攻楚雄分兵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統之環城蕭豪爲久困計畏知守禦益堅見聞隨筆

卷下

重刊宋氏

逾年不能拔丁亥春孫可望至雲南定洲解圍還戰大敗還歸阿迷可望入會城巡撫御史羅國瓛宗室朱壽琳死之唐王在閩聞畏知拒賊事先已晉都御史督滇師可望等亦聞其名旣入滇分遣李定國東追定洲而已與劉文秀俱西出畏知率兵至祿豐之啟明橋拒戰不勝赴水淺不死踣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矣吾來爲雲南討賊公能共事當相與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賊給我耳可望曰不信當與折矢誓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吾民三不得焚廬舍掠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

見聞錄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同回楚雄西畧大理各郡使劉文秀至永昌以天波歸
巡西八府皆得免屠戮爲畏知也既回省臨安任僕倡
議尊可望爲國主此時間已破西粵亦被兵音問阻絕
乃以千支紀年鑄與朝通寶錢畏知憤甚顧念已同之
徒死無益惟日稱道忠義以動其下有所忤輒鼓掌謾
罵賊怒多欲殺之有知之者以爲此忠臣也李定國劉
文秀尤愛之可望與劉李輩皆僑伍一旦自尊大苦無
以相服每事多扞格因時憶畏知言且聞肇慶已有君
李錦李成棟等皆受爵號私計倘假我王封可以制同
類惟吾所欲爲矣畏知又朝夕述前約已丑始定議遣
畏知同永昌龔彝赴肇慶過黔爲皮熊所阻久之始得
假道至粵進可望表請王封兵科金堡首言本朝異姓
止有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衆皆以爲然畏
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隆號公侯而能欣
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若因其嚮義破
格明恩猶幸收用於萬一且法有因革今時異勢殊土
宇非故猶必執舊法耶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
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允錫曰可望業自王
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猶雇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
奈何允錫然之爲蒲頭入始封可望爲定遠王加畏知

見聞錄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尚書龔彝侍郎而行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傳中軍
駐防泗城州地與滇近間可望欲求封先使人以書通
約許封爲秦王可望悅執恭卽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
遲臣已便宜鑄印填空敕齋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
甚恭所部額手交賀比畏知回而始知其詐深恥之曰
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爲人笑與
仍厚待執恭屏畏知所齋簾不用也庚寅春粵東告警
自肇慶遷於梧可望使至因復議滇封內閣嚴起恒持
不可兵侍郎楊鼎和助之且以爲不臣其人則不受其
貢并所進自金玉帶等物俱卻之可望怨益深秋九月
自率兵至黔去粵益近十一月東西兩會城並失烽火
逼南寧西竄無地更使劉蒞封可望爲翼王可望仍不
受畏知曰秦翼等耳顧假何如真可望終不聽畏知私
念勢迫矣主憂臣辱吾無所逃罪李定國等亦咸勸可
望趣畏知行以始終之畏知行未至可望先遣賀九義
張勝張明志將兵赴南寧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鼎和
起恆等俱被殺南寧鼎沸始真封可望爲秦王畏知至
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遂留南寧可望聞之益怒使人
挾之回黔畏知見可望大罵曰賊終不可與爲善我乃
爲賊所誤負不義名於天下死有餘責除頭上幘擊其

面可望怒命殺之畏知爲人忠義激烈每陳說順逆輒傾其座人在可望軍中久亦諒其無他雖出一時之怒猶意左右必有救者然賊令嚴每怒咸屏惕莫敢出聲久之乃自令勿殺則已無及矣平時戮人地距營門可十里許計時尚未至顧畏知行數步輒坐不去曰此卽吾死處何行爲故途未半而被害可望深悔之復杖其左右之不言并行刑者畏知雖死而李定國卒奉永明王至滇閱二年始亡國人以爲猶畏知所啟云畏知贈少保諡文烈楚雄人至今祠祀之

見聞隨筆

卷下

老

臨海宋氏
重梓

沐天波

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啓元卒天波襲封黔國公挂征南將軍印代鎮雲南末年蜀亂叅將李天贊守武定贊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吾必奎必奎遂反調各土司兵征之沙定洲者安南司沙源之子娶阿迷普名聲妻萬氏兼有兩家之衆素懷不軌乙酉十一月奉調至省必奎已先誅定洲留省不去都司阮韻嘉叅將袁士宏張國用等皆與之私黔國鎮滇久家饒裕滇人于錫朋饒希之游天波門下多所逋負被譴每見定洲輒誇沐氏金寶以動其心遂以臘月朔入天波第蜂擁焚掠天波從小竄出走西城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曰吾輩命婦不可爲賊汚全家舉火自焚死寧州土知州祿永命亦奉調在省方率兵與定洲巷戰阮韻嘉等謂巡撫吳兆元請發機止兵撫定焉天波望救不得由楚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下關楊畏知據楚雄傳檄討賊定洲乃回前者流寇初起石屏土官龍在田與副將許秉淳皆奉命援楚隸總理熊文燦麾下張獻忠在穀城孫可望等趨幕府與龍許相識逮獻忠敗可望等走黔龍許在石屏爲定洲所攻亦西走使人問道赴黔迎可望告以滇亂曰假大義來討全

見聞隨筆

卷下

美

臨海宋氏
重梓

省可定也可望等乃詐稱黔國夫人弟傑侯請兵復仇
滇人受沐世恩憐天波無罪見攻問之唯恐其兵來不
速也及至始知爲可望等殊失望監軍楊畏知禦之兵
敗被執復說以反正乃稱爲黔國復仇如初且以書告
天波被使其子忠顯報之可望使劉文秀同至永昌以
天波回省明年李定國至阿迷執定州萬氏歸磔之天
波具衣冠謝復家世之仇可望等以勛舊禮待之不復
假以事任也丁酉李定國自兩廣敗歸過安隆奉永明
王至雲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替其冬孫可望內犯使
其將張勝問道襲會城時李定國等俱出禦唯王尚書
見蘭蘭筆

卷下

素臨海宋氏
重梓

在城與勝通謀爲內應天波覺之誘之同入朝以護衛
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鎗經亂每攜袖中是日恐左右
有變出鎗舞縱橫擲擊觀者皆披靡尚書俯首歎曰吾
已爲檻中虎不復煩公擲臂也既而定國等破走可望
擒張勝凱旋論功白文選馬惟興馬寶等皆進爵次及
天波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
乎蓋久知國勢已去自分以身殉使其子分贄各土司
曰庶存先人祀於萬一先是沙僧之變陳焦兩夫人俱
自焚惟侍女夏氏歸其母家得免兩經變亂義不辱制
髮爲尼比天波回念其節遂使掌家政亦不復娶已亥

春大兵至滇天波并棄夏氏獨身從入緬夏氏自縊兵
亂死者相撐拄爲鴉犬所餐血肉狼籍而夏氏尸棄十
餘日無敢近者事平得收葬咸以爲節義感云天波既
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囊本河緬人守關使天波先入
宣諭緬兵聞黔國來猶下馬羅拜蓋其世德入人久矣
晦日至蠻漢天波與國舅王維恭典璽監李崇貴謀曰
王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山可調度諸營卽在內亦
藉以爲重使緬人有所憚維恭入言之王妃不可遂止
三月二日緬酋以四舟來從行文武別走陸道者九百
餘馬稱是於是從行者愈少十八日至井互二十四日
見蘭蘭筆

卷下

本臨海宋氏
重梓

緬使人傳語述萬歷時事併出神宗璽書合今案差一
分以爲僞天波出已印比之無差乃服蓋緬自萬歷時
已絕職貢搆兵故也居井互月餘天波與蒲縵王啟隆
集樹下議緬待我情日薄後事未可知不若及今走戶
臘二撤出孟養以圖生計爲馬吉翔所阻計復不行及
白文選等兵至亦爲吉翔差官所卻五月至緒經誅茅
以居八月緬酋使人請天波入見蓋蠻俗以八月十五
日爲歲節屬國皆來朝欲天波至以誇示外蠻也天波
不肯行強遣之既回慟哭告從官曰前在井互不聽吾
言以至有今日之辱我不屈身則主已在虎穴何以保

全嗚呼誰使我至此耶明年庚子秋七月緬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前當以客禮見至則果如所言乃因定國等兵又至而偽爲恭敬耳辛丑五月莽會弟莽猛白代立索賀禮七月使人誘從行者過河議事及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得脫者惟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人而死是時同死者馬吉翔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者不計從行之文武盡矣天波三子其二先病卒獨忠顯在石屏隨其婦翁龍世榮出降居雲南無恙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與張琦尹士鑣等謀逆偽爲忠顯書致寧州祿昌賢事發琦等見聞隨筆

卷下

空

臨海朱氏重梓

伏誅詞連忠顯謂其妻龍氏曰吾且履不測汝姪已四月脫生子可無絕先人後乃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去詐言進香東嶽祠遂浮舟至昆陽州忠顯逮入京卽以使婢夏蓮爲龍氏真龍氏乃在昆陽居六日復走匿新興滕飛熊飛蛟兄弟家八月產一男名爲神保康熙四年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謀逆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蠻以衣幣迎龍氏母子入山期事成立以爲主數日戰不利遷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君愛別藏神保於滕氏俱爲平西王吳三桂捕獲解京忠顯先在京尚無恙至是併逮訊焉嗚呼國恩甚寬沐氏竟不獲保其

祀誰爲爲之天道好還不二十年而已無噍類矣亦何益哉

見聞隨筆

卷下

空

臨海朱氏重梓

李定國

李定國延安人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俱少從張獻忠爲賊獻忠見裔之因冒張氏獻忠僭號於蜀置平東撫南安西定北四將軍而定國以安西爲號獻忠死可望等至重慶殺會英南走綦江衆無主欲散始相與尊可望受約束丁亥正月陷貴州三月入雲南定國可望分兵畧定迤東西回省在籍御史任傑倡議稱可望爲國主設六卿鑄典朝通寶錢以千支紀年可望欣然欲帝制自爲矣定國心非之每事相齟齬可望怒因他事執定國於演武場杖之百既服起持定國而哭曰吾以

見聞隨筆

卷下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大義辱吾弟願弟改心與共濟大業勿相戕也定國再拜謝請自擒沙定洲以贖罪由是憾可望已丑朔執恭自思恩入滇矯封可望爲秦王可望始奉明朔已而知秦封非真歸怨執政使賀九義賊殺嚴起恆等于南寧迎承明王置之安隆所以兵守之凌偏百端無復人臣禮相傳其疏詞云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於何地令於何人其恣肆無君類如此庚寅定國受封爲西寧王東攻靖州武岡皆克之遂陷廣西殺孔有德執陳邦傳等北取永州衡州楚

粵之間歸附者日衆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益怒自至

沅州使人邀與計事將殺之定國率兵回廣西永明王使密使封定國爲晉王召之入衛定國感激誓以身報可望聞之殺安隆與謀者吳貞毓等一十八人定國愈憾可望丙申十二月定國敗於新會馳回安隆奉永明王入滇劉文秀納之明年秋孫可望自黔舉兵內向其下白文選馬寶馬惟興皆叛之歸定國可望遂敗走長沙歸誠於是定國與蜀王文秀並居雲南而事權專歸定國定國於四將軍中與艾能奇尤以勇猛稱而能奇先死楚粵之役定國連陷十數城害兩王子其黨益嚴

見聞隨筆

卷下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憚定國定國性伉直與人無私回滇矯可望之失事永明王盡禮進奉極豐不以威凌士類人以此多之然計慮籌畫不能及可望既柄國記室金維新者滇人也官少宰爲定國所信任羣小爭趨之舊人失職多怨望於是王自奇等俱叛誅戮頻行勢亦漸衰矣戊戌劉文秀亦死

大清兵三路入雲南定國拒戰於安隆之涼水井等處敗歸遂西走永昌永明王入緬甸定國伏兵於磨盤山原名昌黎貢山大戰竟日爲有洩其謀者大兵有備不能勝走至銅壁關結營招集散失士馬使高允臣先行

見聞隨筆

卷下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馳報王爲緬人所殺不得達定國率衆駐孟定土府聞
白文選在木邦移兵南島與之會先是定國敗於安隆
文選在七星關亦潰歸畱大理之王龍關斷後追兵至
文選自沙木和出右甸鎮康不與磨盤山之戰定國見
之頗以相尤文選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我兵入緬緬
人苦供饋必相拒於境擊之禍結恐釀不測不如擇近
邊險要地暫息士馬益招集散亡兩人相爲犄角緬外
憚吾兩人在內者可無恐且得覘雲南動靜結連諸土
司爲後圖文選曰兩人俱在外則在內者危不如我入
緬護衛在外事王自任之文選竟率所部由錫泊磨盤
山入緬定國知文選不與同心亦移屯猛緬數月兵稍集
元江土司那崙與降將朱養恩許明臣高應鳳等謀應
之事露吳三桂率師圍元江定國方與孟良構兵不能
救那崙等俱誅死賀九義自南寧間道奔至孟良妻子
在雲南三桂使其妻作血書付家人李啟雲至孟良招
九義九義受之不以告定國定國勢已敗見其黨多出
降益懷猜忌金維新等皆杖死有以九義事告者因伏
甲召九義飲執而杖殺之散其兵兵皆恐裨將何起龍
率之走至蔓谷河入滇降白文選抵雍會江使人諭緬
皆被殺因渡江擊之大敗緬衆緬使人僞約許移城紿

見聞隨筆

卷下

奎

臨海宋氏
重梓

之陰召兵兵既集以巨礮擊文選營文選不能支且糧
匱乃同見定國於孟良定國曰曩不用吾言今仇怨已
結在內者危矣庚子九月八日與文選俱發自孟良分
道入緬定國由右文選由左期以冬會於洞武道乏糧
士馬死亡相續十月中定國至洞武見沿江多船議欲
分兵乘船渡江赴赭硯迎永明王自率兵攻阿瓦以制
緬使母來爭其下靳統武曰分兵力單不如全力攻緬
緬破自送還吾王矣乃俱望阿瓦而進遇緬兵於瑞羊
嶽擊敗之緬城三面阻江惟一面通陸自文選還後并
鑿之引水爲湖畱隄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國抵南嘴喇
江爲浮橋以濟使人諭緬出永明王即同兵緬酋不聽
乃進屯洞怕離緬城八十里文選屯象腿離緬城百一
十里緬人於木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明日木城
兵復前另立木城以守城內復出兵守舊木城步步而
前漸與定國營相近乃大出兵與定國戰前隊皆象定
國戰不利趣文選赴援合力死戰大敗緬兵天炎士渴
不能追緬仍入城以守定國獲緬目不殺善待之諭令
還永明王終不聽謀渡江向赭硯前洞武船皆已藏匿
使其下赴馬得狼井角造船其下自相攻殺俱出降復
使人守江橋亦皆焚橋走定國計益窮五月緬酋弟弒

其兄自立盡殺從官馬吉翔等四十二人定國以十六舟渡江擊緬不勝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與白文選俱引還洞武五日至黑門坎文選軍在後其下勸之分兵出雲南且以賀九義事勸文選遂引而北定國覺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回向嗣興與興怒欲勒兵迎之定國遽使召嗣興還曰吾弟兄數十人今惟存若與吾耳何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悔而復回仍與吾併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絕矣任彼所之吾自盡吾事可耳遂率所部東向九龍江而進文選北行遇吳三省留屯錫泊大兵至復走茶山

見聞隨筆

卷下

重梓 臨海宋氏

馬寶等追及之遂出降而緬亦竟獻永明王於軍前定國在九龍江聞報東走景線壬寅五月至猛臘士馬死亡日衆定國乃置醺自述生平所爲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毋徒苦衆人未幾而雲南四月二十五日之信亦至定國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八月子嗣興自慢怯降與劉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業俱入京受世職孫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爲公

見聞隨筆卷二終

臨海 忠誠 全校

見聞隨筆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馮甦撰甦有滇考已著錄是編首載李自成張獻忠傳次敘永明王竊號始末次載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張同敞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李元允李乾德楊展王祥皮熊楊畏知沐天波李定國十五人傳蓋時方開局修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宦雲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撫所記憶述爲此編以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畧悉取材於此以視釋野之荒誕者較爲確實然亦不能一一詳備也

安南使事紀要四卷

〔清〕李仙根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南使事

記一卷》提要

安南使事紀要序

皇上乘龍御天懷柔萬國海隅日出罔不率俾頃以
交黎構怨莫氏來歸屬國擅兵義當聲討
皇上秉好生之深仁廓如天之弘度爰渙

德音復其疆土

特命遴選才能知大義善辭令者持節以行

廷議以侍讀李公樞部楊公請

周序一

上俞之

臨軒親遣異數有加二公銜

命星馳間關萬里告成事而還猗歟休哉聞之使事

有指又聞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是役

也明楚丘之義返汶陽之業此出使之指也若

乃荒裔之外狙詐颺起始則奉

詔遲疑繼則持議齟齬彰之以文告申之以話言往

復千端濡滯時日此非使臣之所及料也二公
禮以行之義以正之布誠信以安之析利害以
怵之於是遐方警服敵怨輸平興滅繼絕義問
宣昭無專命之嫌溥仁言之利斯春秋所以序
王人賴有辭也夫決機兩陳轉鬪千里師武臣
之事也戰勝廟堂之上折衝樽俎之間卿大夫
之責也南交三百年來黎氏篡陳莫氏篡黎黎

周序二

又偏莫蠻人互相讐殺習俗固然永樂大創於
季犛嘉靖一試於登庸卒之珠崖見棄金人代
身而陳師鞠旅蕭然煩費所謂弊所恃以事無
用也

國家全盛之勢師武臣之力聞鼓鼙之聲孰不躍
然思奮乃二公一出而

國體以尊遠人以服冠珮之度勇於介冑金石之

訓銘于甲兵夫而後知

中朝之有人信文章之可以華

國也豈惟絳灌摧鋒亦何必張陳甘傅乃稱能使
絕域哉余不敏待罪兩粵馳驅東鄙不遑啓處
遙望西陲維藩永固藉手二公實有厚幸焉於
其還

朝爲歌皇華之首章美二公之相與有成也不辱
周序三

君命也載歌江漢之卒章頌我

皇上之洽文德也知人善任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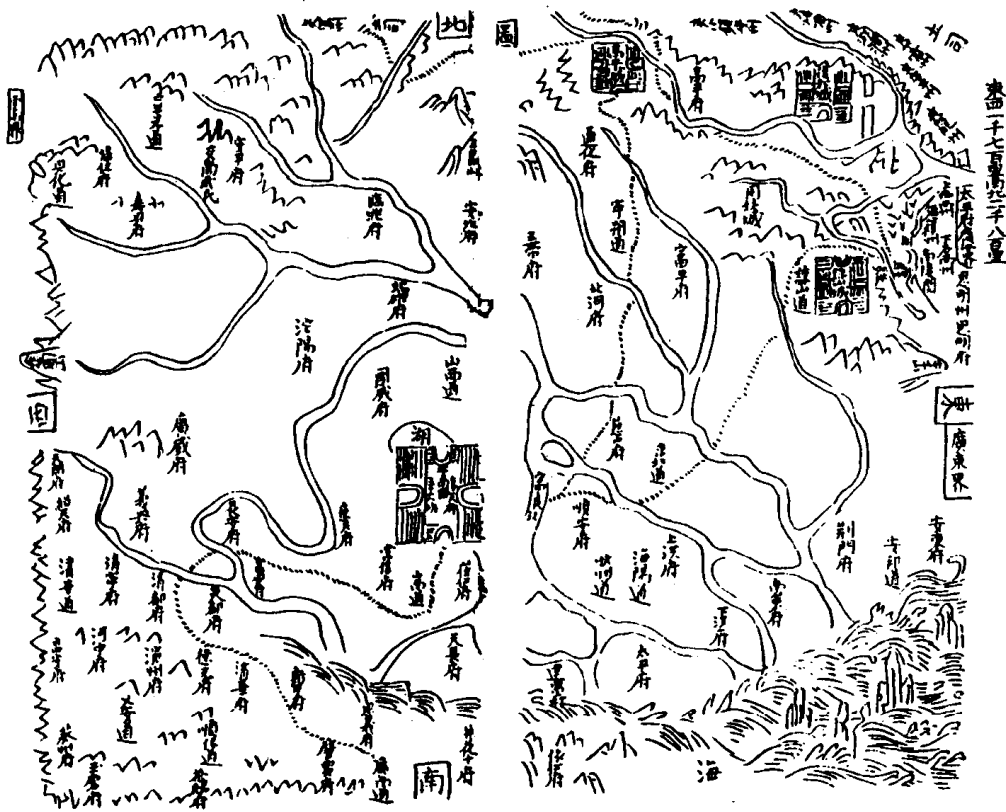
皇清康熙八年己酉仲夏總督兩廣等處地方軍務

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六級前內秘書院學士周有德題

國輿地圖

交趾安南



星槎案略

正使臣李仙根手纂

黎氏有安南近三百年矣前嘉靖初其臣莫登庸篡之後
敗退據諒山以北世相讐也萬曆初解和以諒山高平等
府州分莫氏世守為屬國明之末莫氏益弱諒山太原等
地皆失至

國朝定粵莫敬耀來歸未受爵而卒其子元清襲因授安南都

統使黎維禔亦來歸未受封而殞其子維禔立康熙三年

遣官 諭祭維禔五年遣官 冊封維禔安南國王二氏

安南使事記要

仍私相仇殺無虛日六年八月維禔遣人奔高平兵馬甚

盛元清欲納款其頭目阮公遠不聽強戰遂敗潰元清舊

與歸順下雷各土司有隙無援徑路亦絕乃望小鎮安走

不得入故奔皈朝皈朝則滇界也元清已幾見獲適得富

州土知州沈崑瑞廣南總兵王會游擊管千總事詹志寬

接應安置幸而保全男女老小不足三千口行李俱空七

年正月

平西親王以聞於

朝兩廣各衙門俱有 奏報蓋黎氏擅兵之罪自莫能遁而厲

鷗之逐無禮辱臣具有同心惟

皇上如天好生宸衷獨斷 命以 勅諭黎王令還地民講好

安生 命移元清于廣西南寧府安養等侯兵部擬以

勅遞送安南四月廿八日 特命應差衙門遴選才能知

大義善言語者往二十九日內三院以侍讀加一級臣仙

根兵部以主事加一級臣兆傑名上即奉

旨及傳諭云云五月初七日自具二疏十五日奉

安南使事紀要

二

旨及傳諭云云是日 賜正一品麒麟服 諭兵部傳上殿賜

食兵部以求雨齋戒請寬期十九日乃召入 賜坐食

親以 御前盤果頒賜詢卿貴出身及交南事宜二十日辭

朝二十一日行

緣係密本不敢詳述撮其大畧如此

安南使事紀要卷之一

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副使舟先後抵南寧府設

勅旨龍亭令安南都統使莫元清拜畢更公座引元清見叩頭

流涕云自奔竄失所蒙

朝廷高厚之恩兩大人辛苦遠來早職得見天日矣共諭云

皇上憫爾遠遁故特遣使臣來料黎氏自不敢抗違爾歸有日

爾且安心候候不必悲泣可將高平土地界址及失散家

口數目詳造印冊具呈地方官轉移本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一

院以便查取但爾

狼狽至此兵馬財物殺劫一空即使安南悔禍還爾故地

爾亦何以自立元清云若得兩大人宣布

恩威得還高平祖宗墳墓所在敢不勉力撐支以報

朝廷再造之德并為兩大人修建生祠使子孫感念不忘

二十九日共捐銀付宣化縣買米百石并緞紬靴襪猪羊

酒等件犒賞元清囑隨行人不得受元清酬勞銀

各十二兩俱運之

十二月初一日面商提督馬催元清造報印冊

初四日正使登舟先行

初五日副使亦行元清持黃金十兩獻且云更具十兩附送李大人副使正色斥俱還之

十二日進太平府聞交趾夫馬未齊文淵州彞官阮廷祿具文探來意且求寬限共議非前行近關恐其悠忽不經心也

十八日始從陸路行

十九日至思明府

二十二日移文提督仍催元清印冊又屢牌行新太營恭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二

將及龍憑守備刻期出關彞官連具文求展限謂馳報國王遣官及兵夫象馬至關迎接往返月餘恐失誤取罪于是駐節更歲矣查往例

欽使牌至太平左江道官卽行票關外責令速迎體統嚴肅此番道缺已裁太平府非其職掌而署思明同知者乃一府經歷防南關者僅一守備彞情多詐呼應不靈兩使臣自行催促非故事也不得已耳

康熙捌年正月初四日得邊報云交彞官兵已抵文淵州

初六日行宿受降城可六十里

初七日宿幕府營可四十里前抵南關密邇矣自廣西桂林陸路至南關止一千六七百里因山路荒險夫馬不便故從灘水下梧又從梧逆流上潯邕沂左江幾多轉七八百里

初八日至南關可二十餘里晨行大雨如注土人皆云從來出入開關必雨未有爽者亦可異也及近關則居然雨止風清矣正副使朝服站班文武各官恭送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三

勅書遣官祭關神土神伐鼓開關門彞官義領子同存澤侍郎裴廷員學士吳珪進謁

勅書既又文武官祭送正副使彞官亦手本拜迎皆如儀傳諭該國夫馬進關接替諭守備逐一查點隨行名數行李什物不許夾帶賣放等情仍集文武官面語云

朝廷遣兩使臣宣諭外彞已有定算

天威所布自是拱服萬一異域叵測稍有疑難兩使臣惟君命是視奉

命之日卽授命之日不可以二人之故疑阻牽制也守備羅仲高進云

天朝聲靈兩大人才望彼國必當聽受唯謹未升住此拱候佳音何至如大人所言遂行可十里許宿文淵州同存澤呈詩一首使人語云王事在身不暇私論詩文俟成事後商論可也

初九日抵諒山府可四十里有古城居民多在城外平原曠野山水環秀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四

初十日彙官懇留住一日以便前途收拾接應久乃許之仍取不敢虛悞甘結一紙連日風雨大寒

十一日重裘乃行抵安州可百里

十二日過鬼門關具祝文猪羊酒物祭馬伏波將軍舊例也宿屯廩可九十里

十三日抵茶山可七十里自屯廩至此漸入平地居民湊集披髮跣足奔馳懽笑而擁觀者日有增加正副使嘆曰何人滿若此交民卽吾民萬一事之不諧吾二人之疾矣

十四日抵昌江可五十里

十五日抵市橋可四十里

十六日抵安詳可四十里黎王遣番官濯郡公鄭謙延祿伯楊澹具羊酒果物迎至館量收其半賞銀捌兩仍以牛酒猪羊犒迎護兵丁

十七日抵交州臨賀館可三十里自南關至交州約四百八十里許惟諒山至鬼門關百里間山環林密絕無人烟澗溪九十餘渡餘俱平衍大道不濘不沙可以方軌聯轡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五

矣該國復呈牛酒諸餞止存果品一二餘俱璧其輔國政鄭德亦送禮量收數色仍發犒該國兵丁

十八日傳同存澤等諭令國王迎

勅開讀一切儀禮務遵會典毋褻曩官雖知爲莫氏事然故請密示來旨大意共諭云

朝廷有勅宣諭爾王開讀時自然通知爾等何得私請于是張示嚴誡各員役不許與番官通事居民私相勾引交易輕言妄動生事壞法犯者從重究治是夜雨甚大寒

十九日黎明雨雪交人驚異憶永樂時張國公輔等已平安南上特遣監生張禮祭衡岳之神求賜鴻麻潛消瘴癘俾降清凉使將士安寧百疾不作今之此行自出關來震風日應繼以霏雪真

皇上好生所感百神効福兩使臣不禁舉手加額喜淚交至矣王遣人候安請展開讀期益嚴諭促之

二十日暮番官來探

旨意云何且具稟帖約畧云奉國王旨曉因鄭輔國之母九十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六

五歲適于本月十四日卽世彼世効忠勤大有造于黎氏王聞喪哀痛今奉迎

勅諭儀仗鼓樂則報孝之情未安或于禮上少簡則敬尊之意未盡乞隨時酌宜許令重臣祇領齋回于禮雖有酌行恭敬之心則一等語于是作帖諭之

二十一日諭安南迎接官爾等遵國王旨曉轉詳呈來殊

爲駭異本

院奉

朝命間關萬餘里而抵爾國理應至卽開讀聽受唯謹不意二

四日傳諭再四今乃以輔國鄭氏喪爲辭且欲令重臣領責何其謬也夫

朝廷大命所至風行草偃國事尚爾暫抑私喪何得抗撓迎

勅開讀會典具有常儀從無陪臣私領之理今鄭氏之喪私喪

也所謂凡民有畏而匍匐救之者爲親而不尊者言也爾國

更有尊于黎王者乎以國王之尊而云盡孝敬于功臣之

母自古及今殆所罕聞爾王謂鄭家功德格天忠誠貫日

本院亦久悉矣然忠臣之於國也扶危定傾分所宜然卽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七

功愈大者心益小權愈重者禮益恭斷未肯以家庭之私

喪屈其主於苦塊之班者也爾國主果有報德之心但可

輟朝親臨厚賻槌崇封諡以寵慰存亡已耳至于卑而可

踰禮不中節則亦過矣爾輔政鄭旣爲忠臣必中大義若

因其私喪廢迎

旨大事開罪

朝廷恐於彼忠義之心有跼踖大不自安者矣況儀仗鼓吹在

黎王之府非鄭氏之宅何嫌何疑而欲隨時酌量令重臣

領賚耶本院部奉

旨面諭安南王豈諭安南王重臣耶夫臣雖重孰當王者意若

爾國卽有重臣可以當王然本院部未見黎王詎擅微命

隕越之機于是乎在而謂恭敬之心則一然乎否乎爾國

在九域之內淳秀好學者代不乏人而舉動議論疵謬如

此尚不可以聞于比鄰而乃肆言于上國開笑於將來乎

爾可轉啓爾王其速如例迎

旨切不可以非禮之辭再爲支延爾諸臣亦宜讀書明理引君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八

當道卽爾輔政鄭歷練已久亦未有不小心翼翼躬叩國

王抑情就禮者也其詳味毋忽仍而催番官毋得稽延

大命自干罪戾

二十二日同存澤等復具稟申說約畧云莫元清之祖莫

登庸狗彘其心敢行篡奪幸賴輔國先祖掃鋤僞莫收復

都城黎氏再造傳至輔國明勗國王蒙養造就有閱世親

親之義非他泛然功臣可比國王深感內外功德恪循禮

制乃是盛心又曩者范馬二位奉齋

勅諭捉拿楊二楊三亦係重臣祇領如儀今貴使雖非范馬委

差可比至于

君命則一貴使以聖人之學自任能廓大臣泰包之量使本國

沐其餘波等語時卽發諭帖云前諭以君臣之大義公私

之至理爾竟執迷不悟乃復狡飾多言本院部奉

勅面諭黎王卽有國憂亦當奪情暫止接

勅而後舉況他姓之私喪乎爾云曩者范馬二位公館交

勅何物范馬敢與本院部比論當時令爾國緝拿楊一楊三者乃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九

兵部承

旨發付督撫差員交

勅耳今日本院部則係

皇上臨軒特遣密承

天語

親賜寵宴命面諭黎王也發

勅與特簡原自不同遞交與面諭各有來歷本院部未見黎王卽

係悖

旨吾教你國以君臣之大義而爾國反開我以悖

旨之逆節又何以責夫他人之狗彘其心者至爾云閱世親親非他泛然功臣可比夫臣一也功即大猶然臣也豈有泛然不泛然之別耶若椒房外戚更涉嫌疑馬援之不列雲臺爾等所知非親而有功者乎總之

勅書在是稽延多日爾不即行祇承本

院部

豈敢委棄其速啓王

擇吉開讀母再爲延展支吾將已往之恭順一旦廢弛甚非策也思之思之特諭仍語通事云此來所爲事小抗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十

旨之罪大其

旨內事情在開讀後任爾商量停當雖多延數日亦自不妨只今不肯迎接便大不敬了若復如此本

院部

即當起馬入開

請

旨爾後雖欲求我開讀我亦不聽矣至輔國鄭亦爾國老臣其

母九十五歲亦自難得今其令終又遇本

院部

適至俟開讀

後本

院部

亦有致祭之義再勿疑阻使情禮俱廢關係不小

二十三日同存澤等又具稟畧云曩者吳程諸公奉

勅至開隨即抄白傳曉茲再冒瀆呈稟希望報知事理庶得啟

王迎接以免錯悞等語隨傳兵部差官魏家賢捧

勅官龍英州吏目趙光勗二人皆前此同來者細詢有無抄報

俱面質云并無此事明係支吾即發諭帖云

皇上純仁至聖視中外爲一體念爾國恭順已久故懷柔愈切

今遣兩使臣奉

勅宣諭蓋推誠布公愛養撫息至意並無他故何必猜疑據爾

等請示前來但本

院部

所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十一

密旨也原與前此吳程諸公

諭祭冊封發抄邸報者不同安敢先期布聞自干隕越其

旨內事情爾國貢臣有先歸者料必傳知大畧矣開讀之後自

見坦白

天心至本

院部

頗以忠敬自矢更體

皇上德意絕無欺謬不必再三遲疑望憶久羈

大命也特諭

二十四日癸官京兆尹陶公正翰林校討武維斷二人往

復稟亦無他說借口必要抄白不然難以開讀副使厲聲云大清律令凡近侍官以國家機密事情雖非軍情但漏洩于人者斬又會典云凡詔書至番國多係機密事情不得預洩此番

密旨自大學士大司馬而外各部院且不得知安敢抄示自罹重法隨取律典二書示之武維斷仍強爭執云總是

勅旨如何不得發抄正使笑且怒云

旨雖同密則不同密字且不知如何做校討爾陪臣驕蹇無禮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十三

拒逆

朝命不行啓報爾王悖理遁詞行當移王重治爾爾之所疑者

總因

勅書爲莫氏而來恐其中有不便于爾國故多方猜疑如此亦

甚愚矣設使

朝廷下一紙命爾國送某人頭來爾國敢惜此一頭而終不奉之乎今不以尺檄聲罪并不以師武臣力而令二文書生

來此乃

皇上好生同仁造福無疆并未有偏傷爾國之意爾豈可預逆其爲禍而先取抗慢之罰乎本_部指天誓日開心見誠雖不抄示已彰大意若有欺言後日何以見爾等爾等勿疑也

廿五日同存澤等又具稟云亦知爲莫元清事聞是爲本國好意但恐通事傳譯失寔乞書示果否等語隨批帖尾云傳示皆係面諭通事原未失寔有福無禍着速開讀

二十六日彙官始入稟容洒道習儀擇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十三

二十七日具稟期二十九日奉迎

詔開讀隨諭迎接開讀交拜皆照會典行因抄錄傳示該國

二十八日進稟舊習五拜禮諭云三跪九叩頭乃

本朝儀制爾國既爲大清臣安敢違越旋稟報云皆如諭

二十九日晨屏去刀劍及一切武執事捧

勅渡富良江天色明霽入交州州無城垣市肆斂閉途路乾潔各街巷遙望者面如山積維禧候立其府之南門傳令出迎郭門外停車立俟久之遣番臣代迎云郭內係民居去

府門尚遠副使持辭不少假正使云既係民居彼王步出我等亦須步入非體也于是乃入至其東門外往復催促堅不出繼遣官獻茶有誠勿飲者兩人笑而飲之召朝官胡士揚等諭之曰爾國受

天朝封爵自是國家臣子那有

詔書到不出迎之理兩使臣氣節所關豈肯辱

命首可斷足不可移今夜便當于此守宿明日再講不然將

勅奉回公館候議定更行迎接且爾王一舉步間在彼爲順天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十四

循理在兩使臣爲仗節守義兩善皆得何憚不爲爾等亦有名交南者可持會典往啓爾王毋自懼不遜也固爭力辨至未刻諸叟始屈維禧步至東門通事稟云隨行人尚帶一二小刀乞拔去許之卽付通事收帶又稟云隨行人稍遠退毋近王王懼不敢出又許之王乃出門外迎勅入王請爲前導曰然令行于

龍亭之左至殿中維禧拜稽不甚了了副使就教之維禧驚懼欲避狀左右捉刀者擁至正使笑曰何胆怯乃爾連叩頭

卽是矣徐捧

勅跪奉王王跪候宣讀諸臣以下皆跪往者宣讀例用該國人

此番則稟用漢人交人多詐究竟疑

勅中有傷害彼國字樣故不欲使土音彰揚也于是令吏目趙

光最宣讀訖仍拜稽如儀已而賓主東西立爨官請一拱

別諭云本

院奉

天子命來外國而爾王爾外國人得見本

院

皆非偶然何得淡

漠如路人耶當導會典對頭兩拜禮王已聽許行之復訛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十五

訓辦百端卒令成禮獻茶飲之于是招王近前語曰

皇上特恩遣二臣來無非爲王社稷生靈計細玩

勅書自見一時難得面悉我等且回公館王與諸臣斟酌停當

以報

命可也陪臣稟云今日勞倦且請休息容俟商確回報斷無不

遵

朝旨之理于是乃出王從西角門送至二門外別日已酉沉及

抵館漏下二鼓矣正副使對揖各稱謝相與有成

卷一終

安南使事紀要卷之二

二月初一日傳通事阮勸賢等至語云爾二人方進貢回來中國規模

朝廷福澤及我等來意爾自悉知矣爾聲音頗正此後可用心將我等所言細心明達并將

朝廷好意不時開導爾國更囑爾官前有所掠高平人等切不可

勅書有退還之說從新暗加殺害已後查對出來比前罪更大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爾當諄上言之此亦爾功名根基且爲子孫造福者也二人叩頭唯唯

初二日彙官來稟前日宣讀後國王勞頓極矣昨日倦睡未起今方下令諸耆臣先齋戒三日乃會議請寬期共論云此

朝廷特恩爾國安危至計正應仔細商酌務必妥確不可草率吾不迫爾也

初三日共商云前因彼國不卽開讀恐傷

國體故欲以致祭鄭德之母使之欣慰母梗大計雖非故事亦

權變也渠已令通事回稟云聞兩大人盛意何以克當卽此一言已感謝不盡矣如此正當示之以信又聞其居喪頗有草土禮于是爲文顯誇其哀孝而終勗其臣節云

初八日遣前站官及吏目往祭之文曰自予二人入交之日奉迎官卽以其輔國鄭母喪聞詢其年幾百歲矣按其行述則敬戒婦事相夫勗子累世忠勤恢張公室易危而安轉弱爲強又令奉貢天朝恪恭誠順上下安榮令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行化外至是享遐齡考終命不疾而逝嗚呼何其助也乃其子老矣苦塊杖起動遵禮度哀慕之忱彰于遠邇于是兩使臣聞而嘆之曰猗歟我

皇清聖天子出而日域月窟之隅燭龍火鼠之鄉悉登仁壽此其一徵矣乎夫國家之休祥每托根于門內而人世之疇福難畢萃于一身蓋有其德無其應者衆矣未必非時爲之也乃茲以有媽之芳淑鍾造物之靈長儼爲人瑞蔚作坤貞褒榮錫而有加令譽昭而無盡身觀

廓清之日志安忠孝之門庭即當白雲遠駕更值星使來臨
將播聲稱于上國更侈域外之美談何其遭際度越種上
若此乎固知令容雖邈遠訓聿垂方啓佑乎後人定世篤
乎忠盡自時厥後慎終如始順

天恭 命尊主庇民振一國之綱紀端庶僚之表率則子姓流
芳之年皆泉臺長笑之日也

初十日鄭樵以官銜帖謝內開土儀三百兩交絹二十疋
交布二十疋共商盡却則非情多收則失體每人收絹布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三

各一仍責易孝帖來彙目再四懇稟云不全收不敢回復
給諭帖云中國無受喪家禮物之理其所以受絹布二端
者爲孝帛故也餘物自應發還爾可將此情節歸復非本
部之不情也連日催覆俱云事關重大通國會議必需詳
慎請寬期

十三日申時黎王具東云欽蒙二位大人齋捧

勅諭到國已整備

龍亭迎詣 敬天臺焚香行禮捧讀訖深思所以復

命今因星駕言還謹歷敘國內先今事寔具在

奏本希望二位大人體悉此情通達上進庶本國得享願望之
忱而大人之功之義長在南國歌誦於永久矣等語當觀
奏章慶衍支飾絕無退還尺土一人之意旋對來官開諭一番
來官乞恩求收

奏本論云爾國如此愚傲殆非一言能盡爾收回俟作書曉爾
王可也因共商兩人各作一篇各陳所見庶無遺漏使不
得再有推托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一

四

十五日卯時發書

欽命安南正使內院正一品李 謹致書於

安南國王黎殿下自二十九日開讀

勅書以後面囑王君臣斟酌停當以報

聖天子撫綏至意時廷臣白自當如

旨故本院退居公館靜聽十餘日誠以事干貴國安危至計未
可草率故不行催促今十四日矣意貴國必有深謀遠慮
之人爲經國長久之計上順

朝命下安生靈釋已往之怨尤享昇平於無窮不意一接來東便展

奏章反覆縱觀俱屬淺謬時即面呼通事畧述理體及利害禍福之端而通事不能詳達來官更未信服是使

皇上生全之德不見暢於南服而執事者狃一時之愚見悞一國之大事甚可惜也總之

皇上生全之德

勅書中已自詳備執事不行慎思恪遵豈所謂大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五

王言未易詮曉乎則不得不明疏其說兼指廷臣悞國之機以俟賢達之自悟也自安南軌行構難元清竄入滇邊藩臣已有敵愾之心廷議欲彰無將之義

皇上念

上帝好生交民亦卽吾民不以元清之故而忘貴國數年之恭

順於是排去衆論

特發深仁不究已往之專擅獨令發還地方人民各安境土此所謂

天地覆載之恩安南無疆之福也夫

皇上豈不知貴國用兵之意與主政之人果真為復九世之仇哉其所以不深求而止令使臣宣諭者正所以愛安南之甚不欲以高平之僻壤而害安南之全局也乃執事不能揣時度勢順

天恭

命但云元清之祖有篡弑之罪春秋大復讐之說亦嘗取公羊

而細讀之乎夫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則私自復讐豈可也不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六

然則推刃尋仇大亂之道王法所必禁矣王試思當今何時謂之無明王無方伯可乎是言一出邀罪不小此廷臣之不善讀書而誤王之國事一也又謂高平原係安南地方本院豈不知之但當前朝莫氏強盛之日今先祖不能自制亦求救于上國欲莫氏之退居諒山高平而不可得也卒仗上國之威靈安置莫氏於高平時貴國方且慶幸之不服而又何暇於復讐哉倘自是之後明季多事之日取其亂而悔其亡夫亦誰得而非之今當

朝廷更加寵錫而貴國反行襲取則是非取莫氏之地而卽取朝廷之地非逐竄居之薛而卽逐

朝廷之人矣此廷臣之不善審時而誤王之國事二也又王前

致書金撫院及今回

奏皆以莫元清舊與光澤王黃應麟等血誓諸惡以爲

天朝必且痛之恨之定甘心之此更可笑也夫帝王之心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蕩匕平匕不念舊惡豈如是之屑匕不忘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七

人過耶且無論元清若光澤而在俛首歸誠卽賜殊恩大

王小侯俱未可量又况脅從之人哉而必欲以已往之作

過爲當今之罪案則亦不知我

皇上寬大之旨矣且貴國旣謂復九世之仇而又津津以彼誓

書爲言豈又爲

本朝報復哉此廷臣之不善觀變而誤王之國事三也又貴國

既逐元清金撫院准兵部咨曉諭貴國爾時具有甘結一

紙云黎歟胡士楊阮廷祿等六道撤兵如有虛妄卽歟等

甘任其罪今之同

奏則云已差員目戍守高平若前已撤兵而今復戍守則是前恭而後倨罪不可言也若名爲撤兵而原未撤兵則是捏無而爲有罪更不可言也夫小國之事大國者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稚子弄影不知反爲影所弄此廷臣之不善慮患而誤王之國事四也又本院面諭以目下從違卽爲禍福之端來官則云本國恭順未嘗失節

天朝斷不加以無名之罪殊不知元清既受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8

勅印卽爲

天朝之臣子天下有恭順於

天朝而復逐其臣子尚可謂之恭順乎且所謂進貢者豈貪貴
國之財物謂足以益太倉之一粟乎不過恭敬幣帛以明
不敢生事邊疆耳今以進貢之故而謂可加兵高平將一
年一貢而便可加兵內地矣是以進貢之名而長作惡之
寔也此廷臣之不善推理而誤王之國事五也大抵貴國
當明季衰弱之餘稍自振拔爲變夷長便自以爲并中之

天所見極大故置一切利害不足關心不知從古家國之事皆自不關心壞之詩曰天之方蹶毋然泄泄吾觀廷臣嘻笑自如無一人任國事建高議而銷未萌者此殆近於泄泄矣夫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貴國能敵中原一省乎人物器械能敵遼左西北之萬一乎夫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采人臣事君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也

皇上好生如此而不見孚於貴國此乃猛虎鷹鷂奮怒之時矣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九

甚可畏也夫弭患於已患之日則難爲功除病於未病之日則易爲力本院體

皇上深仁而相爲曲突徙薪之計乃爾廷臣身爲柱石反有燕雀處堂之娛此廷臣之不善度德而誤王之國事六也且貴國不但不還高平并欲處治元清此又昧昧無知者之見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況有天下者爲天下之主乎鳥獸急而投人因而殺之者不祥今元清見逐乞憐於朝朝廷不惜數萬金粟養之南寧以俟貴國之悔禍而貴國倨

傲若此王亦曾設身爲

朝廷區處乎將割內地之數縣以封元清乎則是失之於安南而取償於中國也我中國無代安南賠地之理將縛繫充清并其家屬以昇貴國乎則是逃生於中國而寔速死於中國也我中國豈有代安南捕逃之法今一則曰舊讐再則曰逆孽以爲

朝廷必所同惡不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自堯舜三代以迄於

今日往往以子孫之不肖而貶辱其先人者有之斷未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十

追祖宗之惡而殄滅其後裔者也

本朝止知元清爲受

封之都統不知其他若使貴國非素恭順則問罪之師朝發夕至矣又何暇從容令二使臣鼓舌耶而貴國絕不計反此廷臣之不善遠慮而誤王之國事七也王之諸臣得毋謂得一尺王之尺得一寸王之寸况高平故地何所顧忌不知似是而非者誤人不小故有國有家者以宗社爲重或去短而就長以生靈爲急或忍小而就大蓋聞虎者猛

獸也一旦路機而繫其蹠則不憚震蕩跳哮決蹠而去夫虎豈不自愛其蹠哉誠以一蹠之故而遺全身之害非策也雖決蹠所全者大矣高平之於安南未必如蹠之切也今雖無高平安南之完美自在也以高平之微而增安南之憂何智之不若虎哉秦人有爲械以釣猴猴者刮本爲廂竅其端可容臂內寔羗桃投山林中猴猴競探之旣握桃則不得復出及人已至叫躍驚懼無所不至而手不釋桃以故不得脫昂首受繫者不失一焉今高平者械中之

桃探而不忍釋將有受繫之虞矣夫以貴國林總之人而效猴猴探桃之計豈不羞哉此廷臣之不善趨避而悞王之國事者八也且夫謀國之道事上交鄰剛柔互用屈伸無窮故老氏有知足不辱之訓大易若亢龍有悔之文王之於莫氏旣奪七源於往日又殘高平於去年使元清跳身遠遁家屬銷亡掘掠財寶罄聚老幼此亦可謂剛之極而伸之至矣於斯時也無俟

朝廷之大命卽廣西巡撫或左江鎮道遣一介之使爲元清游

說貴國亦當緣情而動適可而止自不宜以無益之高平而傷上國之歡心而況

皇皇聖恩加以侍從親行舌敝而執事若不聞穎禿而執事若不見夫兵凶器也信而順守國之寶也陳氏以日攻占城而禍起簫牆黎季犁以詐殺天平而父子受戮貴國之所知也今王始不請

旨分解而專擅之於前繼則虛言撤兵而寔朦朧於中今又弁

髦

王章文飾狡辨而悖慢之於後所謂知剛而不知柔能伸而不能屈不解知足之義必有亢龍之悔矣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善後之策哉此廷臣之不善權宜而誤王之國事者九也意者王之諸臣止見數十年間國內小康以爲天下無難之者且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收其民不足以爲聚集其財不足以爲富而永樂宣德之時勞師屢攻曠日持久卒之取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久以此放心縱意謂天兵之必不過而問也不知永樂原無

取安南之心黎季犛自爲尋死之道及其罪人斯得本欲
挈安南而還之陳氏無如陳氏滅無遺種不得已而夷爲
郡縣又其時永樂之所深謀遠算者在西北而不在東南
以故鎮守措置一切草草其不能久守無足怪也若便以
爲文趾自一都會終不可得而臣使則亦過矣彼自秦以
迄漢迄唐七百年間何嘗不郡縣與內地等哉夫

朝廷之不輕加兵於安南者

帝王之度也執事輒以爲無加兵之日而肆其虛誕則悖逆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十三

之節矣夫至於悖逆則

帝王之度亦安能容哉此又廷臣之不善知彼知己而誤王
之國事者十也凡此十者固庸人之所易解中人以上者
之所深信而廷臣不悟以悞王國故本院不得不縷縷言
之本院受

命之日請

旨而後行王不遵

旨於本院何辱焉所惜者數百年之宗社數百萬之生靈千餘

里之幅幘而無一深謀遠慮之人爲經國長久之計辭福
而取禍避利而就害小不忍而亂大謀愚者之所不爲也
今本院留公館一日則貴國尚有一日之轉旋高平久爲
烏有高平之人民本屬于虛損貴國之所本無順

天子之所欲得去悖逆之口寔收忠順之後効有福無禍有利
無害廷臣亦何憚而必不爲哉王其慎思詳味遵奉

勅旨苟顧目前後悔何及矣立竢立竢

欽命安南副使兵部正一品楊 謹致書於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十四

安南國王黎殿下捧

詔入國宣讀十有四日矣意

聖恩廣大

勅諭溫厚和平原爲貴國主臣留有餘之地俾善自悔悟感激

不卽加誅之

大恩仰遵

鈞旨將高平土地人民退還元清具本復

命無疑也詎貴國全無老成碩畫深謀遠慮之人仍襲東復粵

撫之前說支吾避節狃目前之愚見踴悖

旨之逆節有不勝大爲駭異者大抵王以蚤年御國鄭輔政又

愴然在苦塊哀痛之際諸議事臣盲昧無知不體

皇上包容之聖恩不凜外藩臣順之大義不度爾安南宗社生

靈之利害存亡造次以處而執迷不返其悞國毒民莫有

甚焉者矣請得爲王痛切言之王與元清世讐力圖報復

皇上悉之熟矣

勅諭剴切詳明矣而又嘒嘒復爲藉口堅引齊紀爲証不知九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五

世報仇之說在胡文定已聞公羊之妄而公羊亦曰上有

明王則襄公不得復私仇矣今

天子聖神仁武可謂上無明王乎一言之失鉄鉞隨之况敵怨

不在後嗣柯之盟春秋善之僖成取濟汶之田春秋著其

擅兵爭奪之罪曰苟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雖取故地與

奪人之有無以異比類以觀抑何讀經不求正解而偏執

謬說以構禍也夫莫氏爲王臣子高平爲王上地此自嘉

靖十九年以前言也迄今據高平各守其土各長其民後

王之不得臣莫氏百有年所矣必執泥往事則自古迄今

王安南者豈獨王一姓乎王之先祖不常爲陳日燧之臣

乎遞取而還其主王將何以自解免也且王之先不常破

占城國都擄其王茶全乎不常侵並老撾之地乎惟仰借

天朝成勢故奄有屬國耳儻相習尋仇環起而報九世之仇者

不旋踵而至王又何以自解免也他如謂隱匿黃麻麟揚

祥罪過此皆已往成事

聖朝厚自寬大使楊黃尚在革心嚮化方且赦其罪而爵之寧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六

區區舊惡之是念乎

本朝定鼎元清歸命投誠居王之先則高平土地

朝廷之地也高平人民

朝廷之民也元清封爲都統又

朝廷守土之臣也王遣兵吞

朝廷之土地戕

朝廷之人民逐

朝廷封爵之貢臣以春秋大義律之無地能爲王主臣寬者故

守邊藩王將軍提督一則請

旨發兵再則請

旨發兵而在廷會議咸曰問罪咸曰興師惟

皇上寬仁大德念王臣貢已久不忍加兵

宸衷獨斷特簡兩使臣附耳密囑奉

命宣諭期於委婉得達

上情不啻王諸臣驚驚無禮悖

旨不遵則亦大負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七

聖天子仁愛之盛心矣以此上聞

皇上自赫然震怒罪王之不仰體

聖意而在廷諸大臣又樂得遂其用武之初議使臣朝以入而

征討之令々以下安南之禍有噬臍莫及者矣或者

大清兵力之強盛王未之知而安南承平日久生齒漸繁而用

兵毒害之禍王未之計也夫平西親王兵不下六十餘萬

定南將軍兵不下二十餘萬平南王兵不下三十餘萬各

督提鎮將之兵不在數內俱皆一以當十十以當百連年

海氛靖盡矣水西滇黔諸土苗不軌者蕩平掃除改土設

流矣西山殲滅無遺焉斯肉袒赴罪何堅不摧何敵不克

王獨未之聞乎諸藩將督提提百萬之師居無事之地處

不試之日惟安南界在肘腋間尚且無警可乘欲上爲

朝廷立開疆闢土之功下爲士卒効奮臂一當之勇今王始焉

不請

命而構兵既焉具結撤兵而猶加戍守終焉奉

旨和解而尚悖逆不遵負大不韙之罪攫莫可敵之鋒強弓悍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八

馬健將驍卒三省同勒九道並進吾見安南一塊土終無

噍類耳貪高平久已棄捐之尺地而壞安南全盛之社稷

生民彼誤國諸臣之肉其堪食乎且元清竄居南寧金錢

糧糈費

朝廷幾六七萬矣

朝廷何私何利于元清而必欲納之耶總之諸侯失國托於諸

侯禮也納之正也况

天子爲天下之主而奉貢歸服之臣寧失乞哀而曾不一爲之

托命乎若謂王亦貢臣元清又係仇逆

朝廷必無加誅之事疑本部皆虛張夸大之言試思

朝廷已居元清內地又遣使臣宣諭和好王與諸臣竟傲慢不

顧驕蹇不奉法

朝廷其可漠焉已乎且終置元清於何地乎文德不喻而誓旅

興師不待智者而決之矣今王惟將高平地方界址及據

掠投順員目人民細造簡明文冊一簿付本部存掌王另

差的當官員前至高平俟本部入國一面具疏題報一面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九

押送元清赴高平交割明白以結王今日遵

旨之案狀彼本部歸

朝奏王復

命本章達王恭順美節

皇上自天顏喜動嘉王之順

天恭命而樂

睿裁之有感必孚自此以往格外

天恩更有未可涯量者若終悖戾違抗本部奉

命之日曾經請

旨茲惟拂衣而去既不能婉諭

上意歸

朝之日謝過不遑安敢代悖

旨者之妄爲狡辨也惟痛心疾首於交南之荼毒滅絕而已矣

區區之心寔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意爲王宗社久遠之謀生靈保全之計幸王

熟察而行之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十

十六日共商黎氏擁虛名事皆決於輔國今據有母憂若

不與聞國事者朕我等正當專書諭之使之不得借口卸

罪捧

諭南來正值仁存大故未得謀面深用歉狀其

詔書中事本擬責國王與諸廷臣自有深議遠慮仰體

聖恩恪遵

天語也故雖稽延多日未便以達仁存之耳乃諸議事者執固

舛謬以元清仇逆爲辭欲肆報復輒敢悖

旨自蹈不測豈仁孝在哀痛迫切之時而彼亦不爲之與聞耶

本院本部昨已致書貴國王矣顛末不必贅瀆但思貴國王早

年踐位未專裁決而交南危而復安衰而復盛者皆仁孝祖父子孫累世忠勤之力今者順逆從違之際卽禍福存亡之所倚伏非仁孝忍一日之情深百年之計吾恐議事諸臣淺見寡識未有不敗乃事而誤國毒民者也夫貴國

事無巨細

皇上悉知之卽仁孝匡翊幼主輔國任事握大權決大謀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三

皇上亦悉知之數年貢職克勤恪終臣節豈非仁孝所贊理耶

獨至此番悖

旨關係不細一觸

天怒定以爲黎王未經主事而又不不知爲議事諸臣合謀之悞徑歸罪於當國老臣之一身池魚林木之喻在仁孝更當爲幾先之慮矣若彼時力以居喪守制爲辨微論晚不及事卽兩使臣今日不直詞以通知仁孝不幾亦有不詳愼之咎乎故諄切爲仁孝言之仁孝其上念黎王社稷禋祀

及令先祖恢復忠功旣宜保世滋大中念貴宗爲安南望

族亦宜自保身名下念數百萬生靈性命更宜保全休養

稍寬哀忱出謀國是力勸貴國王遵奉

勅旨以迓

朝廷懽心本院歸

朝之日以是上聞

皇上自深嘉仁孝之忠順此正銷患於未萌釀福於無盡移孝

作忠卽大君九泉之靈亦且大慰而仁孝並免事後之累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二

三

矣萬惟留意是禱

十七日鄭捷且復內稱國王春秋漸長啓沃已素機務靡

不周知至逆孽莫元清事國王寔所傷痛大抵皆脫卸自

身之語而來目則稟復云承兩大人吩咐便當自行啓王

議妥回報

安南使事紀要卷之三

十八日黎王遣同存澤及諸宦寺等詣館稟復正副使正言曲說多方譬曉大抵渠所辨論皆前二書中已剖明者該國于文法委曲不甚通悉故復強言執滯因更隨問解釋幾于竟日茲不贅畧述其餘據稟云莫氏本國臣子高平本國土地元清之祖忍心篡逆累世通誅元清又生事加害今逃入內地反說許多言語傷誣本國

朝廷偏聽他話來取地方恐是不知此中情由諭云爾安南歷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一

代事情中國皆有書籍近來二家構難兩廣雲南俱有奏本

皇上那一些不知道但爾與莫氏既屢次講和則嘉靖年間舊話就不必提起且元清投誠受封便是

朝廷臣子說不得是你的人憑你處治卽你王受了

冊封連安南國亦是

朝廷土地設或有人來侵奪

朝廷定當問罪此法禁所當然何獨高平置之不言我元不曾

說莫氏是甚好人只爾國之錯在不先

上本訴明緣故靜聽處分徑將元清趕出地方占據

朝廷不究你專擅之罪已經勾了如何謂之偏聽譬如有人在

我門下原要借我照庇今被別人無故打搶衣帽俱失我

不究他罷了至于衣帽必須賠還若說元清言語傷誣假

黎逆鄭之說原自可惡然俗語云相打沒好手相罵沒好

口又何足計較稟云莫氏歷世仇讐今方雪憾若又放他

還國王深恥無面目復對鄰國諭云爾之報復莫氏可謂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二

極矣今奉

勅旨爲爾解和爾正須將

勅旨頒示諸國云若不是

天朝勸諭我斷不令元清來歸此何等光顯如何反謂之可耻

稟云元清與我水火一般見不得面豈可復做一塊諭云

爾知黎莫如水火抑知天地間有水不可少火有火不可

少水乎以此知有黎斷不可少莫矣這水火二者天地少

一件不成世界人身少一件不得生活相近則相用相背

則爲害如使元清長在遠地越是你心腹之患要做一塊方可放心稟云元清素行苛虐民不歸心本國取高平免了差徭百姓方雖湯火今若還他百姓又要受罪究竟逃亡無益論云爾國與兵深入元清遠竄彼民怕死自是降爾若高平退還彼豈無故主之恩元清喪敗若此亦何能更虐百姓難道你到要元清行仁義收人心效勾踐之興復反爲利于爾國乎稟云一國無兩王之理當日莫敬恭原服屬本國故得兩全至元清抗拒受害多端前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三

冊封勅書命國王奄有屬國元清不遵

勅旨是兩王了諭云你既有這一段議論何故不于前歲請旨處分乃擅自動兵是有理事反做得無理譬如你阮通事是胡士楊的人忽然逃去投入王府一旦士楊于王府見你還是就處治的是還是要啟奏王聽王吩咐的是若不啟王徑行處治王必發怒且不究通事叛主之罪必先究士楊專擅之罪矣今日這話非使臣所得與聞也稟云承劄示諸王大臣將軍提督將欲與師國王見之痛楚何罪遂

致兵誅諭云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兩使臣上奉

朝廷下爲爾國社稷生靈計勢之所極寧忍隱默不爲盡言爾國與中國不等小罪或可寬赦大罪惟加征討爾國本已擅逐命臣儻更抗違

朝命體統安在不能屈一安南何以昭示萬國勢必至于用兵只消演雲兩廣十抽一二朝令夕至爾國蠶粉矣萬一

皇上寬大不較爾過或亦有之但思元清究竟作何處置將殺之耶將逐之耶將長畜之南寧耶非高平則無頓放處不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四

還高平斷無姑止之理譬如你欲怒責一人有翁茶過而爲之討饒你不但不饒還要怒責不休彼翁茶肯遂隱忍已乎朋友尚有情誼何況君臣之際爾等試思之羣蠻語塞而退云當回啓國王再報

二十日黎王各復書一封撫拾蕪謬強爲條對并無退還之意豈其辭窮難于措對耶惟另具公書一封畧云二大人於

勅書旨意之外更加言之曲盡本國于此思所以遵

君命重使臣安元清之一策仰乞鈞旨許本國甘結領取元清

及其家屬回還擇使地處之錫之土田待以恩祿使彼安

生保其宗社彼之族屬亦蒙安養以昭

聖上生成之大德等語共商彙情已有機芽應以溫諭答之云

捧讀來東原其所以致武于高平之故及思所以遵

君命重使臣安元清之策未嘗不嘆王之恭敬仁愛初非有輕

忽

朝旨之意而必欲殄莫氏之遺之心也但本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部

貴國何然而嘵嘵不置必欲盡言而巳耶誠以

勅書原令退還高平土地人民今雖擇地安插王已不失爲

盛德而於

旨意則難於回復此所謂心已至而策未盡善也且高平原係

山僻小府不足介意今若不還徒使

廟堂之上邊圉之吏疑王之必欲得高平者不知何故則亦甚

不便也况元清之祖昔爲貴國所擒更無傍人爲之周旋

解勸爾時貴國尚且恕其罪還其土寬容之恩傳于口碑

今元清內竄而動

皇上之慈憫王誠一奉

恩諭卽行恪遵則逐之非無故而釋之亦有名在元清苟延

殘喘得回故土亦出萬幸安敢復快私忿仇惡人民而此

後之安生釋怨共享昇平固無俟王之過慮卽

朝廷亦未有不爲善後兩全之計者矣區區肝膈之言寔凜爲

人謀而不忠之訓兩回書殊失本旨姑不置論王其高舉

遠覽出於尋常識度之外一言而決徑將高平退還悉如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六

來東具結領元清家屬及宗族手下回還安養則恭敬之

心上聞而仁愛之德下播幸甚幸甚胡士揚等請先看書

旨許之既看則又請見強爭于是以諭帖中語面諭一番

稟云高平險陋不足安生叫他回去反不是

皇帝愛他好意故欲別以善地處之諭云

朝廷只要高平諭旨已定山岳難移爾國另安元清謂爲遵

旨其寔悖

旨如何復

命試問爾王有令爾朝官敢逆之乎又如你主人發銀錢付你

買一疋綿布你却買一疋麻布回來縱添了銀錢買得便宜主人終是不喜高平莫說險阻就是刀山油鼎也憑他到那裏自死自活若別處善地就是極樂世界非

朝廷旨意便把你黎都讓他他也不敢受我也不敢回稟云元

清歸日暴虐百姓百姓必來赴告本國加兵恐見責于

朝廷不加兵又可憐百姓受他陷害不如處之內地爲善諭云

這話使不得他害百姓百姓叛他也只看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七

朝廷如何處分你莫想今日要許他就立一個滅他的地步當

初黎季犁詐殺了陳天平後來國亡族滅不是兒戲的胡

士揚等語殊做大意云回本寫得痛切淋漓

朝廷見之必且感動聽允甚可笑也既又云國王無二議副使

怒曰悞安南者士揚也宜先細打然後請

旨正法爲安南除此老賊正使云本

阮

復爾王書爾自應齋回

啓王何得預先執拘無禮爾拿得定爾國王畢竟無二議

乎既如此我的回書也不發了于是諸臺官固請復書而

後出

二十二日黎王復書至果如胡士揚等語仍將前本付求帶進并求帶莫元清與光澤王誓書卽嚴飭通事速備夫馬于是陞堂公座發牌註于二十四日啓行付同存澤存澤等懼不敢違過江啓王

二十四日兩日間正副使極怒潘兼全胡士揚全等求見不許命取其頭來全等急欲見而不得入乃托前站官傳一稟帖云適來奉聞深責等詞鬱于懷有所未伸且議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八

論往來求其至當而後行語言之間何足介意惟望二位

大人于紫電清霜之下有春風和氣之溫待以和平假以

辭色用中參斷擇可施行傳囑全等得以回啓國王付下

若臣會議事底于行上可以廣

天皇帝生成之大德本國得以蒙惠澤元清不失爲安其生則

二位大人之功之德所及者廣矣對前站官裂之曰是老

賊欲來市功耶偏不許同存澤稟見不允再四懇請而後

許見稟云

朝廷恩典二天使遠來本國已無不遵奉今又不收覆本便發

牌行我焉能担得起諭云本

院部祇知

上諭不敢違豈是與莫元清有親有故得他賄賂想他謝禮就

是做人情我豈不願結識爾王如何反去奉承元清只是

復不得

命你便堆金如山來買我刀鋸鼎鑊來駭我叫我帶這本與其

受

朝廷典刑不如聽爾國分張若給我夫馬我便入關如不給我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九

夫馬我亦隨你殺之亦可留之亦可放在海邊去如蘇武

十九年亦無不可稟云小國何敢如此只是要留二大人

議得停當方可起身諭云停當不停當我只知道還高平

土地人民七字無有別說稟云高平累代叛逆本國費了

多少錢糧傷了多少性命再取不得今日他衆叛親離本

國不勞成功亦是

天意該亡他今若還他高平是違天意了諭云

天何言哉天說欲亡元清你曾聽見否有何憑據到是

皇上乃天之子也天之子殺你還高平確有憑據天子之意如

此則天意可知矣存澤等無語但云更須啓王不敢擅自

遣牌交人屢次懇稟本國有三大王祠往例

欽使都有致祭乞發價以便行事傳諭云爾國淫祠吾亦不較

但歷受爾國血食自當陰行護祐今爾國抗拒若此將來

受禍不小我等十分悲憫極力救援不來彼神不一相助

尚有何面目復受我祭耶必不得已直待彼神默牖爾國

格心向化遵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十

勅旨之後我自不惜小費卽神亦受之無媿矣

二十五日黎王具復內稱祖宗土地今已收復更以與他

何耻如之所以不忍還者職此之故茲請于高平府石林

一州安置等語于是具書覆之本

院部

延住公館盡四十日

疲費心力杳無成效言念

皇命坐臥靡寧故于二十二日遣牌入關擇于二十四日起馬

回

朝不意貴國多方齟齬留牌不發夫馬不給更將不情之語日

來相強今又過期矣意王定有超卓之見翻然改悟信納
區區之言以成無咎之譽及展來翰乃僅以石林一州安
養元清至于高平全土未便舉還此殆貴國朝臣盡心極
慮誑縻

天朝之術與前此擇地安插之計一而已矣毋乃太相欺乎本

院奉

命而來祇知有退還高平土地人民之

旨不知其他若高平尺地不退一民不返均謂之情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十一

旨無論貴國難於措詞即本

院

陛見何以置對出使無和解之功而復

命先受悖旨之罰可乎不可乎且王謂既收復而更以與他何

耻如之夫國家之可耻者爲其見棄於上國之可耻也爲

其凌虐乎隣小之可耻也爲其失計於目前而遺患於事

後貪戀於微芒而顛蹶於重遠之可耻也未聞奉

天子之命釋困弱之夫廣能容之德意歛無窮之福祉反爲可

耻也總之

勅書已定非我等所能增減且奉

命後曾經請

旨裁示尤不敢別生意解爲今之計止有二端還則俱還此中

無容擬議不還則竟不還本

院

豈能相強若多一番轉折

在使臣不過多一番議論而貴國多一番支吾即多一番

抗拒故奉

命而不周與不奉同不若全而奉之之爲得也且奉之於議論

反覆之後又不若奉之於爽慨獨斷之先之爲盡善也王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三

誠毅狀許可一言決策使

朝廷知王奉

命之周且如是其速也其恩被寧有涯哉稽延多日夙夜難安

佇候回音以便啓行幸諒幸諒仍面諭叟官云

天朝不是與你做交易如何添一斤剝一兩你要做情就要做

得爽快譬如邀人飲宴正當時候杯酒碗肉喫得快活如

或只管坐只管催直待日夕人倦就是殺猪宰羊人也不

感激了前日你國進貢

朝廷格外優禮原是留一情在你面上你亦當酌報纔是乃反意

朝廷愛我必不害我這等作難真是蠻子不宜好幸而莫元清還是忠寔人若是好巧的將

勅印藏了云是你國捨去今日

朝廷來取你將何以應之你而今不要說還了高平便是輸了

這盤棋子莫元清喪敗若此他卽回來善守不善守尚未

可卜今日勸你且還他一個車諒也不是對手如何這樣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三

執着已又呼通事進前諭云我們成功亦無甚大賞不成功亦無甚大罪好友與我有甚相干到爲爾國謀治安之策故如此絮絮叨叨假如別個只要了他事不顧你的利害生死你旣強他帶本他便帶去及進關時對你等焚毀只將你不遵

旨奏聞你其如之何只是觸

朝廷之怒發兵掃蕩可憐你國了我二人怎害得這天理你可

細細回去說知通事俱變色相視而去

二十七日黎王東復以高平府上琅下琅廣淵三州安置

元清其石林一州仍屬本國等語正副使看畢亦笑亦怒而又笑不得怒不得笑則恐其示喜於交人怒則恐阻漸化之志也不意蠻人之能令人動心忍性如此前在南寧時命元清造報地方人民印冊轉移前來以便查取迄今杳無影響止據

勅書中退還高平語而高平所屬亦復茫然因密自采訪始知

止此四州然猶未知果否故爲惘疑恐喝使蠻人自吐時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四

胡士楊復求見許之諭云你王退還三州我不管你三州五州只是高平所屬地方你少他一尺一寸不得奉

旨來會勘這前件可以便宜行事則緣情增損亦自不妨今

旨意如此誰敢以功名性命代爾王任罪耶士楊猶未帖服正

使云少一點地方卽難復

命究竟與全不退還是一樣的就是沐猴也當醒了何爾國之愚也楊等始陳國王有後命自是退還高平四州地但只

慮元清歸後仗

天朝勢更來尋害耳於是作書答之

奉讀華翰并聆來官傳致王意知王所以委曲遵

旨經國遠謀固不在乎區區尺寸之土與篋望之民所慮者元

清妄言生事恐歸家後舊病復作耳本

院奉

命之日已將此事滿盤打算深悉

皇上好生德意定有內外邊疆久遠之圖斷不令元清更生釁

端自爲禍始今本

院

回邕亦必宣布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十五

皇恩俾之貼然守分并將貴國容忍至情諄諭元清彼安能漠

不聽耶至於回

奏本稿及交割人民並事後行止次第已對來官商確不必更

生疑慮也敬復仍諭云原擄掠人民現在高平者聽元清

歸日管理至在交州者須一一查出付本

院

驗明發回稟

云前亦擄有幾人當行放還此地並無一人諭云爾安南

國不是少人所在留他幾人不中用至于莫元清親戚越

是不穩便放他回去父母妻子團圓一處亦是恩德况又

奉過

聖旨已後查出一人來亦是不好稟云本國不敢欺天使是寔

無一人若查出來認罪就是了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三

去

安南使事紀要卷之四

三月初二日潘兼全等齋本披閱劉襲舊說反復支蔓歷叙鄭氏勤勞世績而退還土地人民絕未說明正使大怒當卽擲還改正乃語副使傳指覆本格式甚悉全等愚執不解但云已寓意于遵

旨二字中傳諭云寓意二字可以對賜

天子乎乃批其東尾云細閱來東滿口蠻涎次序顛倒本

院何部

以復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一

命今命爾改正爾復多方抗違真可謂不畏三尺者矣可速將

高平地方界至及人民遣留並行文撤回戍兵亟諭高平

頭目靜聽元清安插管理等事詳悉寫明

初三日早起共商此事已成只復本關係

國體其中無謬甚多萬一蠻人終迷不悟無當

聖心則前功盡隳若得刪芟二三稍不碍眼亦足矣然非致意

于鄭檄未易破全等奸頑也大抵彼國以能抗言爭勝者

爲功而又遣左右密人隨叅官出入監督故叅官不顧義

禮是非憑臆強言或時嘻笑以示無恐蓋亦欲使左右人

報聞于國王輔政以爲克盡其職每有詞窮理屈未嘗不

自知其非而寔不能自己者于是作書諭鄭檄云昨按覆

疏展閱竟與初次本章無甚改異當以愚忱草示大畧命

朝官潘兼全胡士楊抄錄呈閱再爲增減而二人堅執不

肯抵夜本

院部

細思王及仁孝已慨然將高平土地人民遭

旨退還矣復

命本章何難婉辭恭順而必欲如是嘵嘵齟齬耶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二

旨退還高平土地而疏中無退還土地字樣奉

旨退還高平人民而疏中無退還人民字樣此以之欺三尺童

子猶且不可況以之欺

天子愚弄

天朝之使臣乎胡士揚曰已寓意遵

旨二字中夫臣子之於

君父顯白表暴猶慮精誠之不足以上達而謂寓意云然無將

之義二心之懷可不慎與卽仁孝輔翼忠勤

中朝與貴國誰人不知而疏中反覆勸襲累說數次在貴國
言之謂黎王表仁孝之功忠而自

朝廷視之則爲執筆者之媚權臣是名爲揚仁孝之美而寔以

誤仁孝之名此于仁孝尤大不便故本

院

部昨改數語大意

包括已盡而胡士楊皆付之不見不聞只欲強將原本寫

來夫高平土地人民既退還本之善與不善何關本

院

詞意支吾隔閣瑣細嘵叨本

院

見之猶廢然疑况上陳

御覽寧有懽然色喜者乎是則以諸臣悖謬之庸辭掩王與仁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三

孝恪遵之美意本

院

從何婉達王與仁孝恭順之節時保

之誠耶大抵胡士楊潘兼全二人欲於貴國中恃材見長

弄技倆侮文法不顧國之大事後來濟與不濟耳貴國素

稱淳秀好學豈無老成典型仁孝可啓知黎王務婉辭將

意其退還高平土地人民八字須照前論士楊札中一一

敷叙明白勿聽譏匿之口致失相關之意若必不改換本

章雖寔有遵

旨之意而顯示驕蹇之迹倘後顯

天不應勿謂本

院

部謀之不忠而言之不盡也

傳裴廷員吳珪

示以大指屬令齋去頃之兼全等更捧本章并黎王東復

閱之支蔓依舊惟高平退還如

旨而人民則惟來東中有云四州投降人民并所得兵丁悉已

遣還各州一無拘留其接近都城各縣社人民自彼祖父

并彼身竄居高平地方各自乞骸骨歸鄉當斥令本章仍

改正附入來東數語尋思要荒無文士楊等執滯卽與穩

書檄亦不文復爲士楊等所持于是取包荒用小人之義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四

知寺人鄧進朝乃鄭氏勝黎王者傳入面諭云爾國既已

退還土地人民這覆本就帶去何妨但于爾國有不便者

爾只因莫元清惡口造爲逆鄭之說故苦苦將鄭氏歷代

詳寫把正經處丟空了你這些文官只說是奉承討好全

不曉得反是畫一个王莽董卓圖形只好行去外藝駭不

知大義之人如何令

天朝皇帝看得又戍守高平及臣服莫氏分封諒山元清誓書

等語皆有破綻爾等不知我今日不說後來

聖怒不測反行查究豈不是胡士楊等將你國王輔政陷了况朝廷勅書原未說起你如何自家報出來把罪名戴在頭上必不得已用鄭穩一名猶可恕也其餘俱宜刪改爾當速去說知進朝即回士楊等尚欲強爭聞進朝過江亦急去初四日烈風乘海潮不能渡聞其夜富良江覆溺數舟初五日黎王封齋復

命本章另具文移閱之較前稍爲簡淨止使猶未滿欲斥還之

副使云渠既奉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五

旨退還入土已算輸了即將舊恨畧訴幾句亦自不妨于是乃止鄧進朝等進復云國王及輔政三日前尚疑天使是衛固莫元清的及承吩咐而今纔知道是衛固我安南國的兩大人這樣好心我國王及輔政真是感激不盡要請問兩位大人在

北京住居何處求寫一地名俟後

進貢來好着人問候諭云莫元清已壞故不得不救他你好好一個安南國何忍不衛固等你做壞了這元是

朝廷意思非我等私心如以十分論爲莫元清止是一分爲我邊方土司恐妨興兵勞役是二分而爲你安南國到是七分安南無事內外俱安共享太平豈不是好至於我二人是四川湖廣人在

都門邸寓遷移不常你只問四彝館少卿及管伴官自然知之矣是日具文移兩廣總督廣西巡撫將軍提督先行

題報并安揀元清事宜

初六日黎王送禮物收其刀鎗二件餘璧之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六

初九日復送至懇求收允之前奉

命時曾

傳諭云安南送的東西爾等只管收不必過辭今故不敢再辭也鄭穩仍以前銀絹布至求收再三亦允之發祭物付通事令祭彼國三祠每日訓諭該國凡事靜聽毋得先發生事日晚接黎王書大意云送元清時當預先飛報本國以便傳知上兵解釋又云元清歸家宜臣屬守分無爲苛虐即共諭云俟至南關酌行回報

十一日起行 同存澤等途間屢呈詩求正

十九日進關前後共計七十日甫入昭德堂公座同存澤等送進拜辭取守備甘結大雨驟至雲電交作風簷漏瓦中張蓋徙倚與存澤等語亟囑聽

旨毋輒生事爲要仍傍及詩文存澤等有留連不忍去之意雨稍微愴然而別復黎王書准接來東其元清至關乞飛報本國以便傳諭上兵解釋及諭元清勿爲苛虐庶免禍始等語具見貴國通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七

旨寔意本院入關自當移商督撫將軍提督預行確報但臣屬

本國之說未經奉

旨非本院所敢與聞且貴國復

命疏尾稱有容後專差陪臣赴

關額恩之語理應靜聽後來

旨意定奪切勿借口生事更蹈前非關係匪輕慎之慎之

四月十一日正使至南寧馬提督治酒迎于郊外馬云老先生才辨使南人帖服疆場無事卽本提督亦受福庇矣

正使云若不是

聖天子宏福大將軍威風莫說我二書生便蘇秦張儀亦自費手但爲後日遠慮只要莫元清不生事便好馬云莫元清如此光景安敢再行生事正使云我今不愁安南生事正愁莫元清生事何也莫元清以彈丸小府不自量力年年用兵口口是罵故黎氏積恨必欲置之于死此貴提督前所悉者今當國破身逃正是悔過自新之時乃前具呈貴提督轉移本院其中極口大罵以黎王爲假以鄭氏爲逆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八

高平之外還要取七源太原諒山等府州取地之外還要將鄭排父子正法等語甚爲可笑可駭他兩家正爭鬭便多說幾句多罵幾句猶自不妨今奉

旨差官往爲遊說理宜閉口無言使我等容易措詞何得周章更甚耶幸而公事勾當進關後方接此文若是出關來交人一定透漏那時卽仗

朝廷威靈二使臣自然無恙然彼國執此狡辨不從我其如之何其悞大事傷

國體正在此一紙書矣又況殊方異類原自叵測我二人執節

凡事不無威重萬一以追帝制之陸賈錯認爲誑齊之鄢

食其則是我二人不死于辱

命而死于元清之手矣觀其這等伎倆死活不知所以我說正

愁元清生事者也最可嫌者我等方從安南來不便將這

話與元清說反似受了黎家賄賂回來問他不是了馬云

本提督雖發文書不令出關者卽此故也前已向他誠諭

一番矣容當更詳囑之

安南使事紀事

卷之四

九

十五日同至提督公館文武官皆至莫元清進叩見免拜

稟謝云蒙二大人宣布

朝廷德意取還高平子子孫孫感戴不忘諭云我兩人費了許

多口舌方纔取得這塊地方想督撫列位大人不久卽有

信來送你回去但你喪敗之後全要安分小心莫說

朝廷護你你便又胆大生事起來你已前破敗全是你自家惹

出來的若復如此

朝廷特恩恐不能再得稟云大人教誨敢不聽從只是高平雖

取還有保樂一州及小總小社未曾取明地方小了恐安
不得生諭云你當初報文轉

奏時止有高平名色故

勅書中亦僅有將高平土地人民退還語前過南寧時囑你速

造印冊轉來以便查取自本

部離南寧往返迄進關共一

百一十日不見印冊消息將何憑跟究不得已止據

勅書再加體訪始知是四州你于今忽添出一州來又不是高

平所屬此非本

部之過也我且問你前日進關時接得提

督

督移文據爾呈說前一段云石林廣淵保樂二州此明係

三州何以云二州後一段上琅下琅二州其後總數又止

云四州若保樂在內則明係五州何以止云四州此中必

有情弊本

部亦不責備若十分責備似乎又受了黎家賄

賂賣了你一州矣稟云前報文時保樂尚未失故未敘及

今還望大人作主清理出來諭云本

部在交趾若有失單

憑據莫說此一州再有幾州少不得多費一日工夫亦要

取來前奉

安南使事紀事

卷之四

十

命而往今遵

旨而歸何能再作計較如果是康熙六年新失地方你要辨論

亦須向地方官控訴另行請

旨至小總小社亦因無憑據不便細查俟明日差官送你回日

着令踏看清楚

十六日正使行 副使病寒嗽暫留

廿二日副使亦行莫元清仍持黃金十兩獻副使云汝送

李大人李大人收否稟云并不曾送副使正色斥還之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七

雜記

交趾之地即安南即交州即日南西北自交岡來故曰交
趾東北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即古哀
牢南挿入大海中通占城秦漢時皆郡縣也黎氏王國在
富良江西後三峯山左安子山右傘圖山挿入雲霄富良
江左右纏抱前入大海亦南荒一都會也所屬有十三道
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莫氏惟高平一府四州
在北隅之東俱無城郭其人被髮以香蠟梳之故不散跣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十三

足足無塵垢以地皆淨沙也男女衣皆大領無分別無帟
褲女有無摺圍裙其王與官或時冠帶鞞然非其好也
稱其貴人曰翁茶翁茶者大官也其牛羊猪燒去毛即割
而食之只有燒酒時刻喫換擲惟睡覺方停嚼耳每用藥
物塗其齒黑而有光見人齒白者反笑之惟王宮用黃瓦
官民不敢用瓦以草苫楹棟以竹房檐高四尺許門高不
過三尺俛首折腰乃得出入即王殿檐高不過丈許其屋
外多種刺竹甘蔗椰子諸樹其果四時生長無定其氣候

常煖其土產惟稻無二麥有布最纖輕有蠶桑綿紬曰交
兌素絹如畫絹濶二尺多榕樹甘橘有波羅密果如南瓜
味微甜中有子如刀豆子皆可食其象牙香藥綿花胡椒
苗香醬醋等物皆自外來者無桌椅特爲使臣造二公座
甚高大其宴桌圓彩金漆高可尺許舩似花辦其文字與
中土同另作數十字多加土傍與使臣往復文書不用也
臨賀公館在富良江之東去國二十里許以竹爲牆每天
使至一次則加竹一重其風俗姪蕩無耻洗浴便溺男女
裸體往來坐立不相迴避雖貴家亦然其豪家稍有床褥
平民則無貴者以網爲簾兩人擡之大貴者有轎似車上
轎盤腳坐或用八人四人擡之最可笑者其王傘扇轎夫
全體俱露止用一股青布纏腰從尻下裹勒至臍雖寒天
不着寸衣又皆形狀肥寔名曰好漢聞多係殺人援救者
其兵止穿大袖青衣一件或二件天暑卽裸并無甲冑其
器械尚銳藤牌鎗刀諸物頗精于飾以之大用殆不足也
頗讀書知文字而好怪異無傳授不甚貫通尚巫鬼下奉

二氏之教以能強言者爲功故根有四字批評曰愚曰疑
曰詐曰傲愚則不認理疑則不信人言詐則其言不可信
傲則自謂無罪也此四字如銅牆鐵壁牢不可破今幸邀
成

命而返者在筆墨唇舌不無勞費要之皆

聖天子弘福

廟堂勝算各邊臣措置威風有以警之使不得不聽從耳

紀異

聞黎王殿壁後有二泉正月前二龍起水湧丈餘宮人驚奔交南地無寒氣南寧以上即炎蒸難受矣使臣在道每默禱

皇上好生鬼神効靈倘得天氣清涼數十日茲事濟矣果于初八日出關後皆東北風寒氣逼人十九日晨雨雪為千古異事且未有雨日不陰雨者三月初尚着羊裘及十九日進關二十二日底明江至四月初二日登舟方得寢今真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十五

奇遇也底公館日有陰雨從人頗以開讀為憂報云開讀勅書自然清爽恰于二十九日果晴明竟日及回館漏下二鼓坐定即復大雨

二十八日夜報夢大街中有高土牆二重橫截不通以兩手排之應力崩塌及次日捧

勅至黎王府東候王出門迎接自辰至未與副使盡力開導乃克如儀及至殿開讀後行賓主交拜禮王已許之行復復詆兩使臣必欲更改命通事往來開論而王後有老臣爭

執不聽硬自主張不復開白黎王王無如何也怒將查問何官何名及把持狀甫出口而老臣者忽暈倒在地矣急拽出他官僚方請會典啟王遵依行禮

正月即有雷而往往在交人執拘使臣頃刻之時風捲霆擊忽起忽止想鬼神呵護

聖德無疆誠恐逆天者之自作孽耳

欽命安南 正使內秘書院侍讀加正一品服色余際國子監祭酒遂寧仙恩

副使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加正一品服色黃陂楊先德 舟中同紀 安南使事紀要 卷之四 十六

康熙八年己酉秋月

安南使事紀要終

安南使事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李仙根撰仙根字南津遂寧人順治辛丑進士
官至戶部侍郎康熙七年仙根以內秘書院侍讀
偕兵部職方司主事楊兆傑使安南還備述宣諭
事實編爲此書其詞多質樸少文蓋隨筆紀錄未
及刪潤也

交山平寇本末三卷附詳文

一卷書牘一卷詩一卷

〔清〕夏駟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交山平寇

本末三卷附詩一卷詳文一卷

書牘一卷》提要

交山平寇文案序

銅都漢云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世傳矣蓋爲虞丞相采石之戰也則武功必武臣任庠然在古文士渺不武晚世偏於矜尚乃高詠進賢而卑卑鄙然櫻少變輒驚非鼠匿則鷄縛耳黃河濁流慨笑千古入奈何不自立哉故吾以爲虞丞相寧獨武臣婉惟儒臣乃當婉耳近代文臣武功亦多矣若夫除腹心之患掃百年之寇惟易明先生贛州功最著而茲復有交城令以蕩交山之賊開交山聯塞距河綿亘八百里頑民踞爲賊自三晉以至燕秦齊豫皆嚆矢所及歷百餘年莫敢出勢久則民盡爲賊賊與兵通匪賊殺人交山平寇文七探丸斬七但端端倖無事及瓜而去耳以故賊益恣自言能生殺長吏云交城令今司農官趙公恒夫也比得選人爲之懼既至則一無所問賊民與兵以爲今固無能問賊也無何令悉得賊首姓名出沒鈎黨營窟險要與掠害之實並疏記繪圖上撫軍密陳討賊計會賊殺邑學博又刦殺人事上朝議切責大吏乃倉猝召交城令問故令笑曰向所陳者何耶許便宜悉得賊耳於是請大吏俱願聽交城令討賊令旋復無所問一大會賓客縱飲夜雪忽起領兵直入賊巢奪險一山盡驚於是下令凡所欲得第賊首某某民無罪許諸民擒賊自効賊亦擒賊自効須臾爭縛賊出賊狐潛逃

伏起輒獲賊以爲神日月而賊平蓋所全活亦數千萬人云其平寇始末吳興夏宛來有紀而其文移書牘並載交城牧愛堂編邵子閱且竟拍案而起曰嗟乎有志之士不當如是哉文人自任文事固無用武然文人之文能盡當於經綸天下乎冬夏讀書春秋講武謂古人分言之於是操觚染翰而爲文投戈躍馬而爲武是皆不知文武之意者也陽明之用兵也詭幻奇變權謀不測武闕擬於術數之末不知皆先生致良知之學也故臨難制變全身以之成敗利鈍弗以動中斯神明出焉卽如交城君陰謀勝算入險乘危幾以身殉然觀其文告多篇周詳宏密其脩辭之誠有泣鬼神而動天聽者

交山平寇詩文 二

宜乎剛毅不圯上下梓應藉令藏身與人稍稍欺誣鮮弗敗矣然攷陽明先生任事於滁陽講學以後人情既孚而又握符開府以晉谿爲之主猶云揮斥不易乃交城君僅一令長且又當武臣崇貴之時內無所援外無所恃堅忍深智除箐攀崖鼓鄉農之力勇靖百年之蔓孽寧微倖得之卽事有不同其心一也方諸古人亦奚惡焉顧文士之弗豎久矣文士之弗豎歟於才氣不逮而立志卑也才不逮則肩荷難猶曰天限之立志卑卽見小利苟且依回無敢果以自奮爲僞而已故曰志不立則心不誠心不誠則氣不勇兇卒而巾幗矣况咿唔咕嗶之士乎故予摘牧愛堂編之事關平寇者別爲一

書評論而刊之俾知渤海朝歌未爲夏績而儒生志越有合於聖賢之學安危治亂少有賴焉庶幾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云

於越蠻士邵以發撰並書於秦淮水榭時屠維協洽日在鴉首之次



交山平寇詳文

姚江邵以發得愚評

弟靖士安

移汛地換營兵以嚴防守事

總督巡撫

布政司議覆具

竊交城西北兩山從古萑苻嘯聚之所故明天官原建營房於孔河都谷口等村防兵二百餘人特立守備統之嗣因流寇渡河兩山為賊眾盤踞谷口營房燒毀防兵皆退文水之開棚鎮遂屯駐焉崇禎十一年本縣復擇中西都寨子村建營房各曰靜安離縣一百四十里增兵三百各坐鎮交山盜風稍戢至我朝順治五年姜瓖倡亂全晉騷動事平止戩

交山平寇詳文

七

把總兵丁復駐開棚相沿至今靜安堡毀而營位不入山鄉矣夫以交城守禦之兵寄營文水所非扼要地緩急何濟此防守之汛地不可不急也且交城營以本縣山民而充官兵當年遺其族類鄉人情淡無復顧忌未免藏奸秦寇矣夫以格律率賊固當用於變亂之時而設官兵彈壓山鄉允當更於太平之日此防守之營兵不可不急換者也縣官既有守土之責縣官自應之防但事屬貴協尚掌理應據實具聞乞轉詳兩院將交城營馬步移汛靜安古堡乘商列哨山寨則東西兩葫蘆可控制也土軍既編入伍

內外相倚
兵民一心
八字全
盡于此

交山平寇詳文

七

悉所謂處安思危一勞永逸實非無確見再建是也抑更有請者本縣守城城總六十四名每夜城一百二十名民自為守可保無虞本營因城守關係撥有兵丁二十餘人散處四城城內軍民兩相親而不相安合擇附近城關處所另立營房守城兵丁應駐城外內外相倚兵民一心斯又永固城守之良圖也康熙十年二月十二日移覆本協轉司詳院蒙總督山陝部院莫批據該司呈詳交城營兵移汛更兵緣由到部院據此查得詳稱上著之兵既與昔年遺孽鄉火情深今遽行盡換是否永無後患既一年一更換兵駐居日久保無仍然交接匪類之虞再查

靜安堡係原防故址因毀廢移駐於開棚鎮不知
日移駐之時曾否報部今次移汛應否再行咨明
詳請難以酌奪合行發議為此仰司查照駁
理文到即同太原副將確行查議明白具詳以憑酌
量施行本司移查太原協照會到縣該本縣三番得
靜安堡係崇禎二年創建我朝順治五年姜秉信
領官兵退駐開棚非移駐開棚也既非移駐安得遠
部兵丁一年一換實可經久通行永免交接匪類之
虞議無有確於此者矣移覆本協去後准署太原營
參將署中軍守備前據交城營把總陳成
前同本協參前奉督憲行查意非不欲換兵止因
交山平寇詳文七局
原駐靜安堡後移駐開棚曾否報部該營豈無案卷
可查况一年一換揆情度理自無可虞此事交城縣
備悉情形該營即日會同該縣從長酌議妥報本協
票行太原營移關到縣該本縣四查得移汛換兵之
條議實為地方綢繆未雨以圖經久無弊也非確有
所見其可以牧民者談兵耶查季報等冊俱造駐開
靜安堡是靜安堡實係原防故址彼時兵寡賊衆固
而移營開棚為退駐地以為權宜計非移駐也卷雖
無考必不便於各部至於一年一換兵丁之精力既
端山民之耳目俱肅交城土著之兵既給月餉寧復
與官軍有別昨蒙協鎮移會本縣已如前議具覆至

於遼寧嶺適中之地可壁可營蘇把總職掌所
非無見然不若駐靜安堡而分兵進緝遼寧
此將更為妥便也四月二十日移覆太原協
詳請蒙山陝總督羅咨兵部九月十五日准兵部咨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山陝總督羅咨前
事到部送司准山陝總督羅咨稱山西交城縣營官
兵舊駐靜安堡後因姜逆變亂將防兵移駐文水縣
地方開棚鎮今交山一帶乃從古綠林嘯聚之地該
營兵丁半係土著山民與昔年餘孽鄉火情深惟恐
藏奸將營汛仍移靜安堡至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
原營經制之兵一年一換營伍不動照舊設官管理
交山平寇詳文七局
等因查係咨明更調營兵防守事理應無容議仍咨
該督知照可也

守險分治永靖交山以安晉省事

竊照治民猶治田也。治田者不去其蟲賊，則雖終歲勤劬，而其田必荒。去盜猶去癰也。去癰者不消之未形，則雖有萬金良藥，而其癰必潰。晉省全疆環亘恒霍太行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靜樂壹帶叢峰邃谷，尤為盜賊嘯聚藪。自古至今，久踞橫行，而未能絕其根株者，亦必有故矣。職令交四載，招撫者二，踏荒者一，曾深入窮山數百里，相其險阻，察其情形，又時召民之老於山中者，細心訪問，繪成圖勢，後屢據各處關提親拿計緝擒康如江四各於關頭寺擒楊芳青楊芳林於惠家庄擒李宗盛於刁窩擒趙應龍於史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五

家谷擒關六於靜樂之青簡皮擒袁世虎於中西都之左演溝石崖窩皆誘以酒食，按圖勢指示，究問其出入乃知此山實天生賊窟，此山之安與亂非特一郡一邑之利與害也。今夫神京以晉省為右臂，晉省以太原為腹心，而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右腋，南起交城，文水汾陽西極黃河北踰偏老寧朔盤亘千餘里，其中若神師羊腸孝文呂梁劉王嶺管涔蘆芽離石石峽鹿徑兩嶺周洪諸山皆前古所稱名區天險是趙武靈王關之以為強，劉淵都之以定伯者也。歷考前代交境西北常列為雄鎮，宿以重兵，唐於岢嵐置岢嵐軍於盧峪口立盧川縣宋於靜樂置靜樂軍於

全晉山川
險易了了
胸中交山
賊自空堂
上非留心
講求之至
豈能倉猝
道得食符
做得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六

樓煩鎮立金縣於嵐縣立節度使金亦於嵐縣立節度使元於靜樂置河北都元帥府又於交城西治府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巡檢明初靜樂兩嶺關婆娑嶺隘皆以太原左衛兵分屯守險崇禎三年特建營房於靜安堡設一守備屯兵五百以鎮西北兩山夫唐至明往往加意於此數百里之內者豈非以偏僻之險尚在門庭而此地之險近在堂戶耶今日壞境既無往者建軍置帥立縣設檢之逼內之靜安堡又無重兵彈壓其間僅一把總防兵百數復退而駐於隔縣之文水開柵除分戍擺站傳報外實在官兵與弁相依為命者二十餘人而已夫險固之地雖數十里猶足容賊況列嶂連雲莫知紀極而以五里孤城僻處東南一隅遇制此數百里天險不毛之地竊思冀遠有所難言撫而虞謂有所難言勦者也蓋交山之盜與他境異他境之盜非起於荒亂必迫於罪死非發於土著必聚於流倭獨交山之盜無所不有時而放羊牧馬民也時而揭竿制挺盜也時而散處喇審民也時而千百成羣又盜也言撫則陽順而陰逆言勦則此散而彼聚且村民土戍非其親戚即其交知官府動靜朝發夕聞兵少則不敢深入兵多則不能久駐其匿也無跡其合也不測旋滅旋興旋衰旋盛是豈生而好亂人盡賊哉地勢使然

兵備太
人易知
治太偏
明于扼
者不知

也。且非獨於此也。小寇不萌。大盜不興。交靜諸山。既
雄峻四越。其民又生長崖谷。勇捷輕生。自米宋時。思
家。庄上下橫嶺。東西葫蘆。數之習焉。鎗打鳥獸。爲生
活者。約二千七百有奇。推之全境。可知。又靜樂石峽
南北產良馬。卽左傳所載晉屈地也。當國家一統。
海內垂三十載。復屢值年豐。而負隅伏莽。終未革面。
設一旦饑荒。或四方小警。切恐羣山響應。出山陽則
蹂躪及於平汾。越兩嶺則太原震驚。而西北之道不
通。據管涔鹿徑。則宣太河保隔。而爲二。而偏頭寧武
直村其背。而扼其吭。卽如往者大同姜瓖之變。相去
尚八百餘里。而山盜萬餘。首破交城。招引偽劉都督
交山平寇詳文
等遂統領步騎踰南山下越忻州。經靜樂。連破汾州
文水。清源。徐溝。太谷。數城。後端重親王督大兵至
晉祠。羣賊始散。歸匿故巢。然則賊氛之不靖。實因於
交靜諸山之險。而諸山之險。顧不爲朝廷有。而爲盜
賊有者。實因於兵備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職深
求其故。爲獎有二。一曰盜扼險而我備之疎。交東南
境近縣治。與平原接。無足憂。其西北與臨縣永寧界
其山若孝文。呂梁。劉王。岬。皆絕險。凡臨嵐。永寧等盜
皆由此出沒。而東西兩葫蘆。承其冲。右西峪。左文峪
二水夾之。此守險者必據之地也。東北與靜樂陽曲
界。其山若神師。羊腸。交山。皆絕險。凡忻州靜樂陽曲

聚米畫地
不過如是

盜皆由此出入。而河北都古交村。當其與左汾右孔
二河夾之。此亦守險者必據之地也。至於外接縣治
內接兩葫蘆。則靜安堡。實居中。遙應之地。國初廢
職。具文詳請捐資修築。已於本年七月初四日起工。
建成之日。另文中報。今縱未能如明時屯兵。百終
當益兵二百。合見屯開。獨百名。共成三百。進駐靜安
堡。而分兵巡守於河北古交。惠家庄。鍾家溝。橫嶺。並
家嶺等處。於以鎮土著而靜流移。可無意外之虞矣。
然而兵數換則勞且與地利不相諧。久駐則兵與民
狎。兵之黠者。既不難養。盜以殃民而民之黠者。又且
將勾兵而爲盜。職移沈換兵一詳。業荷憲允。咨部一
交山平寇詳文
年一換誠未雨綢繆。至計也。一曰地遠。而官難爲
治。隋開皇中始建縣治於汾孔二河之交。因各交城
卽今古交村也。去今治直北百里。較之四驥。頗爲得
中。自唐時移治於山南却波驛。去舊治太遠。復於古
交之盧峪口分立盧川縣。旋立復廢。今統計本縣四
境之所及。自縣城而南。不過十里。東。不過二十里。而
東北則二百里。西北則二百二十里。且綿延連接。極
河踰塞。而不知所盡。無論鞭長不及。盜賊易生。卽使
太平無事。納糧聽理。民亦苦之。切計交邑地雖險。
然民寡賦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況古交舊治。實
形勝不可棄。莫若分移縣丞。立署於古交廢址。凡山

中詞訟稅糧使皆付就近聽斷徵比山民既無踰越之苦而縣令亦無耳目難周之患汛兵往來其地亦不敢恣肆以虐民而民亦且積漸馴擾因消其桀驁喜亂之心境內之盜不生他境之盜亦無由而入所謂不用勦不用撫實則兼勦與撫而持之於無窮計無善於此者矣然猶有慮者兵以衛民而山中之民實不利於有兵兵以除盜而民在山中實無惡於有盜民既不惡盜而又無利於有兵少有粗犷激而生亂是所愛又不在于賊而且在于兵也把總職微權小既不能節制官兵又何以制服山賊非復設守備一員不足以資彈壓也誠如職所請良民無騷擾之憂奸

交山平寇詳文

七年

充無挺走之慮戊兵調換之日正在山寒木落通跡無所之候乘機掩緝凡屢叛屢服有名賊首不過十數人何難束縛請蒙懸首兩山使歷年負固山頑皆知朝廷之法制從此根株永絕矣職所請者長治久安之計若此日山中年稱大有山民各安耕鑿且巨魁就擒後餘寇喪氣歛跡可保目前無竊發之憂正不煩憲臺顧慮也十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詳蒙太原府周批言終言始而不竊且俱得之身歷非留心軍國大計者安能周詳如此仰候轉達軍門以為久安長治之計繳蒙提督通省學政董批險要形勢燦若指掌足見良吏苦心仰候院司詳示繳蒙整

飭分守雁平道張批覽詳及圖具見該縣留心地方其中山谷夷險兵民維繫燦如指掌言言石盡舉如此未雨綢繆何患不久安長治哉除本道虛心接擇仍候院司詳行繳蒙整飭山西通省驛傳道謝批該詳於地勢形勝言之鑿鑿洞若觀火至於增兵置官於要道尤為扼隘披吭之至計綢繆未雨之深思計盡地方巨細畢周可謂無遺算矣仍候布按二司詳行繳蒙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帶管按察司事穆批仰候兩院批示行繳蒙巡撫達批仰布政司查議妥確通詳報蒙總督山陝部院羅批仰山西布政司會同大原副將查議通詳報司轉府行

交山平寇詳文

七年

縣確議申覆該本縣覆看得本府屬縣二十令尉而外仍設丞以為佐者陽太交文四邑耳三邑丁糧陪於交而交之不毛山地且數陪於二邑古以汾孔二水交流因各交城即今河北古交村與中西靜安堡相去一百八十里西北兩山遙相控制而今之縣治實處東南平地以鎮萬山之口山民來縣近亦百里遠或二三百里算其本身差徭大約以分錢計者為多今俱自封上納奔走殊苦且往回途費竟有過於所納者夫設丞以佐縣官之不及陽太文三丞各有職掌惟交丞一無所司誠移糧署於古交適中之地山中錢糧聽其就近徵催關解本縣不特恤山民之

此想
誰肯作如
當今守令

勢抑且省山民之費是更冗官為要員也至新樂之
靜安堡逼近兩葫蘆盜窟扼要守險控禦最捷然非
成兵三百山民又何恃以無恐夫防兵可恃不但良
民是民亦可兵雖梗化積賊亦盡化為民矣防
兵不可恃不但積盜是盜兵亦黨盜雖耕鑿良民亦
盜脅之為盜矣然使靜安堡無成兵三百即令移丞
古交亦無以制盜之命若屯駐如數而不統以守備
又何以振兵之威是添馬步以備勦緝縣盜先絕不
煩勦緝而盜風自息也設守備以資彈壓土兵既換
有所彈壓而兵律愈嚴也移縣丞以至調協民情大
悅無容調協而民心已安也三者相須為用其杜之
交山平寇詳文
者微而待之者預矣伏乞上臺轉請列憲俯從末議
所用者經制之官所調者經制之兵一轉移間而盜
且日就銷亡而至於盡又何憂竊發哉交山古稱天
險雖數百里亦屬朝廷疆土豈可置之化外列憲身
任重寄則凡所以首久遠防未形者自罔不周又不
俟下吏之呼籲者也五月二十八日申覆本府轉詳
十月初一日蒙總督山陝部院羅憲牌據該縣申
詳并呈交山圖勢到部院除詳批仰山西布政司會
同太原副將查議通詳外至該縣所稱圖內計有七
處俱稱賊巢等語合行密查為此仰該縣官吏照牌
事理即將賊巢巢魁若干羽黨若干確查姓名曾否

辦納徭糧及此七村之內或俱係賊黨盤踞或倘有
良民襁處又此賊起自何年逐一查明限文到三日
內據實密報毋得遲延到縣該本縣查看得交山縣
亘千餘里轄交城者十之三轄靜樂者十之三轄
寧岢嵐二州者十之二轄臨嵐二縣者十之一轄寧
武者十之一統名交山非交城一縣之山也其中夜
嶺重巖從古大盜淵藪而賊巢多在諸州縣分界之
間明天啟丙寅山盜王宏才哨聚亡命焚劫村堡崇
禎初年賊首短毛子王剛等盤踞本縣西北兩山防
兵不能制嗣後特建營房於靜安堡駐兵五百守備
薛敏忠張振有名李紳等相繼鎮守羣盜解散民賴以
安交山平寇詳文
本朝鼎定裁去守備止設把總一員防兵百名
弁徵兵少兩山復為山賊霸踞順治五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突至本縣東關焚燬一空明年三月十四日
山賊大至兵盡為盜縣官周邦翰被殺連破汾文清
徐數城設有偽官五月王師西來山盜竄匿故巢未
經誅勦從此負隅伏莽終未革面歷來上憲俱以化
外置之然亦不問地方官敢拿交山一賊者是以盜
風愈熾遠邇播聞無不知有交山之賊康熙七年秦
晉督撫諸憲俱蒙特簡而賊亦於是年四月新任誰
非王士豈容化外賊即於是冬單騎入山開誠勸諭
山民向化則惡黨自孤續據各處關提撫院嚴諭職

指證情形
明白透快
近代名臣
奏疏開成
有之實不
多得是
實實心
清少

計擒親緝共獲有名盜首十六人有已經疏請梟示者有見在律擬具題者渠魁既擒則羽黨自道不但數年交城無憂竊發且喜近來僻邑亦俱安眠今蒙行查賊起何年雖遠年者不可考而自有明至今數十年忽起忽散之故旋興旋滅之由倘可據實具報也至憲查據詳七處俱稱賊巢亦但就交城西山言之耳夫東西兩葫蘆為羣盜肅聚之統名而橫嶺鍾家溝惠家庄小麥溝俱在兩葫蘆中其最險一寨名曰三座崖賊若分守葫蘆口而官兵不得進賊若合駐三座崖而官兵不能登或大兵圍剿必圖撲滅崖後又有一小徑可由牙窩劉王嶺西走呂梁而遁

交山平寇詳文 七
於黃河之畔從來交山之賊未經誅剿而官兵往往受其害者以賊聚實有險可恃賊散則無踪可尋非是賊巢七處屬之七村而為賊黨竊踞也至奉憲查渠魁若干羽黨若干曾否辦納徭糧或尚有良民襁處職又不敢不據實詳報矣夫交山渠魁以李宗盛即小黃毛者為首其霸踞靜樂周洪山也已非一日羣山之盜皆其羽黨如任國鉉任國海兄弟任橫嶺是橫嶺一賊巢也鍾斗鍾名節父子及流來逃軍傳青山俱任鍾家溝是鍾家溝一賊巢也惠首富惠岐山惠艾安惠孝文任惠家庄是惠家庄一賊巢也申友任小麥溝是小麥溝一賊巢也其奔走臨嵐永寧

擒賊之後
向無縱盜
職在此先
職在此洞
見情事之
難耳

界上聯絡西山之賊線者有劉正王汝諫兩人其奔走靜樂陽曲寧武界上而聯絡北山之盜線者有段景閣溫國輔兩人是皆交山有名賊首而稱李宗盛之羽黨者今雖欲跡終難逮誅職初詳乘機掩緝不難束縛請梟以儆山頑者即此十數賊也其餘山民無知實屬脅從兵威可恃民亦可兵何有於盜賊風一熾兵且是賊何況於民山地多屬不毛山民相習打鳥獸為生未可全責之以輪納糧徭即雖與羣兇雜處然化頑歸良者多又未可棄棄之為賊也賊入山三大周歷賊穴備悉地形是以繪圖上請無非為地方圖久安之計中西靜安堡設一守備防禦則臨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嵐永寧山盜不相聯絡而西山盜源絕矣河北古交村移一縣丞協理則靜陽寧武山盜不相聯絡而北山盜源絕矣兩山一靖交盜永除交盜除而晉省安是數十年不平之遺寇寇臺聲教所及無煩勞師動旅而已平之也蒙憲臺諭令密報職不敢欺隱其實交山通誅賊首盡此有數十數人憲臺允詳之日職乘便用間當即其黨計獲之以盡職分之所當為不敢言功若以職所報羣盜姓名勒令全緝萬一賊漏網且增職過是職地方本無事而招此盜案也非藉憲臺恩覆末吏下情又安敢上達哉十月初三日申詳十一月初三日蒙總督山陝部院羅批該

縣前後數陳。殊見留心地方。現經太原協撥發官兵。暫住靜安堡。會同該縣相機行事。仰設法盡獲真賊。不得妄拿良善。致擾民生。至該縣所稱功過之言。本部院已悉之矣。此繳。十月初四日。本府業總督山陝部院羅憲牌。照得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准兵部咨文。題覆本部院。題參汾陽縣劉應熊。家於三月十九日。被八十餘賊。劫財殺人一案。議行酌差官兵。勦殺盡淨。奉旨依議。欽遵。備咨前來。隨經轉行太原協。速行酌量。作何勦殺去後。查得交山任賊地方。係該府所屬。合將部咨抄發。為此牌仰該府官吏。速遵部覆奉。旨事理。即便會同該協。并交城縣。將勦殺情事。作何調度。進勦確議。飛詳本部院。以憑定奪。等因。備行到縣。該本縣看得交山。環州帶邑。踰塞極河。本縣以孤城處東南。而緊鎖山口。靜樂北峙。永寧西繞。此中俱多盜窟。熟悉賊情。山勢用撫。用緝。務絕根株。尚幸任內。從無盜案。今年春。山盜披猖。不意清源教官李開秀。被殺於三月十四。而汾陽監生劉應熊。又被劫於三月十九。兩邑失事。隔五日耳。探得交山逋寇。橫行四出。實靜樂渠魁李宗盛。卽小黃毛者。爲坐主。職密察撫院。業論管副將帶兵三百屯駐樓煩鎮。顯示開勦。職算此賊。必棄其所踞周洪山。而糾連兩葫蘆。料定葫蘆羣賊。不敢應。必由劉王蟬西

案定料定
密關等年
總自繪確
有所見

此處洗發
正是不得
已總見任
事之難

走永寧呂梁而奔黃河。畔是以四月二十二日。洛關本縣防弁蘇成甫。設伏要徑。果于二十四日。早束縛李宗盛及文水大盜弓達于劉王蟬之刀窩。比羽黨之在靜樂者。彼時亦被擒獲矣。案果司審明李宗盛係清源殺官案內大窩弓。進自認爲扛劫劉應熊案內副盜。卽將兩賊分入二案。題報。又拿本縣大盜趙應龍。閻祿。張朝。卞嵐。縣大盜袁世虎。關送清源入殺李教官一案。又拿寧鄉大盜武之龍。劉天正。劉成庫三名。關送汾陽入劫劉應熊一案。至部咨查武之龍所供東村失事。未報夫東村卽汾陽劉仁德失盜之處所也。此案疏請梟示者十五名。內有永寧大盜楊芳林。楊芳清兄弟及惠文通。王朝友。蔚化鳳。五入又俱係職入山親拿。關送者所緝諸盜。既屬各縣有名諸盜。所任地方。豈屬交城一縣地方哉。竊幸渠魁擒而羣賊獲。職可無故縱之愆矣。惟是交山羽黨十數人。救無可救。又念交山脅從皆百姓。誅不勝誅。是以舊冬有移汛換兵之詳。今秋復呈守險分治之議。俱蒙列憲採擇。職亦可免不行預報之咎矣。茲蒙督憲抄發部咨。備行本府。會同本協與職酌量。且有勦殺事情。作何調度之憲票。職未奉之先。早已上陳。伏乞上臺轉覆。俯從末議。速行本協調兵三百。統以守備職卽同兵弁。刻日入山屯駐。職新築靜安堡。山

大至意大
見識不可
及也李卓
吾藏書人
范文正子
大將傳不
知者爲之
吾以爲此
處極其奇
想書生服
如耳豈易
靜此

民安心不疑羽黨自難漏網再報獲盜緣由斯爲受
確若候上臺詳請調兵往返羈延山中一聞勒殺爭
盡之部文不但羽黨多人亡命作賊竊恐全山向化
頑民亦且懼勦畏誅而甘爲之助雖大兵一到不難
玉石俱焚而官民爲此受累有不忍言者職不申說
在先真無所逃罪矣十月初五日申詳蒙太原府周
此據詳如隆中數語可以起而見諸行諸葛君真名
士哉卽轉達之制府拭目聽訊音矣十月初八日據
交城縣牒呈該太原協劉看得交山屯賊多人該
縣歷任年久勤撫情形熟悉在胸故于未奉之前具
有條議轉報今蒙憲牌本協卽會同太原府并交城
交山平寇詳文
縣其相商酌茲據縣文竟請守備一員統兵三百同
入交山借設官添兵移駐靜安堡爲名就中或勦或
撫相機行事山民相安真賊可以盡擒策甚善也且
有兵貴神速不敢候詳定奪等語因此本協于本月
初七日先差守備姚順卽同該縣統兵三百進山訖
俟作何勦撫獲賊多寡另文呈報蒙總督羅批據
詳撥發官兵會同交城縣令相機行事務期真賊全
獲須嚴束兵丁不得妄拿良民仍將獲過賊數不時
馳報繳同日又據交城縣申覆該太原府周看得
交山在太汾二府之間有分轄于太原之交靜嵐武
岢嵐諸地方者有分轄于汾州之永寧臨縣諸地方

前是擒賊
之說此下
是擒賊之
事與說
無二確有
所見方信
之矣

者原不止交城一縣也爲大盜淵藪匪朝伊夕茲奉
部文勦殺盡淨卑府安敢養癰今與協縣密議若止
執勦殺之說又恐玉石俱焚莫如卽借添兵移駐之
名發兵三百以守備領之刻期隨趙知縣入山使
百姓不驚大盜自可就擒卑府已于本月初七日面
諭趙知縣借守備姚順領兵起行其必殺不赦之鉅
寇任國鈺任國海鍾斗鍾名節傳青山惠守高惠岐
山惠艾安惠孝文申友等賊線劉正王汝諫殷景閣
溫國輔等卑府已與該縣密議擒拿俟有情形另報
兵不厭詐非敢於先發後聞也至於部文山寨多賊
聚集年月備在該縣初詳曾經預報並無故縱之情
交山平寇詳文
所謂東村卽劉仁德失盜之所理合一併詳明蒙總
督羅批前據太原協交城縣詳報已經批示矣該
府仍移行該協該縣務期真賊全獲不得妄拿良民
滋擾地方并將獲過賊數不時報繳
具報入山日期事
竊職於初九夜三更同姚守備帶領防兵聲言靜安
堡防守行四十里過文水峪口至本縣水泉灘山岔
口卽分兵三路出其不意竟進兩葫蘆蘆葦兼程
百六十里屯駐東坡底以此地係東西兩葫蘆要道
也我兵屯駐此地而賊先失其所恃矣盜魁惠岐山
劉正見我兵突至假來投首卽時擒獲諸賊散走山

崖誠恐逃躲他山非本縣所轄之地兵役不便搜尋
伏乞上臺行稟永寧靜樂二州縣承發兵役至王
胡塔候緝靜樂調樓煩兩巡檢帶兵并捕役至柴長
村窩溝村兩處候緝仍諭永靜兩縣諸州邑大張聲
勢有交山逸賊經過即便協拿而數州縣中又以靜
樂爲主以靜交兩山之賊原屬相聯者也其黃河畔
必由之路職已遣兵暗伏矣十月十一日申府轉報
十七日奉巡撫達憲牌仰靜樂縣官吏照牌事理
速調樓煩兩巡檢帶兵并捕役至柴長村窩溝村兩
處遇交山逸賊協力擒拿毋致兔脫漏網如獲真賊
飛報本府立等轉報牌行靜樂縣據故鎮巡檢王三

文山平寇詳文

七

銀申稱賊徑甚多弓兵已截止留十數人何濟於事
憲牌諭令巡檢帶兵所帶何兵應請批示據此該縣
許府移撥防兵蒙太原府周看得文城請兵協拿
賊犯事關緊急卑府已經批行靜樂縣徑移該管防
汛各兵協同巡檢入山伏乞憲批應弁兵不敢推諉
也案巡撫達批據太原協呈報已批令密會寧武
協拿矣此據

申報擒盜情狀事

竊照於本月初九日夜三更同姚守備蘇把總督
領防兵三百聲言赴任靜安堡出其不意直入葫蘆
屯駐東坡底以破賊之所恃已於十一日申報在案

案似指遺
可觀且文
亦生動
活潑
諸君心
路

大窩惠岐山同賊首劉正見我兵突至投戈叩首立
刻拿下卽於初十晚分兵三路至惠家庄橫嶺鐘家
溝三賊巢撲緝業已窺冷密空不但賊首揣其必死
齊踞山崖而山民懼難並生皆爲守險賊密傳弁兵
解鞍歇伍以示不用是夜大雪山峰盡白木葉俱脫
勢難露立賊示諭山民寧家毋從賊凍死兩日本縣
編審人丁不在家者便以賊論初報山寇滿山不能
計數兵欲退駐賊曰是吾民也而非賊再報山寇千
餘賊曰仍是吾民也而非賊以次漸減報至二百有
餘賊曰賊矣然係賊之眷屬而非真正賊首也所云
真正賊首者不過報明此十數名耳設此十數名盡

文山平寇詳文

七

無眷屬以繫其心而累其身吾又何以制其命是可
擒也十二夜着百總王國振統百兵守黃土溝而賊
不敢過靜樂之白刁嶺一過白刁嶺而走細磨川愈
難獲矣着把總蘇成甫統百兵守碑九嶺而賊不敢
入靜樂之獨石河一入獨石河而走和龍山更難獲
矣又諭中西約保率鄉夫二百守黑黑烟山洞而賊不敢
諭原旄約保率鄉夫二百守黑黑烟山洞而賊不敢
諭臨嵐一諭臨嵐諸山便是陝地必不獲矣同姚
守備卽於是晚統官兵家丁百餘人進駐橫嶺賊巢
示諭兩葫蘆歸民許其拿賊贖罪強盜拿盜立功亦

勦殺淨盡
四字此處
洗發方妙

先正有云
做過守令
者方堪作
宰相可見
坐論與身
歷不同哉

准投首無不鼓舞踴躍願效死力十三日盜首傅青
山為鄉夫馬與惠崇生等擒矣盜守任國鉉棄其家
屬帶數騎走白刁伏兵突起擒盜任國海惟國鉉走
山如飛追拿無影今見在探緝未獲也惠首富自來
投首願拿鍾斗惠孝文等立功以免其死許之數日
之前河北鄉夫殷耀龍又獲大盜殷景恪來報除投
首一名外生擒大盜共五名今俱押解到縣監禁訖
至獲賊之家屬馬騾器械每日眼同姚守備註明俟
全獲日另冊呈驗是交山頭目漸次全拿山頑知成
永無叛心亦可以免於勦之殺之矣且交山盤亘千
里古稱盜藪原非勦殺所能淨盡若必事勦殺正恐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再報擒盜情狀事

竊查交山盤據數州邑歷稱盜藪而勦殺未加者以
交靜轄太原而永寧又轄汾府此兩府文教之不相
統攝者也交城屬南協而靜樂又屬北協此兩協武
威之不相統攝者也其間若三座崖爛團山穀積嶺
衰延環迴六七百里山徑崎嶇石穴數千賊藏其身
莫可踪跡屬交城者為三座崖崖畔賊巢統名兩胡

此是令府
盤據將

產如上橫嶺惠家庄鍾家溝小麥溝等處是也屬靜
樂者為和龍山即爛團山山畔賊巢半在細磨川此
外若周洪山密溝裏潘家庄園困村康家溝池東溝
光塔村等處是也屬永寧者為呂梁即穀積嶺嶺底
賊巢半在穀積溝此外若孤突廟馬槽馮家庄羊圪
台薛家溝等處是也其接臨縣者為紫金山所有臨
縣賊巢如柿家會神溝裏周家溝溫家庄是也賊若
不跋涉而根極之諸山皆為道惟虎狼行走悉兵馬
未到之地原着把總蘇成甫守韓九嶺防賊走入獨
石河十六日盜首鍾斗鍾明節等盡棄眷屬果奔獨
石官兵鄉夫圍捉獲其眷屬及賊溫國輔任國顯二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名是夜將半突有靜樂數十賊騎接應鍾斗等逃入
爛團山十七早賊同守備姚順進駐獨石河四面圍
搜爛團山不意又有永寧數十賊騎接應而走穀積
嶺即於是午官兵鄉夫追上賊盡棄所乘之馬與所
執之械分竄深處鄉夫打死一虎時天已黑不敢搜
山獲馬十三匹騾二頭鳥槍六杆弓二張箭袋二付
無鞘刀一把捉賊二名一係靜樂賊首郭三法一係
臨縣賊首張二審供汾陽劉仁德失事原係永寧大
盜馮養成糾連交靜臨嵐五州縣之賊而行劫者劫
後各散各地並無山寨今接應鍾斗鍾明節等走入
穀積嶺即與盜馮養成也賊以地係汾府不便統兵

變急操縱
定見霍然
先後一絲
不奈

久駐即於十八日收兵退駐石河當務關永寧州
協拿賊此行原係領兵駐防靜安堡意主於生擒
而不取擅殺意主於撫綏而無所用勦初懼山頭據
險負隅不得不急襲以散羣寇之勢今見盜首獸奔
鳥散又常用綏緝以安衆姓之心感見在山內緝密
人丁除逸賊任國鉉王汝諫鍾斗鍾明節惠艾安惠
孝文申友七名一面設法查緝務獲另報外仍祈上
臺行文肅永臨嵐傷緝諸賊以免漏網今將大盜郭
三法任國疆溫國輔張二四名發縣監禁先行具聞
以憑轉報十月十八日申詳太原府轉報兩院仍做
行各州縣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三

三報擒盜情狀事

竊職同姚守備十八日收兵屯駐獨石河着落賊之
族屬各帶鄉夫細緝有惠艾安同手卒二人帶娼婦
程二寧子走至臨縣君德溝一鄉夫追捕被發烏鎗
傷臂伏路兵丁急救又被艾安刀傷其額練總楊時
中連射二矢中之艾安自刎身死拿其手卒及馬疋
眷屬又於爛團山石穴搜出大盜惠灰葫蘆卽惠天
德是夜三更投首惠首富同其族屬多人亦於殺積
溝生擒盜魁鍾斗惠孝文到案共獲賊馬一十五疋
烏第五杆刀二把查鍾斗之父鍾明節下落據鍾斗
供三日前伊父縊死爛團山巖除將二死賊梟回驗

明是實懸屍示衆外卽將大盜鍾斗惠孝文惠灰葫
蘆及死賊惠艾安手卒孫貴高自福伍名押縣監禁
訖所不卽獲者止王汝諫申友任國鉉三盜耳謹聞
上憲以憑轉報十月十九日申詳太原府轉報兩院

交山渠魁既擒永靜大盜宜緝事

竊職所報交山有名盜首漸次全擒逸盜王汝諫又
爲其家屬王登先等二十二夜初更審溝穴內搜拿
到案其未卽獲者止申友任國鉉二名耳夫盜聚當
用兵圍拿盜散宜用役密緝交山數百里巉巖深穴
何隙不可藏賊之身若不用賊拿賊得其內應預爲
指示雖萬兵徒滋擾耳盜何能獲查得潯樂有各太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三

盜以尹三盛李繼貴李繼福李六斤周時花五名爲
首而李惠明是窩主從之者小賊數十不足計也永
寧有名大盜以郝成章馮養成范一虎曹豹子四名
爲首而李旺是窩主從之者小賊數十不足計也職
確探尹三盛躲在靜樂龍門嶺卽遣兵役密拿家丁
董友崑傷矢追至細磨川而大窩李惠明大盜李六
斤等執械放鎗擁接上堡僅獲空馬二匹弓箭二付
而歸又確探任國鉉手卒歡虎兒寄馬于永寧段家
皮郭三知家內密遣捕役暗緝而大盜馮養成等同
歡虎兒騎馬踞巖役不敢近及還獨石職增兵進勦
又藏山穴矣使此等大盜不就今日擒到兵役一退

將見散者不難復聚異時別案事發害及隣邑又歸其咎於交山誰為之分別也茲將兩州縣盜窩姓名住址確查明白另冊開呈伏乞上臺密報撫憲密諭各汛弁兵協拿仍行文永靜兩州縣按名緝辦照數盡獲從此根株永絕矣干月廿三日申詳太原府密報撫院仍通報督院批行二十七日蒙巡撫達批據該府驗報前事仰按察司密移協營併行兩府轉飭各照冊內姓名住址作速協拿務期盡獲以靜地方繳冊併發蒙此合亟密行為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密差能幹謹慎員役查照單開姓名住址會同協營官兵相機密擒務期盡獲星夜押

交山平寇詳文

七

解赴司轉報勿致疎虞此係密擒渠黨事理靖盜安民諒該府自有同心慎切慎切

賊首已擒山頑就撫特報旋師日期事

竊賊兵屯惠家庄前月二十四日蘇把總於背坡山溝內搜出靜樂大盜李雅秋二十八日本山鄉夫于鍾家溝石穴中搜出靜樂大盜劉三即劉湖二十九日投首惠首富率鄉夫至靜樂圪鬨溝陣擒縣大盜杜名宇各獲器械馬匹此三名者皆積案候緝之大盜也除未獲逸賊任國鉉申友現在分路緝拿外俱經押縣監禁訖查此山兵分二協地轄兩府歷世相傳從無疆限數州縣愚民長子孫于其地但畏賊

既以賊攻
賊此又以
民化民
民也無此
一將撫
焉為善
之策

令而不知官法職親歷窮山馬足所至始立坊以定其界計此不毛之地屬交城者約三百里交之界定而靜樂永寧各無混土矣計此三百里中穴居者一百二十五處其從無糧餉不編赤歷崙以打鳥獸為生者除婦女老幼不計外共壯丁一千四百三十七名訪其者舊自順治六年變亂以至今日終其身不作賊且不為賊首所脅者止三十七家耳賊賞羊酒給扁額宣布憲諭以旌良善俾山頑知所效法即舉此三十七人或十里或十數里或數里就地遠近立為約正家諭戶曉取土穴百餘處山民具連名甘結各自畫押存案嗣後一人為賊情願勒殺淨盡可必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其無越志矣按其戶口有係別州縣流來者有係山中生長者俟戰回縣另開花名清冊呈報編審在即自當為之分都定甲造入新丁再設社學四處教以禮法不難盡化山頑為良善也今將擒獲大盜姓名并盜之贓物器械馬匹粟米眷屬每日限同姚守備及兵役等查明彙冊造呈于民固秋毫無犯于物亦絲忽不漏懇祈上臺轉報以憑憲奪職同姚守備于本月初二日移駐靜安堡仍諭蘇把總暫帶防兵百名分守山界念諸兵役此行殊苦初五日還縣初六日晴軍一日初七日可以唱凱旋省矣干月初三日申詳太原府轉報兩院

續報擒賊事

竊賊差縣快石大法胡德同鄉夫搜山於本月初三夜又拿大盜二名于中國溝內一係溫連雲印溫良榮交城縣人一係張法文水縣人皆汾陽案內候緝有名之盜也又獲溫連雲青驢馬一疋鳥鎗一杆印將二賊押縣監禁訖前後節拿大盜共二十二名理應續報伏乞上臺入職初三日詳內統行申報初四日申詳太原府續報

申覆勦撫山寇事

案查于月初三日詳報後嗣奉太原府帖文為執結文狀事蒙憲臺抄發部咨行文本府會同太原協

交山平寇詳文

七弓

并交城縣勦殺情事作何調度飛報定奪等因到縣時職以公事赴省初五日詳覆府協轉報兩院在案即於初七日同太原左營守備姚順統馬步官兵三百進駐交城東關休息一日初九夜照會交城營把總蕭成甫帶彼所領防兵百名共兵四百直搗賊穴票諭各處鄉夫分頭圍繞除前後訪實申詳協緝各案大盜不另叙外統計入山二十六日節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名現在押解太原者共二十名其擒賊情狀又投首賊夥三十六名及新撫山民從不編徭入厝者共一千四百三十七家并節經申府轉報訖獲賊之馬疋器械贓物眷屬與賊所遺之

惟不費公帑所以事竣後益易措辦然亦大難矣三十餘年中官如此任事者有第二人否

交山平寇詳文

七弓

械贓物俱貯縣庫而已經查報之牲口粟豈與未經查報之山地土窩皆查產也今應作何追給懇祈憲臺批示以便遵行所幸者渠魁李小黃毛被拿之後羽黨過誅多人今兵未血刃而應擒者禽就撫者撫千里窮山變為樂土何一非憲臺威靈所播故能不戰而屈也下吏適逢其會惟與晉民同其歡忭耳十一月初六日申覆蒙巡撫達批仰按察司速查通詳報初七日太原府周據交城縣申驗看得交山積寇盤踞多年仰借憲威先將李小黃毛拿獲各賊皆其羽黨大第就擒兵不血刃而得賊首二十二名雖有未獲之二盜終難免脫也即太原所屬之靜樂

事如一線
只是得還
明至見定
到底播成
不得

又拿積寇五名。從此交山一帶可必太平。其馬匹器械自應入官。新撫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自應安插得所。編為保甲。互相稽察。所獲匪屬並牲口粟立山地土窩查盜案與叛案不同。仍宜查例確議。逸賊家屬自應嚴禁。其有功文武官弁鄉夫官兵作何獎勵。伏候憲裁。蒙巡撫達批。仰按察司一併確議。通詳報。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蒙總督羅批。據詳縣備兵不血刃而得賊首二十二名。足見調度有方。其有功官弁夫兵應候本部院酌行至所獲各賊家屬以及牲口粟豈等項。既稱盜案與叛案不同。例應作何發落。其新撫山民作何安插。得所再查。劉應熊失盜

交山平寇詳文

七

案原報強賊八十八人。今獲二十二名。未獲二名。此賊是否打劫應熊之賊。如係此案之賊。則餘黨向往何處。仰山西按察司一併查議。妥確通詳報。仍候撫院詳行。繳司仰府行縣。該本縣看得擒賊方略。本皆定算於事前。而靜盜機宜尤當。示杜於事後。向賊所恃者。叢山邃谷。若形勢既悉。不難奪險。據險以散其羣。又賊所恃者。聚黨習眾。使間謀得行。不難用賊攻賊。以折其首。業經遞報詳冊在案。蒙查劉應熊失盜原報強賊八十八人。今獲二十二名。餘黨向往何處。查職九年移訊。換兵咨部詳文。實在清源教官未殺。處縣決難村未搶。汾陽張家庄未劫之先。十年春夏之

如此分勝
明白尚有
行查職名
之舉當可
危也

交賊勢方熾。蒙撫臺面諭設謀用間。願以身先。果落乘機。擒緝之條。議查條議時。又在執結文狀內。勦殺淨盡。部文未下。兩月之前。幸而一如條議。所算永絕伏莽。在任內本無盜案。則是歷年經畫。身入不測。實欲為太汾兩府南北二協去害。而擒賊非為。清嵐汾陽三縣結案。而擒賊也。然雖不為三縣結案。擒賊而汾陽執結文狀案內。報部強賊原數實盡於職前後所擒之中。初張家庄三月上盜時。汾陽官兵追拿。今查被殺者係惠天成。現獲者止一馮開耳。職四

交山平寇詳文

七

等十四名。又引進一名。十月入山擒傳青山鍾斗等二十二名。續拿鍾名節安二申友三名。據職冊報。發靜樂縣拿解李惠明等七名。又段南強李七兒三元兒三名。據職冊報。發永寧州拿解郝成章等三名。決雞村案內。舉出大窩王武一名。入山投首。夥盜惠首富等三十六名。黃河畔大盜來太原府城投首。被拿杜廷順一名。通共九十六名。除審係無辜而釋者高自福李雅秋范一虎三人。因係賊屬。帶罪而投首者王汝全等七人。通計打劫張家庄強賊共八十三名。大窩三名。以應熊案內計之。已無餘黨。通誅矣。所云擒賊方略。本皆定算於事前。此也。又奉查議牲口

粟豆等項及新撫山民安插緣由除粟豆應俟變抵失主外查所獲器械應請貯本縣以備賊守所獲山馬六十二匹與賊之產屬不同皆職自備草料喂養候詳發落自應遵例分發各驛行差至新撫山民王登先等一千四百三十七家正值編審職已為分入山鄉十都散處每都各甲之後願納下下則丁差以增戶口俱已得所樂業矣夫築堡屯兵乃為交靜既已成之費而移丞分治實為太汾消木萌之憂以古交之形勝必不可棄而數百里遼闊未可以一隅遙制也且以本縣自有之丞處本縣舊治之地理鞭長不及之民不增一官不添一役因人情之便而轉移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三

之非同勉難難行者比今交山一帶自劉王嶺直通黃河畔商賈往來如織已成秦晉孔道靜安古堡職捐建一新設一守備駐防萬不可緩但靜樂向屬北協如爛團周洪兩山細磨一川古今大盜嘯聚亦須責成靜安守備分汛庶無彼此牽制之憂幸逢兩院安內操外房謀杜斷兼而有之職處此要害之區欲有所建立以興利除害若不就是時堅請莫此嚴過不惟失此有為之地且失此有為之時矣所云靜安機宜尤當永杜於事後者此也伏惟上臺轉報務俾採擇允行

活賊方擒死賊乃顯事

此等智慧
自後學古
中來不可
筆草看通

案查十月十八夜三更投首賊犯惠首富等生擒盜賊鍾斗惠孝文於永寧之穀積嶺鄉解來營究問鍾斗之父大盜鍾名節下落據鍾斗供三日前伊父結死靜樂爛團山立遣典史郭景明馳至彼山查看果有縊死一屍十九日辰刻將屍擗至營內驗明即時具報職將屍懸掛樹間示衆着本山人認識有云小的認得者有云小的不識面者夫鍾名節出身交城營馬兵父于大盜豈有名節自縊山民不復識面之理因喚其妻李氏認屍堅供實是故夫然聽其哭而不哀職早已心知其偽矣因票諭鄉夫惠重生等四山密緝聲言名節既報縊死雖出山來不妨本月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三

十六日假死鍾名節汲水入穴山民看破踪跡因被惠重生等搜獲方知縊死之屍原是案緝大盜任國輔懼殺自死而鍾斗乃月之為父也已取任國輔親屬甘結存案不日又據嶺把總關報在山兵丁於後嶺底緝到任國鉉貼身手卒一名安二除即押兩賊犯解府聽審外理合先申以憑轉報其強盜惠首富等自來投首拿賊贖罪作何發落亦祈憲示申府詳司轉報蒙巡撫達批按察司審明確議通詳報司行到府帖仰本縣查照前經駁查事理即將自首之惠首富等開明某某姓名及獲鍾名節等原係何案有名夥盜與縊死之任國輔果是本屍確係何案所

緝立速分晰訊明妥招報府到縣蒙此除將鍾名節
安二兩賊犯于本月初一日解府另取口供一併叙
詳定招外案查投首惠首富原係交城營巡兵職確
探其為山賊頭目不敢以各案無名而聽其漏網已
經申報在案十月十四日統兵屯駐橫嶺惠首富
惠運通鍾名俊鍾名鼎各領其脅從者共三十六名
跪赴軍營投首具有首詞在卷職許其拿賊立功贖
罪即用賊黨以拿賊因此盜魁全擒且與本年強盜
自首之例相符謹將姓名逐一開報伏候上裁至於
任國輔一犯乃大盜任國海任國驥嫡親兄弟同行
上盜係張家庄案內候緝有名之盜見其兄弟被拿
交山平寇詳文
懼殺于十四日自縊爛團山十八夜三更投首惠首
富等生擒鍾斗在案職細訊伊父鍾名節下落據鍾
斗供伊父三日前縊死爛團山時兵屯獨石離爛團
山二十餘里即諭典史查勘明白據報果有一屍掛
在巉巖一面諭鄉夫掘回驗實一面具文申府轉報
其偽哉及屍懸於樹人有異詞妻哭其夫聲無哀慟
職曉其故而不即明言者誠慮鍾名節遠逃他屬一
被別處擒解職罔上之罪百口難分也今假死之鍾
名節以緩而獲即真縊之任國輔不查自明任國輔
幸保首領而死遺妻馬氏子大娃子仍當變價給償

失主正不惟據其族屬任旺等一結為憑耳職此翻
勦撫但有明首得生之真賊確無暗抵屈死之良民
又不煩職之申辨者矣于二月初二日覆府申司轉
詳兩院蒙巡撫達批賊首惠首富率黨投誠緝賊
贖罪與自首之例相符自應宥免予以自新但某人
係某案之賊當日分得何贓俱未審明仰司逐一親
訊并獲盜鍾名節安二速即確審併招歸結仍候督
院示行繳于一年二月初四日蒙總督羅批據太
原府呈投首賊犯惠首富等應作何發落仰山西按
察司查例妥議通詳報獲賊鍾名節等審明速報三
月十六日又蒙總督羅批據按察司呈鍾名節等
交山平寇詳文
前據太原府申報已批該司確審矣仰速審明通報
惠首富等悔過向化率黨來投既經該司查與例符
自應安頓得所仍於此案審定之日查明先今定例
妥議通報以憑酌奪具題仍候撫院詳行繳

執結文狀事

十年十月初一日蒙總督羅案驗行司到府仰本縣官吏查照原文內事理即將交靜住賊情形並地方各官職名一併查敘明白妥詳卽刻報府立等轉報毋得刻遲該本縣看得執結文狀一案大部覆核賊確數若干於是有聚集何年月日之查卽以住賊地方不行預報擒勦於是有各官職名之取又因賊竄山寨各有住址於是有勒殺淨盡之咨此十年十月初四日奉督憲行府發縣之部文也職卽于初五日具詳本府本協轉報兩院業蒙督憲批府協覆詳及職前後條議在案今蒙臬司票行太汾兩府坐交山平寇詳文

取各官職名到縣立候轉報 題奉 職不敢不細繹部文以申前說切思部各聚集何年月日一查盜欲覆核夥賊確數若干也職未奉此案之先已查渠魁羽黨姓名一一具報且將山賊忽起忽散旋與旋滅之由數十年來誅勦難加之故業已詳覆列憲矣部咨查取各官職名蓋爲住賊地方不行預報擒勦也職未奉此案之先五年冬移汛換兵條議業蒙督憲咨部先行十年秋守險分治詳文復荷兩院發司確覆不徒虛以預報塞責而且實具擒勦机宜故縱之罪可以幸免查此山直通黃河之畔地轄兩府文教難以兼施兵分二協武威不相統攝豈但遠逾關塞

幾個人奉
此案之先
剔出苦心
剔任不如
此不但無
功且蒙過
矣

抑且近逼延綏賊非一縣之賊山非一府之山其得以住賊地方專責之交靜兩縣耶部文有勒殺淨盡之咨蓋爲賊竄山寨各有住址也夫賊夥一聚無險不可恃賊黨一分有踪亦難尋散處千里窮山又何曾踞有寨子哉職未奉此案之先已將擒賊方略呈報入山兩旬渠魁盡縛除投首以外山民無不悉心向化此固仰體督憲檄行確議之仁未敢拘牽部議必盡行勦殺而後爲快也查督憲來文止將部咨抄發未曾另有查取職名字樣卽督憲批職原詳亦有該縣功過之言本部院已悉等語職兩番條議實爲地方圖謀久安原不因劉應熊執結文狀一案而後交山平寇詳文

有擒賊之舉且失事屬汾陽與交城全無干涉在汾陽失盜例有處分今反因交城拿賊而全銷汾陽失盜之案交城拿賊本出急公今反因汾陽失盜而波及交城拿賊之官部各懸揣遲度不得不嚴刻憲灼見親知自當有別伏乞上臺轉文臬司據實回詳以憑督憲題覆庶下吏得免无妄之愆矣詳覆太原府蒙本府看得交山擒賊全案皆交城縣知縣趙吉士功也披閱該令前後條陳慨然以擒賊爲已任原不徒以預報二字塞地方之責本無故縱安用隱諱且移汛換兵之呈先經達部守險分治之議復經詳院初不因奉有大部執結文狀之查然後奮而爲擒賊

之謀也。今幸不煩勦殺諸賊就擒而執結文狀一案之夥盜亦盡以此案全獲其在事有功文武本府現在詳明督憲請敘在案其在汾陽失盜一案各官久已處分茲既將賊擒即從前督緝接緝各官尚欲邀恩以消案豈有山賊盡平盜案全結反可追取地方拿賊各官職名轉報題參乎部文在諸賊未擒之先督憲止抄部咨併無查取職名字樣本府不敢混開以灰有功夫文武之心據實詳報伏候憲裁呈詳按察司檄駁到府行縣該本縣謹按憲駁三段備錄原詳復申前說若必待今日行查而始奉覆下吏誠無所逃罪矣奉憲駁細繹部文行查者謂山寨夥賊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七

於何年月日聚集確有若干今該府不將夥賊聚集年月盜賊數目逐一分明明白混云旋與旋滅數十年來等語大與部文有悖一段查原詳看得交山盤亘千餘里轄交城者十之三云尚可據實具報也是夥賊聚集年月以及盜賊數目早已逐一分明明白奉憲駁住賊地方在汾府以賊烏合交靜等山無憑開報在該府與交令又稱賊非一縣之賊山非一府之山互相推諉究竟任賊之山既非一府一縣亦應查明的係某府某縣其各賊地方官為何不行報勦果否有無故縱一段查原詳看得交山盤據數州邑歷稱盜藪而勦殺未加者以交靜轄太原而永

寧又轄汾府云云悉兵馬未到之地也是任賊之山職但將身歷者具報業已查明在案矣奉駁部咨明明顯列任賊地方官職名該督均未查明指參十五字載在原行均可覆按今該府不行查明開報反云院無職名字樣恐難葫蘆混轉一段查兵部咨文蒙總督于十月初四日釘封行府而職開報夥賊姓名查明聚集年月以至任賊地方既詳且悉俱在督憲未奉部文之先是以部文顯列勦殺淨盡四字督憲批詳但令職相機行事盡獲真賊不得妄拿良善部文顯列任賊地方官職名該督均未查明據參十五字督憲票行到府查得交山住賊地方係該府

交山平寇詳文

七

七

所屬合將部咨抄發亦未嘗復載開報職名等語是夥賊住賊報賊擒賊始末情形職既詳言之列憲亦無不心悉之矣不幸職所屬名曰交城而各州縣夥賊聚散無常難以防捕均嫁其禍於交山職繪圖上獻形勢備悉一若預知有今日之事者今賊黨既擒地方寧謐交山兩葫蘆如惠家莊鍾家溝等處已為山陝通衢商賈經由之地至如就撫山民悉安咄鑒保無越志萬一鄰封防禦不嚴別有鼠竊交城之山止不獨任咎也百年荏苒未平不聞一矢加賊今日根株盡絕反蒙屢檄參官責地方以住賊歷世傳至於今職誠無所逃責地方官不行預報而罪以故縱

職實不任咎。至職與捕官職名。應否開報。統惟上裁。而擒賊有功。卽註原職名之下。亦惟憲奪。皆非職所敢擅者也。緣係駁查事理。合應摘錄原詳申覆。伏候轉報。詳府蒙本府批。該縣身冒不測之賊穴。生擒積賊數十人。本府現在具詳督院。特請題敘在案。茲奉臬司遵照。未擒賊之先。部文查取職名。本府一面開報。職名仍將職名之下。註明功次。此本府奉督院面諭之事。安肯掩該縣淨盡山寇之奇功耶。候轉詳繳。

遵例具呈懇題議敘事

本府奉司、案巡撫達、案驗准吏部咨呈、該本部題為投誠復逃等事。議得先經刑部衙門、題覆直隸巡撫金、疏稱知縣梁舟、把總梁永鎮、拿獲別屬窩隱之賊、或酌量獎敘。應交吏兵二部議。臣部覆臺臣顧豹文條議、疏稱文職因獲別處之賊、若行加級、不論俸滿卽陞。恐有不肖之徒、希圖功績、拿遊行良民、捏為盜賊、拷逼訊問、濫充賊數、亦未可知。其文職不便與武職一體定例奉、旨依議。欽遵在案。相應將知縣梁舟等無庸議。具題奉、旨據奏前。顧豹文條陳文職因獲別處之賊、若行議敘、恐有不肖之徒、希圖功績、拿獲良民、捏為盜賊等語。誣良為盜、自有重處定例。若獲別處之賊、不准議敘。則人皆推諉盜賊愈多。這議敘之例、着再定議具奏。梁舟等仍着議敘。餘依議。欽此。欽遵。查兵部移咨、內稱武職查緝拿獲別屬盜賊一二名、審出夥賊十五名者、着管官紀錄一次。拿獲三十名者、兼轄官紀錄一次。查緝拿獲十五名盜賊者、着管官加一級。查緝拿獲三十名者、兼轄官加一級。查緝拿獲三十名者、着管官不論俸滿卽陞。查緝拿獲五十名者、兼轄官不論俸滿卽陞等語。以後文職官員、除自己承緝盜賊外、查緝拿獲別屬盜賊一二名、審出夥賊十五名者、將管官紀錄一

次查緝拿獲十五名者加一級查緝拿獲三十名者不論俸滿卽陞其兼轄官員查緝拿獲一二名者查出三十名者紀錄一次查緝拿獲三十名者加一級查緝拿獲五十名者不論俸滿卽陞以後拿獲賊犯與定數克及者京內官員具呈刑部在外官員具呈督撫具題到日俱俟刑部審明是實於此例相符者題送臣部議叙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載添入例冊內遵行據兵部稱把總梁永鎮止拿獲侯昌嗣等五名未及議叙之數無庸議叙等語具題奉旨依議今知縣梁舟等拿獲侯昌嗣等五名未及議叙之數亦無庸議五月初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呈

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備咨撫院行司到府帖仰到縣查照粘抄事理一體欽遵施行該交城縣知縣趙吉士看得文職緝獲別屬盜賊一例向來未載令典新奉 特旨添入例冊遵行在京具呈刑部在外具呈督撫題核照數議叙無非嚴盜賊以安民生錄勞苦而勵官吏也 職仰遵功令不敢不據實具呈切職於康熙七年四月初二日到任交城迄今四載有餘自已屬內從無承緝盜賊之案而查緝拿獲別屬各案盜賊有已經疏請臬示者有見在律擬具疏者有因其投誠拿賊免死者皆經兩院題准而核實於刑部者也案查七年八月初一日擒獲大盜康如江康

如海康四王有志等四名乃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李世珍家失事案內盜也已經遞解邢臺審實具題正法蒙總督白咨覆前院阿在案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擒獲大盜惠文通蔚化鳳王朝友三名九年二月初四日擒獲大盜楊芳清楊芳林二名乃汾州府汾陽縣東村失事案內盜也已經開解汾陽審實具題在案十年四月十二日擒獲大盜趙應龍一名審出夥盜十五名備開住址申文分緝後四月二十四日又擒獲大盜李宗盛一名四月二十八日又擒獲夥盜閻六張朝忬二名七月二十八日又擒獲夥盜袁世虎一名其夥賊蘇正明蘇萬遇曹伏虎張三劉福劉

交山平寇詳文

七

呈

遇祥張五董三李少林李三虎十名蒙憲檄行靜樂照冊拿解審實招供皆清源縣殺死教官李開秀案內盜也已經憲臺具題到部四月初十日擒獲線盜武之龍劉天正劉成庫三名四月二十四日擒獲夥盜弓進一名又照會靜樂巡檢擒獲夥盜段南強李七兒三元兒三名十月初九日同守備姚順統兵入山擒獲各州縣夥盜傅青山鍾斗惠孝文王汝諫郭三法杜名宇劉正惠天德任國海任國疆溫國輔溫連雲陰景格孫貴惠岐山張二惠艾安張法任國輔劉三李雅秋高自福二十二名又據 冊報靜樂夥賊居址蒙憲檄該縣擒解周時花李六斤李惠明小黃

讀至此其
堪下淚

出李繼福李繼實尹三盛七名。又據職冊報永寧縣賊居址。蒙憲檄該州擒解郝成章李旺范一虎三名。十月十三日軍前投首山陝各州縣夥賊願擒賊贖罪惠首富鍾名俊鍾名鼎惠運通張一龍張一寧李二小子馬登成惠珍吾孫周哥子任二反城兒王汝全王萬祿胡仲福任反城任國順惠重德張謀小子王汝昌尚德李天福李正五惠巴和尚申。任國元鍾名世王萬仲劉應虎惠珍黃韓三八九惠景洪胡三奇耿應宿任國選任國玉覃奉云三十六名。十一月二十二日赴太原省投首賊犯杜廷禎一名。又搜鍾明節於鍾家溝之石穴。關王武於靜樂之樓煩獲交山平寇詳文。七弓。

安二於臨縣之嶺後底擒申友於嵐縣之閭部村共四名。又皆汾州府汾陽縣張家庄案內盜也。亦經撫臺具題到部。以上共拿獲一百四名。除李雅秋高自福范一虎三名審釋外。其餘計緝陣擒投首者計七十八名。其為職審出夥盜密行申憲檄拿者計二十三名。通共真盜一百一名。又拿獲賊馬陸十一匹。器械數十件。俱經冊報兩院各部訖。念職一介書生當茲巖邑受事至今。強半與山盜相為終始。若使誣拿一賊。豈止不保功名。設或深入受傷。亦止空送性命。今職拿獲者不但盡係別屬之案。抑且多係別處之盜。在別屬案緝者。且因職拿賊而消案矣。即兼轄

降級者。亦且因職拿賊而復級矣。屢蒙撫臺諭以供職大義。方冀致身無日。何敢告瘁。言功。今值新例許其在外自呈。恰與拿賊相符。又安可避嫌違令。所當據實呈明。以憑核奪者也。五月二十四日通詳蒙本府清軍廳楊批。擒賊靜盜寧謐地方。具見良吏苦心。其功實不可泯。既符新例。優叙可期。仰候撫憲具題。并司道及本府批示。行繳蒙太原府周批。仰候各憲批示到府。以便加看轉詳。繳蒙屬平道張批。該縣廣施方畧。屢擒通寇。晉盜奔秦。邇茲經緯。朝歌渤海。不得獨擅美矣。遵例議叙。允符功令。仰候院司示行。繳蒙驛傳道謝批。查拿獲賊犯與定數充及交山平寇詳文。七弓。

許其自呈。今詳內繳拿真盜一百一名。恰與拿賊之例相符。仍候兩司轉詳批示。行繳蒙按察司審批。仰候撫院批示。繳蒙布政司移批。仰候撫院詳行繳蒙巡撫達。仰按察司查報。司行到府。該本府議看得緝獲別屬盜賊一事。向無成例。今奉部文載入例冊。凡在外官員。許具呈督撫具題到日。俱俟刑部審明。是實於例相符。題送議叙。在案。今據交城縣知縣趙吉士詳稱緝獲別屬盜賊一百一名。委與端管官不論降滿卽陞之例相符。理合據實回覆。至於兼轄官拿獲五十名者。亦有議叙之例。今除刑臺縣四名汾陽縣東村案內五名在本府未任之先。不計外。

本府兼轄拿獲別屬盜賊似亦與例無違伏乞本司核明轉詳以信功令可也六月初七日蒙按察司牌據該府呈報交城縣拿獲別屬盜賊詳由到司除詳批仰照另牌確議報奪外查得交城縣緝獲別屬賊犯七十八名又該縣審出縣盜密行申拿者二十三名通共緝獲真賊一百一名厥功自是難泯但查擒獲傳青山等並投首惠首富等係奉部酌差汛兵勦殺該縣方同守備姚順統兵入山擒獲並致投首多盜是否與該縣自獲者相同且凡奉部文俱以准到之日為始遵行已久今閱查緝拿獲別屬盜犯照數紀錄加級卽陞部文係康熙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奉

交山平寇詳文

七司

聖

青本月十九日准到部咨內開以後文職官員查緝拿獲別案盜犯在外官員具呈督撫具題等語是部文明開以後二字歷查交城縣所拿各盜俱在康熙七八九十年係未奉部文以前拿獲者今稱與例相符果否妥確事關具題重案不便率轉合駁確議為此仰本府官吏即將交城縣同兵入山拿獲盜犯是否與部文照合應否照例呈報逐加確議明晰妥詳報司以憑核轉萬勿朦混率覆致干違例駁詰干係匪細慎之速速行府仰縣確覆該本縣遵查得緝獲別屬盜賊之例向無令典新因直撫金題安肅知縣梁舟等擒緝侯昌嗣一案致奉特旨議叙載例通

行則雖符例尚未有一人在題而此例實有梁舟等可據職遵例懇題一呈蒙憲駁傳青山等係該縣同守備姚順入山擒獲是否與自獲相同切梁舟之獲侯昌嗣實同保定營汛把總梁永鎮緝獲而兵部自叙梁永鎮之功吏部自叙梁舟之功止以不及數不叙梁永鎮未嘗因梁舟見格而梁舟亦未嘗因梁永鎮見格也兄姚守備雖隨職入山然設開運謀俱由縣令殲渠獲醜盡出鄉夫營無血刃之兵陣無折矢之卒業將擒盜情狀節次申報兩院可查是與例無不符者也又憲駁議叙新例部文明開以後二字今所拿各盜俱在未奉部文之先職細繹以後云者謂

交山平寇詳文

七司

聖

以後督撫題叙當核其與新例相合非謂止叙以後之功也如謂止叙以後之功則梁舟等拿賊在十年八九月實新例未定之前今查部覆但稱今知縣梁舟等拿獲五名未及議叙之數亦無庸議夫梁舟等止因獲盜之數不及定例之數故不議叙未嘗因獲盜之期不在定例之後故不議叙也然則使梁舟等獲盜之數與例充及必首膺仍着議叙之典矣今職所擒之盜既與例充及而擒賊之期在去年十月更在梁舟擒賊數月之後又與例無不符者也且查該所拿侯昌嗣等不過五名而具題及于兩縣令一把總當時無一例可比尚邀特疏上聞今職一身所獲

之盜。且過百數。兼復有例可援。況清源汾陽兩案。見在刑部審明。確與部文相合。自應具呈請敘。初十日申府。蒙本府看得。拿獲別處盜賊。新奉特旨議敘。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拿獲別案別屬盜賊一百零一名。遵例呈請轉院具題。蒙本司駁府行縣確查去後。今據該縣援比。安肅知縣梁舟。緝獲侯昌嗣等。原案情由前來。按文武二職。共事立功。從來吏兵二部。各自議敘。初不必功出一人。安肅知縣之擒侯昌嗣。亦同把總梁永鎮。緝獲部覆。止以不及數。不叙。未嘗問及安肅縣之果否自獲也。況該縣丁未奉勦殺爭盡部文之前業已密謀用計。具有成筭。及姚守備隨後入山。坐縛渠魁。兵不血刃。即使自獲者。方行議敘。亦功與例符。况功令原不必自獲乎。又部文以後二字。原謂定例之後。各官合遵此例。具呈督撫。合照此例。具題。大部合用此例。核叙。非謂止叙定例以後之功也。如止叙定例以後之功。則安肅一案。原在未定例之前。不當僅以不及數。無容議矣。以不及數而不叙。則及數者。必當議叙。可知。揆此。則該縣拿獲別處多盜之功。委與新例。脂合。而本府到任之後。兼轄拿獲別處盜賊及數。似亦與例無違。伏懇憲臺。仍賜轉詳。以沛新恩。以獎下吏。可也。二十日。申按察司。該本司賽。看得交城縣趙令。申報拿獲別屬盜賊一案。蒙

交山平寇詳文 七司

聖

憲批司確查。遵行太原府確查去後。前據該府呈稱。交令緝獲陣殺投首別屬盜犯七十八名。審出夥盜密行申憲。檄拿又二十三名。通共真盜一百一名。委與密管官。不論俸滿卽陞之例。相符。卽該府任後。兼轄拿獲別屬盜賊。亦與定數。克及等情。呈詳到司。本司再四思維。該令拿獲別屬盜犯如此之多。膚功克奏。固稱一時經緯之吏。第細繹部文。內開以後文職官員查緝拿獲別屬盜賊。與定數克及者。在外官員具呈督撫。具題之語。駁府確議。今據該府詳稱。部文以後二字。原令各官合遵此例。具呈。非謂止叙以後之功也。復行詳請議敘。前來。然應否特疏。題叙。用

交山平寇詳文 七司

吳

奇功已成
尚須如此
分剖猶不
得敘奏勝
善融之徒
不為無見

蒙憲查某係交山賊犯某某係別境竄來似將交
山統歸交城一縣管矣切交山形勢蔓延太汾兩
郡已經繪圖條陳在案各賊勾結錯綜秦晉兩省已
經歷審口供在案即係一縣管地方而職為管
之官亦當詳明具呈非因今日批查始委之別屬以
邀題叙者也今即統以交山言之查職獲過交山
賊犯則有康如江等四十四名獲過別境竄來賊犯
則有王有志等三十四名此七十八名者盡係別屬
案內失事之賊而大半皆別屬之人又大半拿獲於
別屬之地此七十八名之數內為職自行設法擒獲
者六十二名為職同兵入山搜捕者十六名此外又
交山平寇詳文 七
有靜樂永寧兩州縣照職審實冊報擒獲賊犯蘇正
明等二十三名不在自行擒獲同兵搜捕之中此前
報所獲一百一名之數俱經分晰清楚者也以言乎
失事地方則殺官劫財皆係汾陽清嵐三縣案可
據與職實無端緝之責以言乎別屬盜犯則藏賊山
穴擒賊處所多係臨嵐永靜汾文各州縣報冊可查
與職更無協緝之責事關駁查理合備細申覆伏乞
上裁酌轉十月十六日申府該本府看得交城縣知
縣趙吉士獲盜請題一案本府奉憲批查分晰交山
別境與該縣自獲同兵搜捕確數去後茲據該縣申
覆並據冊報所獲各盜數目籍貫月日前來本府覆

查該令派人入不毛窮山者數百里確獲各屬大盜者
百餘名原其捐軀不顧非因協緝而畏題參核共引
例不虛委宜邀恩題叙以彰功令相應照轉俟候憲
臺俯賜轉詳議叙以鼓勞吏至蒙憲駁名列參處者
方為兼轄此指承緝盜賊兼轄之地方而言也本府
原無承緝之責與兼轄拿獲別處盜賊之例實符非
敢邀功理合一併申覆十一月初四日申詳蒙按察
司賽批據詳查康如江康如海康四王有志四名
該縣詳稱於康熙七年運解直隸那臺縣審實具
題正法本司衙門查無卷案可考且係遠年之事似
應刪去其餘諸盜有與原案拿獲地方日期不符者
交山平寇詳文 七
有係別屬拿獲者且有冊詳互異者難以備述仰府
行縣逐一查確更正另造清冊具詳報奪本月十一
日行府備仰到縣該本縣覆查康如江康如海康四
王有志四名乃直隸那臺縣失事案內之大盜也職
於康熙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順德府邢台縣開文
即行密緝於康熙七年八月初一日拿獲隨經數次
研審確係邢台案內大盜於本年八月十二日具文
為失盜事申詳院司府屬此本縣獲賊申詳之案卷
歷歷可考也康熙七年十一月初七日三省總督白
移咨山西巡撫覺羅阿院行司司行府府行本縣
縣復申詳各憲此又直隸移覆已經獲有康如江等

之案卷歷歷可考也。雖事在康熙七年，但係職自行
緝拿之巨盜，正合部文內所謂拿獲別屬盜賊之例。
所當遵例據實具呈者也。至與原案拿獲地方日期
不符及冊詳互異，如蔚化鳳王朝友等俱經改正。至
有別屬拿獲者，則係職審出各賊姓名住址，隨即備
細開列具呈撫憲，移關別屬別屬照職所開姓名住
址循拿。果無差誤，是拿獲雖在別屬，而審出姓名住
址是職，正合部文內所謂查緝拿獲之例。所當遵例
據實具呈者也。至若楊芳清、楊芳林係職於康熙九
年二月初四日親自入山至惠家庄拿獲，即於本月
二十日遞解汾陽縣轉解永寧州，因此招內遂載永
寧州拿解而不知為交城拿獲，遞解永寧也。當日職
雖未經申報各憲，但現有移解州縣牒呈開文并覆
牒覆開可據，是又正合部文內所謂查緝拿獲別屬
盜賊所當遵例具呈者也。至各屬照職所開賊犯姓
名住址拿獲者在各屬自有拿獲之地方申詳在案。
既經憲駁，逐一查明，另造清冊呈覽，伏乞照冊轉詳。
十一月十八日申府。本府加看詳司，蒙按察司賽
批據詳查康如海等四盜前因係移送直隸，遠年之
案。楊芳林、楊芳清二盜原招係永寧州拿解而不題
交城故行駁刪。今該縣必欲以大盜入冊一同請叙
覆查該縣緝過盜犯較定例業已倍之。若去此六名，

交山平寇詳文

七馬

至

無碍於叙功。若入此六盜，惟恐以遠年及冒功駁查
反為不便。如照該縣詳稱謂拿獲清林二盜，關送汾
陽轉解永寧，故前招止言永寧而不題交城轉詳，則
是該縣前之不申與前之承問者均屬失詳。是又一
不便也。本司之駁原令從妥，非抑之也。仰府仍查明
行縣刪去大盜另冊詳報。行府到縣該本縣覆查康
如江、康如海、康四王有志等四盜係職未奉憲行首
先緝拿移送直隸，前蒙撫憲於薦舉必不可停等事
疏內將拿獲康如江等開列事實，欽奉一俞旨。亦以
微勞當賜創舉難民業蒙 睿鑒且職於康熙七年
到任以後節年俱有緝獲各盜雖隔年分實係接續
擒拿。况康如江等實為首先拿獲各屬之盜，似難刪
除。其楊芳清、楊芳林二盜亦係職拿獲移解前冊未
蒙開列職名今應遵駁刪去。伏候照轉。十二月初五
日申詳。蒙太原府督糧廳署府事蔡 覆查康如海
等四盜原係趙令於康熙七年拿獲，曾經開列薦牒。
雖非本年之事，但接續緝拿節年未經斷絕，似非竟
屬遠年者比。又據稱首先擒獲之盜似應仍為開列。
其楊芳清、楊芳林二盜則已遵駁刪去。相應轉呈於
本年十二月初五日申覆按察司。本司加看詳，照轉具
詳本院。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蒙巡撫達 批仰候具
題。繳本月二十四日蒙晉撫達 題為遵例具呈懇

交山平寇詳文

七馬

至

題議叙事。據按察司呈：該臣看得吏部題定文職查緝拿獲別屬盜賊及數議叙之例。交城縣知縣趙吉士。遵照部行。將緝獲別屬盜賊九十九名。申請議叙。到臣。隨批按察司確查去後。茲據詳稱。本官獲過別屬失事本縣之賊。並別境竄來。與自行投首及審實招拿之盜。姓名數目。獲賊日月。備造清冊呈詳前來。查部行新例。原以鼓勵勞員。今知縣趙吉士設法查緝。冒險擒拿。獲盜溢於定數。但例係創行。作何議叙。聽候部覆。除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初八日發刻抄。二月二十四日。蒙吏部

交山平寇詳文。七。五。重。

題為遵例具呈懇題議叙事。吏科抄出晉撫達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山西巡撫達。疏稱交城縣知縣趙吉士。將緝獲別屬盜賊九十九名。申請議叙。查知縣趙吉士設法查緝。冒險擒拿。獲盜溢於定數。但係創行。作何議叙。備造清冊。聽候部覆等因。前來。查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內。兵部等衙門覆科臣田六善條奏。會議定例。嗣後二年之內。不論是否同縣。將別屬盜賊查緝拿獲十五名者。將專管官加一級。拿獲三十名者。兼轄官加一級。專管官查獲三十名者。不論俸滿卽陞。兼轄官查獲五十名者。不論俸滿卽陞。如借緝賊之端。妄率良民者。照

誣拿良民例處分。所緝賊數與此例相符者。令該督撫提鎮以文到之日算起。二年終查明具題到部。之日。照例議叙等語。查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所獲盜賊俱在未定此例以前之事。係康熙七八十年內。拿獲者。與例不合。應無可議。奉

旨。趙吉士拿獲別屬盜賊甚多。着照新例議叙。具奏。後不為例。三月初四日發抄。初六日。吏部咨 刑部。

查得先經山西巡撫達。疏稱交城縣知縣趙吉士。將緝獲別屬盜賊九十九名。作何議叙。備造清冊。聽候部覆。本部查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內。兵部等衙門會議定例。將別屬盜賊查緝拿獲與例相符者。令該

交山平寇詳文。七。五。重。

督撫提鎮以文到之日算起。二年終查明具題到部之日。照例議叙等語。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所獲盜賊俱在未定此例以前之事。係康熙七八十年內。拿獲者。與例不合。應無可議。具題。奉 旨。趙吉士拿獲別屬盜賊甚多。着照新例議叙。具奏。後不為例。欽此。案查康熙十一年五月內。刑部題為投誠復逆等事。一案。本部議覆文職官員拿獲別屬盜賊。與定數充及者。京內官員具呈刑部。在外官員具呈督撫。具題到日。俱俟刑部審明。是實於此例相符者。題送臣部議叙。奉有依議之 旨。通行在案。今將知縣趙吉士獲盜九十九名原冊一本。相應一併移咨刑部。逐一

查明各案盜賊名數是否相符。速開過部以憑議叙。本月十六日刑部咨覆吏部。蒙吏部題為遵例具呈懇題議叙事。該臣等再議得先經山西巡撫達疏。稱交城縣知縣趙吉士將緝獲別屬盜賊九十九名。作何議叙。備造清冊。聽候部覆。臣部查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內兵部等衙門會議定例。將別汎盜賊查獲與例相符者。令該督撫提鎮以文到之日算起。二年終查明具題。到日照例議叙等語。知縣趙吉士所獲盜賊俱在未定例以前。率獲者與例不合。應無庸議。具題奉旨。趙吉士率獲別屬盜賊甚多。着照新例議叙具奏。後不為例。欽此。案查康熙十一年五月內

交山平寇詳文

七

聖

刑部題為投誠復逆等事一案。臣部議覆文職官員。率獲別屬盜賊與定數充足。及在京官員具呈刑部在外官員具呈督撫具題。到日俱候刑部審明。是實於此例相符者。題送臣部議叙。通行在案。今將知縣趙吉士獲盜九十九名。原冊一本。應咨刑部查明各案盜賊名數是否相符。速開過部以憑議叙。咨行去后。隨准刑部咨稱。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所獲盜賊蘇正明等殺死清源縣教官案內冊上有名共一十四名。傅青山等行劫劉應熊家案內冊上有名共七十八名。又王朝友等行劫劉仁德家案內冊上有名共三名。又康如江等行劫直隸順德府邢台縣

李世珍家案內冊上有名共四名。以上共九十九名。與原冊查對名數相符等因。咨覆前來。定例內專管查獲別汎盜賊三十名者。不論俸滿卽陞等語。今交城縣知縣趙吉士率獲別屬盜賊九十九名。既經刑部查明各案盜數相符。准其不論俸滿卽陞。奉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奉旨依議。

吏部題為補授主事。戶部山西司主事于肖龍已經休致。所遺員缺。應補主事。擬趙吉士浙江舉人。見任山西交城縣知縣。康熙七年四月內任。連開歷俸五年二個月十八日。康熙十二年四月內。拿獲別屬盜賊。照新例。准其不論俸滿卽陞。薦一次。紀錄四

交山平寇詳文

七

聖

次。今陞戶部山西司主事。照定例。仍准帶薦一次。紀錄四次。於新任奉旨。趙吉士依擬用。

交山平寇書牘

姚江邵以發得愚評

弟俊士章侯訂

上覺羅阿巡撫書

切照交城僻處萬山夙稱盜藪兼以頻年水旱流離相屬良民化為盜賊久矣某未任之先徧行訪問已知有康如海康如江康四者兄弟三人為交山渠盜構党劫掠遠近受害及其到任探緝則如海等並無升合之糧且踪跡無定忽于七月二十七日接到直隸刑臺縣拿盜關文而康如海兄弟姓名果鑿鑿開列于刑臺之盜供矣某即晚督捕快密緝幸而拿獲于陽曲縣界之關頭寺中并一夥同行之劉厥張旺

交山平寇書牘

俱拘到縣發其腰背包裹皆刑臺贓物也其時理當申解念交城小邑既獲巨盜不無意外之防况隣邑亦有刑臺關文又恐播露則同關之盜難以拘緝展轉深思獲盜不申請上臺竟解旁省罪也待申不解而虞及本邑并虞及隣邑亦罪也均之罪也毋寧辭其重者况憲臺舉賢斥不肖無非期進斯民于衽席苟屬吏果能靖盜以安民即行事稍不循規矩其必有喜而無怒可知也因此即將關內有名之康如海三人并所獲贓物連夜解赴刑臺而職所轄地方籍此以首除三大害矣其劉厥張旺暫行羈倉職細鞠張旺則自供大同邊上人原是王有志小名金瓶子

一德功名
身家起見
則識智昏
此等正主
意亦不

昔年打劫縣邑事發前官曾經懲責至今捕快有識其面者續據刑臺關提盜供人犯又有王有志小名金瓶子之名則張旺與如海等實係同夥無疑矣劉厥與大盜同獲盜雖未叛似難輕釋應發靜樂縣取保候憲奪曷勝惶悚之至

與文水傅拱辰同寅關會請兵書

前以諒切同舟偶爾聞警是以具商交山遠跨數州邑諸賊搶此匪彼故敢肆其披猖而文汾一帶居民苦累尤甚我輩既蒞此地自應深憂遠計絕此根株若任其滋蔓難圖順治六年之患可為殷鑒某即晚具文撫司及協鎮請兵三百守敎治老寅臺亦須詳

交山平寇書牘

文請兵三百至峪口坐鎮遙為聲勢暫同吾圍某親身進山撫諭亦惟以至誠感動羣盜令解散為苟安目前計耳百年逋寇參養至今勢必燎原我輩將來定以身家殉之功名顯晦又屬二義惟高明急圖焉

請兵朱協臺書

邇者交山遺孽復為秦中汰卒本省開墾逃兵所播惑北則靜樂康家溝西則永寧孤突廟而本縣之兩嶺三座崖實為蜂屯蟻聚之處公然肆橫于汾文陽太間而莫為之禁昨據交城營蘇防守關來意欲通詳各憲又慮發而難收是以密請老鎮臺即諭將官一員調兵三百聲言進剿其實借駐關外或屯山口

聯絡安頓
種植實者
都從至誠
中本無或
亂草開過

不誠木石
能動者

以爲援。俾鼠輩稍知忌憚。然後親入深山。開誠勸諭。庶可潛消默化。以苟安于目前。不然。撫不成。撫不。能勸。縣官其如之何。刻憲詢及不妨以實情上陳也。

復朱協臺書

交城劉王。與呂梁接界。過嵐縣。峻嶺爲黃河。畔便屬秦中。從來兩省鼠竊。恃此天險。嘯聚不常。某撫輯三載。歷來王化不及。處無不親行勸諭。即恃頑梗化者。某未嘗不得其歡心也。近日四隣亢旱。幸而交山麥苗甚好。乃有秦中汰弁黃姓。率逆來開墾。閩兵及永靜兩地饑民。蜂屯蟻合。於山中。蓋兩省不能拘押。而三州縣所難查緝者也。渠魁鍾斗。任國鉉等。借

交山平寇書牘

七

壬

勢煽惑山民。半爲搖動。大有揭竿而起之勢。交城營蘇成甫。久爲羣賊輕視。食糧土兵。鉅明節公然作賊。而不敢問。又安懼有王法。蘇防守。延至今日。始行具報。不知山中早已釀成燎原之勢矣。今幸祖守備督兵駐邑。某大張先聲。謂係協臺前站。即日大兵入山。撲殺是以特來招撫。爾等蓋山賊左右業已有人。陰爲我用。始得以行。吾之離間其秦中汰弁黃姓。相顧謂鍾斗等曰。爾來騙我到交山。殺我獻功。幾乎白送了命。立時退走黃河。畔而逃。來開墾。閩卒亦奔永靜。各處饑民。俱鳥獸散。兩葫蘆渠魁已避入深菁絕壁。中山民持賊心者二千餘人。俱到縣投通。清白結狀。

辨其不從盜爲亂。此亦不過苟安目前之計耳。鍾斗等不誅。終不敢保交山永無竊發也。誠使縣官力。可爲又何必請兵。請兵而未奉制臺之命。又不敢竟行勸殺。若不如設此設縣。官方且束手待斃。其又安能謀賊乎。再留祖守備駐防三日。便可旋師矣。

上高陽李相國書

自戊冬具候。迄今三載。寸楮無達。增墀者。誠以相國方操天下進退之權。而不肯復辱與門牆之末。頻通問候。天下有以諒大賢之無私。而不肯或不免干進營求之誚。故每沉吟輒爾。中止而茲復有啓者。民情地勢。念慮所及。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以進之。

交山平寇書牘

七

辛

左右惟相國不惜留神及之。某自蒞任以來。開渠築城。諸廢漸興。鋤奸懲蠹。諸害漸息。去年四月。謬膺薦舉。乃僅循例註冊。未獲與歷俸三年。無錢糧盜案者。同考選。不意今春交山一帶。流民嘯聚。大肆披猖。汾太河東。所在震動。簿書下吏。過蒙撫臺委以蕩緝之任。且夕皇皇。天誘其衷。渠魁李宗盛就縛。餘黨四散。然而總總過計。不無隱憂者。除一時之寇。易保百年之無寇難也。切念交山亘延千里。而交城所屬居十之三四。達汾州平陽北通與嵐忻州其中層峰幽谷。雖生長斯土者。莫知其所紀極。時平則爲道根。匪罪之區。稍警。卽爲狼突。蜂屯之所。卽如順治五年大同

勦擒二字
說得明快
總是確有
所見非一
時浮議徒
取虛聲也
昔于古人
中求之

美逆之變。交賊乘機倡亂。勾連偽黨。直破縣城。清文
汾介諸邑。皆被蹂躪。由此觀之。交賊之不靜。不獨交
邑一縣之憂。實全晉腹心之患也。切交城縣治立自
隋初。其地當汾孔二河之交。較之四境所轄。頗為得
中。自唐天授時。長史王及善移置山南。却波驛。即今
之交城縣治也。去舊治百二十里。先天二年。分置盧
川縣於盧峪口。開元二年。復併入焉。於是西北交山
一境。五六百里。有至死不見長吏之面者。縣令即有
才能。往往鞭長不及。安乎自故。明以迄今。茲終無寧
定之日也。某兩次深入險阻。相其形勢。每嘆此地實
天生賊窟。非區區勦撫之議。所能靖也。蓋勦者止可
交山平寇書牘
施於揭竿負隅之時。而不可施於華面伏莽之日。撫
者止可行於悔過投誠之輩。而不可行於旋招復叛
之徒。惟有分司扼要。潛消逆萌。為百年之計耳。量度
縣城西北二百餘里。有地名東西葫蘆者。乃永安驛
嵐諸山。奸人出入必經之所。縣治東北百二十里。古
交城舊治。乃陽曲靜樂諸山。奸人出入必經之所。又
其地頗有村落。可以依據。誠設營兵於中西靜安古
堡。以控制兩葫蘆。而移本縣縣丞於古交舊治。犄角
縣城三方。鼎足以巡以撫。小有不靜。即時搜緝。庶幾
彼此相應。奸人屏跡。日漸月摩。馴至草心。某一小令
耳。設官建置。極知位卑而言高。無所逃罪。然聞之封

交山平寇書牘

疆之事。當其任而不熟計其利與害者。愚也。知之而
畏其難。不敢言且為者。不忠也。某既已熟計之矣。敢
與其難。而不言且為。與茲已。願詳各憲具題上請。未
知其果克如議否耳。伏惟相國。恕其狂瞽。而鑒其曲
突。徙薪之意。以定三晉腹心之至計焉。
與清源張夏鍾同寅書
前擾貴署。即以山賊披猖。必欲甘心我輩。為慮老寅
翁謂賊且擲榆貧官。何慮之有。某正色云。守土有責
及今防之已晚。況不為防乎。別未兩日。即傳貴治殺
官某已密遣練總帶鄉勇二百餘名。阻賊入山之路。
料此時已為吾困。貴縣立發捕賊關文一紙。照會某
交山平寇書牘
好拿賊。關解前來。藉此一舉。使山中頭目。俱畢命于
是。案此全晉之幸。不僅為李廣文報仇也。竚望
關文不至。使草賊逃去。未
五日復有汾陽劫殺之事。
致劉副將書
交山餘孽。近有解機。靜樂積窩。漸成孤立。前具詳撫
臺蒙調管公。帶兵三百屯駐樓煩。去積窩何家庄止
二十五里。屈指此日。兵至其地。窩主李宗盛必走交
山。糾餘黨倡亂。如不相從。再投黃河。畔以圖後舉。某
密諭蘇防。升統交管之兵。馳入兩葫蘆。密駐鵬窠。待
其至而擒之。此賊一擒之後。交山頭目。數十勦捕。甚
易離。則易圖。合則難治。此最難得之機也。不意前防

此中機宜
斷不容疑
惟可與知
者通耳

升為伍卒所控老協臺令箭提解來省蘇防弁回兵
對簿新來王百總交代前功從此盡棄某將何以報
撫公之命耶夫兵機貴速而勝算難逢蘇防弁赴省
實審王百總新到未諳地利未悉人情惟坐文水開
柵鎮諸兵丁止以送舊迎新為事山中消息不相聞
問必為靜樂積窩糾聯將來勦之撫之權不在我特
為蘇防弁請命伏冀立賜飛票令蘇防弁待罪行間
拿賊立功即隨新來王百總入山屯劄俟靜賊逃至
交城西山即便擒拿功成之日寬蘇防弁之罪委補
王百總以守交城營蘇既全職王復超陞二弁不遺
餘力可必馬到功成即列憲亦以某所料不謬而老
交山平寇書牘
七
協臺所委為得人矣倘不就羣盜解散之日調兵入
兩葫蘆此後竟不敢問津也
四月二十一
守聽勦番書保促次晚促蘇防弁守帶
兵入山果於二十四日擒獲李宗盛
附劉協鎮回札
伍卒任全勝控其本弁必山賊有以使之謹如台
命仍令蘇成甫照舊管事王百總可助一臂之力
亦令其協同入山若果有功再行定奪可耳此復
復劉副將書
暫留蘇成甫非為成甫也以今日山賊驚疑解散正
當借彼巢穴為吾營壘時此機萬不可失是以囑成
甫將防守兵丁盡數撤進竟屯駐於惠家庄也老協

至日內奇

臺不以某言為謬概允所請又加兩旗牌協同入山
可謂周匝之至此間弁兵奮力前驅大異向時古人
往往使過以成功某料三日內必能致宗盛于麾下
撫公前即道此意以慰懇切
三致劉副將書 辛亥六月二十二日
自五月初旬渠魁擒解後與老協臺密與王希照定
計以來未嘗傾刻忘也近撫臺亦屢屢詢及但此事
必乘其間得其間即一舉撲滅無難否則雖有大兵
無所用之今幸雨暘時若稱大有年群賊見撫憲後
輯之示又見某絕無緝拿之心亦漸漸解去就農獨
傳青山等心腹黨羽百餘猶然屯駐鍾家溝而未散
交山平寇書牘
七
此時倘明徵兵馬入山進剿彼一呼嘯聚反有不可
測者其數年籌畫至今日始可見諸施行如後營換
兵之詳賊輩早已知之但于詳留意而擒賊之機
盡在是矣今某乘此時和賊解之日調點近村民夫
修緝靜安古堡堡與賊巢相隔不及五十里明調蘇
防守徵聚在縣在汛各處營兵暨同督工使兵集而
兵不知兵既不知賊亦無疑却暗諭王希照為內導
乘間統兵直入盜穴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盡縛群醜
無難也今某已面授蘇防守以此意又密諭王希照
伺間立功一弁一兵情願立功折罪効死無二此外
不聞于一人某料功成之日當在初冬山寒木落時

耳。具詳上請。伏祈俯察。微機悉從。擬批發下。交城營使賊不疑。并各兵亦不疑。若形露而賊知此機。一失山中。斷無可恃之日。西成甫畢。遠近餘黨。煽結害及太汾兩府。而某又何以報督撫兩憲之命。賊首姓名附覽。幸密之。

復周太守書

二十八日接鈞示。傳院憲面諭云。交山鉅寇。交令竟置不問。職讀之不勝惶悚。切職經營。慘淡每飯不忘。置之不問者。正所以深問之也。此山盜氛。嘯聚既非一朝。蔓延亦非一縣。未可以旦夕必其勦除者。必定其謀。深其間。密其機。伺時而後動。乃可幾於有成。功。

交山平寇書牘

七月

七

近者沿山一帶。四出彼猖。一自李宗盛就縛。餘黨解散。數十賊首。竄伏鍾家溝。似不難即行撲滅。然勦山寇者。秋冬易而春夏難。秋冬之際。欲匿則山枯木落。一望蕭然。欲逃則風寒雪凝。寢食無所。方今盛夏。草木蓊鬱。在處可以藏身。又天氣炎熱。夜行露宿。無所復顧。況今交營之兵。未換民膏。於寇兵即是賊。吾一舉動而彼立知。機立泄。機一泄。則交山遠近。寇黨皆知。必死。不西走黃河。必肅集守險。以自固。若復請兵誅勦。民心愈惶。寇勢愈張。矣。故近者寂然無聞。正欲使之懈。而自安。漸離巢穴。脅從者日散。而從事於耕耨。兵自兵。民自民。賊自賊。三者各不相謀。然後得以。

兵與盜相
通特與兵
相格致亂
靖亂根源
盡于此

不煩鎮將
顧慮豈惟
大臣不敢
言即武臣
亦不敢言

用吾之間。而掩其不脩。前謁院憲時。亦云稍寬時日。不難次第就擒。未嘗即敢屈指於目下。此間深意。尚有不可以言盡者。前致劉協一書。頗具擒賊方畧。詳列諸盜首姓名。先行錄覽。

四致劉副將書

前以修堡方畧。具陳左右。籌之數月。止擒袁世虎一盜。其餘巨魁。幾就縛而復失。甚可惜也。總因兵與盜相通。將與兵相格。不換兵。則賊必不可得。往者換兵。文書已露其機。今則群卒洶洶。沙中之謀。殊為可慮。聞前日合營復控蘇防守於臺下。為將者身之不保。安能擒賊。深維今日之勢。換兵一着。必不可已。然兵。

交山平寇書牘

七月

七

機貴速。兵事貴密。伏乞老協臺因告發一事。顯提蘇弁。續傳令。箭盡提合營各兵。對質俟悉到。轅門。即委能員挑選。練卒。星夜赴汛。將以智而有胆者。為上兵。以愚而敢勇者。為宜。萬乞勿吝以新補晉兵。庶幾山中耳目。從此判然。不難收系榆之效耳。

五致劉副將書

制臺批詳。意實不主勦而主撫。是以某條議。即詳內意也。候督院批守險分治詳語。再覆老協臺轉報。庶為妥確。近日盜首鍾明節。劉正等。俱已赴縣投首。其開誠仍令其入山招緝群兇。山中事。某不煩協臺顧慮。應俟月盡。靜安堡築成。某詳報各憲。後即請調兵三。

然亦大難
爲續將

此所
知吾
功者
步驟
次爲之耶

百○其○同○入○山○中○名○爲○增○換○俾○山○民○不○疑○我○兵○既○駐○要○
地○不○難○直○搗○其○巢○斯○時○開○誠○者○盡○令○投○首○抗○拘○者○卽○
時○成○擒○此○一○勞○永○逸○之○策○某○實○胸○有○成○算○幸○勿○先○問○
左○右○也○

報周太守擒盜劄子

初○九○夜○統○領○官○兵○直○入○葫○蘆○賊○巢○據○東○坡○底○兩○嶺○廟○
屯○駐○諸○賊○東○西○不○相○聯○絡○山○頑○盡○爲○我○用○矣○若○至○靜○
安○堡○然○後○調○遣○恐○諸○兇○一○聞○部○議○勦○殺○淨○盡○之○旨○勢○
必○塞○葫○蘆○之○口○盡○脅○山○頑○而○爲○賊○雖○萬○兵○不○能○進○也○
今○諸○兇○數○百○各○攜○眷○屬○踞○三○座○崖○崖○巉○險○可○望○而○不○
可○登○我○兵○西○離○惠○家○庄○賊○巢○三○十○里○東○離○橫○嶺○賊○巢○

交山平寇書牘

七

老

二○十○里○中○離○此○崖○亦○止○三○十○五○里○夫○殺○賊○固○所○以○安○
民○而○不○知○撫○民○實○所○以○拿○賊○某○此○行○意○主○于○撫○民○使○
山○民○皆○吾○民○諸○兇○所○踞○之○險○其○能○長○恃○耶○惠○岐○山○劉○
正○業○已○就○擒○惜○防○兵○稍○洩○機○關○不○能○一○鼓○而○獲○又○費○
籌○畫○也○交○城○營○防○兵○不○可○用○調○來○太○原○標○兵○亦○不○可○
用○久○不○講○武○卽○荷○戈○過○嶺○先○已○告○疲○明○明○有○賊○山○行○
追○之○莫○及○况○實○踞○險○乎○某○三○日○前○密○調○向○時○練○就○鄉○
勇○行○吾○之○法○用○賊○拿○賊○務○使○有○名○諸○兇○無○一○漏○網○然○
後○申○報○兩○院○題○覆○庶○山○民○保○有○其○身○命○耳○

復交城諸鄉紳書

山○賊○橫○行○傳○擄○京○師○致○奉○勦○殺○淨○盡○之○文○幸○而○某○條○

議○在○先○兩○院○不○拘○下○吏○以○文○法○得○以○一○身○肩○荷○其○事○
今○則○首○惡○俱○擒○脅○從○罔○治○山○頑○不○但○得○全○首○領○而○室○
廬○依○然○雞○犬○無○恙○總○出○列○憲○之○賜○也○在○某○不○過○盡○職○
分○之○當○爲○以○求○免○於○戾○耳○何○敢○言○功○諸○先○生○越○山○度○
嶺○遠○來○犒○軍○軍○氣○爲○振○從○此○草○昧○之○地○盡○變○而○爲○文○
明○紳○士○夫○身○之○所○歷○關○係○正○自○不○小○但○山○川○崎○嶇○過○
煩○車○騎○爲○不○安○耳○

復陽曲朱蒸菴同寅書

鄉○兵○擒○捕○倍○勝○營○兵○然○不○若○編○山○民○爲○兵○其○擒○捕○更○
捷○也○山○民○懷○畏○遠○過○鄉○民○又○不○若○准○投○首○爲○民○其○懷○
畏○更○深○也○三○舍○弟○靖○士○調○選○司○馬○見○勦○殺○邸○報○自○都○

交山平寇書牘

七

民

中○七○日○而○馳○荒○署○昨○至○屯○駐○處○全○軍○踴○躍○此○間○局○陣○
既○定○無○煩○顧○慮○但○諸○兇○聚○于○縣○監○拌○却○一○死○何○不○可○
爲○某○所○憂○不○在○山○而○在○城○矣○凡○靜○交○接○壞○已○有○鄉○兵○
伏○路○料○山○賊○無○是○謀○也○果○能○謀○安○肯○爲○我○縛○乎○但○不○
得○不○深○爲○意○外○之○防○耳○

壬○子○夏○歲○成○諸○盜○反○陽○曲○縣○連○撫○臺○單○騎○出○開○城○
諸○軍○圍○獄○數○匪○不○敢○入○撫○臺○日○交○城○令○從○深○山○中○
轉○至○今○在○獄○乃○無○如○何○耶○各○兵○弁○爭○入○盡○縛○反○盜○
惟○傳○青○山○格○柙○如○舊○矣○日○若○等○深○山○不○能○活○欲○此○
前○盡○家○法○越○二○日○得○

與鄭淡菴樞部書

古○有○受○千○金○之○賜○而○等○於○浮○雲○有○膺○一○言○之○知○而○感○
於○沒○齒○非○一○言○之○重○於○千○金○也○其○言○之○誠○於○中○而○發○

約的老泉
之文然一
并苦心滋

於外者。蓋實深愛夫斯人而思有以濟其身。及惟力是視。而力有所不能。則又不能自已而出之。爲言庶幾吾力不及濟。或曰。吾言之所及。而終有以濟夫斯人也。是故其言而行。則濟其身。其言而未行。則感其心。彼千金之賜。吾何有焉。西山擒寇之舉。本非萬全。捐軀一決。不捷罪也。戮也。幸而捷。則憲之威令之職也。某何功之有。豈意公始揚之於朝。繼稱之大中丞。且欲與全晉輩下諸公。列疏而達之九重。嗟乎。此何心哉。此何心哉。某與公訂交未浹。非有左右爲之先容。高門咫尺。又無有達道干譽之一及於其鄉。即直道自在人心。然稱道之已耳。從而揚之朝。復從而及

交山平寇書牘

七

交

之於大中丞。更復從而思及達之於九重。嗟乎。此何心哉。此何心哉。言之行與未行。固無論而出於心之誠。然以莫夫人之有濟者。豈復遺力耶。行取挨次。疊在前。近遵部覆。安肅獲賊題敘之例。具有詳案。但某素性疎誕。本非吏才。誠恐因卽陞而再轉外員。則息肩之望。杳無期日。故復徘徊未決。亦不樂以此事上聞也。夫狂病之夫。方其盛氣之時。踴躍超距而不知止。迨其性定。則坐立喘息。且顛仆而思臥。某今者殆有類於是。故復述其區區之懷。以誌私感云耳。

上賽臬司書

汾陽勦殺一案。某同守備姚順入山。官兵三百。防兵

一百鄉勇二千。在山月餘。一切犒養飲食。所費不貲。悉係捐索。並未派撥。民間粒米寸薪。及奉發審勘。各盜獄中衣食俱某措置不。缺直至正法後。其之苦累始釋。至變匪一頭。盜至八十。不爲不多。復運其家屬林總老幼。盡係山中赤子。生離死別。情實可矜。又當歲旱。謀生無計。焉有多金。承買盜屬。某親至交山。勸令親族具領。官爲出值。令其撫養。至投首惠首富等三十六人。各賦意無所指。各犯出萬死而得一生。尚何愛惜。但候審年餘。狼狽不堪。斷難完納。按駐酌價。亦係官補。某因百年連寇。戡滅一朝。肅殺之後。卽當繼以陽春。庶幾撫茲孑遺。使之改過遷善。所全於

交山平寇書牘

七

交

兩府者甚大。不僞爲交城。莫此三百里之土而已。若搜獲馬匹。每日僅筭豆草銀八厘。數合之豆。盈掬之草。豈足供飼林。在某俸入有限。何能爲別。屬餵養盜賊之馬匹耶。某竭一年奔馳之勞。窮百端無費之費。祇求寧謐地方。原不曾爲劉應熊家拿賊。何失上竟無人心。尚有號就不已之視耶。伏乞垂照。早結欽案。幸甚。

上巡撫達公書

某聞之天下。有處萬不得已之勢。而適未遇夫有求必應之人。達者安之。愚者號焉。處其勢矣。而幸遇其人。則雖仁聖賢人。如所稱樂天俟命者。亦將竭盡無

其痛哭流涕之書也
以深謀密斷始以勇
雖鼓舞用
以痛哭流
涕終焉故
無建撫軍
又將何如
德亦險矣

餘以陳之于其前。况下焉者乎。今有鑒于萬仞之谷。而匍匐于華山之巔者。其號呼而待救也。急矣。雖途之人遇之。亦未有不咨嗟而憐之者也。然咨嗟焉而已。及其親若友遇之。則未有不俯仰哀傷而不忍去焉者也。至于遇之者。為若父與母。則又豈止如是而已哉。則必將盡力而不止。冒險而不惜。必出之于谷而降之于巔。乃得已焉。有強悍之子。于此恃父母之必將救之也。安坐恬然而待之。彼為之父若母者。亦寧遂不盡力。蹈險以救之乎。然及其出于谷而降于巔。其不怒而詈且責者。幾希矣。其今者處其勢矣。安敢不號呼而一陳之于憲臺之前。其不肖。然自垂髫

交山平寇書牘

七

主

受書即募古人行事。及蒞任交邑。復蒙憲臺不世之遇。數載以來。風波撼蕩。浪于選謫者數矣。卒獲保全。屬吏百數。而獨于某仁至義盡。不啻若父母之于子。夫憲臺之所為。厚于某若此者。豈徒如世之所謂私其屬者比哉。誠見其尚可以勉。勉以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故耳。由此咸奮夙夜自勵。每惟當今守令所重。莫若清廉。而交城土地荒瘠。戶口逃亡。其需清廉尤甚。當今功令所嚴。莫如盜賊。而交城叢峯遠谷。極河踰塞。其苦盜賊尤甚。自戊申四月任事迄今。凡日用飲食。以及親朋酬應。無一非老父拮据經營。以給其用。自聽訟徵糧以外。凡晝而食。夜而寐。無一

不心在窮山而勦且撫。若乃靜安古堡。已成荒山。兀然重建。入山勦捕。馬步官兵四百餘名。各鄉鄉夫不下二千。往返匝月。一應軍資犒賞。咸取給于縣官。無非東西假貸。以累老父家鄉。兌償幸而有名諸寇。悉已就擒。遠近生民。保無竊發。私心自慶。以為庶幾可藉手少副憲臺特遇之恩。其次微勞稍著。或旦夕得脫離此地。豈意歷年遭寇。甫爾勦除。而縱盜職名。隨蒙部取。某稟奉功令。敢不遵報。夫功名得失。自有天數。條列降革。亦有公評。其何敢妄生怨尤。第以某數年所為之事。而逆計今後所居之勢。寔有萬不得已。而不容默然于憲臺之前者。其故有四。某素心懶放

交山平寇書牘

七

主

本非吏才。謬膺百里。寅而作戌。而息蒞任已及四載。一切上下文移。從未假手于人。年甫壯而鬚髮已有二三白者。日內編審。凡歷年來堅不可破之積弊。矢志清剔。每戶每丁。逐家面訊。舌存已敝。審編未及十之三。而食為之減。夜為之漸。不能寐。過此以往。更不知何如是。某之心力已盡。不得不陳者一。又某遠宦山右。妻子均未之官。恭逢憲臺一塵不染。屬吏莫不潔清自守。某自揣可以無費。然相隨家丁馬匹。晝夜巡緝。所需實繁。少經歷四方。交知頗廣。往來如織。情不可忍。服職至今。家計半為官賂。即老父亦難為。某繼矣。是某之生業將竭。不得不陳者一。老父今年六十

有五老母六十有六矣。胞兄端遠佐縣於江南之長洲。胞弟靖士近復謁選都門。其下三弟雖列諸生。然皆年幼無知識。某自入都至今六年。去家四千餘里。晨昏不獲奉侍。每思作一清白吏。少轉京階。以歸榮。二親自去冬入山勦盜。家父聞之。爲之屢日徬徨。不食。及聞山中蕩平。手書諄囑。僥倖遷移。便當告養。今縱盜之職名既上。倘定例之叅罰旋加。是歸省終於無期。二親垂老。必且憂而成疾。是某之方寸已亂。不得不陳者一。又交盜自故明迄今百餘年來。縱橫出沒。從未聞常事有敢捕一寇。斃一賊者。屈指某任中。著名魁率。陸續擒緝。將及百數。豈獨交城所轄之盜。

交山平寇書牘

七

七

其爲永靜臨嵐之盜。實多孰無父子兄弟。孰無親知。姻好。其于某爲仇。痛心切骨。某亦聞之熟矣。今交邑山民開誠勸誠。已漸格心。至於各邑羣頑。寧能保無他志。誠恐一夫決命。卒不及防。是某之首領可危。不得不陳者一。夫自古豪傑之士。亦每每有居官特立。一往不顧者。然功名可以無營。遷謫可以無懼。而父母之慮。必不可一日而忘。身命之憂。必不能一日而不計。況去秋蒙憲臺面諭。朝廷今方破格用人。但當努力任職。毋以行取係心。某凜奉不敢忘。今交邑之寇幸已全除。交邑之民幸已就治。交邑諸務幸已悉理。而某今後方且日入于萬不得已之中。以憲臺

之仁至義盡。厚于某若此。而又處某今日之勢。而尚有所疑。且待隱忍無求。是則某之罪也。縱盜職名。某不敢辭。倘力爲疏白。少敘微勞。實邀洪恩。是盡力不惜。若父母之於子。思出之于谷。而降之于巔者。非憲臺之望。而誰望與。

交山平寇書牘

七

七

交城閭邑鄉紳致謝周太守書

原任刑科給事中轉江南兵備道布政使司參政
武攀龍 原任福建巡按使原任河南按察使
奇龍 原任直隸涿州等處叅將呂成名原任福
建龍巖縣知縣解之麟原任江蘇南河總督
張奇英 原任浙江仁和县知縣張新奉
丁世淳 原任廣西融縣知縣張新奉
廣善化縣知縣孫浩原任陝西寧夏屯田守備
張錫 原任太原偏關老營堡訓導張紹義
卯科舉人候選教諭張冲光貢生候選縣丞王
拱廷貢生候選訓導陳于寧李獻榮貢生
候選州同知常大孝貢監候選縣丞李若湛
巳酉科舉人劉爾霖武舉李敏覺貢生武之璧
申銓生武之興副榜貢生李若必貢生武之璧

恭惟

老公祖台臺清時重望洪水哲人五馬從容識大才
之肆應四郊豐稔卽劇郡之賢聲庶遺風將繼叔虞

交山平寇書牘

七弓

圭

而保障何慙尹鐸治生等性成質朴閉戶長年日在
覆幬未能趨謁老公祖必恕而亮之也茲所啟者敝
邑西山夙稱益藪綠左連嵐靜右接汾寧千里延袤
易爲出沒茂林密樹平居借以潛踪疊嶂層巒竊發
因而走險曩者閭閻蹂躪鄉城治生等俱遭荼毒然
勢大力強凡爲邑父母者未敢輒興問罪之師至今
切齒醜類自趙父母來交卽單車赴賊招撫踏荒數
入虎穴諭之以義不減郭令公撫之以恩有如太丘
長謂宜多方誥誡必無後舉之狠煙詎意再四叮嚀
尙有現存之鷹眼趙父母遂用計擒獲巨魁授首遠
近快心顧賊首尙多時猶剽掠前月趙父母以官軍

三百掩至山中賊急不知所措卒獲數人後以賊捕

賊俱以次成擒往返匝月而山中鷄犬不驚居民自

若從此西山無盜豈特交人受福使太汾兩府得安

枕而臥者皆趙父母之賜也治生等滾入窮山皆夢

想不到之地見馬步四百而外尙有鄉勇二千餘人

既禁兵役秋毫無犯自不得不日爲供給悉趙父母

捐囊以應所費不貲不但地方免剿殺之累而各軍

亦無庚癸之呼旋師之日汾文交靜數邑父老兒童

同至焚香而叩馬首者數萬餘人功德之感人如此

治生等以趙父母滾仁厚澤無可酬報當欽金以償

軍費而趙父母堅執不從分文不受每談及滅寇一

交山平寇書牘

七弓

圭

軍輒不自居功云若非老公祖一力擔荷列憲主持

正恐往賊地方皆遭屠戮縣官救過不暇敢誇功矜

德乎始知勞于兵者趙父母而至其事者老公祖也

治生等陰受福庇倉卒未喻謹此公修蕪牘以明同

邑佩德之意臨楮無任歡忭之至

周太守答鄉紳書謹令樹字計百壬辰
進士河南延津人

潢池弄兵平世所不能無但詰姦禁暴之無術遂使

滋蔓難圖耳貴縣僻處山巖蠢茲小醜負隅肆惡使

都人士有剝牀之虞此固當事者之羞也涓涓弗塞

將爲江河荏苒取人子太叔所以利用猛也貴邑令

趙君騰畧過人胸有成算不難身發難端始則單車

諭賊既乃間道出奇遂使耕者不驚渠魁就縛畏
之尸祝庚桑固其宜矣運籌帷幄則焉能不過如
杜預張華力贊平吳而巳是役也誠
國家之靈也諸臺之績也貴邦士民之福也何勞
之有焉瑤札爛然不敢攘善口碑之愛敬心勒之
次裁荅不宜

交山平寇書牘

七号

老

交山平寇本末序

自古治盜之方除盜之吏前史載之詳矣然而治小盜
易治大盜難治烏合之盜易治負隅之盜難治境內之
盜易治蔓延之盜難大盜實繁有徒未可輕言撲滅重
以守土者情多瞻顧憚言大舉坐令賊勢益張難治者
一盜據險爲巢出沒登降如猿鳥根株日固多長子孫
於其中黃口孤雛生而鷹眼何況好手健兒難治者二
疊嶂蛇蜒延袤千里朝廷雖有分土而若屬聲勢倚
角往往刺探官府動靜往來策應蜂聚獸散窟穴無常
難治者三以故長令苟安一隅救過不給奚暇問鄰封
哉余往客都門習聞三晉苦交山寇者垂數十年辛亥

交山平寇本末

七号

老

初冬由鴈代南遊道徑交城謁趙使君天羽開尊宴客
酒酣賦詩席未散使君忽起謝客提兵入山去私怪向
來雜坐轟飲時何絕不聞出師一語也迨嘉平初臘余
還憇交則使君凱旋已浹月兵不血刃交山告平逆命
者鼎鼎就縛而歸誠者紛紛編戶嗟乎又何其神速也
暨余返都門而都人士則交口使君平寇功暨余歸江
南而江南士大夫則又交口使君平寇功余輒應之曰
唯唯是固向者鄙人之所目睹也居無何余友夏子宛
來以其所著交山平寇本末郵屬余爲評夏子之言曰
吾與此事相終始故紀之也特詳書凡三卷上溯盜起
之由誌舊禍也中述定策之豫誌伐謀也終陳制勝之

略誌成功也其敘事簡而覈贍而有體人地必詳月日必確無他務以傳信而已昔之爲兵家言者恒樂後大其文以悅天下好異之目今讀此書卒無能摘一字以爲過情者則是夏子之書誠爲實錄而後且將爲信史之藉也嗟乎交寇何寇平交寇之功何功歸諸大中丞大中丞不居讓善遜庸大臣之度也歸諸郡侯郡侯不有左提右挈用底於成汝唯弗矜莫與爭能也歸諸使君使君不受曰此

朝廷之慶也羣公之威德而民社之福也小臣何力之有焉雖然諸公卽口不言功功亦安可泯哉夏子好奇多讀書長於兵事故其著述有古良史風若此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卷

雲間弟陸慶臻集生氏題於瀟照草堂



敘

國史之敝其由野史之雜乎野史者國史之權輿也微野史則國史無所據依雖以司馬子長之才非據摭百家不能成史記況其下乎乃古之書苦少今之書苦多古之作史者難於網羅今之作史者難於裁擇漢魏多纂言之書紀事者蓋寡六朝以降裨官盛行大抵齊諧志怪之流詆笑類俳而已不侵史事宋元人著書始多及朝事後人因採以作史史稱最劣至明而無人不有劉記其見存者無慮千百家專紀時事者尙三四百種可謂多矣然體亦滋雜其中荒誕不根鄙俚舛錯勦說雷同病難枚舉可裨正史供採掇者十不得一二自非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卷

全

好學深思之君子精擇而慎言焉欲望良史於將來其可得乎此其病原於世之學者速求名而好著書不得之目見耳聞影響傳說輒著於篇取增卷帙資談論而已亂事實而誤正史不暇計也夫所爲作野史者正以身不當史官之職懼賢人傑士奇績異能之日就泯滅故及時書之以待後之人苟其不足傳信且將以吾書之紕漏而反疑所紀之人之事爲虛不與立言之旨大相刺謬乎哉善著書者則不然必親見其人親預其事度非吾莫能紀也而後爲書必覆覈較量審無一言不可以傳信也而後成書斯其書可行於今可據於後卽與國史相表裏可也交山平寇本末者夏子宛來客晉

陽作也。交山阻河，竝塞綿絡千里，伏莽數十年，調發數郡，不能定。趙君一文吏，玩之股掌之上，不頓一戟，不絕一弦，決旬之間，渠魁坐縛。此其事於史，當大書特書。及今無述，後將何徵？廼其間以賊制賊，以間用間，情狀萬端，非洞悉機宜者，曷能筆之於書？此本末一書，所以不可不作，而作之惟宛來最宜也。宛來故關於詞趙君此舉功又最奇，宜其鋪張揚厲，有侈辭焉。乃今讀其書於地形，事勢曲折變化，如指諸掌，而其敘功伐也有遺勞，無溢美。始末次第條理，秩然核而明，詳而有體。後之史氏有錄交山功而傳趙君者，於此取裁焉。猶製錦而衣之也。令野史而盡若是，又何病其多而作史者亦何擇？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全

言之難耶？交城故隸太原，是役也，太原守周君力持之。趙君賴以集事，余適客太原，具知其事，有屬余纂記者。余謝未遑，既得宛來之書，爲之擊節稱善。乃述余所以不敢輕作之意，質諸宛來，且告世人，使知此書爲信史也。

松陵潘來次耕氏題



交山平寇本末卷之上

雲間陸慶臻集生評

夏駟曰：交之山，自古多寇。盛於明季，大烈於國初。然迄五六十載，無有能平之者。何也？其形勢，其風土，其習俗，其渠黨，其出沒居址，一不詳焉，儼然絕域矣。世之能入絕域立功者，幾人？首卷具列其故，以見其平之難。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全

若三座崖、黑黑烟山、洞煉銀、孝文、劉王、嶧以及永寧州之呂梁、離石、臨縣之紫金等山，延廣千餘里。晉之人統各之爲交山，因交各故，并築以爲交城之山。云攷隋開皇二年，始立交城縣。今縣北境河北，都古交村是也。其地左孔河，右汾河，二水相交，合而東南流，以故水曰交水。村曰交村，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唐武后天授初，長史王及善移縣於山南九十里之却波村。先天元年，復於舊縣東汾河之左盧峪口分立盧川縣。不數十年，復廢併入交城。元時於西冶村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巡檢明時廢，不立。接境萬山盤錯，東起太原，省城西至黃河南，壓交城汾

州季義北踰三關析代若永寧奇嵐靜樂臨嵐各州縣皆包絡其中歷代爲盜賊淵藪而交城所轄諸山尤險峻多盜明末流賊蹂躪山盜王才宏嘯聚亡命劫掠村堡知縣芮浩中請院道創建營房於孔河都此都今併谷口等村駐兵百人久之才宏勢愈張臨縣被陷遠近震恐又益兵二百守禦加嚴崇禎三年庚午流寇西來步騎數十萬山鄉焚劫一空未幾渡河而南留賊王剛賀地草豹五短毛子等立營三座崖山中賊任亮王董英郭彥李叔孔王全與汾西人巴山虎高某者各聚衆千餘分據羣山爲剛等聲援後巴山虎得罪於剛剛欲殺之任亮爲之叩頭求免

來山平寇本末

七司

以此巴山虎怨剛而深德任亮結爲兄弟各賊盤據山中數載

山營房悉行燒毀防兵退駐文水縣之開棚緩急無濟崇禎十一年復於中西都寨子村築堡曰靜安建營房官署守備薛敏忠統馬步兵五百名守之招集流亡彈壓羣寇剛等稍斂戢國朝定鼎追勦闖賊餘黨剛欲挾亮等俱西去巴山虎不從剛乃自率所部去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遣官招撫之任亮巴山虎王全王董英郭彥等皆出山降隸籍太原營李叔孔居靜樂周洪山之河家庄黨羽尤多見亮等皆降亦就撫時嵐縣吳家庄有高九雲者夙爲盜魁有妖民王某不知所自來往各縣以風鑑星

命惑百姓一日遇九雲伴大驚說以天命有歸九雲愕然王取水一盂命九雲鑑之則垂旒袞龍左右翟扇儼然如王者儀驚且喜信之不疑王復言文武悉呼至以次覩水中大小將相冠服悉現羣山煽動王說九雲先聚衆破嵐縣首事請得二千金往各路說諸應運者起兵來會九雲欽金二千命二人與俱至澤州王約黨殺二人挈金去九雲遂率衆攻嵐縣圍之數周日夕苦攻城幾陷馬國柱命署副將游擊楊某率兵三百馳救之九雲收衆遁游擊躡之至草子寨圍之兵少不能匝請濟師時李叔孔新聽撫國

來山平寇本末

七司

柱檄其衆往助孔部落驚悍素有名遠近呼之爲

李黃毛九雲初聞黃毛兵至震恐及黃毛至則不用命且陰與往來游擊密白其事國柱乃愈大發兵往赴而撤黃毛回圍困十餘日夜大雨九雲乘官兵不備越圍北遁官兵追擒之諸山始靜靜安備亦弛屯兵百名而已然諸餘黨逋伏山中者甚多時時爲患交山既嚴險耕種地十不得一二其民多習鳥鎗打飛走爲生技精甚童子婦女皆能之山之饒者頗富林木堪販賣又利畜牧界北有石峽屬靜樂境故左氏所稱屈地也多產良馬西境劉王蟬山中多生藥草驪馬放秣其中輒無病壯健善走異他產以故馬

大蕃息雖不耕種而富饒順治五年禁民間不得畜馬九月巡寧副史王昌齡遣標下千總路時運入山巡查路時運者故貪黷率五十餘騎至靜安堡諷把總尤玉入山欽村民金玉以路奉差遣而命已索賂市山民怨不從路乃舍其騎於堡身從數騎入至梁家掌長坂塔村集村民大言朝廷禁馬吾奉憲委查若等俱冒禁死生在我耳其熟思為計民恐獻酒肉鷄黍饗之路解刀脫衣踞土炕且啖且議賂民懇少減路愈益脅之民忿甚有梁四張繼成王顯明齊三夏張成志者直前罵曰吾山民貧苦汝乃欲吾等命耶即拔路刀砍之路方持盃飲酒未及咽首已斷遂

交山平寇本末

七

金

盡縛其從騎徑抵靜安堡是時堡中兵且近百又路從兵留堡者五十騎而倡亂民僅十二人耳顧堡兵皆山中民妻子多爾山內反共持尤玉使不得動王顯明人堡說王曰路千總被殺若為守汛將官罪得薄耶不若從吾等同舉大事稍猶豫則吾不能活若玉懼從之解其刀分其親近家丁悉撥於各賊隊負行李悉部署堡中兵鎮玉項與之一驢騎從後使二賊押之距靜安堡東百里關頭岔口村者肘逼東西兩葫蘆故有太原千總溫師珩統兵三百駐守名曰貼防梁四等既殺路時運劫降尤玉以貼防兵近駐腹心地連夜率眾襲之適師珩聞變悉兵南出至樹

頭領岔口南卒與賊遇師珩大敗賊乘勝追至岔口死亡者大半賊遂分路四出劫掠村邑是時任亮巴山虎王全王景英郭彥等既投誠隸籍太原營營守備周自新移鎮山東高唐州值州賊三帽沿子反城空不守自新率亮等撫定州城賊平凡廢產盡給亮等為業亮等安之三年春馬巡撫升宣大總督李黃毛聽用標下為材宣五年馬復總督江南慮黃毛終為患挈之去凡異時交山宿盜魁無在者而梁四張成志王明山王國印王顯明張繼成鍾明節任國昌齊三夏杜養申應發應旺等新倡變特起勢張甚遠近諸山盜一時響應最著名者為靜樂之河北庄賊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全

武安宇永寧之龍王山賊李崇李與裴家馬坊裴奇芳樹林村賊六豹裴家馬坊者距孝文山西北五十餘里處交靜臨嵐各界間故為太原左衛裴指揮屯田地居民千餘家四圍石牆內有樓曰孟樓高十餘丈為層十數可望數十里有裴四者村中巨族與其姪武舉人裴奇芳皆勇悍且家富饒裴四投王昌齡標下効用奇芳家居聞梁四等起事慮為所掠亦聚眾起而武安宇者故與奇芳善遂並發九月巡撫祝世昌令箭調寧武副將李吉老營堡將羅映壇汾州營將寧獻功山西都司僉書署偏關將張柱石撫標左營游擊李好賢等會合各部兵三千勦

馬坊龍王山河北庄童子崖樹林村各賊檄巡寧副使王昌齡太原營將賈恩左營游擊高國盛守備苗成龍千總陳倫李惠民等統兵二千往勦梁四（勦梁四一事下分應）九月昌齡令國盛部兵五百自靜樂入山昌齡同賈恩陳倫李惠民由交城水泉灘入山二十二日昌齡兵至岔口并帶溫師珩兵命為導二十三日大勝於柴長村官兵敗死者數十退兵岔口溫師珩陳倫俱以怯敵不前網打師珩革職其夜梁四張成志王國印入煉銀山昌齡等待國盛兵不至進兵攻之時國盛兵從臨井溝兩嶺關入靜樂與寧武道金某遇駐兵會飲醉相爭國盛拳擊金明日至樓煩鎮前哨兵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報王顯明鍾明節率眾屯南山頂縛掠去兵民命尤王砍殺旋去玉項鎖與之弓刀乘馬國盛急督兵進勦顯明率眾拒敵烏鎗疊發官兵多中傷退兵靜樂二十二日世昌檄國盛回省以前飲酒醉爭事為金所構也是時昌齡等攻煉銀山已數日賊守堅甚一日東南營失火炮發死者百餘人西北圍兵復死於烏鎗者十數乃收兵退至梁家庄其夜梁四王國印率精勇賊千餘砍營入昌齡恩俱棄營走惟成龍與寧武營丘千總據營拒戰賊不得入明日復退至靜安堡申文世昌請益師遣兵三百運糧於米家庄回至中途為賊圍急命李惠民率騎兵五十救之賊始

退掘得入堡乃大犒兵眾愈操練三日進兵出堡十餘里遇賊下令日殺一賊賞銀五兩生擒者倍之眾踴躍競進殺賊百餘人有曉賊九條龍者據嶺殿矢盡持巨挺突擊眾兵披靡退走九條龍追下嶺失足仆為成龍部兵韓喜文所擒收兵行賞其日世昌調滿洲大人艾松游擊高國盛左營千總關進福中營千總張勇常道明率滿漢兵二千助勦亦至軍聲大振梁四等復退守煉銀山遣人乞降艾松不許令進兵攻之攻數日丘千總者死於炮乃緩攻乞糧於省時右營守備李進忠率兵五百方運糧千石入山王顯明國元張繼成齊三夏等聞之伏眾數千於米家

交山平寇本末

八

庄之西十里乳子河山下石鎖關側進忠兵至賊斷其前後集烏鎗乘高火打自辰至午進忠死五百兵無得脫者報至舉軍喪氣諸將議退軍王昌齡曰賊破在旦夕兵如非制之復生多殺何害乃策長關以困之初各路將奉世昌令刻期會兵十月初二日李好賢統標兵五百調利民營五百李吉統寧武兵五百束路營兵五百至樓煩駐兵十餘日利民營所調兵不至而王顯明尤王張繼成等方劫掠羊圪塔等處殺掠甚眾二將遂率三營兵往勦道河北庄庄有娼奴毛三兒者素與裴奇芳繼繼其日武安宇適邀奇芳挾妓縱飲聞吉等兵過即跨馬率眾橫擊官兵

圖其村攻之。日且暮。山險賊衆甚。且將截官兵後。吉乃復回樓煩。次日利民兵至。遂從進牛口至嵐縣。普明堡遇羅映壇亦率兵六百至。遂合兵踰石天嶺。至永寧。至臨縣。聞顯明方劫永寧中第村。急督兵進至戴武店。略口鎮。與汾州營衛獻功張柱石等兵合。各路兵既齊。集諸將會議。以衆賊連衡。恐彼此應援。難成功。謀分路進剿。各巢使各不相顧。二十五日。遂分兵。李吉。李好。賢。羅映壇。率中軍守備。王應聘。撫標千總梁汝貴。利民把總許秉忠等。攻取裴家馬坊。竄獻功。張柱石等率兵攻取龍王山。李吉等至馬坊。裴前芳置其家屬於孟樓。悉力拒戰。而問道遣人求救於交山。本寇本末。七弓。王顯明。武安。宇等時顯明方攻沒李進忠兵。謀救煉銀山。因馬坊急。乃糾合武安。宇并樹林賊六豹。合衆數千。於十一月初二日。至馬坊南山。將切官兵營。吉等知之。分兵設伏以待。賊至。伏兵起。夾擊大敗之。王國元。張繼成。皆中箭死。顯明。安。宇等四散走。追殺十餘里。其夜吉與好。賢。映壇令兵擊布爲小囊。貯火藥繫箭鏃。四面射入。至二更。堡中火起。兵入堡。奇芳登孟樓。盡殺其妻子。縱火自刎。賊黨擒殺無算。馬坊既平。李吉。羅映壇。王應聘等復分兵剿殺靜樂。鴈門。村童子。崖。文。山。東。距樓。大夫庄等處賊黨。李好。賢。率梁汝貴。許秉忠等分兵由永寧境略口東出。往煉銀

山。梁四時裴四方從昌齡在軍中。聞馬坊捷報。至。即日告假歸。至馬坊。復聚衆反。與王顯明等合。六日。竄獻功。張柱石等兵至龍王山。李崇孝乘官兵遠至困疲。未安營。即率衆迎擊。官兵敗。崇孝乘勝追逐二十餘里。適大同總兵姜瓖遣游擊李世華。高之蛟。領騎兵六百馳至。大敗崇孝。追至山頂。崇孝馳入寨門。未及閉。追兵入。崇孝急閉第二門自守。山頂僅一泉。在二寨門外。官兵既據其外門。水道絕。十一月初二日。崇孝繼其妻子。從後山走。寨遂破。龍王山。平。高之蛟等由靜樂回大同。後汾州道徐養高標下兵擒獲崇孝於交山。解省。世昌命子賢斬其二子於小店鎮北門外。斬崇孝於道。各賊俱平。獨煉銀山險峭。攻久不下。艾松令各營分番遞攻。滿營兵先進。傷砲石死者十數。乃遣關進福守其寨西門。常道明守其寨東門。苗成龍張勇絕其汲道。十一月初七日。李好。賢等兵出略口。自范家庄穿嶺。經煉銀山西溝。盛旗幟鳴金鼓至寨下。賊皆登寨望怖。恐昌齡令材官劉永忠至山下傳諭賊等。適西來將軍乃撫標左營李將軍也。最善殺賊。馬坊賊已殺盡。今來殺爾等。亟下山降。免一死。梁四。張成志。乃遣密匠申標者下山求撫。昌齡好賢謂標汝能殺梁四。張成志。賞銀百兩。標回寨言新來兵精勇狀。乘左右無人。給梁四

升壁西女牆觀兵推墮寨下死。標逸下崖。是夜張成志棄寨東走。餘黨四逸。好賢追至三座崖。擒回斬之。給還標之妻女子婦。賞銀二十兩。煉銀山平昌齡命許秉忠率所部由柴長入靜樂。回利民堡。明日回兵至靜安堡。探兵報王顯明。尤玉等攻汾州。羅城甚急。遂拔太原營管隊徐虎山為千總。命分率步兵踰山南出。騎兵盡從水泉灘出。朔日午。會兵於羅城夾擊賊。其夜至文水。二鼓。世昌令箭至傳大同總兵姜瓖反。盡撤諸軍回省。昌齡以王顯明等黨猶盛。命賈恩雷統步兵駐開棚防鎮。交文各邑五鼓諸軍拔營起。一日行百六十里入省。姜瓖者故明大同總兵也。

交山平寇本末

七弓

空

關賊之犯京城。經大同。瓖不戰迎降。及國朝破逐。闖賊瓖以城歸。攝政王仍其職授之。部下故多驍勇。久蓄異志。及見交山亂。愈心動。思逞。適聞英王至大同。打圍。十二月初六日。瓖與總督耿焯俱出城迎。方過玉橋至東塘坡。在東門外十里。遇瓖標下差官王副將者。從京馳馬報瓖言。英王來且縛總戎。瓖馳還城。一軍盡甲。襲殺收馬滿兵。率部下襲擊英王。追至陽和方回。遂遣姜建雄等分陷各屬邑。時李吉方平鴈門等賊聞變。馳回寧武。嚴兵固守。乃標下材官劉偉。李秀。楊鳳山等。已俱陰受姜瓖偽總兵副將等劄。遂於十一月十八日殺吉。并寧武道金某。而與建雄連兵。於時

老營堡將羅映壇。利民堡將劉秉鉞。偏關署參將張柱石。及水泉河保等營將。俱望風降附。偏關故明鄉官萬練。遂自稱偏關道。全晉震動。初十日。英王自陽和整兵至大同。瓖迎戰。敗入城。王烈營圍之。四面作壕。防其奔逸。十五日。世昌命艾大人高國盛左營中軍守備楊應麟。千總梁汝貴。統滿漢官兵守代州。令王昌齡率千總張勇。宋國忠。統馬兵往大同。王營議兵。十八日。又令李好賢率千總關進福。統兵守忻州。又令千總常道明率兵往寧武。協同李吉守寧武。道明至。寧縣懸崗村。距寧武五十里。聞寧武兵變。李吉被殺。馳報世昌。世昌遂令道明回守寧縣。二

交山平寇本末

七弓

空

十八日。世昌令好賢署寧武副將事。關進福署寧武中軍守備事。檄太原推官王胤祚署寧武道事。同好賢守忻州。二十九日。王昌齡從大同歸。聞東路營參將呂繼盛係姜瓖義子。挾回省。六年正月初六日。世昌復令昌齡解餉銀萬兩。偕張勇往大同。并請兵恢復寧武。令賈恩鎮守原平。驛昌齡與恩行至原平。值寧武叛兵與建雄等攻圍寧縣。昌齡至。怒曰。是故欲非割吾曹者。遂釋寧縣圍。圍原平。賈恩與張勇出城迎擊。大敗走賊。追至不及入城。盡為賊所擄。恩勇及眾兵皆割辭脅降。昌齡督標下兵嬰城固守。材官劉永忠。張斗光。從城東角繩繫賊上。磔城破。縛昌齡。

於驛庭衆兵罵曰若昔以吾曹爲非今若且三吾曹試割若視若能復生否遂斷其右腕原任寧寧道中軍張仲奇故爲昌齡因事革職恨之手殺昌齡初八日建雄至忻州知州劉德炎開東門引賊入好賢進福從亂率兵出南門過七里河列陣後敵頃之退守石嶺關忻州南三十里其日張勇帶兵十數自賊營逃回見好賢好賢命勇馳赴省報世昌世昌急令苗成龍統騎三百援應好賢好賢以兵少賊衆復退回黃頭寨離省六十里時有陝西更代回京固山谷系打喇領滿兵千餘至省布政孫茂蘭亦滿洲人世昌命孫往說固山借其兵恢復忻州固山許之世昌遂令好賢

陽五峪不及十二日劉德炎自投首解省定襄知縣暢悅獻印迎賊賊敗亦逃回省朝廷命童謹親王督兵自固關至太原斬德炎悅恩釋張勇先是代州有故明將劉遷者素與姜瓖善其親郎枋家傳村代州東四十里有瓖部下持瓖偽符至遷所遂至枋家定議正月二十五日遷自稱總兵起兵反二月破繁峙五臺人張五桂張五常高開靈丘廣昌人薛進臣張新等皆率衆歸之劉永忠自忻州敗後逃匿山中聞遷反亦往投之於是繁峙五臺靈丘廣昌等縣皆反與遷應二月初五日童謹王自省起程至忻州命陽曲主簿何顯祖爲忻州知州內院辦事官陳宗義爲定襄知縣次日至崞縣駐兵初十日從陽五峪攻寧武偽總兵劉偉率衆駐長鎮村離寧武十五里北上據險拒敵山峻削兩崖壁立中石峽僅容一騎上水厚數寸王令敢勇數騎馳上頂矢石不能遇偉兵退走十餘里至黃沙梁復擊敗之偉退入城王遂四面合圍偉急呼中西兩路偽衆將自救王分兵擊殺死者數千前降老營衆將羅映壇至營謁見王初映壇之從瓖預締髮一縷匿解根際及瓖使命割辦中縷故在索印作驚印失及王圍寧武映壇自老營投謁王驗其印俱存令復職隨軍攻城月餘城中危急三月攝政王以大同久不下親至大

同督戰令董謹親王撤寧武圍攻朔州左衛建雄乘
兵退遂從寧武靜樂南入交山與王顯明等合兵
衛付以顯明為總兵齊三夏閻虎為副總兵杜養王
國獻為參將鍾明節等皆為守備選練精勇長驅南
出是時標營各將俱北征省中無將止東路營將
呂繼盛前被王昌齡挾回在省世昌遂令繼盛赴鎮
交城掌印都司張聖德鎮守文水繼盛至交潛遣家
丁以探賊為名夜入西山峪口與賊盟三月十四日
顯明三夏圍城日晏進東關城兵內應東門啓城遂
不守殺署縣事周邦翰於魁星閣下建雄乘鉞等遂
入城以交山人燕化鵬為交城知縣二十五日命顯

交山平寇本末

七馬

奎

明九玉等西破文水以靜樂人燕國化為文水知縣
四月初二日攻汾州時徐虎山與汾州把總沈海守
汾州尤玉故與虎山海等善遂以城降乘鉞遂自稱
冀南道以陝西三原舉人李昌言為汾州知府孫某
為汾陽知縣沈海虎山等皆為參將從軍置酒高會
半月復東破清源清源知縣程觀光挈印走省以交
城人陳敏學為清源知縣分遣其黨南掠徐溝太谷
五月初六日徐溝知縣王惟敘亦挈印逃入省徐溝
太谷以次破以交城縣丞李某為太谷知縣交城人
曹邦禎為徐溝知縣太原省南屬縣惟榆次知縣楊
三知太原知縣邵煥元督率紳衿固守未失世昌急

遣人赴大同求救羽書相望劉偉命其偽副將楊奉
山與忻口鎮賊首李茂蘭盤據忻口扼南北道攝政
王命端重王分兵南下適劉選部賊萬餘攻代州艾
松梁汝貴俱入城自守鴈平道徐可用督東路中軍
王應聘北路中軍郭金都楊應麟梁汝貴等分門堅
守數日東關破城垂陷值端重王兵至百草口在代
里間之親率精騎馳至突擊劉選大敗追至平城東
四十斬郎枋於陣殺死萬計劉選逃入黃香寨東
一百餘里五臺山華高門劉永忠率餘眾走入五臺
嚴嶺東北五十里忻口城西南即滹沱河城外河
岸為南北往來道楊奉山李茂蘭率忻口賊數千據

交山平寇本末

七馬

奎

河東西兩岸山頂阻險拒守王從解溝舖北渡河分
兵一從東山北上山驅殺賊眾下山一從東山南址
河岸截殺東山營賊殆盡西山賊望見皆潰走李茂
蘭等棄忻口越西山走入寧化為崞縣民所擒王師
至忻州遇世昌羽書報建雄顯明等已入晉祠方攻
太原縣省城危急王倍道至省就食於西門演武場
食畢馳至太原縣古城南十里與姜建雄等遇建
雄命交山賊眾持鳥鎗伏稻田中叠擊王師前鋒死
者數十王登樹蓋以鞭擊鎗督戰愈厲大盡中鎗仆
後兵挺起移時賊敗退入晉祠王遂伏千兵於白雲
山雙窰山下大兵進圍晉祠數日未克高山衛守

備梁化鳳方以署察將從征。令道標千總宋國鎮舊營中軍王廷衡率兵五百從晉祠北門外樂樓後穴地百餘步至城牆下。納火藥滿。未及封。火燄發。二將并五百兵俱燬。城牆亦陷。賊棄城越山西走。至白雲山後。伏兵起殺死萬計。谿谷爲滿。尤王王顯明等皆死。明節等逃入山。建雄乘鉞由清源逃入汾州。徐虎山沈海率數人逃至平遙。上東山至南關。糾其黨雷雙羽張魁吾南入沁州。路遇張斗光亦率黨數人自遼州山出。遂同至屯。雷時潞澤營寨將周其統兵防守屯。雷始至斗光等率黨二十餘人。夜至城下大呼。姜撫院劉都督大兵卽至。先投順者卽授官職。澤

梁山寇本末

七

卷

潞營兵遂反。縛周獻城海卽率澤潞兵襲破潞安。道府官俱被害。海自稱大元帥。安設官吏於各屬邑。初王師已破晉祠。盡復清源交城祁縣徐溝太谷文水各縣。王遂進兵攻圍汾州。世昌復慮遺黨南逃。潞澤有失。時高國盛與艾松從代州回省。世昌遂命國盛同滿洲章京率滿漢官兵千餘往鎮潞安。至沁州南則潞安已陷。先是有故明總兵侯和尚者。明亡後爲僧於介休縣綿山之抱佛巖。及亂作。侯和尚亦聚黨襲破介休。立營於抱佛巖。又有陝西榆林人平四自稱總兵。率陝西黃河畔賊渡河合故明閭部李建泰兵攻陷平陽各州邑。進圍府城。平陽道王無黨副將

范承宗督兵民守城。時巴山虎以吉州把總調守平陽。竭力捍禦。困守月餘。六月大同破。殺姜瓖。擲政王英王俱班師。從居庸回京。命多羅王從朔州寧武靜樂交山招撫各賊。石固山同八旗固山從鴈門代州忻州至省城。勦撫潞澤。平西親王從漢中西安渡河。勦殺平四李建泰等多羅王至汾州。端重王命多羅王從石樓山出。圍州至平陽。會平西王攻勦平四。王月平四兵敗。遂請降。建泰走死。平陽各州縣俱平。姜黨牛化麟竊據保德州。平四降。餘黨多逃入化麟黨中。平西王復率兵同固山李適泰進圍保德州。後至七年。始平。多羅王由翼城東西烏嶺出沁水。攻取澤

梁山寇本末

七

卷

州。張斗光棄澤州逃入濟源山。石固山八旗固山兵至潞安。沈海戰敗。棄城南走入澤州。之九仙臺王與固山等合兵攻圍。以紅藥炮擊之。賊不支。沈海單騎走入王營。乞招撫。王許之。海至九仙臺。招其黨張魁吾雷雙羽殺偽巡撫劉繼漢首級來獻。餘黨皆降。徐虎山逃去。潞澤俱平。端重王時圍汾州。分兵攻取抱佛巖。侯和尚敗逃。破汾州。建雄乘鉞等俱死。汾州平。端重王由固關班師。世昌具題敘諸將功。命下。升李好賢爲太原參將。苗成龍爲撫標游擊。楊應麟爲山西都司僉書。張勇爲撫標中軍守備。關進福爲撫標左營守備。常道明爲鴈平道中軍守備。高

國盛部推利民堡將巴山虎為保德州守備王既
既回京高門劉永忠據五臺山曹家寨劉遷據黃香
寨偽劉總兵據臨縣復為亂

朝廷命宣府總兵剛阿泰統兵勦高門等世昌命白
璧攻臨縣至臨縣與賊戰不勝復命好賢往一戰
破之偽閣部賈同春總兵劉其皆授首臨縣復定好

賢旋師復至五臺趙剛阿泰攻圍曹寨至千午其定
府推官胡文學獻策於總督李廕祖巡道陳安國命
標弁季佳招高門降之於是山西各府已畧定而交

山中前時倡亂受姜襄偽職餘黨若鍾明節鍾印齊
三夏惠貞杜虎山中應發惠岐山任國祀劉正楊時
交山平寇本末

中惠天厲郝成萬虎馬奧閻祿惠希厚王鵬等尚
皆竄伏於煉銀劉王輝東西兩葫蘆間時時出沒為
患而順治二年間用柱招撫諸賊惟巴山虎以軍

功歷守備任亮等居高唐數年俱富裕嗣聞交山亂
大兵勦殺復思鄉逃歸一年國柱自江南離任李
黃毛亦靜樂居周洪山內二人既皆隨任標營多

歷省會經變更遠近諸山盜皆推服而黃毛在國柱
標下久積貲尤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馬積多糧
又故為材官家藏鎧甲兵器甚備千六金黃毛死其

子宗盛稱小黃毛群盜奉之如黃毛而任亮之子國
鉉國貞廷國海國圯國輔國強鍾名節之子鍾斗第

鍾名俊鍾印之子鍾名開惠岐山之子惠孝文姪首
富弟艾安惠希厚之子惠崇德王鵬之族王汝諫王
登仙前偽交城知縣燕化鵬之族燕顯清申應發之

子申友等皆壯大相糾結盜風復萌於是臨縣則杜
虎山杜召宇李玘張二永寧則李旺郝成章范一虎
馮養成曹豹子靜樂則王武李惠明李繼實段應李

六斤尹三盛周時化董三蘇正明皆同時煽應為亂
正明者即前偽文水知縣蘇國化之姪也為宗盛妹
夫最勇敢宗盛倚之時汾州石樓縣有曹某者勇力

絕人能左右射負膽氣初充按察司承差以事革改
姓婁充都司壯役復以事革投入交城營為兵旋逃
交山平寇本末

入西葫蘆鍾家溝大皮溝更名傳青山群盜推服之
為首賊黨日愈盛山中殺人視為常凡避罪及通糧
者一入山官即不敢問惠岐山鍾斗尤為惡岐山居

惠家庄遇群盜他出即入其家淫其妻女斗行劫輒
倒裸婦人油漬此火燃之或刀穿其牝兩輔鎖鎖之
而去其惡如此康熙三年巡撫白某募烏鎗手交城

營把總李國威以鍾明節王希照惠首富等二十餘
人名上希羈縻之後不用明節希照首富遂食糧為
交營兵國威待之甚厚欲陰以探賊情其年月任國

鉉劉正郝成章統眾劫文水縣某村國威得文水關
文率兵追至山口陣斬一人生獲郝成章張某王某

等四人國威密以其情詳提督請勦歲餘國威被斥
華成章竟得脫繼國威為交城營把總者蘇成甫愈
不敢言勦捕事

交山平寇本末

七

百

交山平寇本末卷之中

雲間陸慶臻集生評

夏駟曰有謀人之心而無謀人之形知兵者也交
之冠皆土著世相仍互為婚姻其平居為民出入
郡邑無禁多奸細萬山衛之彼不云乎利則攻不
利則守更不利則走即萬眾如我何為虺為蛇自
戊迄辛摧之殆無遺策恬然若無事者嗚呼深矣

康熙七年正月十四日錢塘趙吉士以辛丑簡選推
官改授交城縣知縣其月左副都御史莫洛兼兵部
侍郎總督山陝大理寺卿覺羅阿塔進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吏部郎中達爾布陞山西布政使刑部郎

交山平寇本末

七

百

中色武陟山西按察使時晉省督撫藩臬皆新易滿
洲交城又風稱太原巖邑以險聞人皆難之而吉士
故豪俠喜功名既受銓按圖籍攷利害遍詢晉中諸
縉紳與朝士之故嘗吏於晉者僉曰交邑環境將六
七百里平地不得二十之一賦僅踰二萬多通負其
民悍獷健訟而尤苦者交山之寇縣治處東南隅折
麓使者二三十里出西北郭數里萬山挺旋自故明
迄今百餘年間縱橫出沒縣官尺符無敢入者是則
交邑之憂也吉士曰吁果若公等言是豈獨一邑之
憂耶吾方慮之吳興諸生夏駟者家貧落魄屢試不
第游四方適至燕客吉士所謂吉士曰晉陽險阻故

唐晉興王地今山頑負固不靖爲日久設有雄賫之徒因之以起其爲生民憂豈可量耶公負文武材任此地碌碌簿書非公事也吉士曰吾慮之熟矣除盜之策非撫卹顧百年逋寇非可以空言撫也以今日之情形度之必勦撫兼用然必先撫而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携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君謂何如馴日然昔故明神宗朝楊應龍逆命調川楚貴三省師會討兵與歲餘未定時先大父比部公燾適以執法忤權璫謫黔陽請於黔撫郭子章單騎深入九股苗洞說其渠謝仰牙等降其衆萬三千有餘應龍失援遂一鼓而擒州平今交山時勢未甚于此然情形

交山寇本末

七

三

類是公已見及此相機行之而已既三月二十八日抵交從騎甚衆聲容赫然交民收觀四月朔有二日受代越十日縣北境河北都山民賴芳名閻武等數十人連名投撫遂人給一示令入山招集流民五月重午節大閱於郭南幸丞以下會譙演武堂吉士曰器械不利弓馬不習以其身予敵也號令不明賞罰不信以其卒予敵也下令曰營兵次左鄉兵次右五爲隊先弓矢砲次之騎演次之技精者受上賞次者中賞不及者斥秋閱復不進軍法從事自武舉武生以迨胥役願與者聽人人踴躍材勇畢奮如赴大敵入賞者百捐錢萬觀者蔽野薄暮歸縣喜謂坐客曰

交山寇本末

七

四

民可用也一年教訓與徒皂隸皆可驅而死戰矣其月大雨署中垣牆悉傾初交署自明萬曆二年一修至今內堂僅三舍堂之後卽北城牆內外殆無限隔前署事爲布政司都事陳方舟毫不任事其廊廡頽廢者舉毀之以爲薪吉士至居止無所思葺之慮勞百姓躊躇久之曰吾得策矣山中民方苦歲饑群盜煽之共爲非吾姑給以食而用其力以息其邪心且因以探山中情事可用者厚待之使爲內應計無善於此者矣卽有以勞民費財上聞者吾無恤焉遂傳諭山中各村藉貧民無食者得七十餘人出桑中金易米爲食大興作陰使家人輩與之謀處日以山中事詢山民故愚憇喜得食言無不詳知山中盜固無日不思劫縣署也嘗夜風雨晦冥從數騎自東門登周巡見警蹕者率衣藍縷億弱不堪問其故皆以貧富不均告明日集諸紳士於明倫堂諭以固守城隍實爲巨室大家計彼貧民六尺之外何慮焉今富貴者擁厚資高枕臥而朝不夕謀者率數夕一擊柝於心安乎且非獨於此勞苦不均則怨生怨生則變作而或不顧切恐城垣之內未得高枕而臥也諸紳士聞之皆矍然請均役惟命遂出示不論紳士吏民家出一丁署其名於堞計九百二十堞每堞五人計二十四鋪以次輪及每夜得一百二十人門設有

城總督之城垣外址距五丈許。燃一燈以燭奸人。昏次炮一聲。行人絕。署內傳一更箭。巡一周。報初更訖。易二更箭。終五更如之。令以下分夕巡。勤者勞之。酒怠臥者責不到。及催老弱代者。倍其罰。并罪城總城。中肅然。城守既均。遂嚴行保甲團練之法。十家為牌。牌遞輪輪牌之家。即為甲長。凡九家出入必訊。每戶壯丁一人。人具器械。急相收。暇相習。十甲為保。保立一人為練總。各村堡地聯勢接者。或百家。數百家。擇一人為眾素推服者為鄉督。甲中一人犯約。各家隱而不申者。聯坐。俱聽鄉督申飭。練總察訪。申報。凡編戶之外。皆以奸民論。法既行。賊盜無逸入境者。七月。

交出李冠本末

七

五

〔十七日〕初鼓方讌。談報直隸刑臺役有機密求見。吉士起如外。良久入屏左右。以順德守李佳胤刑臺令高顯手書并關文示諸幕中。則順德府於本月十二日三鼓有大盜數十餘。踰城入縱劫。其魁康如海。康如江。康四王有志等數人。交山賊也。吉士問曰。君等之見若何。寧波張謂曰。急捕之。緩且遁矣。吉士曰。吾聞近作令。凡隣近關捕盜賊。槩回稱無是人而已。既交邑亦以是故。本境並未失事。得毋不可乎。且捕而得。即已。或不得。將奈何。謂曰。不獲盜過小。諱盜不捕。罪大且縱。盜不捕是養盜也。吾恐各邑盜賊凡行劫必且動稱交山以冀免異日一盜就縛。公何辭受。

諱盜之罪。且公平日自負何如。而頗效庸庸者所為。乎。吉士笑曰。吾聊試君等耳。吾方將盡縛郡醜。以一雪數十年全晉生民之恨。顧肯為若輩作梁山泊耶。即命閉刑臺來。彼於內署。毋令出。喚山民之役。內署者詢以如江等居址出入處。即率家丁捕役數十騎。親入山時。已三鼓。啓鑰出城。馳百里至梁庄。則如江等已遁。急追之。及於陽曲縣界之關頭佛寺。盡縛之。發其裝。刑臺物具在不煩訊。詢而服。遂召刑臺役械付之。誠曰。出吾境。非吾事也。或曰。獲大盜不報府司。督撫可乎。毋乃觸諸上臺怒。吉士曰。山中盜風方熾。吾山城淺薄。守禦單弱。此數盜者。又素稱巨孽。一報。

交出李冠本末

七

五

上臺文移往來動淹五六日。保無有破械出押之事。乎。今方獲即解。賊黨未知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此也。謂曰。諸上臺新任。方以除盜責各屬。必不如往者。拘幸文法。時太原同知傅鎮邦署府事。恐為刑臺盜案所累。深加憂慮。吉士不得已。上書巡撫。巡撫果大喜。不之罪也。乃如江等至刑臺。隨口供贓甚多。且以悉質交城各質戶。對刑臺復關至。吉士曰。是狡賊挾恨。且計累吾民。秘其事。立坐堂。籤提各質戶。月計出入簿。查與如江等口供日月合者。立取驗。關送刑臺。梃指者。決詞復縣。中各質戶脫然無累。交城賦額載全書者。二萬二千有奇。而山賊居其大半。胥役既不。

敢入山前令亦不敢徵比恒遣人齎名刺敦致順其意或稍納二三或持羊皮襪相抵少拂且挺刃起通負歲積而汾之陽有河北都者其賦倍諸都通負特甚。是年秋旱山中雨雹大損麥莖吉士曰歲荒良民將迫而為盜益且愈張不撫無以安民心不身入無以示撫十一月朔從十數騎親入河北都隸役聞命皆戰慄失色然不敢不從行數十里却輿而騎又數十里騎不能行却騎而步懸崖峭削鳥道斷續從者眩悸吉士故驕悍升降如坦途山中民聞縣官至其地皆驚愕出不意傳相告語來迎獻餅酒老稚婦女奔走出觀使君吉士開誠勸諭戒以

交山平寇本末

七

五

朝廷威德各上臺仁廉愛百姓非往日比若等慎毋為盜賊所煽脅自取誅滅詞旨慨切聞者休息日暮山民爭留宿土窟中其婦女執爨灑掃服役如家人有爭控者立為訊理曲者即命居民執杖杖之時所居止及左右供應皆賊也吉士故為不知明日復深入所至勸誠安撫而陰縱觀山中出入險易村落遠近多寡與民情之順逆地有各木繁密者勢尤險惡殆無人跡方按轡覓路忽隔山口有三四十騎持弓矢火器突出從役大驚欲走吉士遣一騎往前傳語曰使君踏荒來此汝輩何為者盜耶可遣為首者前致語既近則把總蘇成甫聞吉士深入山愕甚率

兵尋覓至此也因大笑共出會天大雪數日壑谷皆滿四望無行跡乃命旋輿出山蓋自明以來朝廷官吏至此始一歷其地也而是歲山中雖無年小警動糧無通初交山之民雖耕獲地少然茂林深澗便芻牧順治五年禁民間養馬山民始困山中又產木歲採伐貯山口之南堡村販場交易歲納布政司稅六兩隣近府縣販賣者四集連山數百里藉以給而山口貧民遇貯賣役力拖撐無凍餒者以故南堡村落烟火頗盛康熙二年文水民爭利構訟前巡撫楊熙示不許立廠聽山民沿河變賣商販不至而文水民遂立私廠於文水之峽口去南堡村十有

交山寇本末

七

五

五里交山水不到峽口即不得賣力費利薄山民愈困八年正月初七日吉士語坐客曰不為民謀衣食而責民之為盜不可得也山中衣食唯畜馬賣木今馬禁方嚴無能為計獨南堡販場採交山自有之木就交山自有之水貯交山自有之地交易相沿至今何與於文水何礙於功令而廢此以利彼耶吾將請於上臺復故利以稍蘇山中之困何如震澤鄉紳曰詳不明白無以信於上身不親歷無以信於下吾與宛來願為公至彼訪之宛來夏乃皆微服赴南堡村村北鎮山口東距郭三十餘里沿山坡高下往往廢址居民不滿百見二人至競問所自以買木商人偶

游告競邀過家出鷄酒相款語次問其疾苦皆言吾
村往者山木積貯商四集人烟稠密自文水奸民攫
利構訟厥場廢而人民逃散至此有老人白承志者
年八十餘其言木厥興廢及彼此構訟始末曲直尤
悉斌曰果如叟言蓋亦控之本縣及上司承志曰文
水民富且合力吾村民逃往四散其存者又貧且心
不齊知新縣主風力能主持若上司不公廉可奈何
駟曰今布政達公公廉甚叟等不乘此時控復故利
望且絕矣老人首肯聚語者十數聞言皆踴躍起既
歸以其言復吉士撫掌曰文水民即積金百萬其能
行於今日晉中之上臺耶吾志決矣翼日村民數十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四九

人連名呈懇申詳重立厥場救民命吉士復一一面
訊委曲既悉為文詳布政司二月吉士赴省謁布政
使布政使曰汝水厥詳文固善然前撫批照沿河變
賣未嘗禁其不賣必求立厥廠之名其可居耶且每
年納稅安知官吏不假此侵漁自肥囊橐吉士曰山
水之出必乘水漲水漲不時若無厥場即不能隨到
隨時山水貯積豈無偷盜必須人守無厥場則無地
主即不能自往自來且沿河非一定之地沿河變賣
又無一定之時是賣者買者皆兩不可必也賣水之
民撐木出山嘗數百里販水之民挈資入境亦嘗
數百十里而皆待交易於不可必得之中此所以厥

場一廢交易兩絕也至稅課六兩於

朝廷不過太倉之粒粟牙行吏役日久弊生分外抽
取亦未可知或自今竟免其納稅稅名不立奸牙蠹
役諒亦無自而制民布政司允之既出至公寓或報
曰文水民八十餘歃血盟歛金今入省且擊鼓控矣
左右皆驚吉士厲聲曰鼠輩安敢無禮吾項白此事
上臺盛怒此輩倚豪富魚肉吾交方牌提重懲如律
今乃敢送死耶居頃使人偵之則已鳥獸散矣遂復
為詳文申府三月布政司如議遂出示於西山谷口
之水泉灘復立場交易山民歡呼商販日至不一月
自通遼而復業者數百家山口一帶與賊通者漸寡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四

其月巡撫阿塔出巡各郡邑至交城時已薄暮命巡
城自東門登砲一聲五方旗幟森立埤有卒伍有長
軍容肅然比昏暮燈火照野轉歷北門有群呼而角
崩於城下者數百人巡撫驚問則皆交山中新撫盜
也其夕二鼓旗牌官傳巡撫令命召標兵入城索鎖
鑰吉士曰奉
吉兵馬不得入城且大中丞得毋以新撫盜故乎令
在是即啓門達且請以身任旗牌官以其言復巡撫
壯之五月夏馴歸浙江臨行餞別謂吉士曰邇來百
姓元氣漸復與賊通者漸寡但賊手足猶衆腹心未
潰上兵伐謀方在此時吉士曰然比君再至吾且遲

露布以待君耳。八月山西鄉試。吉士入闈。閱卷甫入。簾而蘇家崖礦盜大集。幾二千人。屯集者二旬。出聞。聞報。或請急發兵捕之。吉士曰。人衆難犯。發兵必且。激而生變。且此鳥合爭利。未有劫掠殺人罪也。吾以。計散之。易耳。立發票數紙。令近村各糴米。荳草。若。干。賊聞之。以爲官兵大至。悉分散去。隨發役捕得數。人。置之法。十一月布政使達爾布達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既。

命下會巡撫阿塔還旗去任。復奉。

旨達爾布改巡撫山西。達公素知交山賊爲害久。稔。知吉士才可用。委信責成交山之最險。爲群盜窩者。

交山寇本末

七

日東葫蘆西葫蘆兩葫蘆之中。有崖曰三坐。崖形勢。陡削。橫亘南北。約八九十里。卽故王剛短毛子等立。寨處也。崖下東溝名東葫蘆。川川之中。爲橫嶺。村武。家庄。治西溝。兌九村。王家溝。黃土溝。後嶺底。白刁嶺。柴長村。最北卽靜樂境之河北庄。崖下西溝名西葫蘆。川川之中。爲惠家庄。杜黎會。小麥溝。中園村。鍾家。溝。大皮溝。陽坡。再西爲韓九嶺。刁窩。再北爲獨石河。入靜樂境。兩葫蘆川之外。神師羊腸。孤突。諸山。峙其。左。煉銀劉王。嶺。團穀。積。奉文。諸山。疊其右。前有。關。頭。岔口。與石鎖關之隘。後有石峽。周洪。黑黑烟山。之。險。群盜分處其中。居橫嶺者。爲任亮國。鉉等。居兌九。

者。爲王登仙。居黃家溝者。爲王汝諫。居惠家庄者。爲。惠貞。岐山艾安等。居鍾家溝者。爲鍾明節。鍾斗等。居。大皮溝者。爲傅青山。劉三。張二等。居刁窩者。爲劉振。居李家溝者。爲申友。居中園村者。爲鍾名。閔名。俊等。諸賊皆姻婭。唇齒。相勾結。獨惠氏鍾氏尤族繁人衆。而惠尤甚。惠氏籍本陝西。卽故明兵科給事惠世揚。族也。徙居交山已數世。順治十年間。世揚以廢紳。避。難至交山。寄居惠家庄。諸賊以世揚故。顯官有名望。敬之。世揚顧不善衆等所爲。屢勸誠之。岐山艾安等。伴聽受。內無俊心。唯崇德頗悔過。時楊時中以家頗。裕。不欲久處賊中。徙居屯蘭都。而馬與者。因與惠家。

交山寇本末

七

庄有隙。於順治七年。襲殺惠崇德之父惠希厚。及其。族三十餘人。遂不敢居葫蘆中。亦徙居屯蘭。與楊時。中。俱糾衆自保。爲良民。吉士知之。團練法行。遂簽時。中。與。爲練總。將藉以制賊。時承寧州有楊芳林。楊芳。清。楊芳周者。兄弟三人。稍知書。芳林寓惠家庄。惠岐。山。延訓二子。芳周充汾陽縣會手。專捕賊。而芳清爲。汾州道。陸光旭承差。光旭去任。命芳清持書幣遺驛。糧道。繆正心。爲別。且薦芳清。正心用之。以書幣復。亦。命芳清往。芳清受命。不之汾州。而入山。至岐山。所給。諸賊言。吾新授石樓守備。將之任。欲覓馬數騎。諸賊。信之。鍾明節與之驟一約。與任所償。芳清僞命從者。

先往石樓騎驢去。既芳清居山中累月。又正心行文。各州縣捕芳清甚急。諸賊漸聞之。而芳清又日與諸賊飲博。銀罄鑿銀杯用。艾安等語侵之。若行止乃并吾曹相欺耶。有所得急分遺我。芳清不得已。以一銀壺償明節。群賊亦遂與之暱。距汾陽西六十里東村有生員劉仁德者。富而慳。家衆多怨之。芳清數以動青山等。顧未得間。十月有仁德雇工人蘇海偕其僕王有庫車明高王良貴夜飲酒共訴窮苦。恨仁德無御下恩。同謀劫之。適仁德命海迎其塾師賀生於永寧。途遇郝成章。具以其謀告。青山等亦故因芳清兄弟耳。仁德名久。遂共糾約十一月二十六日齊集於

交山寇本末

七

聖

紅花溝。二更攻寨。海等內應。遂入戶。傷數人。方縱掠。火延屋焚。適巡兵游奕至其地。協同地方群呼捕賊。衆盜乃徐整部伍入山去。事聞府屬縣嚴督捕役緝甚急。芳清復與惠岐山謀。命其弟芳周率捕役掩獲艾安子惠滿洲兒。惠標子惠發鎖兒。并其媳馬氏於永寧之馬槽村。汾陽知縣趙其星審二子及馬氏皆年幼無與逐之出。芳清使人要之。謂曰。官有意寬汝。然非重賂不得脫。吾且與汝父謀救汝。遂入山索惠標銀八十兩。艾安銀四十兩。救二子。標等不疑。青山與艾安善。助之。滿洲兒得釋。惠標貧銀不時付。芳清故縱鎖兒還。而雷馬氏於別所以急標。標與銀十兩。

驢四馬氏之父馬爵亦與驢二數未足。芳清諷其賣馬氏以償。希以爲妾。且謂山中諸殷實者曰。東村事露矣。官且捕若。能以金與我。我爲若解。村民懼。爭以金餉。芳清兄弟復得利。吉士陰偵得其狀。曰。是二賊不擒。山中之禍。夫有艾也。九年正月示諭山中於二月朔有九日入山勸農。明日至下長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危峯仄嶺。鳥道如線。溪流奔瀉。下臨不測。方緩騎徐行。忽崖凹一人突出。跪馬前問之。曰。某卽惠崇德也。姜瓖之亂。某父子曾爲首領。今改行已久。舊冬汾陽被劫。實不與事。而各處開緝甚迫。故出山投死耳。吉士曰。汝旣能束身自首。卽投生何死之有。且汝

交山寇本末

七

四

名犯年號諱。吾爲汝改名重生。與汝約。後三日。我至惠家庄勸農。汝當來迎。重生叩頭去。十二日至陽坡。次日至鵬窠。又次日至惠家庄。重生果率村民來迎。是夜宿重生家。令明日宰猪四羊十。聚山中遠近村民大犒之。密喚重生謂曰。汝爲盜首數十年。死不足贖。然吾今宥汝。凡山中事汝能爲我盡力。汝且不特不死也。重生願効死力。因問曰。楊芳林芳清二人何在。曰。趙家漢去庄里許耳。曰。聞吾至得無逃乎。曰。不逃。曰。吾明日大犒。彼來乎。曰。不來。彼恃山中皆其黨。固無如之何。曰。此有徑可別通縣者乎。曰。下庄而左有嶺曰遠家嶺。踰嶺而南循西冶川而出。人無知者。

乃密選健役十人。謂曰：楊芳林、楊芳清，匿居趙家沙。明日大擒汝十人者，分路伏二役，備鎖鍊以待。聽吾命，擒二賊立擒至。命汝帶回寓，伴諾。即鎖肘從庄左出，越遂嶺而赴西冶。卽日到縣，少疎脫。汝等代死。明晨山盜雲集受擒，約八百餘人，且飲且諭，以各盡力耕種保家室。衆叩首誓不敢爲非。見數童子頗穎秀，因嘆息曰：使汝輩生長城市，良父兄訓之，獨不能博科與甲耶？不幸生此中，所聞見非殺卽劫，稍長卽與俱一被擒捉，身受非刑，首領不保，痛哉！語次童子有墮淚者，指謂衆曰：爾曹視此何爲者？良心人盡有之。惟是生長深山，爲匪人煽誘，漸汨沒以至身爲人類。

梁山平寇本末

七

聖

竟與禽獸無異耳。山盜聽者皆感動。吉士見衆心漸服，粹問曰：楊芳林、芳清二人何獨不至？群盜皆驚愕。或言曰：芳林等自知罪大，聞官至山已逃。永寧州去矣。吉士笑曰：彼在是若輩毋諱叱。左右曰：逮擒以來，群盜相視不知所爲，刻許擒二賊至，兀立不跪。吉士曰：汝積惡盈貫，誘良民盡爲非，自恃山險莫爾治。吾方爲山民除害，爾尚敢煽強耶？滿握籤鎗然投地。群盜百餘俱起跪爲二人乞命。吉士厲聲曰：爾等皆吾好百姓，爲此二賊煽惑爲非，及官司捕渠，渠又乘機脅詐汝等。吾今除二賊，正爲汝等身家計耳。反爲彼乞活叱。隸役與大杖隸役故風受誠，五六十人傳呼。

聲如雷，群盜皆懼伏，不敢動。杖二十而膚無肉矣。杖畢，命押回寓，因復談笑好語，撫慰故數，命酒賜飲。移時度行者二十里許，乃起歸，整部從行四十里出東坡底山，民追送以爲芳林等故在而所遣十人者已挾二賊穿嶺東出至縣矣。復四十里至滙裏時，已昏方與蘇成甫會飲，營兵鍾明節突至，大言曰：賊首任國鉉聞芳林等被擒，統衆千餘來奪，今至矣。成甫大懼，欲馳避之。村民競請登樓。吉士怒喚家丁立縛明節，加刀於頸曰：賊至先砍汝，傳集近堡壯丁約三百點防兵從役六十餘人，繞五爲之長，宰猪十羊，二十犒之。近二鼓，身騎馬先衆以隊進，一人持刀驅明

梁山平寇本末

七

聖

節於前爲導，約行二十里。報者曰：賊聞官不走，且統衆入悉鳥獸散矣。吉士曰：速追之一人毋縱。山民皆叩頭言：愚民無知，死固當，第兒童婦女驚惶逃越，墮崖谷死虎狼可哀。願官天恩少憐之。成甫亦力勸乃命旋旅。釋明節，旣歸縣，庭訊芳清以縱指群賊，劫東庄及據山抗官故，不待刑悉吐無諱。且曰：吾固知公且擒我，然不謂入吾穴縛吾如是易也。芳林擒汾陽被劫之盜，始得主名而名節竟亡入山中，復爲盜。願國鉉等旣失芳林，亦懼服不敢動。西山一帶稍寧謐。其四月期當薦舉巡撫，故深知吉士治行，遂上疏言交城縣知縣趙吉士催科則禁包除耗，積逋全完，靖

盜則擒渠撫黨。四境寧謐。申立木場。而山民稱便。捐資建署。而派累永除。招回逃亡數百戶。野無流離。修築堤岸四百丈。城無水患。有才有守。足當薦舉。以備陟明之選。奉

旨下部吏部覆允註冊。五月有陝西流兵姓黃者。部眾二百餘。自黃河畔突至葫蘆中。時鍾斗國鉉等方失芳林二人。無與謀。惶惑失勢。見黃以眾至。則大喜。賊中有頗涉星緯者。且妄言天文有變。晉中當首事。遂四集群盜。約二千餘人。時汾陽朱翰林家收羊萬餘頭於西山坡。黃命眾悉驅之入山。日烹羊置酒。犒眾整弓矢火器。置大舉。而國鉉妻弟閻英者。故出山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庚

為山鄉收吏。伺動靜。警聞巡撫憂甚。吉士策山賊鳥合無謀。間以計可不煩兵而散。乃故為好語。時時使閻英聞。且曰。國鉉鍾斗等皆誤為盜。不足深罪。國鉉等聞之。猶豫未發。卦山有老僧允紳者。方以修剎募捐至城。吉士密令沿山村遍募。漸入兩葫蘆中。賊不疑。凡旬日。盡得黃與群賊客主情狀。密報吉士。喜曰。吾得策矣。遂貽書太原副將朱龍。請兵三百至交屯。駐以張聲勢。朱龍曰。寄語汝官。謹守城郭。若兩葫蘆未可輕問也。吉士再致書堅請。因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至交屯東關。吉士密遣山民持一函封。命入山付國鉉等。且誠曰。必俟黃某與國鉉斗等大集飲

酒乃付之。山民加誠。以函授國鉉。函上署曰。付鍾斗任國鉉拆。重以縣印。群賊聞縣官有手扎。眾觀國鉉不知書。鍾斗識字。欲拆視。國鉉不肯。曰。授黃將軍黃將軍者。啓視大驚。起袖書罵曰。汝交山夥險。狠無賴。乃欲以吾為奇貨。耶。立率部眾馳馬往劉王。蟬西去。群盜不知所為。而祖守備且率兵入山縣中。緝紳故為懇請。身入山撫有劉李廉父劉必。同城總鄉者。申為第任道遠等三十人。先至葫蘆。告以大兵將入山。故國鉉輩皆叩頭哭誓。不復反。必颺等撫慰再三。群盜悉散。賊之親屬千餘人。悉入城就撫。祖守備整旅歸。竟不入山也。交城營兵所屯開柵鎮者。去葫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庚

蘆口約百里。戍兵百名屯駐歲久。其中十之二三。故交山百姓投營食糧。或別邑充募。因取交山婦女為妻室者。名為成兵。皆賊心腹。官府動靜。朝發夕聞。蘇成甫雖為把總。顧反畏憚。稍束以法。即嗾山民控點之。如往年李國威稍任事。圖勦賊旋反。為賊陷。鍾明節之子鍾斗弟鍾明俊。鍾明開等皆山中有名盜魁。而明節身充汛兵。為應底方楊芳清等被擒時。賊猶惶惑。明節陰趣賊集眾。而身張皇賊勢。以脅官弁。與吉士稍懼退走。則賊勢愈熾。而山中良民且盡脅以為盜。是年秋吉士赴省。白巡撫曰。山中盜故多。然能發縱號召者。止十數人而已。除此十數人。其餘脅從

可不煩兵而服。第開柵戍兵久與賊逼。戍兵一日不易。則此十數人者。一日不可除。巡撫曰。此總督事也。汝可具詳。吉士曰。汛兵屯駐久。婚姻土業相顧。戀必不肯移。卽副將以下各武職衙門。類有賊腹心。文書上下稍不密。彼且激而生變。若得請竟行。秘其事。別調赴省。因而易之。方可無意外慮。巡撫曰。汝第詳。吾當爲汝致書總督。吉士遂以移汛換兵事詳總督。總督准咨部。已而文書竟下布政司。司行府。府行交城營。營兵聞之。洵洵陰語。群盜曰。官今且易吾曹。吾曹去後來者。且盡勦殺汝等矣。群盜曰。爲之奈何。營兵王希照者。故大盜王顯明親弟。投入營食糧。家故饒。

交山平寇本末

七司

亮

妻妾六七。畜善馬十數。素勇悍。與賊通。爲賊倚信。爲之謀。曰。吾等久據山中。數十年。歷官四五。無敢謀吾曹。今忽爲此舉。皆縣官一人謀也。除縣官一人。山中安枕無事矣。群盜以爲然。遂陰定計。伺便。初。交城有田福者。會爲巡撫舍人。恃勢暴橫。行於遠近。道府皆厚待之。縣官與之抗坐。生子彌月。署官具金麒麟爲賀。鄉紳以下無敢忤視者。吉士出都門。卽聞其狀。至首欲除之。福知之。廣求長安巨公書爲先容。不効。乃陰使土豪共爲流言。蜚非。希播聞上臺。以動搖吉士。顧上臺知吉士深廉。得其故。重懲之。俾禁交城。城中不得出。福旣深怨吉士。且素與賊往來。遂於九年正月十三日。舍盜於其家。伺吉士省回。乘上元夕。將廿

心焉。而吉士適爲巡撫。畱訊別案。不果發。十九日。返署。山中謀者密以聞。心識之。二十四日。赴家居。給事中武攀龍。宴三更歸。秉燭坐。治文書。聞城上柝聲忽止。負楚聲殷然。卽出戶。呵家丁數人起。馳馬疾上城。遙見北門隱隱。攀攀下者數人。北門距山口不一里。夜瞑。慮有他虞。命母逐。顧巡城規。每舖五人。夾門樓東西舖十夫。被挺擊仆者一人。而餘寂然。卽執巡。者訊一人。色動。知爲賊黨。入內署。鞫之。盡得其前後謀刺狀。顧無跡可按。置之私計。曰。吾向第謂汛兵皆賊。乃城郭內亦皆賊耶。城郭賊未除。而顧謀山中賊。

交山平寇本末

七司

厚

吾過矣。異午。蘇成甫至。飲之酒。將闌。悉屏左右。獨召王希照。謂曰。若通盜。刺吾。吾不殺汝。第能爲吾盡縛諸賊。且保汝爲把總。希照驚跪曰。某誠無狀。罪萬死。公今不殺。願以身報。吉士秘之。然逆揣賊勢。且愈猖獗。城守加嚴。廣布間諜。備不虞。三月。以希照赴省。謁副將劉朝輔。具陳其事。朝輔謂希照曰。若果能擒賊。自贖。且題汝爲千總。何把總爲。希照叩頭受命。初十日。自省旋。過清源。執邑令張汝瑚手曰。山賊大起矣。吾輩左右皆賊。吾備之無刻忘。顧君屬民情太懈。不能無憂。汝瑚曰。吾邑貧甚。吾庫無分文。卽有警。不在城。其村落乎。吉士曰。吾言有自來。謹備之。旣歸。縣數

日。應。永。臨。汾。時。聞。警。交。城。城。中。每。晚。飛。石。男。婦。夜。驚。
城。外。近。山。鄉。村。每。夜。聞。炮。聲。不。絕。三。月。十。三。日。方。出。
示。期。望。日。補。行。鄉。飲。酒。禮。十。四。日。午。議。者。報。靜。樂。境。
賊。部。眾。將。百。人。自。周。洪。山。南。出。不。知。所。向。吉。士。憂。甚。
復。貽。書。汝。瑚。為。備。清。源。縣。南。社。村。有。溫。姓。者。家。頗。裕。
詳。盜。謀。劫。之。聚。議。於。李。宗。盛。家。交。城。原。瓶。都。賊。首。趙。
應。龍。者。壯。健。力。敵。十。夫。諸。賊。俱。兄。事。焉。家。居。懸。崗。嶺。
宗。盛。慕。之。厚。幣。結。交。舍。於。其。家。十。四。日。議。既。定。遂。集。
眾。應。龍。為。率。燕。正。明。與。劉。遇。祥。閻。祿。萬。遇。四。人。先。
至。縣。具。稟。糧。應。龍。統。黨。段。應。等。隨。後。期。西。山。半。嶺。取。
齊。是。日。清。源。令。張。汝。瑚。以。事。同。訓。導。李。開。秀。禮。生。其。

交山平寇本末

七

等。伍。人。偕。至。西。山。無。標。殿。飲。酒。將。暮。天。大。風。塵。沙。漲。
天。宗。盛。等。方。至。半。嶺。候。四。人。回。而。劉。遇。祥。以。訛。聞。逸。
至。日。彼。三。人。者。悉。為。官。兵。獲。矣。群。盜。惶。遽。喧。亂。而。汝。
瑚。等。適。同。城。聞。聲。振。野。或。奔。傳。狼。狽。至。但。四。散。走。汝。
瑚。易。與。人。服。得。免。而。開。秀。以。馬。逸。且。風。沙。不。辨。反。衝。
入。賊。隊。賊。方。聞。信。驚。恐。見。匹。馬。突。至。以。為。官。兵。捕。我。
爭。格。戰。袁。世。虎。者。手。持。刀。砍。之。墮。馬。群。賊。紛。擊。立。死。
應。龍。遂。乘。開。秀。馬。偕。眾。賊。入。山。去。其。夜。三。鼓。謀。者。密。
報。狀。吉。士。得。信。立。傳。密。令。命。屯。南。都。練。總。馬。與。楊。時。
中。急。率。鄉。兵。扼。山。中。要。道。絕。其。歸。路。戒。左。右。毋。敢。泄。
晨。出。公。庭。選。快。役。四。人。解。餉。銀。五。千。赴。省。且。誠。曰。與。

汝。瑚。今。晚。必。至。省。即。途。有。異。聞。母。反。反。且。死。遵。吾。命。
即。意。外。虞。吾。無。爾。責。銀。已。出。郭。隨。偕。縣。丞。典。史。訓。導。
等。請。賓。介。舉。鄉。飲。禮。畢。復。邀。訓。導。登。卦。山。五。禮。生。與。
俱。酒。數。行。縣。中。報。清。源。教。官。被。殺。坐。中。大。驚。吉。士。笑。
曰。無。恐。吾。固。已。知。之。諸。君。姑。少。飲。賊。且。就。縛。顧。師。生。
輩。俱。戰。色。欲。走。堅。懇。吉。士。乃。顧。笑。升。輿。起。其。日。解。餉。
者。出。郭。三。十。里。聞。清。源。事。股。栗。不。敢。前。既。念。吉。士。臨。
行。誠。驚。且。異。卒。赴。省。無。他。虞。其。夜。五。鼓。馬。與。等。馳。報。
應。龍。等。眾。已。被。困。馬。鞍。山。馬。鞍。山。創。谷。中。吉。士。喜。曰。
此。山。扼。隘。第。堅。守。不。出。三。日。賊。饑。且。死。矣。復。貽。書。汝。
瑚。言。狀。急。索。捕。賊。關。顧。汝。瑚。開。文。不。至。且。清。源。縣。中。

交山平寇本末

七

俱。言。開。秀。墮。馬。死。非。賊。不。得。已。命。與。等。第。退。守。村。落。
無。迫。殺。應。龍。等。遂。得。逃。去。吉。士。恨。曰。賊。風。從。此。熾。矣。
時。群。盜。漸。聞。殺。者。為。教。官。心。甚。悔。宗。盛。曰。夥。
朝。廷。命。官。事。滋。大。雷。此。馬。必。且。生。變。謂。群。盜。曰。能。送。
此。馬。出。山。者。以。弓。矢。酬。袁。世。虎。應。命。遂。夜。乘。馬。出。山。
放。蒿。泊。鎮。坡。田。中。蓋。賊。能。先。登。有。膽。氣。者。方。束。弓。矢。
乘。馬。為。上。盜。也。乃。賊。既。不。得。志。於。清。源。而。往。年。所。劫。
汾。陽。之。劉。仁。德。族。弟。劉。應。熊。者。居。張。家。庄。富。與。仁。德。
埒。石。樓。縣。有。弄。猴。者。武。之。龍。素。出。入。其。村。三。月。中。入。
山。因。南。山。故。其。里。人。過。訪。語。及。應。熊。共。謀。劫。之。樓。煩。
鎮。有。王。武。或。稱。王。五。武。者。靜。樂。巨。窩。也。家。殷。富。園。塋。

四周內建逃天樓。危簷飛甍。屋脊瓦獸。俱飾龍形。家藏匠製造。鳥鎗弓矢。以給群賊。劫回則數倍其價。償之。四山盜黨。凡集議。非宗盛。卽武家。於是青山等遂群議於武家。定約於十六日。齊集大西溝。時段應之子南強。來迎其父同往。適應龍等亦同。至山梁上。相遇。聞之心動。卽日馳至大西溝。與青山等合。於是靜樂則趙應龍。尹三盛。李繼實。李惠明。李六斤。周時化。寧鄉縣則劉成庫。劉天正。汾陽縣則武之龍。永寧則郝成章。曹豹子。馮開嵐。縣則袁世虎。臨縣則張二文。水縣則弓進。劉振。交城縣則任國海。傳青山鍾斗鍾名。門鍾名俊。惠艾。安惠。孝文。惠天成等。統衆八十餘。

交山寇本末

七

名於十七日。至克不嶺溝。十八日至黑嶺山。十九夜至張家庄。青山令弓進二十一人。伏寨門外。把風。令惠首富等十七人。伏寨側山上。堵水把風者。謂斷往來堵水者。謂絕救應。皆賊中號也。青山與鍾斗任國海。趙應龍等三十二人。執器械。布雲梯。直上寨垣。應熊家驚起奔逃。青山箭斃一人。鍾斗惠孝文等繼入。殺傷數人。地方聞警。飛報汾州。守備陳國柱急統兵追之。二十一日。官兵至黑虎塔北。大山扼其歸路。賊至各兵圍之。數重。青山國海艾安等。以數騎先登。突圍。衆賊繼進。死戰。官兵爲所傷者數人。箭盡。取官兵箭返射。渴開酒醉馬蹶被擒。惠天成死於陣。官兵取

其首級。青山身中三矢。仆鞍上。艾安國海左右翼之。衝入山口。官兵追之。艾安與國海。擊穀弓。反向追兵。莫敢迫。時相距五日。清源教官被殺。汾陽被劫。兩縣俱失事。遠近振恐。吉士密督捕役等。入兩葫蘆踪跡。之。四月初五日。鄉民王貴。於惠家庄。偵知武之龍。劉成庫。劉天正。三人同劫汾陽。狀給出山。縛以獻。訊問得趙應龍首謀。往劫事。乃密召惠重生。謂之曰。吾欲得趙應龍。非汝不可。重生曰。諾。明日入山。謂任國鉉等曰。殺清源教官者。皆靜樂賊也。今皆歸罪交山。若省城發兵會剿。是吾交山代靜樂受敵也。今縣間第得趙應龍一人。巾解省城。則吾交山永無事矣。國鉉

交山寇本末

八

等謀之。皆曰殺朝廷命官。道府且得罪。必盡力勦。吾不如縛獻以紓吾山中憂。於是同惠孝文等作信。給宗盛曰。嵐縣有巨室。堪供給吾曹。若趙將軍來。吾等當與同往。趙將謂應龍也。初九日。宗盛遣應龍率黨百餘赴約。而任國鉉惠艾安惠孝文鍾斗等數人。亦率衆乘馬逆至中途。史家谷。邀應龍飲酒。應龍下馬。坐山頂。共席地飲。方食。鈞應龍拔刀割鵝。孝文曰。吾代兄用手。遽奪其刀。國鉉自後抱持之。艾安卽持鐵尺。打折其兩臂。群盜驚散。應龍不能動。曰。吾與汝相約。結素無隙。奈何至此。國鉉曰。縣間索汝急。汝不出。吾等代汝死。無益不

得已耳。應龍罵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遂縛以付重生等，獻出。應龍至吉士訊之，應龍恨爲宗盛、國鉉等所賣，慨慷指畫，悉供群賊。且曰：群賊之往來連絡，皆李宗盛一人主之也。擒宗盛，則各山賊易易耳。且宗盛家富甚，積糧數千石，鎧甲弓矢馬匹無算，是不除且圖大逆。吉士曰：宗盛事若急，彼將安往？應龍曰：交城兵自南入，彼必北走蘆芽、管涔等山。靜樂兵自北入，彼必南走兩葫蘆、合夥。若交靜南北並進，則必西走劉王、岷刀、窩約、劉振，同入黃河畔大夥合勢矣。其言餘盜擒緝方畧甚悉，遂械應龍赴省。應龍沿途據報，高唱洋洋去，無怖容。數日，吉士至省。

交山平寇本末

七月

五

將謁巡撫先謁按察使色忒，密白見巡撫且請兵擒宗盛。按察使曰：兵易言而難行，民易動而難靜，果萬全則可，否則且止。功過不兩立，吾滿洲言無戲也。吉士曰：某揣之熟矣，當不致貽公憂。既入巡撫曰：賊披猖愈甚，皆汝等縣官不能撫循所致。吾今且給示傳諭山中，吉士曰：不可。巡撫正色曰：尚未見示，言不可何也？吉士曰：公將勦之耶？固無所用示。用示必撫之也，切賊之所以狼突無忌，徒以往者用兵失利，近任事諸人遂絕口不敢言勦故耳。今某方播言撫憲已密具疏，且發兵會勦以振其餘黨，而顧出示撫之，則機敗矣。故曰：不可。巡撫色忒曰：汝言是，吾示果撫。

當雷異時，擒賊後用之耳。明日，靜樂署印推司經歷馬思才報盜勢甚急，巡撫傳按察司及吉士入內，問擒賊方畧。吉士曰：賊無多，寡心合則難擒，心散則易制。某探知各縣之賊，皆以靜樂、周洪山、李宗盛爲窩。至擒宗盛，則各山不相連絡，而賊之勢散，公誠能假便宜發寧武協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見勢大，靜樂羽黨不能支，必南引兩葫蘆賊以自救。某密用間使兩葫蘆賊不敢與之合，則勢孤，望絕，惟有踰劉王、岷刀以入黃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巡撫曰：汝籌畧似鑿鑿，然得無爲趙括乎？吉士曰：賊中情形知之稍未悉，敢易言耶？今已得要領，實

交山平寇本末

七月

五

可見之行，非徒言也。巡撫曰：汝能任，卽傳吾諭檄諸路移兵屯駐，聽汝調度。然事之濟否，吾亦悉責之汝。吉士既出，隨入府，時署府事者爲偏關同知趙蕙芽與吉士同世系，相善，因共定計夜草檄，開寧武協請兵三百，期於二十二日屯駐樓煩鎮，檄汾州、絳州、將集兵戒嚴，示發兵狀，而密請太原、博日諸演武場挑點精壯，整器械秣馬，聲言大舉。十九日夜歸縣，遣惠重生等先入山，謂諸賊任國鉉等曰：都院今已奉旨會勦大兵，分三路入山，擒靜樂賊李、宗盛等，汝等一動族滅矣。第各安居家中，有靜樂賊逃至者，卽擒以獻，官當力保全汝等。賊聞之，果懼，不敢應，隨召蘇

成甫越其入山先安撫交山賊悉如論重生者成甫
初猶豫已知山中業有內應乃敢統兵入二十日吉
士方宴鄉紳於二堂私屈指計捷期忽報蘇成甫被
山民控協鎮兩旗牌奉令箭即營中縛成甫赴省代
者爲百總王國振擇二十四日宰牲赴任今已至東
開吉士大驚曰此舉敗矣立命請兩旗牌并成甫國
振入署慶且候國振等甫入內門爲吉士謂旗牌速
釋成甫縛曰此封疆大事軍機一失罪且莫追雖協
鎮有令然王百總必不得入山蘇把總必不得赴省
俟明日別定行止旗牌無如之何其夕作書貽劉朝
輔令蘇防弁待罪行間拿賊立功即隨新來王百總
入山屯劄侯靜賊逃過即便擒拿功成之日寬蘇防
弁之罪委補王百總以守交城營蘇既全職王復超
陞二將不遺餘力可必馬到功成二十一日未刻方
與成甫等飲而朝輔書至悉如命行仍令蘇成甫照
舊管事王百總亦令其協同入山相機行事吉士大
喜隨示兩旗牌并王百總立趣成甫即晚入山且曰
山中知君被捉赴省其心必變宜速入惠家庄而分
兵以伏賜窠若念三日宗盛不獲必走劉王嘩矣君
宜星夜走賜窠合兵捕之行必成功捷聞之日吾將
出郭十里以迎君成甫感激踴躍去隨選家丁快役
并鄉兵等百餘人付尉郭景明率之命自雙溝入爲

成甫繼二十二日軍武協副將管良璧統兵三百至
樓煩山中競傳汾陽兵出永寧西至太原協復調兵
入山賊黨振懼宗盛欲集衆慮勢不敵將走葫蘆關
交營兵已至惠家庄勿遽無措乃與心腹十數騎西
南走二十四日午刻至鵬窠就食於劉振家食已左
備鞍伏兵起成甫統兵亦至愈集鄉民圍之數十匝
其手下驍賊弓進者率羽黨乘馬出戰射官兵一人
暗之兵民爭奮齊進銳矢並發宗盛知勢不得脫出
門呼曰吾李宗盛也任縛吾去衆兵縛之弓進等皆
就執宗盛久據周洪山恃險負固謂官兵必不敢入
築塙垣如城郭聚糧千餘石驟馬盛甲器械不可勝
數凡永寧嵐臨石樓各縣賊有所謀皆徒手至宗盛
所謀定宗盛分給馬匹器械切歸每一馬一械皆以
人數論坐而得利嘗謂群賊曰官不急吾則已少急
合各山聚不下萬餘踰山四出誰能禦吾事成則爲
趙武靈不成就招撫亦不失總兵職故橫甚不意群
山賊聞大兵三路入各惶懼自保又聞購者止宗盛
一黨兩葫蘆賊復觀望無與合勢因孤立西走卒就
擒宗盛擒而山中盜或謂吉士有異術能前知轉相
傳布驚恐而宗盛之黨若蘇正明張朝朴閻祿等散
逸靜樂各山者亦同時被獲吉士聞成甫已獲宗盛
等歸縣喜曰宗盛擒吾事集矣具威儀金鼓出郊迎

之笑謂成甫曰吾不負前言也宗盛狀貌魁偉久爲盜魁即被擒氣勃勃遠近士民素耳其名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坡野爲滿已入城雖婦女亦上道簪纓目指顧笑語至庭設筵二吉士與成甫東西列南向坐慶宴下設一席賜宗盛飲謂曰聞若名久矣今乃得一識面宗盛滿飲大嚼初不對吉士笑曰大丈夫成則王敗則寇若亦山中好男子一死耳何諱爲宗盛輟箸笑曰公言是吾豈畏一死耶吾第恨生不讀書故至此然吾有二子將以丐公吉士許之賜帽衣服復問以滅盜計將安出宗盛開陳指示凡山谷險夷與群盜出沒居址及用兵寄正分合處燦若圖畫

交山平寇本末 七

且曰吾輩據山中久今遇公吾固死公必且盡擒諸賊吾亦不惜盡言之爲公助也初巡撫卽從吉士計調兵以山深恐易匿既數日交城中報杳然謂司府各官曰趙令計兵一發李黃毛可立擒今發兵久得無逃乎司府不敢對項之報至方肩輿有所過聞之大笑靴按輿板聲聞然巡撫素嚴毅寡言笑爲地方喜不覺至是吉士既深知賊中情狀遂謀蕩平然終慮山深徑難賊中開課多或有逃逸謀遣人入賊中爲內應恐賊疑聞王登仙者雖久處賊中近不與賊共事且謹密能任頗有悔心可與謀山中適有逃人被緝遂命役以窩逃事召登仙至庭詰甚嚴曰若窩

逃罪且流徙矣登先哀乞甚至叱之退其夜屏左右召入休以利害授以計翌日備文解京差縣役一名尉役二各押解復陰以旨授尉役將出山西界曉發行數里尉役驚曰解文悞遠邸中奈何縣役遽反耶取文比至途則二役與登仙俱遁無踪跡縣役惶恐欲走慮妻子受刑越數日歸縣自首時吉士赴省承汪潤斯大驚備文申吉士吉士佯大怒立命役入山收登仙妻子下獄重責押解役併收尉役妻子皆禁之倉縣中喧傳登仙同解役畏罪逃也乃二役與登仙連夜走入葫蘆亡命青山國鉉等夥中青山等故與同黨復聞其事深信之不疑

交山平寇本末

七

交山平寇本末卷之下

雲間陸慶臻集生評

夏駟曰歲戊子官兵常一入山矣。谷口之役石鎖關之役煉銀山之役前者亡卒以千數勞師半載終漏天誅是行將不過守備兵不過三百不踰月不血刃渠魁盡縛何難易爾殊耶掩其不備則童子可以殺賣育披其腹心則手足雖具而無川語有之謀事非難成功難是舉也吾服其能成

康熙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同府同知周令樹陞太原府知府時令樹方以巡撫卓異舉又向署篆太原保舉吉士者也報下吉士喜甚曰上下交孚吾事濟

交山平寇本末

七月

三

矣四月吉士弟靖士武進士同夏駟自江浙赴晉已渡河至武陟聞清源殺教官事靖士大驚曰吁是必為交山賊無疑也五月疾趨至交署吉士甚喜置酒飲談山盜拔猖事謂駟曰別後兩年甚為山盜所苦無與謀子何不早來耶駟曰李宗盛就擒賊根本仆矣吉士曰葫蘆賊未除憂方大耳窮山千里擒一宗盛其能絕根株乎駟曰然昔李文饒節度西川日詢諸將佐及歸附屬番以山川險要築籌邊樓有所得悉圖之於上不一月而形勝萬里皆如身歷以故能制吐蕃今交山群賊分據各巢且生長其中東踰西越如走其室廬而君第經歷二三過問山民指示數

語其何以制賊手吉士曰善遂命山中都具一圖圖列某山溝村徑鱗次集布為大圖日喚山中父老之熟於徑路者問其曲折詳註圖間旁及靜樂縣永寧等山無不究其月給事中姜希轍題請巡撫督兵一疏內云山西一省實屬遼闊且交城一帶逼近延綏伏莽正多可虞是時交城盜名至動朝論如此六月總督羅多赴任入太原境副將劉朝輔知府周令樹迎謁總督謂朝輔曰交山賊盜四行劫掠殺命官若為副將奈何擁兵玩寇朝輔具言山深險群盜蔓延勾結恐用兵難萬全總督曰姑為汝期一月盡捕諸盜以報令樹曰以某度之賊勢雖猖獗至十月必

交山平寇本末

七月

三

可平總督曰若何據乃爾言之易令樹曰交城趙令才且蒞任久山中情事深悉之近與商方畧已定所待山寒木落兵一入平可必也總督喜而徐溝令趙良璧復密為總督言交山盜盤據百年根深勢險即用兵難成功總督憂之朝輔既奉督撫命欲發兵密以書問吉士吉士復書未可踰月探知袁世虎方謀糾黨劫某邑獨身至中西都之左演溝石崖密審論典史郭景明擒之不數日而袁世虎縛至世虎精悍上下峻嶺如飛踰垣墻如履平地故殺清源教官及送馬至蒿泊鎮者也既至賜之酒肉召入內命寫檄等與語誘以擒賊自贖世虎曰山中頭領就擒者且

平今惟傳青山鍾斗任國鉉尹三盛李六斥等十數人耳。然此數人者，勇而狡，日夕爲備，未易擒也。試以爾言果若何？乃可擒。世虎曰：彼消息甚近，官勦捕兵未出城，已先知。沿山中瞽目乞丐，多吾黨。鳥鈴一聲，各村群集。况山深徑雜，外人止知大路，安能處處斷截耶？駟曰：山中路徑固多，然吾已無處不到矣。因按圖畫地指示之曰：此某某所居，此爲某前路，此爲某後路，此路通某路。問曰：是否？世虎大驚曰：吾作賊山中久，亦未能詳悉如此。因密告曰：官謀青山，青山亦且謀官。早晚當防之。駟悉其言，白吉士。且曰：世虎言彼消息甚近，青山等亦且謀官，語非無謂也。吉

交山平寇本末

七

聖

士曰：吾怖置已定，青山等縱有舉動，必不能行。所慮者，彼棄妻子，預走耳。時青山國鉉等因宗盛擒後，靜樂賊深恨交山賊，隣縣諸山駭亦俱懷疑不復心合。深悔之。青山謂群賊曰：趙知縣雖是好官，一日不死，吾等必爲所擒，不如先發制之。縣間雖有城守，易易耳。誠以吾之勇，挑選精悍三十騎，出山乘夜破北門入，誰敢敵者？群賊或以爲然。王登仙曰：不可。縣間城守嚴甚，警捍者每夕百有二十人，典史無夕不巡城。衙內家丁多操練，慣用弓箭鳥鎗，設吾等入城，城上號砲起，內外合圍，而分遣兵役守據山口。吾等走無路矣。國鉉等皆猶豫不敢發。青山嘆曰：不聽吾言，早

晚同汝等被縛矣。蓋青山夙至是謀，世虎固知之，故微露其言，任國鉉等兄弟見事急，謀出山投誠，議已定，告其父任亮亮曰：吾作賊一生，未嘗見官兵能入山殺一賊。爾等奈何自投死耶？卽勢不敵，走汾西巴山。虎足庇我國鉉等，乃止。是時山中賊日愈，窘無刻不爲備，往往聚議或對妻子泣，且謀致死吉士。聞之曰：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日夕治簿書不休，稍暇則共賓客登山游會，靖士且入京候選，盛張筵飲，餞絕口不及山中或語及，輒曰：諸盜首已爲吾捕盡。山中今已太平，所慮者錢糧未能及期辦耳。規者以告山中心，必怠復出示傳布，沿山村落，吾境中

交山平寇本末

七

聖

百姓素不爲盜，皆各處奸民入山煽誘，共爲非。今後不論有無他故，但入山卽奸民立處死。各山口俱立木牌大書示禁。凡旬日山中民香不知外事，乃密謂夏駟曰：兩葫蘆去縣百六十里，吾卷甲趨，非日夕不至。至而人馬疲罷，不可用，設賊或據險要，吾危道也。靜安堡距葫蘆口三十里，故昔屯兵地，今雖廢已久，尚可修。今吾藉山中民葺之，外以護築爲名，集兵而陰乘機以掩其不備，賊庶可圖也。遂通詳督撫司道，請修堡進屯。山中民可不煩兵而服。故露文移使賊黨聞之，詳既下，捐資燒磚瓦牛驢車大小往來運灰石不絕。七月初四日起工，命典史郭景明董其事，命

惠重生王希照等點撥近村丁役命蘇成甫集各路
站兵俱入堡監護時時羊酒往勞謀未行適有田福
毆城總之事初福既被錮在縣久辭辭無聊一日乘
門卒不備竟山城去吉士知之重懲門守錮之愈嚴
心益憤恨其月望南門城總李啓煥點派城丁時福
家僮田自友以次當守櫓福怒不從啓煥恐官查閱
受責迫之福伴爲好語召之入局戶命家僮董挺之
幾死乃釋之且揚言曰城破即在日內何守爲福既
克橫言有的歷聞者驚恐是夕南城警陣者率散明
晨啓煥以其事控吉士謂鄒斌等曰袁世虎之言信
矣君輩獨不憶出都門道中語耶吾赴任途次備聞

交山平寇本末

七

臺

其暴橫不軌狀隱忍至今非縱之也殺之無名耳今
逆狀已著當除之以絕賊內應遂命捕福下之獄具
以福抗違城守妖言惑衆通詳院司道府隣邑聞之
凡向爲福所詐害含冤畏勢未伸者悉以其事告遠
近控者百餘詞其最異者有韓魚禎於康熙元年間
因福以賭博占其產相爭爲福毆死死之日遺言妻
子無釘棺此冤終得白迄九載啓其棺面如生聞者
皆駭嘆因復以其事詳巡撫嚴批逐訊福初猶囁強
展轉辯言無死狀吉士笑謂曰若猶憶正月十三夜
事乎福驚不能對歸獄自知罪大不能免三鼓乘人
睡投縊死吉士謂夏綱曰福死山中耳目斷絕賊可

指日殄矣綱曰不然公在盜卽不滅無憂公去盜卽
滅且復起吉士曰吾非不知之但慮古交村迤近賊
巢去縣治甚遠鞭長莫及耳綱曰古築城立邑必據
形勝故冉雍冉璞謂徙合州城於釣魚山賢於十萬
師宋史亦稱釣魚城而蜀始可守今縣治僻處東南
一隅鎖萬山之口而逆制之勢實難矣切交境形勝
莫如河北且較四履頗爲得中誠能於古交村分立
一縣治則形格勢禁可永久無事矣夫有非常之人
亦必遇非常之時然後可以行非常之功公適官此
地督撫諸公又信任公如一人言無不聽誠能建此
議爲地方長久計真千載一時也吉士曰君言固善

交山平寇本末

七

臺

然分立縣治其事甚大卽督撫能以其事請部中方
謹守舊章必不聽不如移本縣丞於古交分地而治
既不立縣不增官而實亦可以彈壓山民督撫固易
於陳請內部或不重難其事斯爲得計鄒斌曰此真
通達時勢不易之策也八月二十八日因具守險分
治永靖交山條議并繪成地圖通詳各上司獎厲備
至十月朔總督行牌至縣曰據該縣申詳并呈交山
圖勢內計有七處俱稱賊巢等語仰縣卽將賊巢渠
魁若干羽黨若干確查姓名或俱係賊黨盤踞或尚
有良民襍處又此賊起自何年逐一查明密報毋得
遲延初三日吉士將通誅賊首姓名盡數密詳且陳

勤賊方畧詳既上未下而兵部文移總督以九年汾陽縣劉應熊家被劫一案奉

旨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初四日總督檄下嚴責副將劉朝輔并行太原府會同該協并交城縣調度進勦朝輔復致書吉士問事宜吉士曰此時矣即赴省與令樹謀令樹曰兵事至密間不容髮即督府來文有飛詳定奪等語然先發後聞可也遂共謁巡撫白發兵期吉士山密謂朝輔曰兵不在多三百足矣第將非姚守備不可蓋吉士故新安人順治三年大兵渡江明翰林金聲者起兵據新安郡畱恢復經畧洪承疇調兵從間道襲破之吉士方垂髫見諸將所過

交山寇本末

七

夏

多擄掠獨千總姚順一軍不動心識之及官交而姚順者適爲守備時方慮兵入山不戢令良民不苦益顧苦官兵故獨舉順也朝輔允之令樹遂爲文報總督曰交山分轄汾太爲大盜淵藪若止執勦殺之說又恐玉石俱焚莫若如縣議即借派兵移駐之名乘機入山大盜自可就擒罕府已於本月初七日面諭趙令偕守備姚順領兵三百人山兵不厭詐非罕府之敢於先發後聞也兵行既有期又慮各縣軍機飛報往來經山中或爲賊所得泄其事密傳諭永寧臨嵐靜樂等官升凡軍符傳達皆取路陽曲以達交城復於陽曲境沿路置飛遞自臨縣至交五百里約

一日夕可達部置既定初七日吉士同姚順統兵至縣諭山民遠葺靜安堡官兵且擇十三日進屯因置酒爲宴賓朋滿座城內東南隅有積水周二里許吉士沿水濱迤植柳置畫船其中名曰却月湖署中譙未足則命移席船中游湖笙歌徹夜觀者夾岸初八日大閱於演武場傳諭靜安堡速運酒米藟豆備軍食初九日昏次密召司夜者令促其籌日夜之子發五鼓其夜山東成晉徵松江陸慶臻蔡湘蘇州顧炎武寧波周翰皆集會飲劇談席未散忽五鼓座中客訝之吉士起整服開門則姚守備蘇把總等統合步騎四百已嚴部伍環甲執兵集南門外候起行吉士

交山寇本末

七

夏

謂諸賓曰吾且入山公等有能偕吾行者乎四座大驚翰以書生不閑軍旅辭吉士曰惜夏宛來不在此驅時適以事往河東故及之既會師出南關令曰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少休軍飲犒吉士獨與姚順蘇成甫及百總王國振韓喜文王奇光等數騎登山上武元城謂順等曰吾等此行乃奉旨入山勦寇進屯靜安爲急敵計耳非實也當即從此分兵東西並進順等從不知用兵事猝聞入葫蘆皆愕然驚吉士曰此行奉旨進勦吾已承撫臺面諭少逗留且得失機罪遂令韓喜文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雙村

進襲勦東葫蘆川橫嶺賊吉士偕姚順蘇成甫等率家丁官兵捕快等四百餘由米家庄匯裏進襲取東坡底日將暮至坡底安營畢謂姚順曰賊謂吾築堡進兵近堡以東必盡力為備今吾不由靜安取徑路竟至此故賊不及知此地為兩葫蘆要道據此則兩葫蘆聲勢絕矣賊黨初不聞發兵狀且吉士日游譏又靜安堡功未畢心尚懈約曰官兵至堡即傳集各山守兩葫蘆口彼雖萬眾如吾何既省中覘者回聞姚守備出兵狀艾安與國鉉等計曰姚守備進堡吾等姑以厚賂餌預挑選精壯三百為五隊日以六十人為率進往就撫彼不動即已動則環起砍殺集鳥

交山平寇本末

七

七

鎗千打之立盡耳眾以為然陰購貂裘一狐裘四為路訂十四日兩葫蘆各戒嚴聞鳥鎗一聲則群集計始定命鍾名節至靜安堡大岔口偽迎官軍探伺不節至岔口見官軍不西入乃北進始知大兵掩不備進勦遂慟哭鞭馬疾走大聲呼官兵入山矣惠岐山劉振倉卒不知為計赴軍前乞降縛之餘賊膽落無措群率老弱婦女走匿山崖間其夕犒眾畢復分兵令蘇成甫偕王希照統部兵二百襲勦鍾家溝王奇光統兵百餘襲勦惠家庄吉士同姚順統家丁官兵鄉兵衛役等五百餘列屯東坡底東西策應十一日丑刻成甫兵未至鍾家溝數里探者報鍾名節等二

百餘人方駐溝側造飯驅兵急進王希照曰役黑路險難行恐不測少憩進則名節等去已久村中無一人惠學文等於初十日聞大兵已駐東坡底知事不濟挈妻子乘夜上三座崖布詎村中百姓官兵已至將盡殺吾兩葫蘆中爾等速隨吾上三座崖保性命惠家庄左右村民悉從之而喜文國振等兵至橫嶺任國鉉等各集亦空蓋各兵中俱有與賊應者而王希照則實未華心故危言阻眾以此三路兵俱無所獲日將午各路報至吉士曰賊挈妻子走必不遠必上三座崖據險以守而各村民自助宜速進不可緩緩且逃遂統兵進將至前鋒報曰遍山頭悉寇不

交山平寇本末

七

七

知其數或請縱兵或曰姑少退吉士曰各安營解鞍歇伍明晨聽令其夜暴風起大雪兵士俱寒栗天將曉群峰皎然吉士令人至崖下傳諭爾輩皆良民母從賊凍死吾比且按村稽戶不在者即以賊論殺無赦至午負隅視者漸寡及暮山頭起立不去者約二百許吉士曰此盡賊矣即非盡賊殆渠戚屬是不可縱親策馬至崖下縱觀久之謂順等曰此崖險峻賊致死據守吾兵仰攻必多損傷諒賊出不意所帶糧草有限崖後細徑多不數日必且四散奔逸不如收兵緩攻而分兵各路以待之策之上也計賊逃逸之路東走必由白刁嶺北走必由獨石河以入和龍山

西走則必由呂梁以入黃河畔。又西走則必踰臨嵐諸山。順等唯唯。其夜命韓喜文王國振統兵百餘守黃土溝。以扼白刁嶺之道。令蘇成甫統兵百守韓九嶺。以扼獨石河之道。令王奇光統兵百。借中西約保率鄉兵二百守承寧王葫蘆。以扼呂梁之道。令原瓶約保率鄉兵二百守黑黑烟山洞。以扼臨嵐諸山要道。吉士同姚順統官兵家丁鄉兵等五百餘人駐橫嶺。示諭兩葫蘆歸民。許其擒賊贖罪。即賊黨有能擒賊自贖亦准投首。山民聞命皆踊躍鼓舞。願効死。三日賊眾見退兵惶惑。或欲固守。或恐兵再至走無路。眾心不一。傳青山獨身乘青驪仍走大皮溝。遇練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區

總馬興并惠重生等伏路邀殺。青山故悍勇。顧前切汾陽歸山。官兵射其足。脛筋斷。不能敵。生擒之。任國鉉國海國強國輔王汝諫等與其妻子痛哭訣別。率十數騎夜踰黃土溝。將走白刁至玉兒山。遇喜文國振等伏兵起。賊各不相顧四散走。將近中山寺為喜文追及。國海發鳥鎗不中。棄鎗走。追至李家溝。度不得脫。坐地上就縛。縛急謂韓稍寬我。韓不聽。國海嘆曰。吾死命也。吾發鎗即飛鳥無得脫。今擊爾乃不中。肯復逃耶。乃稍寬之。唯國鉉與國強國輔同裨卒安二越山復走回崖。其夜賊首惠首富惠運通鍾明俊鍾明開等三十六人至軍前乞降。願擒鍾斗鍾明節

等以贖死許而遣之。姚順諫曰。此巨魁。數捕不得。今幸自投死。奈何縱去耶。吉士笑曰。此非君所解也。卒遣之。十六日崖上食盡。鍾斗父子與任國輔任國強率家屬北奔獨石。蘇成甫率兵邀擊。任國強逃無路。自詣軍前請死。縛之。鍾明節鍾斗任國輔奮力衝圍西走。夜將半。兵役迫至北山下。有數十騎自山拘突出。邀擊官兵。鍾斗等得脫。遂入爛團山。官兵恐深入重地。回報其日。崖下鄉夫捕任亮至。吉士詰之曰。汝子尚悔過思投誠。汝顧教之抗拒吾。汝謂據險共守。不勝尚可走。今何不走。為吾擒耶。亮叩頭無語。杖殺之。曳傳青山至前。謂曰。壯哉。欲以三十騎破城取吾

交山平寇本末

七

區

者非若也耶。青山仰面對曰。眾人不聽吾言。吾早知有今日矣。死耳。無足言者。乃選兵役五十人。械諸賊付縣獄。十七日吉士同姚順益兵進駐獨石河分路入爛團山。而承寧賊馮養成者數日前聞東坡底信。已知官兵勢大。葫蘆賊不敵。必西走。預攜選精壯數百騎約靜樂賊郭三法臨縣賊張二等至爛團山接應。十六夜三法先至。適遇官兵追鍾斗。明節急救。接入爛團山。次日官兵大進。而養成張三亦統眾至。與三法明節斗等眾合。顧官兵及鄉兵集山下者且二千餘。賊知不敵。遂棄爛團山西南走穀積。且戰且走。吉士令曰。賊雖有接應。皆連日走困疲不支。諸軍盡力

追殺先登者有上賞。各兵奮勇爭進。日將午。至穀積山下。賊銳矢俱盡。遂盡棄乘馬弓刀。猿猱上山。薄暮。官兵鄉兵分路上嶺搜勦。殺聲振巖谷。忽有數虎自叢薄中突出。衆軍驚駭。驟馬斷韁奔逸。乃群發火器。弩矢格之。死。吉士以日暮山險。多猛獸。慮傷衆。收兵扎營。分據各險要山口。獲馬驟數十。烏鎗刀弓箭百計。其夜命各營分遣人上下山嶺探伺。鄉兵某聞隔溝人行聲。越溝從之。伴爲靜。聚賊音問之。知爲郭三法。乃給言。蘇把總兵屯前坡。宜北走。賊不疑。來就縛。之。問鍾斗等所在。言斗等爲官兵追急。入巖穴。無踪跡。其妻子在某巖。某適携飯往餉耳。遂命爲導。盡獲。

交山寇本末

七

七

其母妻子女等六人而張二者以追急失隊。伏土穴中。亦被獲。穀積山者。卽呂梁山。禹貢治梁及岐。註梁。呂梁山。卽此山也。盤踞交城。永寧嵐縣界上。形勢險惡。崗密四越。十八日。吉士順等召土人問其概。欲分兵搜勦。慮勢弱爲賊所邀。欲合兵進。則徑路歧甚。且滿以西。俱汾府界。難久駐。乃收兵退駐獨石河。馳報令樹令樹申請巡撫。傳令各州縣俱發汛兵夾勦。其日惠艾安率孫貴高白福。率所懸妓程二。寧子以四騎西北走。踰黑黑煙山洞。至臨縣界。君德溝。奇光覺之。率衆急追。一鄉夫逐將及孫貴。烏鎗一發。中其臂。仆地。將飲之後。兵韓富急救。艾安馳馬挺刀劈其額。

血流被面。衆兵懼却。練總楊時中自後射之。不中。復射中肩。艾安知不免。自刎死。孫貴高自福。程二。寧子俱就縛。是時惠首富等已投誠。各賊並未知鍾斗惠。李文等既入穀積山。惠首富鍾明俊等率族黨亦僞爲逃。逸入巖。與共守。斗等不疑。夜三鼓。斗率文困憊。熟睡。首富等率衆縛之。收其馬十五匹。器械十數。至營。獻功。吉士笑謂順等曰。曩從君盡縛首富等。彼數寇者。安得至此。乎。山深賊易匿。固非用賊擒賊不可。且吾非漫縱之也。彼妻子家屬悉在是。焉馬總棧豆。必不能寬也。順等皆服。吉士詢鍾斗父明節所往。斗供父明節知事急。三日前已縊死。燭圍山巖。卽命典。

交山寇本末

七

七

史郭景明至巖。捫回查驗。而惠天德號惠灰葫蘆者。適匿崖左右窟中。聞兵過。卽遁。并獲之。十九日。靜樂搜山兵解劉湖家屬至。吉士遣役械鍾斗孫貴高自福。惠天德等各賊赴縣獄。召解劉湖家屬兵責曰。劉湖居山素良善。不與盜賊往來。兼各案無名。若等何得妄拿其家屬耶。立命釋之。命懸鍾明節屍於樹。魚其妻李氏視之。李氏撫屍哭。淚不下。聲殷殷然。復命諸土人視之。或認或否。置不問。命懸惠艾安鍾明節二屍於樹。號令山中。密票諭惠重生。各山訪。初王登仙同二役入鍾斗。數官兵入山。登仙等同衆賊上三座崖。時脇從者千數。鍾斗青山等相與謀。欲伏兵。

兩崖側乘官兵遠來困疲據險合擊登仙沮之及吉士出示傳諭山民復陰語脅從者言都院奉旨捕勦大兵各路俱進今至崖前者特縣官所領交城營兵及鄉兵耳脫抗拒不日大兵至身死妻子盡入官矣且縣官有示止擒爲首者十數人吾輩何苦隨之同死衆稍稍恐怖四散賊等見勢孤難守次日青山下崖走被獲又數日鍾斗明節任國疆任國輔溫國輔惠孝文北走獨石王汝諫東走密溝登仙欲與鍾斗等俱北走乘便擒之畏其入衆乃同汝諫走密溝二十二夜登仙縛汝諫以獻并探知尹三盛已走上靜樂之龍門嶺任國鉉手卒歡虎兒走永寧之

交山寇本末 七
段家皮郭三知家吉士即命家丁董友崑率兵役六十名捕三盛命王國振率兵役六十名捕歡虎兒三盛同手卒二人西走方就食於龍門嶺賊李正五家聞信急走細磨川之四頭村將投李惠民友崑追之幾就擒適李六斤李惠民並馬至六斤大呼曰管副將三百兵不敢入吾川數人乃來送死耶發弓一矢射友崑中臂營兵杜長雲毛協力挺刀救之惠明持烏鎗突擊刀折後兵披靡俱退走三盛等遂上堡國振等至段家皮馮養成率賊二十餘騎同歡虎兒等各持銳器立馬巖上兵役不敢近還獨石報吉士隨撥兵六百餘同進則已遁矣二十三日報令樹轉詳

巡撫具列各州縣盜窩姓名居址請行文各汛兵按冊協緝二十四日蘇成甫於背坡山溝擒靜樂賊李雅秋時劉湖者三知官兵入山連夜西走已至黑黑烟山洞後聞其妻子被擒方悲泣繼聞吉士稱劉湖良民非賊釋其妻子大喜復回探其家其日吉士論典史郭景明日君可率兵十至鍾家溝縛劉湖以來景明日前釋其妻孥今又擒之何也吉士曰惟欲擒之故釋之耳君第往必不徒手返也景明至鍾家溝而劉湖獲二十九日惠首富率鄉夫搜山至靜樂圪鬚溝遇杜召宇率數騎至相格殺擒之二十七日巡撫令寧武副將周定四及隣近州縣各發兵照交

交山寇本末 七
城册開各盜住址協緝某日定四率兵三百至樓煩分路搜捕初二日至細磨川擒李惠民李繼實李六斤初六日擒李繼福周時化小黃匪靜樂縣汛兵至臨縣界周家溝擒尹三盛永寧州汛兵擒郝成章李旺清源縣汛兵同靜樂汛兵擒李七兒段南強三元兒報至吉士大喜交城家居給事中武攀龍御史李之奇前龍巖令解之麟憲榆令張奇英仁和令丁世淳舉人張冲光劉爾武解元李敏覺等齎羊酒米菓至惠家庄勞師攀龍之奇各以五百金助犒吉士却之攀龍之奇曰微公某等夢魂不得至此地也受賜大矣少爲士卒犒何拒焉吉士謝曰某竭力供軍

行幸已卒事。誓不致費邑中一文也。卒不受時。官兵入山已二十日。凡有名諸盜。傳青山任國海任國強。劉三鍾斗杜召宇王汝諫惠孝文惠天德孫貴郭三。法溫國輔張二惠岐山劉正劉湖并自刻自縊。二賊前後就擒。獲共十八名。又投首惠首富等三十六名。交山盜首畧盡。唯任國鉉申友等五六人未獲。吉士遂同順等。遍歷各山。凡交城靜樂永寧相接疆土。各立石為界。計交城所屬之山。約三百餘里。其中穴居村落一百二十五處。其以打鳥鎗為生。從無糧役。不編赤曆。除老幼婦女不計外。共丁壯一千四百三十七家。其終身不為賊所脅誘者。三十七人。各賞羊酒。

交山寇本末

七

給扁額旌表。或十里或數十里。就地遠近立為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十一月初二日。遂命蘇成甫統交營汛兵百名。分守山界。吉士同姚順班師回駐靜安堡。初三日。鍾明開解溫連雲張法獻功。初明開縛鍾斗。後與惠重生復分路。至各集緝諸賊黨。初二日至中團溝。遇連雲等二人。挾烏鎗騎馬出巖。明開給言。初二日官兵悉回縣。吾等當急往爛團山西走。連雲法信之。同明開出溝。猝遇縣快石大法胡德等率眾扼溝口。明開抱連雲大呼大法等群上執之。吉士謂順成甫曰。盜畧盡矣。縱任國鉉申友馮養成三渠魁未擒。然亦魚游釜中耳。不足煩大兵。次日遂振旅回縣。

汾陽文水清源諸紳士。庶壺漿而迎者。不絕歡呼。載道。初六日。大嶺各兵而惠重生等解鍾明節至。初明節任國輔與鍾斗國海等自三座崖走獨石。為蘇成甫邀殺。各賊俱身受重傷。其夜入爛團山。國輔謂斗等官兵明日進山。吾傷重走亦死。不走亦死。等死耳。母死人手。遂自縊。明日馮養成張法援鍾斗郭三法等西走。明節不能上馬。持斗米匿山中石穴內。地險人無知者。及斗被擒。遂認國輔屍為明節。希免其父死。吉士故心疑之。命惠重生密訪不得。既踰月。米盡饑渴甚。夜出汲。為山民所見。以告重生。疑其為明節。搜捕得之。果是。始知前縊者為任國輔也。其日蘇

交山寇本末

七

把總復報搜山兵於後嶺底獲任國鉉手卒安二。初八日。惠重生惠首富等受吉士密票。馳至嵐縣黃河岸側。襲執中友父子三人於閭部村。解至交營。王希照者驚悸甚。數日死。遂總開前後殺獲。及投誠各賊數具。冊報令樹上之督撫。交山始平商賈往來。自黑黑烟山洞以達臨縣。保德遂成泰晉往來孔道。布政司穆成格坐官廳中笑語督學道謝觀曰。爾江南乃有此人耶。初總督雖奉旨檄剿。輔發兵進剿。心難其事。嗣報吉士偕順止統兵三百已入山大嶺。總督標下副將苗成龍者故屢入交山征勦。梁四王顯明等熟其形勢。亦陳之總督。

深爲吉士等愛及捷至喜甚夏駟在稷山適與諸文
士狂歌酣飲得小抄知吉士與順等幸兵進山鼓掌
笑曰交山平矣第惜吾不在無能作饒歌曲以奏凱
耳明年正月元夕至晉陽總其本末作紀事

交山平寇詩

夏

附交山平寇詩

凱旋題壁 有序

趙吉士 天羽

交山表延八百里。民生長其中。率相習爲盜。
負國久。晉州邑苦之。康熙辛亥九月二十一
日。部議勦殺淨盡。奉俞旨。各行到晉。予秘
其事。以討賊爲已任。兩臺亦不拘以文法。十
月九夜。曹汪丞潤斯守城。予同姚守備順。蘇
把總成甫。郭尉景明。督兵至水泉灘。未曉。即
分三路直搗其巢。時已過初更。大雨雪。諸賊
奔踞山崖。予既奪險。據險又復用賊攻賊。兩
旬。寇平。邑紳先生家食者。武給諫攀龍。李侍

交山平寇詩

七言

夏

御之奇。張封君純。解龍巖之麟。張霸倫奇英。
丁仁和世淳。孫善化浩。常州佐大孝。張廣文。
紹載李廉。張君冲光。劉君爾。武孝廉李子。
敏覺。閻子珽。明經李子獻。嶠武子之望。李子。
若泌。申子鉉。李子若湛。咸來惠家庄。犒軍賦。
此紀事。

重疊寒峰繞旌旄。肯教狐鼠此縱橫。穿雲遠望懸鐘。
嶺列幕分屯。下馬城。撲面腥風來萬仞。槍心燐火出。
三更長驅蓐食爭先發。草木應知盡甲兵。
偃蹇潢池一息間。天誅那許漏遺頑。羊腸百折今虛。
險。兎窟三營爾久閒。鋒接曉星隨礮落。陣移明月逐。

弓彎紛紛面縛皆亡命。傳檄諸軍且莫還。
汾水蒼蒼出管涔。劉淵得劍此巖陰。幾多白骨成黃土。
無數青峰盡綠林。風雨偶聞新鬼哭。山河長送夜郎心。
經旬策馬浮雲裏。俯仰殊令感慨深。鼓角喧闐豹虎奔。
數朝風雨蕩游魂。穴居老死無徭賦。草竊貽謀長子孫。
邇來卒圍山吹戍火。縣官散俸給晨殮。飛符揮羽無停驛。
連夜軍書報太原。古岸摩碑畫土疆。書生擁盾事戎行。
葫蘆川指新屯寨。乳子河憐舊戰場。軍吏論功無刃血。村翁破涕進壺漿。
由來不殺稱神武。此後何人更陸梁。群公牛酒慰辛勤。
吹角彈絃飲再巡。外吏三年忘祗

交山平寇詩

七

席將軍百戰老風塵。地守戎起自躬山。此日知歌舞。
野老從今識縉紳。惟仗皇威真赫濯。敢勞車騎越嶙峋。

喜聞交山蕩平四律

夏 翺 宛水

翩翩裘帶朔風開。午夜潛師入萬山。練卒漫誇犀甲健。
將軍何謝美毛斑。黃雲夢穩葫蘆窟。白月鏐驚石鎖關。
從此西山無寇盜。太平好共一開顏。揚炮直搗上長斜。
列幕星分靜不譁。蒼葭夜明千嶂雪。猿猴朝散五更笳。
陰符未載攻心術。露布懸知獲首嘉。珍重壺漿新士女。
石田原可種桑麻。峴嶺重峰接太行。累朝弧矢射天狼。
蘆芽北堡三關

黑殺積西臨一壑。黃地利久荒。文命貢山形。長抱武靈疆。
兵威乍失羊腸險。車馬駸駸滿夕陽。北風蕭瑟曉烟開。
姑射山頭首重回。時予適已笑書生。真借箸不勞戎服更銜枚。
旌旗儼映千峰轉。鏜吹疑傳並塞來。莫道揮毫難倚馬。
青衫從少上雲臺。聞平山寇寄贈 陳鼓永 翠山

交山險接太行高。自昔多藏新市豪。已課棠陰環雉隴。
更清荏澤仗龍韜。朝歌入境聞增寇。渤海歸田頌寶刀。
爭似使君談笑暇。功成保障不言勞。彈琴白晝靜鳴笳。
從此青山長放衙。軍度重關猶勸酒。郊除伏莽盡栽花。
人推定筭如克國。邑可更名作

交山平寇詩

七

獲嘉早晚論勳者。內召快聆樽俎在京華。奉賀趙使君平交山寇歸并以為懸弧壽

陸慶臻 集生

羽扇胡牀早定謀。指麾劇賊一時收。知君自有神仙骨。
身是番侯並薊侯。盛年才子練戎機。十日提師吉問飛。
見說書生能破寇。綸巾親縛亂人歸。我來正及視師期。
牛酒戰門大饗時。明府好生分首從。臨行環甲更顰眉。
西山群寇莫縱橫。直挽黃河為洗兵。欲識威名早罷拜。
少年儒將趙營平。

婆娑天險亂峰排。石峽蘆芽白日靈。生縛俘囚齊買
 梨手題日月更摩崖。渠魁懸首更如何。買犢春耕述偃戈。寄語朝歌虞令
 長從今不用設三科。籌時立草數千言。聚米爲山指掌屯。手致太平良策
 在長城君是漢西門。使君方畧本多奇。一紙軍符便出師。數策治安應報
 可坐看千里靜潢池。中丞草奏上論功。翠輦初回校獵風。西顧并州山萬
 疊。聖人含笑五雲中。休虞玉石總成灰。網自仁君一面開。父老壺漿紛載
 交山平寇詩
 路長生齊獻壽觥來。雪霽千山瑞色披。開筵初度酒盈卮。饒歌自譜新聲
 按絕勝。袁宏露布辭。彤弓將錫正懸弧。桴鼓無驚樂大酺。歌板酒旗天不
 夜。春風先到却波湖。交山平寇寄贈
 銜枚無事鶴鷺分。按轡親穿虎豹群。肉袒何妨收死。士艦車仍與狗全軍。
 蘆芽春和鏡歌奏。穀積秋清戍。喉耘自是三旬能破賊。威名從此靜河汾。
 平交山
 天羽使君文士也。而善將兵。交山巨寇盤踞。

百年一朝而盡破之。且散其餘黨歸田者不
 下數千。悉泣涕感再生也。仁人哉。余西游龍
 門社。賭峰峽奇險。竊壯之後。乃知是使君出
 兵路。因賦此爲贈云。
 霜宵秣馬靜街枚。昧爽登陴一鼓推。緩帶輕裘傳檄
 去。前歌後舞獻俘來。峰尖破裂旌旗閃。峽口猱
 豹。屈功懋汾西應不朽。磨碑刻向錦屏隈。
 久客交署時與諸賢泛却波湖爲樂目覩使君
 交山破賊之舉因卽所見成詩
 蔡湘竹書
 先生筮仕何草草。縣令爭如司李好。十里絃歌總割
 交山平寇詩
 鷄那能盡拓佳懷抱。湖海當年得自由。今爲局促交
 城侯才高氣早無不可。賢哉柳惠同其儔。江南去晉
 陽迢遞三千里。詞客紛然遠道來。俱言願見荊州耳。
 先生歡笑飲壺觴。有酒頻過水一方。畫船早到杯盤
 迥。明月孤飛城郭涼。須臾絲管中流急。晉地兒童歌
 數什。訝道吳儂唱竹枝。近來水調諸郎得。夜深水勢
 更玲瓏。野寺村墟縣綴工。徐向廳前窺曲折。疑從郭
 外看鴻濛。土人不解乘舡走岸上。隨行齊拍手。一水
 新開便放舟。江南舊俗曾知否。曲中譙罷維舟住。歸
 向衙齋重促塵。又見華堂綠醕陳。少年紅板歌金縷。
 先生爲政本閒閒。公餘展卷几席間。不謂泊平稱第

一還看閭井。悉依山。山中之人。持矛戟。狼虎來奔。輕一敵。強種腴田。歲不相更。胥從未相。與責聚黨。歛然竟百千水。瀆木末聲相連。有時城邊過。玉勒居然市。上擁金鉤。官長相逢。輒相禍。交城一令。真瑣瑣。誰料頻年。隱忍多。一朝剪賊。為謀安。單騎登山。盜不疑。萬山扼塞。心先知。爾有數人。伴助。順用之。出入行所。私歸。盡崎嶇。上方畧。旋捧絲綸。教執縛。此際賢豪。又一流。依然繞座中。宵樂余久客。茲土設醴。必見呼。聞中達旦。窺色笑。可知能事。終舒徐。黎明送客。隨乘馬。壯士不嫌。三百寡。直上巉巖。抵賊營。地幽倉卒。無知者渠魁。擒就野。不驚健兒。奮臂驅之行。其材皆可。一當

交山平寇詩

七

七

百路窮。勢盡無支撐。大盜凭山久。克斥烟。密雲樹。無顏色。重聽樵歌。唱太平。玄猿白鶴。歸相識。山縣兵銷數郡安。功成一令。世所難。論議何當宣。室召鬚眉直。向凌烟看。且與先生語。夜闌早趨三殿近。鳴鑾野夫。白憶安期輩。將歸東海營。金丹。

鼓吹饒歌和宋何衡陽韻并序

蕭 楷 荆 名

交城古晉陽地。地多巉巖。邃谷綿亘千里。遠通秦塞。天險所集。異類之窟宅也。官長不敢過而問焉。趙夫子治交二年。威信遠播。田野。關教化行。群黎樂業。百廢具興。不下堂而治。

刻意交章薦。天子將徵入。栢臺薇省。無何。隣境盜起。白晝戒嚴。夫子顧而憂之。夙夜靡寧。條陳當事。山在目。中賊擒。掌上。當事素倚夫子。為三晉長城。善其籌畫。假以便宜。先是奉有勦殺淨盡之部文。夫子執以為不可。遂請守備一員。統兵三百從之。結以誠信。窺以機智。震以神威。終於不殺。山中人僉曰。吾父母來矣。若崩厥角。稽首。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初九日。入山。十一月初二日。至靜安堡。樵牛犢軍告厥成功。功成匝月。不費公帑一文。四境扶老携幼。躍呼闔溢。夫子一出而太汾兩

交山平寇詩

七

七

府間。夜戶不閉。道不拾遺。如初。從此深山無事矣。然則吾夫子之再造晉陽也。豈僅如尹鐸所云。區區保障哉。門下士蔣楷。聞之。獻饒歌。以鼓吹膚功。和宋何承天舊韻云。

右朱路篇韻

晉陽連紫塞。桐葉拱京華。羊腸落虎豹。鳥道俯烟霞。頑民伏草莽。神卒與戎車。父老扶杖觀。拭目奏凱歌。不用天山箭。如吹越石笳。天時讓。筭勝地利。歸人和。壺漿擁赤子。戈甲洗洪波。膚功收屏翰。絃頌滿巖阿。鷹眼化為鳩。春風德澤遘。破產佐軍實。籌國能忘家。

右思公篇韻

請熊羆顧儒衣蒼生革面投戈歸投戈歸頌方叔直
攜葫蘆聲教復聲教復令五中程狒狒皆良民皆
良民福星明五原四塞營先聲營先聲集禎祥錫馬
蕃庶晉侯康晉侯康西夏已守險分治駐甲士體憲
情碩畫周聖王深宮側席求

交山平寇鼓吹歌有序

劉梁嵩 王少

交山巖谷逶迤密菁萊蔚天然蓋藪也歷代
悉宿兵爲備本朝顧度外置之蔓衍勾踞負
險滋久我天羽趙公畧自隆中望傾江左語
其辭賦則枚馬前驅迺爾襟期則劉盧北面
適出經綸之萬一牧此巖疆爰計治安之十

交山平寇詩

七言

七

分靖茲孽寇始也單騎深入目空險阻遂如
雨沙已而屢牘詳陳指畫情形無殊聚米於
是台司壯其經畧協營結壘巖山孤鼠憚其
威慈覆巢授首麾下比渤海之息潢池而公
兼能用武誰謂行間可薄我輩較當陽之治
襄海而公意主全民豈云馬上不用書生至
於條陳善後信是神君佐領分猷依然慈父
數十年狼心鷹眼一日間賣劍買牛犒歡場
闢盡龍青燐爲我朝廷添此赤子上功幕府
指顧臺烏掖鳳藉公之入而言書氏御屏異
時列戟宣麻待公之坐而論誠哉儒臣經緯

克振其猷昭代循卓鮮出其右者也聊磨巨
句用展謳思兼綴序言附中仰止云爾
聖朝西顧綏甸服豈謂交人不我殺山深林密負
驕恃我寬大置茲族蜂屯皆盜聚仍民伏莽勾盤晉
且秦歷來賢牧事姑息坐使青巖遍赤燐我公領袖
久英絕海內鷄林推管葛車指交山十日塵臥側豈
能容庖馭誘脅計擒渠冠驚夜半前山拔漢旌兼程
一百六十里令人不敢信書生險守汛移鷹眼化分
吏增兵成豫駁當年畏壘盡烽銷揭竿人歸事納稼
卓哉我公文更武萬壑千巖皆樂土始知訓蜀有文
翁不但移桑懷杜母當今循吏正旁求奏最如公孰

交山平寇詩

七言

七

與儔指顧排雲動聞闔他時建節鞏金甌我以江鄉
漫辭客偶憇故園慙落魄美公偉績爲公歌莫云我
輩無頗牧

功勳旂常詩四章

有引

武之生

維彼西山實繁醜類左連嵐靜右接汾寧茂
林密樹平居借以潛踪壘嶂層巒竊發因而
走險數遭變更以來頑殘愈熾屢經肆赦之
後荼毒尤深恭遇吾師諭之以義不減郭令
公撫之以恩有如太丘長謂宜多方誥誡必
無復燃之狼烟誰意再四叮嚀尚有現存之
鷹眼吾師乃仗彼三尺劍以靖此一方民不

忍玉石俱焚。自然兵民咸輯。妙在因賊攻賊。故風聲鶴唳皆驚。巧於卽人安人。乃大臥鴟棲不擾。從此賊鋒永息。宜勒燕然之碑。由茲我武維揚。當鏘交趾之石。爰賦俚言。用彰威德。

小醜跳梁。逆我顏行。王赫斯怒。授鉞循良。授鉞循良。靖此一方。稱干比戈。擊鼓其鐙。擊鼓其鐙。殲彼猖狂。渠魁授首。乃武維揚。乃武維揚。固吾之疆。樂只君子。功勳旂常。

恭賀奏凱

白生明

伏莽何時息。山蹊多阻兵。深林久雨黑。險嶂與雲平。

交山平寇詩

七

吳

一卒當先立。千夫遂莫爭。裹糧勞歲戍。抱鼓不時鳴。胡府何來此。書生豈益名。三科求壯士。屢檄播皇靈。要害如身到。情形指掌成。飛符陽換部。緩帶暗連營。鐵馬衝宵發。牙旗掩雪行。游魂方假息。破砦忽黎明。驚鷗無煩亂。鯨鯢已就烹。帳房催置酒。陶穴互彈箏。反側皆供侍。吾人何必更渠蒐。生獻捷。小蠶盡歸耕。磨石方畱績。圍碁未矯情。周巡平扼塞。蘊藉立功名。只作登臨興。何曾戰伐櫻。北風鏡吹出。歷落萬峰清。交城北門外。同樓子冲霄。登四望樓。山色拱帶如屏幃。因念吾家天羽。此間有靖寇勳。偶然成咏。

成咏

趙作舟

况登樓意不群。招携長嘯九天聞。橫看文水迷青。秀。揖梁山。疊彩雲。幾樹飛鳥歸遠翼。近城寒日散餘曛。白麟一對如堪續。已請長纓答聖君。

交城山水十絕

陳祖法

山右多山而少水。獨交城有水盈二頃。向亦資灌溉。助洗濯。鮮有寄情其間者。趙子天羽。令交。築堤植柳。設舫開筵。名爲却波湖。於是平有水。又交山險阻。連數邑。數十年爲盜藪。趙子寒夜進兵。搗巢穴。殲巨魁。於是平有山。諸名流賦詩。諸體畢備。紀盛一時。垂名萬禩。予不能步後塵。各系七言絕句五首。而以湖

交山平寇詩

七

吳

光連月。白山色帶烟。青爲韻。一水盈盈數畝區。疏穿不止浴輕鳬。文人涕淚追思處。父老千年說趙湖。我來秋深木葉黃。重與殷勤泛酒航。自從初拭蹄塵後。置我烟波明月光。時到甫五日。設酌重開飛甍筵。笙簧嘹唳繞湖邊。居人初識乘流樂。槎影疑從天漢連。欸乃一聲神煩發。波中荇藻淨如髮。應憐一種清幽處。楊柳風高來夜月。五湖堪作高人宅。何似使君重與闢田田。荷葉曉烟青隱隱。漁燈夜露白。

呂梁。共。龍。門。關。百。載。於。茲。藏。巨。姦。何。幸。書。生。能。滅。
寇。一。朝。風。雨。淨。青。山。
蒙。叢。樹。葉。參。差。棘。何。幸。今。朝。淨。如。拭。寂。寂。曉。寒。刁。斗。
聲。溶。溶。落。日。旌。旗。色。
曾。將。險。阻。託。圖。繪。志。畧。雄。奇。氣。慷。慨。要。識。經。營。素。有。
時。草。成。露。布。藏。衣。帶。
功。成。擒。蔡。美。當。年。今。日。把。兵。正。雪。天。不。負。專。城。百。里。
寄。何。圖。各。姓。上。凌。烟。
永。折。凋。兮。與。鴈。已。將。王。化。語。山。靈。令。君。歸。畧。山。靈。
伏。不。數。嫖。姚。與。衛。青。
題。壁。紀。事
陸。慶。臻。集。生

交山平寇詩

夏

遠。逃。久。矣。漏。天。誅。一。檄。驚。看。勝。算。殊。虎。穴。霧。腥。呼。唱。
入。狐。藉。月。黑。笑。談。驅。差。將。劇。盜。遺。君。父。手。挈。窮。山。上。
版。圖。敢。道。書。生。能。令。將。風。流。江。左。是。夷。吾。

奉贈交山平寇二律

洪。琮。谷。一

彈。琴。伊。昔。頌。神。明。射。虎。明。聲。膽。盡。驚。正。醉。畫。船。邀。夜。
月。忽。傳。深。莽。走。機。槍。龍。光。匣。響。三。千。劍。豹。畧。胸。藏。百。
萬。兵。漫。羨。河。汾。多。老。將。軍。中。韓。范。本。書。生。
航。航。嶠。負。百。年。牢。一。夜。雄。風。鏖。賊。壕。豈。惜。壯。猷。輕。虎。
穴。聊。將。宰。割。試。牛。刀。蘆。芽。雲。淨。開。阡。陌。狐。突。春。回。遍。
柳。桃。姓。字。久。傳。鸞。陛。重。澄。清。挽。轡。莫。辭。勞。

交城平寇賦呈

程。守。非。二

羊。腸。山。下。勒。燕。然。曾。聽。談。兵。在。一。甌。大。武。遠。敷。花。影。
外。通。儒。新。起。柳。營。前。三。年。參。井。成。安。土。一。代。機。槍。落。
上。天。公。道。大。僚。時。考。最。家。傳。方。畧。趙。屯。田。

趙。夫。子。思。威。並。著。鐵。冠。安。民。奠。晉。國。于。也。桑。紆。

廟。堂。之。右。顧。督。撫。題。續。天。語。褒。崇。賦。紀。弘。功。
用。備。輶。採。張。恕。楨。仁。度。

壯。猷。聚。米。識。山。形。半。夜。潛。師。入。翠。屏。暴。甲。叩。收。傳。號。
令。輕。裘。緩。帶。搢。皇。靈。捷。書。交。奏。油。幢。碧。天。語。溪。加。
汗。簡。青。采。石。爻。峰。松。栢。裏。豐。碑。永。勒。晉。陽。銘。
聞。天。羽。弟。交。山。平。寇。功。寄。賀。趙。增。講。村。
書。生。仗。劍。入。溪。山。緩。帶。輕。裘。指。顧。間。雪。夜。御。枚。神。策。

交山平寇詩

七。言

夏

遠。月。中。敲。鐙。凱。歌。還。曉。聯。暗。度。兵。無。血。鷄。犬。宵。寧。戶。
不。關。下。馬。揮。毫。馳。露。布。遙。知。喜。氣。動。天。顏。
昔。年。並。馬。映。垂。楊。分。手。歸。來。兩。度。霜。天。顯。一。家。分。越。
魯。政。聲。兩。地。傲。薰。黃。烟。清。交。嶺。絃。歌。徧。露。冷。文。河。道。
路。長。羨。爾。笑。談。平。伏。莽。行。看。肘。後。繫。金。章。

喜聞蕩平山寇二律

姚。廷。讓

峭。嶺。懸。崖。翼。虎。飛。羈。縻。從。未。倒。戈。歸。將。軍。側。目。求。銀。
甕。從。前。將。吏。多。索。戰。士。寒。心。卸。鐵。衣。秦。晉。關。山。滋。蔓。
遠。金。帛。故。屢。喪。師。戰。士。寒。心。卸。鐵。衣。秦。晉。關。山。滋。蔓。
太。原。平。陽。等。郡。險。陶。唐。封。邑。繭。絲。稀。與。陝。川。羣。盜。
百。年。四。野。無。耕。稼。從。此。鋒。消。積。漸。肥。
烟。湖。放。舸。棹。歌。揚。時。使。君。與。賓。從。泛。舟。却。波。湖。為。爾。
樂。夜。分。便。潛。師。疾。搗。衆。不。知。往。爾。

客潛師入呂梁。羽扇風流揮塵尾。牙旌星轉過羊腸。
吹笛午夜繞歌接。傳檄千山露布長。吾欲從軍願未
遂。空教達旦醉壺觴。

趙夫子平交山恭賀

張蘊生 畫初

交山不獨晉陽山。盤亘三秦類洞鑿。狡似虎狼潛出
沒。捷如猿猱善躋攀。使君緩帶輕裘至。巖邑神謀秘
策閒。秣馬厲兵仍撫字。搗清巢穴凱歌還。

恭記大捷

張元樞

父老懸懸望捷旌。渠魁已縛脅從清。子龍自是渾身
膽。小范休誇滿腹兵。

丙夜讀恒夫先生交山平冠記走筆書贈

交山平冠詩

七司

龍

燮 雷岸

趙君風流復儒雅。十載詩名滿天下。只有此筆解雕
虫。誰道挽弓能躍馬。山西交城大如斗。負險憑崖原
賊藪。日耕隴上夜帶刀。將吏聞之但搖手。公初捧檄
為縣官。此曹籍作文士看。機杼獨運在胸次。形勢熟
悉歸掌端。夜半風寒天正雪。提戈深入豺狼穴。白刃
嶺上刁斗鳴。黑烟洞口烽烟滅。百年逋盜一朝空。汾
河水碧正花紅。徵書雖云出特簡。司計安能酬奇功。
我昔髫年氣吞虎。手携三尺龍泉舞。每嗟李廣未封
侯。自詫隨何偏好武。雄心漸耗髮欲蒼。兩滴空塔秋
夜長。把君書卷一快讀。不覺了然神揚揚。海內方罹

兵火後。仍苦赤丸飛白晝。廟廊誰兼搏擊才。看公持
斧行衣繡。

奉和交山平冠奇功一律

夏九敘 次功

兵車榮義耀文茵。雪夜神機鵝鵲陳。據險奪山驚妙
略。塞旗搗穴駭天人。賣刀買犢耕桑遍。化梗歸誠雨
露新。文事武功誰並美。姚江勲業足為鄰。

遊交城卦山天寧寺讀趙恒夫明府勒石平冠

詩六章續貂一篇以誌景仰 杜首昌 潤草
霜白千山曉角鳴。指揮談笑立功名。令行迅速風猶
慢。師出從容寇已平。盾墨據鞍親草檄。鏡歌奏凱各
歸耕。將軍本是真才子。裘帶原來只綏輕。

交山平冠詩

七司

趙

開辰六

聞趙交城平山冠有作
翰素憐瘠土。盤錯恐難支。滅竈心良苦。單車續自奇。
羅歌劉晏石。伏臘狄公祠。足解宵旰慮。非徒畏四
知。

寄贈天羽年兄

宋實頴 既庭

清秋落木響征鴻。高臥南牕詠快風。漫喜平原趙公
子。遠從千里問郵筒。書生白紵軍容壯。晉塞霜笳幕
府雄。一曲河湟新奏凱。何勞願牧出雲中。

寄懷趙交城

王紹隆 子箕

十年京國恣翱翔。別去雲山各一方。我命那堪鄰虎
穴。公才早已奠羊腸。買絲爭指平原俠。愛日還推成

季良怪我寸腔填五嶽。何時長嘯向河陽。

東山平寇詩

七言

真全

公舉從祀名宦祠

太原府交城縣爲特舉當代循良祈申從祀名宦以光吏治以協輿情事據現任陝西耀州知州張鼎新國子監學錄李若沆原任福建龍巖縣知縣解之麟等呈前事呈稱竊照功推保障晉陽傳尹鐸之賢慮厯土桑并州著綦震之治惟愛戴實有同心斯禱祀於焉勿替如本縣前任知縣趙吉士者千秋間氣一代偉人有守有爲無徧無黨兩字廉明在在群歌來暮五年怙恃人人其切去思招集則悉赴瘡痍固已奠牛羊而安鴻鴈育養則彙進寒素果然薦鵬鶚而起蛟龍逐販皮之旗丁市廛不擾除插翼之虎蠹虐

來城從祀名宦錄

七言

聖

僕頓消勤農而荒土盡開每見躬巡隴畝憂旱而甘霖立沛不憚步禱郊壇修邑乘彰千年之公道編戶口除萬姓之累差公堂聽訟當面剖幾見城狐社鼠夾道垂楊皆手植至今趙柳召棠城垣嚴署興土木不悞三時勞可忘而逸可承父老兒童遙朔望歡聽六諭善以勸而惡以懲誠哉無利不與無害不除者也至於請寇一節以諸葛綸巾之雅量成裴度雪夜之宏功不糜民財不暇兵力據險守險用賊攻賊殲厥渠魁散其餘黨迄今千里窮山盡成樂土甲寅吳逆變起川陝動搖交山案堵是其功不獨在交城亦且在全晉不獨在全晉亦且在天下矣雖朝野倚望

將來史策增輝而俎豆宮牆今日專城報德伏祈俯從公議申請列憲俾本官崇祀名宦置主賢關豈但社稷生光抒子民愛父母之意抑且循良食報彰國家任賢良之功為此合詞具呈到縣該山西布政使司經歷司署交城縣事周在浚看得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惟茲風屬之機權人有雖去而如存者祇此安全之德澤如前任知縣趙吉士學足有為才堪巨任蒞交五載善政多端里甲均平羣黎無偏差之累瘡痍招集流亡獲樂土之安憂旱而步禱郊壇天心感格勸農而躬巡隴畝民樂輸將以書生兼韓范之謀身入窮山百年連冠俱靜以吏事運董狐之筆手訂

交城從祀名宦錄

七

雲

邑乘千秋公道全彰允矣三晉循令洵哉當代名臣高山在望堪為繼至典型崇祀可隆永作後人則倣既經紳士里民具呈到職合從閭邑所請以昭三代之公緣係從祀名宦事理合行詳請伏乞憲奪施行
現任陝西耀州知州張鼎新 國子監學錄李若
侯選府同知李若 侯選河南通平縣知縣張純
李望 乙卯科舉人張元 侯選州同孫啟周 李純
趙城縣訓導李獻 侯選縣丞李若 李光
田志德 原任中備呂景 武舉李敏 張學孔
國子監庶務司附生員李楚 武之生 孫佑周
衛 郭進昇 丁作 呂慶熊 趙若芝 薛雲
陳 申三省 張 孫 高大成 趙 孫明 孫

昭然在人耳目即平寇一事其功甚大愛戴既有同心表章宜崇秩祀即詳列憲以彰鄉士紳民厚道可
陳文衡 白太素 薛維周 劉英 張象 呂德
吳成望 武于翰 解作棟 胡宗虞 單貞憲 胡
從彥 宋顯光 田明 田生瑛 張松年 劉徐
士俊 劉文元 常世奇 單萬川 陳所 孫教
恭 聖化 康福 王萬成 田本 單瑞 孫應
曹 聖林 康永富 單助良 單敦瑞 孫高
祖 王文才 江福文 任弘 單書紳 韓貴
奇 任道 梁光 徐進虎 張書紳 韓貴
月 陳定求 梁道遠 閻承貞 任道統 單
敷義 侯任 單杏 宋顯才 薛貴 張貴
陳琦 李生金 李成 薛士紳 李之京
陳國祥 薛萬龍 李生華 宋好謀 李治寧
李遇仙 蘇真 梁重 孫 據詳趙令善政種種
明德 梁相 李純仁 孫 據詳趙令善政種種

交城從祀名宦錄

七

雲

也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申詳蒙督學道高龍光批名宦鄉賢必須論定從無生前從祀之例惟生祠聽自便如果該縣鄉紳士民追思善政聽其建立生祠可也蒙此該山西布政司經歷署交城縣事周在浚覆詳查得交城士民懇求前任趙令名宦一案蒙憲批詳敢不仰遵但據紳衿堅稱趙令曾為去任薛知縣申請請名宦其時薛令尙存業蒙從前列憲批允今趙令有例可比伏乞俯允以孚輿論又蒙批令建生祠但趙令去後閭閻已立有生祠今請者從祀名宦應比薛令之例以慰紳民愛戴至情卑職不敢擅專伏候憲裁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蒙督

學道照詳申轉蒙批據詳前令趙吉士善政多端闔
縣鄉紳士民追思不忘准照薛令之例置主擇吉入
名宦祠可也此繳蒙批卑職遵蒙批示隨于二月初
二日率同鄉紳士民置主迎入名宦祠訖

吳

交山平寇本末三卷附詩一卷詳文一卷書牘一卷

江浙

汪啓淑
家藏本

國朝夏駟撰紀交城知縣趙吉士勦賊事也交山故
爲盜藪康熙七年吉士往莅事以計次第擒之閱
四年而盡平駟時客吉士幕中因紀其本末上溯
盜起之由中述定計之豫終陳制勝之畧松江陸
慶臻爲之評點并附賀贈詩篇於後餘姚邵以發
復取吉士詳文書牘有關平寇者別爲二帙評論
而刊之駟字宛來湖州人吉士字天羽錢塘人順
治辛卯舉人官至戶科給事中

平閩紀十三卷

〔清〕楊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世
澤堂刻道光十年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閩記十
三卷》提要

序

平閩紀序
初少保楊公提
督山左實開閩
青郡威德孔彰
兵民允協余時
以翰林佐銓給
假歸里門一見
如舊後遂言交

焉時周標國先
生亦分臬戾地
詩溼風流岸然
自翫余三人朝

序

上

夕過堪談吸澹
會頻無慮日自
新更用之樂可
俾古人而逢會

隆生過之未幾
公移駐忠會標
國收泰蕩江左
系之以假滿赴

序

上

都星分雲散矣
會公不樂居東
土而繼至者復
不善於其職迄

推後強起公鎮

之家

上呂見俾從獵南苑

試以弓馬勸

壽

四

天顏錫賚有加

上曰以真大將才也

既而

上以海氛時警復

命公建乎江左之松

江青齊之氏惜

公之去里公之

德迄今未嘗一

摩

五

飯忘也歲癸丑

值吳逆據宛明

年醢精少竊據

臣忠以應之勾

引涉取侵犯漳
泉蜂屯蟻聚安
遙擄掠閩民之
苦百倍他境速

序

六

精忠勢窮歸翁
而海寇復臨海
漕斷泉之洛陽
橋以為久住之

計

皇上惻然遣倉拊餽
思將帥之亟乘
待罷內閣復以

序

七

公

清

上曰可是朕所熟望
也乃逢公少保

序

董太子太保復
加昭武將軍帥
討之公拒閩
謁康親王面

陳匪兵機宜退
與臂接提鎮商
畫策策婉轉再
暨大得清澤之

序

和遂引兵攻賊
將弁同心士卒
用命一戰而奪
洛陽橋破屋砲

九

城斬殺不可勝
紀遂解泉州之
圍再戰而劉國
軒敗遁因克海

澄水師亦乘隙
而取金門厦門
賊勢窮促逃竄
歸島生入杞水

序

十

船數千艘賊數
萬人其遁歸也
船不過數百隻
賊不過數千人

而已傷亡既多
遂不復據公仍
要要佈置永為
善後之計靖邊

序

十一

天威而息鯨鯢自戾
始也其事之始
末詳畧具載在

序

士

公自序平閩紀
 中蘇少煩贅揭
 是九天九地動
 筐不減知彼知
 已我無不克尔
 未易以言徇傳
 年易曰涉出以
 津又云師貞丈

上

序

士

人古所少之謂
 手奏
 率
 上心嘉悅溫旨褒美
 廕公子世襲拜
 他刺布勒哈密
 公收以表其乞
 休

上

以為松江公之

鄉也藉老臣之

力鎮定海壖予

畫錦之榮香凝

序

十五

榮戟不亦乎

乃

詔公復還松江昔

人召公為將之

序

十五

道必智仁勇具

備而後稱焉公

料敵制勝不失

職毫御衆整嚴

不廢燕惠寧旌

斬將身先士卒

暇則輕裘緩帶

與士大夫相濟

序

其

洽口不片無可
揆諸古人其羊
叔子郭汾陽之
流歟公翁集為

序案辱公知契
最深不敢以不
文辭然余素非
徒序田事也亦

序

其

天下後世之為
將者其師取法
勿止以林武自
命云爾

時
康熙二十三年
歲次甲子仲秋
之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

夫太子太傅刑

部尚書文華殿

大學士加一級

序

本

予告前奉

勅纂修

實錄總裁管理

誥勅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

都察院掌院事

左都御史吏部

左右侍郎丁未

序

九

己未會試主考

癸丑武會試主

考文武

殿試九元讀卷官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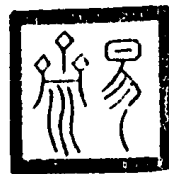
秘書院侍讀學
士內弘文院侍
講學士國子監
祭酒內國史院

序

平

侍讀司經局洗
馬董修撰壬辰
會試同考內弘
文院編修庶吉

士駢邑眷弟馮
溥頓首拜撰



序

世

平岡紀事叙

康熙戊午之夏海

島餘孽盜弄兵於

漳泉之間

序

一

天威赫然震怒爰

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

保兼太子太保左

都督元福建全

省水陸提督總

兵官往剿

天討尋又

允公所請令專統步

序

二

騎諸將進弭焉

昭武將軍蓋兩

蒙

特恩異數云余時方

承乏本兵每覩公
奏報章既及規
為措置之方罔不
精確明審洞中窾

序

三

要私謂賊不足
平也及公功成旋
師雲間於蒐閱
之暇編輯當日

入告嘉猷及軍中往
來咨啓牌示共
成十三卷名曰平閩
紀事千里見遺

序

四

屬余弁一言於篇
首夫用兵之機變
至難言矣當其
運籌決勝出幽

入闕動於九天之
上而發於九地之
下使態羅糾極
之士奔走於指縱

序

五

所及罔敢自愛其
力猶凜々有弗易
之畏迨謀成事就
終莫測其神智

所自來此名世英
傑知微知彰者所
能而非拳勇小技
黽勉馳盪者之所

序

六

能興也方公至軍
中正值矣微不戒
之後賊踪窺伺海
壖草竊充斥山

數風雨亦漂搖矣
而公應之裕如
事雖呼吸萬變
而神閒氣定如

序

七

平時攄所蘊蓄
使諸將拱愛約
束若兩縣在靳
五金受範圍不環

至立效且推其餘
澤撫集中澤哀
鴻寃此安宅何其
仁也又能席屨

序

八

勝之威開布大信
以弘招納不獨脅
從罔治雖因敗來
降者亦推誠接恤

爲又何其德威之
廣也。試爲取其
成書披尋派覽
炳々煒々其中戰

序

九

守之關鍵賞罰之
先後軍實戎卒
山川要害之經理
探討鑑々然奇

正錯編批導森
羅如長江東注捲
取不竭若挽大屈
之弓以穿札無不

序

十

應殲洞徹雖事
別言殊而握要
審宜則一出於公
爾是役也公奉

特命冒暑遠征策走

強賊計消伏莽義

安民生功懋

主眷凡澄清山海保

序

士

釐內郡諸時務

莫不斲之以老謀

成之爲壯事汎掃

揚鬚之鯨鯢築

爲京觀馴致頑梗

歸化蜚嶼風清

國家聲名文教周洽

於天地之所盡持

序

士

卽震帝光天之

下至於海隅蒼生

周王方行天下至於

海表罔有不服何

以加焉於以益見我

皇上聖武於赫廟筭

如神三門朝啓吉

語夕聞而公總祖

序

主

征之旅樹戡定之

勳實足以仰副

九重師貞委任之重不

踰時

超晉宮階

寵錫軍號佐居諸

將之古功成樂愷

振旅還吳屹然焉

序

主

東南長城有以也

夫古之名將廊清

寇賊者有矣焉得

甲士之歡心戰無

田陣則耕田鑿井
之氓未必室家安
堵苟持重內固根
本則執訊獲醜

序

五

之告不能不少引時
日蓋兩者若是之
難全也有必公之
討胡立亂戰必勝

攻必取又能令爾秋
毫人無違禁泉
漳往來懋遷者
交錯於旌旗歸

序

十六

壘間皆者祭成
侯制御士心不越
法度所在民吏不
知有軍賈君父

壯勇剽毅放於深
入敵與諸將潰圍
解急而未嘗挫折
史冊並書以為美

序

七

談若公之德懷威
畏以消融閩悍則
公鏖鼎所垂不啻
兼二子之勞烈而諸

凡遇險見奇應變
出智所以立功取
者又悉筆於此
書以為後來著

序

六

蔡風徽何其遠
乎夫閩海故百粵
地也當漢元封之
世橫海樓船之

功偉矣然當時
方畧又告簡冊
、雖辭事詳約
古之良有不同而

序

九

後人遂不得盡見
其攻守攘拓之形
勢覽者不能無
歎心焉今公備文

事於表備之錄
能使功言兩立而

又際

盛世白雉來庭之鴻

序

十

運海波不揚遠人
未格此書遂依附
光日末光益致融顯則
公之道遂壽偉又

有出於尋常萬
者故余樂為言
之不獨見

聖主知人善任致薄

序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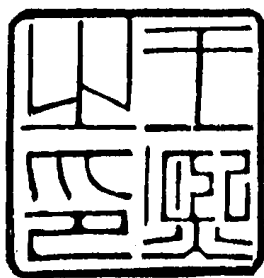
海匡服無好如此
且欲述公之美以
勉夫後之為將者
也

康熙癸亥仲冬
保和殿大學士
兼禮部尚書加
三級完平卷

序

序

第王熙拜撰



序

學越僻靈海隅北无下形勝
阨塞之地焚百畝灌昔衆諸
蜀丑餘囂相繼阻於五代時
王緒王淳來時竊據於吳

序

孤盜其山川險賅猶足百
固也哉

國家平定海內卅十餘年於革
不試百姓櫛梟自前熙十三
丰海黔黨叛而閩中炎遂稱

上命

帝吳逆閩四五年已次剡削
渠魁授省獨漳泉翼海賊冠
掠羽檄告讐

命請軍進討而且節保昭悉將
軍元凱楊君充福建提督總

序

為宜往領吳果君將家學知
救歷元間又多著戰功又晉
魯賢賊遇於雲霄銅山間習
知吳情形故皇即設方略破
賊衆圍解乘勝趨漳南累戰

皆亨、賊且亨、予觀吳首序謂
酈涇、龍江慷慨誓師士氣
奮厲百倍、又燒陳山、壩復江
東橋、亨萬松關、破五洲、搗厦
門、勢和、扇、雨、吳、盡、氣、律、然、雖

序

三

古之名將不能過、屯、開、既、亨
君移江南、暇日追錄、吳在、軍
中、率、疏、發、啓、檄、天、之、類、集、十
式、營、目、曰、亨、閩、紀、盜、吳、掃、情
事、識、機、室、有、大、過、及、者、矣、今

天子聰明、稽、蓋、諸將戮力、用命、宜

君望江南、二三年、臺灣、彭湖
盡入版圖、數十車、遁、冠、一、旦
破滅、吳、批、吭、擣、靈、用、奇、設、伏
一兼君鎮、閱時、成、算、故、吳、奏

序

四

功遂不旋踵、予知君之必、省
而喜、而且、執、鞍、顧、盼、飛、省、惜
其不得、身、於、茲、汝、屯、會、君、問
序於予、因、弁、數、語、於、簡、昔、君
之勛、平、竹、宋、勒、鼎、鐘、予、竊、所

姓名於吳間曰太率矣

康熙甲子夏日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翁禮敦刑

三部尚書河北梁清櫟撰

序

五



序

粵稽古神聖御寓天必錫熊
羆不二心之臣以匡贊大業
而光顯國家若吳鄧佐漢李
郭翼唐載在史牒異代一軌

序

一

詩稱元老易占丈人良有以
也我

皇清誕受景命

列聖龍起辟國啓宇之佐代不乏

人今

天子首出紹服益弘濟大艱舉烝

黎而惠之衽席煌々乎彤玆
肆錫韜鈴並效矣若夫蕪仁
智勇嚴之德裕弘深博大之
猷靜則如山岳動則如江漢

序

二

遂克俾東南什伯郡咸得易
屯而泰旌勲太常者則

昭武將軍楊公平閩功其第一

也夫閩地嶺峒險惡溟澥荒
忽山精水恠竄伏甚易翦剔

詔鞠旅往撲海孽中權後勁以與

序

三

甚難是以徃代孫盧近世鄧
葉之屬皆窟穴其境兵集則
兔逝兵去則鼠窺其素習也
自昔徂征未易底定公奉

賊帥選靡弗囁其鋒剗其堅
水舟陸騎屢戰輒克既盡剗
鯨鯢之肉而登之俎然後撫
恤瘡痍鳩集流散八郡數十
縣晏然復寧於戲功何偉哉

余竊讀公平閩紀而深歎公之壯猷不可及也傳曰上策伐謀又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公料敵決勝洞若觀火蓋兵未度仙霞而長鯨短域已畢

序

四

入籌策中矣譬若網罟既設雖有駭鱗不可遁也宜其告厥成功受

天錫命也當公駐節吾吳時三叛蕞芽瀕海胥孽々矣惟吳地

藉公鎮撫得以烽燧無燔疆宇寧一而閩以不得公故遂虔劉至此暨公移鎮而閩江之寧一也一如吾吳然而吳民則俛然失恃莫不翹首跂

序

五

足望公之來今蒙

天子恩復以公賜吳民矣吾吳幅員數千里戶口數百萬自茲以往咸得火耕水耨飯稻羹魚老安穉嬉保有家室者疇

不被公之恩膏然則公之涖
閩也功也公言之太史登之
若雷電之威轟然震也公之
涖吳也德也公雖未言之氓
則謳之若春風之煦茁然盛

序

六

也天佑元老用錫嘉麻公身
膺

綸綽位公孤秩上將享黃髮壽考
之慶而諸嗣子莫不擁旄仗
節通籍金馬以克繼前徽名

譽彪赫海內之人皆謂一門
四戟茲已再覲斯固公之老
謀碩畫有以坐致而安享之
也迄乎今

聖天子睿算淵沉指授方略赴桓

序

七

虺奮島嶼龜鱉之豎厥角來
歸鶚音頓革又非公曩者威
武足以懾厥氣而動其悔過
之忱哉荃吳人也蒙公安我
宗祧久矣故讀公紀而頌公

之功并以揚公之德

康熙歲次甲子春二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充

起居注 日講官

經筵侍班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序

八

侍讀學士加禮部右侍郎治

年家眷弟沈荃拜撰并書



平閩紀卷之一目錄

奏疏

驚聞 寵命等事疏

欽奉 上諭事疏

閩疆剿撫等事疏

恭謝 天恩疏

軍機亟宜等事疏

恭 報領到等事疏

敬竭愚忠等事疏

平閩紀 卷之一目錄

水師請設等事疏

剿寇務選等事疏

酌調官兵等事疏

恭報官兵等事疏

飛報出洋等事疏

飛報大勝疏

標員懸缺等事疏

平閩紀卷之一

三韓楊 崑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八堂

奏疏

驚聞 寵命等事疏

奏為驚聞

寵命自揣老疾力難勝任謹具疏直陳以無誤嚴疆事臣

於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卯時接蒙兵部劄付為

平閩紀 卷之一

欽奉

上諭事內開該議政王等會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五

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旨郎廷相段應舉俱著解任吏兵二部嚴加議處具奏餘

依議江南提督楊 謀勇兼優威望素著歷任嚴疆兵

民感戴効力有年克稱朕職前以江南重地彈壓需人

特簡賢能用資料理邇者江南地方寧謐著有成效今

閩省海氛未靖正在用兵必得偉畧奇材方克掃蕩鯨

鯢底定疆圉楊 若以原銜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

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一切剿禦賊寇保固地方

戰守機宜全資殫心籌畫展布壯猷以副朕簡擢倚任

至意欽此合劄該提督欽遵施行等因到臣蒙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謏劣庸材蒙

世祖章皇帝暨

皇上兩朝知遇殊恩歷任江西廣東福建山東等處彼時

臣年正壯血氣方剛督兵所向或剿或撫頗著微勞

嗣蒙

皇上特簡調任江南以來適值滇黔八閩相繼告變臣屬

平閩紀 卷之一

二

既有震隣之恐復多徵調之煩而海逆聯踪不時飄

突冀圖登犯臣既悉簡精銳赴援浙省旋募驍勇練

保海疆一切釐剔整頓防禦機宜凡精力之所能為

不敢不竭蹶料理幸賴

朝廷洪福保此財賦重地得以晏然無虞獲免阻越但臣

年已六十有二向有淋閉之疾兼因遡海潮濕脾氣

衰弱寒暑失調近復加以頭目暈眩每一舉發即為

昏迷必倩醫調治數日方痊久擬自陳乞休顧以時

方多事不敢即安勉圖報稱適荷

皇上不以臣爲不職晉臣官保之銜畀臣以福建全省水

陸提督之任臣何人斯叨沐

異數如此之隆臣雖肝腦塗地未足仰報萬一若臣精力

尚可驅馳則畢此裴革之志爲

皇上綏靖南服分所宜然第今日正當軍興之際必得強

壯之才以全副精神料理庶克有濟今臣年既老邁

病又時發竊恐濫膺

寵命將來有誤地方臣罪滋深用敢據實自陳仰叩

天恩俯憐微臣年力與聞非宜亟賜罷職收回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成命另簡賢能英敏保固閩疆則臣雖伏處祗祗有生之

年益戴

高厚之鴻慈矣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具奏奉

旨卿長才偉畧久鎮嚴疆防禦賊寇安輯兵民勞績茂著

今閩省軍務方殷正需籌畫以資料理調補福建全省

提督已有成命著益殫壯猷以副朕倚任之意不必以

疾求罷兵部知道

欽奉 上諭事疏

題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卯時蒙兵部劄付內開

該議政王等會題前事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二日侍

郎溫代奉

上諭提督楊標下江寧綠旗兵丁有情願隨去者應准

發去著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

得今江寧提督楊蒙

皇上簡任總管福建水陸兵丁提督其標下官兵內有情

平閩紀

卷之一

四

願隨往福建者相應遵

旨發去應行提督楊伊標官兵內如有情願隨往福建

者一面帶去一面奏

聞將所帶官兵數目造冊仍報兵部俟抵閩之日將此帶

去官兵俱歸入該提標額數內可也等因康熙十七

年五月十二日題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合劄欽遵施行等因又蒙兵部劄付爲請

旨事內開江寧提督楊奉

旨以原銜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

總兵官查松江府至福建泉州府二千八百餘里今

正當滅賊之際相應將提督楊 連令前往提督楊

應以文到十日內起程限四十日內到任其江寧

提督事務就近令崇明提督劉兆麒暫行署理等因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綠頭牌啓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合割欽遵施行計發割付一張等因蒙此案

照先蒙兵部割付前事備割到臣臣以

皇恩深重感極涕零自念年老多疾精力非舊恐致貽誤

地方隨具有驚聞

平閩紀 卷之一

五

寵命自揣老疾力難勝任謹具疏直陳以無誤廢疆事

疏上賓

天聰冀邀

膚鑒罷職歸里理宜靜候

明旨乃復奉

上諭勅部議覆准臣隨帶官兵前往限日起程是

皇上不以臣爲庸劣尚貴臣以盡力疆場冀安八閩臣雖

老邁何敢不勉圖報稱惟有頂戴

高深誓捐頂踵以仰報

隆恩於萬一除遵限來襄外臣伏思閩省歸正之後逆賊

已經收通何以蠶爾遊竟尚敢在逞必係兵力未精

或將領未盡得人以致寇盜不能消弭且臣近聞閩

中各營精健之士或有被脅下海或經陸續逃亡存

者什無二三而行間召募之兵未免濫收充數無濟

實用至土著兵卒不特怯懦不堪更與逆孽暗通聲

氣臨陣不肯血戰用命臣前援剿福建時在雲霄銅

山地方與賊對壘深悉其弊今臣既矢竭鈍爲

皇上宣威戮力剿寇安民若不選帶久練精銳之衆以資

平閩紀 卷之一

六

彈壓并得一二歷練親信之員以寄心符則孤立無

助何能聲服異志保固疆圉仰紓我

皇上宵旰之憂臣正擬控辭不獲必當特疏陳請茲得蒙

上諭令臣隨帶官兵仰見

皇上洞燭行間事機俾臣驅策防剿得以展布幸莫大焉

查臣素日蓄養材官健丁以及在松各營陸續召募

山東西北之壯士經臣日久訓練成旅恩信相孚堪

資戢守今在閩之兵既未必可用卽臣到彼沙汰釐

剔陸續選練恐閩中久罹兵燹四方精健之士至者

絕少招募維艱若仍收補土著之兵則又未知心腹
寧敢選用念福建與江南總屬

朝廷封疆而閩省正在用兵所需能將精兵尤爲喫緊若
僅以情願者遵

旨帶往則兵力不敷臣雖志在滅賊奚能相機驅遣克奏

膚功臣擬於標下陸營挑選精銳馬步戰守兵丁合

臣原帶材健共足貳千名戰馬肆百匹及隨帶盔甲

砲械并於臣標遴選才技兼優歷練堪任遊擊壹員

張念祖又應回山東中營中軍守備李馳願隨臣赴

平閩紀

卷之一

七

閩自効該備膳畧遵衆練達營伍堪以署理遊擊事

務并選守備壹員李應龍又查臣先經報部准隨標

効用候推守備陳應隆久歷戎行才能禦侮堪以署

理守備事務其千把等官悉照營制抽調率兵隨臣

入閩在臣旣得久練勁兵左右驅策賴以建威消萌

在江南五方聚會之區選募精壯補額比閩中較爲

容易臣從封疆起見冒昧瀆陳并一面挑選外伏望

皇上俯鑒微臣感

恩圖報實心辦賊之愚忠特賜

允臣所請照數隨帶並請亟行江南督撫照例支給行坐

糧餉以資長途齎裝并遣支安家月米以慰兵心俟

臣抵閩之後簡閱彼中官兵力行整擻兵則沙汰老

弱分入經制補額官則查缺

題補設或無可清汰頂補則循照援兵之例俟事平仍

歸原營庶臣殫心防剿臂指有資所裨於嚴疆非渺

小矣事干選帶官兵係屬軍機臣謹密疏拜

聞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速賜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平閩紀

卷之一

八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閩疆剿撫等事疏

奏為閩疆剿撫需才能將亟當儲選臣謹具疏

奏明併隨帶能員以資征剿事臣蒙

皇上隆恩特簡調任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又蒙

俞旨准臣選帶官兵隨往俾得盡力封疆愈深感奮臣已

統領兵馬星言就道矣惟是剿除逆賊底定疆圉諸

凡剿撫事機必資群策群力多一能將可抵勝兵數

百之用今在閩見任將弁其才能賢否臣尚未及預

知容臣抵境之後詳加審訪倘重地要汛之將備或

平閩紀

卷之一

九

有怯懦不堪或有兵民未協者亟宜題

請更換自應選帶才勇歷練親信可托之員以備任用是

臣今日効忠於

皇上首當以人才為亟亟也臣在江南伍年熟悉見任松

江城守營遊擊劉起龍久歷疆場才勇過人又後營

中軍守備何濱黃浦營守備李英楊舍營守備張瑞

徵俱技勇軼群諳練戎務又原任提標中軍遊擊王

嘉會才猷敏練克嫻軍旅前隨福建總督臣郎廷佐

在浙領兵剿賊建有功績曾經康親王給有劄付繼

因江南提標奉部駁追康熙九年馬價奉調回松未

經補川又臣嫡姪楊懋綬原任河南南汝鎮標鄧新

營千總歷俸年滿送部候補准以守備推用本官歷

練戎行才能邁眾以上陸員俱堪寄任干城值今用

人之際難拘常格臣謹先行

奏明俟有相應員缺容臣遵例坐名保

題補用必能宣力嚴疆克著成效再查臣標千總司起

龍齊亮金山營千總川毓瑞才技優長均堪驅策又

臣親隨將材閩相崔陞雷鳳高永福張九龍蘇明彥

平閩紀

卷之一

十

趙吉祥曾子孟王安國任定國張貴宋官楊得勝王

際泰趙元吉劉才王治國毛應登魏才姚金全田虎

楊保江光斗彭太李進御朱鳳鄂公祿陳亮李枝華

馮魁王龍許廷奉楊奇得吳洞羅光乾等皆隨征日

久武勇超羣報部冊內有名又方有功楊撰盧之望

李懷劉光明楊淳甲楊淙甲文燿亦係久隨驅策弓

馬優嫻以上共肆拾叁員名遇有守備千把員缺俱

可量才任使以濟防剿之用臣從儲選才能力圖報

稱起見用敢資陳伏望

皇上俯鑒庶臣臂指右人得以殫心剿撫可收底定之效

於將來矣除劉起龍何濟李英張瑞徵王嘉會司起

龍齊亮田毓瑞容臣抵閩後題

請調補外今將嫡姪楊懋紱并將材閭相等隨帶赴閩從

征報効臣謹具疏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平圖紀

卷之一

士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以謫劣庸材深沐

世祖章皇帝暨

皇上兩朝知遇殊恩閱歷疆場三十餘年幸免貽譏獲餽

然夙夜思維實愧捐糜莫報前自東省量移江南念

此財賦重區外控遼海內枕湖山禦寇保民時懷綏

短汲深之懼五年以來仰仗

朝廷威福地方獲邀磐石之安庶無罪戾乃

平圖紀

卷之一

士

皇上以臣供職著效優

特簡微臣提督全閩既晉官保崇銜更蒙

天語褒嘉迥逾常格又荷渙頒

上諭准令帶兵赴任俾克展布臣受

恩愈為深重揣分實所難安顧念臣子致身之義不敢以

衰邁自諉有辜

皇上知遇之隆謹祇遵

寵命赴閩任事臣惟有殫竭心力調度官兵相機剿撫底

定閩疆保安黎庶仰報

朝廷高厚於萬一耳臣謹具疏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本朝紀

卷之一

三

軍機亟宜等事疏

奏爲軍機亟宜展布靖寇必先安民謹瀝愚忠

奏仰祈

天語飭行以收蕩平實效事竊照臣本襁褓庸材年逾耳

順荷蒙

皇上鑒臣三十餘年歷事

兩朝一片血誠畀以提督八閩重任臣膺此

異寵誓期捐糜頂踵力圖報稱以仰紓我

皇上南顧之憂因兵難遣度一切戰守機宜容臣親抵閩

本朝紀

卷之一

四

疆相度熟籌次第料理舉行外但臣有鯁鯁過慮者

軍機重務得失在乎呼吸倘少有異同掣肘稽遲未

免坐失機會今閩省上有親王次有將軍督撫重臣

諸凡地方機宜臣敢不悉遵調度殫心區畫冀得當

而後行第八閩情形與江浙險易不同臣既遠在行

間身任剿撫之責隨宜應變軍機間不容髮將來或

有一得之愚籌之已熟借箸指陳在親王及將軍督

撫諸臣洞燭事勢必邀鑒允臣又何憂於牽制然不

預鳴於

皇上之前設或呼應稍稽未克施展恐負

朝廷責成之至意用敢先事籲陳伏望

皇上鑒臣感激圖報之愚忠特賜

天語申飭凡有行間重務及地方機宜

尤臣所請或密疏入

告迅祈勅部准行或啓請親王咨商將軍督撫事務准臣

相機興舉庶臣得竭忠盡瘁漸圖削平逆寇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臣卽赴蹈湯火無辭矣抑臣更有

請者閩省自叛變以來百姓之流離困苦莫可勝言今精

平閩紀

卷之一

五

地方有司各官加意培養以復元氣卽投誠之衆尤

宜安插得所俾其安心樂業異志不萌則內寧而外

自靖民安而寇可平雖文武不相統轄微臣職司軍

旅原未敢於越俎然臣旣謬膺全省重寄剿寇本以

保民若有司撫循無術則民不安生勢必流爲匪類

是亂將滋蔓剿除難盡其何以剪平逆孽緩靖疆圉

并祈飭行督撫諸臣如地方各官有玩愒軍務撫輯

無能者立行特疏糾劾以示懲儆別簡賢良保此殘

黎則文武同心安民息寇可期實效於將來矣事屬

閩疆今日第一急務臣因受

恩深重志切肅清不得不言亦不敢不言臣謹密疏上

聞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題

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

平閩紀

卷之一

六

恭 報領到等事疏

奏爲恭

報領到新頒

勅印併徵臣入境開印受事日期事臣本庸材特蒙

皇恩簡畀茲任臣遵

旨選帶兵馬從松江啓行開六月初十日未時准瓜洲安

塘筆帖式馬蘭泰差撥什庫陶繼代齎捧坐名

勅書壹道銀印壹顆併兵部劄付到臣臣恭設香案望

闕謝

平閩紀

卷之一

七

恩祇受訖因未到閩境不敢開用遂於是日上船開行其

馬匹從陸路趕往臣念部限嚴切晝夜催趲但船載

盛甲砲火因亢旱無雨灘高水淺不能適往其馬匹

從陸路行者又因酷暑險峻馬多疲癯至六月二十

九日人馬齊抵衢州雖與閩地接壤柰仙霞高峻入

省俱係崇山臣思到閩正欲用兵馬力實所攸賴不

得已在衢休養數日隨於七月十二日到福建建寧

府浦城縣業入閩境臣敬設香案宣讀

勅書望

闕叩頭謝

恩開印受事訖所有

王命旗牌尚未齎至其一切地方事務并整頓兵馬調度

防剿機宜容臣相度情形悉心籌畫次第入

告舉行外謹將開印受事日期理合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平閩紀

卷之一

六

敬竭愚忠等事疏

題爲敬竭愚忠揆情審勢謹補牘再陳務得官兵之心
力以早靖嚴疆事切臣昔年援剿福建時頗悉彼中
情事其人語言難辯易生疑詐且先經從逆與賊聲
氣相通臨陣之際實難倚任臣自奉

命之日遵卽挑選江寧提標官兵共足貳千名戰馬肆百
匹隨帶入閩業於欽奉

上諭事疏內

題明幸邀

平閩紀

卷之一

九

慈鑒俞允臣感激不勝自謂得此一旅可以倚爲心膂早
建救寧之功上紓我

皇上南顧之憂詎料東裝啓行之後中途逆歸紛紛不已

臣思彼皆久受

朝廷綏養之恩又經訓練臨行臣捐俸借貸犒賞不等共

計肆千餘兩臣力已竭各兵豈不浚知

國法輒敢倡逆臣雖諄諭將弁隊目反復告誡嚴加懲創
將壹貳人立寘軍法前後逆兵除臣一面沿途召募
精健補伍外但人懷去志勢難預必臣焦心如焚食

不下咽推求其故隨明訪暗察實因各兵俱有父母
妻子亦有田庄世業見在松江今聞入閩之日卽歸
入閩中經制從此回鄉無日拋棄骨肉若欲撤取則
蕩廢其產心實難捨是以不避斧鑕接踵而逆臣晝
夜思維再三諮詢若照援剿之例事平仍歸松江原
伍則人人心安志順咸効死力自不逆往矣臣敢冒
昧具陳伏祈

聖慈允臣所請除臣原帶材官健丁叁百名容查補閩省
經制外其餘壹千柒百名比照前年臣標應援浙江

平閩紀

卷之一

十

官兵貳千伍百名之例如在行間各給月餉以贍家
口支領行糧以爲衣鞋口食之資一經事平卽令旋
歸松江停給行糧此往事可覆按者也如此則兵之
內外俱安咸知國家有日不生去志然臣更有

請者今日逆回之兵當茲用人之際法難寬貸臣業移明

江南督撫提按名拿解仍造冊呈送兵部外懇請

勅江南督撫提諸臣行令該地文武挨查各兵如有逆回
藏匿在家或投主竄入營伍者務期嚴拿立押赴閩
不但營伍充實而軍律可整矣事關喫緊軍機謹具

疏密陳仰祈

宸鑒迅賜勅部議擬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水師請設等事疏

奏為水師請設專員微臣揣分難兼謹密疏控辭計圖
萬全事竊照閩地冠虐方張山海交訐是今日水陸
俱在用兵有萬難兼顧之勢臣自切從戎身經戰陣
俱馳驅於車馬之間從未乘風破浪以角勝於水師
今一旦畀臣以兼管水陸之任惴惴不克自安聞
命之日卽欲具辭水師因未開印不敢上疏及入境受事
又以途次匆遽不遑控辭今甫抵省不敢再延恐誤
國事是以籲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聞臣更攷福建舊制原有專設水師提督後因海面無警
鄭逆竄伏臺灣故爾奉文裁去今則海寇見駐廈門
於漳泉等處水陸交犯狂逞之勢什倍於昔自應循
照舊制特設專員令其統轄沿海兵將調度水戰俾
臣得以盡力陸路一心剿禦剪其攻城掠野之狡謀
則從此陸兵水師各有職掌彼此呼應互相聲援將
見數十年之遺寇可立殲於茲矣今臣正在料理陸
地攻守之事弗暇兼顧水師若不早為
奏明倘海上賊艘一時並集雖有沿途將士無專師以

統之其志不一難以建功是水師分設之議在今日

有斷不容稍緩者伏祈

皇上洞鑒邊海情形俯察愚臣誠惓

勅部速議

特簡熟諳水道才能夙著之員另設提督使水師早成勁

旅其於式遏寇虐有裨軍機非淺鮮也臣不勝惶悚

待

命之至密奏請

旨

平閩紀

卷之一

七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剿寇務選等事疏

題爲剿寇務選勁兵以佐指臂之用仰祈

鑒俞

勅部調發以臻實効事竊惟地方用兵必使人人各懷忠

憤報効

朝廷庶爲將者得以驅遣從心不難立臻實效今閩地變

亂以來加之海寇狂肆招納亡命接踵爲亂遍地烽

烟即使東蕩西除彼消此長若不講求於受病之源

亂曷能已臣見以本地之人充兵難以倚任必得北

平閩紀

卷之一

七

方勁卒其人樸直膂力強悍若兵將同心不但用命

殺賊且可建威消萌此乃弭亂之第一義也况臣標

爲應援通省彈壓八郡之旅原非他營可比則在標

之兵務選雄健精銳充實營伍一遇征剿便能衝鋒

破敵隨地制勝方便賊人聞風喪膽臣受

朝廷高天厚地之恩值今海寇橫行攻城屠邑漳泉一帶

無不被其荼毒臣切齒痛心誓不與之俱生奈前提

臣段應舉在海澄受圍親帶標兵二千五百八十餘

名多係外境精健併馬二百八十餘匹一時被陷其

餘又皆援漳寧泉及分防泉屬縣汛今臣於本標無一兵可調晝夜不寧寢食俱廢當此拯溺救焚之際萬不得已暫於閩省上游鄰近江浙地方邵延建三府內量募外省精健之人隨數充伍尚恐未經訓練不能禦寇因思臣在山東時頗知河南山東各營熟悉交烏鎗者甚多倘得各撥壹千名再於江南撥弓箭砲手壹千名併馬匹亦照經制撥發此皆久在營伍之兵一經調入閩省即可殺賊立功仰祈皇上垂念八閩殘疆山海交訌蹂躪已極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勅部速議允令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早為調撥臣得此一旅人皆外省精銳訓以紀律自能得手應心可收指臂之用其所食錢糧不煩另措卽將臣標缺額兵丁之糧餉兌給調發之兵支領俟地方大定如調發兵丁內有願留者聽其填入經制其餘悉發回原營將臣標另行補額則各兵自不苦於徵調矣臣為封疆任重值此殘敝已甚若不前後籌度速加整頓則日漸頽敝

朝廷疆土何日清寧臣感切圖報實心任事不敢因循仰

祈

睿鑒允臣密請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酌調官兵等事疏

題為題

報酌調官兵進剿事竊臣自奉

命入閩卽晝夜兼馳前進亟圖剿賊而人馬冒暑遠來半

多疲病臣焦心焚灼以日為年於七月二十二日甫

抵省城奈馬匹尚未全到隨啓康親王請授方畧調

兵前進因康親王及督臣於臣未到之先見漳泉寇

衆侵犯日甚抽調各路兵馬教授徵發殆盡至臣標

官兵除陷失外餘皆分防泉屬出援漳州並無一官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一兵可調不得已於近省之羅源連江及福州城守

延平等各協營量抽二三百名不等并福寧鎮標兵

貳千名共足叁千餘名啓請康親王蒙允徵調當卽

咨行各鎮將照數抽撥除力催各營兵馬到齊并臣

之馬匹一到臣領原帶松江之兵卽與鎮臣黃大來

星夜前進一抵興化會同撫臣吳興祚相機調度剿

殺逆賊俟大兵至日再圖大舉務滅巨寇底定閩疆

事關調集官兵進剿合具密疏

題明伏候

睿鑒施行為此具本遵例仰捧謹密題請

旨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恭報官兵等事疏

題爲恭報官兵直抵泉州力解重圍仰慰

聖懷事竊臣自抵福建省城之日秣馬厲兵志圖滅賊隨面請康親王指授方畧臣一俟江南標營兵馬到齊遂於八月初九日臣率原帶官兵并抽調連江羅源延平福州城守等營同福寧總兵黃大來等兵馬自省城前抵興化正在商議進兵間奉康親王復遣叅贊大臣禪布帶滿兵繼至臣同禪布并先在興化副都統季爾他布浙江提督石調聲巡撫吳興祚總兵

李國紀

卷之一

五

黃大來等計定臣與禪布季爾他布石調聲黃大來等帶領滿漢官兵從洛陽橋大路直抵賊首劉國軒等老營巡撫吳興祚帶領官兵從仙遊縣前進俱於八月二十一日自興化啓行臣於沿途撥發塘馬探有逆賊在惠安一帶屯劄臣鼓勵官兵奮勇直進賊見我兵勢大其新招烏合之衆首先奔散餘賊悉歸老營臣卽於二十四日午時恢復惠安縣見城垣拆毀民人竄匿臣一面出示招撫復業次早督兵前往又探得劉國軒等聞我兵精銳強盛將圍城大夥賊

李國紀

卷之一

三

衆先上海船於拆斷洛陽橋之處留賊數千大小賊船壹百餘隻把守以阻我兵衝突又撥賊叁千有餘把守陳山埧深淺濠溝以扼我兵繞泉要路臣公同密商二十五日午時先令總兵黃大來帶領鎮標遊擊張合高守備蔡遜等率兵前據洛陽橋口臣與提督石調聲率原帶江南提標左營遊擊張念祖守備李應龍右營守備陳應隆連江營守備鄭興浙江提標遊擊曾承等各帶官兵同滿洲大兵繼進開砲攻打隨破賊踞橋上第三層砲城寨柵殺死投水逆賊不計得獲賊砲十位因橋梁拆斷難以徑渡臣一面採伐木植搭橋一面與賊對敵臣仍計設奇兵由陳山壩前進繞出橋南使賊首尾受敵本日戌時會商遣發臣帶江南提標守備署右營遊擊李璉福州城守右營守備晉淑玉浙江提標叅將王英溫鎮標遊擊傅成等各帶本標營官兵五百名合成一旅前往陳山壩奪路剿殺二十六日臣搭橋甫完統兵前進用砲打沉賊船貳隻將在船賊人盡行溺死泉州城內副都統雅大里等帶領滿漢官兵本日巳時亦

到橋南而臣所遣李璉等見陳山壩賊兵掘濠制營
相拒我兵奮力攻開隨放火燒燬營盤并所獲器械
一面追趕收賊殺死六百餘名此時亦皆齊到橋南
兩路夾攻復用砲擊碎賊船賊皆淹死其餘各賊俱
披靡敗逃城圍遂解緣一時隔海難追不能盡滅臣
於本日申時入泉州府城訖前此賊勢披猖聞城兩
月有餘今滿漢官兵同心盡力使鴟張巨寇盡皆瓦
解皆仰仗

皇威丕振親王勝算故能成功迅速其行間將士爭先用

平園紀

卷之一

三

命臣不敢沒其功次應否議叙聽候部議臣仍多方
撫輯難民招集流亡督率兵士剿靖餘氛以安地方
此皆臣職分宜然不敢侈言勞績所有泉州解圍情
形理合

題報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遵例傳捧謹題請

旨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賊兩路夾攻擊敗賊衆

用砲打沉賊船斬殺甚多直抵泉州解圍恢復惠安縣
城得獲砲器等項具見殫心籌畫調度有方勞績茂著
將士奮勇深爲可嘉在事有功人員著從優議叙具奏
兵部知道

平園紀

卷之一

三

飛報出洋等事疏

題爲飛報出洋官兵大勝事竊照海逆巨測在陸者攻城踞邑復遣逆黨駕船乘潮窺犯以此遙聯聲勢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抵省卽日調兵赴泉進剿撫臣有添船募兵之疏臣有兼管水陸之責隨將水陸機宜啓請康親王指示間撫臣吳興祚已於二十四日出師興化惟有驛傳道僉事王國泰撫標下外委同知陳堯道援剿水師總兵林賢黃鎬到臣署面商臣料賊船屯聚定海必俟我陸兵南下爲尾後之策

平閩紀

卷之一

臺

務須先破定海逆船爲要道鎮各官咸以爲宜遂訂期出洋臣一面統兵由興化陸路往解泉圍一面密行閩安副將田萬侯整棚船兵一同出洋進剿去後今於九月初九日據田萬侯報爲飛報大勝事內稱竊照職標各營船兵奉調同援剿水師總兵林賢征剿海寇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自紅山開駕午時到館頭地方合解二十五日職差右營把總莊國坐駕哨船前往口外探報二十六日酉時據莊國報稱探得各營戰船本日直抵定海進剿其賊船先已瞭見

我官兵船隻俱駕駛往北各營戰船見泊定海等情

至八月三十日據委理水師遊擊王祚昌報稱職於本月二十七日帶領所轄官兵船隻合解進剿本日追至官塘洋面賊見我師前進率大小船貳百餘隻乘風迎敵卑職與隨征原浙江招撫同知王立昇督率外委隨征水師守備魏文耀閩安右營千總林五聯等各戰船官兵從中路首尾衝敵得獲大烏砲船壹隻焚燬賊鳥船四隻擊沉趕繒船壹拾壹隻雙蓬船船拾貳隻陣斬僞水師前鋒鎮總兵二員林德林

平閩紀

卷之一

臺

聖副將二員陳潘謝益併殺死賊衆及落水淹死者不計活擒僞守備陳祥司總夏維青二員賊兵七十四名得獲僞劄四張僞委牌八張銅關防六顆高懸大旗三十二面及救回連江縣幕浦被擄難民婦女五十四名口俱經解報總鎮林賢彙解外所有本營與賊對仗陣亡目兵林豪等四名被傷經制千總林五聯一員劄委把總李春雷一員兵丁王文龍等十九名相應開報其得獲軍火器械留船應用等情又據署左營遊擊徐得瀛報稱八月二十七日合解進

剿在官塘洋面與賊打仗卑職督率戰船併力攻擊
犁沉賊船貳隻雙蓬船船肆隻焚燒賊鳥船貳
隻得獲賊船壹隻當陣砍殺及砲箭打射落水
者不計活擒偽總制水師貳鎮總兵官一員吳朝綱
賊兵三十六名偽銅錫關防二顆救回連江縣幕浦
難婦三口小子一名俱經解報總鎮林賢榮解外所
有陣亡兵丁高貴一名被傷兵蘇魁等二十名理合
報明其得獲器械等項留船備用等情又據中營中
軍守備陳蘭報稱卑職坐駕砲船率同千總高秉功
各戰船前進攻打賊船得獲賊船壹隻偽水師
伍鎮右營副將柯金隆銅關防一顆偽劄二張焚燒
賊船大小六隻打沉賊船大小四隻陣斬賊衆溺水
燒死者不計活擒賊衆三十五名奪回被擄難民二
名俱經解報總鎮林賢榮報外其各船得獲器械查
明另報所有本營殺賊陣亡兵丁陳維藩一名被傷
經制把總洪寶一員兵丁唐十等一十八名一井開
報等情據此該卑職看得海逆鵬張在在狂逞今卑
職遵奉軍令督發官兵航海一戰而久踞定海等處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海逆巢穴盡已搗平三營官兵斬殺賊衆不計其數
活擒偽官三員偽兵一百四十五名口皆仰仗
朝廷洪福本提督威靈所致今據職標將弁塘報前來除
陣亡兵丁經職捐給銀兩收殮陣傷官兵賞賽醫藥
之資理合塘報等情又據援剿水師總兵官林賢榮
報內稱職於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統率舟師出洋前
至定海二十七日瞭見賊船約有二百隻灣在赤灣
黃崎地方職料賊必出北茭頭佔我上風隨撥總兵
官黃鑄帶領該標副將辛啓佑等帶領各船隻俱由
橋仔澳竿塘水洋而進以堵逆賊去後又撥閩安左
營遊擊徐德濟帶領千總陳春等各船隻從賊船中
腰進發又撥本標中營副將許英等船隻從傍包圍
前進職率本船領旗都司林正春等催督三股戰船
同時進發逆賊整陣迎敵其勢甚銳自己至申兩邊
砲矢對打我師奮勇夾攻戰船齊力殺進賊勢遂潰
犁倒焚沉賊船大小四十餘隻得獲賊船二十餘隻
緣賊船俱經打壞帆船已失各營欲追趕前進難於
牽帶隨將所獲之船放火燒燬見存鳥船壹隻趕緝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船六隻計殺賊衆六千餘人燒死及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活擒賊首偽總兵副將六員賊兵二百三十三名偽印十三顆偽部劄十二道偽委牌二十五張大旗四十面高照十二面救回連江縣幕浦被擄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各府縣被拿難民二十九口尚有賊魁蕭琛等船躲冒死逃脫未及盡剿時天晚風大浪高勢當收回船兵以俟再來是役也實賴本提督威靈諒餘氛聞風喪魄無難剿滅除將救回連江縣被擄男婦送交該縣轉發回籍得獲軍需各留營備

平閩紀

卷之一

壬

用所獲賊船偽官兵印劄旗幟及各府縣被擄難民分別造冊解赴康親王發落外合就呈報等情又據隨征總兵黃鎬聯絡招撫同知陳子威俱報同前情各到臣正在繕疏題

報九月十五日又據援剿水師總兵林賢報稱九月初一日早職復令本標右營遊擊江新帶領各營聯絡船隻前往北茭大西洋等處協力搜捕奈新等鳥船重大頂風難以北上早職復會商聯絡總兵官何應元撥令聯絡鄉勇隨駕輕快起艚雙篷船直抵三沙風

火門沙埕港口地方窮追殲剿木月初八日准總兵官何應元咨稱據守備陳大提何春立周謝顯等報稱初五日至風火門地方望見賊船一隻豎起降旗係偽鎮下曉翼營將林興率偽卒楊自名等併攜連江縣被擄難民余伍等三名幼男一口婦女二口偽委牌一張大旗一面高照一面紅令旗一面鐵甲一身斬馬刀九把排鎗五門鑼一面短刀一把投誠其所坐船損壞難以牽帶遂即焚燒今將林興等解奪等情又據守備陳春暉把總吳玉林發等各報稱

平閩紀

卷之一

壬

等至沙埕等島遇危宿營副總兵陳起萬帶領偽宜毅後鎮壁宿鎮賊船趕緝大小船隻二十餘號暉等用命攻殺打破焚燒陳起萬坐船壹隻趕緝雙篷船九隻賊官兵溺水莫計陣獲雙篷船四隻陳起萬等大旗六面令箭五枝偽劄壹張偽委牌六張排鎗十門大刀十把百子砲六門弓六張相應呈解被傷鄉勇林鏞丁祥等六名又據聯絡守備陳應昌報稱奉令遵往福寧三沙風火門擒獲偽宿鎮下偽將王亮遊擊朱尚都門朱相偽龍劄三張小起艚船壹

隻雙篷船二隻舫仔船二隻又據聯絡同知陳子威
報稱本月初六日至沙埕地方見有賊船二十餘隻
鄉勇鼓銳齊進擒偽水師三鎮林日惠標下偽副將
林麟起繃船壹隻偽委牌壹張賊眾盡被火攻全船
爭跳下水得獲大砲三門銅百子砲三門等情各到
職隨將得獲船隻器械偽劄逐一查驗明白其軍器
現在征剿急需交發聯絡留船應用被擄難民余伍
莊爾任丘朝英三名併婦女林氏阮氏幼男陳應三
口近就交送連江縣發回收領完聚船隻旗幟牌劄

平閩紀

卷之一

堯

令箭連招撫偽將林興一員偽兵十一名啓解康親
王發落外合就呈報等情本日又據林賢報稱據聯
絡同知陳子威報稱本月初二日親督鄉勇直抵三
都長腰白馬門瀨嶼等處地方剿滅偽鎮吳朝綱併
偽鎮林十賊窠老寨初三日回至西洋初四早復遇
偽鎮蕭琛賊艘十餘隻起至橫山洋奮勇攻殺得獲
偽鎮蕭琛營下小趕繃船一隻殺賊數十餘人活擒
長髮賊三名短髮難民一名驗明轉報等情到職除
啓解康親王發落外合就呈報等情刊臣據此該臣

查看得閩安副將田萬侯同援剿總兵林賢等調集
各路官兵船隻往剿定海賊艘據報於八月二十七
日在赤澳黃崎以及官塘等處三路奮擊賊船犁沉
打碎併燒燬見獲大小船六十餘隻殺賊六千餘名
燒死及落水者不計活擒偽鎮章元勳等六員偽兵
二百三十三名又續報招撫偽將林興一員偽兵十
一名活擒長髮賊三名難民一名併前後得獲偽劄
印器械等項及奪回被擄男婦俱解康親王發落此
皆仰賴

平閩紀

卷之一

聖

皇上德威遐暢康親王籌畫周詳俾官兵用命殺賊遂獲
大勝則海上餘魂聞風膽落不難立奏膚功矣所有
在事行功人員併整理船械砲火等項之僉事王國
泰同知蘇佳嗣恭
請優敘以鼓將來相應密疏題
報伏祈
睿鑒勅部議敘施行爲此具本遵例傳抹謹題請
旨

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奉

青覽卿奏副將田萬侯等率領官兵於赤澳等處地方擊
敗賊船擒斬甚多得獲偽制器械等項具見調度有方
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從優議叙已有旨了餘
着議奏該部知道

平開紀

卷之一

聖

飛報大勝疏

題爲飛報大勝事案據防守惠安縣提標前營遊擊放
應第興化鎮標右營遊擊陳永茂稟稱探有賊首王
一鵬率衆嘯聚於驛坂舖地方欲阻絕要路職等發
兵往剿又復奔匿見今往來無定等情前來臣與撫
臣密商此賊不擒終爲後路之患一面差往探聽一
面調遣連江營守備鄭興撫標隨征總兵張韜等各
帶官兵前往撲剿去後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二日據
連江營中軍守備鄭興報稱奉本提督軍令帶領官

平開紀

卷之一

聖

兵同隨征總兵張韜前往惠安縣會商提標前營遊
擊放應第興化鎮標右營遊擊陳永茂躡緝逆賊王
一鵬踪跡相機發兵撲剿等因九月初九日申時據
提標前營把總王政稟稱探得賊首王一鵬帶賊兵
在黃崎澳本月初六日在前蔡經過王一鵬本身已
過橫嶺海中屯駐賊兵約有千餘人現在海邊上西
地方屯駐到塗嶺有三十里等情卑職先經密差兵
丁偵探續據回稱賊首王一鵬知我兵指日直抵巢
穴遂分兵千餘人作叁股在於上西蕭厝沙格叁處

屯剗專候抵敵等情畢職隨即會同張總兵敖陳二遊擊商議進剿留放陳二遊擊在縣守城畢職等隨於初九日酉時連夜從惠安大路直上塗嶺已值二更時候四更造飯遂望東而進初十日卯時離賊營約有七八里畢職率領千總高祥把總張虎等官兵四百員名從左股望沙格而進提標前營千總田琦隨征把總徐守智等官兵三百餘人從右股望上西而進隨征總兵吳鎬帶領守備陳文千總吳拱蘇隆撫標左營把總王正國等官兵三百員名從中股望

平閩紀

卷之一

聖

蕭厝而進商議分派已定一齊進擊逆賊望見我兵進剿隨分一股來敵張總兵率兵先佔山頂迎敵奮勇衝擊殺死賊衆甚多賊見勢急合夥齊來抵敵張總兵遂放號砲畢職帶領本營官兵飛馳翻從中股殺進提標千總田琦等官兵翻從左股殺進張總兵翻從右股殺進三股併力攻擊逆賊奔竄下山我兵奮力追殺三面合圍砲箭齊發陣斬及投水溺死共七百餘人捉獲原被脅從鄉總胡止賊黨陳連吳全潘益潘治許一陸名問據供稱王一鵬未知生死僞

中營林左營陳右營張後營胡程前營劉齊僞領旗營陳德俱皆溺水其救回被擄婦女及陣斬首級併得獲馬匹旗幟器械等項俟查明另文呈報此皆賴本提督指授方畧將士用命合將殺賊情形呈報等情併解陣獲鄉總胡止賊黨陳連等呈解到臣除將押解活賊官兵量行獎賞一面會同撫臣吳興祚訊明活賊胡止等依法梟斬懸示外該臣看得賊首王一鵬自臣恢復惠安之後率領餘黨嘯聚於沿海通省大道依山林爲窠窟逆料臣解泉崗之後必往剿

平閩紀

卷之一

器

同安長泰之賊故於衝途梗阻以斷我糧道其計甚狡臣與撫臣計議已定密遣連江營守備鄭興撫標隨征總兵張鎬等會合官兵細加偵探果聚於上西蕭厝沙格三處與等乘夜率兵前往逆賊尚敢抗拒官兵鏖戰竟日殺死七百有餘活擒六賊當經正法雖一鵬未知存亡而黨羽溺水據供已確此皆仰仗皇上威靈所及遂使逆賊殲滅其在事有功各官自難民沒相應密報聽候優敘以鼓勵將來伏祈

勅部議敘施行奉

旨覽卿奏遣發官兵於上西等處地方擊敗賊衆斬殺甚多具兄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敘具奏該部知道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年閏紀

卷之一

異

標員懸缺等事疏

題爲標員懸缺甚多遵才補用以佐征剿事竊照閩省海寇倡亂處處蠭起隨地用兵臣左右將傅等官皆時刻調遣之所必需况臣近經題

准調總河山東河南兵三千名以充臣標其送兵官員將兵丁交明仍各回原任是在標接管兵丁之官尤亟須遴選才能以備接受自宜早爲題定庶便領兵殺賊備查臣標各官如中營叅將康泰見署延平副將離中軍之任已久臣按中軍爲伍營首領職司兵馬錢糧最爲要員務求稱職之才臣見康泰不勝中軍之任且今署延平副將自應遵照

新例另

題候議其中營叅將亟宜坐缺題補者也臣查有投誠總兵見奉王制之馬勝力昇泉圍晝夜環甲登陴不避矢石當南城打塙重築堵禦保守泉城無恙皆彼首功見今兵民愛戴且才畧優長堪充斯任臣遵例保題擬補福建提標中軍叅將兼管中營事又提標右營遊擊郭成龍在海澄失陷員缺未補臣查有從

松江隨帶入閩見署江南提標遊擊事守備李璉隨
臣解泉州之圍在陳山礮建立奇功已經題報候叙
擬補福建提標右營遊擊員缺又有見在後營署事
遊擊王和原係浙江督標後營以署叅將管中軍守
備事啓明康親王委署今缺蒞事已久衆兵悅服且
奉令攻剿屢著勞績自應遵照

新例題補實授又有奉部駁回之金殿龍劉國典二員前
以員缺尚自有人故不便准補左後二營守備今則
左營守備劉瑞石於陞任後病廢休致後營守備董

平園紀

卷之一

七

子英陞任已久而殷龍等署事有日約束兵卒頗稱
厥職更保守泉城有功應將金殿龍仍補福建提標
左營中軍守備劉國典仍補福建提標後營中軍守
備再查右營守備王虎前營守備徐可成亦在海澄
失陷員缺未補臣查有從松江隨帶入閩候推守備
陳應龍以署守備管千總事張洪宗經臣朝夕訓練
熟諳營務隨解泉州盡力攻奪洛陽橋要隘見在候
叙張洪宗擬補福建提標右營中軍守備員缺陳應
隆擬補福建提標前營中軍守備員缺以上俱爲官

擇人務與地方相宜方敢擬用故就已試之才照舊
請補或於臣素所訓練或於兵民悅服者按缺

題補此臣實從封疆人才起見且因臣督兵進剿左右
驅遣乏員無以佐臂指之用兼值山東河南兵到尤
需才能接管所以亟爲題

請伏祈

皇上念邊海重地正在用兵難拘常格或內有歷俸尚淺
資格稍殊統祈允臣所

請早

平園紀

卷之一

八

渙綸音庶得朝聞

命而夕受事矣除各官履歷送部外臣謹會同督臣姚

撫臣吳 合詞具疏照例保

題恭候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兵部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平閩紀卷之二目錄

奏疏

題定江南等事疏

機有遲速等事疏

遞補營將疏

稍增旗幟等事疏

恭謝 天恩疏

敬竭愚忠等事疏

閩省要地等事疏

平閩紀 卷之二目錄

恭謝天恩疏

飛報剿賊等事疏

剿寇務選等事疏

彙報固守等事疏

平閩紀卷之二

懋紹漁山

三韓楊 捷元凱著 男懋緒今鴻纂

懋綸今掌

題定江南等事疏

題爲題定江南援剿營制事案照康熙十七年八月十

六日奉兵部密劄爲敬竭愚忠等事內開臣等會議

得福建提督楊 疏稱所帶江寧提標兵丁沿途接

踵而赴若照援剿之例事平仍歸松江原伍則人人

平閩紀 卷之二

心安志順咸効死力自不遑往等語應如所題除該

提督原帶三百名外其餘一千七百名照調赴別省

援剿兵丁之例支給行糧兵丁家口准支口糧俟閩

省平定此兵一千七百名仍發回江南各歸原伍等

因奉

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所有臣帶江南標營官兵應行

題明查臣原帶兵丁內將一千七百名分爲左右二營

各營八百五十名立爲江南提標援剿營比照督臣

題明之例列於內標以資彈壓至於率兵隨臣入閩之

官前臣在松江時曾照經制員數備開職名造冊達
部業經題奉

俞旨所帶官員俱著實陞壹級臣今請將原帶遊擊張金
祖仍管江南提標援剿左營遊擊事尚缺江南提標
援剿右營遊擊一員查有臣前疏

題帶入閩候推守備楊懋級歷練戎行才能邁眾近日
隨臣往解泉州之圍在洛陽橋攻奪要隘擊船殺賊
有功見在候敘擬補江南提標援剿右營遊擊雖銜
缺稍殊但今用人之際懋級係臣親姪臣今年老得

平閩紀

卷之二

二

使懋級列在援剿在臣左右必能一心辦賊仰懇

皇上特賜

允用再請將以署都司僉書管守備事李應龍仍管江南
提標援剿左營中軍守備事其候推守備陳應隆已
擬補福建提標前營守備則江南提標援剿營又缺
守備一員臣查有原帶入閩以署守備管千總事李
魁經臣訓練已久頗諳營務兵丁信服才技優嫻且
隨解泉州攻奪洛陽橋要隘有功見在候敘擬補江
南提標援剿右營中軍守備再查以署守備管千總

事楊可能等四員李魁擬補江南提標援剿右營守
備張洪宗擬補福建提標右營守備千總員缺容臣
達補併以千總管把總事張奉等八員俱另文報部
換割自此營制一定則在標官兵咸知有所遵守官
盡職而兵効命於以殫忠靖寇圖報
皇恩端有賴矣此臣身任剿賊量才器使皆求人缺相宜
方敢擬補除各官履歷送部外臣謹會同督臣姚
撫臣吳 全詞具疏照例保

題伏祈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兵部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機有遲速等事疏

題爲機有遲速事有先後謹述微臣援泉赴漳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惟臣以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特降

溫綸調補福建提督臣安敢不竭此犬馬餘力上酬

高厚自康熙十七年六月初十日自江南起行於七月十

二日到福建浦城縣因聞海寇狂逞臣急于提調進

剿隨卽就浦城開印視事時天氣炎蒸所帶江南兵

平閩紀

卷之二

四

馬連日奔馳疲困沿途耽擱尚未到齊而海寇攻圍

泉州甚急康親王疊行催促臣卽先率親隨星夜兼

程於七月二十二日抵省擬俟原帶江南士馬齊到

卽率領南下援泉但念臣此一戰係全閩安危據探

報逆賊數萬攻圍泉州郡臣所統兵馬沿途脫逃染

病之外不及二千俱係用乏何以當賊全鋒克保萬

全乃啓明康親王行調福寧總兵黃大來官兵一千

七百名福州城守右營守備晉淑玉官兵三百名連

汀營守備鄭興官兵四百名羅源營千總李學官兵

一百五十名延平城守左營守備宋希聖官兵二百

名通共抽調各標協官兵二千七百五十名時所調

福寧總兵黃大來官兵因路遠尚未到齊而連日聞

報泉圍甚急臣不能久待隨於八月初九日自省起

行是晚在烏龍江下營適總兵黃大來聞臣起行單

騎馳至臣營相見約卽隨後率兵兼程繼至合兵南

下八月十七日臣在興化與撫臣吳興祚浙江提督

臣石調鼎都統臣季爾他布等會議分兵作三路援

泉正欲起行間又奉康親王令諭特遣泰贊大臣副

平閩紀

卷之二

五

都統禪布統領滿洲大兵前來夾剿凡有一切軍務

該提悉與該副都統商酌而行仍聽該副都統調度

不得掣肘有悞軍機等因臣祇遵調度於八月二十

一日自興化起行二十四日恢復惠安縣二十五日

攻奪洛陽橋北寨二十六日分遣奇兵兩路夾攻殺

敗游寇力解泉州卽日進城撫安兵民此臣從前自

省到泉之始末也到泉之後查泉州沿邊一帶北自

惠安縣與興化府所屬之楓亭交界起南至同安縣

與漳州交界止紆迴計程四百餘里皆逼臨大海至

於泉屬各縣如南安永春安溪德化四縣則皆處萬山疊嶂之間海賊自泉城敗遁之後下海者則仍聚艘游移於沿邊不及下海者則皆逃匿於南永安德各縣山林之內且惠安縣爲興化泉州兩府咽喉要道其城垣被賊推平無存至沿邊楓亭塗嶺洛陽橋俱係要緊口岸原設寨堡逆賊悉推爲平地臣一面調撥各營將領分兵扼守一面咨會督撫二臣行令府縣有司速將縣汛城垣尅期修築間續據探報有逆首王一鵬擁黨千餘出沒於惠安縣所屬之沙格

平閩紀

卷之二

六

上西一帶希圖窺犯縣汛斷我糧道時撫臣吳興祚前自興化帶兵往永春德化恢復各縣城事竣來泉臣與之面商遣發撫標隨征總兵張韜連江營守備鄭興各帶官兵前往撲剿幸獲全勝業經題報在案復節次據各府縣營將紛紛報稱逆賊葉明紀朝佐黃圭益等各擁餘黨出沒於德化永春南安晉江所屬山間各鄉村併興化總兵臣劉德懋咨報海賊僞鎮蕭武等聚船二百五十餘隻灣泊涓州欲登犯興化府城占踞涵江斷江口橋勢甚危急連日請兵應

援俱經臣會商撫臣分遣官兵前往各處防守救應相機剿捕又於九月二十三日遣發副將馮昭京汀州城守左營遊擊董子英帶兵前往恢復同安縣此在城寧海將軍喇哈達副都統禪布巡撫吳興祚諸臣所日擊者時又值督臣小書調兵援漳臣當經咨會寧海將軍喇哈達副都統禪布訂期起行祇緣泉城被困兩月城外人民逃散未盡歸業且兼山海紛紛告警人心不無風鶴所以將軍都統不敢允臣南征具啟康親王候奪併會議以東石一寨爲游逆運

平閩紀

卷之二

七

糧馬頭必須先行攻打以斷賊糧庶泉州之邊警可息然後出師往漳臣以先奉有聽副都統禪布調度之王令自當祇遵臣隨於十月初四日親帶官兵往攻東石復准督臣諄切催促進兵漳州臣正擬南下適值寧海將軍喇哈達移咨到臣內敘王諭有泉州係緊要之地該提督去與不去聽其自行酌量等因臣隨於初五日將原帶大砲蘆岡發回泉州於初六日率領江南帶來原兵併福建提標官兵七百餘名長驅赴漳雖復准寧海將軍喇哈達移咨留臣仍回

駐守泉州臣不暇兼顧矣於初七日臣到同安縣烏泥地方下營忽接督臣疏稱以爲屢調不至坐失事機等因具

題蓋臣先領原帶江南併抽調閩省各標營官兵共計不及五千名當海寇圍困泉州城聲勢洶洶之際臣急於奔援者機有不可遲也及泉州既解督臣請兵南下而臣未克速行者實因餘氛未靖亟須及時次第佈置調度事有不可急也倘不圖善後勇往直前萬一山海餘孽再犯泉州逆艘之賊登犯興化斷

平閩紀

卷之二

八

江口橋絕吾省城應援之路則泉漳兩郡勢皆不可爲矣臣受

皇上厚恩垂老無可補報惟有思前慮後盡此區區以仰答萬一耳至於督臣身在漳州不得不急於撲剿漳賊在臣身在泉州又不得不急於撫安泉州總爲皇上之疆土起見初無遲滯今督臣以臣不先赴漳州具疏入

告且疏內有明知言出禍隨等語臣殊未解臣今現往漳州與督臣面商進剿機宜務期文武和衷掃蕩群寇

以紓

皇上南顧之憂斷不敢稍存圭角遂分彼此但因督臣有疏在先臣又不得不備將先後遲速情形密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平閩紀

卷之二

九

邊補營將疏

題爲邊補營將以收得人實効事竊照閩省地處邊海逆孽倚水跳梁近雖仰荷

皇上天威賊聚敗遁但尙擁衆於漳屬地方抗拒我師臣同將軍督撫諸臣見在對壘而逆艘游竄復飄突于興泉沿海一帶耽耽窺犯臣標伍營將領有馳剿應援之責務必技勇超羣素稱練達之員方克勝任茲臣標前營遊擊放應第雖勉循厥職但細察其材技僅足任腹裏地方若於邊海巖疆令其衝鋒陷陣似

平閩紀

卷之二

十

非所長相應回部改推所遺員缺臣查有原任靖藩右翼鎮中軍守備焦國巡籍係遼東於延平以僞鎮投誠康親王授以總兵劄付隨剿克復邵汀建功且久歷戎行智勇兼備以之補授前營遊擊足資剿禦至於泉州一府係邊海重地乃臣駐劄之處如臣統兵出剿則城守叅將一官有郡城專責所關綦重必得諳練營務材技優長之員斯稱乃職先經前任督臣郎廷相以撫標右營遊擊寧維國

題補部議不准今查有浙江温州鎮標右營遊擊傅成

久歷疆場屢著戰功近隨浙江提督臣石訓練救解泉閩又在陳山剿殺賊有功見奉從優議敘之

旨此官材技兼長諳練營務堪任城守重寄以之陞補前缺庶邊海要地自可鞏固無虞又查泉州城守叅將下中軍守備一缺該營原任守備李全信經前任督臣郎廷相調補同安城守右營遊擊所遺員缺臣查有自江南隨臣入閩守備管援剿右營千總事魏進陞材技優長從戎日久且救解泉閩宣力用命奉旨見在候敘今以之拔補泉州城守營中軍守備允爲人

平閩紀

卷之三

十一

地相宜以上各官俱經臣細加遴選堪資臂指查傅成雖係浙省之官近經督臣姚啓聖將浙省弁員具題調補荷蒙

俞允臣爲邊疆要地擇人故敢循例陳

請除焦國巡履歷本官遠在省會臣經行調未到容取到之日送部今將傅成魏進陞二弁出身履歷送部查覈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具密疏保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兵部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一

三

稍增旗幟等事疏

題爲謹陳稍增旗幟以明瞻視以利進止事竊惟營中旗幟爲三軍眼目無分晝夜陰晴皆瞻視以爲進止

今

國朝定制凡漢兵營伍俱用綠旗所以別滿兵之八旗制誠善也直省鎮營自宜凜爲遵守勿敢輕議增改但所處之地勢不同有不得不爲變通者臣自奉

命入閩日在行間見閩中山林叢雜地勢暄和與別省不同木葉入冬不凋翠綠濃陰與春夏無異漢兵綠旗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如雜入林木中一里之外卽難辨識識臣思兵之起伏進止與合圍追擊惟賴旗色指揮以爲向往若辨認不真恐誤軍行所關匪細臣再四思維諸將旗式稍爲增改查閩省各營額設每營兵丁一千名內分馬步戰兵五百名守兵五百名今除守兵照舊仍用綠旗外其馬步戰兵請將原用綠旗稍加紅袖鑲邊心用紅月俾其在林木之中可以一望明白易於識認則三軍之眼目一新藉以進止庶於軍機無誤併准各將領旗幟之中繪畫飛虎以壯軍容此因地制宜

敬陳管窺臣未敢擅便謹具疏密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二

五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准兵部密咨為水師請設專員微臣揣分難兼謹密疏控辭計圖萬全事內開議政王等會覆福建總督姚 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旨楊 自簡任福建提督以來剿禦賊寇恢復地方勞績懋著着授為將軍仍以原銜管福建陸路提督事務王之鼎才畧素優鎮守京口克稱厥職着仍以將軍調補

平閩紀

卷之二

五

福建水師提督俱寫勅與他欽此密封到部合咨欽遵查照等因到臣准此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

新命訖竊念臣以謫劣非材荷蒙

溫綸簡調福建水陸提督時因閩省海逆披猖臣兼程赴任及抵閩疆一面整兵南下一面具疏控辭水師重務請設專員仰荷

鴻慈鑒允臣感

恩無地志切自奮雖入閩以來微有奏效但島穴未平賊

鋒尚熾

皇上不加譴責更

錫殊典授以將軍崇秩撫躬增愧理宜控辭惟以現在與

賊對壘欲令行間將士咸知

朝廷之曲垂眷注勉承

新命用以激勵諸將庶幾爭先用命臣今年邁血氣漸衰

惟有弔勉盡職益聞報稱倘邀

皇上威靈得以早殲逆孽肅清島嶼則臣犬馬報效之心

平閩紀

卷之二

六

稍竭涓埃矣隨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將

軍新銜統馭將士征剿外謹具密疏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敬竭愚忠等事疏

題爲敬竭愚忠揆情審勢謹補贖再陳務得官兵之心

力以早靖巖疆事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蒙

兵部劄付內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福建提

楊 呈稱所帶親隨三百名未經收入經制起支糧

餉則此三百名之行糧口糧似應准與一千七百名

一體開支俟泉州解圍之日將此三百名收入經制

其行糧口糧開除任支等因查該提督所稱帶去親

隨三百名照援剿之例一體開支之處關係錢糧不

平閩紀

卷之二

七

便據呈議應劄該提督知照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

劄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劄遵照施行等

因又於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五日承准戶部劄付亦

爲前事內開查該提督呈稱本提督帶往福建兵一

千七百名照援剿兵丁之例支給行糧家口准支口

糧在案至所帶親隨三百名未經收入福建經制額

數內則此三百名之行糧及家口口糧似應一體開

支俟收入福建經制補伍將行糧口糧開除任支等

因前來查該提督帶往福建兵一千七百名先經兵

部會同本部議覆准其支給行糧口糧在案此所帶親隨兵丁三百名既未入伍且會議案內並未議及此所請支給行糧口糧之處無容議仍行該提督知照可也等因各到臣蒙此該臣查得閩省海逆猖獗臣奉

命調補福建提督准臣隨帶江南提標兵二千名入閩剿原與平時陞任隨帶親丁者不同故此兵丁二丁均是一例准給行坐糧餉及家口月米見奉兵部割付欽遵

平閩紀

卷之二

大

俞吉在案臣前任江南啓行之日照二千名兵數同支康熙十七年六七八三個月行坐糧餉及家口月米以爲安家齋裹之用蓋因二千皆係江南提標兵丁同往剿賊難分彼此乃照部支一例支給但二千兵內有材官健丁三百名此臣素日培養之精銳皆在營伍食糧每遇陞調必帶以前往並非臣之家人有隨任收除之例可比也嗣因臣在途間各兵每有脫逃臣揣其心似謂援勦之名未經題明一入經制承留閩省不得回鄉所以思逃臣復具疏請照別省援剿

之例嗣兵部議覆內有令臣將此緣由曉諭各兵曰此心安不思逃逸然祇請以一千七百名照援剿支給行糧口糧其材官健丁三百名則於補入閩省經制之日不敢樂支行糧口糧亦奉

俞吉欽遵在案此臣藉以慰安遠戍之兵心亦本節慎錢糧之苦思耳今臣於去歲八月二十六日力解泉圍之後即將材健三百名查補福建提標缺額隨於九月初一日收支糧餉自此不敢同一千七百名復支行糧口糧矣又念內部未悉造支任支日期情文呈

平閩紀

卷之二

九

明戶兵二部茲蒙兵部劄內有事開錢糧不便據呈議戶部劄內有所帶三百名既未入伍且會議案內並未議及此所請支給行糧口糧之處無容議臣思兵部所謂不便據呈議者必俟具

題而後議戶部謂會議之所未及此處無容議者亦必俟

題請明白而後可議也至於支內此兵三百名既未入伍正臣所謂未入福建經制之先與一千七百名同在原

題二千名數內則支給之處俱應一例若今日三百名已入福建經制自不得比照一千七百名矣此其顯然易見者臣敢懇請

皇慈鑒此三百兵丁見隨征剿口與強賊對壘人人用命爭先咸效死力

勅部允將未補經制之先支給過六七八三個月之行坐糧餉及家口月米一體准與銷筭則焚兵咸知感奮矣抑臣附有所

請臣於剿寇務選勁兵等事疏內題

平閩紀

卷之二

千

准調撥山東河南總河等標兵三千名又福建提標存城及海澄逃回之兵三千餘名約共六千有奇除按臣經制應留四千八百五十名尚有千餘之兵自當撥補新增營分而臣帶來之材健三百名合無仍歸援剿左右二營之內不惟每營一千昭合營制適符臣原

題二千之數而臣且多得三百之兵力當此攻剿滅賊之際多獲一兵即收一兵之川則所費甚微而裨益實大不揣冒昧具陳仰邀

皇上浩蕩之

鴻恩非微臣所敢妄觀也謹密疏題

請伏候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平閩紀

卷之二

主

閩省要地等事疏

題爲閩省要地將備需人謹遵才

題補以佐防剿鞏固嚴疆事竊惟臣自入閩以來見山海寇盜未靖日惟綜核將弁蒐羅材勇欲使人才畧稱職庶可早奏蕩平如建寧一府地居上游界連江浙崇山疊嶂伏莽未消三省官兵會剿至今尚未底定而城守左營遊擊韓六合爲鎮臣黃大來揭報貪婪多欸已經督臣會疏糾參見在候

旨處分查該營分防崇安建陽二汛最爲緊要員缺亟應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遴補臣查有江南黃浦營守備李英才技優長勇畧昭著若以陞補建寧左營遊擊銜缺相當允稱要汛得人再有建寧城守中營中軍守備郭成名經臣指參奉

旨解任提問員缺查江南金山營千總田毓瑞才勇兼資若以陞補前缺殊爲人地相宜再查汀州中營中軍守備夏尚忠已經督臣題參革職所遺員缺今查有江南江陰營千總詹問青年壯志才能邁衆以之陞補前缺克稱任使至臣後營遊擊一缺臣前將浙江

督標後營中軍守備王利題補因督臣先將該備保題漳浦鎮標中營遊擊已奉

俞旨部議令臣另選照例題補等因欽遵在案臣今見在行間與賊對壘亟須戰將以資調遣進剿查有本營中軍守備劉國典才勇兼備更保守泉城著有勞績允屬才能該備雖實授未幾而署理日久弁兵愛戴如出一口若以援補前缺可收衝鋒克敵之效其所遺後營守備員缺臣查松江城守營千總齊亮才技優嫻歷俸年久堪以陞補臣標後營中軍守備又福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清營遊擊朱翰已經撫臣題補撫標前營遊擊所遺員缺亟宜遴補今臣查有署都司僉書管援勦左營中軍守備事李應龍久歷戎行夙稱諳練且隨臣入閩著有戰功以之陞補足資捍禦所遺守備員缺查該營署守備管千總事楊可能技勇兼優卽以之援補允稱駕輕就熟以上各官皆臣慎加遴選務求爲官擇人將來必能稱職內李英田毓瑞齊亮三員臣曾具有閩省剿禦需才等事一疏已經題

請俟查閩省員缺補用在案合併聲明除將各弁履歷送

部查核其詹鼎履歷容取到另送外臣謹會同督臣

姚 撫臣吳 密疏保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兵部速議具奏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平閩紀

卷之二

七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併報祇領新銜

勅印事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據泉州安塘筆帖式剛

舒齋捧到

頒發臣昭武將軍坐名

勅書一道康熙字第一百六十九號銀印一顆併兵部咨文

到臣該臣率領標下將弁迎至臣駐師鳳山營盤恭

設香案望

平閩紀

卷之二

七

闕叩頭謝

恩開讀祇受隨於本月十三日開用新印訖竊念臣荷

皇恩寵渥始昇臣以總管水陸之重寄及臣控辭水師允

臣專管陸路茲復加錫昭武將軍之崇秩臣何人斯

上邀

溫綸之屢降恭承

天語之重申似此異數曠世罕逢俾臣感激

恩深圖報志切臣雖年老筋力血氣漸衰不敢自愛踵頂

惟有益竭駑駘以仰答

鴻慈於萬一耳除總管水陸併專管陸路提督

勅印容臣選差專員齎繳外所有領受開川昭武將軍新

銜

勅印日期理合奏

謝再照

新頒昭武將軍

勅後橫頭裂口寸餘兼有黑潰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平陽紀

卷之二

三

古該部知道餘着察議具奏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飛報剿賊等事疏

題為飛報剿賊大勝事竊臣等自舊年十月內攻奪江東橋之後將滿漢官兵分派屯紮於柯坑山鳳山萬松關江東橋南北各處相機進取因逆賊依阻大河恃險踞守我兵未便徑進而賊衆與我兵相持日久乏糧時來榴山寨一帶附近鄉村掠食臣等復經會議遣發署海澄城守右營遊擊許完於本年二月初五日帶領該營官兵前往榴山寨扼守以絕逆賊糧道本月十五辰時據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防守

平陽紀

卷之二

三

江東橋署副將詹六奇報稱探得逆賊見我兵馬絕其掠食要道遂於夜晚偷渡過河潛伏於原踞之王洲太平果塘各寨至二月十四夜賊首劉國軒吳淑何鎮等復用船四十餘隻將各賊夥親自帶領盡渡過河希圖攻我榴山寨併欲奪江東橋等情臣隨會商平南將軍賴 督臣姚 副都統雅大里季爾他布胡圖福寧總兵黃大來各挑選精壯兵馬於十五日午時起行至未時末到江東橋北離榴山寨數里地名草鞋嶺寬濶處所將兵馬暫歇令官兵登高瞭

望至中時狂風陡起雷雨大作又值天晚難以進兵
彼時各官兵俱未攜帶帳房臣等撫慰將士皆冒雨
露處站立一夜十六日早天氣畧晴遂傳令官兵造
飯食畢見前面下坑山歐溪頭各山上有賊旗十餘
桿排列招搖誘敵臣等見賊數無多恐有埋伏公同
遣發總兵黃大來鑲黃旗夸藍大愛音布正白旗外
委先鋒章京噶而哈屯杭州鑲黃旗外委夸藍大額
光國臣標中軍叅將馬勝飛馬上榴山寨山頂瞭望
果見逆賊萬餘俱埋伏於下坑山龜山果塘山上坑

平園紀

卷之二

夫

山坂尾山歐溪頭各山之下臣等復會商將滿漢馬
兵分爲左右兩翼將臣標及各標營官兵派爲中隊
仍分三股進攻派令總兵黃大來帶領鎮標右營遊
擊張含高中營千總曹國泰把總崔九經張名左營
千總王鳳把總閻福友右營把總沈文桐山營千總
于得龍于良才把總陳祿外委領旗守備李化鳳朱
文及金吉謝甫黃懋進李士華林正殿蔡趙貴姚昌
王路張志高蔡萬何有功張良勇芳雷起蛟外委紅
旗守備魯照李吉張洪來應芳沈尼朱美黃忠廖進

吳文定沈應召趙成李榮黃一陳有功劉茂陳蔡陳
俊林鳳隨征都司薛化龍隨征守備楊復是外委隨
征守備邵士廷俞海珍楊斌外委隨征千總高姓王
國柱蕭應才王成郭傑劉虎柳思寧外委把總營百
總事沈太陳燦等官兵一千八百員名督標內中協
副將營左營遊擊事薛受益千總沈玉孔天福把總
丁希龍宜茂羅良柱吳寶江斌劉光玉領旗都司及
隨征官馬天福李德劉彪趙邦周馬萬成楊茂春張
豹王承恩陳德盛丁德麟王王王嘉賓羅弘道薛弼

平園紀

卷之二

夫

薛受章丘元佐薛承李廷梅王相隆林都章太齊得
勝閔廷標王德隨征武生員薛碧琯王文高督標外
中協右營中軍守備劉進伏千總石萬金閔國佐把
總林朝馬世良冶井姜才隨征官王星烈鄭耀張進
孝楊龍林鳳任自興杜金良李友李奇等官兵一千
二百員名從坂尾山歐溪頭右股而進督標內中協
右營遊擊王文魁領旗守備張魁元千總婁奇陳虎
宋豹把總許世忠督陣守備張璽等帶領官兵四百
員名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左營遊擊卓策千總張

啓鳳丘春把總畢友成饒弘勳右營遊擊許完守備
蘇節千總許政蔡盛把總林龍柯信林棟石珍外委
都司林春胡麟徵林朝襲外委守備陳祿黃益洪勝
等官兵六百員名防守江東橋署副將詹六奇署左
營遊擊鄭興署守備李必貴千總高天鳳柯雄把總
黃提戴參方福詹飛虎右營遊擊李棟守備馬永麟
千總詹六偉陳偉把總胡性蔡泗段一鵬林輅隨征
守備吳廷銓王子連沈銓等官兵五百員名浙江提
標前營守備張名千總范士孝郭邦威把總王三才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等領旗守備王友德鄭起鳳等帶領馬步兵丁四百
員名從上坑山蔡店官埭左股而進臣標中營參將
馬勝右營遊擊李璉署後營遊擊事守備劉國興左
營守備金殿龍中營千總魯從禮常應龍前營千總
李國柱後營千總馬虎把總何演榮李枝華援剿左
營遊擊張念祖右營遊擊楊懋斌守備李魁千總張
奉李永科把總李亨連江營千總高祥福清營千總
田龍凡提標外委總領戎旗遊擊崔陞外委都司高
永福張九龍楊撰外委守備宋官趙吉祥張貴王治

國姚金全田虎馬天祿劉才趙元吉楊鈞王安國楊
得勝李進御羅成功朱鳳陳亮吳洞張承翼李朝臣
督陣紅旗守備王佐苗秀李從望李景龍傅應元路
天慶嚴有功劉文昌周復興張應金外委千總王龍
盧之望張貴李經何應科施見雲董三亮外委把總
莊一虎李貴香王起龍張福宋有仁賈士威李文周
岳張明馮奇等帶領馬步兵二千五百員名從下
坑山龜山果塘山中股而進臣同平南將軍賴塔督
臣姚啓聖副都統雅大里季爾他布胡圖率領滿漢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馬兵分作兩翼壓陣督戰時已近午我兵衝至下坑
山歐溪頭各山上彼誘敵之賊俱從山下遁走我兵
緊追直衝到山下所有埋伏之賊盡皆列陣迎敵烏
砲火箭一齊施放勢甚猖獗臣等督勵官兵不許退
避奮勇攻殺排鎗弓箭如雨逆賊死傷甚多尙抵死
不退臣等復同各旗副都統率領滿漢馬兵親冒砲
矢從傍衝擊賊始不支大敗逃走直追至果塘太平
玉洲等寨前砲火打死逆魁劉國軒下林前鎮一員
劉國軒旗手一名活擒并陣斬逆賊一千有餘得獲

盛甲旗幟器械等項甚多不料逆賊於各寨之外預先修築短牆開浚河溝三丈餘濶蓄滿潮水敗賊赴水逃過河溝被我官兵砲火從後攻打及淹死者不計其數守寨賊衆於隔河施放砲火我兵無所遮蔽且日已平西又隔濠溝難以追擊方收兵回營此一役也從午時與賊對敵殺至申時連衝四陣皆仰仗天威諸臣殫心盡力鼓勵在事官兵無不奮勇直前人人用命始克大敗逆賊擒斬共一千有餘名其所獲盛甲器械等項堪用者留營改用不堪用者盡行焚燬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所有在事有功人員併傷亡官兵員目見在彙造清冊另送兵部外臣謹會同督臣姚合詞密疏題報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叙施行奉

旨覽卿奏會同平南將軍賴塔等率領滿漢官兵於下坑山等處地方擊敗逆賊擒斬甚多得獲器械等項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剿寇務選等事疏

題爲剿寇務選勁兵以佐臂指之用仰祈

鑒俞

勅部調發期臻實川事案照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二日蒙兵部密劄內開該議政王等會覆福建提督楊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題本月十五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福建

提督楊疏稱臣在山東時頗知河南山東有熟習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交烏鎗者甚多儻得各撥一千名再於江南撥弓箭砲手一千名并馬匹亦照經制撥發此皆久在營伍之兵一經調入閩省即可殺賊立功祈令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早爲調撥所食錢糧不煩另措即將臣標缺額兵丁之糧餉兌給調發之兵支領俟地方大定如調發兵丁內有願留者聽其填入經制其餘悉發回原營將臣標另行補額則各兵自不苦於徵調等因查提督楊既稱召募閩省土著兵丁不堪應用請撥河南山東江南綠旗兵丁各一千名馬匹亦照

經制撥發即可殺賊立功等語均如所題調撥總河標下兵馬一千山東撫標兵馬一千發往其河南省既有放鳥鎗兵丁或於各營內抽調或召募會放鳥鎗閑散之人亦足一千發去若召募閑散之人其軍器等物聽該撫製備發遣近經臣等會議請

旨將河南撫標一千名各營抽調五百名發往岳州

勅下河南巡撫董國興令賢能官員統領發往岳州該撫鼓勵此項官兵若至岳州即以効力軍機克成議叙等因在案今亦

平周紀

卷之二

番

勅下總河靳輔山東巡撫趙祥星河南巡撫董國興將此項兵丁委撥賢能官員鼓勵前去福建即以効力軍機克成議叙此送去官員將兵丁交明該提督仍各回原任提督楊將接管兵馬之處題明到日將該督撫併送去官員俱交與該部議叙再俟閩省平定之日前項調去兵丁或願回本省者發回或願留閩省者即留閩省其前項調發兵丁缺額即速募補今議於總河標下撥兵一千名其請撥發江南兵丁之處毋庸議等因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月十

八日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合剴欽遵施行等因蒙此欽遵在案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准山東撫臣趙祥星咨開隨將本標馬步兵丁一千名調集除經犒賞外選委中軍遊擊李長茂守備祖進明千總劉允新楊子榮把總王漢輔曹挺生馬名振王祿等統領於九月初八日起程赴閩行據中軍遊擊李長茂傳造兵丁花名馬匹器械清冊并預支過四個月糧餉數目前來擬合咨會等因又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平周紀

卷之二

臺

日准總河督臣靳輔咨開選撥中左右城守四營馬步戰守兵丁一千名馬二百匹預支三個月糧餉選委左營遊擊楊輔鼎中營守備王璜千總張茂盛城守營千總孫應祥中營把總李廷芳左營把總張得勝右營把總郝溢管押兵丁分水陸兩路於九月十二日起行訖擬合咨達等因又於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准河南撫臣董國興咨開隨撥行各營調鳥鎗兵一千名預支三個月糧餉選委河北鎮標左營遊擊張應標督同歸德營守備陳廷謨開封城守營

千總王琦襲城營千總崔上銀河北鎮標右營把總張大友衛輝營把總張君道磁州營把總吳聯芳河南城守營把總畢昇南汝鎮標右營把總馮成龍汝寧營把總許應宗陳州營把總陳禮統領於九月二十日赴閩外再照豫省各營烏鎗兵丁原無多人今編行抽調摺括已盡內有閩人久在豫省營伍食糧熟習烏鎗是以一併調發共足一千名之數合併咨明等因各到臣准此該臣隨即咨移督撫檄行府縣預備大船糧餉接濟併查易安插續於康熙十七年

平閩紀

卷之二

三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七日據遊擊李長茂楊輔門張應標各呈報奉調兵丁俱已抵泉等情時因臣統師赴漳會剿見在鳳山御營與賊對壘不能親回泉州驗收臣隨捐資差官回泉傳辦猪羊酒米先行犒賞官兵共計用銀二百二十六兩七錢而督臣姚撫臣吳共捐銀三千三百兩差官亦往泉州分賞領兵將弁銀三百兩兵丁銀三千兩以示鼓勵臣隨選差右營遊擊李璉署後營遊擊事王昶前營守備陳應隆等前往泉州調取各兵赴

漳驗收去後今於二月初九等日據遊擊李璉等同領兵遊擊楊輔門等帶領守千把各官前後管押兵馬陸續到漳臣因各省兵初到漳州隨捐銀二百二十兩激賞領兵將弁又捐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兩犒賞百隊兵丁又備猪羊酒米等物用銀二百三十七兩八錢平南將軍賴督臣姚亦經犒賞牛酒等物共相鼓舞隨據遊擊楊輔門等呈遞兵馬器械清冊臣躬親察點俱堪充伍但長途遠來兵有逃故馬有倒斃總河督標馬步兵丁一千名實收兵九百七

平閩紀

卷之二

四

十名官馬二百匹實收馬一百七十二匹山東撫標兵一千名實收兵九百二十名官馬二百匹實收馬一百四十六匹河南省烏鎗兵丁一千名實收兵九百八十四名內有閩人一百八十二名共收兵二千八百七十四名官馬三百一十八匹併原帶盛甲器械俱經按數分發臣標伍營仍檄令中軍叅將馬勝等遵照閩省經制收伍再查山東撫標兵丁糧餉支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終止今閩省自應於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接支其河標兵馬併豫省兵丁俱

支至十七年十一月終止今閩省自應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接支亦經行令中軍叅將馬勝入冊收造當臣初抵閩省之日見本標五營兵丁缺額甚多於奉調兵丁未到之先有原標從海澄投回各兵俱驗明精壯收伍以資剿禦今將點收東豫二省兵丁二千八百七十四名併將現在舊兵補足伍營經制外尚有溢額兵丁已經咨明督撫分發缺額營分收伍其各兵糧餉此開彼收按月接支不致重復臣念東豫兩省領兵將弁長途跋涉已及半載勞苦

平閩紀

卷之二

奏

堪憫臣復捐銀五百二十四兩分別賞資以資回任盤費業於二月二十四五等日遣發各回原任訖伏念閩省海逆披猖而兵多土著是以請調山東河南兵丁來閩以佐臂指荷蒙

皇上俞允今兩省兵丁業已調到臣自應加意鼓勵共奮滅賊若臣竭力捐資犒賞分所宜然而東撫以及閩省將軍督撫諸臣皆仰體

皇上恤兵至意俱各捐銀賞資誠屬急公至於領兵將弁長途管押著勞尤甚應否一併邀

恩議叙統聽部奪除兵丁花名年貌馬匹毛齒併盛甲器械分別官製自備另造清冊咨送兵部察覈外合將收過兵馬數目緣由臣謹密疏題

報伏乞

睿鑒勅部察覈施行奉

旨兵部知道

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二

奏

稟報固守等事疏

題為稟報固守泉城各官勞績仰祈

宸鑒特賜敘錄以勵將弁事竊自海賊劉國軒吳淑何佑

等圍陷海澄之後大肆鴟張殘破屬邑荼毒生靈於

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進逼泉州攻圍兩月有

餘凡謀燒橋梁堅壁木柵築立砲臺發掘地洞架梯

扒城放砲攻打奸計百出既狡且毒幸賴滿漢同心

文武用命獲保全城無恙臣於康熙十七年八月二

十四日克復惠安縣賊人聞風知滿漢官兵齊集遂

平閩紀

卷之二

早

連日拔營逃遁因解泉圍迫二十六日臣等攻奪洛

陽直進郡城時見盈街填巷老幼士民咸頌

皇恩拯救向臣馬首共訴文武保城之功不可泯沒隨准

興化鎮臣劉德懋咨報前來據此該臣查看得海寇

狂逞遭誅有年自陷海澄之後進圍泉州恃逆黨之

繁多肆兇謀之巨測時乘大兵未集晝夜連攻所賴

副都統楊鳳翔雅大里與鎮臣劉德懋協同調度而

諸將弁又能竭力堵禦出奇剿殺方能保固城池當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衆賊合攻七門日夜兩

次扒城官兵誓死抵敵此爲各將弁守泉第一戰功

七門之中惟南門之功又居其首賊之大砲攻具盡

聚於此業將城牆打塌竟成平地提標王制總兵馬

勝製造釘板木馬督造敵臺木城挑濠拒守又奮不

顧身手持排鎗殺賊數十力拒壕口以至身被火藥

重傷終使賊人不敢攻入宜乎鎮臣劉德懋與泉州

城守署叅將齊維國等咸稱爲保城之鉅功也其餘

各門俱有斬殺守禦之功至六月二十二日賊來晝

夜奪橋則同安署副將馬昭京羅源營遊擊林寶晉

平閩紀

卷之二

望

江營遊擊韓元明等殺賊護守南門外新橋有功八

月初一等日賊又堆青礮臺掘城挖窟則鎮標守備

趙邦試等殺賊燒草臺有功他如絕城趕殺伏路活

擒等功均不可泯應請察叙更有筆帖式剛舒協同

文武守城不避艱苦勞績難沒泉州知府張仲舉捐

資製造催趲人夫激賞傷亡併屬縣等官協助防禦

均著勞績俱應題

請錄叙除另咨督撫臣察明彙

題外所有守城鎮協將弁等官功次備叙塘報情形臣

謹會同督臣姚 合詞密

題伏祈

片鑒勅部議叙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平園紀

卷之二

呈

平園紀卷之三目錄

奏疏

飛報殺賊等事疏

賊盛兵單等事疏

遵諭自陳等事疏

塘報剿賊等事疏

將備署事等事疏

飛報恢復等事疏

飛報克復等事疏

平園紀

卷之三目錄

一

乘報招撫等事疏

恭報回泉日期疏

恭謝天恩疏

閩疆已荷等事疏

地方已定等事疏

聖主恩遇有加等事疏

恩給俯恤等事疏

平閩紀卷之二

三韓楊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堂

飛報殺賊等事疏

題爲飛報殺賊大勝事康熙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據
臣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報稱卑職奉令帶領官兵分
防竿頭寨該汛與東石賊巢緊連最爲衝險是以先
爲稟報事奉本將軍卽仰卑職立即多派歷練哨兵

平閩紀

卷之二

晝夜勤加瞭探仍督率馬步官兵不時遊巡護衛田
禾毋使逆賊侵入盜割擾害地方併防奸民透越接
濟本將軍身在行間諄諄告誡該將身任地方務宜
計出萬全等因遵奉在案今於六月十八日夜二更
時分據探兵報稱東石僞前虎衛撥僞中協楊忠僞
副將楊德帶賊衆七百餘由船欲來深泥又據探兵
報稱僞中提督水師鎮在日湖撥賊衆六百餘由船
欲來深泥會合各等情前來卑職一面整飭官兵隨
會商靖藩下章京鄒士道浙江督標守備劉澤深等

平閩紀

卷之三

各酌撥該標馬步官兵前去哨探准守備劉澤深撥
左營千總常玘中營把總牛義魏衷外委紅旗把總
王豹趙起祥劉天鳳常高帶馬步兵一百三十名又
准章京鄒士道撥章京李進忠同便委章京洪柱吳
文小撥什庫韓虎帶馬步兵一百二十名又撥道標
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帶步兵三百名
及本營千總馬虎外委千總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
便委把總王國進陳廣紅旗伍人右營把總鄧公祿
帶馬步兵二百五十名共八百名於十九日五更時

分前往深泥哨探果見賊衆屯聚深滬山下徑築月
城飛報到職隨令守備劉澤深章京鄒士道晉江營
千總宋得高等看守竿頭營盤卑職親領本營把總
任可攻外委千總孫起龍等便委把總吳斌帶馬步
兵一百名浙江督標中營千總孫尙義把總唐魁左
營外委把總劉鳴鳳戎旗外委千總喻承敬紅旗把
總王錫帶馬步兵一百二十名晉江營把總達養棟
帶兵一百名前去接應卑職隨分三路先撥道標守
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等帶兵三百名分

爲左路又撥浙江督標千總孫尚義常把總牛義魏襄署把總唐魁外委千總喻承敬紅旗把總劉天鳳王豹趙起祥王錫常高劉鳴鳳等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共帶兵三百名分爲右路職統本營千總馬虎把總任可玖右營把總鄂公祿外委千總孫起龍熊汝亨朱才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吳斌陳廣王國進紅旗伍大等靖藩下章京李進忠便委章京洪柱吳文小撥什庫韓虎等共帶馬步兵五百二十名以爲中路三路夾擊自辰至未鏖戰多時賊見

小聞紀

卷之三

三

我兵奮勇砲矢齊發賊始敗潰時陣斬敗亡一千餘名其餘賊衆追殺下海溺死殆盡僞中協楊忠被甲職連射數箭重傷滾水併生擒楊忠胞弟僞副將楊德又各營官兵陣斬僞官黃登蔡寶李科蔡三四員活擒僞官李學陳明史韜三員僞兵陳清等一十五名仍將月城推平焚燬大小賊船七隻所有各營得獲旗幟盛甲器械併傷亡兵丁陣斃馬匹見在造冊呈報其陣獲甲械旗幟及活擒賊犯就近解赴寧海將軍外查此項逆賊久踞東石流毒地方茲敢會合

深滬希圖窺犯被我兵剿殺殆盡皆奉本將軍指授機畧故能獲此大勝理合塘報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逆賊鄭經盤踞廈門倚水跳梁分遣僞中提督劉國軒等在於觀音山一帶列營相抗臣親督官兵割營鳳山與賊對壘日夜堵禦攻擊每有矛矢輒爲我官兵所敗自奉

平聞紀

卷之三

四

旨遷界之後臣與督撫諸臣會商於沿邊各要口築寨設兵派撥各標營將弁分汛防禦仍嚴飭加謹巡防以絕賊人糧道併杜奸民接濟臣每思逆賊糧盡計窮勢必分遣賊黨沿邊侵掠復慮泉屬兵單恐爲賊所乘自宜預防以備不虞再查東石一區逼近泉州久爲逆賊屯糧之地而竿頭靈水又與東石毗連最爲險要臣隨密商督撫遣發官兵前赴泉屬沿邊分布隄防併選撥臣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帶兵赴竿頭防守以固要汛仍密授方畧令其加謹瞭探相機撲剿而寧海將軍喇哈達駐劄泉州亦就近遣發靖藩下及浙江督標官兵前去竿頭策應乃逆賊果遣夥黨駕船擁至界外深滬地方剽掠月城巢穴伺隙侵入

內地掠食茲據遊擊劉國興報稱於六月十九日賊
衆蟻聚深滬卑職親率本標道標及靖藩浙江督標
各營官兵三路夾擊自辰至未官兵奮勇砲矢齊發
賊遂潰敗該將親射偽中協楊忠重傷滾水併生擒
偽副將楊德各營官兵陣斬偽官四員活擒偽官兵
一十八員名斬殺賊衆一千餘名餘賊溺水殆盡焚
燬大小賊船七隻得獲甲械旗幟甚多併推平新築
月城此皆仰仗

皇上天威將士用命獲此全勝所有各標營官兵臨陣斬

平聞紀

卷之三

五

獲功不可泯相應

題報聽部議優敘以鼓後効除將有功人員併擒斬偽

官兵員名得獲甲械旗幟以及傷亡兵丁陣斃馬匹

各數目確覈備造清冊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督臣

姚撫臣吳合詞密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覽卿奏遣發官兵於深滬地方擊敗逆賊擒斬偽副將
等焚燬賊船得獲器械等項具見將士奮勇可嘉在事

有功人員着議敘具奏兵部知道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平聞紀

卷之三

六

賊盛兵單等事疏

題爲賊盛兵單

國用匱乏特

請額外捐膳以靖海疆事康熙十八年八月初六日臣准督臣姚啓聖咨開本日准戶部咨咨內開查康熙十七年七月內福督姚疏稱願將自膳兵一千一百名及韓大任兵二千六十一名自七月起臣自捐膳等因具題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准留總督標下今該督既稱各兵請餉無術點金其兵丁應補入各

奉聞紀

卷之三

七

營老弱兵丁汰缺之內此兵丁另請糧之處毋容議奉

旨依議移咨到部院准此爲照前項官兵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守江東橋一寨內左營王祿守小港洲內右營謝恩禮守萬松關今此兵既奉議裁本部院自應祇遵解散但三處實係要汛本部院又未敢遽撤邊防令就咨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本部院內標三營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見在汛守邊牆今既奉撤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以遵

新旨希祈迅賜卓裁示覆等因咨商到臣臣緣督標前項

官兵三千二百餘名見在分守要汛與賊對壘勢同

騎虎我兵一撤賊即乘隙又苦無別項官兵可調接

防不得不將難以裁撤情形一面咨覆督臣一面備

咨撫臣吳興祚會疏

題留前項官兵照舊扼防去後今於康熙十八年九月

初六日准撫臣咨覆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准貴將軍

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爲照督標三營官兵三千二

百名分佈防守江東橋小港洲萬松關各汛皆係衝

奉聞紀

卷之三

八

險營盤日與逆賊對壘雖奉

旨裁補誠如貴將軍所慮未可自撤藩籬矧更無別營可

以撥發更換此兵實難輕撤亦知

國用匱乏應仰體樽節特恐萬一調撤空虛逆寇乘隙

窺伺其所關於軍國匪細備繆大咨具見貴將軍籌

畫周詳言言剴切深爲

朝廷封疆至計本院應當合詞具題請照舊留防伏祈貴

將軍主稿列銜會題施行等因到臣竊照閩省地處

濱海沿邊二千餘里賊船在在皆可登犯若官兵分

佈不密則逆賊得以乘隙乘突及至隴汎官兵聞警馳援往返之際豈能不遲時刻賊已揚帆而去是謂汎之兵萬萬不可不厚也臣稔知

國用匱乏自應仰體樽節但念前任督撫提督惟以施從樽節不敢固請增兵致有海澄失陷泉州被圍反至多費

朝廷金錢幾億萬計若非

皇上天威震蕩閩省禍幾燎原矣比時督臣感

皇上拔擢殊恩不復顧念身家志欲滅此朝食故請自膳

平閩紀

卷之三

九

各兵激勵剿禦用過賊鋒迫臣入閩救解泉屬會師漳郡共商機宜屢敗賊眾逆賊雖退倚山海其勢猶盛負固相抗臣親統標兵駐營鳳山嶺與賊對壘晝夜炮火互相攻擊其滿漢官兵各分屯要害以防侵軼而督標三千二百兵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在江東橋外甌溪頭山創營右對果堂寨左對太平寨俱係逆賊營盤相去一二里不等每日逆賊出哨與官兵相持打砲時刻不懈內協左營遊擊王祿帶兵九百名在小港洲創營西對陳洲面對

馬洲及灣腰樹東對觀音山四處皆逆賊營盤朝夕

對壘內協右營蔡將謝恩禮帶兵九百名在萬松關

嶺兜社創營與逆賊之仔州浯浦等河邊各營盤相

對壘放砲不絕近日逆賊又添龍槓槓條等大砲二

十餘位不時攻打駐屯各營至督標內協三營官兵

各有分汎亦皆拚命堅持今若不准食糧裁補各營

老弱汰缺之內則見在邊汎空虛賊得窺我無備大

可寒心督臣容稱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臣查閩

省經制額兵以及陸續請增各兵除督標撫標臣標

平閩紀

卷之三

十

及各營抽調隨征者皆見與賊對壘自難分身兼防其衝要郡邑之城守沿邊界牆之巡防大路餉鞘之護送方若不敷寧有餘兵可調即上游四府爲江浙閩三省交界萬山叢雜賊寇流竄不常在在隘口須兵守禦並無餘兵可以抽撥臣通盤打籌實實無兵可調接防况我兵沿邊戒嚴分汎固守賊倚水爲巢未能尅日即滅然叠據投誠人員口供逆賊斷糧窮蹙情形鑿鑿可據日今水師提臣萬正色已抵省任不日水師大舉蕩平有期若將熟習對壘之官兵裁

去又無額設可撥之官兵調用恐釀巨測之患非淺鮮也正在繕疏會

題問於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又准督臣姚 谷同

前事內開本部院自舊年診磨

簡命以來賊勢猖獗逼近堂室先經恢復漳平縣本部院

復親統自膳水陸官兵并綠旗兵馬會同清漢旗營

敗賊於龍虎山恢復長泰同安江東橋小港洲疏通

大道本部院減賊心殷止知有

國不知有家今既奉裁自應禮遵惟是本部院自具賊

平園紀 卷之三

盛兵單

國用匱乏等事一疏題明自膳兵丁三千二百名之後

因見新增一萬八百之兵尚多缺額見在各兵頗多

懦弱退怯故於八月二十一日復有藩翼勁卒盡數

頂回請

勅查出歸標等事一疏但藩翼頂回各兵亦有在省者亦

有零星寄任各府外省者及差官四出清查直至十

二月內始查出藩兵二千七百三十一名到漳而新

增一萬八百之兵已經足額見在朝夕操演亦皆精

壯可用則前項藩兵無額可補本部院又不得不自

行膳養矣又爲軍務事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啟

奉親王密諭開據平南賴將軍奏贊大臣等啓前事

等語照得該將軍等所啓最是今照伊等啓議將滿

洲大兵酌留聚守於四應之處以振聲威其餘滿兵

具題請

旨或發別省或調回京爾綠旗官兵可以保固地方足資

防禦否近來該督等將閩省綠旗官兵業已增添足

額亦不爲少該督撫提等身係封疆重臣際此錢糧

平園紀 卷之三

告匱之時務將爲

國籌畫有益之處公同妥議啓覆等因敬此該職等遵

議得

國用匱乏多留滿洲大兵其所需料草等項糜費錢糧

甚多即將裁汰大兵糧料添膳綠旗官兵似可節省

錢糧應如該將軍所議舉行但海賊見在對壘若不

將沿邊官兵佈置周密一減大兵恐難堵禦况前因

大兵衆多故止

題請增兵一萬零八百名一遇有警馬騎可以救援今

若止酌留大兵聚守於四應之處則綠旗官兵自應
加增以備戰守至游賊向懼馬匹前職等題請督撫
提鎮八標兵丁馬三步七未荷

俞允又吳巡撫題請召募水師二萬名部議閩省未安所
關最要應如巡撫所題行職等公同議妥具

題職等議除閩安興化見在五千人不必召募令巡撫
招足一萬五千名剿賊之後以五千名歸還水師提
督其一萬名另議裁留未荷

俞允又職等因土著之兵不堪征戰故議請調宣府大同

平閩紀

卷之三

吉

兵二千名以資剿殺未荷

俞允如此則閩省水陸馬步兵丁甚爲單弱封疆關係重
大職等不敢輕任戰守今職等公議得自廣東交界
之分水關起至浙江交界之二十八都止其陸路應
請再增官兵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其所增之兵除本省
召募外必須

題請直隸薊州勁兵一千五百名山西省勁兵一千五
百名大同勁兵一千名宣府勁兵一千名發閩援剿
事平仍令原兵各歸原省至督撫提鎮八標官兵應

請

題允馬三步七以資撲剿其水師兵丁已經巡撫於七
八九等月募兵一萬二千名令總兵林賢黃鎬楊鼎
瑞等管理殺賊有功塘報在案見與賊船對面灣泊
日事打仗豈可復令解散況水師提督標兵五千名
閩安鎮三千名興化二千名晉江一千名同安一千
名此一萬二千名皆在

題定額設經制之內非額外添設者今止須增兵八千
名便足撫臣所題水師二萬名之數應請

平閩紀

卷之三

吉

題明募足水師方足防剿事平之日再議解散陸路增
兵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水路增兵八千名於所增
兵數內調薊州山西馬兵五千名到閩援剿因閩省
兵丁不善騎馬故必請邊兵五千名也至督撫提鎮
標兵得增馬三步七以資衝突如此水陸既添多兵
沿途佈置周密則防守一事職等可以擔任大馬應
留若干應掣回若干總聽親王睿裁如恐增兵數多
日久致錢糧費用繁多則應請照職等前
題原疏調集江南浙江大戰船各一百號紅毛夾板

十號會同閩省新舊水陸官兵進攻廈門剿除海寇
職等亦可擔任平海之後所增兵數再行彈裁伏乞
親王允職等所請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之陸兵撫
臣找足八千名之水兵并允馬三步七均賜

題允職等自任戰守之事不敢推諉若再調紅毛夾板
船二十隻并江南浙江戰船各一百隻職等自任攻
取廈門之事亦不敢推諉時會同平南賴將軍達部
堂商議已定當經本部院會同吳撫院貴將軍掣銜
會啓親王請祈具題去後時復慮請裁滿兵若俟裁

平園紀 卷之三

五

兵

百下然後招兵買馬則沿邊汛守單弱恐悞封疆大事本
部院當卽遣標員張培麟閩國柱全光英等二十五
員星速赴浙江江南江西廣東四出招兵買馬隨據
各官陸續招到兵丁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名馬二千
三百九十一匹除馬分發各營外時值遷界之後沿
邊正須添設勁兵而欲斷賊糧又不得不於要口設
兵立寨阻截把守將新招之兵分撥大小盈瀝口橫
塘漸山同安泉州興化馬口鳳山等處見在設防而

親王疏內未列有增兵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名之語
則所招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名之兵又在經制額兵
之外既已分汛設防萬難解散本部院又不得不
面措發兵餉一面具題請將自膳兵三千二百名

朝廷給餉又具題請於瀝口增兵一千名大小盈增一千
五百名泉州增一千名興化增一千名尙餘見在官
兵五千九百九十五名明知

國用匱乏與賊對壘散兵固萬萬不可請餉又萬萬不
敢本部院不得不竭力捐膳餘兵五千餘名俟滅賊

平園紀 卷之三

六

平海然後解散是本部院自去年七月起止捐膳兵
三千二百名至十二月內又添膳二千七百三十一
名至正二月又添膳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名此平南
將軍都統撫院貴將軍以及在漳之文武兵民人人
盡知之而

朝廷未之知也本部院破家蕩產揭債賠墊苦楚萬千真
淚盡而繼之以血詎料兩疏俱荷部覆不允則此一
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名之兵日下秋涼見在大舉散
之恐投助賊勢而弱我兵威但本部院外省貿易商

本抽調已完揭借親朋開口莫應事勢危急不得不請貴將軍酌裁發兵更換兵譚可慮封疆事大萬祈貴將軍速賜大計以定邊疆等因到臣又欲臣撥兵更換披閱之下尤不勝驚悸如大盈小盈灌口東至洛陽橋西至江東橋等處皆日今逆賊竄伺之區爲漳泉咽喉差餉孔道上年督臣與臣等費幾許兵力始得廓清疏通督臣又爲

國苦心增兵貼防節節皆設把守巡護敢逆賊之兇狡不得逞今督臣自膳已竭又以請給三千二百兵餉

三
本國紀

卷之三

三

之一疏請增灌口等汛四千五百兵之一疏俱荷部覆不允兩次移臣發兵更換臣再四思維通省既無可抽調之兵前往更換若將此一萬三千餘名之兵一撤邊汛空虛賊必擾動灌口等汛審邇厦門大小盈等汛又係差餉大路倘賊復盤踞梗塞漳泉又必阻絕可虞矣且破賊全仗火器此一萬三千餘名之兵俱熟用排鎗鹿銃及蕩寇紅衣等砲日下正資進剿豈可遽爾裁撤况各營選補足額一時無缺可收窮兵原無產業四散投伍藉此糧餉資生一旦勒令

解散不入山爲盜卽下海從逆沿途少熟練之汛兵山海添勇敢之強賊顧此凋敝閩疆其堪再罹荼毒耶臣言念及此憂心如焚不得不將地方目擊情形籲請

皇上勿惜一年半載之費將督臣自膳兵一萬三千餘名一體給以糧餉俾資剿禦俟水陸大舉地方稍平卽先行裁汰以省金錢倘軍需過多臣愚以爲督標內中左右協兵三千二百名及大小盈等汛增防兵四千五百名伏乞

本國紀

卷之三

六

皇上允督臣所

請恩准給餉事平之日卽行通省營分汰缺裁補尙餘見在官兵五千九百餘名仍令督臣自膳俟滅賊平海然後解散庶逆賊無鴟張之隙而嚴疆無切膚之憂况前撤回包衣佐領下官兵一千餘員名仍留此餉以養綠旗七千七百餘名對壘之官兵增費似亦無幾若聽督臣膳養無力祇遵部文將前項官兵盡行裁撤又無別項官兵可調接防必至變生意外憂及廟堂直至此時卽處分督撫與臣不足惜而封疆所係民

社所關恐錢糧糜費又不止此養膳七千七百餘名有限之餉也臣蒙

皇上厚恩垂老無可補報使身在地方明知安危所在亦勉從撙節之意而不言則負恩之罪何以自贖仰祈皇上俯念遼海巖疆

勅部議給糧餉則目前之豐亨有資而災黎不致重罹捨懷矣臣謹會同撫臣吳祿祥合疏密

題伏祈

睿鑒勅部議從施行

平閩紀

卷之三

九

康熙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遵諭自陳等事疏

奏為遵

諭據實自陳不職仰祈

賜罷斥以弭災變事康熙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准兵部咨

為欽奉

上諭事內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諭吏部等衙門自古帝王撫御萬方兢兢業業勤求

治理必期陰陽順序和氣凝庥或遇災異示儆務省愆

思過實修人事挽回

剛紀

卷之三

十

天心茲者本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之變譴告非常反覆思

維深切悚惕蓋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

允符內外臣工不能潔白乃心恪盡職掌或罔上行私

或貪縱無忌或因循推諉或恣肆虐民是非顛倒措置

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

天和召斯災眚若不洗心滌慮痛除積習無以昭感格而致

嘉祥朕茲力勤政務實圖修省日今應行應革事宜著

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各督撫明白條奏直言

無隱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并督撫提鎮俱著據實自

陳毋得浮泛塞責爾部卽遵行仍通行曉諭內外軍民人等咸使聞知特諭欽此相應通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臣臣捧讀之餘不勝惶悚以我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用人行政務協於宜

軫念凶荒

欽恤刑獄而於川兵之處屢

勅撫綏流離招徠歸附固宜陰陽順序和氣凝庥何期忽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有地震之變易象地爲臣道宜靜而動感召必有其

由欽奉

上諭督撫提鎮俱令據實自陳切念臣夙備戎行於康熙

十一年十月間軍政

大典臣時提督山東事務自陳求罷蒙

皇上溫綸留任臣益感激奮勵以表率登沂兩鎮仰扣尅

弊絕營伍肅清積蒙

皇恩調補江南提督半壁東南爲財賦之邦而臨江濱海

誠爲險要竭蹶綢繆時懷綆短汲深之慮任內有海

寇侵犯浙江乍浦地方臣不敢以隔省膜視卽率領官兵飛馳剿殺賊踪遠遁雖沿海嗣是稍安而圖報未盡萬一康熙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奉

旨加臣少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臣驚聞寵命自揣老疾力難勝任具疏控辭未蒙

皇上俞允遵卽兼程入閩統率陸路官兵直抵興化仰仗天威恢復惠安縣攻奪洛陽橋大敗賊衆力解泉圍恢復同安又剿殺塗嶺上西格等處逆首隨親統官兵赴漳會師攻復江東橋以通漳泉孔道奪獲鳳山以進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逼獅子山賊壘戮力行間殫心敵愾

高厚之恩正難報稱旋蒙

皇上加臣爲昭武將軍

寵遇優渥益茲罪歉臣於上年十月間躬率官兵駐營漳城外鳳山嶺咫尺賊營親督砲火攻擊志在滅此朝食奈賊雖敗退猶且倚海踞山引潮水入內地鑿池挖濠堅立城寨必水陸並進兩路夾攻方能搗其巢穴目今祇候船工一竣尅期大舉見在惟嚴守沿海邊境以斷賊糧食雖屢有下坑深滬等處之勝賊勢

漸衰然逆寇尙爾逋誅朕之臣心有媿委任多矣至臣馭軍素嚴攻城克敵之時所轄官兵無一敢占小民子女者又如惠安等邑城垣皆被賊拆毀人民竄匿臣首先出示曉諭招撫復業留兵防守俾民安堵其有首發通賊巡獲越界者卽移送督撫行有司審結不敢隕越於下有負我

皇上之驅策但兵爲陰類久不戢則災異生又徭役繁多足以召致氛祲今連年用兵輓運糗糧豈能不勞力役此亦感召地震之由臣聞坤厚載物謂德能勝任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是以利載也若臣子不能勝任而視顏尸位則地震應之今臣晉階少保之崇班游膺將軍之隆秩顧以智識淺鮮未能立剪鯨鯢是臣之才不勝任也臣年已六十有四雖忠

君愛

國之心孜孜彌篤然何堪以龍鍾之軀謬當征剿之寄是臣之老不勝任也自上年與賊對壘以來賊營鎗砲如雨臣率先不避竊恐將士少有畏縮無論晦明風雨臣必親巡鼓勵隄備加嚴寒暑不敢解帶晝夜

不敢交睫以致肢體尪羸精神衰耗兼之山嵐蒸濕脾氣不調舊時淋閉之症復發是臣之病不勝任也撫躬循省地震告譴由臣不勝任所致仰祈

皇上立賜罷斥遴選賢能俾之攻剿庶逆賊早平災變可弭而農疆不致貽悞矣臣曷任悚惶之至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塘報剿賊等事疏

題爲塘報剿賊大獲全勝事康熙十八年十月一十四日據建寧城守左營遊擊李英塘報前事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崇安一邑地處上游界聯江浙皆叢林疊嶂爲隣寇流突之藪臣會同督撫諸臣嚴飭在汛官兵加謹堵防毋致侵犯在案續據防守崇安遊擊李英呈報江西逆首呂貴蘇亮等率夥三千餘衆驟犯崇汛據險結果侵掠四鄉與海逆遙爲聲援狂逞非常請兵應援搜剿等情值臣統師漳州剗營夙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山與海逆劉國軒等對壘相持不能分身親剿隨會商督撫諸臣啓請康親王檄調京口營并楓嶺營官兵星馳夾擊剿除以安地方去後茲據遊擊李英報稱本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各營官兵并隨征總兵桑明熊周魁等各屯丁暨崇安縣知縣金章鼓勵鄉壯衝破山坳架砲攻開隘口五處打歿逆賊二百餘人我兵齊進直下新嶺四面攻破賊寨木城二十六座殺歿逆賊五百餘人遊擊李英等親斬僞副蔡遊擊千總謝璣郎等五員身搜僞劄陸張活擒逆賊二

十六名復於十月初一日分兵搜山又殺逆賊百餘名共勦殺逆賊八百餘名得獲僞錫關防三顆鈴記一顆并盔甲器械鎗砲旗幟號布等項數目甚多造冊呈報前來此皆仰賴

皇上威靈遠震康親王調度有方俾官兵得以奮勇衝殺破巢掃穴大獲全勝在事弁員勞實難泯相應

題叙以鼓勵用命以昭激勸者也除將在事有功人員并

傷亡官兵陣傷馬匹及得獲器械數目另造清冊報

部察核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詞具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叙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

將備署事等事疏

題爲將備署事日久成效已著題

請實授以重封疆以昭激勸事竊照福寧一州處閩省之北與浙江交界不惟萬山交錯而三面孤懸海中逆艘不時出沒漳州一府則居閩省之南與廣東交界又逼近廈門逆島目前士馬雲屯督造軍火甲械接護餉糈往返絡繹此兩汛誠屬衝險要地其將備非得智勇敏練熟識地利情形者不足以資戰守茲臣查得見在署理福寧鎮標中營遊擊事務劉濟源本官原係隨征福建右路鎮標中營中軍守備隨師屢立戰功於康熙十五年五月內經前任督臣郎廷佐題補該鎮標左營遊擊奉

平園紀

卷之三

五

旨實授至十六年二月內因中營遊擊馮昭京調委泉州城守叅將復經前任督臣郎廷相將本官調署鎮標中營遊擊事務續以閩省全復隨征右鎮奉文改爲福寧鎮本官仍署福寧鎮標遊擊經今已逾三載十七年六月內臣奉

命入閩時海寇猖獗攻圍泉州福寧總兵黃大來同臣帶

兵南下救解泉圍本官留守福寧州城內靖山寇外勦海逆其悉力捍禦以保安疆土成效洵有足錄者又准福寧總兵黃大來咨稱劉濟源自署事以來已逾三載本鎮奉調應援泉漳該將防守州城保固疆圉兢兢無過日久未叨實授未免向隅咨請俯念福寧爲邊海巖地中營爲各營領袖將劉濟源

題補中營遊擊俾盡心職守以收實效等因并出具保結到臣在案再查得見署理漳州城守右營中軍守備事朱銓達該弁原係隨征左鎮標中營千總隨師

平園紀

卷之三

五

援浙復閩著有勞績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內經前任督臣郎廷相委補左鎮標右營中軍守備續因左鎮官兵奉文歸併海澄公標該弁隨征効勞至十七年四月內復經前任督臣郎廷相委署漳州城守右營中軍守備員缺經今將及兩載臣自提師到漳以來見其督造軍火甲械藥彈等項井井有條接護餉糈勤慎無悞且青年壯志正堪驅策并據漳州城守副將郭忠孝詳稱朱銓達弓馬嫻熟出入錢糧並無扣剋料理軍火器械與夫鈐束日兵一切事務勤慎急

公出具保結到臣各在案查此二弁皆署事日久著有成效況於各地方之險易山海之情形俱已周知熟識今若卽以劉濟源實授福寧鎮標中營遊擊以朱銓達實授漳州城守右營中軍守備不特駕輕就熟人地相宜更可以激勵將來委署各弁實心料理營務則裨益封疆良多矣臣爲見在川兵邊海地方需人起見除將二弁履歷揭送兵部察覈外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疏保題伏乞

平園紀

卷之三

三

序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飛報恢復等事疏

題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仰慰

睿懷事竊惟海逆踞險拒命擾我邊陲上厓

宸衷宵旰臣自康熙十七年十月內提師到漳屯營鳳山日與督撫諸臣咨商破賊之策務期殄滅以仰紓皇上南顧之殷稍報

知遇隆恩近因舟師出洋進剿臣計逆賊劉國軒既統陸

賊聚屯於獅子山玉洲灣腰樹觀音山陳洲馬洲等

處堵我鳳山之兵復分撥逆艘堵拒舟師又聯絡烏

平園紀

卷之三

三

嶼橋充龍堡金山白礁海倉松嶼各處之賊以壯聲

援是烏嶼等處賊寇皆爲海逆渠魁亟當先行掃滅

臣隨就近密商平南將軍臣頓督臣姚分兵留

防鳳山營盤臣同督臣親帶馬步精兵於本年二月

十七十八兩日剿殺烏嶼橋等寨堡賊衆幸獲全勝

經臣咨會督臣具

題在案二月二十日臣復同督臣前往同安縣所屬海邊相視形勢惟高浦所與廈門相對實係逆經賊巢刺心之地遂連建七營設兵聚紮以示陳船欲渡之

勢以絕潯腰樹觀音山各處逆賊劉國軒等之歸路
臣同督臣料知逆賊勢難四應可以分路進兵復商
定督臣先回漳州調度兵馬進取臣於高浦所安營
佈置已定遂留臣標左營遊擊朱起龍等帶領各標
營官兵五千名防守相機進取外遂星夜馳回漳州
會剿除攻破玉洲三叉河石碼等處一十九寨情形
已經督臣會疏

題報外臣於二月二十四日五鼓率領臣標參將馬勝
等官兵會同平南將軍臣賴 督臣姚 浙江提督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臣石 各親統滿漢兵馬分作水陸三路進攻海澄
逆首劉國軒復親率水師放砲堵禦偽總兵陳昌等
四鎮城上放施大砲我兵奮勇齊進一面進攻一面
差官直抵城下宣諭

皇上如天之仁准其投誠內偽總兵蘇侃願意投誠而偽
總兵陳昌等不肯歸順城內賊兵遂自相併殺臣等
督兵乘勢攻門蘇侃接引入城共殺偽兵一千一百
餘名淹死不計活擒偽總兵楊吉等一十一員名當
即梟示其偽總兵陳昌等逃遁下海偽總兵蘇侃等

率偽兵共二千一百八十七名投誠得獲大砲五百
六十八位火藥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觔米六百九
十三石穀一千二百五十八石奪獲賊船二十七隻
滿漢大兵於二月二十四日已時進城秋毫無犯百
姓安堵仍現在會議相機進取廈門逆穴以絕根株
所有在事有功大小將弁職名及陣亡官兵馬匹數
目一時難以盡查容臣查明另造清冊送部查叙外
今將恢復海澄縣城日期合先飛報仰慰

睿懷臣謹會同督臣姚 合詞密疏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覽卿奏親率官兵進剿海澄恢復海澄縣城可嘉著議

奏該部知道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飛報克復等事疏

題爲飛報克取廈門逆島事竊照海澄旣復賊衆奔竄
臣撫安殘黎仰一面多張示諭并差能員於各處宣
布

皇仁曉諭各偽官兵許以就撫自新隨材錄用常有偽總
兵吳桂羅士鈐偽副將吳天祿等各率領偽官兵船
隻眷口前來投誠臣厚加賞資撫慰將伊等家眷安
插縣城之內因詢廈門情形各據稱逆賊因在烏嶼
橋海滄等處被我官兵勦殺又見我兵安營高浦所

平閩紀

卷之三

重

絕其歸路賊已喪膽今海澄克復勢益搖動桂等願
効力前驅協同官兵乘時進取等情臣隨飛咨督撫
諸臣調撥官兵分路進攻督臣姚 平南將軍臣賴
漳浦總兵臣趙得壽率領滿漢大小各將弁配坐
船隻從松嶼進兵撫臣吳 與寧海將軍臣喇 副
都統臣吳 同安總兵臣王英興化總兵臣曾永率
領滿漢大小將弁配坐船隻從浯尾進兵臣同福率
總兵臣黃大來漳州總兵臣吳三畏率領鎮標各營
叅遊馬勝等并守備千把以及外委隨征大小各弁

員配坐分撥督臣捐造八槳船三十隻及投誠總兵
吳桂等帶來船隻仍挑選新附熟練精兵卽令偽鎮
將吳桂羅士鈐吳天祿帶領協同官兵從海澄一路
而進三路訂期於二月二十六日一齊追擊逆賊聚
鯨迎敵我兵大砲擊破賊船甚多斬殺淹死逆賊在
海洋之中難以千百計數賊衆大敗遠遯常有防守
廈門偽總兵黃瑞張雄吳國俊等率領偽兵投誠隨
於二月二十七日亥時克取廈門島中人民數萬口
臣等仰體

平閩紀

卷之三

請

皇仁禁戢官兵不許傷害出示安撫訖查探賊船尚有三
百餘隻現泊麥螺等處尙思狂逞應俟水師提臣船
兵到日會商夾勦以絕根株但臣自提師鳳山與督
撫諸臣整竭心力經營滅賊之策時因省會無水師
南下未能飛渡且臣係統轄陸路原無船隻水兵近
因分撥督臣捐造八槳及招諭偽總兵吳桂羅士鈐
等各帶船隻來歸臣多方鼓勵各願領衆殺賊自効
臣不敢以水陸岐視致失事機隨飛咨督撫諸臣調
撥官兵分路夾擊今積年盤踞逆穴一旦蕩平海宇

廓清邊陲安靖此皆仰藉

朝廷威德下賴各將士協和川命而水師提臣之功尤不可泯除任事有功大小將弁及傷亡官兵併得獲船隻器械等項數目容臣查明另造清冊送部察覈外理合先具飛

報上慰

睿懷臣謹具疏密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逆擊敗賊衆恢復厦門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任事有功人員著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本內副都統訛寫都統着飭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葉報招撫等事疏

題爲葉報招撫投誠官兵數目仰祈

睿鑒事竊臣自康熙十七年七月內提師入閩八月內解救泉團旋即帶兵至漳州劄營鳳山一帶與賊對壘賊首劉國軒等調集各處精銳賊兵十餘萬分佈觀音山灣腰樹等處倚山負海挖濠築城以拒我師臣仰仗

天威雖屢戰屢勝斬殺不計奈賊衆繁多誅之不可勝誅臣晝夜焦思非剿撫並用不能一時散其黨羽潰其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腹心遂一面斷其糧道出奇撲剿以張捷伐之威一面散遣間諜多方招徠以廣

皇上好生之德併申飭沿海將領一體招撫計陸續招到偽官共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偽兵共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名眷口共二百四十七名口難民共三千七百五十二名失陷投回官共二十八員投回兵共五百六十名臣俱竭力捐資多方安頓查係偽總兵副參遊則賞給緞疋袍帽凡係偽都守千把弁兵則分別酌量賞給花紅銀牌等項以示鼓勵比因海澄未

復廈門未平臣減賊志切未遑題

報俱經咨明督臣在案內有已經督臣彙

題支給俸餉者有願在營食糧分發各營收伍者有願

原籍歸農行令有司安插得所者此自康熙十七年

七月起至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止臣所招撫偽官

兵民之數也茲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恢復海澄二

十七日克取廈門賊渠敗竄其拚命奔船餘黨或潛

踪洶汊或逃匿深山若不及時招撫恐復爲害地方

臣卽多張曉諭分遣能員許令就撫自新隨招到偽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總兵八員偽副將叅遊等官共三百九十一員都守

千把等官共三百五十六員偽兵部并偽監軍叅議

副使文職等官共三十一員偽兵共一萬三千九百

八十八名眷口共一千零七十二名口各繳有偽印

剗船隻盔甲器械旗幟等項前來投誠臣隨逐一查

明凡係偽總兵及副叅遊偽兵部監軍等官俱給賞

緞疋袍帽若係偽都守千把官兵俱分別賞給花紅

銀牌外復卽連人咨送督臣分別安插在案內有偽

總兵吳佳羅士鈐偽副將吳天祿等感激

國恩願殺賊自效臣遂令協同官兵攻克廈門著有勞

績已經另疏

題報外此臣自本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仰體

皇上招撫偽官兵日之數也似此羣衆從散賊黨羽乃

分內之事非敢希倖請旨從速兩載之內剿撫兼施

備竭心力今幸賴

皇上齊天福祥海宇廓清賊黨向化合將前後招撫過情

形併疏

題報除將偽官兵姓名數目偽印剗關防船隻盔甲器

平閩紀

卷之三

美

械另造清冊送兵部查覈至各偽官傾心歸附作何

分別錄用合聽部議臣謹具密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恭報回泉日期疏

題爲恭報微臣回泉日期仰祈

屏鑒事竊照微臣自康熙十七年六月內奉

命調閩七月內入境卽整兵進剿誓期掃平逆賊以上報

隆恩嗣於八月二十六日救解泉閩後十月初四日帶兵

南下漳州駐營鳳山一帶與賊對壘官兵晝夜擐甲

枕戈迄今十七閱月雖嚴寒酷暑風雨晦明之候俱

不敢刻令懈弛至原帶盔甲器械等項因屢次與賊

血戰露處日久多有損壞不堪茲仰仗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天威海澄克復廈門蕩平所有被陷百姓及投誠僞官兵

目人等臣與督臣姚撫臣吳上體

皇仁加意撫綏移明分別安插其海澄廈門係水師汎地

交水師提督萬檢兵防守外惟是泉州係臣駐劄

之地今逆穴旣平自當亟回彈壓兼各官兵征剿年

餘亦當稍爲休息再加訓練以養銳氣其盔甲器械

弓箭等項應收拾整頓以壯軍威況臣已衰老久在

行間衣不解帶日不交睫心血俱枯淋閉舊症復發

亦擬就泉延醫調治除將沿途各汛應行設防善後

事宜移咨督撫諸臣酌議分布俟議妥之日會疏另

題外臣隨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帶領臣標官

兵回駐泉州再加整棚保固地方所有回泉日期理

合具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三

四

恭謝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臣自漳南班師回泉行至同

安地方接得在京提塘官丁天生稟稱蒙內院發出

御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四套計二十六本齋捧到臣臣

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思

皇上備堯舜禹湯之姿

平閭紀

卷之二

聖

體孔曾思孟之道

孝慈恭儉

文武聖神加之敬

天勤民

宵衣旰食於是逆孽削平寰區底定正當畏威懷德之年

務求內聖外王之學爰

命儒臣於日講四書解義彙校成帙

親加裁定復瀝

宸翰序之篇首使聖賢理道昭昭如日月之經天而又

睿思覃被

寵頒內外文武大臣各一部今皆開卷曉然斯誠

聖主千秋之勝事曠代之

盛典也臣以縻韉之餘仰荷

降恩得邀

殊錫際此凱旋息馬不特微臣跪誦欣覩

聖學之高深卽在軍中將士亦共明尊

君親

上之大義而臣子子孫敬奉爲

平閭紀

卷之三

聖

典謨訓誥咸戴

榮恩於奕世矣謹具疏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閩疆已荷等事疏

題爲閩疆已荷

天威底定謹

請撤回援剿官兵以資錢糧事切臣自康熙十七年六月

內奉

命入閩時值海逆猖獗臣恐閩省官兵不足以資征戰隨

於欽奉

上諭事一案內請就松江提標六營內挑選精銳馬步戰

守兵丁一千七百名合臣原帶材健共足二千名戰

平閩紀

卷之二

聖

馬四百匹及盛甲砲械并遴選將弁等員分領隨臣

入閩照例支給行坐糧餉與安家月米并

請照昔年臣標調援浙江之例事平之日即令各兵仍歸

松江原伍等因荷蒙

俞旨部文行臣欽遵在案各兵自到閩省即隨臣解救解泉

圍旋復南援漳州削營鳳山與海賊咫尺對壘朝夕

砲火相持大小數十血戰各官兵皆首先用命破敵

極爲勞苦茲仰賴

皇上天威海澄克復廈門等島俱已蕩平臣於本年三月

二十四日班師後念各兵久戰積勞擬仰疏

請遣歸松江原營緣臣身任封疆之重雖島嶼甫清而鄭

經劉國軒等先敗逃薶羅繼竄銅山南澳希圖勾連

廣東巨盜乘隙再逞兼以江西交界之邵武建寧延

平各府山寇江機楊一豹等尚未投誠臣有通省應

援之責一聞有警卽當帶兵星馳撲剿故不得不將

原帶松江援剿官兵暫留以保萬全今銅山已經克

取鄭經劉國軒俱遠竄臺灣其朱天貴等與山寇江

機楊一豹等俱經臣同督撫諸臣會遣升員宣布

平閩紀

卷之三

聖

皇仁招徠次第就撫是全閩山海地方已定雖臺灣餘孽

未盡殄滅然有水陸經制官兵現在奉

旨公同巡閱酌議派防自足分佈扼守其援剿官兵除臣

原帶材健三百名先已補入福建提標經制缺額外

今左右兩營額兵一千七百名應照事平之例題

請發歸原伍以慰久戍兵心以仰承轡節者也除將遣發

各官兵回松綠山臣已經面商兵部侍郎臣溫 等

會疏另

題外再查本年二月內臣准兵部咨開爲請撤回勦官

兵以期節省錢糧以免士卒遠戍事內開効勞官兵俱額外存留准食俸餉官員俟本省有應補之缺出卽行推補其兵丁查汰老弱及缺額陸續頂補千把等俟有缺出卽行推補嗣後撤回効勞官兵如有似此裁缺者俱照此例奉

旨欽遵在案今援勦左營遊擊張念祖守清楊可能右營遊擊楊懋綏守備李魁千總鄧應魁張奉李永科李亨等四員把總蘇明彥張六陳亮江光斗楊保王豹曾子孟等七員皆遠涉數千里瘴濕地方與海賊西

平閩紀

卷之三

聖

年血戰鋒鏑餘生勞苦已極自荷

皇仁破格軫念其發回額外仍准食俸俟本省缺出推用之處合聽部議內遊擊張念祖一員現委署福建建寧府城守副將事務經臣會疏保

題實授尚在候

旨合併聲明至於各兵自泉州松計程二千八百餘里俱原帶有盔甲砲械什物等項長途不能肩負并乞

皇上俯恤官兵在閩血戰勤勞

勅部照例行文福建浙江江南督撫陸路撥給人夫水路

撥給船隻并將各兵原給鹽菜行糧沿途照舊支給俟到松之日作支俾各兵途中不至匱乏則三軍益深感激爭思報効於將來矣臣謹會同督臣姚撫臣吳合疏密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三

吳

地方已定等事疏

題爲地方已定久戍堪憐謹

前發回原調兵丁以恤勞卒事竊臣於康熙十七年六月內奉

命入閩至七月二十二日到福建省城隨查福建提標額兵因在海澄失陷缺額過半臣欲召募補伍以資征勦恐新兵士著脆弱又未經訓練臨敵難用隨以剿寇務選勁兵等事疏

請就於山東河南調撥精兵入閩殺賊立功所食錢糧卽

平閩紀

卷之三

聖

將臣標缺額之糧餉兌給支領俟地方大定如調發兵丁內有願留者聽其填入經制其餘悉發回原營將臣標另行補額等因隨經部議調撥總河標下兵馬壹千山東撫標兵馬壹千河南烏鎗兵丁壹千委撥賢能官員鼓勵前去福建覆奉

俞旨行臣欽遵在案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等日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七等日各兵先後到臣營盤分撥臣標伍營收補缺額卽派守邊牆晨夕與賊砲矢相持屢經血戰用命勞苦今仰賴

皇上洪福海澄已復厦金各島俱平卽上游延建邵各處

山寇亦已次第就撫前項兵丁拋離父母妻孥從山東河南跋涉數千里遠戍海疆辛勞可念相應准照事平之例發回各省原營收伍以遂休息至於各兵歸到原營之日應否准照請撤援剿官兵以期節省錢糧以免士卒遠戍事一案之例額外存留食餉俟該省查汰老弱及缺額陸續頂補之處合聽部議惟是各兵自閩發回山東河南程途遙遠其原帶盛甲砲械等項什物不能身自肩負伏祈

平閩紀

卷之三

吳

皇上慈恩俯念軫恤

勅部照例行文經過閩浙江南各省陸路撥給人大水路撥給船隻俾各兵長途得稍免勞苦則三軍益深感激思効矣除將發遣各兵各歸原營緣由臣已經面商兵部侍郎臣溫 會疏另

題外再查各兵入閩之時俱經東豫督撫選撥將備千把等官分領管押茲遣發各歸原省若無將弁統率恐長途生事滋擾在臣標各營既將各兵發回所遺額缺應候兵部侍郎臣溫 併督撫諸臣會議卽於

閩省現在議裁官兵之內挑選精強補伍但海疆雖定而臺灣餘孽尚未盡殄若新收零星之衆不爲及時操演萬一地方有事不足以資臂指之用是臣標將弁必須留營訓練新兵以備征剿委難着令押護東豫之衆茲臣議於閩省各營選撥能幹遊擊三員建寧城守中營遊擊馬登瀛福州城守左營遊擊韓又琦汀州城守左營遊擊董子英并於各營挑選能幹守備千把各弁候

命下之日着令帶領各兵回山東河南原營惟是各兵長

平園紀

卷之三

兕

途缺乏盤費臣一面咨會督撫俟起行之日給與兩個月糧餉以免各兵枵腹理合一并

題明臣謹會同督臣姚 撫臣吳 合疏密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聖主恩遇有加等事疏

奏爲

聖主恩遇有加微臣老病實甚謹激切陳情仰祈天恩俯允以無誤嚴疆事切臣一介戎行荷蒙

世祖章皇帝我

皇上知遇隆恩歷任山西江西廣東福建山東江南等處計三十餘年督兵所至剿寇安民倖無隕越比時年力強壯身無疾病東西南北惟

君所命嗣調任松江臣年已逾六十血氣衰弱脾家泄瀉

平園紀

卷之三

平

幼年所患淋閉之症復發時時頭目昏暈每欲乞休醫治伏念時方多事

皇上正在宵衣旰食臣何敢言老言病數年拮据幸江南

半壁財賦重地得保安全至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六

日復蒙

特恩加臣少保調補福建全省提督臣實自揣老疾不堪

具疏控辭荷蒙

溫旨慰勉跪誦之下感激涕零遂扶病冒暑兼程赴閩自

恢復惠安縣奪獲洛陽橋救解泉圍卽赴漳州會師

攻復江東橋屯營鳳山嶺以逼賊壘又蒙

皇上加授昭武將軍臣益自感奮誓不與賊俱生前後大小數十餘戰皆親冒砲火槍箭於鋒鏑之下身幸無恙惟是逆賊以臣自効從戎久在各省立功獨挑選精銳扼踞險要與臣師相拒經臣屢挫其鋒又於海倉烏嶼高浦等處斷賊聲援遂得分頭進兵連破一十九寨攻復海澄克取金門廈門逆穴此皆

皇上洪福微臣職分當然臣兩載行間備受山嵐瘴氣兼之晝夜食不甘味臥不安寢心血嘔盡精力日益

平閩紀

卷之三

聖

衰憊淋閉之症日甚一日加以陰陽不分脾泄痰多手足麻木兩目昏花此將軍都統督撫滿漢文武所共知者自班師回泉以來遍訪名醫診脈咸謂勞傷過甚氣血兩虛非靜息調治不能痊可臣思提督全省任大責重兵馬日應操練軍務日應料理無容片刻休息況剿除寇氛猶易保境安民為難今海寇雖經敗遁而鄭經劉國軒等奔竄臺灣必須年力強壯之才方能為閩省圖保萬全若臣實老實病倘因循時日貽誤地方上負

聖恩臣罪滋大正在繕疏具辭間蒙

皇上差兵部侍郎溫代到閩會同詳閱地方形勢安設官兵展復海界各事宜臣遂未敢拜疏復扶病同侍郎溫代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暨督撫於沿海一帶地方遍歷山島親涉波濤衰病之軀冒暑驅馳疾勢益增更屬難支此又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與侍郎溫代尚書介山侍郎吳努春暨督撫各鎮所目擊者即欲控辭復念水陸設防諸事見在會議合疏具題又臣所帶江南官兵及調來山東河南勁兵疏

平閩紀

卷之三

聖

請撤回日候部文到日遣發何敢遽爾稱病今巡界設兵諸事已竣山東河南江南各官兵已准到部文業即捐俸犒養起行而臣病已深時臥床簀間精神賸耗萬難勉強支持矣臣受

恩兩朝叨榮四世秩進將軍若少可力疾供職何忍輕言辭任矧臣二年剿賊當鋒鏑危險之中尚思捐軀盡瘁豈今事平之日反亟乞休則臣非規避可知又臣自松江聞

命曾經控辭迨上年十月內自陳一疏本年三月內班師

一疏俱備陳老病歷歷可查則臣非今日冒瀆可知
且臣之病體疴麻凡閩省八旗將軍都統督撫諸臣
其悉更

上差侍郎溫代等日觀最真則臣非托辭圖逸可知臣於
入閩之初正值逆氛猖熾山海交訌經臣兩年心血
剿撫兼施幸今逆島已平地方底定是臣已將閩省
封疆百姓竭力經營少可上副

聖恩任使臣聞犬馬有勞尚加帷蓋之恩臣以三十餘年
効力疆場望

平閩紀

卷之三

垂

恩尤切伏乞

皇上鑒臣篤疾憐臣真悃

特允辭職俾得就醫調治另

簡賢能膺茲重寄倘醫治少痊不卽遽填溝壑異日尚可
爲

朝廷報効則有生之年皆再造之日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遵例傳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奉

旨卿簡任提督効力嚴疆平定地方久歷戎行功績茂著
年老有疾朕已悉知以福建濕熱與卿病體不宜特旨
調補江南提督着速赴新任加意調攝安輯兵民不必
以疾求罷該部知道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三

垂

恩綸俯恤等事疏

奏爲

恩綸俯恤愈隆臣心感激無地謹力疾祇遵恭謝

天恩事臣於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准到兵部咨爲

請

旨事內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部

題前事內開江南提督王永譽已陞廣東將軍所遺

員缺相應推補該臣等議得查定例內提督缺出將

八旗副都統及現任總兵官輪推開列十員職名具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題今江南提督員缺將候缺提督馬寧開列具題外

此員之後或將八旗副都統或將現任總兵官開列

具題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等因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一日題本月初四日奉

旨楊 蒞任福建提督剿禦海賊安輯地方著有勞績前

任江南兵民相安今閩省已經平定着以原銜晉江南

提督事寫勅與他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

就行合咨欽遵查照等因到臣准此臣以衰老病軀

驚聞

寵命卽擬繕疏控辭緣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具有

聖主恩遇有加微臣老病日甚等事疏懇乞休私計犬馬

衰憊情形必邀

睿鑒俞允正在引領候

旨故未敢再爲竇陳茲於十一月三十日接閱邸報內開

臣具奏

聖主恩遇有加等事奉

旨卿簡任提督効力殲疆平定地方久歷戎行勞績茂著

年老有病朕已悉知以福建濕熱與卿病體不宜特旨

平閩紀

卷之三

三

調補江南提督着速赴新任加意調攝安輯兵民不必

以病水罷該部知道臣跪讀之餘踴躍無似念臣荷

兩朝知遇自分捐糜踵頂不足上酬

高厚於萬一祇以力難勝任少幸閩疆平定用敢冒昧瀝

情乃重蒙

眷注憐臣老病

天言慰勉更以閩地濕熱與臣病體不宜調補江南

命臣加意調攝臣雖實老寔病視茲曠世

隆恩義則

君臣親逾父子臣獨何心安敢再言老病仰奉

殊寵謹勉力疾祇遵望

聞叩頭謝

恩從此一息尚存圖報

聖恩一息不敢少懈惟有鞠躬盡瘁爲

皇上保固地方安輯兵民以副

異眷之優渥也應俟部文到日方敢欽遵恭

謝因奉有速赴新任之

成命感

平岡紀

卷之三

毛

恩心切不敢稽遲謹疏奏

謝候新任提臣到日交代即赴江南任所另疏題

報再臣既奉

特旨以原銜管江南提督事所有昭武將軍印相應恭捧

至江南衙門開用理合一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平岡紀卷之四目錄

箋啓

飛調官兵啓

飛調官兵覆啓

延平兵不便發回啓

用荷蘭議啓

遣發興鎮兵啓

統兵援漳啓

往漳會剿啓

平岡紀

卷之四目錄

一

緩征東石啓

覆同安兵單啓

啓康親王

密陳平海啓

彙報偽鎮投誠啓

微臣報國心切啓

塘報殺賊啓

塘報剿賊啓

報安營啓

恢復海澄縣啓

恢復廈門啓

葉報招撫投誠啓

清查兵數啓

平園紀

卷之四目錄

二

平園紀卷之四

懋紹漁山

三韓楊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令掌

箋啓

飛調官兵啓

爲亟請飛調官兵事竊照逆賊猖獗攻陷海澄現今侵犯泉州本職叨受

朝廷重寄恨不星馳撲剿滅此朝食奈所帶官兵爲數無平園紀

卷之四

一

幾而逆賊擁聚數萬勢甚熾張非調集官兵多帶砲火不足以大挫賊鋒本職管見除延建汀邵四府現有山寇江揚子等響應竊發流突不常恐上游震動不便輕調外如福清長樂等營俱可移緩就急以濟目前援剿今查福清營官兵一千名除前經抽調三百名今現在七百名內應抽調二百名長樂營官兵一千名除前經抽調二百名貼防福清今現在八百名內應抽調三百名羅源營官兵一千名除總督調征三百名今現在七百名內應抽調二百名連江營

官兵一千名未經抽調內應調撥四百名福州城守
三營兵共二千七百名經前抽調四百名尙存兵二
千三百名內應抽調三百名福寧鎮標三營官兵共
三千名并桐山營官兵一千名未經抽調應調二千
名以上共應抽調官兵三千四百名伏乞

王爺俯念泉州垂危援剿刻不容緩如允本職抽調卽
當遵照飛檄各營照數抽撥多帶火器併飛咨福寧
總兵官親自帶兵尅日到省以便本職統領前往與
化相機策應候大兵到日大舉滅賊事關抽調官兵

平閩紀

卷之四

二

本職不敢擅專仰懇

王爺鑒速賜行職遵奉施行啓

康親王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飛調官兵覆啓

爲啓覆事本月二十六日敬奉

王爺令諭內開查福清等營官兵俱經總督先已抽調
赴漳今各營城守所存無幾諒無可再調之兵其福
寧總兵官黃大來前經總督屢啓調發本親王以省
城爲重不便遣發今該提所啓各營官兵尙未清查
卽如長樂一營先調二百貼防福清後奉本親王又
調五百前赴興化該提俱在未知今所啓各營官兵
應否可調該提逐一再行據實查明啓覆可也等因

平閩紀

卷之四

三

到職敬此案照職先以所帶兵馬單薄前途賊勢猖
獷恐有眾寡不敵之虞具啓

王爺請調福州城守并長福連羅以及福寧鎮標銅山

營各處官兵三千四百名帶領前進今敬奉

令諭以職所啓各營官兵尙未清查再行據實查明啓
覆等因但職初到閩省凡衙門卷案數目及經承人
役俱係前任提督段 帶往海澄今現在書役數名
亦只就經制兵數約畧開筭其各營之現在細數實
所未知除長樂營官兵今遵奉不調外如福清營應

調之二百名連江營應調之四百名因該營現在兵數未據冊報無憑查算然大約缺額不多俱應照原啓之數抽調羅源一營近據該營守備余福冊報現在兵丁九百九十名除調往漳州三百二十三名現兵六百六十七名亦應照原啓抽調二百名至於福寧鎮標及桐山營近據各該將領劉濟源等冊報現在兵丁三千八百四十名亦應照原啓調兵二千名併令該總兵統領來省其福州城守三營雖未據該副將冊報實數近處

平閩紀

卷之四

四

王爺赫濯之下諒可無恐亦應照原啓抽調二百名以上福清連江羅源福寧并福州城守各營共應調兵三千一百名職豈不知閩省沿邊各營在在需人扼守惟是今日泉州被困勢在萬分危急賊衆數多人心搖惑而職所帶兵馬爲數有限若於各營移緩就急候大兵到日一齊奮勇直前大挫賊鋒則泉州之圍旦夕可解倘不亟調各屬之兵則無兵可調猶豫耽延賊衆之烏合愈多官兵之志慮益懈稍有不虞則全閩之大事去矣海疆安危在此一舉今敬奉前

因職不得不懇切啓覆伏乞

王爺睿裁賜示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延平兵不便發回啓

爲啓覆事本月初三日奉

王爺發下延平城守副將康泰啓本二道并奉

令諭交發提督敬此該本職遵查啓內所報尤溪大田

二縣毗連德化間逆賊聚眾在赤水欲來侵犯城汛

兵單乞將守備宋希聖所帶兵丁三百名發回以備

防禦等情竊照守備宋希聖等官兵先經本職啓明

王爺發回一百名隨令把總龐友帶領協防大田尤溪

去後再查延平二營兵數據副將冊報實在兵丁一

平閩紀

卷之四

六

千九百六十二名內除調往漳州六百八十二名留

省二百名現在該府縣汛尚有實兵一千零八十八名

際此多事之時該副將身在地方自當酌量險易移

緩就急通融扼守以保萬全何得執定發回宋希聖

所帶兵丁二百名方足分堵要口且目下泉州被圍

勢甚危急本職以兵力单薄懇切具啓荷蒙

王爺俯鑒准調各營官兵并力南下現在檄催齊集何

等緊急查各營俱係邊海要地處處需兵惟以酌量

緩急勢不得不嚴檄調撥若各營俱如副將康泰之

屢次混淆則通省無一兵可調將泉州之圍可坐視

不救耶伏乞

王爺大奮睿斷飭行副將康泰於實在兵丁一千八十

名之內酌量調遣策應扼防務保萬全如藉口兵單

致有疎虞請祈

王爺威靈治罪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四日

平閩紀

卷之四

七

用荷蘭議啓

爲稟明下情懇乞 題請事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敬
奉

王爺令諭內開准兵部清字咨開該議政王會覆福建
巡撫吳 具題前事查得巡撫吳 奏稱荷蘭國馬
珍西氏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即貿易如有順風卽令
發回等語相應將現到船隻令其貿易如伊要回卽
令發回票內又稱必得覓一空閑之地蓋房居住除
奉禁貨物之外其餘聽憑貿易并請給

平園紀

卷之四

八

勅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

勅書內註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等身在地方或於目前

用荷蘭國之兵夾剿海賊或於何年定期用荷蘭國

之兵夾剿金門廈門等處問明馬珍西氏定議具

題到日給

勅并空地蓋房及嗣後作何貿易之處再議具

題可也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七日 題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擬合就行到本親王准此合

行諭知該提卽將水師營否招齊船隻會否備足令

荷蘭國官兵應於何時調用在於何處夾剿速將此
等事宜確議啓覆本親王以憑再加會議

題覆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竊照本職自江南
帶兵到省時因泉城被圍日久急於應援隨即整旅
南下力解泉圍拮据行間兩月於茲其於水師之會
否招齊船隻會否足用尙未及周知至於荷蘭國官
兵應作何調用令其何處夾剿本職到閩日淺尤未
深察其腹心情形未敢輕率啓覆况招集修理水師
船隻及調用荷蘭國官兵俱係撫院

平園紀

卷之四

九

題請今奉前因除現在就近移咨撫院商議容議妥移

覆到日另文啓覆外合先具啓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遣發興鎮兵啓

爲諭知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敬奉

王爺令諭內開據興化鎮總兵官劉德懋啓報湄州有賊船二百隻內有大桅船八隻水陸賊兵俱到湄州滿山上俱是帳房約有一二萬衆議定水陸齊進黃石涵頭業經三啓殿下遣發官兵來興防守未蒙遣發職何敢再四煩請但事在危急之秋不得不涕泣相告伏乞俯念興化一郡爲下游咽喉城內兵單至極迅賜諭行提督楊將職標留泉官兵遣發開興

平園紀

卷之四

等語照得該提爲福建全省重寄何處當多兵固守何處當酌量調撥應從長計議務保萬全其在泉官兵亦不爲少今屢據劉德懋報情由合行諭知該提或以興郡緊要應將興鎮留泉標兵速行遣開或以興郡爲不足慮亦聽該提酌量而行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案照先准興化總兵劉德懋咨報海寇聯踪湄州上山剽營欲犯府城等因業經本職會商巡撫於九月二十一日一面遣發興化鎮標右營遊擊陳永茂并撫標隨征總兵張縉其帶官兵一

千名前往興化應援一面各差官星夜馳往興化探聽逆賊情形續據差員回稱查得興化沿邊並無游賊上山剽營亦無大船賊艘并據防守涵江撫標隨征總兵陳欽塘報海逆等情查本職隨經移明總兵劉德懋嗣後務將賊情偵探確實咨報勿得輕聽浮言在案今奉

王爺令諭前因本職自當敬遵酌量遣發但洛陽橋惠安縣二處乃邊海要緊汛地兼惠安向無城垣若防守兵單何以彈壓容俟再查海賊動靜作何向往有

平園紀

卷之四

七

無禾突之息另爲調遣可也合先啓覆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統兵援漳啓

爲咨會事本月初五日卯時准寧海將軍喇 咨開

照得本月初四日有

王爺發來鈞諭諭副都統查音布卽將四路兵馬挑選帶往漳州進剿提督石 總兵黃 官兵仍同前往其提督楊 乃係福建全省重臣泉州係是緊要之地去與不去聽該提督自行酌量等因則是福寧鎮黃總兵乃係奉令往漳進剿之員今現同貴提督在東石剿賊或俟東石賊平前往漳州或彼處兵力已

平閩紀 卷之四

三

足卽令馳赴漳州統候貴提督酌量遣發可也等因到職准此竊照東石地方久被賊踞前同巡撫吳興祚會商發兵進剿先遣邵武副將郭奇等帶兵先往攻剿去後嗣巡撫於初三日起行水職於初四日領兵前進聞據副將郭奇等報稱巡撫已將撫標遊擊呂八音福清遊擊朱翰原帶官兵一千名掣回帶往漳州去訖今本職看得東石一寨逼近海邊雖應剿滅第三面皆海數年以來築城挑濠恃險拒敵一時難以攻克且不過彈丸之地今總督姚啓聖咨稱逆

賊大夥俱在漳州屢催滿漢大兵會剿茲副都統查

音布已奉

王爺令諭同浙提石調聲總兵黃大來齊往漳州茲泉州雖係緊要重地但現有寧海將軍喇哈達同副都統楊鳳翔統領滿漢官兵駐守至漳賊未平本職亟應前赴剿除現將隨帶官兵同副都統查音布等馳往漳州會剿其東石一寨俟剿滅漳賊之後再行攻取亦未爲遲理合啓明伏乞 睿鑒施行

平閩紀 卷之四

三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往漳會剿啓

爲啓報往漳會剿海寇事竊照東石一寨乃海賊運糧要地先經寧海將軍同查都統吳巡撫與本職商議應先行攻取然後南征隨於九月二十八日遣發撫標遊擊呂八音及職標遊擊王景張念祖并各協營官兵共三千員名委令邵武副將郭奇總統前往攻打東石續據副將郭奇等稟稱此寨三面臨海只西北一面通岸路官兵到彼下營賊卽用砲打出我兵亦發砲打進兩下相持奈路窄難以進攻具稟

平閩紀

卷之四

古

示間續因總督移咨請兵吳撫院於十月初三日隨將攻取東石撫標遊擊呂八音福清營遊擊朱翰并所帶兵丁調掣隨帶往漳面會總督去後初四日本職選帶官兵并運大砲蘆園往攻東石因詢據各將弁皆云東石雖一彈丸小寨奈逼近海邊所開河溝與海潮相接只一面通陸路官兵攻打無可用力之處且又准總督催請往漳等因本職隨於初五日將大砲蘆園發回泉州於初六日帶領官兵先往漳州會剿劉國軒等賊已將綠山啓明

土爺在案初六日本職在沙溪下營又准總督咨爲十

請泉州官兵會剿海賊事移催本職速赴漳州會剿并據副將郭奇遊擊王昶各稟稱奉總督行調該將等立刻往漳如再遲延定行先拿後奏等語各將領恐爲總督參拿懇請各准帶兵南下本職因此二枝兵馬原係總督發隨寧海將軍應援泉州之兵未便固留准其去訖本日又准寧海將軍咨留本職回守泉州咨內備敘奉有

平閩紀

卷之四

圭

王爺令諭泉州係緊要之地提督有全省之責應否往漳聽本職自行酌量等因但本職細思泉州雖係緊要重地現有寧海將軍并楊副都統彈壓且有綠旗各營官兵三千員名本職尚恐不敷防守又撥福州城守千把總王烈楊宗錢有功等官兵二百八十名回泉添防自可無意外之虞今漳州現有賊首劉國軒等大寇在彼窺伺且總督十次移咨請切請援而本職忝有全省責任似當赴漳會商進剿俟事平回泉再剿東石小寇亦未爲遲除現在率兵南下并咨覆寧海將軍外理合啓明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平閩紀

卷之四

太

緩征東石啓

爲諭知事本月十一日奉

王爺令諭內開據寧海將軍啓請再諭撫提速回東石剿殺逆賊等語照得該提身任全省重寄何處緩急自應籌畫調度今東石地方現有逆賊且離泉不遠若泉州或有可虞之處該提卽當酌量發兵將東石逆賊速行剿平以清泉州肘腋之患或以東石爲不足慮官兵卽可赴漳亦俟剿滅漳州逆賊之後該提當作速回泉保固地方總之該提身在地方自知緩

平閩紀

卷之四

七

急情形茲據該將軍啓報前因合行諭知該提酌量而行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案照攻取東石情形業經本職啓明

王爺在案續因總督疊咨請兵本職又不得不帶兵南下今已於十一日到長泰縣過河十餘里下營十二日可到漳州俟到漳面會總督巡撫商議應作何進剿另啓馳報倘仰邀

王爺威靈得早奏膚功自當星速回泉再剿除東石之寇也今奉前因合先啓覆伏乞

王爺府鑒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平園紀

卷之四

太

覆同安兵單啓

爲特諭事本年十月二十日敬奉

王爺令諭內開據寧海將軍喇哈達啓報海寇復犯同安已被侵佔杭協副將馬化龍等俱退回泉州府等語照得泉州屬縣原係緊要而同安一邑尤須多設官兵加謹防禦是以本親王前諭有提督統轄通省應否赴漳該提當自爲酌量而行今該提並未前後籌畫竟自赴漳以致同安失陷該提爲通省重寄自當籌畫周詳不得似此疎忽今於文到之日作速遣

平園紀

卷之四

尤

發官兵恢剿同安平復之日仍須多撥官兵嚴加固守毋得如前輕視可也爲此特諭等因到職敬此案照十月初四日據副將馬昭京報稱海賊吳淑率領賊衆數千於十三日從石灣地方登岸搶擄離縣十餘里該副將會同杭協副將馬化龍率領官兵前去堵禦我兵奮勇冲擊殺死賊衆一百餘名被傷賊衆二百餘名奈賊夥數多我兵單薄衆寡不敵隨冲圍殺出因同安縣城先經被賊推平至今尚未修築無城可守隨將兵馬抽回梵天山副將馬化龍將兵馬

復帶回泉州逆賊亦即退回上船而去但同安要地
請添兵設防等情隨經本職面商督撫挑選馬步精
兵四千五百名於十五日馳往同安添防隄備海賊
聞風立即開船遠遁仍回海澄去訖該本職復細查
逆賊吳淑帶衆在石海海邊搶糧離城十餘里實未
到縣止城垣未築人民俱未歸家官兵無城可守因
衆寡不敵退剋梵天山原非失陷城池今奉
王爺令諭前因理合據實啓覆伏乞
睿鑒施行

平閩紀

卷之四

辛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啓康親王

恭摺有遲速等事本年十一月十七日准 兵部密
劄該議政王等會覆福建提督楊 題前事等因康
熙十七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該臣等會議得福建提督
楊 疏稱臣率領江南帶來原兵并福建提標官兵
七百餘名長驅赴漳到同安縣地方忽接督臣疏稿
以爲屢調不至坐失事機等因具題當海寇圍困泉
城聲勢洶洶之際急于奔援者機有不可遲也及泉
聞既解臣未克速往者實因餘氛未靖倘不圖善後
則漳泉兩郡勢皆不可爲臣今現在漳州與督臣面
商進勦機宜務期文武和衷掃蕩群寇以紓
皇上南顧之憂斷不敢稍存圭角等因查近經臣等會議
總督提督俱係封疆大臣嗣後總督提督等若有調
度綠旗官兵之處一面即聽伊等酌量調遣而行一
面具啓知會

大將軍王等至總督提督等俱係

朝廷倚任封疆大臣必于地方事宜籌畫有益和衷共濟

平閩紀

卷之四

壬

等因具

題行文在案今提督楊 疏稱臣今見在漳州與督臣

面商進剿機宜務期文武和衷掃蕩群寇以紓

皇上南顧之憂斷不敢稍臣圭角等語適符大典相應

勅下提督楊 總督姚 和衷其濟同心一意速行剿滅

海寇以靖地方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二

日題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為此合劄該提督欽遵施行等因到職承准

此除欽遵外理合具啓伏乞

李閣紀

卷之四

重

王爺睿鑒施行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密陳平海啓

爲密陳平海機宜等事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准

兵部密咨內開該議政大臣等會覆 和碩康親王

劄授副將原福建安溪縣武學生員李日成 奏爲

密陳平海機宜仰祈 睿鑒採擇事臣草茅微賤生

長閩陬緣閩海扇亂臣親姪光地密與臣謀遣人條

奏機宜幸際光復蒙 恩優授侍讀學士去年海逆

攻閩泉州光地復同臣團練鄉兵守禦地方迎接大

師以解泉閩復蒙 恩優授學士并議敘及臣光地

平閣紀

卷之四

重

以臣謹當然不敢冒受又以身在制中不敢親詣

闕廷控辭俾臣齋疏代奏隨蒙傳臣到內閣問海上情形

臣已畧陳一二但閩音塞滯區區之愚未能盡達伏

念臣全家感激

皇上厚恩義不與賊俱生謹臚列滅海數款惟

皇上鑒臣愚忠俯賜採擇一日嚴海禁逆賊竊踞海島凡

糧食衣甲器械船料等項俱一一取給於內地海界

未遷時沿海居民愚弱者供其搜掠奸巧者潛與交

通故賊得肆行其志自去歲奉

命邊界士民以手加額謂游兒可立致釜中乃尙蔓延至今者緣守禦官兵稀少海寇深入不足以制其鋒致彼掠黠糧物如故臣愚以爲宜添設綠旗官兵照依原遷沿海舊堡多人守防一堡寇至則附近諸堡相爲救援有不川命者置之法至於內地奸民有陰爲接濟者一經拿獲立置重典務使一絲一粒絕不相通不過數月彼衆將自潰矣然利之所在走來如鶩無論奸民交通卽防守將弁保無有貪利行私而陰與爲市者是宜專責督提諸臣嚴加清察勿徇情面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使人人知通海有不赦之條則犯者自寡此不勞而滅賊之第一策也壬寅癸卯年間行之已效惟在着實禁防不則空有遷界之名無益也一日杜招撫海禁既嚴賊糧既絕駁駁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爾時必有倡爲招撫之說以怠我師者卽我師久頓海濱或亦利於撫以爲可庶幾成事也不知海賊萬不可撫議撫亦萬不能成且一次議撫卽一次墮其奸計如順治甲午年間會議撫鄭成功矣乃議撫不成而彼乘我弛僭突犯泉漳外縣俱被攻陷去年又議撫

鄭經矣亦議撫不成而彼乘隙攻陷海澄圍困泉州幾於不守此議撫之明鑒也況內地奸民反側無常一聞議撫以爲海賊將復得志也則群趨而附之是議撫爲海賊樹幟也且海賊卽受撫肯遂散其黨夥乎我師遂可撤卽乎徒長賊人之志熾奸民之心墮國家之體甚無利也臣愚以爲宜一意進剿絕議招撫則人無附賊之心而滅除之易易矣一日選水師水師之帥宜得其人也海逆經今三十餘年未能撲滅者緣彼恃海爲險我無慣練水軍以搗其巢穴故彼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得以內無顧忌而外肆鴟張乘我師之在漳也則揚帆而至泉而泉城被圍矣迨我師之援泉也又揚帆而至漳地而漳地被擾矣彼以逸待勞我疲於奔命可謂計之得乎況我既嚴海禁以絕彼糧食彼勢不能坐而待斃必將大舉登岸以與我師相抗衡勝負之機未知所定惟有習海之將統率舟師一軍直取廈門以攻其腹心一軍趨據澎湖以斷其歸路則彼首尾不能相顧未有不立見授首者故爲今日之計莫急于舟師而舟師之任莫要於得人凡今滿漢諸

大帥俱係方畧宿望臣豈敢謂非其人然而水陸異宜以北人而出沒於波濤洶湧之間未見其爲全利也必得平日熟於泉漳水道兼威望素著又深悉海賊伎倆者以爲帥始足寒賊膽而操必勝是在

皇上細加詢訪苟得其人則逆賊之根株可以斬絕而閩海從此永定矣一曰商緩急選舟師以滅海誠今日之要著矣然而攻取之法尤有緩急之宜如臣所謂直取廈門以擊其腹心趨據澎湖以斷其歸路此所宜急者也悉力以攻海澄此所宜緩者也蓋海澄三

平園紀

卷之四

三

而臨海一面通陸去歲爲賊所陷賊復掘斷陸道通引海潮則此一而之陸復成巨浸且城小而望無人民之聚粟米之蓄賊之糧運直從海道相通是彼得之易爲守我失之難爲攻也若欲急於恢復頓兵相拒曠日持久兵疲糧費而無損於賊之毫末計之至拙者也臣愚以爲莫若以攻海澄之力徑取廈門澎湖則逆孽必遁而海澄在吾掌中矣說者謂海澄乃廈門要地欲取廈門必由海澄此不知海者之論也我之舟師自同安以抵漳州處處俱可入海惟患提

調水師之無人耳苟提調得人何必區區爭一海澄以爲入海之路兵法舍勢而就逸故緩急不可不議也一日急撫緩聞之民爲邦本本之不同斯爲元氣之憂欲以息亂而亂不可息閩民自甲寅之變遭海寇荼毒者三年矣開復以來荷

皇上蠲免租稅父老感泣喜見天日然時當川兵之際餉役輸將亦勢所不能無惟在去其太甚則民受其賜如兵行則用民夫此用夫之不得已者也然保無有過爲虐索之弊乎有兵則有糧此買糧之不得已者

平園紀

卷之四

三

也然保無有侵沒之弊乎

皇上明見萬里自能深知此中情弊無庸臣言惟願嚴加申飭買糧必使民沾實惠用夫毋得過濫夫額將弁不由有司不得擅索夫役擅派草料旗丁不得藉口剝草等項虐索民夫有司不得有無名之徵奉一派十如此休養生息則民感再生之恩必不肯挺而走險而作賊者寡矣如是而尙有嘯聚山林與海逆遙爲聲援者此亂賊之尤法當剿殺奸民除而良民益安止亂之道莫善於此以上五款俱係滅賊機宜緣

臣有一得之愚兼詢之輿論不揣密陳字多逾格貼
黃難盡伏祈 睿鑒施行等因康熙十八年四月初
四日具奏本月初九日奉

旨這本內事情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確議具奏欽此該
臣等會議得劄授副將李日成條奏內稱宜嚴海禁
杜招撫選水師之帥直取廈門趨據澎湖宜急攻海
澄宜緩買羅必沾實惠川夫毋得過濫五款俱於破
滅海賊撫綏人民似有大益查近經奉

旨特以岳州總兵官萬正色在洞庭剿逆著有勞績令其

平閩紀

卷之四

完

選帶伊標官兵赴閩將破滅海賊恢復廈門等處事
宜與大將軍康親王該督提等會商而行已經行文
除水師之帥宜得人一款無庸議外其餘各款全錄
行文大將軍康親王及叅贊大臣該總督將軍巡撫
等將作何舉行可以速破海賊以救災黎平定地方
逐一詳議妥確速行具題可也等因康熙十八年四
月十一日題本日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等因到職准此理合具啓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平閩紀

卷之四

完

彙報偽鎮投誠啓

爲彙報偽鎮率衆投誠仰副招撫德意事案據同安城守左營遊擊王大有報稱節奉本將軍憲令仰職相機勦撫鄭不伐不得稍有疎畧墮落賊計等因奉此緣照卑職奉令提兵進剿山寇鄭不伐於正月二十七夜進圍逆寨屢次堵截盜糧殺敗賊衆得獲大旗火藥器械仍活擒全髮賊夥俱經解報同安馬總兵轉報及彙報外仍復多方設伏狡賊偵知莫敢下山接運食盡衆飢鄭不伐計無所出二月十八日始

平閩紀

卷之四

三

遣員下山請撫卑職隨宣布

皇仁使其欣歡効順十九日復遣僞坐營中軍鄒其昌赴漳面陳輸誠續奉憲臺頒發旗幟銀牌花紅到寨卑職卽催起行而鄭不伐藉夫米不到游移未決忽於二十四午掌號起營卑職登卽帶兵接踵迫行由山路至漳竭力隄防多方招致於二十九日引至軍前投見理合稟聞又三月十六日據投誠僞木武鎮鄒督僉事陳士愷呈稱卑職帶到轄下官兵及隨附文職共一千四百八十六員名所有隨帶僞令諭三十

九道銅關防五顆關記一顆業繳總督部院外理

合備造清冊呈繳又五月初九日據泉州城守叅將傅成報稱案奉本將軍憲牌指授方畧務將逆賊楊尾黃高郎相機勦撫在案又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寧海將軍喇令牌爲軍務事內開據泉州府報據南安縣報稱逆賊楊尾黃高郎屯聚十六十七等都派塲等情據此合行撫勦備牌仰職卽便帶領所轄官兵親自統率協同浙江撫標守備郭維忠湖協守傅張大謨各率本標官兵前往南安相機勦撫

平閩紀

卷之四

三

等因又仰泉州知府蔣毓英通判段炳然并令晉江南安二縣知縣調領鄉練民兵協同前往勦撫奉此卑職帶領各營官兵卽於四月二十二日進至南安洪瀨地方探賊衆已離十六七都天晚扎營密行前探續探稱賊衆楊廷彩黃伯屯住十五都隨於二十三日辰時率兵前進由十六七都趕至十五都賊又移去至二十四日又探得賊屯寶塔山踞險分兵佈禦卑職慮賊衆恃險一路難於奏功隨分兵四路扼要並進卑職率領本營把總趙吉楊玉高等原委把

總王三桂有札守備楊三元隨征外委守備傅國興
旗把總朱成龍王奎王尚武等外委把總周世榮
蔣旭百隊陳義謝輝等投誠總兵高起勝副將王成
泰將黃陵功加遊守千把陳斌忠陳地李振等浙江
湖協守備張一謨率領湖標千總段敬亭把總林尚
外委把總陳貴周得祿等隨征監生張浩候選府經
歷張振遠紅旗李萬春張徵馮二百隊王才李秋等
浙江撫標守備郭維忠率領本標千把總田鯨鄧國
明李應彪外委把總王瑞福王進忠等南安知縣鄭

平園紀

卷之四

三

天倫城守營千總張文福等率領鄉練洪挺等四路
各逼寶塔山見賊屯住山頭分兵佈禦卑職密傳四
路齊進奮勇協圍兵刃交加四無去路勢逼來歸方
講投誠卑職等見其賊衆甚多適大雨傾盆天又將
暮遂允其投誠有偽藩前親軍船樓前鎮總兵官都
督同知楊廷彩常繳到偽劄一張銅印一顆轄下偽
行營參軍督理糧餉監軍道副使吳大義偽劄一張
銅印一顆偽領兵正中軍副將梁天貴偽劄一張銅
印一顆偽坐營正中軍劉光祖偽劄一張銅印一顆

偽旗鼓正中軍張芳劄一張偽隨征營將方祿劄一
張偽驍翼營將蔡榮和劄一張偽火攻營將康春劄
張偽隨征協將施忠劄一張偽領旗協將王邦俊
劄一張偽中協副將楊勝劄一張銅印一顆偽後協
副將陳志劄一張銅印一顆偽中協中軍張良委牌
一張偽中協正領許旺委牌一張偽右協正領尤文
正委牌一張偽後協正領柯勝委牌一張偽後協副
領葉元科委牌一張內偽總理候缺將蔡宗委牌一
張另繳染病未到後協將吳連劄一張又一鎮偽援

平園紀

卷之四

三

勦中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黃伯劄一張銅印一顆偽
坐營副將李芳劄一張偽左營副將呂輝劄一張銅
印一顆偽右營副將林舉高劄一張銅印一顆偽中
營副將戴勝劄一張偽前鋒營副將江龍奮劄一張
於四月二十五日卑職等率領偽官兵復回洪瀨溪
埔札營隨即稟請本將軍憲令並寧海將軍喇 憲
示登奉 今牌內開爲照該將等進勦海寇不費
矢而楊尾黃高郎等傾心歸誠具見文武同心調度
有方深可嘉尚其楊尾黃高郎二股兵目即令守備

郭維忠張大謨率領該標官兵護送進城尚逆賊蘇
標等一股兵目該將即便帶兵前進招撫前來等因
又奉將軍喇 今牌遣發浙江督標千總孫尚義把
總唐魁等官兵協同招撫蘇標等奉此卑職遵將守
備郭維忠張大謨率領該標官兵護送楊尾黃高郎
等偽官兵進城就近叩見寧海將軍喇 外卑職即
於二十六日從南安帶領本營把總趙吉楊玉高等
有割守備楊三元隨征外委守備傅國鼎領旗把總
朱成龍王尚武嚴勇王奎外委把總黃川黃貴馮朝

平園紀

卷之四

五

榜等功加遊守千把陳斌忠陳地李振等浙江督標
千總孫尚義把總唐魁等戎旗把總陳貴等各官兵
再往晉江四十四都招撫海賊蘇標等一股偽官兵
歸誠隨差百隊會明領旗薛茂蘭隨征守備黃玉武
舉王興邦投誠副將何承珪把總趙吉及府廳縣差
丁前往宣諭招撫卑職奉令即督率各營官兵前進
於四月二十九日偽副總兵蘇標等赴職就撫先繳
偽銅印四顆偽劄二張卑職隨於五月初一日督催
偽官兵下山初二日撫齊偽官查有偽中提督左鎮

左營副總兵蘇標計銅印一顆劄一張偽中軍叅將
林材銅印一顆劄一張偽左翼叅將吳英印一顆偽
右翼叅將黃盛印一顆又探有逆將周魁率兵潛伏
晉江四十四都卑職隨令武舉王興邦宣諭 憲臺
招徠弘仁旋即就撫繳到偽援勦左提督右鎮前營
副總兵周魁偽劄一張到職仰於初三日早帶領偽
官兵進城卑職隨將各偽官引見寧海將軍喇 蒙
將偽官偽兵各發泉州府常堂削髮安插已上通共
三鎮計偽官二十九員偽兵五百四十七名內未歸

平園紀

卷之四

五

農兵三百四十名登請歸農兵二百零七名所有偽
印十三顆偽劄二十二張偽委牌六張俱蒙寧海將
軍發交泉州府收繳其高照大旗各旗共二十二桿
并排鎗片刀藤牌長鎗鑼鼓號頭甲械亦即交收府
庫外合將招撫過偽三鎮將全旅歸誠查明實在官
衙員名及偽兵偽印劄數日理合塘報為此具報各
等情到職據此為照閩省未寧由於山寇海逆勾連
交訖欲除海逆必先肅清山寇職統師鳳山晝夜與
逆首劉國軒等對壘而於泉屬各山寇刻刻經心有

偽牛宿鎮鄭不伐卽鄭奇烈嘯聚亡命依附海逆踞險跳梁流毒漳泉各邑爲害已久隨經本職咨會總督檄發原晉江營遊擊韓元朗同安城守左營遊擊王大有洛陽橋遊擊趙雲客投方畧合師夾擊剿撫並用去後鄭不伐見我官兵攻圍迫急設計詐降詭圖就計逃遁復經本職嚴檄遊擊王大有跟踪尾追相機剿撫鄭不伐被我兵追急隨同差官到營輸誠又有偽鎮紀朝佐楊尾黃高郎等盤踞南安永德各縣沿鄉肆劫荼毒生靈并經本職咨會督撫檄調駐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防德化福州城守左營遊擊韓又琦泉州城守營守備魏進陞原晉江營遊擊韓元朗酌撥官兵前往南安一帶地方着令防升鍾奎督同鄉練李元烈等爲嚮道會合總兵陳龍等合力夾剿紀朝佐續經總督專員招撫詎朝佐狡謀多端此剿彼逃復經本職檄行本標左營遊擊朱起龍帶兵在於大小盈堵截以防朝佐從東石入海併嚴飭遊擊韓又琦躡跡緊追朝佐狡請就降又乘間遠遁潛踪於永福之伏口尤溪永德三縣交界處所遊擊韓又琦登山涉水緊追

至彼堵絕糧道又經本職咨移總督飛檄福延興泉各城守官兵四出會剿分頭堵截紀朝佐又從永德沿村仍歸南安舊穴當經遊擊韓又琦追至橫溪斬殺大挫賊鋒截斷餉道賊情急迫隨爾歸誠其偽鎮將楊尾黃高郎等亦先經本職飭行泉州城守叅將傅成等相機剿撫務在掃除以靖地方在案今俱相繼就撫更有偽木武鎮陳士愷者仰慕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王爺好生德意帶領所轄官兵輸誠向化查陳士愷係海上有名大鎮茲已率衆挈眷航海來歸可以鼓勵未來之僞鎮其鄭不伐紀朝佐等皆係山寇渠首今已歸誠雖零星小寇尚未盡淨而渠魁歸服已絕山賊海逆勾通交託之患此皆

王爺恩威遠播所致查僞總兵鄭不伐帶到僞官共五十三員僞旗手兵丁共七百四十六名又續到二百七十三名僞總兵紀朝佐帶到僞官共六十九員現在僞兵三百名歸農僞兵八百二十九名楊廷彩卽楊尾黃伯卽黃高郎蘇標三僞鎮共帶僞官二十九員僞兵五百四十七名以上僞鎮副叅遊守弁目俱

經本職給賞袍帽靴子花紅銀牌以昭激勵并咨明
總督分發隨標安插得所外理合彙齊啓報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平閩紀

卷之四

庚

微臣報國心切啓

爲微臣報國心切等事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准

兵部咨開等因業經本職啓明

王爺在案茲敬奉 今諭內開前事等因合行諭知該
督提等速爲確議啓覆并查照部文內載閩省原經
制綠旗兵及靖南王下兵共有六萬餘名等語該督
等卽將前項兵丁備造清冊啓送前來以便

題覆等因敬此爲照閩省地方依山阻海沿邊前日廣
東分水關起北至浙江分水關止延袤紆迴二千九

平閩紀

卷之四

壬

百餘里賊艘飄忽靡常存在在皆可登犯此險要情形
久荷

王爺洞鑒不敢再陳惟是海澄一邑現被賊踞金厦等
島逆黨猶繁今一時舟師未備難於尅期搗巢在沿
邊各汛要口必須增設重兵分布堵禦以固邊疆茲
准 部文內開原經制綠旗官兵及靖南王下兵共
有六萬餘名以此兵進取金門厦門等島破滅海賊
等因查康熙二年間進取厦門等島破賊之時雖閩
省具有兵六萬餘名彼時地方全盛海澄未失舟師

齊備兼水兵操演熟練尚有海澄公黃梧遵義侯鄭
鳴駿慕恩伯鄭繼緒慕仁伯陳輝總兵楊富何義郭
義蔡祿楊學阜等共約計兵二萬四千餘名共船四
百六十餘隻更有零星投誠官兵船隻皆係慣習海
戰之水兵尙調紅毛髮船并經制大小戰船將及千
隻共圖夾攻且值偽國姓江南敗遯走死臺灣之後
賊黨解體接踵投誠是以大師一舉方克蕩平嗣後
地方稍寧官兵卽議裁減故十三年變亂實因兵少
處處營伍不能保守地方海賊乘機竊踞漳泉各府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蹂躪內地逮十五年大師入閩漸次削平逆孽退居
窮島彼時經制初復舟師未設不能直搗巢穴致餘
氛倚水跳梁遂成滋蔓前任督提以宇內多事措餉
維艱不敢仍請增設以致堵剿乏兵遂至海澄失陷
泉郡被圍幸賴

朝廷洪福

王爺方畧調遣滿漢大兵直抵救解茲逆孽竊踞海澄
併厦金等島見與我師對壘復散遣逆艘往來游移
沿途窺犯目下官兵奔馳應援正苦不敷調撥今

內部以需餉浩繁請

勅酌量存留剿殺賊寇看守地方作何裁減之處具
題等因在

王爺膚鑒自有確裁本職愚昧目擊今日山海情形雖
經制官兵共有八萬七千一百餘名內除撫標官兵
貼防各汛併駐防延建汀邵四府堵剿鄰寇把守關
隘去兵一萬四五千名又在省水師兵二萬名又分
派福寧福州興化泉州同安龍灌等處城垣臺寨要
緊口岸共兵二萬餘名又彈壓固守漳郡堵防漳屬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之馬口長橋漳浦雲霄詔安城垣臺寨要口岸共
兵一萬餘名實在榴山寨江東橋萬松關鳳山大小
港洲以及洪濬一帶地方緊對逆踞之觀音山灣腰
樹玉洲東尾太平果塘各處現在軍前對壘只有職
標并督標福寧漳州二鎮標官兵約僅二萬餘名今
海澄尙未恢復厦等島逆賊尙在猖獗沿海一帶
地方已經遵奉

俞旨俱照順治十八年遷定界限又須安設臺寨際此賊
勢猶盛每乘間窺犯在在需兵防禦營營分佈露

肘以職揆度今昔事勢尤須請增兵額暫資剿禦殊不敢更議裁減貽悞邊疆卽克復海澄蕩剿逆島事平之日大兵全撤回京仍應額設經制綠旗官兵八萬七千餘名方足彈壓山海地方然計每年所需糧餉不過百十餘萬若今海賊未滅遽議裁兵將來邊防不足固守恐糜費錢糧更無底止也本職身在地方切念

朝廷封疆重大不得不剴切直陳是否有當統祈

王爺睿裁妥確具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題可也至於閩省原經制綠旗兵數自變亂之後本職衙門卷案俱被海賊焚燬片紙無存難以備查惟約畧查記原額開報營分兵數清單啓送伏祈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初六日

塘報殺賊啓

爲塘報殺賊大勝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本標後營遊擊劉國興報稱本月十八夜二更時分據探兵報稱東石僞前虎衛撥僞中協楊忠僞副將楊德帶賊衆七百餘由船欲來深滬不知何意又據探兵報稱僞中提督水師鎮在日湖撥賊衆六百餘駕舢欲來深滬會合各等情據此該卑職隨一面整飭官兵聽調外案查先爲稟報事奉本將軍憲牌前事仰職立即多派歷練哨兵晝夜勤加瞭探仍督率馬步官兵不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時游巡護衛田禾毋使逆賊侵入盜割擾害地方并謹防奸民透越接濟本將軍身在行間鞭長莫及惟有諄諄告誡而該將身在地務宜計出萬全等因又爲稟報事奉寧海將軍喇令牌據卑職報前事等緣由據此本將軍現在整飭官兵間警策應外僞牌仰職即便選歷練哨兵瞭探逆賊或係游移或係登岸賊勢多寡屯聚處所逐一確探明白呈報以憑酌奪等因本月十八日又爲稟報殺敗賊衆事奉寧海將軍喇令牌據卑職稟報前事等緣由備牌仰

職文到卽便鼓勵官兵益加奮勉再圖勦殺深滬登岸賊夥務盡根株奏功之日本將軍自當格外優加陞賞等因各到職奉此該軍職仰遵憲令又據前情隨會商章京鄒士道浙江督標守備劉澤深等各酌撥該標馬步兵前去哨探隨准守備劉澤深撥左營千總常玘中營把總牛義魏衷外委紅旗把總王豹趙起祥劉天鳳左營外委紅旗把總常高帶馬兵三十名步兵一百名又准章京鄒士道撥李章京同便委章京洪柱吳文小撥什庫韓虎帶馬兵二十名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步兵一百名又撥道標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帶步兵三百名及本營千總馬虎外委千總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王國進陳廣紅旗伍大右營把總鄂公祿帶馬步兵二百五十名共兵八百名於十九日五更時分前往深滬哨探果見賊衆約有一千四百餘人屯聚深滬山下徑築月城卽飛報到職軍職隨令守備劉澤深章京鄒士道晉江營千總米得高等看守竿頭寨及營盤軍職親領本營把總任可久外委千總孫起龍熊汝亨朱才便委

把總吳斌帶馬步兵一百名浙江督標中營千總孫尙義左營外委把總劉鳴鳳戎旗外委千總喻承敬帶馬兵二十名步兵一百名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帶兵一百名前去接應我兵齊集軍職隨分三路先撥道標守備許玉千總陳天祐把總凌啓鳳帶兵三百名分爲左路又撥浙江督標中營千總孫尙義把總牛義魏衷署右哨把總唐魁左營千總常玘晉江營把總達養棟共帶兵三百名分爲右路軍職統本營千總馬虎把總任可久外委千總孫起龍熊汝亨朱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才董三亮原把總萬懋連便委把總吳斌陳廣王國進紅旗伍大右營把總鄂公祿靖藩下李章京共帶馬步兵五百二十名以爲中路三路夾擊自辰至未賊見我兵奮勇砲矢齊發賊隨敗潰時陣斬賊衆一千餘名被我兵追殺下海溺斃者不計軍職射斃僞中協楊忠井生擒楊忠胞弟僞副將楊德一名及各營官兵活擒僞官兵一十八名仍將月城推平焚燬大小賊船七隻所有各營得獲旗幟盔甲器械并亡兵丁及陣斃馬匹現在列造清冊具報其陣獲器

械旗幟及活擒賊犯就近解赴

寧海將軍發落外查此項逆賊久踞東石流毒地方
茲會合深滬希圖窺犯被我兵勦戮殆盡皆奉本將
軍指授機畧故能獲此大勝也緣係殺賊大勝理合
呈報等情到職據此爲照海逆被我在漳官兵堵困
窮迫遂散遣賊艘游移沿邊希圖窺犯掠食屢據鎮
營稟報逆賊情形業經本職會同將軍督撫嚴飭沿
邊各汛防將弁加謹隄備整棚堵剿去後茲據遊擊
劉國興報稱逆孽蟻聚深滬狂逞窺犯被我官兵三

平閩紀

卷之四

吳

路夾擊於本月十九日自辰至未官兵奮勇砲矢齊
發賊隨潰敗當被該將射死僞中協楊忠并生擒僞
副將楊德一名各營官兵活擒僞官兵一十八名陣
斬賊衆一千餘名追殺下海溺死者不計焚燬大小
賊船七隻得獲旗幟甲械甚多等情前來此一役也
在事各官奮勇勦殺大勝已統逆賊窺犯之魂實仰
荷

王爺洪福之所致也其各官用命殺賊功誠難泯據報
前情除卽現在繕疏具

題外理合具啓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平閩紀

卷之四

吳

塘報剿賊啓

爲塘報剿賊大獲全勝事本年十月十六日據建甌城守左營遊擊李英報稱切照江西賊首呂貴蘇亮等率黨三千餘衆突犯崇汛北路岑陽山坳一帶地方踞高守嶮扎立木城結蓋巢穴侵掠四鄉生靈塗炭卑職會同崇安縣籌酌進剿隨即調集各路聯絡鄉勇及將各汛防守官兵移緩就急量行抽調齊備卽於九月十六日親統馳赴相機夾剿業經呈報在案卑職隨督師駐扎陂前親往路看地勢相度情形

平閩紀

卷之四

吳

以便分頭進攻驟見逆賊倚山踞險必進隘口俱有埋伏緊守官兵一時難進卽差的當目兵躍探小徑以便扒山夾剿於二十六日始據探丁回稱小的遵往躡探奈四面皆是懸岸峭壁難登直探至黃龍巖山背後見有樵徑岐路可以扳藤而進隨即扒上山頂細看有小路四處一可通賊巢之後路一可直進賊巢之左一可直入賊巢之中更有一路由黃龍巖之側小徑扒山可透入賊巢口子之內其大路山坳岑陽一帶隘口密佈堵守甚緊實難直進等語據此

該卑職隨即商酌分路夾攻議定隨征總兵蔡明率

領舊標屯丁由黃龍巖扒山進攻賊巢後路議休致

總兵熊開魁率領屯丁鄉勇協同浦城新興七嵩仁

風一三嵩鄉練李彥英王大英等由黃龍巖扒山進

攻賊巢之左議撥投誠遊擊程應榮把總吳勝等率

同屯丁鄉勇扒山進攻賊巢之中行令佩嶺營千總

楊得勝率領該營兵丁扒山而下夾攻嶮要寨口里

職親統本營把總呂應龍中營把總陳子龍右營把

總韓國柱京口營功加署遊擊管把總事王國祥并

平閩紀

卷之四

吳

各營外委千把百隊兵丁由大路進剿俱各衝先截殺恢復山坳連奪逆賊五隘圍攻大破木城直抵新嶺下衝破巢穴轉戰二十餘里焚燒木城蓬寨二十六座約計殺賊七百餘級帶傷跌死者不計活擒逆賊二十餘人就地正法訖官兵奮勇自巳至酉逆賊踰山越嶺大敗逃遁時因官兵力乏又值天雨黑夜難以扒山追剿暫卽收營歇息再於次日復令官兵尾踪追剿去後俟獲勝情形另文馳報除陣斬偽官得獲劄付并查獲旗幟砲械及各營傷亡士卒馬匹

以及在事有功人員另行查明彙叙塘報事開殺賊
搗巢掃穴大獲全勝皆賴憲臺之威靈合先飛報等
情到職據此切照鄰寇流突侵犯居民受害已極屢
據該營呈請援師夾剿業荷

王爺令諭檄調官兵星赴撲剿去後茲據該遊擊報稱
逆首呂貴蘇亮等率夥三千餘眾突犯崇汛北路岑
陽山坳一帶地方踞險結巢分頭掠劫今於本年九
月二十六日被我官兵奮勇衝殺破巢掃穴當陣斬
殺逆賊七百餘級活擒二十餘人焚燒水城蓬寨一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十六座并得器械等項雖將士奮力用命實仰賴
王爺威靈遠播大獲全勝所有在事有功人員應俟其
報到之日咨會 題叙以鼓用命以昭激勸者也今
據前情理合啓報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報安營啓

爲啓報安營地方以備策應夾剿情形事竊照職於
本月十六日同總督各親帶官兵自鳳山營盤起身
於十七十八兩日在烏嶼橋堡充龍堡金山白礁海
滄松嶼一帶地方追剿海寇緣由已經啓報

王爺睿鑒在案續同總督密視海滄松嶼地勢離同安
尚遠孤處海外與漳州同安各營兵馬聲息不相聯
絡不便安營於二十日同總督到灌口界外下營復
同往海邊相視形勢見高浦地方與廈門對峙水洋
平閩紀 卷之四 五

甚近且與同安相隔不遠兼潯尾地方先已有賊踞
占現在屯營并有船隻往來游移意在堵我同安港
船隻與高浦只隔一港汊約有三里餘遠職與總督
相議卽於高浦安設伍營如梅花相聯多架砲火以
牽制潯尾之賊并可爲同安港八槳策應聲援俟我
舟師大鯨到日便可就近夾擊逆賊商議已定總督
遂於二十一日馳回漳州調度官兵船隻預備進剿
職在高浦督令各官兵築壘挖濠伍營其安官兵五
千名俟營壘修築完日職卽馳回漳州統領兵馬進

檄海澄另具啓報外今將安營情形合先具啓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恢復海澄縣啓

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事竊照職同總督於二月二十日親帶兵馬到同安縣所屬邊海相視形勢議於高浦地方建築營壘安設官兵防剿緣由已經啓報王爺睿鑒在案職安設布置已定卽星夜馳回漳州會同總督調遣兵馬進攻玉洲三叉河觀音山石碼等處一十九寨得獲全勝情形已經總督塘報外職於二月二十四日五鼓率領職標參將馬勝等官兵會同平南將軍總督姚啓聖浙江提督石調聲等各帶

平閩紀

卷之四

聖

領滿漢官兵分作水陸三路進攻海澄逆首劉國軒復親率水師放砲堵禦僞總兵陳昌等四鎮城上施放大砲我兵奮勇齊進一面進攻一面差官直抵城丁宣諭投誠內僞總兵蘇侃願意投誠而僞總兵陳昌等不肯歸順城內賊兵遂自相併殺職等督兵乘勢攻門蘇侃接引入城共殺僞兵一千一百餘名淹死不計活擒僞總兵楊吉等一十一員當卽梟示其僞總兵陳昌等逃遁下海僞總兵蘇侃等率僞兵共二千一百八十七名投誠得獲大砲五百六十八位

火藥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觔米六百九十三石穀
一千二百五十八石奪獲賊船二十七隻滿漢大兵
俱於二十四日巳時入城秋毫無犯百姓安堵仍現
在會議相機進取廈門逆穴以絕根株所有在事有
功大小將弁聯名及陣亡官兵馬匹數目咨職查明
另報外今將恢復海澄縣城日期理合先行啓報伏
乞

王爺府鑒施行

牛閩紀

卷之四

番

恢復廈門啓

爲塘報事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戌時據職標中軍叅
將馬勝右營遊擊李璉戎旗守備徐可成督標前營
叅將劉詔後營叅將謝朋德內右營叅將謝思禮署
援剿左營遊擊事馬四王援剿右營遊擊楊懋綬等
報稱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奉總督部院姚 昭武將
軍楊 憲令着卑職等帶領各營官兵會同新到歸
誠總兵官吳桂羅士珍吳天祿等官兵大小船隻於
二十七日乘潮直抵廈門古浪嶼前殺敗海寇連踪
逃遁復同各官兵奮勇爭先攻擊岸上海賊當時潰
敗得獲廈門城一帶地方其餘輪誠官兵及招撫地
方兵民僞官僞兵併在事有功人員得獲器械俟查
明的實另行開報緣係恢復地方殺敗渠寇理合塘
報等情到職據此理合啓報伏乞

王爺府鑒施行

牛閩紀

卷之四

聖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彙報招撫投誠啓

爲彙報招撫投誠官兵數目仰祈

睿鑒事切照我師於二月二十四日恢復海澄縣二十

七日克取廈門職隨宣佈

皇仁暨

王爺德意通行出示招撫并差員多方接引許其就撫

自新隨材錄用隨有各偽鎮將等率領官兵眷口船

隻器械前來呈繳偽印劄投誠俱經職逐一而驗剃

髮賞給袍帽疋花紅銀牌移送總督安排分別入

平閩紀

卷之四

美

伍歸農外所有各起投誠官兵眷口船隻器械印劄

數目理合彙造清冊啓報伏乞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清查兵數啓

爲清查兵數事案奉 王爺令諭照得本親王班師

在邇所有綠旗官兵數目合行清查論到該提印將

福建通省綠旗官兵總數并撥防某處汛地若干某

處留防城守若干核算的實開造清單啓送查閱爲

此特諭等因敬此該職遵將福建通省綠旗官兵除

督撫二標并分隸水師提督管轄各營不造外今將

陸路所屬各鎮協營官兵總數分別撥防沿邊縣汛

留防城守員名數目彙造清冊現在理合啓送俯乞

平閩紀

卷之四

迄

王爺睿鑒施行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十日

平閩紀卷之五目錄

咨文

軍機亟宜等事咨兩院各鎮

緊急軍機咨福寧鎮

爲稟報事咨福寧鎮

爲密商事咨督院

會勦賊寇事咨左鎮

爲具報事咨興化鎮

詳察探報咨興化鎮

平閩紀 卷之五目錄

一

詳明請示咨撫軍

稟報事咨左鎮

請調營兵咨兩院

咨會事咨兩院

懇請撥兵咨兩院

邊汛遼瀾咨兩院

欲靖海寇咨督院

咨商臺寨咨兩院

安設要汛咨督院

請寬海禁咨督院

遵奉 俞旨咨督院

申飭透越咨四鎮

設法示禁咨兩院 平南將軍

海氛不靖咨兩院

地界安兵咨福寧鎮

地界安兵咨督院

平閩紀 卷之五目錄

二

平閩紀卷之五

懋紹漁山

三韓楊 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堂

咨文

軍機亟宜等事咨兩院各鎮

為軍機亟宜展布靖寇必先安民謹瀝愚忠密奏仰

祈

天語飭行以收蕩平實效事本年七月十二日永准

平閩紀

卷之五

一

兵部劄付該 議政王等會覆江寧提督楊 題前

事等因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六日

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福建

提督楊 疏稱臣本庸材荷蒙

皇上畀以提督八閩重任誓期捐糜頂踵以仰紓我

皇上南顧之憂但臣遠在行間軍機間不容髮伏望特賜

天語申飭凡有行間及地方機宜准臣相機興舉并飭行

督撫諸臣如地方各官有玩悞軍務撫輯無能者立

行特叅等語均應如其所題一切軍機及地方緊要

事務聽其一面酌行一面奏

聞主地方各官如有玩悞軍務撫輯無能者該提督卽行

指名題叅可也等因康熙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題

七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為此合劄該提督欽遵施行等因到本提督

承准此擬合就移為此合咨

貴部 院 煩為查照 部文覆奉

旨內事理轉行所屬各營一體欽遵施行

平閩紀

卷之五

二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緊急軍機咨福寧鎮

爲緊急軍機事照得海逆嘯聚島合圍困泉州本是督兩經啓請

親王抽調各營官兵會勦去後七月二十七日敬奉

親王令諭內開該提督所啓抽調各營官兵俱屬沿邊但該提身荷封疆重寄地方責任攸關既稱各營可以移緩就急且知係沿邊可以抽調悉聽該提行調其福寧總兵官黃先經本親王調赴羅源今羅邑離省不遠該提進兵之時即可調赴同往似不必

平閩紀

卷之五

三

先調來省爲此特諭等因到本提督敬此合就移咨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迅檄鎮標三營併桐山營各將領於該營挑選曾經戰陣精壯兵丁務足二千名俱要多帶排鎗砲火不得以怯弱充數仍選撥慣戰驍勇將備千把帶領貴鎮仰遵

主諭迅速調選齊赴羅源卽統領來省與本提督一同前進今泉州萬分危急貴鎮既親在行間尤宜多帶精銳共奏敵愾事關緊急軍務幸勿延緩其城守暨沿邊各岸仍祈嚴加申飭存營將領加謹防禦

望務須移緩就急通融調撥以保無虞迅卽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

卷之五

四

為稟報事咨福寧鎮

為稟報事准 貴鎮咨開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據署中營遊擊劉濟源報稱本月二十三日據署中軍守備蔡遜報據州前嶺兵丁陳彪松山臺百總朱盛同報稱本日本在高山瞭望已時瞭見外洋有大小雙篷船四隻出烽火門駛進三沙等情各到遞轉報到職據此為照賊艘或三五隻或七八隻日逐零星自南而來皆山烽火門而進灣泊三沙五海意在合勝聚夥來困州城搶奪戰船卑職除一面嚴加防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禦外但州汛兵單賊艘日聚恐一時登犯叵測堪虞理合稟報等情到鎮據此案查先節據該遊擊呈報賊船灣泊火焰山及駛進松山口并登岸焚燒茅寮被官兵殺敗退泊火焰山等情俱經該遊擊通報在案今又據報賊眾合夥有來困州城掠奪戰船之意查福寧海中如火焰山三沙五灣以及泰興沙埕雙頭衛釣灣各島灣俱有賊船灣泊倚山蓋屋伺隙窺犯本鎮擬甲枕戈晝夜防禦一有警報即介馬星馳東西應援海賊不敢登岸福寧一帶地方悉獲安堵

今本鎮敬奉 王諭帶兵駐劄羅源聽調隨於各營

抽調兵丁壹千貳百名親帶到羅將州港戰船交界

中營遊擊劉濟源帶兵百餘名看守不足防禦復啓

親王調平陽官兵五百名來守桐山調署桐山營遊

擊曹良帶兵五百名來守州城因平陽官兵未到桐

山官兵不可調動州汛實為兵單且賊船灣泊赤岸

橋離州城十里離大洋三里賊船乘潮揚帆倏忽可

到今賊船前後約計有二百餘隻灣泊外洋看守兵

單疎虞可慮倘或狡謀侵犯州城以百餘名之兵豈

平閩紀

卷之五

六

足防禦上開

朝廷封疆下有出師眷口在內關係匪輕且福寧處萬山

之中非如漳泉各處道路平坦內有數處俱係懸岸

峭壁下臨不測之谿鑿石架木憑空編橋卽有應援

之兵倘或賊寇踞險堵截莫能飛渡事關地方理合

備咨請煩察照啓請 親王裁奪仍祈賜覆施行等

因到本提督准此為照閩省官兵荷蒙

朝廷養養深恩值今海寇跳梁漳州隔絕泉州被囚凡現

在兵馬少可通融撥防自應移緩就急以救泉州之

危按准 大咨此誠 貴鎮未雨綢繆至意但查

貴標三營暨銅山營共三千八百四十餘名除本提

督啓請 王爺准調二千名 貴鎮帶領前往應援

尚存一千八百四十餘名既福寧州城卑弱似應於

原派各汛內酌量緊要口岸汛地通融派防如內地

少可緩者量留數名瞭防遇有緊急仍於就近鄰汛

互相策應其餘兵丁希飭行在城將領調赴福寧州

城防守既可保固封疆又不遲悞應援殊爲兩全至

守備蔡遜呈報大小雙篷船隻日逐零星自南而來

平閩紀 卷之五

七

意在合夥困州搶船尙屬揣度之詞相應仍藉 貴

鎮勝筭調度通融防禦務保無虞可也茲准前因相

應咨覆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爲密商事咨督院

爲密商事爲照本提督恭膺

簡命初蒞閩疆見全省官兵俱先調集漳泉其延建等郡

又以鄰寇江拐子等作祟跳梁山寇因之竊發興化

逼近泉州正在用兵所餘僅省城左右數鎮營而已

亦皆抽撥不次而本標官兵則一無可調是以憂心

如焚詳加察訪乃知閩中兵單原不敷徵調遂欲具

請增兵謬擬小臺內稱於詔安海澄同安安海惠安

楓亭鎮東浦城福寧州并江東橋洛陽橋等處擬添

平閩紀 卷之五

八

官兵等因正繕疏會銜拜發間接奉 兵部密劄內

開再查近經會議總督姚 題疏內已經議准閩省

添兵一萬八百名及總督標下伍營兵外又添兵三

千有餘其所添兵丁速行召募等因在案仰見 貴

部院洞達兵機特倡宏議業邀

俞允則小疏毋庸煩瑣矣但勸募之見有切切於中者是

用再抒一得之愚上希 鑒裁謹按 部覆內只有

添兵一萬八百名及三千餘名之數未批 貴部院

當日原疏作何分派今又奉 兵部密咨內開同安

漳浦仍舊各設總兵官一員各爲三營各管兵二千名此總兵官等標下應設之兵於新增兵一萬八百名內通融撥足等因是准增兵數內原有可以通融之處除添二鎮標并貴標外尚有四千八百有餘之兵據本提督愚見按險要大路邊界添兵扼守不特藩籬鞏固卽往來餉道亦免阻塞本提督昔曾援閩頗知地勢情形如泉州之洛陽橋漳州之江東橋應各添兵一千名各設遊擊以統之興化之楓亭應添兵五百名設都司以統之此三處乃省會與泉漳

平圖紀

卷之五

九

各郡往來咽喉要道且俱係海港要口賊艘乘潮易於闖入內地一爲逆賊所踞則聲勢中斷須各設一營官兵專司汛守於江東洛陽二橋南北應照舊例俱各砌築土堡其楓亭則現有土寨但須稍展之以爲官兵守禦之地又有浦城一營亦應修復舊制添設叅將一員兵八百名此專司餉道塘撥爲七閘之門戶江浙必由之路豈可不令其疏通况目下又有江西通寇耽視虎踞於其傍此又情勢不可緩者再如福寧州准黃總鎮咨請復設城守以此州要口繁

多處處可登該鎮有援勦之責應添城守兵五百名設都司以統之至於安海爲鄭逆故址鎮東寨逼近海壇惠安有大咭小咭之寇在貴部院自能致慮周詳似不煩瑣瑣也如以管窺不謬幸垂賜采納於准增兵數內通融撥定本提督將竭綿力以贊襄於成擬合密商爲此合咨貴部院請煩查照迅希裁酌併原題疏彙抄錄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六日

平圖紀

卷之五

十

會勦賊寇事咨左鎮

爲會勦賊寇事本年九月初九日准 貴鎮咨開准
江西提督許 咨訂會勦日期并咨商調撥各協營
官兵分路堵剿等因到本提督准此案照先鎮 貴
鎮咨調延建協營官兵一千名并調邵武協營官兵
分堵火燒雲際等關等因業經本提督飛檄各協將
遵照并經咨覆 貴鎮在案今復准前因除再嚴檄
邵武遊擊何勇韓瑞等各親帶官兵星赴火燒雲際
等關堵禦夾勦并飛催延建各協營速發官兵前往
聽調外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仍祈
鼓勵將士奮勇用命殲絕逆寇早奏膚功以安黎庶
施行

平圖紀

卷之五

十一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爲具報事咨興化鎮

爲具報事本月十九日准 貴鎮咨開據守備趙邦
試報稱南日湄洲二島有賊船二百六十餘隻等情
合亟咨請俯念封疆重大迅將鎮標留泉官兵發回
扼防等因同日又爲飛報事准 貴鎮咨據守備趙
邦試報稱海寇的於二十日左右要搶黃石等情事
甚危急不得不懇切再四咨請伏乞亟賜將本標官
兵星夜遣回以資防剿等因各到本提督准此爲照
海逆雖爾猖獗不過倚水跳梁若果有長技則泉城
之役斷不肯望風披靡茲聚艘湄州南日料其狡謀
大約半爲牽制之局分我兵勢半爲懼我舟師南下
搗其廈門巢穴耳 貴鎮身任封疆重寄典郡一帶
全藉彈壓自當酌量形勢布置堵防密差偵探的確
動靜親帶官兵相機勦捕且查興化兵數鎮標及城
守各營官兵之外尚有 撫院所委之陳朱二總兵
所轄官兵通計不下五千名萬一有警儘可相資策
應剿禦何乃輕信防官張皇之報急遽疾呼咨請
兵也今准前因除會商 撫院吳 撥發 驛傳道

平圖紀

卷之五

十二

王 帶領撫標官兵共一千員名星馳前往興化協
同 貴鎮調撥防剿外合就咨覆為此合咨 貴鎮
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平閩紀

卷之五

三

詳察探報咨興化鎮

爲咨明詳察探報以重軍機事爲照海氛未靖出沒
無常聲東犯西狡謀叵測惟在我有以洞察其虛實
鎮定備禦不爲動搖庶逆賊無所施其奸詐如近者
南日湄州各島雖有逆艘潯泊不過虛張聲勢希圖
分我兵力兼堵南下舟師而 貴鎮未察逆謀過聽
探報九咨請發援兵隨經本提督合商 撫院調遣
官兵前往策應外因見 大咨之內有逆賊割營陸
地將犯府城十分危急情形復經會遣差官馳往查

平閩紀

卷之五

古

看的實另爲酌奪去後續據防守涵江總兵官陳欽
報稱探役回報湄州與賊船駕駛往北等情又據差
員回報沿途各處並無賊營亦無大鯨逆艘等語雖
未雨綢繆發兵固無過舉但過爾張皇未免墮賊奸
計若將來之軍機進止亦倣此而行不特本提督難
以信從徵調策應卽官兵亦未便徒令其往返辛勞
而逆寇且得以益恣其虛張矣 貴鎮爲封疆屏翰
際此逆謀百出卽有賊夥登犯轄汛只當細加斟酌
持重擔當督勵將士相機堵剿幸勿搖奪浮言以慎

軍機可也合就咨明爲此咨 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詳明請示咨撫軍

爲詳請明示事本月二十六日據德化縣詳稱竊照德化殘邑蒙 巡撫都察院吳 親統大兵恢復尙有敗殘餘孽招集千餘人盤踞天平山四出剽掠民不聊生卑縣業經兩次詳請添兵進剿蒙 巡撫都察院批仰移仙遊等四縣會剿務盡根株繳等因奉此該卑縣隨即移會仙遊永福尤溪等縣會剿去後內惟仙遊永福二縣撥練總帶領鄉兵前來其大田尤溪二縣至今未發兵卑縣隨將本縣鄉兵再加團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練聽候進剿外復蒙憲臺撥後營任把總帶兵二百於十七日到縣卑縣隨同韓遊擊商酌一面固守城池一面相機進剿續據任把總稱奉本提督憲牌內有轉奉 巡撫都察院吳 撥安溪縣李鄉紳烏鎗手五百名前來協剿須候到齊一同前進但今海逆踞窠剽掠派米派銀民困湯火日夕望救寔難刻緩官兵已到數日惟候安溪之烏鎗手未到不敢擅進合無詳請憲臺批示或仍候安溪烏鎗手到齊進剿抑或先令官兵往勦懇乞明示救民水火爲此備由

具申等情又爲稟報事據遊擊韓又琦呈稱本月二十四日據練總李學球報稱蒙着球等帶領鄉兵各處偵探機宜探得逆賊葉明唐用不從招撫肆行劫掠乞速發大兵勦滅等情到卑職據此合就呈請憲臺迅勦安溪縣鄉兵速令至汛以便卑職前往撲剿毋使遺孽蔓延日久地方得寧等情各到提督據此案照先據德化縣詳稱逆孽葉明等竊踞天平山剽劫等緣由業經會商 貴院各調撥官兵鄉勇前往會剿在案續據遊擊韓又琦呈請催發原調烏鎗手檄前項烏鎗手星馳前往德化以便合力進剿以淨根株仍希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平園紀

卷之五

七

稟報事咨左鎮

爲稟報事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准 江西總督部院 董 咨開據遊擊高觀光吳志報稱卑職等奉 提督憲行令職等帶領官兵前至船坑小嶺地方確探實息相機堵剿逆賊該卑職等先已分佈官兵把守各隘每日探到小嶺地方離船坑十有餘里尙未見賊形踪切奉本部院憲令把守船坑橫溪高洲乾溪一帶四十餘里皆是賊巢後路要隘晝夜隄防準備勦殺所有閩界岑陽關於本月初三日福建總兵熊

平園紀

卷之五

八

門魁差百總周文昇到營報稱總兵領兵在銅箔山遣發都司周士龍帶兵劄營在岑陽關把守已經報明在案其岑陽關離船坑二十餘里本營偵探兵丁每日與閩省探兵交探會話至初八日探到周都司營盤不見人影隨即差遣千總陳琬把總羅士英帶兵探過岑陽關二十餘里未見一人岑陽關無人把守合就稟報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逆賊江機見今收遞高坑地方我兵見與逆賊對壘今據報岑陽關無人把守除已照會福建劉左鎮迅發官兵堵禦

誠恐隔省岐視相應咨請貴提督迅發官兵堵剿岑陽關併凡通福建隘口庶逆賊得以殄滅不致逃入閩地則感佩無既仍祈示覆施行等因到本提督准此爲照逆賊江拐子等剽掠肆害現今三省會勦正宜乘機夾擊以絕根株前准 貴鎮移咨已經嚴檄建寧邵武各協營造發官兵於江閩各關口堵截撲剿在案何以岑陽一關竟無官兵扼守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希卽就近嚴飭建寧邵武各將領務令乘此會剿之機各督官兵於力者祈卽指名咨示以憑叅處施行

平閩紀

卷之五

充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一日

請調營兵咨兩院

爲請調營兵再配大船以便會剿事本月初二日據援剿水師總兵林賢呈稱竊照海逆妄犯郡邑幸大師進剿泉州固解各縣盡復卑職水師官兵亦經擒殺賊魁燒獲賊船此皆憲天威今水陸全勝逆賊敗遁勢同破竹矣但海上之賊素諳水務向之犯我內地以我舟師未備故敢擊其所有登岸狂逞不以廈門巢穴爲憂今賊既水陸俱敗勢必挑選賊兵多配船隻分佈各港道禦我舟師倖而勝則依舊再犯

平閩紀

卷之五

干

內地敗而去則退保廈門巢穴卑職伏讀 撫憲檄文湄州現有賊船二百四五十隻此則賊之防我舟師已可槩見今浙賊又有僞鎮朱天貴劉天福劉祖漢陳義等自北而下計有賊船六七十隻已到三沙西洋游移卑職現與各總兵將領整備勦殺期在先滅此賊方可乘勢進剿海壇湄洲然浙來之賊係佔上風我舟逆風難以遠進揣賊之情必與海壇湄洲兩相犄角牽制我師若我追進一灣則彼退一灣而去我追迫愈遠則恐湄洲各賊或襲我後復踞定海

擾亂省城門戶卑職所統船兵現在軍薄難爲分合
勦禦之計查省城修完烏船尚有二十隻趕辦船尚
有四五十隻雙蓬船尚有三十隻目今興化鎮官
兵既已回汛其中左貳營原係水師熟兵晉江營在
汛既無船隻該營亦係水師熟兵俱可令其赴省配
駕戰船福寧州原有水師熟兵現在州汛有船八隻
亦可令其駕出定海合縣又浦江陳朱二總兵等現
有水兵千餘查興化所修之船僅有小趕辦船四隻
餘俱雙蓬船白舫哨無裨實用莫如調令陳朱二總
兵等將兵盡帶赴省配坐大船併再行府縣將前日
奉調未到之灣兵水手竭力催解將在廠督修各干
把總加與職銜令其招募兵丁立功總將在省戰船
盡數配駕出洋進征從此在廠之船不用留兵看守
合興化晉江各處之兵船多兵足可以長驅而進又
朱天貴各賊今已游移閩界則浙江海邊屬於底定
若蒙移會浙江水師提督撥船會剿大張撻伐直抵
巢穴蕩平兩島此一勞而永逸也除呈 巡撫都察
院吳 外爲此具昧密陳等情到提督據此爲照海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逆惟以慣習風濤舟楫倚水跳梁游移沿海每窺我
間隙輒聚艘登犯及救應之兵馬厚集彼已揚帆遠
逝我勞彼逸爲害已久近我舟師雖經屢勝然於逆
寇之大弊根本尚未搖動若促令順風南下恐船隻
有數兵力未厚萬一逆賊悉其船隻精銳從中堵截
未出萬全茲該總兵呈稱省城現有修完烏船趕辦
雙蓬船各船共一百隻請於興化鎮標中左貳營晉
江營原舊水兵并浦江陳朱二總兵所轄之衆調令
配駕并行令各干把總招募湊集共圖大舉仍移會
浙江水師提督撥船會剿以收一勞永逸之效言之
鑿鑿是亦剿滅海逆之一策也既據該總兵呈請前
來合就咨商爲此備咨 貴 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仍
祈示覆施行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咨會事咨兩院

為咨會事本月初五日卯時准 寧海將軍喇 咨

開照得本月初四日有

干爺發來鈞諭副都統查音布即將四路兵馬挑選帶

往漳州進剿提督石 總兵黃 官兵仍同前往其

提督楊 乃係福建全省重臣泉州係是緊要之地

去與不去聽該提督自行酌量等因則是福寧鎮黃

總兵乃係奉令往漳進剿之員今現同貴提督在東

石勦賊或俟東石賊平前往漳州或彼處兵力已足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即令馳赴漳州統候貴提督酌量遣發可也請煩查

照施行等因到提督准此為照東石一寨逼近泉州

雖應剿滅但三面皆海數年以來築城挑濠恃險拒

敵一時難以攻克且不過彈丸之地今

貴部院 咨開 總督部院姚 咨稱 逆寇大夥俱在漳州 都統喀

已奉

親王今諭統領滿漢官兵起行本提督有全省責任泉

州雖係緊要重地已有 寧海將軍彈壓是漳賊未

平亟應同赴剿除今現在調集官兵馳往漳州其東

石一寨俟剿滅漳賊之後再行攻剿亦未為遲也至

於副將郭奇前經 貴院 撫院 派留防守泉州茲據該副

將稟稱現奉 總督部院 貴部院 調令往漳會剿等情查該

副將原係 總督部院 貴部院 行調之員本提督未便專主

或應令其留防泉州或應令其往漳會剿應聽 寧

海將軍酌行除咨覆 寧海將軍喇 并咨會 都

統喀 去後合就咨達為此備咨 貴部院 請煩查

照施行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懇請撥兵咨兩院

爲懇請撥兵協防以固巖疆事本月十五日據同安副將馮昭京詳稱竊照職標現在官兵不滿五百而陸續招回舊兵只先到四百餘名業已分發灌口沙溪等外汛及安設上下各塘計在縣之兵稀若晨星今汀州左營董遊擊已奉調赴泉而總鎮馬雖於十一日到然其原帶官兵奉將軍喇留泉其所隨來者寥寥無幾前當營兵足額之時猶添福清營千總田龍見帶兵三百協防今又隨本軍門出征至漳茲

平園紀

卷之五

五

同安地方初復山魃未盡根株海逆日在耽視卑職密差偵探聞欲候滿漢大兵徑過之後卽結連而起雖風聞未可盡信然窺之邊疆咽喉要地不當示之以弱致其狡視生心况城垣盡推房屋罄拆官兵現制城外奈何以數百之卒孤駐荒郊能保倖逆之逃避實擊虛乎且咫尺涵州其來也無時去也無跡覆轍不遠能不寒心伏乞本軍門垂鑒地險兵稀不拘滿漢旗營迅撥協防勒令星夜赴同以保巖邑卑職不勝引領以待等情到提督據此爲照同安一邑爲

泉漳兩郡適中咽喉要區與廈門對峙且涵州一島逆寇擁衆踞守與該縣只離十餘里當此城垣未築窺犯不時若不添設重兵無以資防勦而通大路現今逆賊敢於登犯總因兵少之故茲城守營官兵既寥寥無幾馬總兵又隨帶官兵無多亟應撥兵防禦今據該副將詳請前情合亟咨會爲此備咨 貴 院請煩察照酌奪迅撥官兵前往添防以固邊汛以通孔道仍希示覆施行

平園紀

卷之五

五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邊汛遼澗咨兩院

為邊汛遼澗請照舊制添設營將以同地方事本月十七日准福寧黃總兵咨開竊照本鎮標額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三員守備三員千總六員把總一十二員兵丁三千名分防福寧一州福安寧德兩縣後因設立桐山營官兵於通省八府一州抽調本鎮標左營遊擊一員把總一員中左右三營共抽調兵丁一百五十三名設防桐山左營止留守備一員分防福安竊福安一邑襟山帶海毗連浙界叢山峻嶺賊寇

平閩紀

卷之五

七

易於竊發際茲山海多事之時若非營將不足以彈壓地方況守備職司兵馬錢糧城池汛防不能兼顧伏祈貴提督俯念邊汛遼澗將左營遊擊曹良照舊添設分防福安將桐山遊擊另設能員駐防庶邊疆鞏固而地方有攸賴矣擬合咨移為此合咨貴提督請煩察照咨商

督撫

兩院酌奪會

題施行等因准

此為照桐山營官兵原因海疆寧謐無事故前任督提會議於通省各營酌量地方緩急通融抽調設立該營以同浙閩連壤之聲勢此皆因時而制宜也目

今地方多事山海弗寧而福安一縣倚山負海寇盜

不時竊發誠非一守備可以兼顧而彈壓者至於原

調入桐山營官兵查皆沿邊各標協管經制額內之

數先以海逆遠竄臺灣額缺奉文不准補足茲下游

各營皆逼近廈門逆穴現在海寇跳梁各有汛地防

守之責况徵調不時分應難周空有千兵之虛額而

無千名之實數致盜賊得以乘間窺犯所當亟

題補足以固邊防斷不可仍膠舊議懸缺久空也特有

不同事有緩急今准該鎮請照舊制添設營將移咨

平閩紀

卷之五

七

前來合就一併咨商為此備咨 貴

部院 請煩察照

會疏具 題補足以收實用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欲靖海寇咨督院

爲欲靖海寇根株等事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准 貴部院咨內開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准 兵部咨內開可否將水師提督同安漳浦二鎮之兵不必另募照所題舉行之處公同詳議妥確速行具題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咨察照酌議見覆會 題施行

等因到提督准此爲照欲除海寇須設舟師此固理勢之所宜然者但必先固我之內地根本然後可以一意直前查閩省沿邊二千餘里皆逼近大海逆艘

平閩紀

卷之五

完

隨風乘潮倏忽數百里在在可以登犯若該汛兵力單薄難以堵禦勢須告急請援在我之援兵於陸地奔馳及到所犯之處而賊已飽颺遠引此從來之失計故海寇得以一島之微肆志跳梁至今未收蕩平之效也近稽 貴部院經濟宏裁特疏 題增兵額於同安漳浦各添設總兵彈壓蓋以同安爲泉漳之咽喉同安兵厚然後泉漳之聲息可通漳浦乃閩廣之接壤漳浦勢固然後閩廣之脈絡相連况現今海逆披猖登犯不時若同安之勢孤則漳泉之聲息中

斷漳浦之兵單則閩廣之脈絡不接而雲霄詔安一帶地方且因而騷動矣此目前添設同安漳浦及沿邊各營汛官兵所謂先固內地之根本確乎不可移易者也俟水師提督官兵召募足額舟楫收拾完固將爲搗巢之舉即於同安漳浦二鎮及沿邊大小各營之內挑選練習水戰兵丁配駕協同出剿亦可以資驅策今若罷同安漳浦之添兵盡從事於水戰計製造船隻尙須時日逆賊刻在狂逞東西騷動沿邊汛守單薄我官兵將奔馳救援之不服又何暇遙及

平閩紀

卷之五

三

於掃蕩逆穴乎此尤藉 貴部院之始終主持也事關封疆大計既准咨議不得不披瀝芻蕘是否有當惟祈酌妥主稿具 題庶積寇可殲蕩平可奏耳令就咨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咨商臺寨咨兩院

爲咨商臺寨官兵以收防邊實效事爲照遷邊之役已經通行勒限報竣此月之終大約可以就緒但邊界既定則臺寨亟宜修築在各縣有司以愛惜民力爲詞未免有遲延耽擱苟從事之弊不知臺寨關係邊防大計若任意耽遲則官兵棲身無所堵禦無資若潦草報竣則一經風雨不久便有傾圮之虞此尤祈 貴_{部院}嚴飭該地方官及早修建務期堅固以免將來崩塌修理之煩此臺寨之建不可一刻稍

平岡紀

卷之五

三

緩者也至於應設官兵查自福寧州起各營皆經徵調南征現在存營寥寥無幾今際邊疆界分防禦寨處處需兵若悉力於邊防則城邑空虛若居重於根本又邊防單弱叠據各將升連篇累牘大聲疾呼請發原調官兵回營以資分守等情前來雖屢經慰調批答通融派防然空言終無濟於實用如任其分佈未周守禦未密何以遏寇防奸今應否將行開官兵酌量發回各原營以資分佈巡防以收遷邊寔效合就咨商爲此備咨 貴_{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

示復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平岡紀

卷之五

三

安設要汛咨督院

爲咨商安設要汛官兵事爲照洛陽橋一汛當海潮之衝爲泉州門戶最爲緊急之區在先海逆遠竄地方寧謐無事或有時輪派晉江營分防但該營原係水師今水師提督不久到任則該營仍歸管轄應聽其調防原舊各灣水汛而洛陽橋陸汛未免空虛

貴部院經綸海甸無遠不照所當及今題設官兵之時於洛陽橋添將官一員帶兵一千餘名以備防守以固要衝蓋有專官彼將以地方爲切已之責不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敢懈弛疎畧若輪汛撥防彼且視同傳舍苟簡從事欲其規爲久遠何可得也倘兵額分派已多亦須酌量添設七八百名萬一有警再於本標官兵之內隨時調遣添防庶免將來之紛更耳再查安海一寨近經細詢係康熙八年展界所建今若照順治十八年舊界遷移則此汛係屬界外尤祈貴部院鴻裁酌定卽將議設安海官兵移設大盈今其兼顧小盈是否妥便合就一併咨請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請寬海禁咨督院

為請寬海禁等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准 貴部院咨
開據督糧道會同興泉道呈報興泉二府沿邊各臺
寨分防官兵數目冊到部院據此先為前事業經本
部院咨覆貴提督查照順治十八年舊汛移行各標
鎮協營撥兵扼防去後今據該道呈稱興泉二府墩
寨舊界皆係貴標併興化城守營以及晉江水師等
營分佈防禦似不可緩除將墩寨催令沿邊各府縣
呈速興工修建外合就咨催希仰移行各鎮協營迅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速撥防施行等因到提督准此為查各營官兵皆經
先行別調勦禦見今存營寥寥無幾而單開沿邊各
汛需兵甚多將何以資分派即如本標之兵除出征
在漳及發守各縣汛之外存城不過百十步卒今縱
令其盡數出守已屬不敷若將行間之兵發回則邊
牆無兵可守展轉思維實難分顧況今日事勢又與
往日大相懸殊當此海逆猖狂乘潮肆逞處處可虞
且沿邊臺寨相去或一二里或三四里不等茲以十
餘名步卒駐守其間萬一逆賊以大夥登犯攻圍該

汛雖官兵竭力堵禦然眾寡不侔保無疎失失則損

挫兵威所關匪小本提督不得不剴切言之 貴部

院文經武緯慮無不周尚祈少加裁察以保萬全者

也今准前因除即移行各鎮營酌量地方緩急將現

在官兵通融量派汛防并將卑開同安縣所屬地方

內有原係水師官兵防守之處業經移行同安鎮將

速為分守毋得推諉各去後尤祈 貴部院俯察地

方形勢賊情兵力各將弁委難支應迅將議添營制

先行委員任事令其分頭招募兵丁以資派遣并嚴

平閩紀

卷之五

五

檄各有司速將臺寨勒限修竣以備防兵棲止庶職
守有資邊防可固矣合就咨覆為此仰咨 貴部院
請煩察照裁奪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遵奉 俞咨督院

爲遵奉 俞旨安設官兵分佈緊要以鞏邊疆事本月初一日接 貴部院會案內開浦城添兵五百名閩安添兵一千名鎮東添兵四百名蒜嶺楓亭各添兵四百名惠安添兵一千名洛陽橋添兵七百名同安添兵三千名灌口添兵五百名龍江添兵五百名海澄鎮移駐漳州額兵三千名漳浦鎮照舊仍轄額兵三千名漳浦營添兵五百名雲霄營添兵五百名海澄城守添兵一千名江東橋添兵二千名福寧添

平閩紀

卷之五

毛

兵四百名以上共設兵一萬八千八百名卽在奉旨添設一萬零八百名并公標併入八千名之內等因仰見 貴部院計謨碩畫佈置周詳本提督自當祇遵會 題安敢復有異議惟是此番 題定之後遂成繩墨若內中稍欲更張似未便再疏入 告又不得不少中末議也查福寧州雖當添兵但該汛離廈門逆穴頗遠向雖有零星游逆黨羽游移窺犯近爲我舟師追擊而逆首朱天貴等已逃竄南下今我舟師大隊出屯定海相機搗穴在逆賊斷不敢飛越北上

則福寧州可無海寇之患矣既無海寇可虞則城守

四百之兵不須添設只將鎮標原調八洞山營額兵一百五十三名准撥補足額再將該鎮標左營原調入洞山營遊擊一員把總一員准其補復員缺便足以資分佈彈壓近本提督曾經面商該鎮亦無異詞故敢述以叅議也尙剩兵二百四十七名內再請將一百五十名准撥補敝標五營原調洞山之額餘存九十七名留備別用再查福清一縣離省會不遠既於鎮東添兵四百名則蒜嶺卽添兵三百名亦足扼

平閩紀

卷之五

吳

守似可省出一百名以益楓亭蓋楓亭一區風多伏莽數十年來未嘗一日平靜此往來差員商旅所却慮而戒心者也至於大盈小盈尤爲山寇要衝此地旣近東石逆穴咫尺大海內則九溪諸山路通安溪永春諸邑山海逆寇每於此中出沒若不安設重兵不足以斷絕山海之勾連本提督愚見擬於此汛添設守備一員帶兵五百名防守卽將原議減設福寧城守守備一員餘兵九十七名歸其管轄尙少兵四百零三名擬於雲霄營那兵三百名漳浦營那兵一

百名蓋雲霄惟一土堡非如郡邑之有倉庫堪虞既有官兵一千二百名自可分佈無事漳浦一縣已有總鎮重兵彈壓又有漳州爲之聲援不日水師提督蒞任復有水師牽制逆賊之腹背則漳浦一邑有兵一千四百名居守其中自有虎豹在山之勢無煩再慮以上雲霄漳浦共減兵四百名奏福寧存兵九十七名共四百九十七名卽今議減福寧城守守備一員統領駐守大盈小盈二處以塞東石安海之衝若有警息再於敝標調撥協助如此則沿海一帶星羅

平陽紀

卷之五

五

暮布隨處周密戰守之權確乎在我掌握矣彼此俱屬王土何處非關責任本提督身駐泉城見統數千之衆乃於大盈小盈議添防守而於雲霄漳浦福寧則議減戍此非臆爲輕重也蓋以本標士馬有應援各府之責且山海未靖警息頻仍一遇有事便當介馬星馳倘遠出追勦鞭長莫及若泉州至同安一百三十里大盈一帶適中孔道無專防之兵扼守恐宵小勾連又滋一番震動事關地方大計故不得不因此會議之機詳慎敷陳惟貴部院再垂參酌可

具合就咨請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裁奪示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平陽紀

卷之五

五

申飭透越各四鎮

爲申飭透越接濟之弊以絕盜糧事爲照透邊畫界設兵巡防原期杜奸清野俾逆賊掠食無從則烏合之夥勢當不久潰散惟恐有一二不肖弁目聽信奸棍唆誘希圖微利明知故縱任其透越勾通合就移飭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轉行嚴飭所屬沿邊各協營將領務令不時親自帶領兵馬嚴行巡查并申飭汛防各弁兵凡係港口寸板不許下水若係陸路一絲一粟不許越出界外敢有陽奉陰違分

平關紀

卷之五

五

肥故縱及稽察不嚴致被透越者或經訪聞或被育發定以通賊指察事聞邊禁

功令森嚴貴鎮責任攸關幸勿泛觀仍將通飭過緣由

見覆施行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設法示禁咨兩院 平南將軍

爲懇恩設法示禁急救殘黎事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據江東副將詹六奇呈稱據二十八都下坑九東等社居民楊仕楊同等呈稱本社數村附居大路屢被海虐慘不可言幸逢大兵討賊喜見天日豈料本社土樓攻破顆粒無存哀聲滿道僅存空屋又被兵丁乘取柴火拆毀殆盡合情乞示禁止招徠殘黎等情前來據此爲照二十八都各村逼近大路雖未遷移凋殘已極僅存棲身房屋況又播種及時今被營兵

平關紀

卷之五

五

拆毀不留半柱隻椽可憐未定驚魂又作流離落魄早職聞之痛切卽請憲令禁止旋復躬親傳諭孰知頑兵不遵軍令數百成羣公然無忌將以民居爲瓦礫場矣今據前情合亟呈請軫念民爲封疆根本移知都統迅示嚴禁庶留未拆之餘以免露宿之苦實憲臺恩施廣厦千萬間也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逆孽狂逞倚水相持茲滿漢官兵雲屯漳郡相機進勦凡附近孔道居民田廬荒毀流離之狀在

貴部洞悉民瘼早垂矜恤茲據該副將呈據上坑

九東等社居民呈詞懇乞設法嚴禁等情除經出示嚴禁外合藉 貴^調威^院嚴示禁飭俾滿漢官兵共有遵守殘黎稍獲安堵得以及時播種其所造於地方非淺鮮也今據前情合就咨會為此備咨 貴^部院^軍請煩察照嚴飭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五

四

海氛不靖咨兩院

為海氛不靖勝筭宜周急陳情形請乞速撥重兵防汛以固內圍以保子遺事本月二十三日據晉江縣詳稱竊照逆孽披猖流毒已久我上憲經畧海邦剿撫並施迅行遷界嚴禁接濟茲茲小醜滅在旦夕區區下吏何庸置喙然在晉地今日情形計之界地既遷逆賊計窮勢如困獸必鬪餓豕必突卑職日據所聞海寇橫行縱恣派刦殘黎驚魂徧野哀號不敢不激切陳之謹按泉州濱海延袤三百里海逆存在可

平閩紀

卷之五

四

以登岸而自晉地言之最要者無如安平前埔竿頭靈水等處由小橋折而東則自陳埭青陽蚶江石湖等處古陵鋪折而南則沙溪金厝寮等處皆逆賊出沒之要路先是順治十八年調兵分汛扼險而守十里一寨五里一墩碁布聯絡聲勢相援故逆賊不敢入犯內地之民得以盡力南畝安枕無憂今自遷界之後調兵列守之符日遲一日逆賊刦掠之慘日甚一日內地居民泣無保障請兵致討則聚散無定防禦難周則往來肆虐勢至城外兩關人民驚惶是咫

尺有轅長之慮深為隱憂者也。平職身經守禦情形已熟終日焦思晉邑為泉郡要領聚數千萬之戶口全係此數處之屏翰茲者東石一處久為賊踞深河結柵已成負隅之勢而安平前埔靈水等處地相逼連逆賊聚為淵藪從此出入內地招夥派餉萬一復踞一所深溝築壘固成窟穴倚為犄角則南鄉人民淪陷湯火內外市肆貿易阻絕額糧罄耗毫難徵問是委萬姓之膏脂以資賊棄藩籬而守堂與閭郡生靈復危矣且賊敢入內地擾害者不過憑海島張嚇

平圖紀

卷之五

星

我人民輸納糧餉以濟漳賊耳如我沿海之汛地蚤一日安兵守禦則臺寨可蚤一日修築恭布勢成應援聲壯此不惟泉郡之門戶永奠金湯併可以遏絕漳賊之趨運速彼銷亡矣蓋逆賊以游踪海上旦夕候至焚民廬舍拏民妻子待我大師搜剿賊已揚帆飄去故民寧受荼毒以救死者皆緣沿邊之汛地未有重兵防護也今日安危機在肩隄伏懇迅發重兵安置守禦固七泉之根本甦萬民之性命其在指顧間矣合就申詳為此除申

督撫兩院

寧海將軍外

平縣備由具中等情到將軍據此為照海逆肆亂以來全閩沿海郡縣悉遭焚掠之慘漳泉尤甚茲滿漢大師雲屯漳土逆孽猶時有乘間登犯擾我黎庶者則泉屬沿邊紆迴數百里之間留禦兵單不敷分守賊徒之頻入焚掠不問可知每據各將領呈報亟欲調遣分防奈官兵限於制額無可藉手雖先前亦有安設而寥寥百十之眾無濟事機本將軍為邊防日疎地方日壞輾轉思維心血已枯茲邊界既定勢當派防本將軍廣詢昔季之情形細察今日之事勢即

平圖紀

卷之五

吳

此派防之間又有當費一番籌畫者查順治十八年間海賊以屢敗之餘膽寒氣喪故我沿邊五里一臺十里一寨百十官兵便可保固無事然畢竟尚有馬匹得以迅速冲突今逆賊之聲勢方張內地之奸宄稊莠若邊防之兵只循舊數恐海逆乘潮突至千百為羣而我臺寨弁兵眾寡懸殊不特難以出勦尤慮不足自守萬一挫損兵威則賊鋒愈熾兵心愈疲將來且不可再振矣此前日與泉道建議請設重兵良有以也今即不能盡如該道所派之數亦應稍為加

增昔之原額惟是本將軍現在行間又不得不酌留
標兵以勦進剿今擬俟東豫新兵調到收明之日即
爲斟酌撥防除稍緩地方應俟本將軍回泉之日酌
撥外至於竿頭靈水前埔古陵大盈小盈各處更爲
衝要之尤者亟應於竿頭安兵五百名靈水安兵四
百名前埔安兵五百名古陵安兵二百名大盈安兵
五百名小盈青石宮二處共安兵四百名以上各汛
先應安兵共二千五百名以應目前之急但查各汛
相去或十四五里或二三十里不等一遇有警彼此

平閩紀

卷之五

七

應援非藉馬匹難以星馳電掣今本標官馬缺乏
部發無期購補無資尤恐徒步之卒有警難於遠馳
互援則又屬紙上空言罔濟定川不得不仰藉 貴
部院之計謀早示區畫以救此泉屬之殘黎也今據
前情合就剴切咨商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
仍祈酌妥迅賜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地界安兵容福寧鎮

爲地界非安兵莫守橫寇非重兵莫禦謹歷陳遷後
情形仰祈鑒憐救濟以保疆土以全民生事據福寧
州中稱切州境沿邊二百數十餘里汛地不爲不廣
隘口不爲不多當鎮營全設之日猶鰓鰓以地廣兵
稀不敷分守是虞況於今日所設之官兵其分防隘
口者豈能周密屈指而計中營遊擊劉濟源官兵二
百餘名駐劄赤岸橋看守船隻調防桐山營遊擊曹
良官兵三百餘名守禦州城調防平陽營遊擊傅鵬

平閩紀

卷之五

八

翔官兵五百名駐守桐山此三營相隔脩途峻嶺各
有守城守船之責其餘不過差遣塘撥以供瞭望偵
探而已孰敢以寥寥有限之兵遠分要隘以當逆賊
之衝而疎城池船隻之防故各寇如入無人之境日
甚一日曾無一毫顧忌甚至直入內地焚殺擄擄嚇
餉立威遠近刻無寧宇向者患在海濱今則患移內
地藉非迅發官兵立時撲滅肅清內地以固疆界則
賊勢日增民生日促恐涓涓不絕將成江河矣等情
到本將軍據此案照先據該州中爲逆謀報忿有據

等事內稱陳張諸逆屯踞地方意圖雪忿侵犯州城
伏請酌撥水陸捍衛等緣由業經本將軍咨商 總
督部院并移咨 貴鎮量發官兵回汛防禦在案續
准 督部院咨爲呈請酌撥官兵等事復經本將軍
移准 貴鎮咨覆撥發桐山營把總游明帶兵一百
名候領糧餉立今起行等因茲復據該州申稱汛廣
兵稀賊寇公然屯劄肆橫劫擄若非迅發官兵撲滅
則賊勢日增民生日促等情前來爲查沿邊遷移已
定要口自應撥兵防守惟是福寧官兵調起來漳而
在州汛防官兵雖云卑薄亦當設法堵禦相機剿殺
乃因循退縮致賊勢鴟張以致劫擄此該州之不得
不屢請重兵及時剿滅以靖地方者也照據前情合
再亟移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希即迅發把總
游明帶兵星馳回汛守禦仍嚴飭在州將弁酌量地
方險易通融扼守務要晝夜用力瞭探加謹隄防遇
有警息奮勇馳剿保衛人民以安地方仍將撥兵起
行日期并飭行過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平閩紀

卷之五

吳

地界安兵咨督院

爲地界非安兵莫守等事本月初七日准 貴部院
送到 康親王今諭內開據福寧州知州張敏啓稱
州境沿邊汛廣兵稀逆寇直入內地放火殺人擄擄
男婦財物張示嚇餉并開遷界後被害地方日期情
形狀乞垂鑒等因敬此爲照福寧僻處閩省北隅離
海逆巢穴較遠向來頗稱寧謐自福寧鎮帶兵南下
會剿而山海小醜窺我兵卑遂敢乘隙劫擄然據報
俱係零星逆孽實非大夥海寇若在州文武果能和
衷協力鼓勵官兵鄉勇互相守望堵剿何以致其流
突無忌該州雖係文職亦有地方之責平時既無拜
盜之術而有事輒大聲狂呼越啓 親王前據該州
詳同前由本將軍隨經移咨福寧鎮催將原議發回
桐山營官兵一百名迅令馳回福寧協同在州將弁
酌量地方險易通融扼守去後今奉 王諭前因相
應再於該鎮所帶官兵之內掣回二百名并前議遣
之數共足三百名今其兼程回州相機防剿是否妥
便迅祈示覆以便轉移遵照至於該州狂呼越啓未

平閩紀

卷之五

手

知 貴部院前此曾否申飭細揆該州之意寔欲速
福寧鎮之回州以卸地方之責任耳然行間與賊對
壘日夕相持兵馬尙慮卑薄該鎮豈可輕易遽撤諒
貴部院碩畫當有以洞及也合就咨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迅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平間紀

卷之五

至

平間紀卷之大目錄

咨文

酌設沿邊咨兩院

特請增兵咨撫院

稟報事咨督院

請令撤兵咨兩院

備陳勦賊咨兩院

備陳勦賊咨浙督

遵奉 俞旨咨兩院

平間紀

卷之六目錄

一

詳請添兵咨督院

奏聞事咨督院

密報事咨喇將軍

呈請憲示咨兩院

特請飛調咨督院

密請添兵咨督院

賊盛兵單咨督院

稟報事咨兩院

密報事咨興化鎮

密請安置咨兩院

特請飛調咨水提

重地未便咨喇將軍

平閩紀

卷之六目錄

二

平閩紀卷之六

三韓楊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酌設沿邊咨兩院

爲酌設沿邊要汛以資防禦事准貴部院咨開准

撫院吳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惠安營至

福清蒜嶺沿邊一帶已經撫院吳巡閱各汛應設

官兵佈置分防既經酌定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將

平閩紀

卷之六

一

軍請煩察照希即迅撥官兵二千五百名分佈沿邊

各汛倘有不敷本部院再撥兵五百名統聽貴將軍

分發防守仍希見覆施行等因并准撫院吳咨

同前因各到將軍准此時本將軍因驗收東豫新兵

發伍正在酌定兵數分發回泉汛守然後咨覆復准

大咨前事內開准撫院吳咨內開本院旋師閱

歷屢勘形勢并與鎮汛諸將細加商酌自漳州大王

廟起以至泉州并興化至蒜嶺一帶安設官兵數目

業經本部院傳修貴將軍迅咨官兵防守倘有不足

本部院再撥兵五百名統候分撥在案但邊界遷徙已經兩月沿邊處所尚未安兵盜賊縱橫出入無忌斷難刻緩合就咨催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迅撥官兵今與泉道同貴標員沿途安置分防望切望切等因准此爲照沿邊遷界已定自應設兵防守茲撫院巡閱漳泉興化各郡縣邊汛派定官兵堵防備極周密詳悉深得安攘至計惟是各營兵額猶恐不敷分布如泉州沿邊各處所需兵數計本標制額只有四千八百五十名而本將軍現在行間與賊對壘

平間紀

卷之六

二

堵守邊牆尤爲緊要不得不酌留官兵以備緩急今除酌撥官兵二千名於本月初一日着令本標左後兩營遊擊朱起龍劉國典帶領回泉酌量地方險易先爲分佈守禦去後若照撫院原定之數尙屬不敷似應俟蕩平漳寇之日本將軍帶兵回泉方克如數撥發也其洛陽橋惠安二汛雖已添設營制而兵馬皆未補足茲查本標五營已收東豫新兵其舊兵溢額約計一千上下已經行令中軍叅將馬勝將溢額舊兵盡數分發補入洛陽惠安二新營且洛陽遊

擊趙雲奉令帶兵往同安會剿今鄭不伐已經投誠該將現在赴汛料理則洛陽惠安二汛只俟本標溢額舊兵發到即可分佈巡防至於興化沿邊所需兵馬除已經檄行遊擊李雯將現防洛陽官兵俟遊擊趙雲并本標溢額兵丁收補之日盡數撤回興化則興化邊防亦稍足資矣再查福清連江羅源原調南征官兵內除酌留福清砲手一百名連江營砲手二百名防守邊牆外其餘已遵大咨盡數發回原營守邊去後茲查得小盈青石宮大盈地方已有本標

平間紀

卷之六

三

官兵防守惟東嶺荔枝園二處乃大盈小盈青石宮適中之地本標額兵不敷撥派而東石內瞭山九溪山海逆乘隙出沒得荷貴部院垂念邊防大計撥發勁旅五百名在彼添防則大路一帶可保萬全此又藉貴部院之鼎力鴻謨也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特請增兵咨撫院

爲特請增兵汛守以固地方事准 貴院咨開據驛傳道呈詳福清之鎮東牛宅海口等處逼近樹頭海壇山請飭福協仍撥龐守備再增兵三百名汛守其漁溪等處或將調去福清之兵發回本營分汛或別撥兵丁選員協同防守等緣由到院據此相應咨達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福清汛地遼闊兵力不敷汛守先經本將軍咨明 督院將所調南征官兵發回二百名以爲汛守邊汛之用至於蒜嶺等處新經

平園紀

卷之六

四

題設守備一員額兵四百名近該營守備田龍見請留福清營原發回南征官兵以爲安營立寨之資業經本將軍咨准 督院覆示飭行該備迅將額兵作速設法募補足額發回原兵在案是福清之蒜嶺等處兵力頗足似可少敷防禦至於鎮東一帶尙須添防但附近各營委無餘兵可以調撥祈 貴院預籌或就近酌量緩急通融那移以資汛守俟新設之鎮東營官兵募足之日撤回可耳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十日

稟報事咨督院

爲稟報事本月十三日據延平城守左營遊擊邵乘龍呈詳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逆孽紀朝佐流竄德化永福二縣自當發兵窮追搜捕以絕根株茲據稱延平郡城只有將官邵乘龍兵三十餘名現在無兵可撥等情惟是永春一縣與德化毗連在泉官兵現經盡數撥防沿邊無可遣發前往接防該縣城池倉庫爲重其延平原防永春官兵似未便發回所有副將康泰所帶會剿寧化官兵七百九十名近據各協

平園紀

卷之六

五

將報稱黃機禾屢爲官兵殺敗等情則逆賊之形勢畧可槩見今或只令郭裴二副將會同樂總兵官兵在彼搜剿行令延平副將康泰將所領官兵盡帶回延會剿紀朝佐或行令該副將於所帶官兵之內酌發二百九十名着令能員帶回并行遊擊梁九鳳將現防寧洋官兵之內酌撥一百名馳回延平庶足以資堵剿并可兼顧郡邑城池倉庫查寧洋縣汛係漳州所轄應祈 貴部院檄行漳州鎮標撥官兵二百名前往防守責令遊擊梁九鳳將原帶官兵二百

名馳赴寧化會剿黃機永其副將康泰乃係委署回部改推之員若久在行間未必盡心且恐呼應不靈或應令其原帶官兵七百九十名帶領回延內留二百九十名固守郡城倉庫共五百名責令遊擊邵秉龍帶領會剿紀朝佐庶出處戰守均之有備矣本將軍管見如此是否有當合就咨商為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奪示覆以便行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平亂紀

卷之六

六

請令撤兵咨兩院

為稟報請令撤兵事本月十四日據邵武副將郭奇署延平副將康泰隨征屯田總兵樂燦報稱竊照平職等奉憲令帶領官兵會剿逆寇黃機永等已于二月二十日進攻賊口二十二日辰時直搗巢穴當陣殺賊奪械并逆賊棄却空堡竄逃各情形俱經具報在案時職等暫割留猪坑分差馳探黃機永踪跡聞於二十四日據原發上伊一路進剿各營千把范得勝等寧化縣安遠司巡檢馮奇同報稱得勝等遵奉

平亂紀

卷之六

七

即於三月二十二日黎明帶領目兵前進陸里郊洋地方賊黨踞險抗拒四處埋伏得勝等分兵三路奮勇冲殺每進賊口當斬殺賊旗手二名得獲大旗二桿殺賊聚三十餘人得獲箭鎗馬又旗幟等件及至午時賊敵不住又奔上高山竄入空土堡得勝等協同巡檢馮奇帶領上伊難民鄉壯張教化等四面架梁冲殺上山圍堡當陣砍賊十餘人砲傷滾落山崖約計二十餘人餘黨四散潛逃其空堡當即火焚各營兵丁陣獲旗幟鎗砲等項相應一并報奪等情

據此卑職等會商雷猪坑巢穴空堡已焚師劉無益
隨議令汀營裴副將即領該標官兵前往汪家地一
路搜緝卑職等帶領官兵前至郊洋一路搜緝時據
上相丈難民能通爲報稱聞有黃機禾只帶五六十
人走往江西地方去等語卑職等挑選目兵二百名
着令邵營千總何承統范得勝等各領星馳追趕去
後於三月二十六日據千把何承統等回稱三月二
十四日酉刻統等蒙令帶領精壯目兵漏夜前往至
二十五日辰刻到石城高田地方計趕八十餘里時

平園紀

卷之六

八

據本地練總何就口稱并鄉民傳說黃機禾被福建
大兵殺得大敗只帶五六十人走去江西贛州投誠
去了等語卑職統等會商未知果否欲剷高田又係
江西地方所帶目兵糧米無辦難以窮追不便久剷
合撤回營等情據此該卑職等切照黃機禾聚眾肆
虐盤踞雷猪坑老巢茲奉憲令撲剿前後剷殺三陣
敗遁江西巢穴已蕩餘黨零星潛匿只今各營重兵
久駐敗亡餘賊斷不敢出惟是卑職等經歷地方日
觀山地拋荒議將克剿地方應聽該轄汀州裴副將

平園紀

卷之六

九

一旅暫剷要地會全寧化縣多方設法招徠編氓庶
餘黨自出歸農而界內一清則黃機禾不敢復逞地
方漸見寧謐矣今卑職等除移會裴副將及照會寧
化縣知縣招徠去後各帶官兵撤至中砂地方暫剷
現候憲令撤兵外理合具稟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
山賊黃機禾負固跳梁業遭發各副將督領官兵會
師夾剿擒斬疊疊燬巢復械而黃機禾被追勢促只
帶隨從五六十人鼠竄江西所有脅從餘黨悉係附
近居民大剷之後勢必零星潛匿似不必將各營兵
馬久屯境上相應行令副將裴天祿酌留才幹守備
一員帶兵三百名暫留該地方與江西交界處所會
同寧化縣相機剿撫以絕盜萌其餘各營官兵仍令
副將郭奇裴天祿帶領馳至德化會剿紀朝佐其副
將康泰帶兵回守延平以便遊擊邵乘龍帶兵前赴
永福德化尤溪三縣交界之地會剿以絕內奸事平
之日即便發回各營本將軍管見如此是否有當合
就咨商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裁奪檄調仍
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備陳勦賊咨兩院

爲備陳勦賊情形亟賜上策以絕根株事本月初二日據桐山營遊擊曹良呈稱竊照卑職奉令會同浙師夾剿南鎮雙頭衛二處逆賊叨蒙憲臺福庇於四月十一日同各營官兵攻克南鎮得勝緣由業經塘報在案更有雙頭衛一處逆賊尙未搗穴會同密商進剿至十二日浙汛官兵全卑職一齊掣赴後崎界外屯任議撥日兵踰探路徑據浙閩各營目兵回報後崎離雙頭衛有三十餘里十五里之內尙有一線小路餘皆連海靠山乃海巖峭壁一人尙要攀緣而上過此皆汙泥深陷越一小山看見賊巢係孤懸海島四面皆水非船萬難進剿窺前現有賊艘在彼灣泊等情卑職公同詢實間隨准溫協賈副將溫鎮標左營馬遊擊福寧鎮標中營劉遊擊等面云據稱雙頭衛係海中心陸師雖勇未能飛渡必須水師重兵夾攻方克有成等語其賈副將馬劉二遊擊於本月十五日黎明各帶領弁兵起行圓汛外卑職細思南鎮巢穴已經我師焚搗而餘氛奔遁上船勢必合歸

雙頭衛嘯聚今日倘不盡力滅根後日毒害地方滋甚軍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茲賈副將馬劉二遊擊決意歸汎難以強留而在州水師丘遊擊又負約愆期畏縮不前不得不備情稟請憲臺迅發諸練水師以攻其前陸師以躡其後餘孽根株不日可靖卑職所帶官兵一面駐劄白琳地方堵防一面候發水師夾剿仍請飭行浙閩原同夾剿官兵依舊會齊一處協力截殺地方幸甚卑職幸甚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為照南鎮逆賊雖被官兵剿敗然根株未絕終屬

平聞紀

卷之六

三

遺患况雙頭一處尚未搗穴今各兵即欲回汎賊勢必將復燃自應乘此兵威水陸夾剿掃蕩巢穴乃為上策今據前情合亟咨商為此併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希即檄行水師營速撥諸練水師重兵船隻駕進雙頭衛口并檄行原同夾剿各官兵訂期會師水陸夾攻以空巢穴以淨根株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初五日

備陳剿賊咨浙督

為備陳剿賊情形等事准 福建撫院吳 咨開本年五月初一日准 定海將軍王 咨開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准本院咨開准本將軍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為照海逆游泊雙頭衛既係孤懸海島非船難進剿該將請撥水陸夾攻今經貴將軍運籌制勝添撥水師會同劉遊擊訂定日期水陸奮力夾剿深見計謨碩畫但咨 浙江督院飛飭原發官兵仍至桐汛訂師會剿應候 貴將軍主稿可也等因到本

平聞紀

卷之六

三

將軍准此為照南鎮雙頭衛賊巢原准 浙江督院咨移兩省會師水陸夾剿今南鎮之賊業經官兵攻殺焚巢餘孽敗遁則雙衛之賊誠宜一并殲除前據福寧鎮標中軍遊擊劉濟源報文本將軍已經飛飭原在福寧配船水師參將丘廷輔星速會同劉遊擊率兵訂期水陸進剿矣今桐山營遊擊曹良以地係汎屬恐貽後患乃請浙閩兩省原調會剿官兵合力剿除應否如其所請故以奉商今准大咨前因但本將軍所管者水師也或原發船兵足以剿除或應再

爲添發協力夾擊本將軍不敢岐視至於陸路進兵
且事在鄰省則應仰請貴院主持咨會飭行本將軍
似未便越俎合再咨會貴院請煩查照酌示等因到
院准此合就咨會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裁酌
迅賜示覆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南鎮雙頭衙海
逆恃險跳梁業荷 貴部院遣發浙屬官兵會同閩
省福寧桐山官兵協力夾擊南鎮逆賊已經攻殺餘
夥復投雙頭衙盤踞海島茲 水師將軍王 現在
照撥水師官兵合師搗穴至於陸路官兵除經本將

平閩紀

卷之六

百

軍移咨福寧鎮着令能將帶領馳赴桐山候期進發
外所有 貴部院原調來閩會剿官兵統祈 貴部
院威靈檄令星速前來訂期協剿俾浙閩得受救寧
之福皆出 貴部院之鴻慈也今准前因合就咨達
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賜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遵奉 俞旨咨兩院

爲遵奉 俞旨等事本年四月十一日准 貴部院

咨開准 兵部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就咨

商請煩察照作何建議 題覆惟祈卓裁示覆等因

到將軍准此爲照閩省地方形勢南北延袤二千餘

里一面倚山一面臨海倚山則崇岡疊嶂臨海則萬

里汪洋自康熙十三年變亂山海逆寇乘機交訖踞

險跳梁及康熙十五年大師入閩漸次削平使當時

卽增設官兵星羅碁布則餘孽勢當潰散不致復有

平閩紀

卷之六

五

此番之騷動惟是以宇內多事措餉維艱前任

督

不敢陳請增兵以致調撥不敷防剿無藉遂致海澄

失陷泉郡被圍致煩滿漢大兵雲集應援若非仰賴

朝廷威令則閩南半壁幾不可爲茲海逆現在與我師對

壘更散遣逆艘往來於沿邊窺伺在我各汛扼防不

可不極其甚密業荷 貴部院宏裁建議 題增兵

額并海澄公原轄兵丁俱分派於沿邊要汛防剿設

官分轄以端責成此蓋相度形勢因地制宜邇來扼

守頗密孔道始通山海之勾連隔斷賊衆之糗糧始

絕茲 內部以所汰海澄公原兵一千一百三十七名不准補足又以所添一萬八百名之兵原未令其另立營伍添設官員并將水師提標官兵既就此所增兵額之內派撥移咨再議具 題等因查原 題派撥官兵汛地如浦城一汛實爲全閩上游之衝外省解運協餉必由之路際此鄰省山寇未靖不時侵入若不特設專汛斷難保無疎虞若閩安爲省會之門戶鎮東爲福清之藩籬皆通臨大海賊艘乘潮可以直入內港必設重兵方可扼其侵犯至於蒜嶺楓

平閩紀

卷之六

去

亭乃驛站孔道凡解運餉銀火藥甲械到此勢須歇宿且咫尺波濤逆艘日在游移尤當設兵彈壓以杜覬覦惠安爲興泉之脈絡洛陽乃泉州之咽喉每值大潮之候萬頃汪洋若不亟設重兵則賊之艘艦巨艦往來無所顧忌不特內地居民日受蹂躪且恐孔道不通軍機因而阻梗矣其灌口龍江乃漳州接壤適中之地與廈門逆穴對峙相隔一江卽此一千之兵尙慮單薄又何可輕易議減也在江東橋官兵現在與賊對壘日夜戒嚴海澄一縣雖未恢復而該營

所設官兵亦現在也劉江東橋兩兵互相犄角以堵逆賊勾連山寇取糧之要道是又不可一刻疎防也至福寧一州處閩省北偏地勢紆迴爲濱海重地雖有鎮標及銅山官兵而汛險兵單不敷防禦是城守官兵又亟宜添設也以上各處俱十分緊要自應仍照原 題之數設立官兵以資彈壓至若泉州所屬之大小盈逼近東石逆穴當設重兵一千餘名以資邊防祇因錢糧匱乏再難議增今若將所汰各標原兵不准募補又於此內撥充水師提標再除漳浦漳

平閩紀

卷之六

七

州同安三鎮已經奉 旨設兵九千名則餘兵僅三千餘名將何以分佈於沿邊各汛乎夫以閩地之邊汛皆賊踪飄忽在在可以登犯兼之逆賊狡謀每見餉銀火藥經過遂欲擁衆截刦本將軍屢次統兵接護今若各汛兵單萬一有失則賊志愈張咽喉孔道不通軍餉輓運難前山寇復從中遙應窮民因而騷動恐殷鑒不遠前轍堪虞且查水師提標官兵原在二萬數內已於備陳剿賊等事一案經 親王具 題部覆奉 旨准行在案此尤祈 貴部院剴切陳明

者也至添設官員另立營伍有兵自應有官若使附近各營將弁遙爲統領恐責成不專巡防不力莫若簡派弁員以汛爲家功名性命相關自必加謹嚴恭總之閩省從我 朝定鼎以來爲海逆擾攘勞師動衆所費 公帑金錢幾千萬計延至今日尙未蕩平今欲保固封疆一勞永逸自當破格用兵奮揚威武設官分職勿惜小費秋間水陸大舉轉盼屆期倘邀朝廷威靈掃平逆穴莫鋤積寇事平之日或可將新設官兵酌量裁併以省 國帑若再因循從事邊防不同

平周紀

卷之六

六

恐糜費錢糧無所底止本將軍雖賦性愚昧豈不知措餉艱難當勉從樽節惟以身在地方目擊山海情形既准 大咨詢及不得不備晰直陳是否有當尚祈 鴻裁酌妥主稿 題覆可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頌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詳請添兵咨督院

爲詳請添兵以固邊防事本月十二日據本標左營遊擊朱起龍前營遊擊焦國巡今呈稱本月初六日據偵探報稱聞觀音山一帶賊寇侯稻穀收完日隨於祖山頭築造砲城其餘要壘來泉州所有欽廉搬運東石不知欲於何處築寨等情據此案照遵奉憲令糧營築寨一處完固卽撥一吸官兵駐防誠恐安設之後兵力漸次單薄故調邵武郭副將帶兵一千名前來協護事竣撤回如安設臺寨官兵不敢立即

平周紀

卷之六

六

具文呈請酌撥等因遵行在案茲郭副將一時未到卽到亦須添兵單職現在護築康店青石宮小盈三寨報竣之日隨卽那營前埔靈水二汛但靈水前埔對面逼近東石距廈門一湖之水悉係賊寇取糧要口非重兵難以防禦今次第修築隨完隨安兵力益見單薄若賊寇無多守邊官目自能剿殺如賊勢重大必須另設援剿接應以保萬全倘兵力稀少雖臺寨分布賊寇亦得乘虛侵犯恐於沿海險要處所挖河築壘我兵不無多事之累百姓未免蹂躪之苦抑

有請者泉郡沿海地方遼闊比別處十分險要各都鄉村尤當修造土堡以藉安身設立練總以司聯絡清查保甲以除奸宄遇有小警鳴鑼響砲守邊官兵協同鄉隣立可應援若遇大夥又有援剿官兵併力追殺自無焚掠擄劫之患合無檄行府廳縣實力舉行此亦守望相助靖盜安民之急務也等情到將軍據此案照先准 寧海將軍喇 咨據該將報稱海賊要來泉州地方取糧擬石井東石等處登岸等情咨商酌撥官兵添防邊界等因業經本將軍移咨

平園紀

卷之六

三

貴部院察奪在案續准 大咨檄令遊擊朱起龍焦國選等前往靈水防禦并撥何兵協剿等因隨經本將軍飛調副將郭奇帶兵星馳康店護築寨垣以便朱起龍馳赴靈水設寨安兵咨明 貴部院去後茲據呈稱靈水前埔一帶逼近逆穴最為緊要請添官兵并各都鄉村尤當修造土堡設立練總清查保甲遇有警息鳴鑼傳砲互相守望以便官兵應援協剿等情前來是亦綢繆疆圉弭盜安民之要務但靈水要汛止以遊擊朱起龍焦國選所帶官兵前往堵防

未免單薄相應一并咨達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希賜酌撥官兵添防併祈檄行該道府縣清查保甲以杜奸宄併令各鄉村並設練總修砌土堡互相守禦以固地方仍祈兄履施行

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平園紀

卷之六

三

奏聞事咨督院

爲奏

開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准 貴部院咨開准 兵部咨前

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就移咨請煩察照希將

親王兩議 題疏聽本部院與貴將軍另題字樣酌裁

示覆以便會疏 題覆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

逆賊竊踞險島抗拒頗行致煩大師會計雖屢挫賊

鋒然猶負固跳梁踰時除夙仇屬封疆臣子恨不滅

此朝食以紓

平閩紀 卷之六

三

皇上南顧之憂惟是掃蕩巢穴必藉船隻堅固齊備水兵

操練精健方克有濟茲准 大咨詢議

題覆細釋 王諭原題疏內進剿海賊必須調取荷蘭

國船隻方可舉行此誠 親王思深慮遠慎重制勝

之宏謨但目下荷蘭國

勅書尚未齎捧前去則此項船隻難應師期爲今之計惟

俟 水師提督萬 統領岳州江南浙江戰船二百

來閩必由舟山普陀沿海驅剿零星賊艘先聲可以

奪人併將在省修造新舊戰船三百隻配兵操駕齊

備實有可以破敵之具卽就九十月間風信旣順水

陸夾擊諒海島游魂無難授首倘 水師提督萬

所統戰船一時未到本省舟師尚未齊備或俟冬盡

春初另期進剿抑或遵照

親王疏內所議本將軍未敢擅專統聽 貴部院酌裁

主稿

題覆可也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平閩紀 卷之六

三

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密報事咨喇將軍

爲密報事六月二十七日准 貴將軍咨開准 總督部院姚 咨開泉屬各汛原係本將軍舊汛似應於隨本將軍在鳳山兵四千外尙餘兵一千名卽於此中添撥貼防等因并據遊擊劉國興報稱竿頭亦有本標官兵五百二十七名再撥五百名奏額等情查竿頭逼近東石深泥又接連海濱爲賊所必爭之地且本月十九日被我官兵殺敗賊之挾仇報復亦勢所必至而竿頭士卒寥寥實切疎虞之患合再請

奉聞紀

卷之六

指

添撥抵泉以爲固禦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本標五營額兵實在四千六百七十名援剿兩營實在一千六百二十名通共實兵六千二百九十名今現隨本將軍在鳳山營盤共兵三千六百餘名分發左前後三營遊擊朱起龍焦國巡劉國興等帶往竿頭靈水康店以及分防永春德化南縣共兵二千四百九十餘名存留防守泉州并養病兵丁一百八十名此六千二百九十名之兵額俱已分遣無餘所以前准大咨委因無兵可撥故不得不咨商 督院也續准

督院咨覆亦以無兵可撥前來本將軍念切泉城根

本重地兵單可慮不得已於現在鳳山防守邊牆三千六百名之內摘選三百名着令守備楊可能帶領馳赴竿頭添防已經咨明 貴將軍在案今復准貴將軍咨開前因查行間之兵現在與賊對壘難以再爲抽撥查本月二十六日據邵武副將郭奇呈稱已帶兵到康店地方合營俟三四日內寨城完竣卽赴靈水前埔會同朱焦二遊擊築寨等情則是遊擊朱起龍等所帶本標官兵已有郭副將與之會合聲

奉聞紀

卷之六

重

援已壯應於本標官兵之內行調一百名馳赴竿頭以湊二千名之數責令遊擊劉國興調度剿禦其餘本標官兵一千餘名仍令遊擊朱起龍焦國巡會同郭副將在於靈水前埔護築臺寨報竣之日令遊擊焦國巡帶領本標兵一千名防守靈水副將郭奇帶領原轄兵一千名防守前埔則沿邊星羅碁布似可以保固無虞矣

康熙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呈請憲示咨兩院

爲呈請憲示以便畫一支除事本月初八日據中營
恭將馬勝呈稱竊照病故兵丁倒斃馬匹查本標定
例不拘月內日子之遲早俱以是月初一日開除任
支茲據各營弁目稟稱倒馬兵丁要照江南截日任
支若依截支之例恐貽後來駁追之累無可賠補愈
乞轉呈示下遵照據此該甲職查得倒斃馬匹疊經
詳報開除亦有奉批照例截日任支者亦有奉批以
本月初一日任支者茲據前情相應呈請憲臺裁示

本閩紀

卷之六

美

嗣後標營故兵倒馬應否截日支除抑或仍照定例
以本月初一日任支俾有畫一永爲遵守以免各兵
紛爭理合呈詳爲此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施行等情
到將軍據此爲照閩省海逆未平兵馬日在剿禦按
月開支糧餉草料雖宜嚴核樽節然今昔時勢不同
亦當權衡體恤庶可以鼓勵兵心如脫逃兵丁不特
恐其在外不法卽畏勞思逸生心離伍已干犯軍紀
其名下糧餉勿論係何日脫逃自應以脫逃月分初
一日任支無庸再議矣准是陣亡兵丁則係奮勇殺

賊爲國捐軀及一切病故之卒則係晝夜荷戈殲

宿露暑濕潛入膏肓馴致不起當其寸氣猶存三
殮殮藥俱仰給於糧餉開支到手便爾分用無存殆
及身故其名下糧餉不論係何日子槩令以所故之
月分初一日任支則已開之糧米勢常追補官欲
問之本兵其如骨化魂消無從查取若責之該營將
弁則勞苦窮員月支俸廩尙不足以資八口何能爲
故兵填還再查倒馬一項際此剿禦殷繁全資馬力
馳驟窮丁百計借貸查料喂養期得馬匹騰壯以備

平閩紀

卷之六

主

衝突滿望按月開支草糧分還債負不幸官馬倒斃
亦不論係何日子其草乾俱以所倒之月分初一日
任支致兵丁所貸之債無可賠還卽在無事之時猶
不可責令窮兵捐資養馬況今日之馳剿肆出而可
令兵丁枵腹賠料耶本將軍歷任山東江南除逃兵
糧餉以各月之初一日任支外其病故兵丁及倒斃
馬匹俱係截日任支卽今援剿左右兩營現有成例
可考茲閩省現在用兵而故兵倒馬俱以本月初一
開除似非所以體恤下情鼓舞兵心也查此例因變

亂相仍營務亦從無整頓所以因循和沿 貴部院

八閩提衛三軍司命惟祈因時制宜權衡通變將故

兵倒馬倘乾授山東江南之例准以截日任支則各

營弁兵無不感激思奮矣本將軍以有山東江南事

例據呈請示畫一前來不得不剴切轉咨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仰祈體恤下情俯賜酌奪仍祈示

覆以便行令各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平園紀

卷之六

天

特請飛調咨督院

爲特請飛調等事本月十八日准 貴部院咨開准

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除行布政司查明船

隻數目外合咨察照將閩省現有船隻果否足以破

賊倘難以充用若取江浙船隻並無可虞必能取至

福建酌議見覆施行等因同日又准 撫院吳 咨

同前事內開爲照江南浙江船隻原經 督部院會

題同官兵水手一齊赴閩續准 部議令 提督萬

官兵配駕前來今 提督萬 由陸進發其江南浙

平園紀

卷之六

天

江船隻又准 部行或可不取并取到並無可虞抑

或撥發官兵必能取至再議具

題等因查在省有原舊鳥趕船二百五十隻新造鳥船

五十隻共船三百隻并八樂小船約計可以配兵三

萬餘名今現在水師兵丁止有二萬名除配駕外前

項船隻尚有餘剩若再調江浙戰船既無官兵水手

一同來閩又難遣發官兵遣去配駕即使前船到閩

有船無兵總無濟用莫若遵照 部文或此等船隻

即可應用等語再加酌議添兵配駕征剿是在貴將

軍碩畫會商妥確迅賜主稿會 題者也相應咨達
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示覆施行等因到將軍
准此爲照破滅海賊必藉舟師是以前經會議

題調江浙船隻并紅毛夾板以及本省現在戰船會合
夾擊在案雖目下夾板幾船未到然騎虎之勢似難
中止自當商酌進取以收蕩平惟是江浙之船

部行復議茲准 撫院咨開閩省新舊各船約可配

兵三萬餘名而現在水兵只有二萬除配駕外船隻
尚有餘剩等因則江浙之船似可不用矣但今舟師

平園紀

卷之六

三

尚未配駕 水師提督尙未蒞任若遽以不需江浙
之船入

告萬一水師提督到閩或以本省之船不敷配駕進剿或

以江浙戰船寬大堪用另有一番建議將又費一番

覆 請之煩且 水師提督萬 現由陸路起程將

次到閩似應俟其到閩之日將現在各船查看每船

果可配兵若干名各船共可配兵若干名是否足用

進剿應否仍調江浙船隻公同確議會疏

題覆尤爲畫一妥便況 水師提督生長閩南練習地

方情形其於戰船事務諒所深知搗巢大舉似當集
議以收萬全之効也既准 大咨詢及不得不諄行
未議是否有當統候 鴻裁酌奪者也除卽備覆
撫院察奪外合就咨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
照再賜酌妥主稿具

題施行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平園紀

卷之六

三

審請添兵咨督院

爲審請添兵防護修寨事本月初三日據泉州海防同知蘇良嗣呈稱竊照水頭一寨跨入海港中三面水環一面通陸誠爲扼要險地臭塗賊船則在對面石湖蚌江賊船則在緊隣乃賊出沒要道必爭之處也以賊數而論倍於東石以地險而言更倍於靈水前埔卑職奉令督修敢不察地利而度賊勢計面萬全以絕逆賊覬覦查護修靈水前埔二寨原奉撥發官兵三千餘名移營時又有大兵前往保護下營故

平園紀

卷之六

重

免疎虞然在賊猶敢中夜屢犯所幸兵多有備得以制勝今計現在護修陳埭之兵浙江七百藩下二百道標四百晉江營二百祇共一千五百名耳况晉江營之二百已畱防陳埭而浙江之兵又有抽換回泉之舉卽另爲補發亦不能多是以倍險之地而反少兩倍之兵此其難易不待縷述夫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今賊勢地勢如此何敢冒昧以行卑職長顧却慮計目今現造陳埭一寨塘房晝夜併工亦須半月及至彼時則前埔寨久已報竣在彼官兵除防守外尙

有不駐寨之藩下馬兵及存泉城之藩兵可以盡數

撥發提標左營朱副將所將提標兵丁除畱防靈水等汛外雖久勞於外然當多事之時亦可令帶親隨再來水頭料理餘者請於城守營或別營添撥數百名大約極少亦須足二千之數方可移營前去水頭并請移咨 寧海將軍如靈水前埔之例撥發滿兵暫護下營俾營盤之濠壘完成再當多聚人夫併力造寨以報憲臺嚴令伏乞鑒察卽賜允行庶軍威震赫而卑職亦免悞公之愆矣除呈

總督部院外爲
寧海將軍

平園紀

卷之六

重

此傳由牒呈本將軍查照施行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沿邊修築臺寨以安兵設防藩籬既固則堂與自安也是厚集兵力安營護寨爲目今第一要務查陳埭等汛臺寨業已修築將竣計日可以移師至水頭造寨必須重兵防護方保萬全昨荷 貴部院另撥陳士愷官兵六百名前往防禦惟是浙標官兵似亦應暫畱共爲防護俟水頭寨告竣之日再調回泉緣水頭乃海賊出沒之地若不多撥官兵護衛興工誠恐逆孽窺我兵單狡謀侵擾相應仍如靈水前埔之

例撥發滿騎暨護下營俟營壘安完撤回滿甲可也
今據前情除即移商 寧海將軍外合就咨達爲此
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移咨 寧海將軍酌
奪撥發以固疆圉施行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本朝紀

卷之六

通

賊盛兵單咨督院

爲賊盛兵單 國用既乏特請額外捐贍以靖海疆
事本月初八日准 貴部院咨內開准 兵部咨前
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前項官兵內中協遊擊薛
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守江東橋頭一寨內左營王
祿守小港洲內右營謝恩禮守萬松關今此兵既奉
議裁本部院自應祇遵解散但三處實係要汛本部
院又未敢遽撤邊防合就咨商爲此合咨 貴將軍
請煩查照本部院內標三營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

本朝紀

卷之六

通

現在汛守邊牆今既奉撤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
以遵

新旨希祈迅賜卓裁示覆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內
協三營官兵三千二百餘員名奉議裁補本將軍細
查內中協遊擊薛受益帶兵一千四百名在江東橋
外旣溪頭山剗營其右斜對果堂寨其左直對太平
寨俱係逆賊營盤相去一二里不等每口逆賊出哨
或隔半至一箭之地與官兵相持打砲時刻難弛此
不可輕議裁撤之一也內協左營王祿在小港洲下

營西對陳州面對馬洲及灣腰樹東對觀音山四處皆逆賊營盤朝夕對壘放砲相拒此又不可輕易裁撤之一也內協右營謝思禮在萬松關嶺兜社地方下營與逆賊之仔洲浯浦等河邊各營盤相對壘此又不可輕易裁撤之一也三員皆夙稱戰將 貴部院爲地擇人使之駐防第一衝險自上年來官知地勢之要害斯隄備無疎兵識賊情之叵測亦極敵不懈近逆賊又添龍旗柳條等砲二十餘位不時攻打然終不能逞其克殲亦恃有三營堅持之力耳今奉

平閩紀

卷之六

美

新旨內協三營不准食糧裁補各營老弱兵丁裁缺之內隨准 大咨內開三營官兵現在汛守邊牆今既奉撤應撥何項官兵前往接防顧念沿海自折邊之後寸寸界牆皆資兵守已有汛廣兵少之患其上游四府又多山賊伏莽在在須防實無餘兵可以抽調接防諒在 貴部院洞鑒之中矣值此需餉浩繁之際廟堂爲國用匱乏計故議裁補咨移一至敢不祇遵第貴部院與本將軍身在地方裁撤之情形利害了然目前倘將熟習對壘之官兵奉文裁去又無有餘之

官兵可調接防是自示疎虞使逆賊得以乘隙也在貴部院與本將軍之處分不足惜其如封疆何及至此時勢必又藉重兵又費多餉則今日恪遵裁撤之心適成異日貽悞封疆之罪矣且目今撤回滿兵一千餘名卽畱此項之糧餉以養三千對壘之官兵所虧似亦無幾況逆賊情見勢竭撲滅有期豈可自撤藩籬致有他虞也本將軍杞憂之至敢獻芻蕘惟希 貴部院採酌再賜台詞具

題請畱三營官兵以資固圉庶上紓

平閩紀

卷之六

毛

九重南顧之懷下奠八閩蒼生之命卽本將軍亦荷舟誼於無涯矣至於內協二字將來入

告或更援剿名色事平之日卽遵

旨裁補愚見所及不審有當於 台裁否今准前因合就

咨覆爲此備咨 貴部院煩爲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二日

稟報事各兩院

爲稟報事據建寧城守副將劉起龍報稱本月十五日酉時分據左營遊擊李英報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准休致熊總兵塘報內稱岑陽關各隘口瞭望各丁前來稟稱望見古佛崗燒營火數十處察竹關外聖塘地方割有賊營焦嶺關吳家畚水確龍亦有一股賊割岑陽關外楓嶺橫溪俱割有賊似此寇衆割聚近地不知其孽意欲作何侵突現今北路各處一帶地方百姓各自奔逃無術安插爲此具報裁奪施行

平閩紀

卷之六

三

等因到職准此理合轉報等情據此該卑職隨將郡城城守目兵儘數挑選着令把總盧文英率領星刺兼程前赴崇安應援切照賊衆四出割聚狡謀巨測前以汛廣兵單萬不得已疊次詳請援兵去後案蒙巡撫部院吳憲批檄發延邵二協官兵各一百名赴崇防範亦可稍藉聲援何期將近一月並未見到今准延建邵道佟僉事移稱江楊二逆逼近光汛門庭剿禦正在需兵無可撥應業於七月二十七日呈詳

督撫兩院外等因移職則奉撥邵協一百之兵無

可望矣又蒙本將軍檄發楓嶺營官兵三百名而楓

汛地方接連益亭二渡水城各關目今警息時聞亦屬要汛止可藉爲聲援似難令其遠赴崇安伏乞憲天軫念巖疆需兵孔亟將何項官兵移緩就急勅發赴崇以資禦剿地方幸甚爲此理合飛報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隣寇江機楊一豹等流突窺伺於光澤崇安等處近准貴院咨據延邵道詳稱二逆窺犯光澤情形隨經本將軍差役星夜齎持令箭前往汀州着令副將王三英撥發精兵八百名馳赴邵武

平閩紀

卷之六

三

夾剿去後則光澤一路似可無虞惟崇安一汛屢據該副將呈報兵單請援前經貴院檄發延邵二協官兵二百名赴崇今光汛現在需兵則前項官兵殊難令其赴崇策應誠恐隣寇侵犯則崇安一帶地方百姓必遭荼毒再查在漳官兵現在與賊對壘委無餘兵可以調撥近據福州城守副將黃朝用冊報所轄三營官兵除分防各縣汛之外實存省城現兵七百零七名夫省城雖屬根本重地藉有貴院威稜彈壓又有滿驛駐劄則該城守兵丁似可通融那調

相應咨請 貴院就近撥行副將黃朝用卽於三營
現兵之內挑選精銳三百名着令勇敢千總一員帶
領前往建寧聽副將劉起龍分撥於崇安浦城一帶
各關口相機防剿事平之日撤調回營今據前情不
得不那緩就急除經撥行副將黃朝用撥發外合就
咨會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查照調撥仍祈賜覆
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二日

奉聞紀

卷之六

罕

密報事咨轉化鎮

爲密報事八月三十日准 貴鎮咨開據遊擊陳永
茂報稱八月二十二日有賊船十五隻在東沙地方
賊夥登岸勢必躲匿臺公山等情轉咨到本將軍准
此爲照海逆賊舟近港游移在汛各官兵自應嚴加
堵禦如有登犯卽乘機撲剿何致登岸潛藏臺公山
尙不迅行搜剿以絕根株猶云加謹瞭探不知各將
弁所司何事如此玩寇疎畧大干法紀今准前因令
移飭剿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希卽撥行遊擊
陳永茂王友銖等并各營將弁挑選精健馬步官兵
會同在近隣汛各官兵速卽馳探前項逆賊窩藏處
所協力撲剿斬殺淨盡毋令兔脫致害地方尤希
貴鎮嚴加督率幸勿任其延玩仍希將飭行過出師
搜剿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奉聞紀

卷之六

罕

密請安置咨兩院

爲臨行密請安置屢叛賊首以消未萌以靖亂源事
本月二十一日據義旅總兵官饒元呈稱沙溪賊首
羅其熊父子兄弟一門積寇百餘年屢屢叛罪
惡貫盈眶私百萬自順治四年勾引偽新建王攻破
沙邑慘殺董縣官屠城劫庫順治五年又勾引偽德
化王盤踞將軍寨荼毒萬民幸逢 總督浙閩部院
陳 大兵進剿圍困將軍寨賊父羅君若勢逼獻寨
投降安插衢州府日久逃回羅其熊鑽謀團練擁兵

平閩紀

卷之六

聖

授據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間密受耿王偽總兵劉付
聚衆上游倡亂十三年三月省中兵變羅賊即割辦
響應隨統兵至順昌出崇安分水關破弋陽浮梁等
縣攻饒州徽州等府擄掠子女玉帛不計其數劫來
金銀寶貝何啻千萬後見大兵恢復復饒賊勢大敗
遣散余名魁密到職營套脫 安親王頒來總兵劉
付一道副將劉付一道約定助兵內應豈料奸賊巨
測竟將二劉轉獻偽都尉白顯中漏洩內應軍機囑
男羅基弟羅敬之等計誘內應總兵張存入寨慘殺

張存夫婦并家丁吳香吳根養張明輝林萬春江忠

周妹弟官典等囚禁眷口五十餘人淫辱不堪名言

罄擄行李四十餘擔計贖二萬有奇幸逢 親王爺

大師入閩羅其熊從分水關逃回與職在富屯地方

對壘打仗賊兵三千餘衆俱係鐵盔鐵甲行營大砲

八十餘位排鎗二千餘桿延平右營遊擊梁九鳳全

夥逃回確証今逢

皇恩浩蕩在羅其熊應宜呈繳甲械出身投誠所掠徽州

子女亦應遵

平閩紀

卷之六

聖

旨發還今乃假粧瘋病陰結亡命堅築土堡藏匿械甲儼
然壁後置人如舊歲七月羅賊密全姻家姚類陰謀
不軌既而敗露如密謀得就即成尾大莫掉職若與
毗隣覘其動靜叵測難知况又有將樂會石死逆楊
成洪之弟楊璠爲之犄角二賊之金穴智囊地方官
未有不受其欺者蓋有形之賊人皆知所撲剿惟此
無形之賊雖有智者亦不能測其萬一職是以總總
過慮職若在籍二賊猶有所顧忌職今蒙 撫院賜
咨赴 部補用臨行若不將此未然之患爲我憲天

陳之是職深負知遇之恩也不已冒昧具稟伏乞大
奮神威密行設法將羅其熊楊勝二賊安插省城勒
令拆毀土堡解散黨羽還子女以道

朝廷繳兵器以實軍府追贖私以濟急餉查割付以報
親王庶未萌之亂可息未成之禍可消上游安堵地方
永靖為此具稟等情到將軍據此為照投誠官羅其
熊等既經受撫自應革心奉法恪守本分何得陰結
亡命堅築土堡包藏不軌也據饒元呈稟鑿鑿雖未
必言言皆實但恐狼子野心鷹眼未化情或有之目

平周紀

卷之六

四

下山海未靖不可不意外之虞防微杜漸今據前
情合就容達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或將羅
其熊等安插省城或調赴軍前効勞分其黨羽消絕
邪萌是亦防患未然之一策統緒 貴部院明炳幾
先宏裁酌奪用固巖疆可也仍祈賜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特請飛調咨水提

為特請飛調等事本月二十三日准 貴提督咨開
准 撫院吳 咨覆前事內開准 貴提督咨開現
在三百之船隻已少水兵一萬六千八百有奇是所
缺者兵也若以船為不足而議造議調其缺兵配船
不更多乎勢必耽延歲月貽誤師期孰若姑就現在
之船迅調六營精兵配坐相機進剿之為便也抑或
貴院別有宏裁確議賜覆以憑會

題等因到院准此為照海逆鳴張會師搗巢難以遲緩

平周紀

卷之六

聖

姑就現在之船迅調陸兵配駕深見調度有方但軍
機關係或等候荷蘭夾板船兵或應調江浙之船抑
或照貴提督宏謨相機進剿於中勝筭希即咨會其
商籌畫以為萬全之策等因到提督准此除咨覆
總督部院外相應咨會合咨查照酌裁示覆會
題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為照海逆跳梁倚水遵誅
必藉舟師厚集乘時搗巢方可立掃鯨氛茲以現在
船隻尚少水兵欲調陸路精兵配駕以無誤大舉之
期貴提督與本將軍實有同心但陸兵向習步騎乘

風逐浪原非所長若一旦驟撥於舟師之內恐未必
能持械穩立奮勇截寇則徒佔戰船若預先調赴配
駕操演則目下漳南現在對壘朝夕炮火互相攻擊
沿途各汛賊艘游移而上游四府已經量撥抽調南
征所存官兵現因江揚二寇侵犯窺伺該協管時時
啓 王呈報 兩院暨本將軍請兵赴援正在調撥
夾剿此皆在貴提督洞鑒之中似難預調操演也本
將軍駐師鳳山恨不能滅此朝食祇因水陸懸隔無
從飛渡正藉貴提督大展宏猷早集舟師訂期大舉

平閩紀

卷之六

星

合力夾剿以奏蕩平惟以撥兵配船軍機重大務出
萬全不得不再四思維以求必勝案准貴提督咨爲
咨會事業經本將軍移商 督院續准 督院咨覆
內開准 水師提督萬 咨同前事經本部院咨覆
爲照興泉缺兵本部院前疏題 請各增兵一千名
未荷 部允現今又經覆題在案候

命下之日或候 貴提督將出師之時抽調來省至在同
安者與在晉江興化者果否盡善水師似應先行逐
一查明堪充水師者抽赴往省以憑本部院會商酌

補可也等因前來則是配船精兵相機進剿之便也
祈 貴提督咨會 督 兩院商議何營之兵可調剿
酌妥當庶目下邊防不致疎虞則乘時大舉搗巢滅
賊尤爲萬全耳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
提督請煩查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平閩紀

卷之六

星

重地未便容喇將軍

爲重地未便輕棄設防必需勁旅備移在泉乏兵情形商請調師以資彈壓事九月二十九日准 貴將軍咨開本月二十五日調遣吳副都統興泉道張仲舉併滿漢隨征官兵前往揭剿今幸仰賴

皇上天威遠播滿漢官兵奮勇爭先得以破巢斬渠餘孽淹溺奔潰若將此地爲界外棄置而不設兵嚴防則將來逆賊復來竊踞彼狡計百出必多方設備固禦雖有雄師萬難攻克再三思維非重兵勢難彈壓本

平閩紀

卷之六

吳

將軍暫令進剿滿漢官兵嚴加固守一面具啓

親王但泉城兵力單薄迅卽酌撥勁旅前來彈壓庶地方獲藉寧謐合咨察照賜覆施行等因同日又准

總督部院姚 咨爲飛報大捷事內開爲照東石地形最爲險要數年未復一旦攻克功莫大焉如此險地自應發兵固守未便輕棄但東石甚孤自須左右聯下八營共爲把守本部院已撤大盈前埔之兵并調同安王副將兵六百名前往協防除批行該道遵候移咨會商外合亟咨商請煩察照希將東石地方

應否撥兵汛防或議撥何項官兵併作何設法固守

統祈酌裁示覆施行等因各到本將軍准此爲照東石一穴咫尺廈門賊島逼近漳泉大路最爲要害本將軍自舊年八月內解圍泉州之後隨會商 貴將軍暨 撫院吳 統兵攻取時因急於疏通漳泉孔道隨督師赴漳蕩剿漳寇剽管鳳山難以刺離惟屢飭各汛官兵加謹堵禦仍令就近稟請 貴將軍方畧相機進剿在案茲荷雄謀勝筭調遣滿漢官兵奮力破巢斬渠以去漳泉心腹之患接准 大咨撥兵

平閩紀

卷之六

吳

固守愈見 貴將軍碩畫周至惟是小盈青石官一帶與石井海口相近原防官兵未便輕撤其前埔靈水大盈康店各處原爲堵困東石逆賊今東石已得則防守前埔靈水大盈康店等處之兵似可酌量那撥本將軍除卽飛檄內標戎旗都司高永福將在泉馬步材官二百名并行本標前營遊擊焦國巡將防守靈水官兵一千之內酌留三百名撥勇敢千總一員帶領固守本寨其餘七百名令遊擊焦國巡帶領同戎旗官二百名劄爲一營又檄調邵武副將郭奇

將防守前埔官兵一千之內酌留二百名撥勇敢千

總一員帶領固守本寨其餘七百名令副將郭奇帶

領客爲一營再撥行大小盈泰將韓元朗將防守大

盈官兵五百名之內酌留二百名固守本寨巡防大

道應撥出三百名康店官兵四百名內留二百名固

守本寨應撥出二百名共五百名即令泰將韓元朗

帶領劉爲一營同赴東石會同滿漢官兵聯絡聲援

互相固守悉聽 貴將軍分佈調度各飛檄去後再

查浙江撫標官兵并興泉道標官兵合藉 貴將軍

平閩紀 卷之六

辛

檄令各割一營會合保固尤爲妥便更祈 貴將軍

多撥滿騎彈壓以寒賊膽以壯兵威可也今准前因

合移咨覆爲此備咨 貴將軍請煩察照檄調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一日

平閩紀卷之七日錄

咨文

咨會事咨督院

地方任重咨兩院

塘報事咨 將軍賴督院姚

軍務事咨同安鎮

呈明克復咨喇將軍

稟報事咨興化鎮

嚴飭力行咨兩院

平閩紀 卷之七日錄

稟報事咨督院

稟報事咨三鎮

特奏將弁等事咨督院姚

慎重操駕咨 兩院水提

呈請憲令咨福寧鎮

緊急軍機咨撫院

水師出洋咨兩院

緊急軍機咨 福寧鎮興化鎮

欽奉 上諭咨督院

欽奉 上諭咨同安鎮

欽奉 上諭咨水提

進剿之師咨喇將軍

平閩紀 卷之七 目錄

二

平閩紀卷之七

懋紹漁山

三韓楊 提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咨會事咨督院

爲咨會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准 貴部院咨開准
水師提督萬 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傳咨到將軍准
此爲照圖省現船三百隻配駕經制水兵尙缺萬餘
名今既難於 題增又無餘兵可調勢必就於陸營

平閩紀 卷之七

一

官兵之內移緩就急酌量抽調配駕船隻以應揭舉
大舉但查上游各協營官兵先經調赴漳泉防邊矣
所存官兵今又會剿賊寇江楊等逆尙在堵禦不敷
並無可調之兵若從沿邊各鎮標營而論如桐山一
營地處浙閩交界海逆分踪游移竊踞雙頭嶺等處
撲剿尙未淨盡福寧鎮標三營官兵該總鎮現帶領
一千六百名在軍前與賊對壘其興化鎮標三營內
除中左兩營已屬水師只有右營官兵一千名以興
屬濱地險要猶須別調官兵防守方保無虞新設洛

陽一營官兵除派守城門巡邏倉庫以及分防縣汛
又有護送輜差之煩同安城守二營內右營已歸水
師經制只有左營官兵城守分佈實屬不足雖有同
安鎮標三營官兵共資彈壓但該汛與逆島緊對衝
險尤難輕動漳浦鎮標三營官兵俱分防要汛日事
剿禦更難調撥本將軍滅賊心殷運籌謀拙計惟有
於福州城守三營之內撥出官兵一百五十名連羅
長福四營每營各撥出一百五十名興化城守營撥
出一百名惠安營撥出一百名灌口營撥出一百名

平閩紀

卷之七

二

海澄二營江東二營各撥出二百名漳州鎮標三營
撥出二百五十名漳州城守三營撥出三百名漳浦
雲霄二營各撥出四百名詔安營撥出二百名以上
各鎮協營着令挑選善於水性者共計撥出官兵三
千名此俱防邊對壘之兵本將軍愚見權行抽調是
否妥便合候宏裁至於尙缺配船之數惟祈 貴部
院碩畫斟酌俾水陸兼善以收蕩平之效也今准
大咨移詢謬抒末議并將抽調兵數緣由咨覆為此
備咨 貴部院請察照裁奪示覆以便移行遵照

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地方任重咨兩院

爲地方任重兵力枝分請令飭練鄉衆聯絡捍禦綱
繆保固事本月初三日據漳浦鎮標中軍遊擊兼攝
漳浦營事王昶呈稱竊照卑職奉憲委署理漳浦營
務相度浦屬形勢居於山海要衝伏莽情形不時見
告雖時加飭行各汛防弁小心隄備然汛廣兵單未
免憂虞地方要害之處辰下關切之弊不得不爲憲
臺陳之夫浦汛所轄地方南有高洋口肩田古竹等
處與銅山大海對峙瞬息一潮可到隣連界外荷步

平閩紀

卷之七

四

白塔下寨與頭以至梁山祠穴東有荔枝園東窰寨
趙家城張坑等處俱負山背海外外扈頭礁舊鎮竹
與陸鰲鎮海均有賊船連踪潛泊而井尾佛潭橋赤
湖玲瓏祠皆賊寇淵藪之所更有防守盤陀以至長
橋橋海砲臺及馬口城汛沿邊內地延袤千里計新
舊營兵除分撥砲臺塘兵之外按汛設防每處汛兵
不滿百名有一汛卽有一汛轄屬週圍鄉村奚啻百
里在防弁自當備禦嚴密以副職守會奈濱海以港
不一船之所至隨地可登加以山徑多岐一遇警息

近者聞報汛弁可以急呼立應其在村落頗原多所

遙隔實有鞭長莫及之慮是以去歲憲臺僉立鄉練
更設藍大總練責其調度指揮使之訓練鄉壯寓兵
於農守望相助互相稽察斷絕逖越平居可以固守
有事可以應援誠良法也惟是鄉練既設未見實心
奉行自設立以來凡奉派一夫一役顆米粒穀無一
不票着催辦稍有稽遲或繫於縲絏或因於困苦
辦公之不前又何暇及練務乎卑職身在地方稔知
情節不敢緘默不言合無仰請憲臺嚴飭總練衆人

平閩紀

卷之七

五

藍陳畧通傳各屬練總團練鄉衆沿鄉逐保閭戶連
村督率聯絡各村要口伏路支更一遇賊寇出沒鳴
螺傳號四處練總齊率鄉衆一面合應防官一面飛
報卑職帶兵策應如一保一名不到詳報按以重法
一應催科事務嚴行漳浦縣責成于保戶長其所設
練總專督鄉壯不得干與別事使其衆志成城捍禦
堅固地方可寧若不亟行飭練該營官兵不能沿鄉
逐家星羅碁佈值此收穫之際恐地方不能在在得
安仰祈憲鑒迅賜飭行地方幸甚等情到將軍據此

爲照海氛未靖在在汛防務要設法堵禦庶幾有備無患查得漳浦所屬沿邊一帶地方俱緊對逆夥島嶼賊艘游移窺伺殆無虛日當此冬成之候尤宜倍加隄防今據該將呈請嚴飭總練舉人藍陳畧通傳各屬練總肅督鄉壯團練一應催辦別務不得與及使其衆志成城互相保固一遇有警鳴螺傳號以便防守官兵馳剿等情誠爲目前綢繆地方至計合就咨達爲此備咨 貴院請煩察照祈卽微行有司着令實心舉行保固邊防以安地方仍希賜覆以便

平閩紀

卷之七

六

行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塘報事咨 將軍 督院 姚

爲塘報事爲照逆孽竊踞海島倚水跳梁被我官兵堵絕糧道勢甚窮蹙乘此禾黍登場屢據各協營稟報調集夥黨空巢登岸擄掠命掠食業經本將軍會同總督部院姚 嚴飭沿邊各汛防官兵整棚隄備茲於本年十月初九日巳時據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報稱本月初九早辰時才在柵山寨瞭見海賊揚旗擺隊約有六千餘衆向果堂後東北灣頭山包寨希圖窺犯江東內地劫搶大路糧道以延殘喘等情本

平閩紀

卷之七

七

將軍卽於本日午時親統戎旗官兵并本標援剿各營馬步官兵共一千五百員名暨 總督部院姚親統標營馬步官兵并福寧黃總兵帶領本標官兵會同 平南將軍賴 各親統滿漢大兵星赴江東浙江提督石 各親統滿漢大兵星赴江東橋鼓勵各標營官兵奮勇齊進撲剿直追至翁溪頭坂尼山下坑山各地方砲矢齊發殺斃賊衆甚多逆賊抵敵不住遂抽退灣頭山隨會商 總督部院暨平南將軍賴 親臨壓陣督戰尾追趕殺奪佔坂尼山翁溪頭山詎料逆賊先於灣頭山包築寨牆開濬

溪澗河溝踞險抗拒砲火如雨本將軍親領戎旗外
委遊擊崔陞外委領旗都司楊興韓啓龍外委領旗
守備羅成功等及外委紅旗守備苗秀千總王龍把
總張福等馬步兵并本標中軍參將兼管中營事
馬勝中營千總盧國聖前營把總馮魁李鳳後營把
總任可久援剿左營把總江光斗陳亮右營把總王
豹候補千總楊會楊貴外委領旗千總俞陽何應科
外委領旗把總周岳吳榮汪世英候補把總劉上才
等帶領本標援剿并福清連江各營馬步兵奮勇

平閩紀

卷之七

八

追殺至溪邊賊眾敗走過河不及被我官兵砲箭打
中者數百餘名得獲排鎗十二桿藤牌五百面刀
四口小鐵砲一位鐵甲二身白旗一面因河溝深澗
我兵未帶有扒寨雲梯器具難於飛越隨於對溪架
砲攻打自未至酉中營千總盧國聖衝鋒扒濠當陣
被砲傷亡更有傷亡官兵未據各營查報因天時昏
黑即收兵劄營於坂尾山翁溪頭與海頭山相離里
許實爲江東橋門戶隨會商 總督部院 平南將
軍卽於坂尾海頭山兩處連夜修築二寨安兵堵禦

絕其窺犯掠食糧道以便乘機進取外續據督標前
營參將劉詔報稱本年十月初九日辰時奉 本部
院令箭傳諭着職撥發官兵四百名前赴果堂等寨
應援等因奉此該卑職一面安兵固守營汛一面挑
選精勇兵丁五百名令千總趙文魁陳元把總李天
祿許福劉正泰并効用人員等馳赴應援去後本日
戌時據千總趙文魁等塘報內稱職等奉令帶領月
兵至果堂寨逆賊排列鎗砲矢石如雨前來迎敵職
等當奉 本部院暨昭武將軍憲令着本營官兵從

平閩紀

卷之七

九

中路衝鋒前進職等督率自兵冒險當先奮勇攻擊
逆賊敗據濠溝我官兵併力砍殺直抵濠塹不避矢
石自午至酉戰經四時陣斬僞官三員射斃逆賊五
十餘名於戌時奉令收兵回汛所有傷亡官兵陣斃
馬匹火藥箭彈等項俯俟查明另文報銷外理合塘
報等情前來據此該卑職理合轉報等情又據督標
內右協參將謝恩禮報稱本月初九日巳時蒙 本
部院令箭差官傳職前往江東橋地方進剿殺賊職
隨帶領左哨千總陳得功把總丁伯勝曹公提右哨

把總萬助興隨征副將羅得守備盧國英千總李瑞吉把總白大勝等同官兵進剿時值賊衆猖獗職領官兵跟同 總鎮王 從右路衝殺官兵奮勇爭先砲矢齊發陣歿不計其數賊勢大敗逃遁土圍我兵力戰至成收兵所有陣亡重傷官兵另文開報等情又准福寧黃總兵報稱本鎮回准本將軍指授方畧統領本標戎旗及中左右三營官兵由下坑山土寨西路進攻湧頭山逆賊於寨外預伏賊兵五千有餘擺列五色旗七十餘桿倚險迎敵本鎮指揮官兵開

平閩紀

卷之七

十

砲攻打自未至申賊勢愈熾本鎮率領領旗守備趙貴朱文等及紅旗守備陳俊林鳳等中營署守備曹國泰署千總張名外委効用守備劉進張志高等挑選蕩寇砲排鎗奮勇進攻本鎮領兵首先衝入賊陣砍殺賊兵甚多陣斬賊級七顆割取背牌八個得獲排鎗二十三桿逆賊敗進寨內因天晚收兵所有傷亡兵丁陣斃馬匹及用去箭矢藥彈等項俯俟查明另文報銷外合就塘報等因又據署海澄城守副將林葵報稱本年十月初九日海賊回果塘後山入犯

江東卑職一面飛報一面令右營遊擊許完帶領右哨千總蔡盛左哨把總林棟右哨把總林龍隨征遊擊嚴陞隨征守備洪國佐韓仁外委千總蕭從龍楊輝余香外委把總王友祥江城許程沈坤等同帶目兵赴太平寨邊會合大兵奮擊據報稱至果塘後山見賊壘有短牆河溝盡力進攻自未至申賊兵歿傷甚多至酉時聽令抽回本汛卑職見玉洲寨內海賊擺隊從太平寨山脚埋伏隨督率百總王得勝營隊馬明外委守備林勝紅旗千總楊隆分兵一股從衝

平閩紀

卷之七

十一

倉社橫截玉洲賊兵架砲攻打賊退入玉洲城內至酉時依令收兵回汛本月初十日辰時據左營遊擊卓策報稱本月初九早海逆擁屯東尾後山策帶領千總丘春把總畢友成陳聰饒弘勳領旗隨征千總方德守備卓棟等督率全營官兵會大師撲剿至黃昏奉軍令抽回安營果塘地方所有臨陣傷故目兵另文開報等情到職據此緣係攻剿事理理合塘報等情各塘報前來惟是逆賊妄肆狡謀率夥六千在於湧頭山包寨窺犯江東橋被我官兵一齊追趕撲

剿在事各官奮勇用命此皆仰賴

貴將軍威靈所

致也所有各營傷亡官兵名數目俟各標營查明

報到另文咨報外照據前由合先咨報為此備咨

貴將軍請煩察照施行
貴部院請煩酌奪作何

題報以鼓用命以示優恤統祈賜覆以便查明會

題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平園紀

卷之七

七

軍務事咨同安鎮

為軍務事本月十一日准 貴鎮咨稱奉本將軍憲

票內開前事等因奉此所有東石寨汛事務地方機

宜移交邵武城守副將郭奇統理調度外并移興泉

道速催人夫尅期修砌各寨知照去後正在起行回

縣間本月初八日准興泉道手本移稱前事等因又

准邵武城守副將郭奇咨呈東石一寨向稱汛險兵

單仰邀鎮駕暫留彈壓俟各寨將竣得以固圉各等

因到職准此該卑職查同安一邑俱貼邊海雖在外

平園紀

卷之七

七

出征日為鯢慮已蒙憲鑒今准興泉道郭副將各移

稱前來合再呈明本將軍上裁或遵照前令卽刺回

縣保固邊防或俟東石一寨稍竣回同統候憲示以

便遵行等緣由到本將軍准此為照東石一汛雖屬

險要現有各標官兵聯絡固守可保無虞惟是同安

地方為漳泉道中衝要之區迫近涵州各處逆島且

有賊艘游移窺伺總領彈壓則不可緩兼以同安副

將馮昭京左營遊擊王大有奉文降調現在候代只

有右營遊擊李全信等將備似難責其巡防周密保

無疎虞之患本將軍以 貴鎮歷練雄謀隨面商
總督部院刻調 貴鎮星回同安駐鎮調度去後今
准咨稱興泉道移留料理俟各寨將竣即刻回縣等
情但彼此均係緊要地方相應准從暫任數日俟東
石一寨稍有就緒希卽星馳回同倘再延緩時刻致
同安要汛或有疎虞 貴鎮責任攸關尤匪淺鮮矣
照准前由合就移知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施
行

平閩紀

卷之七

丙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呈明克復咨喇將軍

爲呈明克復東石微勞仰祈憲鑒在事末員事本月
十四日准 貴將軍咨開據本標後營遊擊劉國興
呈前事等緣由到本將軍據此爲照分汛各官職在
防禦原無不聽調遣而輕離汛地之理但擅行輕舉
罪固難辭而奮力圖功情或可亮今東石之役掃清
逆孽凡屬壯士固當努力自効而貴標遊擊劉國興
旣無調撥且未聲明擅自帶兵逐隊而往倘有疎虞
咎將安歸據稱沿邊警息合爲聲援夫征剿之師志

平閩紀

卷之七

壬

在直搗賊穴有何警息必藉聲援雖幸而成功終難
免擅專之失本將軍權衡斟酌未有定議是以啓報
親王文內不爲具敘誠恐此例一開未免爲違紀邀功
者效尤茲劉國興具籲前情而吳都統亦稱其同焦
遊擊官兵進剿乞錄敘以示鼓勵本將軍再三籌度
欲錄其功恐開僥倖之門欲懲其罪恐失激勸之典
合就咨會請煩查照成例希爲酌奪務使功罪各得
其當勸懲悉合其宜機行該遊擊遵照施行可也等
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東石一寨海逆竊踞爲遲阻

要地本將軍自救解泉圍之後議先行攻取以斷賊糧然後泉州之邊警可息嗣因急於援漳統師南下日夜與賊對壘未暇滅取東石惟時加嚴飭竿頭靈水前埔等汛各將弁加意堵禦審爲採探若有機會可圖立即聯絡上下近汛併就近稟請 貴將軍方畧乘機進取毋得互相推諉致干軍令各在案茲九月二十六日 貴將軍密遣都統吳并興泉道率領滿漢各官兵前往攻打東石竿頭實與毗連該將知各官兵進攻賊寨不敢按兵坐視違本將軍平日之

平閩紀

卷之七

七

誠令以自貽譴責乃不稟請 貴將軍之調遣遂自率兵前往咎固難辭但念該將若欲先期稟請往返恐遲會師之期是以奉令急公之心適成擅專離汛之過幸藉 貴將軍雄畧奇謀克復要汛大殲賊黨該將等帶兵効命可幸無罪耳惟是 貴將軍素愛將士凡有微功俱賞嘉無已今該將等奉令有素合兵聲援以逐隊搗巢罪似可原尤祈 貴將軍鑒該將奮力圖功之情少爲寬宥用昭激勸以勵用命可也至於先期未請 貴將軍命令竟自率師前往事

後率爾具呈籲請

題敘本將軍隨准 大咨卽嚴檄申飭以肅軍紀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併咨 貴將軍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平閩紀

卷之七

七

稟報事咨興化鎮

為稟報事本月二十六日准 貴鎮咨開據遊擊李
雯報稱賊船三十餘隻灣泊在塔外隨着把總莊興
帶兵至百美應援仍整棚兵馬防禦并移涵江陳總
兵知會外合就轉報等情前來合就咨明等因同日
又為前事准 貴鎮咨據遊擊陳永茂報稱十八日
午刻列真門海上有賊船十餘隻游移未灣又有二
隻在於東汾港前又小真門大小賊船一十五隻駕
駛不知欲往何處等情各轉咨到本將軍准此為照

平閩紀

卷之七

七

興化沿邊一帶俱逼臨海濱際此海逆未滅賊船游
移窺伺勢所必有若必各汛俱設多兵防禦則通省
經制兵額有限斷難處處周密所藉各營將弁勤慎
隄備多方瞭探審視賊船苗頭所向并多差精細能
幹兵役密察其蠢動情形務得逆賊謀犯某地方的
息若偵知逆賊將登犯南界則我先將北界汛防官
兵酌量留防本汛將精銳抽出如期密往南界知會
該汛弁兵堵截夾擊倘偵知逆賊將登犯北界則南
界汛防官兵酌量留防本汛將精銳抽出先期密赴

北界仍先知會該汛弁兵堵截夾擊如此連環臂指
互相通融應援則逆賊知儆自不敢希圖窺犯矣各
該營將領身在地方尤當詳加籌畫謀力兼施即

貴鎮雖經奉文回 部然未離任所在地方一日有
一日之責任尤祈大展 鴻謨嚴飭防邊將士協恭
聯絡出奇制勝以安地方以保殘黎本將軍統師漳
南與賊對壘經年相持晝夜環叩難以分身遙及興
化一郡惟仰藉 勝算安全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為
此合咨 貴鎮煩為查照希即飭行沿邊各將弁遵

平閩紀

卷之七

七

照通融聯絡互相聲援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嚴飭力行保兩院

爲咨請嚴飭力行保甲良法以清響應之奸以杜接濟之弊仰山海晏安地方鞏固事爲照八閩地方延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叢山皆四通風僻流孽淵藪與泉漳以海爲襟民多曠悍而潮游幾千里素爲游覓窺瞰至福州建寧兩府地居上游爲通省喉舌五方襟處四民往來又爲最易藏奸之地是保甲一法爲天下不可不行之良法尤爲八閩不可不行之實政也日今江楊流孽猖獗於山劉吳游覓狂逞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於海但江楊流孽昔經江浙會剿夥黨已散忽然承突崇安光澤各縣賊徒日熾則響應之多可知劉吳游覓今既拆邊堵禦糧道已絕猶敢扼守觀音山腰樹等要害未卽潰散則接濟之衆可知今卽水陸並征合師進剿然官兵能征剿有形之寇盜不能清查無形之奸宄惟在有司加意查緝消弭於無形使反側自安勾通絕迹是保甲一法爲八閩不可不行之實政尤爲目今不可不行之良法也但有治法無治人在上司未嘗不以保甲爲良法行之司道以通

及于府廳州縣及至州縣委之佐二衙官惟於朔望

取具甘結一紙回覆不過云該職查據地方本鄉並無友人細訊家甲本鄉皆係良善而已究竟山海寇盜或陣擒活口或投誠親供皆稱某縣某保某甲人氏是地方內原有友人家甲中不盡良善也明矣如近據建寧城守守備田毓瑞報稱江楊倭寇賜張有奸民葉正卿鼓衆響應於寺後等村劫殺燒房及該備提兵搜剿正卿又已逃入建陽地方等情又據同安副將馮昭京呈據店頭沈井洪塘等舖塘兵王祖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陳龍等呈報內開一夥奸棍三五十人成群肆志夜行遇之逃生無地等情此輩非通賊接濟卽聚夥劫掠耳又屢據沿邊汛守各營將弁時常巡獲越界奸民冒歿亡之禁而不顧甚至亡命作奸或勾派米穀或擄劫殷戶竟敢剃髮入鄉窩藏親戚故舊之家爲賊線索鄉約庇之而不登其逆隣里畏之而不摘其奸山賊之所以滋蔓海寇之所以除歟皆由於此若不力行保甲之法嚴加稽查則此弊不除山海何由得靖本將軍鯁鯁過慮輒抒管見所及謬列七款咨

商敢祈 貴部院鴻裁詳定

一山海村落甚多官兵豈能盡行派守官兵防禦於此盜賊出沒於彼往往有之今設立保甲原古守望相助之遺十家編一甲十甲爲一保各擇有身家良善者爲之長當安常無事則輪值支更遇寅夜有警則交相救護無論開廂市鎮遠僻孤村俱要一例編甲仍須嚴立條例倘值有事被劫之鄉卽放火爲號鄰村卽傳炮相應村村通相傳炮里里共爲聲援近者馳赴夾攻遠者要口堵截使官

平園紀

卷之七

圭

兵聞炮便可飛馳撲剿如有該鄉遭劫同里不援近村被寇隣社坐視不爲舉號傳炮又不走報官兵次日僅以一報塞責者必嚴加懲處是編保甲卽所以聯救援也

一山海賊徒亦皆有父兄子弟親戚族黨今十家一甲編造戶口須將某戶原係幾口一一登註入冊不許隱漏一人內有某甲某人於某年月日或入山或下海卽填註名下則賊徒多有根據先使父招其子兄招其弟親戚族黨各招其親戚族黨十

日不來則限半月半月不來則限一月能自行招回者卽係良民或免其雜差或給伊花紅以示鼓勵其依違觀望不行招回者以從逆之罪罪之戶口既清按日稽查則人知畏法不敢不招回其親屬是清戶口卽所以廣招徠也

一逆賊入界行劫及奸民接濟勾通必有窩隱線索之形迹斷不能逃鄉里隣右之耳目今既編造家甲須嚴隱庇連坐之條如甲內有謀爲不軌及爲賊細作窩家嚮導接濟等項俱着令甲內人等互

平園紀

卷之七

圭

相查詰舉首卽或一家之內父兄子弟親戚族黨私相往來者亦許令發覺免罪其本犯一經審實按律就於本處正法如仍前容隱庇護致經查出一體治罪仍將保長隣右分別連坐如此則人人不敢不互相查詰賊線無處安身接濟自然絕迹是嚴連坐卽所以杜勾通也

一山海逆賊多有假扮行商過客潛入市鎮鄉村覬探者今家甲既經編定須令開廂市鎮各歇家設立循環號簿將逐夜所歇客商查明係何姓名何

籍貫或販賣何物或探望何親是兵則問明何營
伍其有攜帶黃袱包袱係何衙門差遣往何衙門
投遞公文者亦必查明來歷逐一登記循環簿內
於次日早將簿呈繳該管地方官查驗朔望仍具
並無住歇歹人甘結卽庵觀寺院亦着令一例挨
查則歇店不敢容奸而面生可疑之人無所投宿
是稽客店卽所以絕偵探也

一投誠官兵願食糧者隨其食糧願歸農者聽其歸
農其收伍食糧者勿論惟歸農之衆在上司未嘗

平閩紀

卷之七

五

不行今州縣官安插得所第州縣官發歸里甲取
具收管之後誰復時爲稽查此輩游手游食已慣
初回故里未必卽能安心淡薄改結從善其或腐
眼未化暗爲賊囑復歸賊伍者未必無之今案甲
初編定時卽於戶下先註明某甲某人在山在海
有籍可稽州縣將奉發投誠人員詢明里甲人氏
有父兄子弟者卽着落父兄子弟保領有親戚族
黨者卽着落親戚族黨保領其或無父兄親戚而
有一二故舊相識者卽着落故舊相識保領又責

成保長鄰右不時稽察則此輩衣食得有照管不
致凍餒生心行動得有稽束不致逸走作奸是善
安插卽所以化匪類也

一邊海越界之禁甚嚴而奸民毫無顧忌乘官兵巡
防所不及有相率輸運者間有人貨俱被巡兵拏
獲發交有司審究若照例執法透越原無輕罪第
有司多事姑息每爲出脫誰知玩法奸徒益無所
憚而透越愈多今既編定家甲須申嚴條例如拏
獲一越界奸民審係某甲某戶之人將本犯照例

平閩紀

卷之七

五

治罪保長與鄰右皆分別從重究處則人人知畏
其衣食稍足者斷不肯輕罹法網卽飢寒切身者
保長與鄰右亦共相勸卹以避株連古人刑亂國
用重典皆此意耳是遵

功令卽所以廣好生也

一閩省崇山峻嶺每多寇盜伏莽遠僻鄉民遂建寨
設堡以防剽掠此乃全身保家之計詎料一種豪
強土棍卽恃寨堡爲巢穴當一切正項應供差徭
奉文追徵或敢閉寨抗拒如遇有警息非招納亡

命揭竿為旗即聚眾踞險阻逆侵鄰是築寨本以避寇而奸豪反資之以為寇必須嚴飭有司時行清查如有土豪奸棍通謀抗差及收留來歷不明之輩群聚寨中立拿究治倘保長容隱不發一經查獲十家連坐如此則遠僻山寨可無負固為非矣是清寨堡即所以遏亂源也

以上七款視之不過常談行之皆可取效若有治法而無治人期望具結祇屬虛文佐二奉行率皆故套一毫無益於實事百姓反多此騷擾若有治人以行

平閩紀

卷之七

壬

治法實心實意通變宜民則編甲定而戶口明晰家嚴而歇店清安捕善而稽查審

功令遵而豪強戢將見救援聯則劫擄日以息招徠廣則生聚日以多勾通彈則夥盜日以散匪類化則奸宄日以消偵探杜則行旅日以安好生善則犯法日以寡亂源遏則地方日以平無一縣而不行是法即無一保而不勸於善是八閩向為易動難靜之地一變而有久安長治之風民生漸安封疆永靖矣賢有司果能遵飭奉行貴部院又有鼓舞激勸以隨其後

有司又何憚而不力行也本將軍自愧芻蕘未必有當於事理惟藉貴部院之鴻謨碩畫斟酌咸宜嚴飭於先勸懲於後期在必行行在必久或可佐奠安山海之一籌鞏固邊防之末議也合就咨商為此併咨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平閩紀

卷之七

壬

稟報事咨督院

為稟報事本月初四日據署同安城守副將報稱廈門賊船俱弔在港誠恐早晚侵犯又稱廈門整船數百號賊各在船而泗州高崎各處添賊甚多每賊帶草一束泗州賊寨不許外人進入請乞迅發馬步官兵到同添防等情到將軍據此正在移咨 貴部院酌裁調遣官兵進剿聞初五日又據署同安鎮王副將稟報密探情形請速發兵急備等情為照同安一汛最為衝要之區當此逆孽飢寒交迫勢必妄逞狡

平閩紀

卷之七

天

謀登東擊西希圖乘隙侵犯掠食在我沿邊各汛尤當未雨綢繆本將軍撥厥情由如同安縣城既有官兵駐鎮諒彼逆賊自不敢侵入惟沿邊外汛屯劄零星單營及泉州之東石大小盈瀧口之十八堡一帶地方俱皆逼臨賊島恐逆艘窺我兵單聚眾突犯誠為可慮在 貴標官兵俱已懸防外汛本將軍堵守邊牆又無餘兵可以撥發即止以步兵添防尤難四應馳剿相應仰藉 貴部院移咨 平南將軍頓准將在漳浦騎遣發五百名前往同安以壯聲援若

遇有警即可星馳衝殺再藉移咨 寧海將軍喇

將在泉浦騎撥發三百名前至東石附近地方下營則逆賊知我有備斷不敢妄逞蹙躅自取灰亡而沿邊一帶即可保固無虞矣再查存同八槳船隻刻下乏兵看守仍祈 酌裁撥行同安鎮或將前項船隻收入內港或暫運縣內以免叵測是否妥便據報前情合就一併咨達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迅為移咨 寧海 平南二將軍速發浦騎馳赴應援以固邊防仍祈示覆施行

平閩紀

卷之七

天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稟報事各三鎮

爲稟報事本月初十日准 總督部院姚 咨開准
貴將軍咨開據前營遊峰焦國巡呈稱等因到將軍
據此爲照海逆以糧道斷絕希圖侵犯情或有之若
劉國軒果爾北上只留吳淑在觀音山則此處賊勢
单薄乘時進搗是亦一策咨請密檄各鎮協營先期
挑選精健官兵整棚預備一間探報劉國軒帶夥北
上我兵卽擣觀音山覆其老巢彼若不動我仍居守
牽制搗虛之機諒鴻謨早已計及請煩酌裁示覆等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因到部院准此除通行寄飭各鎮協營挑選精兵整
棚預備相時擣穴外合就咨覆等因到本將軍准此
案照先據本標前營遊擊焦國巡報據偵探回稱逆
賊劉國軒因各賊衆飢寒勢迫謀欲率夥圖奪東石
舊穴糧道等情業經本將軍移咨 總督部院一面
檄行防守東石諸將加謹巡防一面行令各鎮營挑
選精兵預備若劉國軒果爾帶夥北上我在漳官兵
卽乘虛進搗觀音山老巢等因咨商去後今准咨覆
前因擬合移知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希卽行

今所轄將弁連於各該營挑選精健慣戰官兵整棚
甲械多帶砲火先期預備聽候不時調遣進擣逆巢
乘勢攻復海澄幸勿延緩仍祈見覆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容督院姚

爲特奏將弁違禁越販私塩等事本月二十日准

貴部院咨開據按察司詳前事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出界越販犯者無赦今革職遊擊張國傑等故違功令經貴將軍題奏該弁發銀與把總鄭文明越界私販

今鄉民出界計有百餘人挑運三日私塩今寄張國傑供係投誠副將許明等寄垣湖西等三甲發錢鄭文明收買又鄭文明供四月十五日付價十六十七日挑運到縣等語查鄭文明在趙總兵審時供稱係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張遊擊差役林順帶錢到汛買塩四月十五日領錢十六十七兩日在樓下甲湖西甲趙家城甲三處買塩每甲有三四十人出界挑塩歷歷在案當時並無一語係屬投誠官帶來之塩及分三日運縣之語今俱改供支飾夫平常販賣私塩罪止城旦出界勾通法應駢首亟須覆勘再查原首報者副將陳桂買塩者出自界外今陳桂供係探聞許明認爲寄頓明係賄縱將原奏出界重案竟雪消冰釋誠法固如是乎至張玉升髦

國法給票與陳任等勾通販塩據供買於小樓裏陳春

之家查原奏疏內係差官王振起於二更時分伏路緝獲倘非買於界外夫何寅夜潛踪如畏人知者陳春何人貯積塩觔並未直窮到底如此重案承問竟爲出脫難以

題覆除駁行按察司嚴加覆審并取承問官疎縱職名外擬合就移爲此令咨請煩察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革職犯弁張國傑越界私販贖貨通賊先准漳浦鎮揭報審據鄭文明口供鑿鑿確據本將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軍以事關邊防大計若不嚴加參處恐效尤日衆故卽咨會 貴部院會疏糾參茲質訊之下該弁狡口支飾而鄭文明陳桂亦敢遽易前供希圖脫網雖魑魅幻形終難逃 貴部院高懸之秦鏡卽駁行臬司嚴加覆審并取承問官疎縱職名庶幾水落石出違禁之奸弁得以依例究擬然尤祈 貴部院主持法紀再爲檄行嚴鞠使犯弁不得巧於支飾而承問者不致爲所欺誑輕於出脫則功令旣申勸懲昭著沿邊防弁不敢效尤卽欲勾通圖利

亦相率畏忌而賊糧得絕邊界得清奸宄斂跡滅賊
有期矣今准前因合就咨題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
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平閩紀

卷之七

三

慎重操駕咨

兩院才提

為咨商慎重操駕之選以收萬全之效事為照水陸
異宜本將軍上年控辭水師專管陸路征剿事務其
於水師機宜既非素所習知豈容復為置喙矧重以
康親王方畧 貴部院 提督鴻臚遠猷調撥進剿叅酌盡善
乘破浪之長風掃積年之遺寇在指顧間耳本將軍
惟有秣馬厲兵佇候訂期大舉更何他咎第念庸愚
衰老受

朝廷重寄又叨附同舟管見所及雖無益於高深又不敢

平閩紀

卷之七

五

諉為水師機宜而不密相咨商也查海逆延喘窮島
非舟師不能蕩平而舟師出洋非舵舵線斗諸人不
能操駕將士在船全賴諸人熟習海道之險易審察
風勢之上下與將士一心成大功是非土著之人素
相信托可恃無患者難藉以取勝今目前出洋船隻
計三四百號所有舵舵線斗諸人為數甚多豈能一
一盡皆土著師期既迫一時召募不遑勢不得不從
投誠官兵之中選慣習熟練者並用操駕但其間實
心向化効力抒誠共圖殺賊者固多能保無逆賊狡

計陰遣奸細陽爲我川者乎當兩軍相對波濤洶湧
之間正藉乘風折戟而舵舵線斗諸人之內萬一有
肆其狡謀則所關非細况

廟堂藉以紓南顧之憂全閩賴以鞏金湯之固專恃此番
一舉必事先無纖毫之慮然後動出萬全本將軍愚
意似應將現在所調舵舵線斗諸人不論新募舊旅
以及投誠人員俱令各該管將弁慎加查察果係何
府縣人民有無父母兄弟妻子及親戚族黨着令各
具的保存案若無根據之人必無的保卽汰退不用

平閩紀

卷之七

美

如此則海逆之狡計無所施而舟師之出洋更爲萬
全矣事緣水師本將軍不應輕爲越俎但忝封疆共
濟之末敢進芻蕘一得之愚是否有當惟祈 貴部
督採擇再加裁酌合就咨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
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呈請憲令咨福寧鎮

爲呈請憲令申飭等事本月十七日准 貴鎮咨據
遊擊劉濟源呈前事等情到鎮據此爲照福寧貢山
襟海地瘠民貧茲值遷徙立界沿海居民雜聚四郊
奸良莫辨官兵奉調南征在汛者分防沿邊塘汛臺
寨之外州城所有無幾誠恐奸宄夤緣作祟稽察巡
防不容少懈衙役暮夜行走既無憑據必滋假冒貽
患匪輕今據呈詳前情理合備咨爲此合咨本將軍
請煩察照咨商 督兩院檄行地方官協力巡察併

平閩紀

卷之七

美

令凡差遣衙役暮夜行走給以印信腰牌汛防官
兵便於稽察假冒奸宄易於擒獲仍令嚴飭民人寧
遵順治十八年舊址爲界不許踰越一步庶奸宄斂
跡地方獲寧謐之福矣等因到本將軍准此除卽核
咨 督部院檄行福寧州着令各衙役盡行印給腰
牌以便暮夜往來不致奸宄混冒并令協同遊擊劉
濟源共行申嚴夜禁至於沿邊界路嚴飭照依順治
十八年舊址不許奸民踰越一步以安城汛以肅邊
防外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

照施行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平閩紀

卷之七

奏

緊急軍機咨撫院

為緊急軍機事本月初六日准 貴部院咨開狡逆
狂逞江口涵江一帶最為扼要亟須重兵力禦等因
到將軍准此為照涵頭江口及蘇溪漁溪一帶俱屬
邊海要衝今經 貴部院鴻謨調遣各營官兵分佈
扼守併令貴標叅將李懋珠統領調度聲援可稱磐
石之固矣今准前因除即移咨 興化鎮酌撥官兵
前往楓亭黃石各處添防并檄行長福二營遊擊李
應龍劉珠各親帶官兵五百名星赴蘇溪漁溪一帶
聽貴標李叅將總統調度分佈防守聲援外惟是長
樂福清兩縣皆係邊海要地茲該營官兵盡調出防
外汛而縣城留守兵單萬一逆賊乘隙侵犯城邑備
禦無資尤所 貴部院就近從長斟酌調撥固守以
保萬全者也合就一并咨覆為此佈咨 貴部院請
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平閩紀

卷之七

奏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水師出洋咨兩院

爲水師出洋剿寇陸路亟宜聲援咨商調撥接應以收萬全之效事爲照海逆倚水爲巢恣肆狂逞茲我戰艦數百艘已經修整完固復經 貴部院會商選撥陸路各營慣練水性兵丁七千名并原舊及新招之衆共計三萬有餘重以 水師提督萬 之籌畫勝算配駕進發諒可殄掃賊船以奏膚功矣但本將軍查詢得 前任總督部院李 當時調發水師船隻出洋殺賊有并撥陸路官兵齎帶火炮於沿海地

平聞紀

卷之七

早

方隨我船兵所到之處陸師卽附近割營接應遲爲聲援所以傳不虞亦以壯軍勢也雖當時出海船兵爲數無多與今日水兵數萬大相懸隔然逆賊以水爲家久慣波濤我兵新舊不一未免中有一二未甚精熟水戰者況海面風信不時而狂寇逆謀叵測似當預爲準備遣發精兵多帶火炮於沿海地方伺候隨舟師所至潯泊之處卽移營附近共爲聲援以壯軍勢以固衆志尤爲萬全諒 貴部院鴻謨洞鑒早已遙計及此在本將軍叨附舟誼管窺所到又不敢

不瑣陳咨商至於沿邊各營防兵單薄今應調撥何項兵馬增添以爲接應之處惟祈宏裁酌奪以收萬全之效可耳合就咨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平聞紀

卷之七

望

緊急軍機咨
福寧 興化 鎮

為緊急軍機事正月十八日准 總督部院姚 咨

開准貴將軍咨開據福清營遊擊李應龍呈前事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為照福清一邑逼近海濱向以該營官兵不足分布業經 撫部院調撥撫標營官兵於沿邊扼守在案茲該營官兵奉調五百名據遊擊李應龍呈稱於沿邊各汛抽減只奏有三百六十名聽調起行其縣城只留兵一百名防守等情呈報前來查該縣離海甚近守城兵力過薄卽長樂連江羅

平閩紀

卷之七

聖

源各營俱逼處邊海今若盡撥赴涵江恐逆賊偵知乘隙侵犯在涵頭不過一市鎮而各縣有城池倉庫所關尤重惟祈貴部院鴻裁從長斟酌以保萬全勿致疎虞可也等因又准貴將軍咨開為照長樂乃濱海地方雖逼近閩安鎮際此舟師出洋進剿逆寇諒不敢輕易登犯但該縣南界接連福清松下各要口緊對海壇逆島現在賊艘聚踪此處希圖堵我舟師兼游移沿邊窺伺每思乘隙登犯掠食前屢據該營將弁呈報賊船游移情形茲沿邊防兵調撤南下據

稱存營兵丁只有一百一十名似此單薄萬一逆寇

乘虛突犯剿禦無資似當酌量留防以備未雨者也合咨酌奪示覆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為照前據偵探報稱海賊林陞等領糧開船投商侵犯涵江一帶是以移咨 撫部院調撥長福連羅四營各批勁兵共成二千名星赴涵江隨經復咨 撫部院福長連羅俱為要地似須各調各縣兵二百名各千總一員帶領總屬于叅將李懋珠統管調度則一千有餘之衆亦可以勝林陞至四縣有城池責任仍令各將領

平閩紀

卷之七

聖

兵守城方為兩便等因已經咨明 撫部院外合就咨覆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據福清營遊擊李應龍呈前事業經本將軍咨會 督部院商酌去後今准咨覆前因合就移知為此合咨 貴鎮煩為查照希卽轉行連羅長福各該將遵照着令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前往興化聽候叅將李懋珠調度防禦該將卽使星速馳回各該縣固守城池倉庫不得疎畧仍希取具各該將到縣日期移覆查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欽奉 上諭咨督院

爲欽奉 上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 貴部院咨開

准 巡撫部院吳 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

揭刺厦門等處

上諭慎重其事先准 水師提督萬 議先取海壇業經

本部院咨移 撫院再商去後今准咨覆先取海壇

再商取厦門此用兵次第 撫部院與 水師提督

萬 任而行之等語但事關重大未便草率合亟咨

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希卽酌裁賜示以便

平閩紀 卷之七

四

題覆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海逆拒命窮島擾害

殘黎自當乘時掃蕩以清海宇以仰答

朝廷知遇之恩惟是兵家戰鬪非可懸度近奉

上諭行令再加詳商妥確具 題是以咨請 貴部院暨

撫部院 水師提督從長再加斟酌以遵

上諭慎重之意今准 撫部院咨開已經親到定海閱視

將士齊心船隻堅固不待荷蘭國船兵先行水陸進

取等因本將軍自當整齊士馬候訂師期卽從陸路

進發但管見以福清與海壇緊對或 撫部院不必

遽臨同安且暫赴福清爲水師聲援策應俟水師既

取海壇然後統師南下同安共商合力以搗逆巢尤

爲妥便本將軍因

特旨諄諄不敢不再三慎重以副動出萬全之勝筭尤祈

貴部院鴻謨酌裁主持以仰符

上諭可耳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平閩紀

卷之七

聖

欽奉 上諭咨同安鎮

為欽奉 上諭事本月二十五日准 水師提督萬

咨開本月二十一日辰時准貴將軍咨覆前事內

開本將軍早已整辦陸兵磨礪以須蒞候訂期即當

直搗海澄水陸夾攻以絕根株至於水師機宜本將

軍既非素習實難懸議惟藉 貴提督籌畫仰遵

聖諭應進應止相機酌妥迅覆以便一面會

題一面進兵夾攻等因到本提督准此為照搗巢大舉

聖諭俯極慎重令諸臣等詳商妥確在本提督責專水師

平閩紀

卷之七

吳

自當籌畫周詳見可而進至於決策萬全實藉貴將

軍宏畧助勦夾擊共濟茲逆寇結解海壇本提督准

審風時便利尅期先取海壇乘勝搗巢此月十二日

巡撫部院親臨定海已面約統領陸師趨赴同安各

港聲援去後又本月二十一日未時經本提督咨覆

總督部院姚 請調陸兵先據圍頭處所安設砲火

攔截上下賊舟及各路夾攻等緣由去後但陸師夾

攻統賴貴將軍并力大舉請即迅調精兵先往圍頭

分佈併擊本提督破滅海壇之後便可會師直搗廈

門共奏蕩平也至欽奉

上諭機宜伏祈貴將軍就會同 總督部院姚 王稿會

題今准前因合就咨覆會剿為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

照迅賜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為照水師既已出

洋剿寇在陸路官兵自當調撥於緊要口岸屯營以

分賊勢以壯水師聲援相機堵截彈力夾攻今准前

因除即咨會 總督部院會調官兵接應并咨覆

水師提督知照仍嚴檄防守東石竿頭副將郭奇遊

擊焦國巡韓元朗劉國興丁世芳等就近多方瞭探

平閩紀

卷之七

聖

俟貴標兵馬到日互相聲援相機夾擊各去後合就

移知為此合咨 貴鎮煩為查照希即於鎮標三營

之內多撥精健兵丁擡運發煩大砲着今能幹將升

帶領前往圍頭附近地方屯營與副將郭奇焦國巡

等遙為犄角聲援仍候 總督部院示下即便進兵

前赴圍頭要口堵截攻奪逆艘事關軍機幸勿泛視

仍將挑撥過官兵員名并起行日期見覆以憑查考

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

欽奉 上諭咨水提

爲欽奉 上諭事本月二十五日准 貴提督咨開
爲照揭巢大舉

聖諭備極慎重令諸臣等詳審安確在本提督專水師
自當籌畫周詳見可而進至於決策萬全實藉貴將
軍宏畧助勦夾擊共濟茲逆寇結踪海壇本提督惟
審風時便利尅期先取海壇乘勝揭穴此月十二日
巡撫部院親臨定海已面約統領陸師趨赴同安各
港聲援去後又本月二十一日未時經本提督咨覆

平閩紀

卷之七

吳

總督部院姚 請調陸兵先據圍頭處所安設砲火
攔截上下賊舟及各路夾攻等緣由去後但陸師夾
攻統賴貴將軍并力大舉請卽迅調精兵先往圍頭
分佈併擊本提督破滅海壇之後便可會師直搗厦
門共奏蕩平也至欽奉

上諭機宜伏祈貴將軍就近會同 總督部院姚 主稿
會 題今准前因合就咨覆會剿爲此合咨貴將軍
請煩查照迅賜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 貴
提督既已統率舟師出洋追剿逆寇在陸路官兵自

當調撥於海邊緊要口岸屯營以分賊勢以壯聲援

相機堵截共相夾擊今准前因除卽一面咨會 督
部院調撥仍酌安主稿具 題一面移咨 同安鎮

王 就於鎮標三營之內多撥精健兵丁擡運礮煩
火砲着令能將率領前赴圍頭地方屯營并飛檄防
守東石靈水竿頭副叅遊郭奇韓元朗焦國巡劉國
興丁世芳等務與同安官兵相爲犄角互相聲援相
機堵截攻擊逆艘并行長樂福清興化惠安洛陽泉
州各將領嚴令親自多帶官兵各於沿海所轄地方

平閩紀

卷之七

吳

巡哨堵截以壯我兵聲勢各去後本將軍惟有矚候
好音卽便親統官兵進搗海澄共殲積寇也合就咨
覆爲此備咨 貴提督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

進剿之師咨喇將軍

爲進剿之師已發夾擊之計宜行亟請調兵以分賊
勢事正月二十七日准 貴將軍咨開茲者 水師
提督萬 統率樓船漸次進發第逆孽現在連踪堵
截要害恐我師不無壅阻之虞非分路齊發未易一
舉成功前經 督院設有泉州同安二港水師原欲
乘機調發以資夾擊今閩安舟師既出各港船隻法
當分作數路并力齊舉今彼倉皇首尾不能相顧賊
勢既孤便可乘風直搗海賊存亡正在此舉等因到

平園紀

卷之七

壬

本將軍准此爲照海逆竊踞窮島擾我邊陲亟當掃
除以清海甸先准 水師提督萬 咨開舟師已經
出泊定海定議先取海壇等因本將軍業即嚴檄長
樂福清興化惠安洛陽泉州及防守竿頭靈水東石
各副叅遊將弁挑選精健兵丁多帶砲火親自率領
於所轄沿海緊要口岸屯營巡哨仍多撥精細能幹
兵役於高山眼亮處所勤加瞭探如遇水師官兵船
隻追擊海賊經過該汛即使多撥砲火以分賊勢以
壯水師聲援聯絡夾擊并將追擊海賊情形不時飛

報以便統兵直搗海澄窩巢及移咨同安鎮多撥精

兵着令能將帶領擡運火砲前赴圍頭堵擊逆艘各

在案今准 大咨仰見鴻謨碩畫不禁佩服但以職

司陸路未能鼓舞揚帆共乘長風掃清島與惟有督

勵官兵候訂師期夾擊殲此逆寇以紓

九重南顧之殷耳至於泉州同安二港所設水師原係

督部院捐貲養膳之衆除已移商 督院調撥夾剿

外合就咨覆 貴將軍請煩察照施行

平園紀

卷之七

壬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卷之八目錄

咨文

咨訂師期咨同安鎮

懇恩再培咨漳浦鎮

月米分給咨督院

會師搗巢咨水提

咨會出兵咨漳州鎮

緊急軍務咨督院

剿殺海逆咨督院

平閩紀

卷之八目錄

一

會師搗巢咨水提

咨會遣發咨督院

再商保固咨兩院

咨明事咨督院

飭勦內地咨五鎮

咨取功員咨五鎮

借給糧餉咨撫院

飛報事咨督院

謹陳平海咨督院

平閩紀卷之八

懋紹漁山

三韓楊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咨訂師期咨同安鎮

為咨訂師期事本月初七日准水師提督萬咨

開為照海賊船隻厚集海壇所有進取機宜業經咨

商詳晰矣本月初一日准貴將軍咨覆本提督內開

除卽一面咨會督部院調撥仍附安王案具

平閩紀

卷之八

題一面移咨同安鎮就於鎮標三營之內多撥精健

兵丁擡運發煩火炮着令能將率領前赴閩頭地方

屯營弁飛檄防守東石靈水竿頭副黎遊郭奇韓元

朗焦國巡劉國興丁世芳等務與同安官兵相為犄

角互相聲援相機堵截攻擊逆艘併行長樂福清興

化惠安洛陽泉州各將領嚴令親自多帶官兵各於

沿海所轄地方巡哨堵截以壯我兵聲勢各去後本

將軍惟有守候好音卽便親統官兵進搗海澄共殲

積寇也合就咨覆等因准此本提督細釋大咨具見

貴將軍調遣周詳精誠爲

國同舟誼切深爲厚幸今本提督的於本月初四日由
定海出師分兵夾攻務期制勝但圍頭乃賊艘上
寄泊之灣所關最爲要緊須定得精銳陸兵先據其
地安設砲火堵截攻擊非與他灣虛張聲援者可比
茲屆師期合再咨訂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迅
調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准 水師提督
萬 咨開撥發精兵先於圍頭分佈截擊上下逆艘
等因業經本將軍移咨 貴鎮於鎮標三營之內挑
平閩紀 卷之八 二
選精兵着令能將帶領擡運發煩火砲前赴圍頭附
近處所屯札會合東石竿頭各防將相爲犄角聲援
候示進據圍頭要口相機夾擊并經咨會 總督部
院及咨覆水師提督各去後今准咨訂師期前來合
再移催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希卽立刻於鎮
標三營之內多選精健兵丁并多帶砲火着令勇敢
將弁帶領星夜馳赴東石會合靈水竿頭各防將挑
選精兵多帶砲火合營進據圍頭要口相機攻擊逆
艘不許上下灣泊游移事關緊急軍機希勿少緩若

恐同安留守兵單 撫部院刻期將到另爲商酌調
遣分布可也併將撥過官兵姓名數目日期迅覆查
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懇恩再培杏漳浦鎮

爲懇恩再培縣脉樹德官民事據漳浦縣紳林環黃性震陳天達舉人藍陳畧陳灼林登虎生員黃台佐蔡邁廣丘士錚里民郭春洪正等僉呈稱浦邑自昔人文甲上郡丁糧冠十城良以梁峯拱秀吉水朝宗自赤檜中流由雙溪而遶衛縣治以護城隍地利居於全盛也至戊子年洪水崩陷溪港多岐赤檜雙溪水違故道本邑由是丁糧日減文物衰替幸將軍大老爺前任駐節浦邑微發憐恤保人民鳩聚召工

平閩紀 卷之八

四

修築河堤官民利賴茲數年以來水濫雙溪堤開四潰士民咸受其害今欲使吉水仍朝本縣費用浩繁別召工匠又多生疎難以計日報竣伏惟將軍大老爺恩施浦邑雞犬桑麻蒙休者數萬戶春秋俎豆戴德者數十年今值節鉞再臨之日乃恩波復造之時彈壓全省獨切一方琛等相率匍呈叩乞痾瘼舊治始終栽植查照往例仍着附近梅林保人民自備芒找木料工匠竭力堅築以一保而培一縣之地脉相應暫免該保徭役一年以均勞逸伏乞行縣示准起

工庶彫殘可起富盛可期合邑士民咸荷慈恩於無既矣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漳浦城外赤檜雙溪之水實爲該縣治之脉絡向因亂後隄防崩潰水不朝護城郭而閭閻日敝人文之氣中衰本將軍於順治年間援勦入閩駐節該邑此時城垣倒塌里巷丘墟本將軍相度城垣舊址檄行有司庀材修築不數月而工竣人民復集因詢及紳衿耆老知水脉枯涸乃倡議修導而該縣之戶口丁糧人文甲第幾復其舊經今二十四載矣年來海逆播亂水隄再決茲據

平閩紀 卷之八

五

紳士里民僉呈重修猶恐工程浩大請暫免梅林保徭役一年俾該保人民就近自備工料修築以固河隄以通水脉等情前來除檄行漳浦縣酌免修砌外諒貴鎮建牙茲土凡係裨益地方事務未有不舉行恐後者是本將軍經營於前貴鎮修復於後總期大有造於該邑也今據前情相應咨達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即就近面諭漳浦縣作速酌議修砌以復水道以阜民物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月米分給咨督院

為月米分給本折標兵獨歎偏枯籲請一視同仁以均戍苦以恤兵饑事據前營遊擊焦國巡守備丁世芳呈稱案奉本將軍憲票准

總督部院姚
巡撫部院吳

咨開

前事等因各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據該將呈請咨明駐防東石各營官兵應給本折月米通融發散以均苦樂等情業經本將軍咨商

督撫

兩院檄府勻給去後今准前因除將原文抄粘外合行遵照備票仰職即便移知各營嗣後駐防東石官兵應支月米遵將

平園紀

卷之八

六

本折通勻給散以均苦樂毋違等因計粘抄一紙奉此該卑職國巡隨即移會泉州府及移知各營遵照外仍會同屢催均勻給發并着令千總周葵田琦守催去後茲據周葵田琦同稟稱葵等日赴泉州府坐催正月分糧米詎蔣知府屢以通行廳縣均派運給為辭迨至本月初一日方稱正月分糧米本標在汛未有攤勻應照舊米折若要均勻必俟二月分方得勻給今米價亦且未有暫候設處其正月分餉銀必俟協餉解到方得發給似此推延汛兵枵腹難待稟

乞轉詳本將軍檄催速給以濟兵飢等情據此竊照

泉汛米價湧騰窮兵借貸無門買糴莫措忍飢待斃幸蒙本將軍軫念汛兵艱苦恩賜本折均勻各兵踴躍歡呼感激無地但自奉憲行以來日望糧米不啻雲霓之切屢催泉州府日久未經運給刻下征勦大舉汛兵乏食何以責其荷戈用命合無懇請本將軍檄行泉州府迅將本標防守東石兵丁正月分糧米撥運到汛以濟兵糈庶三軍得飽飽騰而邊疆永固矣等情到本將軍據此案照先據該將等會呈駐防

平園紀

卷之八

七

東石各汛本標官兵應支月米請與各營本折通勻散給以均苦樂等情業經本將軍咨准 貴部院覆准檄府勻給在案際茲青黃不接之候米價騰貴窮兵懸釜待炊據稱該府推諉不給刻下水陸征剿大舉堵擊正在需兵安能責其忍飢禦侮今據前情合亟咨會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俯恤征兵祈即檄令泉州府作速設法將正二月分糧米通勻散給以濟飢軍日食俾各兵知奮報効疆場有裨征剿非淺鮮也仍祈賜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平閩紀

卷之八

八

會師搗巢咨水提

爲會師搗巢事本月十三日准 貴提督咨開爲照
逆踪厚結海壇恃爲外固今海壇旣破先奪所恃福
興邊民可無冠害但賊踪敗逃會綜崇武并力堅防
則廈門勢必虛危本提督惟審風潮利便刻期進師
平海牽制崇武之賊貴將軍前咨曾示調集各港八
槳船隻若乘此時賊勢上危下虛徑先密遣精銳襲
渡廈門逆踪必分力回顧本提督統率大綜長驅殲
殲上下夾攻會期合舉根株立可盡淨此乘虛襲擊

平閩紀

卷之八

九

攻取要機惟祈 貴將軍俯察力行共襄大舉以奏
蕩平也至圍頭要口最爲關係前咨屢請曾否調集
合再咨實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海逆恃習波濤
拒命窮島接准 大咨已抵海壇賊艘敗逃諒應喪
膽自可長驅殲擊直取廈門矣今賊雖會綜崇武若
貴提督統率大綜臨之何慮并力堅防在本將軍於
未准 大咨之先已經面商 總督部院整棚士馬
刻卽親自統領并會合滿騎於沿海松嶼等處緊要
口岸調度堵擊逆賊外至於調集各港八槳船隻乘

勢密襲廈門本將軍所統陸路官兵多屬外省東豫

之衆向未嫻習舟楫况八槳船隻先經

督部院騰

有水兵早已委員專統知其自有調度至進據閩頭

多帶砲火攻打使逆艘上下不能停泊本將軍節次

移咨 同安鎮王 并屢飭防守東石竿頭各將弁

會師合營進屯該地方夾擊專候 貴提督追勦南

下在案本將軍滅賊心切陸路機宜無不力行而水

路進剿尤祈 貴提督之詳察力行共勦大舉也今

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提督請煩察照

平閩紀

卷之八

十

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咨會出兵咨漳州鎮

爲咨會出兵日期事爲照舟師已抵海壇則陸路官

兵自當乘時夾擊茲本將軍會同 督部院各親自

酌帶馬步官兵於本月十六日前往同安松嶼沿海

一帶地方踏看形勢調度策應夾擊并稽察各營防

剿官兵飭令用心預備合力進剿所有鳳山營盤業

已議留 福寧總鎮黃 照舊堵守以備豕突外至

於漳屬沿邊一帶地方尤祈 貴鎮就近嚴飭各營

官兵嚴加堵守以保萬全可也合就一并移知爲此

平閩紀

卷之八

十一

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緊急軍務咨督院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十七日據洛陽營遊擊趙雲報稱本月十四日奉 寧海將軍喇 軍令飛調卑職帶兵三百名赴泉聽候 副都統吳 率領滿師調遣夾勦卑職卽於十五日寅時帶兵自洛陽起行外所有本汛已交浙江守備劉澤深本營守備李印防守訖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舟師已抵湄洲在陸路官兵自當調撥分佈以備大舉夾擊但查洛陽一汛爲衆郡之門戶現今逆艘聚泊於臭塗崇武一帶誠恐狡謀早晚窺伺萬一乘該汛兵車不突焚劫不特地方人民受害尤恐墮我軍聲似當仍令遊擊趙雲回守該汛以固邊防俟水師船隻到臭塗之日檄令該將帶兵南下夾勦尤爲慎重也緣要汛空虛懇懇過慮合就咨達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祈卽咨商 寧海將軍仍令趙雲回守洛陽以固根本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勦殺海逆咨督院

爲塘報剿殺海逆事爲照水師訂期於本年二月初六日出海咨會到本將軍隨卽會同 貴部院咨行各鎮營飛調陸路官兵先據團頭要口安設大砲聲援夾擊令上下往來賊艘不得停泊以便水師官兵進取復於本月十五日會商 平南將軍賴 將漳州鳳山一帶營盤邊牆分留福寧黃總兵漳州吳總兵等帶領各營副將遊守官兵照舊嚴加堵禦外貴部院同本將軍於十六日各親帶馬步官兵自漳州鳳山營盤起身本日到嶺後嶺地方安營隨探得有僞左虎衛何祐統領僞中衝鎮等十餘鎮大小賊船八十餘號約計賊衆四千餘預劄烏嶼橋堡充龍堡金山一帶地方相聯屯營以拒我師南爲廈門屏蔽北爲崇武臭塗等灣各逆艘聲援且聞我同安港八槳船隻將出會同水師夾擊廈門希圖於此處堵禦先須發兵勦除破其犄角 貴部院與本將軍計議已定隨於十七日五鼓挑選精兵各親自統領於辰時到烏嶼一帶列陣詎逆賊分爲三股前來迎敵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貴部院同本將軍分遣貴標內中協副將蔣懋勛署右營叅將薛受益內中協右營遊擊王文魁後營叅將謝明德守備陳印奇千總王應龍把總應順甫等隨征總兵陳士傑副將康泰馮昭京侯晉爵等叅將秦守信韓瑞閻國任等遊擊王大有南甫曹明等外委督陣都司張璽鄭有德守備章得勝戎旗遊擊盧楚佩功加守備韓琪領旗各官劉彪等帶領馬步官兵由中路進發本標中營叅將馬勝左營遊擊朱起龍援勦右營遊擊楊懋綬援剿左營中軍守備楊可

平閩紀

卷之八

古

能千總楊會把總王豹等外委總理戎旗遊擊崔陞都司高永福楊撰守備徐可成張貴千總王起龍楊茂把總王貴成隨征副將王耀龍叅將曾展雄遊擊鄭鍾如都司倪俊等帶領馬步官兵由左路進發又調撥灌口營叅將藍理江東左營遊擊鄭興同安鎮標右營遊擊趙邦試千總林明等外委千總程鯉把總湯泰投誠副將藍英等帶領官兵由右路進發我兵三路奮勇齊進冲過潮溝自辰至午殺死逆賊甚多尚有白礁等處賊兵千餘見我官兵殺敗賊衆突

出應援 貴部院親督委骨統領護印八旗披甲筆帖式樂敏外委驍騎校樊金榜張應隆龔玉堂王潤子撥什庫劉德趙廷芳李之華斬有福閻得榮年文燦劉首相并戎旗各材健等本將軍親督外委戎旗都司張九龍守備羅成功等并各材健分爲兩翼飛馬抄出逆賊陣後腹背夾擊賊遂大敗我兵盡力砍殺共陣斬賊衆一千六百餘名活擒僞官七員活賊一百八十七名連破賊營七座將賊堡盡行焚燬拆平餘賊奔逃上船被我兵尾追急迫落水淹死不計

平閩紀

卷之八

圭

得獲賊船大小共九隻立即放火焚燒更得獲大旗二十三面高招旗一十九面及盔甲器械藤牌等項甚多至申時收兵回營據各營將領呈解陣擒僞官兵俱經 貴部院驗明悉係長髮因對陣重傷垂斃隨盡發沿途梟示訖復據探兵報稱又有逆賊約有二千五百餘人在海倉寨屯劄離營盤有三十里等情 貴部院同本將軍於十八日復親帶各營官兵前往撲剿賊衆見我兵勢大不敢出戰閉寨堅守放炮擊打官兵我師初到銳氣正盛遂鼓勇攻擊扒上

寨城炮矢刀鎗一齊擊殺當斬逆賊一千二百餘名
賊衆披靡奔船其船上各賊不敢救應爭先開船逃
走又復落水淹死無數生擒僞官二員活賊三十二
名俱卽就該地方梟首外打沉賊大趕繒船一隻雙
篷船四隻得獲威遠大砲一位發煩砲二位高招旗
六桿大旗十八面戰被二十領并盔甲大刀長鎗藤
牌火箭等項甚多將寨牆着令兵丁立刻拆毀因天
晚收兵回營此兩戰也皆藉 貴部院之方畧各將
士之協心用命故能獲此全勝今沿海一帶地方自

平閩紀

卷之八

六

烏嶼橋起至海倉松嶼止數十里之間數年盤踞賊
巢盡皆掃蕩無遺賊已膽破魂消矣至於內閣中書
揀選候補知府陳啓霖候補僉事道黃性震俱奉
貴部院差遣修砌橋梁道路與有勞績俱不可泯所
有各營得獲高招大旗盔甲刀鎗大砲藤牌等項軍
器查畧堪用者發交各營改用不堪者盡行焚燬更
查各營其陣亡兵丁一十三名輕重陣傷官兵共七
十一名俱經本將軍會同 貴部院分別賞銀殮埋
并給賞醫藥各營共陣斃官馬一十七匹俟旋師之

日聽其各自呈報開除外相應一併備叙塘報爲此
備咨 貴部院煩請察照核明會疏
題叙以鼓後効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平閩紀

卷之八

七

會師擣巢咨水提

爲會師擣巢事本月十九日准 貴提督咨開進師
平海牽制崇武之賊若乘此時賊勢上危下虛先密
遣精銳襲渡廈門逆鯨勢必分力回顧上下夾攻會
師合舉根株立可盡淨至圍頭要口最爲關係曾否
調集備移在案未見咨覆茲師次平海日在相機前
進但貴將軍何地集師何期合衆尤期迅發訂示以
便協力撲勦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准 貴提督咨
前事業經本將軍備將夾剿機宜咨覆 貴提督在

平閩紀

卷之八

六

案本將軍復會同 總督部院面商 平海將軍賴
將漳州鳳山一帶營盤邊牆分留 福寧總鎮黃
漳州總鎮吳 統領各營副叅遊守官兵照舊嚴
加堵禦外本將軍同 督部院各親統馬步官兵於
本月十六日自鳳山起身本日到龍嶼界外嶺後嶺
地方下營據探兵報稱有賊首何祐帶領僞鎮十餘
鎮賊衆四五千在於烏嶼橋充龍金山一帶相聯屯
營七座計圖一爲廈門屏蔽一爲崇武臭塗等灣各
逆艘聲援等因自應首先剿除遂經本將軍會同

督部院於十七日親帶馬步精兵分爲三路進兵大

獲全勝計陣斬活擒賊衆共一千七百復據探報海
滄有逆賊屯踞寨城十八日復各帶兵前往撲剿又
經斬獲千餘將逆賊所劄寨城俱已盡行焚毀拆平
今沿邊自烏嶼橋起至海滄松嶼止一帶賊巢向爲
逆寇盤踞者今皆掃蕩無遺現在會同 督部院相
機進取外此皆陸路賊營本將軍業經會師勦蕩至
於何地集師何期會舉專候 貴提督一破崇武等
灣迅發訂示便可協剿以收蕩平全效也今准前因

平閩紀

卷之八

九

合併咨覆爲此合咨 貴提督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咨會遣發咨督院

為咨會遣發官兵攻取廈門逆穴事為照海澄既復賊心離散本將軍復多方宣布

皇仁廣行招撫隨有偽鎮陳昌於二十六日午時差遣偽監紀叅議周天奇等前來納款隨經本將軍賞給花紅銀牌仍給照票遣其接引陳昌作速來歸已經咨會在案至本日酉時偽總兵陳昌率領所轄大小船隻百餘號官兵五千餘員名并移帶眷口到海澄城外登岸投見已經撫慰暫行安插外又有偽總兵吳

平閩紀

卷之八

手

桂羅士鈐先遣偽通判葉光寰等前來投誠請領旗號并請發兵迎援隨遣援剿右營遊擊楊懋綏中軍叅將馬勝等帶兵迎援隨各帶官兵船隻眷口前來投誠本將軍即令刺頭將伊眷口搬入前任水師提督施衙門內安頓外據稱廈門兵民紛紛搖動亟宜乘時進兵攻取桂與士鈐願為前部等情本將軍隨經遣發本標中軍叅將馬勝右營遊擊李璉各帶領官兵乘坐總兵吳桂羅士鈐帶來大船會同吳羅二總兵官兵并副將詹六奇林葵等官兵乘坐八漿

船隻為頭敵先進併令總兵陳昌所轄官兵立刻刺

頭挑撥精銳乘坐原帶船隻為二敵其貴標將官

三員本將軍現在諭令商議酌撥一員帶兵協同進

取逆穴以絕根株外本應先期咨會然後發兵因事

機貴速恐往返耽遲故一面遣發一面咨會尤祈

貴部院星速酌撥官兵隨後接引以收全效可也合

就咨會為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八

圭

再商保固谷兩院

爲再商保固嚴疆之長策以豫消未萌事爲照鄭錦賜張窮島山寇乘機竊發遙爲響應致全閩騷動幾成燎原幸藉

朝廷威福 貴部院訂議海澄已復逆穴蕩平復荷會議將水師派防廈門金門鎮海銅山海壇定海日湖滬尾各島嶼將陸師派防平海崇武獮窟臭塗東石圍頭各要口是水陸要汛呈羅基布沿邊可恃無恐矣仍將新設之閩安蒜嶺鎮東興化泉州大小盈漚口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江東橋雲霄漳浦各營共裁去官兵九千三百名亦可以仰承樽節之部議矣但本將軍愚見更有商者據外固不可不周安內亦不可不密年來兵燹頻仍民間困苦已極鳩形鵠面觸目堪憐而沿海遷徙之衆棄其田廬移入界內僑極流離今雖會議展界准回故土第昔日之產業荒廢一時不能生聚其投誠弁兵原皆游手好閑之徒祇逼於兵威事勢不得不投戈倖免今在伍者卽月有所給然軍興之餘米珠薪桂恐有限之餉未必濟其衣食歸農者未必真皆

悔過自新肯安於耕鑿而議裁九千之衆亦原無素

業可以資生一旦糧餉議裁何以糊口若今日措置得宜衣食有所自出則前項諸人漸次革心皆我循良赤子倘安插不得其所撫綏一有未周則饑寒日甚勢必異念復萌一遇警息則此種貧窶皆揭竿爲亂之資也況崇山深谷之中奸狡隱伏以待覲觀變者未必無人所藉 貴部院之弘猷長慮飭行各府縣賢有司亟爲實心勞來稽察俾善懦得免飢寒狡黠知所儆惕則內外清肅反側消除閩南半壁從此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可以永安矣再查興化一郡原設鎮標三營城守一營共兵四千名因地當孔道前此兵力不敷分布故請設楓亭一營今將鎮標三營盡派防守海壇楓亭一營又撥防平海只餘城守一營恐不足以資彈壓并分防各縣汛或當再爲別加損益以收萬全尤所貴部院之宏裁斟酌者也本將軍自念衰老行當懇切乞休似無庸復多置喙惟以

國恩深重目擊民情時勢又不敢以將退之身而遽爲緘默敢竭芻蕘以備鑒採倘荷 俯賜裁酌亟爲區

處或可少佐上慰

廟堂下奠黎庶也合就咨請為此備咨 貴部院察照酌奪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平閩紀

卷之八

留

咨明事咨督院

爲咨明事爲照逆島既平石碼地方乃屬內地似毋庸重兵駐劄業經本將軍撤行漳州城守副將郭忠孝撥留將官一員帶兵五百名暫爲防守俟 水師提督萬 回師之日交明撥官接管其餘官兵着令該副將盡數帶回漳州仍令該副將將鳳山一帶各營盤原調安頓攻打逆賊大小紅衣發煩各砲位盡行擡運進城如係城上舊砲仍安頓原舊處所至獅子山沿河一帶各賊營得獲大小砲位數目俱經具

平閩紀

卷之八

留

題報 部之物不便久頓外汛恐有奸民釘塞砲眼并偷移別用之弊相應一併着令該副將擡運府城查明收貯除併經撤行副將郭忠孝遵照外合就咨明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飭勦內地咨五鎮

爲飭勦內地餘孽以安民生事照得閩省向因海道鼓亂凡各標協營官兵調征邊汛者多留防內地者少未免兵力單薄致深山僻壤之間無賴宵小嘯聚出沒或百千爲羣或夜屯曉散剽掠鄉村肆害殘黎茲逆經敗遯島嶼蕩平現在會議於沿海各島灣要口安設官兵巡防彈壓是海賊之患從此可以消除至於各鎮營原調南征官兵已經盡行遣發回管則各處兵力俱厚所當及時搜剿山寇以靖內奸除經

平閩紀

卷之八

兵

飭行各協營將領遵照搜捕外合移通飭爲此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飭行所屬各協營將領着令會同各該縣多差精細能幹兵役於所轄汛地之內密行訪探如有前項亡命宵小潛伏巖谷或煽誘遷徙窮民或窩藏逃回海寇結夥出沒竊劫害民者卽卽撥發官兵勦捕以盡根株至於投誠歸農僞官兵務令各該縣安插得所取具地方鄰佑保結不時稽察以杜反側目今大寇已平海疆既靖凡一切竊劫盜案卽例處分甚嚴貴鎮有統轄之責所關綦重

尤所勿惜情面嚴加督率務令地方肅清庶免代人受過倘各營將領偷安玩寇悠忽疎防卽指名摺報以憑飛章奏處仍祈將嚴飭過緣由并取具各將領遵依見覆查考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平閩紀

卷之八

毛

容取功員咨立鎮

爲咨取功員履歷清冊達 部 題叙事本月十七日准 總督部院姚 咨開照得逆孽盤踞海島歷經多年本部院蕩平心切會同貴將軍統領水陸官兵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克復陳州馬州灣腰樹觀音山展旗寨豐門寨灣頭寨果堂寨太平寨石碼三叉河玉洲等處一十九寨二十四日巳時恢復海澄縣二十七日亥時恢復廈門金門各島俱經具疏題報在案但在事大小人員積數載之辛勞獲連日之

平閩紀 卷之八

奏

奏凱功不可泯相應查取姓名履歷彙冊造送以憑

達 部

題叙者也除檄行本標并各鎮營查造外合就各達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希卽行令貴標將領并移行各鎮營迅將陳州等一十九寨海澄廈門各案在事有功人員照案開造履歷清冊彙送本部院以便咨 題叙功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擬合就移爲此合咨 貴鎮煩爲查照仍希轉行所屬各協營速將克復陳洲等十九寨并恢復海澄縣廈門金門各

島在事有功人員照案分別開造履歷冊底着令經議資赴本將軍轅門以憑核明發造清冊咨送 督部院彙送 內部
題叙希勿遲緩施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平閩紀 卷之八

奏

借給糧餉咨撫院

爲咨請借給糧餉以濟兵食事爲照泉州米價騰貴
業荷 貴部院遣恤殘黎嚴示勸諭而閩粵如故每
石米價高擡至四兩三四錢不等且甚一日人心惶
惶近本將軍班師回泉日擊心恰當卽出示告誡使
平價發糶以蘇民困惟是本標五營併援勦各營兵
丁月支米折盡付買米尚不敷十日之需爲念各兵
久出征勦勞苦已極茲幸海逆初平暫回休息然餘
孽尚未盡滅常游移於閩廣交界沿邊之地各兵猶

平園紀

卷之八

辛

須披甲荷戈以期剿禦但米珠薪桂困苦之狀殊難
指述計惟有借出月餉就省買糴米石船運到泉散
給各兵庶兵丁既免枵腹之苦而泉郡亦無高擡米
價之重困也案據中軍叅將馬勝呈請借給四月分
糧餉銀兩隨經本將軍移咨 總督部院借給業荷
在漳給發矣今夏季五六月分本標五營并援勦
左右兩營應支官兵俸餉等銀請祈 貴部院照數
給借以便就近買米船運來泉給濟兵食本將軍本
擬措銀赴省買糴奈長途帶銀跋涉維艱尤祈 貴

部院俯恤窮兵廣開 弘慈不特三軍感激卽本將
軍感佩相成之誼匪淺鮮矣今據中軍叅將馬勝并
援勦左右營遊擊馬四玉楊懋綬等備具領狀前來
合就咨送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給借仍祈
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一日

平園紀

卷之八

壬

飛報事咨督院

爲飛報事本月十三日據署建寧副將張念祖報據左營遊擊李英報據防守曹墩把總呂應龍報稱賊首江機帶領羽黨約有數千突犯境內竹溪黎源屯川守傅吳應雄家又有王都爺住呂孔源黎源下洋火燒橋等處徧聚搜山捉拿男婦勒糧索餉散創招兵鄉民盡皆逃竄又有吳應雄下旗牌王甲帶領屯丁三百餘人投入賊營江機遣發官頭賄來曹墩各處招去原屯田遊擊程應榮名下屯丁同入夥黨又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有當日投誠人黃祚今招夥復投入賊營各鄉人民攜老扶幼紛紛逃竄沿途號泣悽慘倍常等情本刻又據興田塘兵宋國武報稱今興田地方并四處附近鄉村百姓聞有逆賊現扎黎源下洋一帶欲來地方打糧索餉男婦紛紛奔逃村無人烟等情各到職據此竊照卑職駐防崇建二汛時以剿撫爲念前因原投誠遊擊程應榮病故守備吳應雄被賊計殺約有屯丁二三千不等俱係昔年投誠之輩恐其鷹眼猶存二升相繼而亡屯丁無主約束况江機賊營相

近恐生叵測之變故卑職英會商崇安金知縣親往武彝宮傳集程吳下衆頭領再四而諭安慰各給委牌令其嚴束屯丁毋使投入匪類業將委官姓名開報在案今不期渠魁江機奸計百出賄勾屯丁入夥如虎添翼不思區區山寇屢奉各憲招撫已經差員齊繳印劄又奉

親王加授將軍爵位恩逾格外卽應出山歸誠矢心報効毋負上恩乃反率黨移剗建陽竹溪地方布散黨羽流突崇汛呂源黎源下洋各處鄉村搜山擄掠捉

平閩紀

卷之八

三

人索餉今建陽新厝塘頭杜潭長坪一帶殘害無忌且聲言我等奉王劄不日赴省剃髮歸誠因乏路費口糧故來告借等語以致汛防官兵恐慌各憲招撫之意未便輕易進剿查得興田地方乃通衢官道設有塘兵遞送公文居民懼賊驚逃倘賊漸至彼地則羽書中斷關係匪輕又查得武彝山巖向有富民避亂於彼山賊素所垂涎今江逆見我兵卑必往劫掠無疑伏乞憲臺迅發馬步官兵駐劄興田中道以張聲勢仍乞迅撥官兵二三百名星赴曹墩協同把

總呂應龍相機進止庶地方不致塗炭春耕尚有可望而

國課不致虧缺等情本日又據左營中軍守備程璋報稱三月二十九日據長坪塘兵何福等稟稱今有爲兵俱在大路下建陽一帶地方搶擄人畜更在竹溪招兵理合飛報等情各到職據此竊照賊衆借撫紛紛出巢流突建境擄掠鄉村捉人索餉又招屯丁入夥情形叵測且宣武將軍官兵俱往邵武而建寧兵單寥寥無幾除護餉解逃尙不敷差遣今據左營

平閩紀

卷之八

五

將構塘報警息除一面立撥領旗丘光信等帶領馬兵馳往建陽一帶哨探仍一面檄令中軍守備田毓瑞撥發把總張瑞瑛帶領兵丁前往興田駐劄堵禦外理合具報又爲飛報事據崇安縣呈稱該卑職查得江機陽奉陰違肆行剽掠殺戮生靈招人入夥漫山遍野橫行無忌崇邑斗大孤城將何堵禦伏乞憲臺迅賜酌奪救民湯火以全巖邑卑職可勝翹首待命等因各到將軍據此爲照山寇江機楊一豹狡言就撫遲我官兵進剿今復招民同叛橫肆劫掠各處

屯丁復投入夥勢益張致上游居民流離遑遑業拋荒先賦據各營將領具報逆賊突犯出沒情形節經本將軍移咨貴部院并嚴檄飛催該汛防將弁作速協力進剿在案今復據該副將具報以逆賊曾受王剗加授將軍兩位聲言不日赴省剃髮因乏路費故來告借等語以致官兵遲疑恐礙撫局不敢進攻逆賊以就撫緩我兵機久不出降橫行劫擄賊勢日漸滋蔓百姓日受荼毒若不亟爲剿滅則地方受禍無有底止查各標營征剿官兵初班回汛自應暫令休息但江楊二逆剽劫愈熾又未便聽其蔓延除經移咨福寧鎮挑選能將帶領精兵一千名飛赴崇陽地方會同各該營官兵星速進剿去後合就咨會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仍祈會飭福寧鎮迅速遣發官兵前往掃蕩以靖山寇以安地方仍祈示覆施行

平閩紀

卷之八

五

謹陳平海咨督院

為謹陳平海善後十策永奠海疆事本年四月十四日准 貴部院咨開准 兵部咨前事內開查總督姚 條奏廈門等島沿海要地官兵防守俟荷蘭國船到日進滅海賊尅取臺灣會同廣東官兵剿滅海賊劉國軒沿海仍舊展界新增綠旗官兵陸續漸撤浙江調來官兵應行撤回投誠官兵給與俸餉等情關係最要應與總督姚 將軍督提督楊 巡撫吳水師提督萬 勅令會同將每件一一確議速奏

平閩紀 卷之八

美

再議俟

命下之日將總督姚 條奏八款俱錄出發與總督將軍巡撫提督可也等因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具奏於本日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部院准此所有原疏合就抄送為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酌議示覆會 題施行計抄疏一摺等因到將軍准此為照逆孽鄭經與渠魁劉國軒等負固窮島擾害邊陲茲仰邀

朝廷洪福 貴部院計謨逆賊敗竄島嶼肅清 貴部院

懲前毖後條列良策入

告務期永奠海疆 內部咨移確議又荷 貴部院俯賜咨詢管見所及敢不備陳一廈門金門並宜固守查廈門昔年為我師取而復棄後逆賊即踞為巢穴前進剿時本將軍親至其地審察形勢是厦金之不可不駐重兵固守誠有知 貴部院所策者至其間兵數多寡船隻派設駐防或提或鎮本將軍職司陸路是在 貴部院與 撫部院 水師提督斟酌盡善

平閩紀 卷之八

毛

者也一內地官兵移駐沿海要汛如閩安鎮兵三千名出守定海灌口兵二千名出守薊尾高埔以為厦門犄角尤無遺議矣查興化原係府城又屬全省往來咽喉孔道原設鎮標三營城守一營共兵四千名前緣兵力不敷分布故請添設楓亭一營今將鎮標三營盡移防海壇楓亭一營又撥防平海只留城守一營不足以資彈壓况差使餉鞘護送絡繹何以四應仙遊一縣又山海交錯奸宄時常竄匿似興化一郡當駐重兵以備不虞至惠安兵一千名山守崇武

惠安地當中路所轄塗嶺又爲四通之道若巡緝防範護送差藉無負可恃恐滋不測查 水師提督請設兵一千自獺窟轄至崇武則惠安營官兵似當酌留以保固城汛分防塗嶺也一遣發舟師會合水陸官兵先勦粵寇以絕滋蔓一俟荷蘭船隻進攻臺灣以靖根株其次第乘勝進取以掃積年之逋寇登沿海數千百萬生靈於衽席者實爲目今要着但本將軍於海道未諳不敢輕議一開遑邊界以上裕

國課下濟民生誠爲利益但今賊首雖遜餘孽尚未盡

平閩紀

卷之八

吳

滅茲邊界既展延袤數千里賊踪處處可以登犯奸民在在可以勾通卽 水師提督能節節設備沿邊似可無患萬一海逆擁衆乘潮順風合踪而至水師或不及堵截內地兵單顧此失彼不特村鎮遭其荼毒并恐城池有警人心風鶴是目前之展界固屬便利內汛之分防尤當佈置周密方可無虞也一裁撤新增官兵查閩安興化泉州大小盈江東等處官兵皆久用命於砲矢鋒鏑之間今海逆初平一旦卽議裁撤分防更爲不周內地益見單弱况驟裁萬數之

兵此輩不習耕種不善經營赤貧無措勢必相率爲盜是海寇尙有遺孽內地復啓亂萌矣在管見以裁汰之兵不必定限於四五月之內止就其中果屬衰弱者汰之不補強壯者仍留且暫令沿邊分守以固我疆圉一先撤浙兵以省錢糧糜費洵爲至當不易者矣一投誠官兵請給糧餉查閩省投誠之衆爲數甚多豈盡傾心向化不過迫於兵威事勢俛首求生儘有歸農之衆面革心非尚煩吾之顧慮其在隨標入伍者又皆勇悍不安耕作之人資身無策僅藉

平閩紀

卷之八

吳

月餉存濟苟不爲贍給必至復叛故轍是尤在 貴部院力爲主持請給糧餉以安其心者也總之閩省地方山海環峙鞏固要策必須水陸相維山海互防蓋

朝廷正供錢糧百姓地畝廬舍皆在於陸不在於水更城池倉庫之重餉艱差使之繁又多在陸路內地則駐防之兵未可盡移於沿海况邊界旣展奸民無地不可出入賊艘無處不可登犯倘深山窮谷之中又有流聚流突海逆復肆勾連水陸交訌如昔年紀朝佐

鄭不伐廖璵等可爲前鑒若再有變起倉卒卽發兵
星馳撲勦亦恐鞭長莫及目今 王爺大兵將次旋
師浙兵業已先回兼之遷界流民尙未復業投誠兵
衆未盡革心劉國軒見在粵東招集舊賊聯絡巨盜
以乘我隙是陸路防維正當嚴謹之日若遽裁一萬
之衆防範不周種種可虞度時量勢宜俟夾剿逆孽
劉國軒殲滅之後次第裁撤則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末議如此是否有當統祈 貴
部院鴻謨再加確裁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

平閩紀

卷之八

罕

貴部院請煩察照主稿 題覆并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咨商事咨督院

爲咨商事爲照泉州米價騰貴兵民交困本將軍回
泉時目擊心愴隨即移咨 撫部院將本標五營併
援剿兩營官兵應支五六兩月餉銀一萬七千餘兩
差中營守備丁世芳就省採買糧米撥船海運到泉
除給兵食之外其餘盡行照依省價發糶窮民接濟
時艱業經咨明在案但往返買糶延宕迄今尙未能
到而泉郡米價日甚一日每石竟至五兩餘目下兵
困民饑人心惶惶顛連困苦觸目傷心大可畏懼案

平閩紀

卷之八

罕

准 大咨倡捐銀一萬四千兩買米七千餘石先運
至泉開該府縣將此項米石撥給滿洲致民間未沾
寔惠米價日長若不亟爲設法接濟恐至五六月來
勢必湧至七八兩本將軍見此兵民嗷嗷憂心如焚
寢食俱廢茲聞漳州各邑米價比泉州地方稍平擬
欲措銀數千兩差員前往龍溪南靖一帶採買糧米
船運來泉卽照漳州所買原價照數平發兵食以救
目下五六兩月青黃不接之艱俟至七月早稻收成
便可無慮本將軍爲地方兵民起見愚意若此如屬

可行統祈 貴部院酌奪示覆以便專差的員星赴
 採買尤祈 洪慈於投誠船隻之內酌撥十數隻借
 用其中或有滲漏併請着令府縣修驗堅固以便差
 員裝運糧米來泉仍請移咨 水師提督轉行各汛
 驗明放行 貴部院軫念兵民無所不至今地方饑
 困若此本將軍目擊急切情形敢不咨請以解刻下
 兵民重困合亟咨商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
 迅賜示覆施行

平閩紀

卷之八

聖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平閩紀卷之九目錄

咨文

請復邊海咨兩院

飛報恢復咨兩院

飛報克取咨兩院

題報勦殺咨督院

請掛糧餉咨督院

借領月餉咨督院

飛報恢復咨兵部

平閩紀

卷之九目錄

飛報克取咨兵部

飛報大捷咨督院

請 旨事咨督院

邊海要島咨督院

嚴查私藏咨撫院

嚴飭巡拿咨 兩院
水提

嚴查私藏咨撫院

咨請酌給咨兩院

修葺城垣等事咨 督兩院
撫

嘉報事咨漳浦鎮

密報事咨督院

密報事咨吳部堂

平園紀

卷之九目錄

二

平園紀卷之九

三韓楊 提元帥老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請復邊海咨兩院

為請復邊海遷民故業等事本月初二日准 貴部
院咨開准 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咨查
照酌議王葉會 題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案照先
准 兵部咨同前事業經本將軍於四月二十七日

平園紀

卷之九

一

備咨 貴部院察照酌議主稿會 題去後今准
大咨酌議查開展邊界俾遷民復歸故業誠有裨於
國計民生但釋 部咨之內有海寇尚在廣東沿海地
方游移尚未剿滅海界照舊展復所關甚為緊要等
語是 內部於此極其慎重況鄭經劉國軒現在彭
湖臺灣等處猶思收集散亡餘孽希圖窺伺若邊界
遽開則奸民之接濟無從稽查而細作之往來亦難
盤詰沿邊二千餘里處處可以登犯萬一逆賊順風
乘潮連艘突至沿海奸民為之勾引內應藉寇兵而

齋盜糧豈不可虞是日前展界固有裨於

國計民生倘遊寇竊逞再需人兵進剿將浩費錢糧恐反多於所入矣本將軍管見似應俟澎湖廣東二處餘逆指日掃盡之後再行展界可也是否有當合就咨覆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施行

康熙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平關紀

卷之九

丁

飛報恢復咨兩院

為飛報恢復海澄縣城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 題前事一疏奉

旨覽卿奏親率官兵進剿海澄縣城可嘉着議奏該部知道欽此除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咨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并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至得獲船械米穀等項

平關紀

卷之九

三

聽該督報明戶工二部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將軍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除移行各鎮營在事有功各弁員一體欽遵知照外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為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飛報克取咨兩院

為飛報克取廈門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

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逆擊敗賊眾恢復廈門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本內副都統訛寫都統着飭行欽此除遵

旨飭行并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

奉剛紀

卷之九

四

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容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并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將軍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除移行各鎮營一體欽遵知照外今准前因合就咨達為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題報勦殺咨督院

為題報勦殺海逆克取東石地方事准貴部院咨開奉

康親王諭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本親王准此行諭到本部院敬此合就移咨請煩察照部文內事理希即轉行標營將當日克取東石地方在事官員殺賊功次查造履歷清冊一樣二本移覆本部院以憑咨部議叙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隨即微行本標中軍叅將馬勝轉移前後二營將當日克取東石在事有功人員查明履歷造報去後今據該將造繳本標前後二營遊擊焦國巡劉國興等履歷清冊前來合就咨送為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彙咨內部議叙以鼓勞員施行

奉剛紀

卷之九

五

康熙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請掛糧餉咨督院

爲請掛糧餉月領接濟兵食事據中軍叅將馬勝呈稱據左右前後營中軍守備金殿龍張洪宗陳應隆齊亮等呈稱竊照本標五營官兵應支糧餉中營坐派泉郡四營支給省運遵行在案今查本標康熙十九年分銀米前經中營中軍守備丁世芳赴省領運至六月分止源源接濟各兵均沾鴻慈茲秋季屆期兵食似難刻緩合行預具領狀請掛赴省支運但查呈掛領狀應同四柱數目冊一齊繳掛惟是本標現

未開紀

卷之九

六

今購買新馬陸續發管配騎所有起支草乾日期理應具詳批示且兼挑有守兵領馬者必當詳拔馬兵若守兵既拔馬兵則溢額戰糧又當改降守兵似此呈詳收除勢必稽待時日窮兵勞戍望餉維殷今殿龍等公同預具秋季糧餉領狀先期請掛赴省支領以濟兵食俟後詳批收除歸一登卽撥造冊領呈送核掛掣回原領銷算如有長短盈縮應找應還自當清算以重錢糧不致混透呈繳秋季分領狀到職等情據此該卑職查得左右前後四營餉銀糧米向應

赴省領運茲按月請支數冊因候新馬詳拔收除歸

一方得造掛泉省隔違秋季屆期各兵望餉懸切如

准預先具領掛支隨後造冊銷算實爲接濟兵艱出

自寬恩軫恤標營咸沾宿飽德澤矣茲據四營呈具

領狀前來卑職查明蓋印現在理合呈請掛咨

督撫

兩院轉行布司糧道支給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本

標五營官兵馬匹係餉乾銀除中營按月在泉州府

支領外左右前後四營應需餉銀例應司庫給發茲

秋季屆期窮兵望餉如歲緣本標新購官馬爲數繁

平開紀

卷之九

七

多挑選配騎升降不一本將軍近以會閱邊界未及親加驗明未便批准入冊茲據該將呈送左右前後四營備具預借秋季分銀米領狀前來統祈貴部院掛送發司照數給發以濟兵食所有冊領俟本將軍回泉之日將配騎馬匹兵丁再行試驗批准入冊着令各營撥造冊領挂號補送撤回借領可也今據前情合就咨送爲此備咨貴部院請煩察照惟祈掛送撫部院發司照數給發以濟兵食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借領月餉咨督院

爲呈請借領月餉事據援勦左右二營遊擊馬四玉楊懋綬等呈稱據中軍守備楊可能等呈稱切照本營官兵入閩援勦業荷各憲天威已平海逆今駐扎泉州物價騰貴各兵應支月餉相應預期請領庶得接濟軍需所有應支本年七八月分俸餉該卑職等查照現在官兵數目備具借領呈送現在合無呈請差員前赴本將軍軍前投遞領文赴司支領以資給散俟月終扣定實支數目備造冊領呈送掛發掣回

借領等情到職等據此該卑職等出具領狀專差千總鄧應魁前赴本將軍軍前領文支給外理合呈請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援勦左右二營官兵應支七八月分餉銀因泉州百物騰貴且現在收拾候

旨各回原營是以各兵望餉如歲茲據二營將弁備具借支七八兩月分餉銀領狀各二張專員齎送前來所有冊領俟月終扣定實數照例備造核掛移送撤回借領等情合就咨送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俯恤兵艱核咨 撫部院掛發藩司照數給發以接

兵食施行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平園紀

卷之九

十

飛報恢復咨兵部

爲飛報恢復海澄縣城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本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

旨覽卿奏親率官兵進勦海澄恢復海澄縣城可嘉着議奏該部知道欽此除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庸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并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至得獲船械米穀等項

平園紀

卷之九

十一

聽該督報明戶工二部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隨即移行准據各標鎮營將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恢復海澄縣城在事有功人員開造履歷功冊前來惟查此案本將軍統師恢復海澄之時因急於具疏

題報以紓

皇上南顧所有當日在事有功各官職名俱未叙入原疏今准

本部行令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等因理合逐一核明各官職名并傷亡官兵員名陣斃馬匹及零星得獲器械數目備造履歷功績清冊又查准本部咨內開至得獲船械米穀等項該督報明戶工二部等因除即移咨總督部院姚報明戶工二部去後再查當日恢復海澄原將水陸官兵分作三路進攻至於一路有功弁員應聽總督部院姚查明彙冊咨送本部議叙外今將各標鎮營大小將弁跟隨本將軍一路進攻在事有功人員履歷彙造清

平閩紀

卷之九

三

冊合就咨送爲此備咨本部請祈察照俯念邊疆血戰勞員議叙

題覆以示鼓勵施行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飛報克取咨兵部

爲飛報克取廈門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准本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據昭武將軍楊題前事一疏奉

旨覽卿奏會同滿漢官兵進剿海逆擊敗賊衆恢復廈門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本內副都統訛寫都統着飭行欽此除遵

旨飭行并滿洲有功官兵應俟回京之日議叙外查該將

平閩紀

卷之九

三

軍未經造冊送部此抄無咨議覆應行該將軍將殺賊數目并在事各官有無事故職名履歷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撮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隨經移行准據各標鎮營將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亥時攻克廈門逆島在事有功人員開造履歷功冊前來但查此案本將軍統師進取廈門之時因急於具疏

題報以紓

皇上南顧所有當日在事有功各官職名俱未叙入原疏
今准 本部行令詳造清冊送部之日再議等因理
合核明各官職名并傷亡官兵員名得獲器械數目
俾造履歷功績清冊至當日攻取廈門原訂期從海
澄松嶼薄尾三路進兵一齊追擊逆賊聚鯨迎敵我
兵大砲擊破打沉賊船共一十一隻斬殺淹死逆賊
在海洋之中實難千百計數合再聲明惟是積年逆
穴一旦蕩平此皆上邀

朝廷洪福下賴各將士戮力用命鼓勇齊進著有血戰勞

平閩紀

卷之九

十四

績實難泯沒除將從松嶼薄尾二路有功弁員應聽
總督部院 查明彙冊各自咨送議叙外今將各
標鎮營大小將弁跟隨本將軍從海澄一路配坐船
隻進攻在事有功人員職名履歷彙造清冊現在合
就咨送為此備咨 本部請祈察照俯念勞員議叙
題覆以示鼓勵施行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飛報大捷咨督院

為飛報大捷事案准 貴部院咨開准 兵部咨前
事內開奉

旨覽卿奏進剿海逆斬殺甚多攻破賊寨一十九處得獲
船隻器械等項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在事有
功人員着議叙具奏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部院准此
合咨察照希將攻破十九寨一案當日在事有功各
官職名履歷并殺賊數目得獲船隻器械等項轉行
各鎮協營逐一詳造清冊移送以便彙送議叙施行

平閩紀

卷之九

十五

等因到將軍准此隨即移行准據各鎮營今將連破
一十九寨在事有功人員職名開造履歷清冊前來
合就咨送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查核彙叙
文冊咨送 兵部議叙以鼓邊海勞員施行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請 旨事咨督院

爲請 旨事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准 貴部院咨開
准 兵部咨前事內開通省量留防守應裁兵一萬
九千九十五名亦應照題裁去見今老弱不堪者查
裁五千其餘應裁之兵將老弱陸續裁汰逃故之缺
停其頂補以定應裁之數至總督提督巡撫總兵官
標下准爲馬二步八此所裁官兵並分守地方等事
聽該督等公同詳定具題可也等因康熙十九年八
月初一日題本月初四日奉

李閩紀 卷之九

去

旨依議欽此移咨到部院准此擬合就移爲此合咨貴將
軍請煩查照欽遵將所減官兵并分防地方酌定會
題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閩省陸路各標營官
兵既經侍郎溫 疏開八萬一千七百四十五名量
留舊制兵馬應裁兵一萬九千九十五名 部覆奉
旨依議移咨前來自當遵照裁留查閩省陸路現兵只共
七萬七千六百四十五名除多開兵四千一百名另
文咨詢外今卽照八萬一千七百四十五名之數裁
留除裁去一萬九千九十五名實應留兵六萬二千

六百五十名除現在 督撫提鎮并 題准新舊各

營已有額兵六萬零八百五十名尙應撥兵一千八
百名添足議留經制六萬二千六百五十名額數此
所撥添一千八百名之內應將一千名補還通省各
營原調八桐山營兵額更餘兵八百名或應於裁營
守備之內撥出二員內一員帶兵四百名防守大盈
兼轄康店一員帶兵四百名防守小盈兼轄沙溪青
石宮一帶如此則邊海孔道可以鞏固無虞矣此議
留之兵額也其應裁兵一萬九千九十五名查 貴

李閩紀 卷之九

七

標裁兵七千六百九十五名撫標一千五百名本標
援剿左右二營一千七百名續增具 題未准之灌
口一千大小盈一千五百馬口九龍嶺八百興化一
千泉州一千楓亭六百共只有兵一萬六千七百九
十五名內再撥出一千八百名添足議留六萬二千
六百五十名外實只存應裁額兵一萬四千九百九
十五名尙缺少裁額四千一百名不知此項額兵原
係何營之數本將軍無憑查考今卽就此現存一萬
四千九百九十五名清算內除援剿二營一千七百

名發回江南又本將軍原調山東河南兵丁三千名入閩補伍今現候

旨發回原營但各兵自入閩以來逃亡事故之外今實在只有二千一百餘名應照數撥出二千一百餘名補入本標以足原額再於現兵之內查將老弱沙汰五千名以符 部議尙剩應裁兵六千一百餘名統候貴部院宏裁酌委將弁帶領分防縣汛俟通省各標協營陸續查汰老弱并逃故缺出卽於此存剩裁兵之內分發補伍此開發裁兵之大畧也其無額四千

平閩紀

卷之九

六

一百名之數惟祈 貴部院查明果係何項兵丁於疏內聲明 題覆可耳至於分防地方除沿邊寨汛先經各營原安有兵防守無庸更議其近淮 部文所開浯嶼圍頭永寧日湖獺窟平海烽火門七處內浯嶼烽火門二汛查係海中島嶼陸兵難以飛越應聽水師專防其圍頭應令駐防東石原江東左營遊擊鄭興派兵分防永寧擬調雪霄營增設守備帶領增設原兵五百名防守日湖就近着令泉州城守酌量撥兵瞭探巡防獺窟着令洛陽營守備領兵四百

名分防平海擬調漳浦營增設守備帶領增設原兵五百名防守已經另文咨覆外其江東橋副將詹六奇應遵照 部議留駐銅山所有左右二營官兵應將右營官兵一千名留防江東原汛其左營官兵一千名應調赴東石地方駐防內派兵四百名分顧圍頭尚有裁剩兵丁六千一百餘名俟通省各營缺額撥補尚需時日或應分派於各處暫爲防守統候碩畫之酌定也今准 大咨見詢合抒末議備覆爲此構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主稿 題覆并祈

平閩紀

卷之九

七

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三日

邊海要島咨督院

為邊海要島等事八月二十七日准 貴部院咨開

准 兵部咨前事等因到部院准此合咨察照酌議

示覆以憑會 題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為照沿嶼

圍頭永寧日湖獺窟平海烽火門七處侍郎溫 原

疏題令陸兵水師酌調共相防守內查沿嶼烽火門

二汛乃係海中島嶼巡防勢需船隻方克有濟在陸

營官兵既無舟楫難以飛渡應聽水師專防似不必

撥發陸兵協防外如圍頭一汛與東石形勢毗連本

平剛紀 卷之九

三

將軍近經咨請 貴部院將江東橋左營遊擊鄭興

調令帶領該營官兵暨防東石在案今應就遊擊鄭

興所帶防守東石官兵之內令撥出四百名分防圍

頭彼此互相聲援甚為妥協其永寧一汛擬調雲霄

營新增守備賴益桐帶領增設兵丁五百名駐守日

湖擬令泉州城守營撥兵汛防查該汛咫尺汪洋大

海與內地隔離頗遠若多派官兵出防便當建築寨

城又多費一番民力惟着令該營酌量撥兵瞭探巡

防可耳至於獺窟一汛查與洛陽營形勢相連本年

五月二十一日為移會事一案經本將軍咨議着令

洛陽營守備帶兵出防獺窟等因在案今似應照舊

議行令該營或守備或千總一員帶目兵二百名前

往該汛防守遇有警息該營將官率兵聲援其平海

乃興化府所轄應就興化撥兵出防但查興化鎮標

三營內中左二營係屬水師右營官兵一千名分守

沿邊錦墩後梁白沙一帶尚恐兵力不敷實難再撥

城守一營除守城分汛并撥防仙遊之外亦無多餘

之兵今當調令漳浦營增設守備侯世裔帶領所增

平剛紀 卷之九

三

兵丁五百名前往防守此陸兵派防事宜管見末議

是否有當惟祈預畫酌定也若厦金銅山海壇等處

水師總兵各員以某人鎮守某處此屬水師機宜諒

貴部院宏謨遠畧早有定見或移咨 水師提督為

再為少加酌妥分布鎮守 題覆可也今准前因合

就咨覆為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主稿

題覆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四日

嚴查私藏谷撫院

爲嚴查私藏鎗炮火器以銷造亂之具事本月初七日准 貴部院咨開將各地方凡民間所藏鎗炮火器盡行查出收之入官有不自首送者予以重罰卽有奸徒揭竿亦易於撲滅矧現奉

上諭嚴禁民間私鑄火砲尤當速行窮搜合亟咨商若何而使藏匿盡除又不滋擾必有良法可措施行再弓箭一項亦非小民所宜藏蓄似應一併查收庶源流並絕或足爲銷亂未萌之萬一也是否可行均祈酌

平閩紀 卷之九

圭

奪示覆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閩省自遭變亂之後往往易動難靜總因百姓或被脅從而習兵革或衛身家而具利器遠近皆然耳目既經習熟一遇不逞之徒乘勢竊發卽蟻聚以拒官兵每藉砲火器械爲鴟張之具 貴部院明鑑遠徵欲查追民間火器弓箭以銷亂於未萌仰見鴻謨遠畧先事綢繆之善策本將軍惟有敬服良籌欣承教益自當檄行各協營將領會同各府縣協查追繳以絕亂源第恐弁兵粗悍與閩民之才黠未必相能一旦奉令下鄉追查軍

器勢必沿門挨戶盤詰倘奉行不善定滋紛擾若一

兵民爭訐不惟有拂 貴部院銷亂之美意并恐有負 貴部院愛民之盛心以愚見所及凡屬城汛附近地方則令營弁協同有司查追若窮遠鄉村及深山窮谷似應專責各府縣督察或撥令賢能首領前往挨查既查之後卽取里保家甲甘結存案如有隱匿軍器不繳者事發之日本犯按法重處該里保家甲一併連坐如此庶人知儆畏不敢扶同隱藏矣其沿海一帶地方無非隸屬有司者亦各令其查追尤

平閩紀 卷之九

圭

爲安便統藉 貴部院之酌裁也至於嚴禁鐵匠人等不許私行打造砲火交排鎗等項軍器更爲端本澄源之先務惟祈 貴部院咨會 總督部院嚴行各府州縣村庄市鎮嚴加禁諭本將軍亦當出示嚴戢但立法既善尤藉奉行具有實心此尤祈 貴部院檄行各該道府廳縣加意舉行實心督察斷不至於違悖懈弛則民間之兵器自銷而海疆永無後患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十一日

平閩紀

卷之六

雷

嚴飭巡拿咨
兩院水提

為嚴飭巡拿違禁船隻以杜勾通透越以安地方事
本月二十四日據福清營遊擊李應龍詳稱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十六日本將軍憲票內開照得沿海界限業准 部文奉

旨不准開復本將軍已經通行欽遵在案在各該協營將領自當顧惜身名傍行防邊并日稟遵

功今大破情面於各該轄汛港汊要口加意嚴謹稽察巡邏凡遇有違船隻進港俱當逐一細加查詢如無印

平閩紀

卷之九

圭

信牌票為憑即當連人船擒解沿海既無反船則奸民雖有通天機巧從何飛越大海勾通逆孽如水師提督萬 近在浚後地方擒獲賊船一隻訊據賊夥供稱有奸民許開洪與魯子六張文興等前去勾通等情已經 水師提督萬 據供 題報不日旨下在專汛弁員難逃處分是其自取在 督部院與本將軍俱有責任若沿海向無賊船游移則奸民何從線索乃近訪聞各將領非因循玩忽則瞻徇情面不復顧畏

功令凡所轄各要口篷桅舟楫羣屯以採捕魚蝦爲名紛
紛停泊賢奸莫辨以致奸民走險勾通疎防蔑法莫
此爲甚合行嚴飭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嚴
飭防守沿邊各要口弁兵嗣後除係無違無桅原係
內港採捕魚蝦平底小艇許聽從民便外如遇有蓬
桅船隻進港務要嚴加詢詰徹底查明若果奉有

水師提督函

印信牌票差遣出哨剿賊者方許停

泊若無印信牌票及裝載貨物私行買賣者不論何
項船隻俱要連人船盡數擒解通詳候奪該將仍不

平閩紀

卷之九

五

時卑騎巡察以防弁目通同情弊不得仍前因循瞻
徇聽其出入無忌致滋勾通透越一經訪問除弁目
立行鎖拏重處斥革外立將該將飛章奏處斯時功
名既墮身家俱失勿謂本將軍不諄諄申飭也仍將
遵依緣由報查更訪聞有種奸民假充營兵佩刀持
械背帶違禁貨物以巡哨爲名公然出入而守口不
肖弁目互相容隱不行攔阻等弊務要一并嚴行查
究毋違速等因到職奉此該卑職遵卽嚴行所屬
汛守弁目一體遵照備具遵由回報仍卽出示曉諭

盤查外但查海口牛宅一帶疊有蓬桅船隻進港或
稱修整蓬桅或稱看家買菜及避風等情船內亦有
裝載魚貨者卑職向令該汛弁日嚴加盤查據報各
有照票抄到查驗或係水師或係聯絡率皆自刊私
記並無欽給印信且多千把末弁所給甚有不服盤
查者今沿海邊界奉

旨不准開復照舊嚴禁則地方汛守責任匪輕倘各營船

隻仍前只執私記照身出入爲憑既難辨其真偽設

若奸宄假冒出沒爲患不小自應遵照憲令擒拏詳

平閩紀

卷之九

五

報以杜奸弊但水陸勢阻恐有一二強悍抗拒所當
籲請憲裁咨會 水師提督通行水師各官及聯絡
等營凡有奉差出哨必請 提鎮印信牌票如遇進
港停泊務聽該汛官兵盤驗不許仍前自給私票不
服盤查其絕影冒庶透越勾通之弊可以永杜矣更
如島民奉

旨准其仍住耕種而海壇江陰等島居民及汛守兵丁遇
有進入內地似應在該島汛守鎮營給與印信照據
以便稽察以防詐僞踰越亦防範之一端也卑職未

敢擅便合併詳請憲示庶便遵行為此備由具呈伏
乞照詳施行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為照海逆遠窺臺
灣通誅海外若內地果無勾通斷絕接濟則釜底游
魂自當消滅所以

廟堂建議不雅開邊嚴加巡緝以杜透越本將軍凜奉
嚴旨屢經移行各鎮協營嚴飭沿邊將士加意稽察如有
違禁船隻卽行擒拏以遵

功令各去後茲據該將詳稱福清海口牛宅一帶叠有違
桅船隻進港船內裝載魚貨查驗照票並無水師鎮

平閩紀

卷之九

美

營

欽頒印信悉係營中千把末升私刊條記何足取信甚至
恃強不服盤查既難別其真偽設有奸宄假冒出入
致悞邊防誠非淺鮮今據前情合就咨達為此備咨
貴^{部院}提督請煩察照祈卽^{移咨水師提督}通行水師各
官及聯絡等營嗣後凡有奉差出哨等船必請水
師提鎮印信牌票進港停泊務聽陸汛官兵查驗以
絕假冒勾通之弊至於海壇江陰等島居民及汛守
兵丁進入內地亦應呈請該汛鎮營給與印照庶便

稽察則邊界肅清而勾通永絕矣仍祈示覆以便行
營遵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九

美

嚴查私藏容撫院

爲嚴查私藏鎗砲以銷造亂之具事本年閏八月二十七
日准 貴部院咨開爲照清查民間軍器一事
茲准貴將軍咨覆內開嚴行各府州縣村庄市鎮嚴
加禁諭等因深見 卓識宏裁本部院循照 大咨
除沿海一帶移會 水師提督委員清查外但此舉
務期必盡獲藏匿之兇器若作尋常通行終不緊切
可否將八府一州地方分畫嚴查如漳汀邵三府則
藉 總督部院嚴督該道府行查泉州府竟藉貴將

平閩紀

卷之九

手

軍嚴飭營汛及地方官行查福建三府本部院嚴
督該道府行查興化府則藉興鎮飭該營汛及地方
官嚴查福寧州則藉福寧鎮飭該營汛及地方官嚴
查如此責成稽察耳目易周各官當不敢以泛常相
視至應作何指授方畧使藏器者終不敢匿復萬萬
不至擾民生事併限以期日搜查完報尙祈碩畫指
示應再咨商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查照示覆施行
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查追民間鎗砲乃銷亂之良
等茲准 大咨分畫督查本將軍自當祇遵飭行各

縣營實心奉行至欲使藏器者終不敢匿復萬萬不
致擾民并限期日搜查完報等因查民間私蓄軍器
內惟砲火交排鎗鹿銃等項最爲利害在官府何由
備知在里甲鄰右平時無不熟悉今遣官親往追繳
惟責成里甲鄰右互相舉報取具不扶遺隱甘結存
案具結之後若有一家藏匿事發之日除本犯嚴加
究處外里甲鄰右一併連坐 貴部院仍先行大張
告示使村庄里甲家諭戶曉則小民畏法似可無敢
藏匿矣如欲不至擾民務在嚴行道府選委廳縣佐

平閩紀

卷之九

手

貳才能素著之員量帶從役逐鄉逐甲加意挨查如
有借公行私需索擾民或被告發或經 貴部院訪
聞役則按律究處官則照貪吏指叅諒地方各官當
凜遵

功令必自愛聞亦不至於滋擾矣若限期報竣似應諭縣
分之大小地方之衝僻繁簡酌定限期督令查報追
報竣之後 貴部院再加體訪如某邑某員果能實
心奉行搜查淨盡卽以才能獎薦如泛視不力查追
不盡一有發覺卽以開茸叅處寓激勸於查追之中

知 貴部院自有鼓舞妙用又不待本將軍之贅言也然本將軍更有請者民間既無軍器又恐有不軌之徒潛匿軍器於深山窮谷知里巷無備禦之具恣行劫掠如別項軍器尚可防範倘藏砲火交排鹿銃等件其害尤烈必作何區畫使深山窮谷皆無匿器交排鹿銃悉盡追銷一有藏匿遺漏事發之日如何從重處分庶銷器與弭盜兩無遺策然後以清查保甲之法兼而行之則永久可以無虞此雖本將軍之過慮統惟 貴部院許諫碩畫斟酌盡善者也是否

再咨覆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查照仍祈示覆施行

平圖紀

卷之九

重

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五日

咨請酌給咨兩院

爲咨請酌給硝磺火藥以安重地事爲照泉州一郡乃邊海要區上爲興化省城之聲援下爲同安漳州之脈絡在泉之備禦既嚴庶上下之氣勢皆壯雖目下逆孽遠遁但根萌未絕防範之策似宜周密查泉庫現在硝磺火藥爲數寥寥似此邊疆重地咫尺汪洋大海萬一逆寇伺隙狡焉深入則攻擊之具非硝磺火藥不足以殲敵制勝若臨時赴省請領往返數百里能不耽延時日所關地方軍機尤非小可當及今請發火藥五萬觔磺一萬五千觔焰硝五萬觔或交泉州府縣官吏收貯或發泉州城守營將弁着令修築高曠房屋爲局用心收貯看管以備緩急歲時差員檢查似無礙冒破便倘在無事之時既可與省局官役分任收管之勞有事又可應倉卒殺賊之用且可以備興化同安之接濟而城汛之氣勢人心亦可藉以雄壯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相應咨請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酌奪示覆以便轉行遵照具領請給施行

平圖紀

卷之九

重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平陽紀

卷之九

五

谷督兩院

爲修葺城垣鼓樓疏通街衢水道以固金湯以興文
運事爲照泉州一郡上連福興下接漳州爲閩省下
游適中要區逼臨濱海根本重地自變亂之後繼以
海逆竊踞殘破已極其城垣崩塌樓堞傾圮不特非
復昔時雄觀甚至通衢水道淤泥積穢居民住址悉
在水鄉以致民生日益凋敝文運因之不興茲仰邀
朝廷洪福 貴部院訂謀逆寇敗遯山海肅清所當及時
修葺以復舊觀以開太平之象本將軍自班師回泉

平陽紀

卷之九

五

查閱城垣見城樓堞傾圮不堪併見郡內頽垣廢
址街衢溝道併城濠堆積馬糞壅塞不通一逢天雨
軍民居住水鄉觸目荒涼大非漸復太平景况隨經
照會興泉道劉付泉州府於閏八月初十日會集通
城紳衿耆老里民於府學明倫堂公同會議修葺用
固金湯查城中東西南北四處鼓樓俱開風水除南
鼓樓爲泉州第一緊要本將軍現在捐俸僱匠重新
包蓋外其餘各項所需工匠費用頗多而各紳衿士
民耆老咸爲久遠之計欣然僉議願就泉州七縣產

米之內每石暫議輸銀一錢三分共計銀六千九百餘兩倘不足川則本將軍暨道府廳縣各員以及通郡縉紳舉監學校共相捐輸以勸盛事此皆通郡士民歡欣踴躍以衆擎易舉情願樂爲原非別項私派者比本將軍親臨會議細察輿情委非勉強承認通郡士民周知茲因前議久未舉行催准興泉道同仰據該府詳奉布政司批有捐輸出之民米未免涉於私派等語且又未奉 貴部院批示故爾就延等緣由查修葺城垣敵樓以固金湯以鞏根本而街衢鼓樓及郡內城濠八卦溝水道舊蹟實爲泉郡風水命脈所關若任其頽塌傾圮壅積不通則民生疾病災沴頻見既官斯土凡修廢舉墜振起作興實屬分內且係士民公議樂輸似當及時舉行以壯雄觀以培命脈者也本將軍雖荷

聖恩同在江南東裝在邇然與 貴部院共事三載既得海疆平定凡有裨益民生利濟地方之事在此一日自不忍一日置諸膜外在 貴部院鞏固封疆振興文運愛養殘黎無所不至尤祈 鑒此輿情加意作

平園紀

卷之九

渠

興迅賜批示舉行使泉郡重地煥然改觀則士民荷沐撫綏之德更無既矣合就咨達爲此備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檄行興泉道作速舉行以固根本以復舊制仍祈示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平園紀

卷之九

渠

稟報事咨漳浦鎮

為稟報事本月二十五日准 貴鎮咨開十月十六日有賊船二十三隻灣在白沙灣地名小鎮海合就咨報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為照逆賊敗竄臺灣連誅海外今復聚鯨至二十三隻竟灣白沙灣小鎮海港岸似此橫行無忌奸謀叵測案據水陸各鎮營咨報賊艘游移緣由俱經本將軍移咨 督撫部院迅移水師提督速發舟師亟行驅剿在案今准前因除再咨會 督撫部院咨催水師官兵迅行追剿外合移

平閩紀

卷之九

二

飭防為此合咨 貴鎮煩為查照希即撥行所屬沿海守汛官兵廣行瞭探整棚隄備若有侵近內港即行攻擊如遇水師官兵追剿各該汛即遙為聲援策應務礙逆氛以固邊防仍嚴飭各將弁時加巡察不許內地奸民私通接濟毋得稍有疎畧致干功令仍將嚴飭過緣由見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密報事咨督院

為密報事本月初九日據泉州城守參將傅成呈稱案奉憲行近因沙汰投誠兵丁無家可歸囑聚深山互相煽誘希圖不軌若不及時嚴探剿捕漸成滋蔓貽害地方所關非小仰職卽刻選差能幹兵役扮作鄉民分頭前往所屬各處密行躡探嘯聚賊黨約有若干賊首是何姓名現今巢穴何處限五日內密報前來以憑剿捕以杜亂萌等因奉此該卑職隨密差月兵扮作鄉民四處偵探去後今於十二月初八日

平閩紀

卷之九

三

據差兵王桂等緝到偽總兵吳勝一員偽綾劄一張圖書一方併陳福一名到職詢據吳勝供稱小的本名陳公舉住南安二十都有家眷先在海上做千總十七年投誠 撫院衙門給有千總劄付名係陳四劄付昨晚燒了小的專用簾牌一切人馬都不怕還會用排鎗小的是七月往省同五個人是我的兵一個謝萬是司理地方人一個林仔是我的小廝一個草箕住永春縣一個進仔住洪賴街一個張贊明住南安二十一都土名王斗有家眷我先投誠時他們

曉得我能幹我在省城做生理十月間上去連江縣路上撞着林日向就邀我永福營盤山上草寮說生理難做給我總兵劉付林日向是管四省三十八府節度使住永福用的是金印林日向就擺酒飯請我跟林日向的人有五六十來往通報有三四匹馬扮作我們衣帽行走我在那裏住五天林日向并他的人日間東走西走夜間山上草寮議事旗號還沒有說目下就到我就回來到興化住三天仙遊住五天白鶴嶺住一天又到興化住二天永春住三天回

平園紀

卷之九

甲

家招有四五十個兵若一傳他就來大小官多不曉得名字人都認得南安九十都十四都人甚多我轄下千總是李興住南安十六都還有一個總兵歐用果住南安司裏土名謝山頭有家口有身家的他的本家宗族多又一個總兵呂寬娘住土名謝山頭有家口有身家的宗族多兩個總兵都有劉付是親自往永福地方林日向處領的泉州南安城裏都有受劉付的人拿到歐用果呂寬娘就曉得城中有劉付的人連江到省城一天到永福三天林日向下人有

三四萬說旗號一到就要動手了軍器有的林日向有書差我到漳州女王處投女王姓鮑住烏丁壩離漳州五天路女王係裹脚二十五六歲甚是能幹有妖法有兵六千若有奸細打探他要銀子就有銀子外人做的事他就會曉得女王留我喫飯說叫他旗號快到分定營頭好在十二月半交春動手女王有回書交我投送走到永春嶺頭巷撞見林日向人就交付他去投我回來走到南安九十都平嶺頭又撞見林日向的人齋劉國軒書又到女王處去投女王

平園紀

卷之九

甲

的漢子是清朝投了如今一路上都有人凡頭上帶的瓊帽兩邊不剪開的有黃細帶在腰間的都是記號有包頭布纏身的亦是他的人又有一個葉日高原是耿王下總兵嶺後一族是四省節度使在各處招的人多在永德十二都十四都來往走動不定等語又據吳勝下陳福供稱小的是廈門人今年十月從廈門上來與吳勝家住是吳勝下人常差到司裏地方總兵呂寬娘家去因知吳勝在山作事故到他家又去廈門問知吳勝有劉付到因此又從廈門上

來到吳勝家住四天了等語理合解報聽候憲奪計
呈解吳勝陳福等情到將軍據此爲照山海雖平猶
恐伏莽未靖兼之沙汰投誠之衆無家可歸者復萌
故智嘯聚深山邃谷之中互相煽誘貽害地方將來
滋蔓實爲隱憂本將軍業經嚴行泉屬各營加意偵
緝消弭於未然茲據該叅將將僞總兵吳勝等訊據
口供尚有僞節度使林日向葉日高等多人與漳州
之女王往來交通併結連海逆劉國軒謀爲不軌幸
天敗其奸吳勝就獲所供夥黨亟宜緝捕以殄亂萌

平閩紀

卷之九

聖

除將吳勝等併緝劉國軒就近檄發泉防廳同叅將
馬勝傳成副將朱起龍嚴審確實情形事干地方應
審明咨請檄緝但恐事露宵遁一面選差幹員前往
南安會同行司密拿葉日高等各夥黨外所有休日
向僞女王等相應咨請 貴部院嚴檄道府作速密
拿以靖根株俟泉防廳會審確實另傳咨移今據前
情合先咨達爲此合咨 貴部院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審報事咨吳部堂

爲審報事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准 貴將軍
部堂咨覆前事內開爲照投誠解散之衆鷹眼未化
欲逞奸謀幸賴貴將軍保障宏才密訪緝獲使反側
之輩未得梟逞堪爲地方手額但事關重案理宜速
結以安人心雖值貴將軍榮遷猶幸未卽就道其已
獲之歐果卽歐用果等既覆詢情其証確仍應藉
貴將軍斧斷速結以絕若輩覬覦其未獲之吳勝葉
長等并打拾之林辰林綢等亦希就近嚴檄該汛將

平閩紀

卷之九

聖

弁并移 總督部院嚴飭該地方道府會同火速緝
緝庶無漏網如待本將軍部堂催緝及取詢口供中
間駁查往返會商耽延恐未獲奸輩不無開風鬼脫
致此案遂成積孽矣今准前因合就咨覆爲此合咨
貴將軍煩爲察照就近嚴檄連緝未獲以絕根株以
安地方施行等因到將軍准此爲照事關叛案理宜
嚴行速結以安人心第緝獲叛犯營汛均有責成其
研審真情妥招定案事在行司本將軍業經屢咨移
會 貴部院檄行興泉道府轉行該廳縣將已獲各

犯嚴加確審未獲各犯躑躅務獲在案茲准 大咨
除復轉移行催速結外然本將軍交代在即不日起
行其肅清奸宄以靖地方在 撫兩院諒有同心自
必嚴催迅鞫結案不致遲延使反側漏網今准前因
合再咨覆為此備咨 貴將軍部堂請煩察照施行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平園紀

卷之九

器

平園紀卷之十目錄

牌檄

檄守備余福

牌行建寧郭副將

牌委總理戎旗遊擊崔陞

檄遊擊晉淑玉等

檄參將朱起龍等

檄副將田萬侯

檄守備趙士奇

平園紀

卷之十目錄

牌行各協營

檄建寧營郭副將

檄僞副將蔡斌

檄遊擊韓六合

檄中軍馬總兵

票檄隨征副將曾榮

檄同安洛陽兩營

牌行祿嶺守備田龍見

檄左營朱起龍

檄福州城守右營遊擊陳七

檄漳州城守江東灌口三營

檄左營遊擊朱起龍

檄建寧劉副將

檄遊擊焦國巡

檄泉州城守傅黎將

檄副將朱起龍

檄副將朱起龍等

檄副將朱起龍

平閩紀

卷之十目錄

檄守備張有才趙勝

檄遊擊劉國興

檄行福清營遊擊李應龍

平閩紀卷之十

懋紹漁山

三韓楊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牌檄

檄守備余福

為海寇乘潮突犯事據該備報稱本月初三日有賊大船百餘號海賊數千餘自邊崎由泥田乘潮登犯離縣十里許我兵分三股夾剿賊傷甚多淹死莫計

平閩紀

卷之十

今賊船尚在游移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賊船飄忽靡常乘潮登犯情或有之但查泥田係內地小港海寇所駕大船何以得連踪直入既稱我兵分三路夾剿為時諒已許久潮水稍退大船即當擱淺何不乘勢奮擊盡行剿殺又復聽其揚帆而去游移窺伺即此類推則此報未免有虛張聲勢情弊且追殺賊寇務將的數呈報部文久經通飭今僅以賊傷甚多淹死莫計一語了局殊屬疎畧合并飭查為此牌仰該備照依事理即查前項賊寇當日果否俱乘大

船侵入泥田我兵果否三路夾剿其殺灰若干淹灰
又有若干因何不極力堵擊致賊大船復得從內地
小港逸出在外洋游移逐一從實回報毋得隱飾致
煩查出取咎未便速連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六日

平園紀

卷之十

二

牌行建寧郭副將

爲特糾不職營弁以肅軍紀事照得本軍門蒞任伊
始整飭維新今該營中軍守備郭成名不守官箴尅
扣兵餉將銀十二兩私書一封串同該營字識林永
秀夾帶進署希圖餽送本衙門書吏已經搜出銀書
當發福州城守營黃副將究審供認在案除現在特
疏

題祭外合就行知爲此牌仰該副將即將郭成名收管
在營其中軍守備事務暫於千總內擇選才守兼優

平園紀

卷之一

三

之員署理至代寄之林永秀卽行覈候併將發去原
銀私書收貯在營聽候承問衙門弔審施行文到卽
出具收管二紙併收明私書銀兩收領一紙具報查
考施行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八日

牌委總理戎旗遊擊崔陞

爲閩疆剿撫需材等事照得本軍門欽承

特簡提調福建全省軍務際此山海交訌馳剿孔亟必需材勇能員以資臂指查得標下隨征戎旗遊擊崔陞才猷素著技勇超羣且隨任有年勤勞茂著本軍門業經

題明隨帶從征遇缺補用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合行給牌以示鼓勵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以遊擊職銜總理戎旗事務一切隨征官

平閩紀

卷之十

四

丁及各局材官俱聽本官管理約束遇事則統率各員聽候指示隨宜防剿凡遇征戰務宜奮勇當先摧鋒克敵斬寇擒渠果能建立功績一遇相當員缺卽行特疏

題補實授本官受茲委任尤當益加勉勵以副本軍門拔擢至意毋得怠惰悞事有負任使慎之勉之

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二日

傲晉淑玉等

爲申明賞罰以鼓勇往事照得海逆狂逞圍困泉州本軍門統率官兵會合各路兵馬進剿諒此烏合之衆敗亡在指日間正將弁奮志立功之會兵丁乘時報効之秋但軍中賞罰務宜申明今本軍門設立賞格凡我叅遊都守千把等官暨百隊兵丁有能奮勇先登衝鋒陷陣擒斬賊魁扒城跳舟者俱照依賞格重加賞賚立卽特疏

題補現缺以昭鼓勵其有臨敵退縮進戰不力者定按

平閩紀

卷之十

五

軍法從事立行梟斬除賞格粘單外擬合行知爲此票仰該將將照依事理卽便加意勉力建立奇功本軍門會同撫院定行頒賞特

題以酬血戰功績倘或怯懦退縮臨陣不前軍法無私斷不姑貸仍遍傳千把百隊兵丁一體遵行以鼓勇往各宜奮力勉之勉之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檄參將朱起龍等

爲行查守城勞績事照得海逆狂逞攻圍京城經兩越月所賴在城將士相機戰守協力同心獲保無虞今海賊敗遁所有當日宣力用命人員本軍門不忍泯沒卽當會疏

題叙以酬勞績以示鼓勵擬合就行查取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卽將當日在城固守宣力將弁勞績逐一查明彙造清冊呈報以憑核明會題議叙毋得遺漏及冒開功次致煩駁查速速

平閩紀

卷之十

六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五日

檄副將田萬侯

爲飛報大勝事本月初九日據該協報稱官兵在官塘洋面剿殺海賊得勝緣由到本軍門據此照得海逆游移邊汛剿剿殘黎爲日久罪惡貫盈茲官兵奉令追剿各皆奮勇用命大敗賊衆擒斬疊疊此皆該協調度有方本軍門閱報不禁欣躍除卽啓報親王并移咨

督撫兩院俟事平會

題請敘外合行獎勵爲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卽便轉行在事各該將弁務宜益殫忠勤悉力追捕先清近

平閩紀

卷之十

七

島以剪逆焰之賜張再奮遠猷以靖海疆之鯨浪事平之日定行會疏

題請優擢以酬勞績至於重傷官兵速卽發回調理不必帶在船上恐失于醫治實切軫懷各毋違錯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檄守備趙士奇

爲會報招撫烏民事本月二十四日據該備會同福
清縣呈稱於本月十四五等日躬詣界邊分委把總
楊彪典史駱應期并各弁員招撫到海壇江陰二島
難民周善等共二千三百七十五名口等情到本軍
門據此照得逆孽肆虐致室家完聚之赤子輸租供
賦之良民流離飄散慘被俘掠本軍門時切疚心今
招到難民如許具見該文武留心邊務加意民瘼除
該縣及各文職應聽撫院庭獎外擬合就行爲此
平聞紀

卷之十

八

票仰該備照依事理仍卽轉行把總楊彪各准記獎
勵一次該備仍會同該縣將招到人口善爲安插編
入里保家甲之內共相保全勿致失所可也毋違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牌行各協營

爲振舉激揚查取賢否以重彰勳事照得閩疆民困
未甦寇虐未靖將弁有保衛地方輯睦兵民之責允
藉賢能共襄底定本軍門自奉

特簡調補八閩未入境之先已訪問大小各營將弁克自
砥礪恪守官箴者固不乏人而貪黷擾民縱兵玩寇
者亦殊不少總緣因循日久彰獐不公遂致賢能無
由奮勵不肖得以姑容本軍門初解臬圖整飭營伍
考核官評以定舉劾所有將弁賢否合行查取爲此

平聞紀

卷之十

九

牌仰該將照依事理卽將所轄各官慎加採訪其將
某并馭兵有術防勦有方給餉無虞兵民安輯某將
某并廢弛營務扣剋兵餉縱寇殃民怯懦失事務須
廉訪明確矢公矢慎開載切實事蹟填註切實考語
密速具呈以憑覆核賢能者特疏薦揚不肖者飛章
叅處本軍門志在激揚實心振刷卽以該將所呈賢
否之虛實驗政令之從違定平素之優劣勿得徇私
愛憎舉報不公致干未便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檄建寧營郭副將

爲會剿賊寇事九月二十七日據福寧鎮標左營守備阮照報稱本年九月十五日准防守壽寧縣建寧右營千總黃榮手本移開九月初十日日本汛斜灘地方被山寇百餘劫擄殆盡隨即會同壽寧縣發兵征剿賊即潛遁橫山村查此地方係貴汛界口奈兵寡賊衆猶恐難以克敵事干隣封寇犯合行移請官兵會剿以安地方移會到職等因准此卑職隨撥効用官陳有德吳君太帶領目兵一百名前往本營轄汛

平園紀

卷之十

十

界口畚頭地方屯劄聽候壽寧官兵訂期會剿爲此除一面徑報福寧總鎮黃併督兩院外理合報明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山寇肆劫防兵自應飛馳追捕以保衛地方今斜灘被寇劫擄殆盡守汛官兵漫無剿獲縱寇殃民莫此爲甚查壽寧縣係該副將所轄汛地何以竟無隻字報聞殊屬疎忽今據前情除嚴檄守備阮照速令官兵前往會剿外擬合飭行爲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即便嚴飭壽寧防弁務要親帶官兵前往斜灘橫山一帶地方會同福寧

左營官兵將前項山寇剿滅淨盡并不許騷擾地方

一草一木如敢藉口兵單偷安玩悞致賊衆滋蔓貽害地方定行參處不貸慎之毋忽速速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平園紀

卷之十

十

檄僞副將蔡斌

爲招撫投誠事照得邊海殘黎皆我赤子屢被逆寇蹂躪多有脅從下海逼授僞職以致難旋鄉井遂成水底游鳬嗟此流亡深可憫惻本軍門仰體

朝廷浩蕩洪恩宣佈招徠業經通示沿海許以自新今有僞親軍副總兵蔡斌等現駐日湖地方意欲歸誠殊堪嘉尚合行招撫爲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剃髮率衆來歸官以原銜錄用兵則收標補伍其有願歸農者發回原籍善爲安插本軍門素以信義待

平聞紀

卷之十

主

人毋得懷疑觀望有負招徠至意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檄遊擊韓六合

爲飛行追殺逆賊事本月初五日據該將報稱帶領官兵在於坑口一帶地方剿殺逆賊七百餘名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逆賊剽劫害民爲禍已久今三省會剿賊勢潰敗亟當乘此機會窮追搜捕以絕禍萌擬令就行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務要督率弁目乘此破竹之勢速將前項賊寇剿捕淨盡毋令一賊免脫以滋後患事平之日定行會疏題敘勉之毋忽

平聞紀

卷之十

主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檄中軍馬總兵

爲呈請招撫巨寇以安民生事據該將呈稱漳協隨征副將會榮與江機原有一面之識自願前往招撫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逆賊江機嘯聚亡命流劫害民致煩三省官兵會剿近屢准據各鎮將咨報斬殺得勝現在追趕合圍指日可以殲滅等情在案但帝德好生若進兵剿殺有傷天和既據該將呈請前情合准招撫除咨商督兩院選委賢能有司前往該地方暫行安插一面查詢各僞兵情願歸農入伍分別

平聞紀

卷之十

五

造冊呈報以便發回原籍并發營起支外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轉諭副將會榮用心前往招諭務要宣布

皇仁開示禍福諭令江機并原營各僞將頭目作速帶兵來歸定行會疏

題授原職照例給俸其副將會榮事竣之日一併另疏題敘以酬勞績功名之會宜自勉勿違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票檄隨征副將會榮

爲肅員招撫事照得

皇恩浩蕩宏開宥過之仁智士審時宜體

好生之德茲訪聞江機雖夙墮乎迷津今思反于覺路本

軍門祇奉

皇仁合行肅員招諭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前往

江機營中宣揚德意開示禍福令其率衆來歸本軍

門定行會同

督兩院特疏

題擢以嘉與維新其所轄官兵有願隨標効勞者給與

平聞紀

卷之十

五

俸餉有願離伍歸農者卽爲安插得所斷不爽信該將務宜傳悉陳諭以開迷途可也毋違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檄同安洛陽兩營

爲稟報事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據泉州蘇同知晉江營遊擊韓元朗報稱切照卑職等於本月二十一日抵同安縣緣同安城守左營遊擊王大有奉督憲遣統官兵先抵王地山賊巢其賊首鄭奇烈即鄭不伐聞卑職等帶兵自南安山內趨來因遣人赴同安總鎮馬處約降卑職等不便造次竟進隨請商總鎮馬馳詢王遊擊俟其回報以定進止於二十一日亥時王遊擊具稟總鎮馬云蒙督憲遣

平閩紀

卷之十

去

來差官即時進寨鄭奇烈排隊出迎王遊擊仍遣千總楊明等齎督憲所發旗幟花紅銀牌入寨諭令即速下山等語候至二十三日午刻仍無下山的信卑職等恐其游移且慮王遊擊駐兵在王地山其外即係安溪橋游賊登岸之要道理宜扼守隨商同安總鎮馬所見亦同卑職等遂於二十三日未時移營安溪橋一以防備海逆一以接應王遊擊仍遣隨征泰將周隆等齎書開導鄭奇烈速其赴漳復於本日密訪安溪防兵據云鄭奇烈昨差二僞員往厦

平閩紀

卷之十

去

門說接家眷來山竟未接來往來俱坐海上施亥令船隻其僞員係二十二日過此向我等云今晚海上有船來要搶你們仔細是夜果有賊船三十餘隻登岸入劫下店寨至今賊船尚泊岸口未去聞說鄭奇烈原非真心投誠因寨內糧盡又聞你們官兵從山裏出來方說投誠等語卑職等聞此熟思彼既遣員約降多日海上豈不聞知往接家眷自是竊取何敢如此張揚而海上竟任其往來其中必有詭謀況下店賊船不退明屬藉撫脫圍接應歸海耳隨經密書通知王遊擊再察虛實以便移兵會商兼詢其帶來官兵數目於二十四早王遊擊差人復書云鄭不伐只等入夫三百名即便起身不必移兵前來至其官兵數目屢囑開示未肯等語當即料理催夫間至午刻據差去周隆等回稱齎書進寨再四開諭鄭奇烈察其舉動尙屬游移隨閱回書詞皆支飾就於此刻內遙見鄭奇烈山頂寨內火發卑職等處有變立時拔營進內至坑仔鄉地方遇王遊擊來兵云鄭奇烈竟不通知王將王忽自燒寨放炮掌號整隊從長泰

山路而去王將至已帶官兵追去等語時已日暮畢
職等即駐營坑仔鄉於二十五日午時准王遊擊移
稱鄭總兵歸誠日索夫籍米石屢經稟請 總鎮馬
并馮協鎮設處應付而鄭總兵忽於二十四日午時
掌號起營本府望見即帶官兵星馳追至酉時到長
泰林墩地方與鄭總兵連營今其意尚未欲行等候
米夫祈即迅發前來給其起行等語畢職隨除行同
安縣催備運送外而 督標隨征副將陳惠漢遊擊
張輝亦從山內移營出來云王遊擊未令伊等前去

平閩紀

卷之十

太

畢職等思鄭奇烈如果傾心効順何不開報官兵數
目何不先繳軍器何不約會徑行如果需夫糧何不
不候於本寨而候於長泰之林墩既至林墩何不直
趨漳州又以候夫糧爲枝節且林墩地屬長泰去同
安甚遠何不就近取夫糧於長泰種種可疑情實巨
測畢職等初欲進兵碍於降議恐有驚疑阻撫之嫌
繼欲會合又因王遊擊遣人面止今欲前追又慮其
叛撫難定且如陳副將張遊擊在彼同割之兵尚遣
其回畢職等未便擅往除具報

督撫兩院并 寧海

將軍喇 外俟其再探其偽另報合將鄭奇烈回書
抄呈一摺馳報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逆賊鄭奇
烈即鄭不伐雖云遣人約降據報游移情狀似尚有
懷二之心恐狡謀叵測緩我師期且據報內敘及寧
溪防兵所稱鄭奇烈差僞員前往廈門搬接家眷突
有賊船三十餘隻登岸劫掠下店至今賊船尚泊岸
口又不知會遊擊王大有忽自焚寨放炮整隊從長
泰而去種種詭謀情實不測合亟飭行爲此票仰該
將照依事理趣此官兵會剿之勢一面會商行間各

平閩紀

卷之十

尤

將弁分兵佈置各要口絕其救援斷其糧道一面催
給夫役速其造報投降官兵器械冊籍晝夜小心隄
備如鄭不伐悔改前非的實輸誠則善爲接引如狡
計緩兵情形彰露則合師夾擊該將身行在行間務要
相機剿撫不得稍有疎畧以致墮落賊計可也慎之
毋忽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牌行蒜嶺守備田龍見

爲遵奉

俞旨安設官兵等事照得蒜嶺一汛緊迫海濱最爲衝要孔道先經題准安設守備一員兵四百名必得諳練能員方稱斯職是以本將軍以本官久歷邊汛技勇優長固守泉城著有勞績業經咨會總督部院合疏具

題補用去後但要地需員料理合先委用爲此牌仰本官照依事理即便前赴蒜嶺地方任理守備事務招

平閩紀

卷之十

十

募精壯兵丁設立營制酌量地方險易分防扼要其應設千把等官務選歷練營務有身家可以稱職者呈送驗補至所需砲火甲械軍器等項查明應用數目具文詳奪以憑咨請給發本官受茲委任尤須殫心料理戢盜安民其新選界限嚴加稽察約束官兵以固邊防以疏大道俾往來錢糧商旅務保萬全毋得怠惰玩愒致負

題擬至意仍將到汛日期通報查考勉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撤左營朱起龍

爲行知事據晉江營署守備蔡斌條議兩款前來本將軍閱之其言多有可採合亟行知爲此牌仰該將即便傳該守備查照後開事宜面同細加商確如果有益即速舉行仍將行過緣由報查該將夙稱練達務要實力實心不得虛應故事有負委任勉之勉之計開

平閩紀

卷之十

十

第一款逆賊敢與我師對壘恃有泉屬一路之糧道蓋泉屬之外地雖遷而汛防未設界外之室廬雖燬而出入罔禁試就安平露水前埔竿頭等處界口論之數處皆東石出沒之咽喉深泥日湖賊藪之運道茲者採捕有禁矣而操舟入海者如故饋餉有禁矣而齎糧運輸者不絕魚鹽之利悉爲賊有間閭之財盡充賊帑一種亡命遂藉此作奸或派夫鹽或擄股戶或勒米石剃髮雖如編氓橫暴無非賊煽親戚庇之而不發鄉黨畏之而不斥無怪乎東石深泥之嘯聚爲泉郡之邊患也今請不時出兵瞭探或月兩次或月三次變化不測使賊不知虛實或遇颶風驟起

則直搗賊船處所使在山派米者不得下海逃生而
在船看守者不能艤舟渡載時出擒捕則賊必懼而
不敢恣行窺探一可以奪賊黨之魄一可以塞勾派
之漸

此一欸該將須與該備細商作何遣撥精細能幹
弁兵應於何時差出探聽擒捕如能拿獲真賊並
勾派接濟奸民立即解解軍前審明梟示以儆其
餘用命人員定行獎援重賞

第二欸東石之賊皆內地奸棍爲之乘此設防之日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編造保甲使之互相糾察凡甲內有從賊在海者令
其自行舉首爲賊鄉導派米者聽其密行指報仍編
造戶口冊十家一甲或某甲某人從賊則填註名下
先使其父喚子兄喚弟妻勸夫叔勸姪自行招回免
其罪愆五日不來則限十日十日不來則限半月半
月不來然後究其親屬治其從逆之罪或有窩容不
舉則按以連坐如此則賊黨日散羽翼日消矣

此一欸該將與該備細查賊黨最多之處勾派接
濟要路逐一開出即便移會道府選委賢能廳縣

該將仍便委勤慎守備一員量帶兵丁協同查緝
保甲開諭居民使其互相覺察限日喚回如限外
不歸立行拿解親屬并嚴飭去員不得生事取究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檄福州城守右營遊擊

爲稟報事本月初十日據該將報稱逆賊紀朝佐於二月二十九日申時逃走雙翰練總蘇英隆堵守石獅岐帶領鄉兵堵截逆賊不顧鎗砲衝出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賊首紀朝佐因被官兵緊追勢窮力竭故以投誠爲緩攻之計先據該將呈報就撫情形業經本將軍飭行可招則招應剿則剿嚴加提備在案該將身在行間卽當細察情偽益嚴紀律申飭官兵鄉勇協力攻圍絕其糧道扼其要口使彼窮蹙無

平閩紀

卷之十

五

望則就撫就擒勝算在我何得漫無定見一聞投誠之信便自疎防不加把守致將斃之賊復行奔逸因循玩寇貽誤軍機莫此爲甚今據前情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將照依事理卽便馳探逆賊紀朝佐現今逃往何方屯任何處務帶所轄官兵督同鄉練并知會晉江營遊擊韓元朗星夜窮追勿分界限期在擒滅此賊以贖前愆方准回師如再飾詞推諉偷安縱寇定行特疏糾參斷不姑貸并查逆賊衝出逃走之時所往之處係何千把弁帶兵扼守何以並不督

兵堵捕只付鄉練蘇英隆把守致賊得以乘隙衝走

更屬疎忽仰該將一并查明據實回報以憑提究各毋違悞火速

康熙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平閩紀

卷之十

五

撤漳州城守江東灌口三營

爲嚴禁勾通以絕盜糧事照得沿海遷邊之後築壘扼守原期堅壁清野以絕盜糧至于奸民之勾通接濟屢經本將軍叮嚀告誡營汛將弁嚴加防範不得疎縱已不止三令五申若沿邊將弁果能凜畏

功令稽察嚴密則奸民自然屏跡而絕島逆孽自可坐致飢餒乃近訪聞有等奸徒愍不畏死或倚藉本汛弁兵叔姪子弟名色搬運米穀布帛出界換回魚貨動至數十擔充塞道路公然貿易以致逆賊得延殘喘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此皆汛防官兵貪圖賄賂通同作弊縱奸養寇大干

法紀該副將將有地方之責全不念及功名身命若知

而不拿則爲狗縱若慢無覺察則係溺職現今逼處

賊壘而該副將將猶如瞽如瞶何以辭咎除經差員密

訪外擬合嚴行申飭爲此票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卽

便猛加省惕嚴飭所轄防邊各弁員洗心滌慮嚴加

巡察不得仍前疎縱前項弁兵子弟叔姪出界致令

奸宄勾通魚米出入無忌如有前項透越不論何項

人等立即擒拿解軍前卽將所獲貨物給賞盤獲

之人該副將將仍差親信人員於各口岸不時調查務

要盡除前弊如防邊弁兵仍敢扶同作奸或奉行不

力不卽擒解致被他汛盤獲者審明定將弁兵正法

該副將將以知情故縱特疏奏處決不輕貸事關杜絕

勾通本將軍法在必行各宜凜遵毋自貽戚慎之慎

之

康熙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檄左營遊擊朱起龍

爲飭查事照得大盈小盈一帶乃衝要孔道且逼近東石逆穴山海賊寇不時出沒其間是以遣發該將會同興泉道帶領官兵前赴該汛築寨設防該將受此重任自當作速催召入夫砌寨開河加謹隄備晝夜小心瞭探遇有警息督率官兵奮力剿殺以挫賊鋒以固邊界何以據報三月二十一日到汛經今半月有餘竟不催夫建築完竣致官兵棲止無地該將瞻徇情面任意稽延且訪問四月初一日逆賊登

平閩紀

卷之十

天

犯直冲該將營盤道路傳說紛紛而該將杳無一字申報豈傳聞未確耶抑該將隱諱不報耶事關軍機合行飭查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將本月初一日賊寇登犯官兵對敵勝敗情形立刻據實飛報前來以憑察奪其寨城濠溝務卽催取民夫開砌堅固勒限完竣嗣後尤須晝夜小心勤慎加謹備禦不得偷安怠玩致有失事大于未便慎之母忽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檄建寧劉副將

爲稟報事本月初八日據該副將報稱卑職前撫院憲檄赴崇浦二汛調度業已齊集官兵惟俟借給府餉立即前赴策應等情同日又據該副將報稱已於三月二十二日親帶官兵自建起行馳赴崇安堵剿隣寇各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建寧地連江右際此隣寇竊發自當發兵堵剿惟是該郡城池當全閩上游之衝現今該營官兵徵調四出存郡寥寥無幾惟該副將與千總一員城守而已今若再行遣

平閩紀

卷之十

无

出城池倉庫所在關係何等重大况刻下春水盛漲河道泛溢依山附海之徒易於乘機窺伺而外省閩協餉以及各衙門差奏不時經過尤須保護防務無疎虞今據前情除卽移咨督兩院酌委外合行知照爲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卽便仍回建寧固守城池倉庫其堵剿鄰寇事立即轉行署事恭將李盛功知會施桑二總兵併休致總兵熊鼎魁督率官兵鄉勇合力夾擊殲滅鄰寇以靖地方不得稍有遲悞自干

功今未便慎之慎之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檄遊擊焦國巡

爲咨明事據後營遊擊劉國興呈稱遵奉憲行令職帶領官兵馳赴竿頭靈水等處一帶地方扼守知會駐防大小盈泰將韓元朗互相犄角策應聲援卑職敢不遵依但查竿頭地方南離靈水五十餘里北離日湖三十餘里其間灣船之湧節節皆是賊踪時常飄忽難與內地汛轄者比若遵照憲令兼轄靈水未免地廣勢懸顧此失彼請乞再撥將官一員駐防聯絡應援等情到本將軍據此案照先准 總督部院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咨商大小盈竿頭靈水前埔一帶緊要處所需兵防守故將省來并興化泉州所招兵丁一千六百名又調出安溪兵丁行令興泉道傳齊着晉江營遊擊韓元朗統領協防小盈竿頭去後總之大小盈等處須將官一員竿頭靈水前埔等處須將官一員方爲萬全等因業經本將軍檄行遊擊劉國興帶領官兵駐防竿頭一帶去後并經行令該將速將原防惠安官兵帶回泉州操練兵馬聽候調遣在案茲據遊擊劉國興呈稱竿頭靈水地廣勢懸誠恐猝遇警息鞭長

莫及合行遵照為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除大小盈等處地方係恭將韓元朗現帶官兵駐防竿頭係遊擊劉國典帶兵扼守外該將即將惠安帶回該營兵丁現有若干名并移知左營朱副將挑撥添足三百名該將火速帶赴靈水一帶地方扼防務要夙夜勤慎加意探防遇有警息知會恭將韓元朗遊擊劉國典星馳電擊互相策應以固邊防不得少有岐視因循疎忽致干

功令仍將到汛日期具報查考施行速速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康熙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檄泉州城守傅恭將

為稟報事本月二十四日據該將報稱有游賊紀朝佐下營將蘇良帶兵八十餘人來五堡社安欲口稱係官洋鄉武舉王興邦招撫投誠的等語又有偽鎮楊尾黃高郎等帶兵三百餘人現在十六等都官圍鄉出示稱奉院道牌招歸誠又紀賊將會光賜等帶兵百餘人在鸚哥嶺住劄居民騷動又黃高郎賊賡口稱蒙撫院委官招撫投誠地方驚惶等情慮恐賊計叵測難以聽信隨請明寧海將軍喇整備官兵相機剿撫等情同日又據泉防廳報為飛報賊情事內稱楊尾紀朝佐率夥五百餘猛來駐十六都等處藉稱受撫橫肆無忌攻寨殺戮人莫敢禦又要來高田寨報怨等情各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朝廷招徠叛逆乃好生洪慈若輩既云受撫自當即刻投戈洗心歸化何得藉口投誠遷延各鄉依舊劫掠擾害鄉民該將有事城之寄責任甚重不得任其橫肆今據前情合行飭查為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就近移會興泉道查照前項逆寇果否奉有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督兩院招撫之文若果差員招徠可卽速催率衆投
戈進城以便安插若係假借就撫爲名希圖搶劫害
民立即就近稟請 寧海將軍發兵剿捕毋得聽其
狡詞藉撫騷擾殘黎貽害地方火速火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檄副將朱起龍

爲知照事照得大盈小盈以及前埔竿頭靈水俱係
邊海要汛且逼近東石逆穴際此南風盛發誠恐賊
艘窺伺隄備不可不嚴尤恐該將所帶兵單近經本
將軍咨商 總督部院已准咨覆行調邵武副將郭
奇帶領邵武延平二協兵丁一千餘名前來大盈前
埔一帶分布扼守不日卽可抵汛合行知照爲此票
仰該將照依事理卽將大小盈併前埔靈水竿頭一
帶寨城作速催築完竣以便官兵扼守仍須晝夜嚴
督現帶官兵加謹隄備以防逆寇不虞俟副將郭奇
到汛之日商酌作何派防具文呈報以憑察奪俱毋
違錯速速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檄副將朱起龍等

爲稟報事本月二十五日准 興化鎮谷開本月十五
日辰時遣發興化城守營千總李先春帶兵星赴
仙遊縣追剿紀賊今據該弁報稱逆賊被我官兵追
逼逃避山窩當卽傳令各兵四處搜剿並無踪跡至
申刻據探兵鄭勝回稱逆賊尚有三百餘夥於十四
日晚乘夜奔入南安二十八都王巢寺地方等語據
此該先春查得王巢寺地方係南安安溪同安三縣
交界管轄離仙遊縣界有二百餘里彼處原有徑路
可通大盈小盈並半嶺同安各處先春慮及逆賊被
我兵追剿計窮或從彼處潛回下海或奔遁別處合
就稟報請乞檄行該縣官兵就本處可通海道要口
加謹堵截令其不致漏脫下海則逆賊斷無生路矣
先春因逆寇遠離境界越歷幾縣途遙未便輕進隨
將所帶日兵撤回於十五夜三更仍到營盤分布要
口守禦並差兵馳道竊探外俟有情形另報等情前
來據此合亟咨報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爲照逆孽紀
朝佐被我官兵夾剿敗創之後四處流竄據報奔入

平園紀

卷之十

三

南安二十八都王巢寺地方赴其巢穴之時亟宜搜
剿今准前因合亟飭行爲此牌行該將照依事理立
卽會同叅將傅成韓元明卽便酌遣官兵會合鄉勇
堵絕要口協力夾攻務絕根株不得稍有因循懈弛
致令兇脫下海貽害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平園紀

卷之十

三

檄副將朱起龍

爲飭查事照得閩省山海未靖剿禦需兵本將軍初蒞之日以本標伍營兵丁缺額過多召募一時難足兼恐土著脆弱不耐征戰所以

題調山東河南勁兵三千名入閩補額續因出師在漳鞭長莫及念泉州邊汛亟宜設防兼該將同興泉道劉漳請兵故當委該將帶領山東河南官兵前往大小盈靈水竿頭一帶相度地勢分佈扼守謂該將必能仰體委任至意撫恤官兵固守邊汛近乃訪問東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豫新兵相率脫逃竟至三百餘名本將軍細查逃走緣由方知各兵自回泉至今陸續只支銀五錢三次共只開米一斗五升饑餓難忍求借無門故爾脫逃該將受命委重任則地方官兵皆係該將之責成若官兵缺乏糧餉便當早爲催領以資日食如呼應不靈尤須懇切具詳本將軍以憑移咨督撫兩院檄發何以漫不經心坐視楊腹致令相率脫逃殊屬玩愒且本將軍訪問東豫新兵共逃過三百餘名今查該副將前後呈報除拿獲及投回者共八十一名又未

獲在逃者止八十餘名其餘逃兵竟爾隱匿不報豈傳聞之訛耶抑該將故爲隱蔽耶相應一并飭查爲此牌仰該將照依事理即查本標伍營在泉官兵糧餉已經給至何月分止現今有無懸欠若有役過未給立刻懇切具文詳請以便移咨督撫兩院早爲給發以濟兵食至於東豫兵丁前後脫逃數日務要徹底清查現今實共在逃未獲通計若干分別山東河南河標各營分傳造花名清冊一様各二本以憑移咨督撫兩院緝拿補伍不得仍前玩忽隱諱致

平閩紀

卷之十

三

干恭處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檄守備張有才趙勝

爲咨會事爲照小港洲地方緊與海洲馬洲寇壘對峙大港洲又逼近灣腰樹逆巢兩處最爲險要口岸逆賊乘潮游移放砲不時希圖侵犯所以不得逞志者緣原派漳州鎮標左營守備張有才帶兵防守小港洲守備趙勝帶兵防守大港洲與督標王都司營盤毗連所隔只一溝犄角立營互相聲援極爲周密而該備弁勤慎堵禦極力探防又識各汛地方之險易海賊之情形料理甚覺有方茲聞 總督部院據

平閩紀

卷之十

罕

漳州吳總兵谷呈將守備張有才調往洪塘堵禦將守備趙勝移守小港洲在 督院或別有主裁但該弁等駐守各汛與賊對壘相持日久深悉逆賊之虛實若將兩備更換則此二營空虛兵力既已单薄調度又復乏人萬一對河逆賊黑夜乘潮狂逞窺犯所關非細卽另撥別員來營防守尤恐地利生疎不知海洲馬洲各處逆賊之情形難免疎防貽患除已備咨 總督部院留防去後擬合就行爲此票仰該備照依事理遵卽愈加小心多方備禦毋得少有弛懈

致員本將軍留防至意也

康熙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平閩紀

卷之十

罕

檄遊擊劉國興

為恭陳竿頭沿邊情形事本月十二日據該將呈報應添應設分布汛寨數目清單等緣由到本將軍據此為照分佈官兵扼守沿邊寨汛固屬緊要機宜但竿頭逼近東石賊見我兵築寨恐斷絕糧道勢必聚集賊眾窺伺虛實前來登犯該將正宜厚聚兵力以防不虞若盡行分派各汛則竿頭寥寥無幾難以接應一有貽誤將誰諉合亟飭行為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將所帶官兵預為整頓聚集一處且勿分

平閩紀

卷之十

聖

散惟多撥哨兵遠偵密探倍加隄防聯絡朱焦二遊擊并系將韓元朗設立烽號如有警急互相策應不得稍有因循疎忽致干

功令取咎匪輕慎之毋違

康熙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檄行福清營

為軍務事本月初六日據該將呈稱會同城守黃副將閱勘洋尾一汛緊迫江陰寇島賊夥時從出沒現在建寨亟應添防隨撥千總楊彪帶兵二百名前赴該汛協同連江營貼防官兵防守護衛夫匠建寨又查百戶樓一處乃邊界孔道要衝必須安兵二百名或一百五十名方可守禦隨暫將洋尾汛二百名之內撥出五十名着令百總林一雲帶赴百戶樓探防外但思福清之牛宅古壠漁溪江口一帶每汛各有

平閩紀

卷之十

聖

重兵數百名而城南之邊界祀店鋪屏洋尾一帶汛兵無多是有首尾兵力有餘中間單薄誠有強弱不均之勢等情呈報到本將軍據此照得福清一邑邊汛遠濶在在宜防既經撫院遣撥標協各官兵分佈貼防已為周密但查洋尾一汛逼近逆穴要口宜厚集兵力以資堵禦而百戶樓一處邊界孔道錢糧砲火必由之路尤屬緊要今暫撥洋尾汛兵五十名分防此地勢必不敢守禦即洋尾守汛之兵又屬單薄彼此俱見露則殊非固圉至計今據前情合亟飭行

為此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即細勘洋尾等汛果否險要的須安兵若干名樓孔道要汛的須安兵若干名酌定各汛險易或於何處可以通融酌派分佈守禦確議妥當星速回覆以憑酌奪事關邊防要務該將有地方專責毋得遲緩仍將撫院批示緣由抄呈查考速速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平閩紀

卷之十

署

平閩紀卷之十一目錄

牌檄

檄邵武等營

檄行督標蔣副將

檄福清營遊擊李應龍

檄委同安朱副將

檄副將郭奇遊擊焦國巡

檄督標王副將

檄委戎旗楊把總

平閩紀

卷之十一目錄

一

檄漳州江東等各營

檄泉州城守傅叅將

檄同安朱副將

檄鎮標鄒國棟

檄行李英

檄洛陽營遊擊趙雲

檄標左營朱副將

檄沿邊各協營

檄原同安副將

徽福清營遊擊李應龍

徽本標及援剿各營

徽邵武各營

徽漳浦縣

徽遊擊何勇

徽隨征總兵吳桂

徽副將郭奇

照會興泉道

徽邵武副將郭奇

平閩紀 卷之十一目錄

二

差提弁犯李枝華等

徽黃副將

徽遊擊焦國巡

徽行沿途各協營

徽行建寧康副將

徽行汀州等營

徽泉州海防廳

平閩紀卷之十一

懋紹漁山

三韓楊 提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徽邵武等營

為嚴飭盤詰以遏盜萌事照得山寇江拐子哨聚江西廣信撫州一帶近為我三省會師擊敗竄伏深山見吳逆黨羽潰散無可依傍乃復潛遣奸細下海賊投鄭經發給偽平夷將軍印劄并偽轄下逆夥劄付

平閩紀 卷之十一

數十百張領回散給偽黨近據投誠人員供稱的實合亟緝捕為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多撥目兵於所轄各處邊僻併大小路各要口以及一切住宿客店小心堵截盤查凡遇過往各色人等俱要細加盤問若有包裹行囊及粗細貨擔務須打開查驗恐有奸宄漏網夾帶前項偽印劄付若有擒獲即便多差兵役押解前來有功弁員立行優擢兵丁自當格外厚加賞資如搜檢並無夾帶前項偽印劄付立即放行不許擅動平民一絲一草敢有借端搶奪者

該營將弁立即嚴行重究該副將身在地方務宜實心奉行遏絕寇氛毋得因循塞責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一

三

撤行督標將副將

為懇恩拔擢以圖報効事據該副將呈稱奉調進圍又奉議裁叩乞恩准賞授汀協實缺非敢舍勞就逸願仍在軍前衝鋒用命俟掃滅海寇方歸本營等情刊本將軍據此為照督標中協官兵雖准部文議裁但際此逆寇尚強需兵剿禦本將軍業將未便輕易裁汰情形另文咨覆總督部院會疏

題留若荷

俞允則該副將之老成練達才勇兼優自當仍留統率督

平園紀

卷之十一

三

標勁旅共襄蕩平倘未便再題則汀州一缺似當以該副將會題補授俾收幾疆得人之效且查該副將自奉調入閩以來東蕩西除勤苦已極必得題授前缺庶可鼓勵勞員等因除經咨會題請外合行知照為此票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即當益殫忠勤奮勇滅賊聽候會題汀協現缺以膺新命可也毋違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檄福清營

爲稟報事據該將呈稱奉本將軍行查山邊地方鄉民被盜一案行據守備趙士奇回據長樂營把總陳國連回稱查得鄉民林伯照同小孩四人因天時炎熱在庭外乘涼倒睡被賊窺竊擒拿而去等情轉覆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山邊地方係屬內地離海頗遠若非該營防汛官兵積習成風漫無堤備何致逆賊突入內地劫擄人民事先既不能防患未然事後又不能窮追剿捕祇以一報塞責及至行查乃云鄉民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四

乘涼倒睡被賊窺竊擒拿而去等語賊在附近擄掠人誰不有戒心縱使鄉民無知豈有賊至之時尚然熟睡被賊竊拿之理明係汛弁捏詞文飾該將備竟不駁查卽爲轉覆無非上下扶同異欲掩蓋疎防之罪本應立提汛弁重究將該將備叅處以儆玩弛念鄉民俱已逃回姑暫寬一次合行嚴飭爲此稟仰該將照依事理卽卽申飭該營防邊各弁日嗣後務要加謹瞭探小心防備不得仍前偷安疎忽致逆賊肆志侵犯敢再玩忽失事定行特叅并鎖拿汛弁重處

斷不輕貸慎之

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五

徵委同安朱副將

為遴委能員以固嚴疆事照得同安一汛為漳泉之咽喉又逼近廈門逆島最為衝險要區必藉謀勇兼優才堪一面者方可寄以協鎮之任近城守副將馮昭京奉 部議調用所有員缺自難一日懸曠茲查本標副將營左營遊擊事朱起龍才技優長勇畧夙備前此保守泉城功績懋著除即會疏 題補實授外合先委用為此會同 總督部院姚牌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便管理同安城守副將事務該營當逆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六

孽殘毀之後亟須整頓營伍督率將領訓練士馬尤期戢兵安民相機剿撫鞏固封疆所轄兩營一切兵馬錢糧軍火器械務宜稽核清查毋致虛冒城池倉庫嚴飭巡守毋致疎虞至於邊防要汛尤當相慶險易分布扼守以壯疆圉該副將受茲委任須思潔已奉公殫心料理益著忠勤毋得有怠弛致負任用至意仍星即束裝飛馳前赴同安任事即將到任日期通報查考勉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徵副將郭奇遊擊焦國巡

為飛報大捷事本月初一日准 總督部院姚 咨開案據興泉道報稱攻克東石大捷緣山前來業已啓報

親王併咨商貴將軍察照在案但東石地形險要自應設寨撥兵防守議於東石左右各立四寨共成九寨互相聯絡業經行令中軍副將王英帶精兵一千四百名馬兵二百名前往東石督令貴標遊擊焦國巡邵武副將郭奇併募將韓元則隨征副將陳明泰將

平園紀

卷之十一

七

李雲許玉守備陳維屏浙江守備劉澤深城守叅將傅成其帶領官兵三千餘名前往防守復行飛檄王副將興泉道會商築寨去後但本部院出於遲度尚恐未及周知貴將軍去年曾經親履其地應請貴將軍勝筭示覆遵行并酌撥何標官兵添防東石希為迅覆施行等因計粘單一摺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准 總督部院 寧海將軍 咨開前事業經本將軍檄行該副將遵照撥發官兵前往東石會同各營聯絡營固守去後今復准咨開前因合再行知為此票仰該副

將照依原行事理即將原防

前埔

官兵一千名自西

隅三百名仍着能幹千總一員帶領巡防本寨其餘

七百名該

副將

並數帶領前赴東石左壁角各洞一

營修寨駐防聯絡各標官兵犄角聲援共相保固以

壯邊陲其附近白沙各處仍酌撥官兵加謹瞭探如

遇有營立即齊勇協力夾剿該

副將

將身在地方務須

相度險易情形殫心巡防分佈得宜毋稍疎畧致干

功令未便速速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八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傲督標王副將

為軍務事照得同安衝要業經會委該副將署理同

安鎮務具疏保

題實授在案近因東石逆穴被我官兵攻取險要既得

必須謀勇威望之員相機彈壓是以特遣該副將馳

赴料理今已會商派撥官兵分守東石各寨似可無

慮但查同安一縣城池倉庫以及邊海各汛皆極巖

險統率隄備定難刻緩茲本將軍而商 總督部院

即撤該副將速回同安署理鎮務以資統轄合行飛

平園紀

卷之十一

九

調為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即將東石汛防并修

築寨垣事務交與邵武副將郭奇等統領料理該副

將星刻回同保固邊防毋得刻遲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徽委戎旗楊把總

爲軍務事照得閩海逆氛未靖現在統師進剿自應專委紅旗督陣以鼓勇敢以整戎行查得楊春啓武藝超羣膽畧素著合行專委爲此牌仰本官照依事理卽以把總職銜管理紅旗事務如遇征剿之時務要督率各兵奮勇先登衝鋒破敵擒斬賊魁以膺重賞不許臨陣畏縮以挫軍威若我兵離賊尙遠中有畏懼不前者卽行挿箭以徇如與賊交鋒敢有遜後不進者立卽斬首示衆本官受茲督陣紅旗責任務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十

須秉公率衆以嚴紀律如或膽徇玩忽一經本將軍察出定將本官立按軍法梟示斷不輕貸慎之勉之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徽漳州江東等各營

爲嚴飭押解逃人逃兵之法以杜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各旗逃入與各營逃兵皆身犯法紀例有應得罪名旣經緝獲則長解之原差與沿途汛防護解官兵自當照例鎖肘以防遞逸以免貽累歷有成規乃邇來訪聞沿途押解逃人漫無拘束聽其逍遙道上遇有單身孤客輒搶奪其衣服銀錢至於各標營護解逃兵者因見逃人搜取橫行莫敢誰何遂乃尤而效之以逃兵而冒名逃人沿途搜搶需索肆行無忌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十一

以致道傍經紀小民一聞逃人將至相率驚走幾於避寇而異鄉旅客裹足戒心擦厥所由皆因長解原差及押護官兵利其所得可以分肥故鬆其肘鎖縱之搶掠卽有被害之人情急喊救若輩反從傍呵叱扶同作祟坐使此風日長必至孔道人稀合急嚴行禁飭爲此票仰該副將將照依事理卽便轉飭所轄營汛防弁目嗣後遇有長解押解逃人逃兵差使務須照例鎖肘加謹押護不得徇私賣法縱其擾害孤客小民分贓濟惡敢有故違一經本將軍訪聞或被舉

首告發定將該汛弁目鎖拿責革兵役處死本將軍
今在必行各宜凜遵慎毋玩忽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檄泉州城守傅參將

為詳明案照以安兵心事本月初二日准 江提
督常 咨開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准貴州軍咨
開前事為照參將傅成隨帶家丁五十二名案據該
將於赴任時開除明白隨詳報於泉州城守營補糧
業經本將軍批准起支在案茲浙江遊擊蔣明棗詳
請帶閩隨丁有不願在閩逃回原籍者毋許傅參將
移文跟緝又將現在泉州隨丁呈請歸標併行文拘
禁家屬監比等因則是傅參將所帶隨丁脫逃者既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不容其查緝而現在者又行拿回蔣明棗之過分彼
此似覺多生一番枝節且目下閩海未平凡各營將
領無不欲收集舊人以資臂指若任已偏執豈戮力
同心共事疆場之誼今據前情合就咨達為此備咨
請煩察照所念封疆大計浙閩總屬一體檄行道府
將參將傅成所帶隨丁原逃者查緝來閩現在泉營
者勿行拘禁家屬庶逃風可戢而隨任健丁得以安
心征剿矣仍祈示覆等因到提督准此為照昭武將
軍提督楊 咨開浙標遊擊蔣明棗詳請帶閩兵丁

有不願在閩逃回原籍者毋許傳悉將移文跟緝又將現在泉州隨丁呈請歸標併行文拘禁家屬監比等因前來細釋文內未有逃回及在泉各隨丁姓名况傳悉將又係自溫援閩

題補泉州之官除咨 溫鎮就近查其姓名住址移行溫寧紹道府將泉州悉將傳成所帶隨丁原逃者查緝赴閩現在泉營者勿行拘禁家屬外擬合咨覆為此合咨貴將軍煩請查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據該將呈請所帶隨丁脫逃者准查緝來閩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古

現在泉營者勿行拘禁家屬等情業經本將軍移咨浙江督院去後續准 浙督咨覆已行查緝免拘等因先經本將軍檄行該將遵照外今復准 浙提常咨覆前因合再行知為此票仰該將照依先今事理傳諭現在泉營各兵安心操防不必更懷內顧可也毋違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檄同安朱副將

為稟報事據該副將報據探兵報稱廈門賊船俱弔在港誠恐早晚侵犯又稱廈門整船數百號賊眾在船而洒洲高崎各處添賊甚多每賊帶草一束請乞迅發馬步官兵到同添防等情又據署同安鎮王副將稟同前事等因各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同安一汛逼近廈門逆島誠為可慮照據前情除即移商 總督部院移咨 寧海 平南二將軍撥發滿騎馳赴添防并移同安鎮加謹堵防外擬合行飭為此票仰該副將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五

照依事理立即嚴飭在汛官兵毋分晝夜小心探防如遇有警務要聯絡上下鄰汛官兵奮勇合力擊殺淨盡該副將身在地方尤當大展才猷設奇制勝以絕逆孽窺伺鞏固邊疆其樂船亦須用心照應毋得稍有疎忽未便慎之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檄鎮標鄒國棟

爲嚴飭事照得本將軍欽承

簡命提調全關凡各鎮協營官兵馬匹糧餉收除起支并
地方戰守軍機事宜皆有稽核調遣之責從來各營
俱遵循定例或由總鎮咨明或由營將呈詳候奪其
按季應支糧餉先造冊領咨送本將軍以憑核明挂
號咨送 總督部院挂發久有成規惟該鎮標三營
自來收除兵馬支領糧餉總鎮既不移明諸將亦不
詳報致該營官兵馬匹實在缺額及錢糧之有無清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去

楚本將軍竟無從稽考甚至地方盜案以及

欽件 部件通行亦無一字報聞在 總鎮吳 新蒞

閩疆或未悉定例其各營將備多有舊員舊役竟不
稟請總鎮遵循成規或總鎮諭令該將等不須詳報
即抑係該將等稟請不必咨明即今當軍政屆期豈
該營各將弁賢否亦應不由本將軍考核惟聽該將
等自相獎譽耶該將等玩忽成規蔑視憲體莫此爲
甚合行嚴飭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將該營兵
馬錢糧地方戰守機宜以及大小將弁之賢不務要

遵循成例逐一詳報候奪如再抗違除將經識鎖拿
重究外該將等定以違玩軍機飛章奏處決不輕貸
慎之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去

檄行李英

為飛報軍機事本月初五日據該將呈稱奉令統領官兵由曹墩一路訂期夾擊因投誠衆多亟須彈壓以防意外俟撫事稍暇即便親統官兵會剿除京口營官兵一百名已經調回浦城外其楓嶺營官兵二百名請暫留以資會剿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鄰寇流突焚劫擾我殘黎該將剿撫兼施調度合宜本將軍甚為嘉悅今據前情除仰飛檄楓嶺營遊擊倪文陞仍將該營官兵二百名暫留崇安聽該將調遣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九

會剿外合行知照為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即帶領各營官兵星馳曹墩一路堵擊江楊二逆仍須呈報宜義將軍尚請示會師直搗逆穴該將務宜督率官兵奮勇攻殺掃平積寇以安地方事平之日本將軍自當特疏具

題優叙以酬勞績毋得偷安玩忽致負委任至意勉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檄洛陽營遊擊趙雲

為查取沿邊汛防界址等事案據該將呈繳該營汛轄地圖內稱上白石任起與惠安營馬山鄉接壤其內地大路則白石船鄉為界計至洛陽汛一十里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查取地圖正要分別各汛管轄以專責成以杜日後推卸之弊該將等應即會同上下鄰汛各將領勘明里數詳定分轄界址會勘的實呈報方無差悞頃據惠安營叅將魏自祿詳報管轄白石惠邑起至嶺頭亭下石橋止白石橋至洛陽橋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九

十有四里係洛陽營管轄今據該將呈報管轄則稱白石船鄉止查石船鄉至石橋尚有四里之遙竟未開明係屬何營所轄該將既定以石船鄉為界何不合同魏叅將亦照界址管轄何故所報互異以開日後推卸之端殊屬疎忽合行駁查為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即查明該營管轄係以石橋為界或以石船鄉為界星速移會惠安營公議明確仍將山谷各鄉村地名詳晰開報具文呈覆以憑稽考毋得仍前朦混互相推卸致干查詰未便速速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平岡紀

卷之十一

平

檄標左營

爲稟報事據惠安營叅將魏自祿呈稱奉本將軍批據該將詳前事遵行間續准署提標左營遊擊事守備丁世芳手本移據張治張三呈乞移事伊妻周氏楊氏母子賞賜領回完聚併保人李尾一齊釋放等因卑職未敢擅便理合詳請憲示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僞官兵既經投誠凡其妻子眷口例應給還完聚但查周氏楊氏原在黃崎灣被惠安營官兵擒拿審有口供係張三張富之妻並未供有張治名字

平岡紀

卷之十一

三

妻供夫名斷無錯悞雖稱伊夫係左營舊兵今左營投回舊兵乃張治張三並非張富其名字固已不符矣再查洛陽營遊擊趙雲彙報投誠文內只有林治林三並無張治張三其姓氏又屬不符至該備詳文內稱張治張三於十月二十三日投見洛陽營及查洛陽營報文內又云十月二十四日林治林三投誠到營其日期之先後又復不符再查該備詳文內稱治等被僞斗宿鎮脅拿下海配船而洛陽營文內又開僞斗宿中營左翼將林光勝帶僞兵林治林勝等

投誠是在海爲僞兵時分隸亦復不符及查惠安營
原報內開據李尾供楊氏丈夫張三現在海賊王一
鵬處做翼將是僞兵之與僞將尊卑又甚不符況周
氏楊氏業經奉 督部院批賞有功官兵因兩婦年
逾五十無兵肯領故發投誠官看管今查該僞詳
文內開張三年三十九歲張治年四十二歲則二兵
之年歲與周氏楊氏老壯又復不符似此種種矛盾
安知張富等前既可托地充張孝等爲之冒領出脫
焉知今日不又賄囑張治等爲之冒認希圖領出完

平閩紀

卷之十一

重

聚耶且該僞不卽具詳本將軍請示又不查明前後
情節有無確據乃徑自移文弔取賊眷殊屬玩忽今
據前情除將原詳抄粘外擬合行查爲此票仰該僞
照依事理卽查投誠僞兵張治張三其姓名年歲與
投誠之日期并在海之爲僞官僞兵何以前後供吐
詳報互異若此逐一確查明白并查周氏楊氏是否
的係張三張治之妻有何確據何以年歲各不相當
此中有無冒認情弊詳查明確該僞仍僞具領狀并
兵丁張三張治解赴軍前以憑察奪不得玩忽支飾

致冒認之奸計得行該僞自干重譴未便連連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重

檄沿邊各協營

爲透越之禁禁嚴湖拿之弊宜杜合亟申飭以肅法紀以蘇殘黎事照得沿海邊疆奉

旨畫界清野所以杜勾通而遏奸宄嚴接濟而絕盜糧也率土居民自應仰遵

功令詎有一種奸民走險如驚慙不畏死越界通販使逆孽得以苟延是以本將軍通飭沿邊各汛防官兵晝

夜勤加巡緝務使透越絕跡接濟無從久經申禁在

案近本將軍又咨請

督兩院嚴飭力行保甲等事

平閩紀

卷之十一

雷

內一款有拿獲越界之奸有司審係某甲某戶人民將本犯照例治罪保長與鄰里眷屬皆分別從重寬處等因復經 兩院轉行司道府廳縣遵行在案但真犯自宜擒解而良善不容湖拿如弁兵盤獲越界人犯必須獲有海外貨物并內地出產貨物在界外地方盤獲及夥眾持械拒敵等情然後弁兵之巡拿爲有功奸民始肯俯首服罪前此各營非無盤獲奸民者必貨確犯真道府審實正法乃爲不負巡緝之責其有藐法弁日以巡界爲美差視鄉愚爲奇貨輒

以透越誣陷遇有真正接濟奸民逮獲官兵棄貨潛

逃而界內獨行之人反或被執指爲奸民希圖詐騙

不從則鎖解官府及至辯訴昭雪殘黎被害已無窮

矣合亟嚴飭爲此票仰該

副將

照依事理即便轉飭

所屬防邊各弁日務要勤慎巡防杜絕接濟遇有真

正奸民私行透越人貨確實者立即擒拿通報以憑

批發審究照例正法敢有貪利賄縱及因循偷安失

察者事發之日亦定行照例究處但不許縱容弁兵

將界內行走居民假公捏詞湖拿詐嚇以致殘黎無

平閩紀

卷之十一

雷

辜受害如有故違審虛之日除將詐陷兵目盡法處死外該管千把總責斥革將備以故縱兵丁嚇詐之例飛章叅處決不輕貸仍取具各遵依回報存查慎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檄原同安副將

為瀝陳失城緣由等事本月十六日准 總督部院
姚 咨開准貴將軍咨開據原署同安城守左營遊
擊王大有呈同前事等情到將軍據此為照同安一
邑逼近廈門逆穴舊年六月間海逆因陷澄邑之後
遂率夥數萬分犯同安泉州當時人心洶洶兵無鬪
志兼以同安彈丸殘破之餘兵力既單糧無粒儲該
副將猶欲為以少擊衆之計率兵出城掩擊詎料城
內叛弁施琦等竟爾獻城從逆矣斯時斯景該副將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壬

等雖欲捐軀効命保全疆土無如衆心已散獨力難
支其情似在可原及該副將等自同往泉值逆魁劉
國軒率夥攻圍郡城該副將等沿途屢戰屢次立功
又協力同守泉城俱經塘報

題叙在案續復隨師恢復同安茲追論失守之罪該副
將等固屬難辭然細查當日失守情事寔有可原及
案據同守泉城之功似猶可贖今據該將等援引海
澄寬宥之

赦呈請

題諮前來相應咨請貴部院俯念當時兵心已散糧食

匱乏情形與其後固守泉城勞績詳序會

題准其抵贖庶邊疆將士知所激勸爭相奮勵於將來
矣合咨察照酌奪會

題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為照同安接壤漳泉對峙逆
島舊年六月海澄陷後同邑因以孤危彼時海逆數
萬副將馮昭京等山城掩殺勢難以少擊衆又有內
叛施琦等開門納賊則同安之淪陷罪似可原至若
城守左營遊擊王大有係屬副將馮昭京調度之員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壬

先時出防灌口事急馳援不及情尤可有且後來衝
鋒血戰協守泉郡隨師恢復同安該副將等均著勞
績錄其功以贖其罪是亦激勸征剿之一端也茲准
大咨除卽備移 撫院酌奪會

題俟覆到日另移外相應咨覆請煩察照施行等因到
本將軍准此案據該副將等各呈叙失陷同安縣城
情由業經本將軍咨達 總督部院會

題去後今准前因合行遵照為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
理即便轉行原左營遊擊王大有一體知照可也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庚

檄福清營

爲稟報事正月初六日准 興化總鎮劉 咨開據該將報稱有奸民郭勳八等越界採捕被招撫人役拿獲并海魚一小擔等因同日又據該將報同前由各到本將軍據此照得遷邊畫界設兵巡防正以杜內奸而遏外寇巡緝官兵務必嚴加稽察不許一人偷越屢經本將軍告誡申嚴不啻禿據報前項奸民郭勳八等越界採捕現被招撫人役拿獲不知該汛日兵所司何事既不能防範於前復不能緝獲於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壬

後疎畧玩忽莫此爲甚合行提究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立將該汛防守弁兵鎖解軍前以憑懲究以儆將來仍嚴飭沿邊汛防各弁員多方巡緝嚴加稽察不得稍有疎畧致干

功令慎之速速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九日

檄本標及援剿各營

爲嚴禁賭博以固兵心以肅營規事照得營兵月給一分糧餉當此米薪騰貴衣食尙慮不充何堪賭博花費近據各營將領呈報兵丁脫逃甚多皆因無良之夥或引誘賭博或放頭寫糧以致一經賭輸日食難度勢必無奈逃亡此皆該管弁員平日不行覺察約束不嚴所致合亟嚴禁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即便轉飭所轄各弁員嚴加察訪如營中有等不肖兵丁不遵紀律引誘賭博及放頭寫糧者治以軍法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平

如本營弁口稽察不嚴以致營兵賭輸脫逃察出一併重懲該將以約束不嚴并行叅處不貸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檄邵武各營

爲咨訂師期事本月初七日准 水師提督萬 容開爲照逆賊船隻厚集海壇所有進取機宜業經咨商詳晰矣今本提督的於本月初四日出定海出師分兵夾攻務期制勝但圍頭乃賊艘上下寄泊之灣所關最爲要緊須實得精銳陸兵先據其地安設火砲堵截夾擊非與他灣虛張聲援者可比茲屆師期合再咨訂爲此合咨貴將軍請煩察照迅調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准 水師提督萬 容開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平

撥發官兵先於圍頭分布堵擊上下逆艘等因業經本將軍移咨 同安鎮多撥精兵擡運大砲着令能將帶領前赴圍頭附近處所屯營并檄行該副將俟同安官兵到日與之相爲犄角聲援合力堵剿仍候示進屯圍頭堵擊逆艘并經咨會 督部院及咨覆水師提督知照外今准咨訂師期前來除再飛催同安鎮速撥官兵星赴該汛會合該副將等官兵作速進據圍頭去後合亟行知爲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將在汛官兵挑選齊備俟同安官兵到汛之

日該副將等卽會議應留寨汛者嚴飭晝夜用心防守寨城其應帶出戰者該副將卽親自帶領務要多帶砲火會同同安官兵進據圍頭要口屯營相機堵擊逆艘不許上下往來灣泊事關緊要軍機該副將等務要奮勇立功毋得稍有退縮疎畧自干軍令未便至於行間一切機宜及賊勢情形各該將等皆老成歷練務須細加審察酌量地方險易緩急隨機應變會商調撥兵馬夾擊用心聯絡以保萬全不得偏見膠執慎之勉之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撤漳浦縣

爲懇恩再培縣脉樹德官民事據漳浦縣鄉紳林琛黃性震陳天遠舉人監陳畧陳炳林登虎生員黃台佐蔡邁廣丘士錚里民郭春洪正等僉呈稱浦邑自昔人文甲上郡丁糧冠十城良以梁峯拱秀吉水朝宗自赤檜中流出雙溪而遶衛縣治以護城隍地利居於全盛也至戊子年洪水崩陷溪港多岐赤檜雙溪水違故道本邑由是丁糧日減文物衰替幸將軍大老爺前任駐節浦邑檄發梅林保人民鳩聚召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修築河堤官民利賴茲數年以來水濫雙溪堤開四潰士民感受其害今欲使吉水仍朝本縣費用浩繁別召工匠又多生疎難以計日報竣伏惟將軍大老爺恩施浦邑雞犬桑麻蒙休者數萬戶春秋俎豆戴德者數十年今值節鉞再臨之日乃恩波復造之時彈壓全省獨切一方琛等相率匍呈叩乞痼瘼舊治始終栽植查照往例仍着附近梅林保人民自備芒扒木料工匠竭力堅築以一保而培一縣之地脉相應暫免該保徭役一年以均勞逸伏乞行縣示准起

工庶凋殘可起富盛可期合邑士民咸荷慈恩於無
既矣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爲照漳浦城外赤檜雙溪
之水實爲該縣治之脈絡向因亂後隄防崩潰水不
朝護城郭而閭閻日敝人文之氣中衰本將軍於順
治年間援剿入閩駐節該邑此時城垣倒塌里巷丘
墟本將軍相度城垣舊址檄行有司庀材修築不數
月而工竣人民復集因詢及紳衿耆老知水脉枯涸
乃倡議修導而該縣之戶口丁糧人文甲第幾復其
舊經今二十四載矣年來海逆播亂水隄再決茲據

平陽紀

卷之十一

壽

紳士里民僉呈重修猶恐工程浩大請暫免梅林保
徭役一年俾該保人民就近自備工料修築以固河
隄以通水脉等情前來該縣留心民社造福地方諒
有同心今據前情合行遵照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
依事理即將該縣城外赤檜雙溪水隄查明原址着
令梅林保居民自備木料工匠速行修築完固以全
朝宗舊蹟以阜戶口人文併將該保徭役暫行酌免
一年以紓民力此係通邑風水所關若工程浩大該
保獨力難肩該縣仍須酌量着令附近保民共相幫

助以勦速成事關地方利弊該縣諒應加意毋爲緩
視可也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平陽紀

卷之十一

臺

檄遊擊何勇

爲飭剿逆孽早靖地方事照得江楊二逆依山爲險
荼毒居民罪不容誅及官兵進剿又復借言就撫仍
肆劫掠甚至樹旗練兵逼民入夥若不乘時撲滅勢
必燎原屢據各協營塘報投賊情形業經本將軍咨
會督兩院併檄行各該營合力進剿務絕根株各
在案本將軍已久悉逆孽狡謀惟欲速加斧鉞早靖
地方乃該將等毫無見識屢聽狡計自爲觀望顧此
慮彼今日既商進兵明日又稱堵禦遷延時日竟未
平閩紀

卷之十一

美

進剿既任專郡城守之責不知所司何事輒云恐壞
撫局致墮奸計又云衆寡堪慮自挫兵威一味畏怯
偷安支辭塞責恐

功令森嚴不能爲該將寬也茲准宣義將軍尚谷開
已親統全師前往邵光各汛合兵剿賊等因該將等
務宜星速會合諸路官兵奮勇爭先協力進剿以殲
賊黨方稱厥職合行飭剿爲此票仰該將照依先今
事理立即星移各協官兵堵扼要口尅期並進分頭
攻剿務須剪除積寇早奏膚功毋得再爲觀望因循

懈弛致干軍令仍將合兵進剿情形不時具報以憑
察奪慎速慎速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四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進

檄隨征總兵吳桂

為飛報克取廈門逆島事照得本將軍於本月二十七日統領官兵進取廈門逆島獲勝情形業經具疏題報在案所有在事大小各官有功職名履歷合行查取以憑彙冊咨

題議叙為此票仰該總兵照依事理即將當日跟隨本將軍進取廈門逆島所轄大小弁員果係在事各官職名履歷并移知總兵羅士鈐吳天祿等所轄有功各將弁一起彙造履歷功冊卽刻呈送本將軍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轅門立等核明彙冊咨部

題叙毋得以事外弁員渾行造入致干往返駁造遲延未便火速火速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檄副將郭奇

為肅清逆巢事五月二十七日據該副將呈稱有二十九都鄉民報有逆賊餘黨數百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五十四都居庸何家復據五十四都鄉民何道行來報有高招大蘇二桿等情轉呈到本將軍據此照得逆賊流毒害民遠近地方被害已極今江楊二渠已經悔罪歸誠其餘黨數百人竄伏於廣信貴溪縣之五十四都居庸何家地方樹旗屯聚若不亟行剿捕恐日漸滋蔓貽患地方今據前情除移咨督撫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兩院暨江西

提督院檄行各該協營迅行剿捕外

合行飭剿為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即撥發精健官兵前往江閩交界近賊處所堵截隘口如江西官兵剿賊之日恐有餘孽奔逃竄入閩地該副將卽嚴督官兵合力夾擊斬殺淨盡務絕根株以靖地方勿令一賊免脫貽患將來該副將身在地方務須相機剿禦毋得稍有懈怠致干

功令大有未便仍將堵剿情形不時具報查考毋違速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照會興泉道

爲修葺城垣鼓樓疏通街衢水道以固金湯以興文運事照得泉州一郡形勝甲於天南人文蔚起城垣堅固樓閣巋然誠爲海表之雄鎮自變亂而後繼以海逆竊踞地利水道久廢不修以致風俗日益凋敝士民日就蕭條迨恢復以來軍興旁午在有司方催夫徵餉簿書期會之不遑奚暇修復舊觀在本將軍提師勦賊馬足未停何自講求遺蹟茲逆島平定海宇風清願與士民修廢舉墮共圖振興昨查閱城垣

平園紀

卷之十一

聖

見垛堞頽壞敵樓傾圯不堪矚目當此寇孽奔竄之時若不亟加修葺殊非所以重形勢而固根本况氣象頽圯亦非漸復太平景象再查城內東西南北四處原各設有鼓樓昔人建造皆按地理其有關於閩郡風水可知今倒塌者則殘石擁塞通衢破損者則椽瓦不蔽風雨更兼街中水道不通每遇天雨淤泥壅積竟至水深數尺舖戶居民臨流愁歎不特行走不便亦多重貽疾病之虞且水道壅遏則文運不興所關尤爲不小本將軍駐節茲土幸與貴道共事

一方旣與斯民掃除寇虐尤不可不爲地方修葺規

模除南街鼓樓基址本將軍捐俸現差員役督修其樓屋俟另會議興葺外至於城垛敵樓街衢水道以及東西鼓樓亟應乘時次第修葺疏通以固金湯以興文運業經面商合再照知爲此照會貴道煩爲查照希卽檄行該府縣將郡城垛堞併城上敵樓從長酌議或應動支何項錢糧或應公派何縣協動作速興工修理其城中鼓樓水道街衢亦關係閩郡文運民居風水仍希貴道併行府縣酌議傳請在城

平園紀

卷之十一

聖

縉紳士夫訂期會集明倫堂以便本將軍親臨公同酌議次第興修使海疆重地煥然改觀嗣此人文蔚起物阜民康亦不失貴道與本將軍撫馭斯邦作興振起之至意也仍希迅覆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五日

檄邵武副將郭奇

爲酌派汛防以固疆圉事本月十七日准 江西提督許 咨開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准貴將軍咨開希卽檄行該汛防將領查明凡係江閩接壤之區逆賊舊踞老巢務要撥發官兵防守稽查俟地方安妥人心稍定撤回前項官兵則賊藪可蒐疆圉永固矣仍祈將安設過官兵緣由賜覆以便行營遵照施行等因到本提督准此爲照江閩接壤山深谷邃易於藏奸兩界殘黎向遭荼毒業經會師剿撫地方稍稱寧

平園紀

卷之十一

聖

謐但恐有鷹眼未化之徒心懷叵測所當預爲隄防今准台咨誠爲固圉至計除經行令溫溪縣千總蘇鳳派撥官兵於鐵牛關一帶要路駐劄防禦又經修容撫建廣總鎮陳 酌撥官兵於江閩接壤雲際火燒各關相度險要處所分布安設嚴加防範以遏盜萌凡逆賊舊踞空巢仍不時撥發官兵前去稽查俟地方寧謐酌量撤回外庶彼此封疆均獲安堵無非仰藉貴將軍寧謐之福也合就咨覆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據該副將呈詳前事內稱轉籲憲恩賜

咨 江西嚴飭鉛山等處防官所轄凡有接連閩

界地方一體安設汛防官兵互相堵禦等情隨經本

將軍移咨 督部院察照并咨 江西撫查照凡經

江閩交界接壤之處務祈撥發官兵防守稽查等因

去後續准 總督部院覆咨前因業經本將軍檄行

該副將知照在案今准 江西提督許 咨覆前因

合再行知爲此票仰該副將照依先令事理今江界

之雲際火燒鐵牛等關既經江省派撥官兵分布防

守則剿禦不患無資該副將仍嚴飭各汛防要口弁

平園紀

卷之十一

聖

目小心稽察嚴加戢備稍有警息卽會合鄰省官兵協力撲剿以固疆圉以靖地方毋得稍有懈怠致干功令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差提升犯李枝華等

爲差提事案據德化縣密稟把總李枝華禁贓害民等緣山業經本將軍檄行中軍馬叅將會同左營朱遊擊後營劉遊擊卽將犯升李枝華案內有名犯証速拘研審詳報去後續據該叅將呈准該縣移解隨卽分差嚴拘去後查李仕一名先經逃走未獲其餘各犯証住居星散一時難以俱齊俟各犯証到齊另文差解送審等因詳覆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把總李枝華出防汎地婪贓害民既據該縣密稟鑒察則案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四

內有名犯証該縣卽應預先嚴拘齊到移解前來以憑中軍馬叅將等會同逐款研審的實詳報定奪何得又稱李仕在逃未獲其餘各犯証星散難齊該縣爲一邑之令中稟汎弁爲安民起見其案內犯証皆該縣管轄百姓自應立呼立應何得以星散寒責故意藐玩豈視本將軍法紀爲兒戲耶顯屬藐抗合行差提爲此票仰差役照依事理卽便前往德化縣着落該縣官吏立將李枝華案內李仕徐仲範陳啓泰鄭顏陳爾志郭世良鄭觀藩章巽六謝寬章資張其

羽林士隆郭維采陳御乾林伯扶徐修畧王斌全陳愷雲許振許錫袞并案內有名賊犯各鄉社証佐星速拘齊提解前來以憑發審詳解定奪如再遲延抗拒卽將該縣經承提究去差毋得生事賄縱致干查究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一

五

檄黃副將

爲稟報事案據該副將呈詳兵丁林繼隆往小樟取討其妻財禮被小舅謝一篇同後夫黃外華於六月十九日殺死在小樟屋後其屍至晚擡去放火焚燒等情隨經本將軍批行該副將確查的實并抄有司供看呈報等因去後延今日久未據呈覆草菅兵命藐玩憲批殊干法紀本應提究經識姑再飭催爲此票仰該副將照依先今事理立即查明兵丁林繼隆被謝一篇黃外華等殺死一案曾否提拘究犯作何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吳

審擬究償其中果有何項隱情白日殺命當晚焚屍地方鄰佑何無救報是何情弊逐一確查限文到三日內據實備晰呈覆以憑察奪如再遲玩卽差夜役先將該副將經管字識鎖拿轅門究處該營將弁定行指叅該副將鈐束不嚴大有未便速速

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檄遊擊焦國巡

爲嚴拿事照得沿海地方奉

旨照舊嚴禁不許寸板透越屢經本將軍飭行遵照巡緝在案近訪聞惠安所屬界外港口有大膽奸民楊東等擅造有蓬桅船隻多至四五十號名爲出海捕魚實係希圖透越接濟作奸違禁干法紀除飭行該汛防將弁查緝外擬合專差嚴拿爲此票仰該將照依事理卽便前往惠安縣所屬沿海一帶地方查將前項奸民楊東等所造船隻連人盡行拘拿解赴轅門以憑訊明發落毋得受私賄縱致干查究未便速速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吳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檄行沿邊各協營

爲中機傳禦以固邊防事照得海逆雖已敗逃巨魁尚未授首近據投誠人員口供并探偵探兵役回報俱稱逆首劉國軒復聚船八九十隻灣泊澎湖乘此歲暮隆冬希圖侵掠沿海居民等情查閩省當兵荒之餘殘黎困苦已極兼值隆冬歲逼窮民饑寒切膚恐有無賴奸棍煽誘圖利走險勾通逆賊從而知我內地虛實聚艘侵犯關係匪小亟當先時提備庶免臨事周章合行申嚴備禦爲此票仰該副將協照依事

平閩紀

卷之十一

果

理即便嚴飭所轄沿邊汛防各弁日務要早晚勤慎瞭探加謹提備仍知會鄰汛官兵彼此互相聯絡遇有警患一面協力夾擊一面飛報各鎮協營發兵應援特於各要口嚴加巡緝以杜奸民透越勾通至於營營營兵尤須訓練精壯不得容留老弱充數及隱佔虛冒以致營伍空虛難資實用再將各該營官兵挑出勇敢慣戰者數百名常川操練務令技藝精熟以備有事各該將親自帶領飛馳應援撲剿事關邊防大計本將軍雖叨奉

特旨復任江南現在候代然在任一日當盡一日之綱繆

除分差員役前往各處察訪外該協各宜殫心備

禦時常專差精細健兵密行查訪逆艘動靜并官兵

果否勤慎情形庶汛防弁口知所儆惕川心隄備不

敢懈弛

功今森嚴該協等功名身命所關各自愛防毋得玩忽

取咎仍具遵依報查毋違迅速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完

微行建寧康副將

為恩賜弔給以全骨肉事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准

浙江總督部院李 咨開前事等因到本將軍准此

除將原文抄黏外為照出征官兵不許擄掠難民子

女卽得自賊營亦准民間認領展奉 嚴綸炳若星

日久經通行在案乃遊擊馬登瀛所提永嘉縣難女

妹兒既經 浙江總督部院批查的確着令伊兄赴

浦認領初則以其所領非親推托繼以既配為辭且

捏援旗下取贖之例勒索高價明係執留故意指勒

平閩紀

卷之十一

辛

真目無三尺者矣本應卽行叅處但念該將奉公外

出合行飭查為此票仰該副將照依事理立將前項

永嘉縣難女妹兒清追出署專差誠懇的役伴送解

赴 浙江總督部院李 軍前以憑轉發伊父母領

回完聚去差仍取領送到批廻呈報查考毋得因循

遲延致干扶同之咎未便立速立速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微行汀州等營

為嚴飭探剿以杜亂萌事照得

汀州漳浦雲霄詔安

往西一帶

皆深山邃谷風為宵小亡命藏匿之藪際此海逆餘

魂尚未盡殄若內地奸宄肅清外寇自無隙可乘近

因沙汰投誠兵丁本將軍訪聞有等無家可歸之衆

皆嘯聚山谷互相煽誘希圖剽劫倘不及時躡探剿

捕勢必漸成滋蔓恐海道間風艤舟侵犯內外勾連

騷動地方所關非小合亟飭行探剿為此票仰該

將照依事理文到立刻選撥伶俐能幹兵丁十餘名

平閩紀

卷之十一

壬

俱作鄉民打扮分頭前往所轄山間各村庄密行躡

探果否有沙汰投誠官兵及宵小潛藏哨聚賊黨約

有若干併確查賊首是何姓名現今屯聚巢穴何處

曾否蠢動逐一查明一面密速發兵一面具由通報

所差兵役務要着令勿憚跋涉前往深山窮谷查探

不許只以傳聞浮言粉飾回報虛應故事仍將撥過

各兵花名報查若躡探不實嗣後賊起之日定行按

名拿究際此隆冬歲暮奸宄飢寒逼身易於叢聚為

非該

副將

將有地方之責功名性命所關尤宜嚴加稽

察防範以杜亂萌若玩忽偷安致有疎失定行飛章
叅處决不輕貸仍先具遵依報查各無違悞速速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檄泉州海防廳

爲密報事本月初九日據泉州城守叅將傅成呈稱
案奉憲行近因沙汰投誠兵丁無家可歸嘯聚深山
互相煽誘希圖不軌若不及時剿捕漸成滋蔓貽害
地方所關非小仰職卽刻選差能幹兵役扮作鄉民
外頭前往所屬各處密行踴探嘯聚賊黨約有若干
賊首是何姓名現今巢穴何處限五日內密報前來
以憑剿捕以杜亂萌等因奉此該卑職密差日兵扮
作鄉民四處偵探去後今於十二月初八日據差兵

平閩紀

卷之十一

三

王桂等緝到偽總兵吳勝一員偽綾劄一張圖書一
方併陳福一名到職隨詢取口供在案理合解報聽
候憲奪等情到本將軍據此事干謀逆除咨明 總
督部院外合行發審並緝爲此合劄該廳官吏照依
事理卽將發去吳勝陳福併綾劄圖書會同中軍馬
叅將左營朱副將泉州城守傅叅將嚴加密審除所
供之外有無餘黨務要研究確實勿致奸宄漏網以
滋蔓延仍先差的當員役協同營員將供內逆犯葉
日高歐用果呂寬娘李興等立卽密擒務獲勿令鬼

脫亦不得株連無辜貽害地方均有未便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一

護

平園紀卷之十二目錄

告示

曉諭省城

曉諭惠安

給示雙門

給示洛陽橋

曉諭興泉各屬

招撫脅從

曉諭歸業

平園紀

卷之十二目錄

給示溜石灣等處

給示石獅亭

給示泉州雙門

曉諭同安縣屬

曉諭長泰城門

給示漳浦縣二十八都

出示四鄉

曉諭赴閩逃兵

示小石洞

曉諭漳屬

曉諭三十六等都

示禁雙橋

給示大小盈

示泉州府

示西坑社

曉諭援閩兵丁

給各協管張掛

給示漳州

本閩紀 卷之十二目錄

二

曉諭合屬士民

曉諭泉屬

分示要汛

示東豫新兵

平閩紀卷之十二

三韓楊 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告示

曉諭省城

爲曉諭事照得鄭逆父子濟惡擄掠爲生致沿海居民流離顛沛罪大惡極天人共怒不知悔禍尙敢煽誘亡命擾我漳泉茲本軍門欽承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一

特簡提督全閩現在統率江南驍勇久戰雄兵併敬奉親王方畧調集鎮營官兵共矢同讐之憤大張撻伐之威誠恐爾等士民心懷風鶴致失安生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遠近紳衿士民人等知悉本軍門前曾援剿閩地屢挫賊鋒深知賊之伎倆只在搶掠所糾之衆真賊不過數千其餘皆係吾漳泉赤子或因變亂之後衣食失所苟且依附或爲賊所逼脅隱忍回面此皆烏合之衆豈足當我虎關之雄今各路滿漢大兵暨廣東援剿官兵已經雲集不日進剿立見賊

衆敗亡況本軍門之紀律素嚴出師正以衛民剿撫兼施歸誠不計舊惡旌旗所向計日廓清太平可望爾等士民各安生理勿得悞聽奸宄煽惑自失生業可也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八日

平園紀

卷之十二

曉諭惠安

爲官兵恢復惠安廣示招徠以安民業事照得逆孽鄭經竊踞海島肆惡有年惟以擄掠爲生如拆毀城垣橋梁焚燒廟宇民居荼毒生靈蹂躪桑梓不過賊寇故套天厭其惡指日滅亡茲本軍門欽奉

特簡提督全閩軍務敬奉

親王方畧會同

季

二郡統

浙江提督石

福寧總

鎮黃統率雄師大彰撻伐逆黨聞風喪膽天兵一到抱頭鼠竄已經恢復惠安縣城安插百姓卽當進

平園紀

卷之十二

兵征剿諒此釜底游魂亡可立待但哀我赤子室廬被其焚燬資財被其搶掠併有迫脅下海以致父母妻子不能完聚本軍門深切痛心合亟出示招徠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凡因賊勢鴟張逃避遠方與藏匿山谷者今賊已敗遁指日廓清爾等星速急回鄉里安居復業切勿驚疑并聽信奸宄煽惑自失生計其有被擄下海或遭迫脅身在賊營爲賊所用者俱許悔過歸誠速赴軍前投首本軍門盡行寬宥諭令該府縣加意安插務令得所本軍門愛民心切字

字哲日矢天爾士民各宜仰體毋負惓惓至意特示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平圖紀

卷之二十二

四

給示雙門

爲安撫民生事照得本軍門欽膺

特簡提督全閩軍務祇緣海逆侵犯泉州被圍日久郡城之內賴有滿漢官兵固守百姓亦晝夜協防而郊外居民無不受其荼毒本軍門是以星夜統兵南征旌旗所向賊衆望風瓦解泉城獲全正爾士民共慶安集之候合行出示安撫爲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凡開張店舖者照常貿易耕種田園者及時收割刈有遠避深山僻地者急速搬回免致失所其有被擄下海并逼脅在船者皆我良民赤子俱許速赴轅門投首槩准寬宥諭令該管有司加意撫綏不許地方棍徒借端嚇害至主客兵丁皆恪遵紀律並不滋擾民間一草一木爾士民宜各安心樂業以副本軍門愛民至意特示

平圖紀

卷之二十二

五

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給示洛陽橋

爲招諭殘黎歸業事照得閩省遭變亂之後人民困苦已極近復因海逆窺犯泉州沿途擄掠此民生耕者不得在田居者不得安室遂使體無完衣食不宿飽冀免目前困苦相率遷徙窮鄉本軍門統師南征目覩室廬傾圯田野荒蕪載道淒涼不勝傷感茲旌旗所指逆孽竟飛宵遁泉圍已解漳路疏通蕩平之會端在指日誠恐爾等士民懷疑却顧自棄故土生業苟且流落他方合行招諭爲此示仰遠近士民

六
周紀

卷之十二

六

人等知悉各宜趁此冬成之候速歸故土收穫稻穀以贍俯仰其有別業生理亦當及時歸里照常復業至於汛防官兵政有生事騷擾科派強糴使民生不安者許爾士民據實呈訴定以軍法從事若各鎮營官兵經過該地方敢有拆毀門戶私索酒食攫取雞犬強拿挑擔等弊許爾士民協力擒解防弁轉解本軍門究處倘防官瞻徇故縱定將防官坐罪本軍門身任全閩統帥與爾士民疾苦休戚一體相關誓當振肅軍紀以奠哀鴻特申招諭早歸故業勿負諄諄

至意可也特示

康熙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七

曉諭興泉各屬

爲曉諭事照得本軍門統師南征逆賊敗遁泉州之
圍已解正爾士民安生復業之時但閩省沿邊地方
依山負海茲巨寇雖逃恐尚有未盡游覓或潛伏鄉
村或暗藏山麓希圖劫擄擾害殘黎官兵追捕則逃
匿無踪官兵撤回則依然嘯聚揆厥所由皆係內地
奸棍暗通線索勾引窩藏不然水而餘竟豈能裝糧
數日暗伏山陬窺伺狂逞除現在酌撥官兵於沿邊
緊要處所分布扼防并安設塘兵外合行出示曉諭

平聞紀

卷之十二

八

爲此示仰各鄉都市鎮士民人等知悉各宜聯絡附
近寨堡鄉壯同心協力互相守禦仍與汛防官兵相
爲策應聲援倘本鄉之內有行止詭秘來歷不明之
人立行舉首驅除以絕內奸并時加採探如某山某
路有賊夥暗伏窺伺者星速密報汛防并目引領官
兵擒剿如敢陽順陰違與賊相爲表裏及膜不相關
遇警不相策應致汛防塘撥官兵及各衙門來往差
官稍有疎虞定將附近各鄉村以通賊引寇從重治
罪斷不姑貸本軍門二十年前曾敕歷閩剿援剿泉

漳各處其於此中之民情土俗深悉無遺爾等勿謂
本軍門初臨此土遂爾因循故轍以身試法也慎之
毋忽

康熙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平聞紀

卷之十二

九

招撫脅從

爲投誠得福從逆必誅特中招撫開諭愚迷事照得
海賊鄭經逆天犯順罪惡貫盈尙不悔禍侵我泉州
茲本軍門統師捷伐旌旗一指賊已驚竄喪膽抱頭
鼠竄現今滿漢官兵雲集尅期進剿立見滅亡但聞
爾等士民有先年受伊偽割甘爲鷹犬者亦有近日
被其逼脅勉爲附從者此皆不明禍福之理暗于順
逆之勢耳試思鄭經偷生海島流毒閩疆卽其據掠
子女捉人拷餉以及刳毀城垣斷橋剝路焚燒民舍

平間紀

卷之十二

十

種種故智總一盜賊伎倆爾等士民相從危瀕絕島
之中若爲功名則賊割豈成官職若爲身家則海船
何可安居况拋棄祖宗坟墓隔絕父母妻子生不敢
還歸故鄉死竟葬于魚腹徒然殘害鄉里荼毒桑梓
一遇官兵頃刻喪命甚爲可憫本軍門不忍目覩愚
迷陷于死亡特廣

皇仁予以自新之路爲此示諭一應新舊脅從人等知悉
但能洗心滌慮速赴本軍門投順則以前從逆之事
槩置不問如願歸農者卽行府縣官給以牛種加意

安插永不許追求往事若欲隨營報効官照原銜給
御量材補用兵有強壯者收伍給糧至於各偽鎮偽
將有能擒斬渠魁率衆來歸者定行特疏

題請優擢本軍門素以信義待人况荷

特簡提督全省自能一力主持斷不爾負示後倘仍前執
迷不悟甘心作賊官兵進剿盡行誅戮其民間有父
兄弟弟原在賊中敢于私行送信通同作賊者查出
一體連坐立刻梟斬決不輕貸禍福兩途開示昭然
各宜猛省毋貽後悔特示

平間紀

卷之十二

十一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二日

曉諭歸業

為再申禁戢招諭歸業事照得海賊肆逞圍犯泉州
凡郡城以外邑里村庄士民無不受其魚肉輩則索
餉則典子鬻妻恣意搶掠則焚巢毀卵威逼剪辦脅
從為非種種暴橫難以備述以致殘黎難禁湯火相
率逃避深山今大兵至止賊衆敗逃本軍門業經示
禁官兵騷擾招諭吾民復業去後茲疊據各縣營文
武呈報各鄉邑難民向兩棲止山間未盡歸里得無
以剪辦脅從恐為兵棍詐害故懷疑畏舉足踟躇耶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三

不知本軍門之號令素嚴既已寬宥前愆則弁兵孰
敢再生枝節擾害吾民合再申諭為此示仰遠近邑
里士民人等知悉務宜作速歸家修復故業且冬成
在即五穀登場若再遲延子粒被人竊取則一家之
俯仰何資况天時漸冷舊葛單衣嚴棲各處徒滋疾
病本軍門駐節斯土與吾赤子休戚相關推心置腹
諄切招徠至於剪辦脅從事非得已今既投戈荷鋤
盡屬良民倘有不肖弁兵及積奸巨棍敢于生端嚇
詐及私自下鄉漁獵騷擾者許仰協力擒解定按軍

法重處斷不輕縱爾等其各翻然自悔安心復業勿
負本軍門惓惓至意若示後仍復觀望不前明係心
懷反側定以通賊拿解正法噬悔無及慎之慎之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二日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三

給示溜石灣等處

爲懇恩給示戢兵便民事據南門外溜石灣居民朱壽周盛名等呈稱壽等所居溜石一帶並係淺溪曲灣原設有小艇載渡挑販往來茲值地方平定殘黎漸次復業往來人衆仍須搭渡但因兵馬雲屯恐有棍人等影射營頭名色生端阻撓有妨民務懇祈給示禁戢凡有挑販往來聽從民便搭渡不許地棍營兵阻撓需索俾行人不至病涉則哀鴻戴德彌深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泉園甫解士民雖離兵燹猶未登於衽席本軍門安集心懸綏和恐後凡屬便民悉從輿論今據前情合行給示爲此示仰一切地棍兵廝人等知悉敢有蔑視法紀在于溜石石頭一帶渡口阻撓搭渡擾害行人者許爾灣民卽赴轅門喊稟以憑拿究決不輕貸特示

平園紀 卷之十二

五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三日

給示石獅亭

爲懇天給示以安地方事據晉江縣十九都石獅亭鄉民陳廷榮德等稟稱痛延等本都寬遭游寇蹂躪民不聊生逃竄深山幸逢福星照臨統師進剿賊寇聞風逃竄士庶得歸故土誠恐地棍勾引兵廝生端擾害相率叩叩恩准給示禁戢兵丁撫綏殘黎招徠避民以安生業等情據此照得泉民重遭寇害流離困苦已極本軍門現在出示撫綏招諭猶恐無知兵棍敢于生端恣肆殊非本軍門戢兵愛民至意合再示禁爲此示仰各營兵丁并地棍人等知悉嗣後務須恪守法紀毋得擅自下鄉借端索詐驚擾哀鴻敢有不遵許該地方人等協力擒解轅門定行細責枷示斷不輕貸爾民亦宜各安生業樂享昇平毋得潛通逆寇自貽伊慙務各凜遵慎之勿忽

平園紀 卷之十二

五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六日

給示泉州雙門

爲曉諭事照得逆魁劉國軒妄肆猖獗攻圍泉州郡大兵一到望風鼠竄猶敢分遣奸細陳就等窺我官兵虛實天厭其惡爲城守審察將盤獲呈解前來業令營縣文武公訊甚真隨經本軍門咨會撫院將奸細陳就一名梟示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閩郡遠近士民人等知悉務宜洗心滌慮各安素業如有奸宄潛匿該地方立即舉首擒解以憑審明發落敢有挾同容隱窩藏匪類偵探軍機暗爲線索者或被首告

平閩紀

卷之十二

六

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或經訪聞除本犯立正典刑外其隣佑保甲俱以通賊論罪決不輕貸慎之毋忽特示

曉諭同安縣屬

爲再申勸諭以廣

皇仁事照得海逆鄭經三世爲盜剽掠沿邊生靈塗炭而逆黨劉國軒以奸狡下賤甘心鷹犬攘臂助虐侵犯泉城及大兵至止敗竄漳南乃不知悔罪猶嘯集餘寇希圖再逞茲本軍門會同都統喀率統滿漢雄兵南下會剿并檄調省城舟師乘風直搗廈門巢穴水陸大舉逆賊行將授首海甸清寧指日立見近訪聞同安縣所屬人民尚有陰持兩端未盡剃髮者若據律例則從逆謀叛俱當發兵洗蕩但本軍門軫念爾等愚蒙無知或逼威勢或迫饑寒一時不能自主偶墮局中若盡將斧鑕恐違我

本閩紀

卷之十二

七

皇上好生大德姑且再申勸諭爲此示仰同安縣所屬山陬海澨各色人等知悉務速洗心滌慮剃髮歸業若經受僞職卽赴軍前投誠或願隨標卽爲

題請銜俸或願歸農卽爲安插得所不許鄉里挾讐告害倘敢再持首鼠希圖觀望及陽順陰違爲賊線索窩隱匪類乘隙劫掠害民者或經訪聞或被首告定

行遣發官兵盡行剿除勿謂本軍門執法太嚴也思
之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平園紀

卷之十二

大

曉諭長泰城門

爲嚴禁官兵騷擾以奠宸鴻事照得長泰縣先被海
逆蹂躪遂致士民逃散邑里蕭條本軍門統兵經臨
傷心蒿目雖經申諭官兵不許擅動吾民一草一木
但恐滿漢士馬雜處遵循不一合再出示嚴禁爲此
示仰所屬各鎮協營兵廝人等知悉務宜恪守紀律
敢有擅拆民房及縱放馬匹踐食五穀者許該地方
百姓協力擒解該管防官衙門細責枷示若該管防
官瞻徇庇護查出定行併處決不輕貸凡我士民作
速歸家修理室廬收割禾稻以爲度寒之計勿復疑
畏遠巡自失生業有負本軍門惓惓至意也特示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平園紀

卷之十二

元

給示漳浦縣二十八都

為哀陳大憐等事據漳浦縣二十八都頂趙保生員
趙與成等呈稱成等所居都保數年以來慘遭海寇
焚掠劫殺家傾命喪一二子遺僅存皮骨今幸

王師弔伐哀鴻甫集潤鮒沾恩但慮 大兵進剿經過
地方未免風鶴相率匍呈乞分涇渭給示安民庶殘
黎得甦恩同再造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海逆狂
逞剽掠沿邊以致婦女離民生憔悴披閱呈詞殊
堪痛惻茲者大兵雲集原期殲滅梟獍安撫殘黎

平圖紀

卷之十二

三

准前情合行給示為此示仰所屬各標協管官兵人
等知悉各宜仰體

皇仁恪遵法紀不得肆行騷擾擅動民間一草一木敢有
故違者許該地方居民人等協力擒解定以軍法重
處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出示四鄉

為禁論事照得漳郡人民自變亂以來疊遭海寇荼
毒屋毀田荒妻離子散顛連萬狀不忍見聞茲值大
兵雲集子遺殘息勉力趨公本軍門蒿目時艱痼瘵
念切誠恐不法兵厮肆行作踐擾我哀鴻除行中軍
密遣弁目於各要路口不時巡拿外合行出示嚴禁
為此示仰所屬各標協管官兵人等知悉務宜凜遵
法紀和睦居民敢有擅入鄉村拆毀門戶短價強買
索取菓蔬及放縱馬匹踐損田園者許爾士民人等

平圖紀

卷之十二

三

協力擒赴軍前以憑細責柳示決無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曉諭赴閩逃兵

爲再行曉諭逃兵歸伍以申

國法以全私恩事照得本軍門原帶江南兵丁二千名

入閩因念爾等長途跋涉內顧維艱特爲

題請行坐糧餉併請支家口月米以贍父母妻子其體

恤下情亦至周至備不謂爾等冥頑無知未及半途

逃走甚多甚有拐帶盔甲馬匹脫逃本軍門不得不

造冊 題明業承 部文於原營追查嚴緝

國憲具在誰敢窩匿在營升若知情容隱恐干抗

平園紀

卷之十二

五

旨之愆在隣佑若扶同不舉恐坐窩藏之責是爾等勢必

東逃西竄不敢出頭徒自偷生人世且累及父母妻

子監禁比責是先爲顧戀父母妻子而逃今反貽累

父母妻子矣清夜自思能無追悔本軍門垂念爾等

跟隨有年或經拔材官或素稱臂指茲以顧戀家室

竟犯脫逃之譴以致竄亡失所家口流離不勝軫念

姑開生路再行諄切招諭爲此示仰脫逃材官兵丁

知悉各宜悔過速赴江南各原營將領投首具文呈

送來閩本軍門卽爲查照原名收伍起支行坐糧餉

其從前過犯渠爲寬宥不究上可以報

國恩下可以全家室且本軍門從江西山東以至江南

歷任多年從不肯失信於人爾等皆屬舊丁諒俱悉

知況此項官兵本軍門已經

題明立爲援剿左右二營俟閩省事平仍回江南歸伍

斯時家室團聚豈不公私兩全倘執迷不悟希圖倖

免營升既不敢收留隣佑又不敢容隱骨肉離散完

聚無期一經拏解身罹法網噬臍之悔嗟無及矣思

之慎之母負愧慙至意可也

平園紀

卷之十二

五

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示小石洞

為懇恩給示以安殘黎事據蔡奕保嶺兜社小石洞鄉民蔡明等呈稱蔡明等住居萬松關地方屢遭海寇荼毒無奈逃捕小石洞棲身幸逢大師進剿殘民得出湯火相率叩乞出示禁戢拆毀房屋小民得安等情到本軍門據此照得兵馬進剿逆寇原為弔民伐罪豈容恣行騷擾重困吾民今據前情合行示禁為此示仰所屬各標營兵廝知悉務宜恪守紀律不得擅拆民房及滋擾奪騷擾等弊敢有故違許該地

平閩紀 卷之十二 雷

方人等協力擒解定行細責遊營決不輕貸慎之母忽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曉諭漳屬

為嚴禁拆毀房屋以奠良鴻事照得漳屬士民久遭海寇蹂躪備極困苦今大兵雲集期在除暴安良乃有一二不法兵廝擅將民房拆毀致哀鴻棲址無地殊可痛恨除經面請 將軍暨 都統暨 督撫 兩院共相通飭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諭轄屬各標大小管分兵廝人等知悉凡城內城外一切房屋俱不許擅動寸椽片瓦敢有無知兵廝不守法紀仍前肆行拆毀行許該地方士民協力擒解定行細責枷示決不輕貸

平閩紀 卷之十二 雷

慎之母忽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曉諭三十六等都

為招諭殘黎歸業事照得南安三十六七八都地方
逼近大小盈一帶為山海寇盜出沒之區該都士民
久遭逆賊殘害田廬荒廢于故鄉少壯逃徙于窮僻
本軍門不勝軫念茲特會同 總督部院牌委副將
沈大捷前往該縣三十七都聯絡鄉勇守禦要隘招
撫流離歸復故業去後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三
十六七八等都士民人等知悉茲值海寇敗遁歸巢
歲序告終春耕在即爾等各有田園產業速宜及時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五

歸家盡力耕種仍共相聯絡守望相助遇有警息聽
副將沈大捷調度堵禦就近飛報防兵分頭夾剿至
爾等雜項徭役本軍門業經行縣暫為豁免以恤哀
鴻務使爾等安心復業倘汛防官兵敢有借端騷擾
者許爾地方人等稟報定行嚴拿重處斷不姑容爾
等其仰體本軍門招徠至意各速相率歸里勿復流
蕩他鄉自失故業也特示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示禁雙橋

為嚴禁勾通接濟以絕內奸以殲外寇事照得海賊
劉國軒等以水面游竄嘯集餘黨恣行剽掠沿邊人
民塗炭已極今滿漢大兵雲屯漳屬相機剿集業經
相定邊界現在遷移清野計逆賊絕糧烏合之眾不
久勢當潰敗在爾附近村庄人民久遭寇虐自當恨
入骨髓絕不勾通斷無復難盜糧之事乃近訪聞有
等走險奸民駕駛小艇每乘便裝運米穀私通接濟
本軍門尚不深信於本月初四日差兵假扮鄉民密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五

行探訪果於雙橋地方見有小船載賊數人上岸差
兵追趕餘賊急奔上船只擒長髮沾賊一名吳應審
據口供係偽中衝鎮陳姓下之細作差來追取餉米
等情夫以大兵屯住于此而爾等在營盤之後尚敢
大膽勾連作奸則其從前之從逆為害不問可知本
應盡行剿蕩姑念愚民無知且內中亦有良善之輩
未忍盡皆斧鑕除將逆賊一名吳應梟首示眾外合
行嚴諭為此示仰雙橋并附近各村庄人民知悉嗣
後各宜洗心滌慮損絕逆寇若有奸惡巨惡潛行接

齊即便會衆舉首以憑旅拿正法倘仍前互相容隱
賜順陰違包藏禍心暗通線索或經訪問或爲擒解
定將保甲人等樂行誅戮法在必行斷不姑貸慎之
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一

天

給示大小盈

爲嚴禁差員勒索之弊以安防兵以固邊汛事照得
大小盈一帶逼近東石逆穴爲山游寇盜出沒之衝
本軍門調撥本標官兵防守原令其堵剿逆賊保固
地方非令其伺候過往差員供應早暮也近訪聞有
一二奸棍假充旗營差官經過該汛輒敢恣肆需索
酒食勒應床鋪稍不遂意拳踢交加夫以冲繁要汛
官兵晝夜枕戈勞苦已極而月關糧餉除養贍父母
妻子外卽日用尚苦不敷今乃欲責令其供應酒食
鋪蓋徹骨窮丁何能措備擾兵稅法殊堪髮指除差
官巡查拿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該汛防官兵知
悉爾等但晝夜小心勁慎瞭探堵剿賊寇保守地方
至于各衙門并大小各營過往差員遇晚無處棲身
姑許其入寨安歇若有刁橫奸棍敢再仍前需索供
應酒食床鋪者許卽指名稟報以憑咨會
查明拿究斷不輕貸特示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平園紀

卷之十二

天

示泉州府

為曉諭事照得

朝廷平時不惜金錢愛養官兵原期預備調遣効力疆場
在各官兵尤當不辭艱苦盡心圖報庶幾可以少酬
國恩之萬一如本軍門前任江南雖有夙夜匪懈執掌
戎務之時然地方寧謐亦有安逸之會及奉

旨調補閩省豈不知懇切控辭惟以臣誼當然遂兼程赴
任茲爾等皆係本軍門

題訓入閩且久受

平閩紀

卷之十二

手

朝廷之養養自宜及時報効況地方多故正壯士立功之

秋所當勉勵激勵殺賊樹功况 部文開載事平之

日各官兵願在閩者留閩補伍願回籍者發回原省

本軍門已經通行遵照在案今復現在會同 督兩

院 題練水師製造船隻尅期水陸并進夾剿逆賊

不過一二年間便可掃蕩鯨鯢肅清海甸斯時本軍

門自當再疏

題明曉爾等同歸原省則父母妻兒骨肉如故豈不忠

義兩全公私盡美茲訪聞爾等初到泉州聽信煽惑

訛言謂本軍門將撤爾等家口來閩以致聚談紛紛

心緒弗寧此皆無良奸棍妄架浮言欲令爾等脫逃

便於途中邀截非誘跳營即加詐嚇爾等何不同思

本軍門若必令爾等搬家則當日

題疏之內早已敘明豈待今日除屢行左營朱副將善

為慰諭安插外合行示諭為此示仰新到各官兵知

悉爾等各安心靜聽勿復過信浮言本軍門統師南

征所有各營弁員俱隨帶行間未及遣發收管爾等

且仍聽各原營將弁約束在泉稍加休息至於應關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三

糧餉已經檄行府縣預准支給其日食蔬菜可照價

市買不得生事滋擾亦不許民間高價勒措且爾等

起身赴閩之時本軍門准有 山東總河 各部院咨

文俱取有連名的保倘聽信訛言生心逃逸爾等俱

係奉

旨入閩之人本軍門不便庇護必當

題明行文原省拘緝斯時上累父母下累妻孥仍當一

起押解來閩既多一番跋涉且又終身無復歸鄉之

望矣本軍門為爾等統帥不得不先事宜諭爾等務

自猛省毋負惓惓至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平園紀

卷之十二

三

示西坑社

爲懇恩示禁以蘇殘黎事據二十七都西坑社鄉民李憲李守等呈稱憲等住居本社逼近營盤米粟掠盡惟望柑樹獲存明年收成亦可苟全蟻命荷蒙仁慈嚴戢兵丁不許砍伐乃別營兵廝罔遵軍法將柑樹亂砍屏民不敢阻止不特二十年功力廢於一旦而流離殘喘將來無所指望勢填溝壑伏乞出示嚴禁庶殘黎不至死亡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漳屬人民遭海寇殘害已極田廬荒圯衣食無資今所存

平園紀

卷之十二

五

柑樹數株尚可冀望收成爲將來餬口乃有無賴不法兵廝肆行砍伐以致子遺失望匍匐叩呈殊可憫念除經面請將軍督撫暨都統兩院共相禁戢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各營兵廝人等知悉各宜存此良心恪守法紀不得再行肆砍柑樹以絕窮民衣食敢有故違者許該地方百姓人等協力擒解軍前以憑會同將軍督撫兩院從重究處斷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曉諭援閩兵丁

為曉諭事照得閩省多事剿禦需兵本將軍兩任東
魯倚知山東河南皆係曉勇精健之旅是以特疏題
請撥發勁兵三千名調赴來閩以資征剿續准

總河部院新
山東撫院趙

咨開親行點驗選員統領并遣送年

貌籍貫以及家屬保狀在案今東省兵丁已抵泉州

河南兵丁亦漸次將到但本將軍現在行間剿賊俟
旋師之日親行點驗分撥入伍恐兵馬初到缺乏糧
餉已檄行在泉將領暨道府各官措給月餉以資卽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三

次之宿飽并令善為安插以慰爾等遠戍之心近聞
調來日兵內多有無知思將隨帶餘丁私相頂替在
閩本人仍欲歸東殊干法紀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
仰調到東豫各目兵知悉務須恪遵軍紀安心在閩
用力疆場本將軍自當破格優待俟平定之日願回
籍者聽其自便願在閩者仍歸原伍該管隊月務要
互相稽察不許一兵頂替日後或有訪聞或被首舉
定將本隊并頂替之人一並以軍法重處仍咨移東
豫督撫着落家屬按名嚴拿決不姑貸各宜凜遵毋

得自千三尺有負本將軍愛養爾等至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三

給各協營張掛

爲申嚴接濟指示迷途以絕盜糧以全善類事照得
海逆狂逞肆亂邊陲三十餘年慘行荼毒罪惡貫盈
天人共憤茲者大兵雲集分扼咽喉凡濱海地方已
經畫界清野逆島之中糧草已絕烏合之衆接踵投
誠者日以數千百計賊勢已困衆志久離我兵惟俟
兩月之內修完船隻即可水陸夾攻掃除鯨鯢誠恐
爾等居民猶懷觀望潛行接濟是齎盜以糧而自樹
敵也合行再申嚴禁爲此示仰附界各鄉保地方士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五

民人等知悉爾等三十年來叠遭逆寇擾害田廬荒
廢眷屬流離當必恨深骨髓共切驅除務宜乘彼垂
亡之候痛加殲絕如有零星小夥潛入該地方索派
米糧等物亟須會同鄉壯協力擒解立時正法如係
大夥賊徒一面會衆堵禦一面飛報防官統兵撲剿
若保甲之內有不肖奸民陽順陰違暗通逆寇線索
者卽行舉首擒拿以杜勾通暗害信能如此則盜糧
日盡窮島孤危大兵水陸會討旦晚廓清爾等士民
可永享安寧之樂矣倘有一二無知不記向來之慘

禍但圖目下之勾通私受金錢暗齎米穀或經訪聞
或被首告審實有據定將本犯并鄰佑十家俱以通
賊論斬斷不輕貸至於爾等若有族屬親戚或被逼
脅煽誘俱陷賊中者速宜傳述

朝廷德意及本將軍寬政令其作速歸來從前所犯概行
免究補伍歸農悉從民便蓋賊魁劉國軒吳淑等皆
身犯大逆重罪無顏回首故忍死依附鄭經苟延旦
夕之命爾等原係良民被逼情有可矜且無重大過
惡何苦延留賊營忍棄祖宗坟墓而甘爲絕島之游

平閩紀

卷之十二

五

竟乎禍福兩途惟爾自擇勉之念之須至告示者

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給示漳州

爲再嚴兵廝擾害之禁以奠哀鴻事照得漳屬人民
既遭海寇荼毒之慘又苦兵馬力役之繁僅存殘喘
最可矜憐凡有良心之人見此流離情狀應生惻怛
乃聞各營兵廝蔑視法紀每三五成羣以覓取火柴
爲名或突入民居恣意搶掠或拆毀門戶不留寸椽
嗟此予遺何堪重遭困苦若此除經咨會

平南將軍
總督部院嚴行禁緝外合再示禁爲此示仰各營兵

廝人等知悉爾輩亦屬人類何得喪盡良心忍使垂

平圖紀

卷之十二

五

斃殘黎呼天號地自示之後各宜稍存善念留此數
鄉民生以爲將來供應夫役糧草之地倘敢蔑視不
遵仍前恣肆騷擾居民者許該地方汛防官兵鎖拿
呈解以憑咨會
平南將軍
總督部院從重究處斷不輕貸愼
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曉諭合屬士民

爲恢復岳州府城事本年二月十九日准 兵部咨
開據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察尼等疏稱本年
正月十八日有僞總兵王度冲僞將軍陳珀等各率
本標官兵船隻投誠前來臣等恐賊逃遁亦未可測
隨卽分佈官兵堵剿去後本日戌時據分佈堵剿署
護軍統領希福奏蘭大達布總兵官李世英等啓稱
賊皆逃遁我官兵俱已進岳州府城等因據此隨遣
輔國公溫齊率領蘆角南津港官兵諭令務必速追

平圖紀

卷之十二

五

抄至賊前堵剿又酌量添撥滿洲蒙古官兵令叅贊
軍務頭等台吉葛勒爾圖率領前去與公溫齊協力
務將賊首吳應期擒斬去後因水陸投誠官兵甚多
尚未安插於第二日早晨復遣署副都統馬尼等帶
領官兵追剿但吳應期等既經逃遁又恐前據湘陰
亦未可定仍遣都統覺羅朱滿率領大兵攻取湘陰
復思乘此逆賊膽裂鼠竄之時卽宜速進故遣回山
貝子章泰率領大兵攻取葉容石首去後該臣等看
得逆賊吳應期等盤踞岳州將近六載負固死守蒙

皇上洞鑒調發官兵船隻之後雖水陸官兵仰副救民水火早登衽席之 宸衷不避風浪奮勇堵剿絕賊外援斷賊糧運堅固圍困得以恢復岳州實皆

皇上威靈遠被如 天地覆載之恩所致也投誠偽將軍總兵以下大小官共六百餘員兵丁五千餘名得獲鳥船二十六隻沙快等船四十餘隻紅衣大炮四十位水陸大小砲六百餘位旗幟盔甲鳥鎗大刀器械等項甚多為此具本謹題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二月初二日奉

平聞紀

卷之十二

早

旨覽貝勒奏水陸大兵圍困岳州斷賊糧道偽總兵王度冲偽將軍陳珀等率領偽官兵丁船隻器械等項投誠餘賊逃遁恢復岳州府城具見調度有方可嘉在事有功人員着議叙具奏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通行直隸各省王侯將軍督撫提鎮等遍行所屬曉諭為此合咨煩為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照得逆賊吳應期死守岳州六載被大兵圍困糧盡勢窮膽裂鼠竄今要地已歸版圖逆孽指日掃蕩茲准前因合行示諭為此示仰遐邇士

民人等知悉湖南巨寇次第蕩平區區海逆何難授首現在勵兵秣馬整頓船隻刻期水陸夾擊便可肅清海甸爾等士民指日可享昇平勿復更懷疑慮至於脅從偽官兵人等尤宜及早投戈星速來歸既可保全首領并得進取功名若執迷不返自貽誅戮骨葬江魚魂棲絕島孰得孰失亟加猛省可也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平聞紀

卷之十二

望

曉諭泉屬

爲恭報恢復長沙郡城事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准

兵部咨開該議政王等會覆偏沅巡撫韓 題前事

等因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一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偏撫

韓 疏稱長沙逆賊自度力不能支於本年正月二

十九日率領賊衆由西門過江奔逃安親王與臣等

隨於本日入城安撫百姓等因查偏撫韓 疏內既

稱長沙逆賊自度力不能支率領賊衆過江奔逃安

平園紀

卷之十一

聖

親王隨於本日入城安撫百姓等語應將原疏抄錄

卽行陝西廣東廣西福建所有大將軍將軍督撫提

等通行曉諭其 盛京寧古塔將軍等亦應行文曉

諭俟大將軍安親王等題疏到日齊集 午門曉諭

刊刻告示曉諭直隸各省交與理藩院亦應曉諭四

十八旗可也等因康熙十八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日

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合咨煩爲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

因到本將軍准此照得逆賊吳三桂貢

恩謀叛荼毒生靈天怒人怨已服冥誅今黨羽人各爲心

爭相潰散不半月之間岳州長沙兩郡相繼克復歸

我版圖則滇蜀各省指日蕩平是

天心之厭亂與逆謀之不終賸若指掌今准前因合行示

諭爲此示仰遠邇士民及脅從僞官兵口人等知悉

試思吳逆當初叛之時聲勢何等颶張今一旦米消

瓦解不啻發蒙振落乃區區海道僅以一島之微盜

弄潢池狂逞跳躍釜魚堂燕有識之士當有灼然明

決在我士民可以安心耕讀卽脅從人等並宜各自

平園紀

卷之十二

聖

爲謀及時歸正若頑冥無靈潛相依附徒取誅戮遺

臭萬世本將軍爲爾等全閭統帥不忍坐視迷淪再

申教誡正爾等悔禍求生去危卽安之日也各宜祇

遵毋自貽戚特示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分示要汛

爲申明犯界之條以杜透越以遵 功令事照得海
逆肆逞荼毒生民三十年來干戈不息致閩南半壁
廬井丘墟田園荒蕪流離困苦觸目傷心

朝廷違恤殘黎罹茲湯火特發滿漢雄師剪逆拯良今島
賊屢敗之後勢孤糧盡困守巢穴希圖侵掠內地并
勾奸民接濟以延殘喘近自奉 旨照順治十八年
例悉將近海居民遷入內地申明界址不許一人擅
出界外行走禁約霜嚴凡我百姓自當凜遵舊例共

奉聞紀

卷之十二

署

相循守乃近訪聞有等不法奸民罔顧身家性命貪
圖微利竟將柴米併違禁貨物私運出界接濟逆孽
殊堪髮指獨不思兵民困苦皆緣逆賊跳梁今若防
堵必嚴杜絕接濟俾賊夥日用無措則釜底游魂勢
當自斃何乃甘心通賊貪小利而忘大害私齎盜糧
養寇自悞本將軍入閩以來凡有利於民生者皆力
爲請命獨此奸頑犯法斷難寬假合行飭禁爲此示
仰各汛防官兵知悉嗣後如有前項奸徒潛出界外
私運柴米併一切違禁貨物勾通接濟者立即擒拿

不拘兵民俱以通賊立斬無赦即在附界內地爲賊
買置違禁貨物潛謀出界或被訪聞或被首發亦必
立拿審實從重究處如汛防各將弁日兵不力行盤
察嚴加躡緝及縱容子弟倚藉營頭名色違禁犯法
者或經鄰汛拿獲即將該汛弁目倍加從重治罪外
該營協營將領一併飛章叅處斷不輕貸仍每月各
具並無出界奸徒甘結呈繳以憑查考事關禁止透
越該將領功名身命攸繫各宜凜遵毋得泛視自貽
伊戚慎之

奉聞紀

卷之十二

署

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示東豫新兵

爲申飭營兵脫逃以肅軍紀事照得

朝廷平時不惜金錢養官兵原期其効力疆場殺賊禦侮若無事則坐糜糧餉調用則相率脫逃忘恩負

國畜此何爲茲據左營朱副將呈報河南百總朱烈武倡率兵丁石愿等七十餘人相率脫逃隨差馬兵分追現獲二十三人投回十一人呈請示奪等情前來似此紛紛逃竄大干軍紀除批將倡首百總朱烈武斬首示衆獲回逃兵石愿等二十二名各細責五十

平開紀

卷之十二

吳

棍穿箭遊營其自己投回之楊春來等十一名念係無知被誘姑准免責至於未獲之衆移咨河南撫院緝拿并監比各兵家屬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河南各標營并山東河撫兩標新兵人等知悉爾等皆係奉

旨調入闔疆本將軍先已咨會

各省督撫部院將爾等家

口取具的保在案縱使脫逃回家本將軍移咨拘緝

本省督撫部院亦必咨解前來況本將軍屢經申飭各

營將領於各處要口設兵盤詰凡係身無照票踪跡

可疑俱令鎗解軍前如有徇縱飛章奏處在各將弁自以功名爲重誰敢疎忽聽爾等潛逸是此萬里關山重重津隘既難飛越何苦自惟法網如宋烈武之身首異處石愿輩之細責遊營投軍在前當思改轍本將軍爲爾等主帥法之所在不便姑容情有相關再申教誡爾等其各猛省勿負此惓惓保全之意可也慎之思之

平開紀

卷之十二

吳

平閩紀卷之十三目錄

告示

示沿邊各營

示營盤併泉州城門

禁兵丁賭博

示泉州水門

示諭偽官兵目

示各營汛

示諭東豫兵丁

平閩紀 卷之十三目錄

示泉州四門

示興化惠安等處

曉諭海島居民

示海澄縣

出示石碼等處

嚴禁私宰耕牛

示泉州府

示泉城兵民

示雙門等處

示雙門鼓樓等處

給示雙門

示潯尾鹽場

示泉州府

示泉城

示浮橋洪瀨安溪等處

給示洛陽橋

示泉州府

示泉州通衢

平閩紀 卷之十三目錄

牌禁兵廝強買

給示泉州府

平閩紀卷之十三

懋紹漁山

三韓楊捷元凱著

男懋緒令鴻纂

懋綸今掌

示沿邊各營

為再行申嚴巡查邊界之禁以遵

功令以絕盜糧事照得沿海地方俱照順治十八年事例

遷徙畫界本將軍自奉

旨以來因統師行間日與逆賊對壘未得親臨查勘隨經

平閩紀

卷之十三

咨會

督撫兩院散行沿邊各協營將并遵照查明原

日舊址遷移不許擅行挪越尺寸并屢經嚴飭安設

官兵晝夜加謹巡防不許片板下海及疎縱奸宄透

越三令五申既嚴且切在各將領小心勤慎奉公惟

謹者固不乏人而漫不經心玩忽貪婪如漳浦營遊

擊張國傑把總鄭文明之私販勾通者恐亦不少除

將張國傑等特疏飛奏已經奉

旨革職現在提問復經差員於沿邊各汛密行巡訪查拿

外合再申禁為此示仰沿邊各標協營將弁官兵人

等知悉務宜凜遵

功令查照順治十八年定限立界毋得稍有踰越寸步仍

須曉夜勤慎巡察凡油蔴棕鐵絲絀等物及寸草片

板俱不得縱放私越界外敢有守口弁兵通同奸民

擅行展縮界址并貪圖微利賄縱出界與賊貿易以

及自行興販違禁貨物交接濟者或經差員拿獲

或被地方首發副叅遊守等官立即飛章奏處千把

目兵輕則鎖提細打斤革重則照通賊之例立按軍

法決不輕貸爾等官兵各有身家性命亟常痛自勉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二

勵加謹巡防以清邊界以絕盜糧

功令森嚴各宜凜遵毋得自罹法網噬臍何及慎之毋忽

特示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示營盤併泉州城門

爲恩准循例請給口糧以鼓用命事本年八月十一
五日准 山東巡撫部院趙咨開准本將軍咨前事
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赴閩兵丁荷戈遠戍勞苦可
憫家口嗷嗷衣食不給貴將軍軫念及此誠惠澤洽
於三軍矣業經咨明 內部准於十八年山月起支
給家口月米除檄行布政司按月支發外希諭知各
兵可也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照得山東撫河各標官
兵奉調入閩本將軍念其離鄉遠戍父母家口之念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三

情所難忘是以曲爲體恤轉咨

山東

總河部院

河南撫院請給家口月米以資贍養以免各兵內顧
之憂各去後續於七月二十六日准 總河部院靳
咨覆內開河標赴閩各兵已准 部咨准給家口月
米等因業經本將軍行知中軍馬察將傳諭河標兵
丁安心隨伍在案今復准 山東撫院咨覆前因擬
合諭知爲此示仰在營山東河南各兵目知悉爾等
眷口俱經 部議照例准給月米於本年正月起支
給嗣後各宜安心營伍効力闡疆上報

朝廷優養洪恩以副本將軍體恤熱意不得再以內顧分
心妄生逃念致干軍令勉之慎之其 河南撫院覆
文不日可到既有 總河兩標成例自應一體支給
合併諭知特示

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三

四

禁兵丁賭博

爲嚴禁兵丁賭博以肅軍紀以固邊防事照得各營官兵現在與賊對壘振甲荷戈晝夜巡防協力剿禦惟恐不暇豈容怠玩偷安開場攤賭且各兵按月支給糧餉際此薪桂米珠百物騰貴以備一身衣食猶恐不足安有分外金錢呼盧浪擲今訪得下尾社地方在汛各兵開場聚賭查該汛緊對賊營賭場有聚擲之人邊牆少堵守之卒倘逆寇乘機窺伺干係非輕且團聚雜選保無奸宄潛入窺探軍情畧有疎虞

奉聞紀

卷之十三

五

所開尤爲不小乃該營將弁羣入夢鄉恬不知戒成何法紀除差員密緝外合行諭禁爲此示仰大小各營兵丁知悉嗣後務要恪遵紀律各歸營伍不許三五成羣團聚賭博如敢故違仰該營將弁立拿網貴如將弁徇隱姑容不行查緝或經差役巡獲或別經發覺本犯鎖解軍前盡法究治該營將弁定以鈴束不嚴特疏指奏决不輕貸各宜猛省毋貽後悔慎之持示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示泉州水門

爲懇恩示禁以便民生事據舖戶黃榮華方盛萬等稟稱泉州郡新水二門原有市肆舖面開張貿易上溪船隻載運米穀以便民生緣去年六月海寇作亂市肆丘墟今幸 憲臺駐節蕩平逆寇安集流離正榮等復業之時誠恐棍徒兵廝生端擾害有妨生理懇恩給示嚴禁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泉州郡慘遭寇亂之後人民離散本將軍屢經出示招諭安民復業何物刁頑敢行擾害今據前情合行給示爲此示仰

奉聞紀

卷之十三

六

一切兵廝地棍人等知悉各宜凜遵法紀不得借端生事有妨民業及短價強買侵害舖商如敢故違許爾舖戶居民指名稟報以憑嚴拿重究不貸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

示諭僞官兵目

爲申明來歸之路以醒愚迷以廣

皇仁事照得海逆鄭經三世作賊流毒閩南

王法首誅天人共憤自知罪大惡極不敢回首故鄉而賊

黨劉國軒何祐吳淑等皆以亡命無賴爲宗族鄉里

所不齒故觀顏從逆相依窮島輒敢脅誘我沿邊鄉

愚獸聚烏合賒死海濱本將軍自去秋抵閩逆黨望

風宵遁續經駐師鳳山規畫掃蕩因水陸異勢不得

不暫俟舟師茲當樓船告竣 水師提督萬 現在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七

整旅登舟官兵選調既齊水陸剋期大舉廈門彈丸

逆島指顧蕩平惟念爾等僞官兵目悉係我沿邊赤

子偶因迷誤聽彼誘脅迫入夥之後衣食無措只得

從其擄掠以致結怨於鄉里今欲來歸雖恐讐家訐

告難逃三尺未免猶豫遲疑不知

皇恩浩蕩凡係投誠之衆從前所犯過惡槩行赦免嘉與

自新倘慮既歸之後資生無策則先經 總督部院

姚 題奉

俞旨投誠官兵先行給賞後俱量材授職給與俸餉諒爾

等亦有知聞似不須再懷疑畏也或者逆目猶將滯

黔餘孽尚在以煽惑愚衆使心懷觀望不知吳三桂

已服冥誅廣西湖廣全省俱復版圖大兵現搗雲貴

長鯨遺種指日掃平至於江西江揚子楊一豹等現

今宜義將軍尚 統師征剿此種短狐不延頸就戮

卽束手歸降耳但爾等各冇祖宗墳墓父兄子弟乃

拋棄骨肉飄泊風濤際此天時嚴寒體無完衣食無

宿飽乃甘爲逆賊所驅使大兵不日將至鋒鏑難逃

生不得見眷屬死無顏見祖宗孰得孰失何不深思

平閩紀 卷之十三

八

近據投誠人員口供賊首劉國軒等誑導爾等謂來

歸人員俱遭官兵所殺此乃逆孽惑爾等散回勢泚

駕詞恐嚇本將軍爲爾全閩統帥不忍爾等終墮迷

途合再開誠申諭爲此示仰一切脅從僞官兵目人

等知悉各宜早自爲計相率來歸若係僞官則給與

俸銀隨材器使若係僞兵願歸農者卽爲撤行府縣

安插得所不許鄉里以舊讎告害願食糧者卽分發

入伍給以糧餉本將軍以信義待人斷不爾負爾等

當自猛省不得聽信賊首煽惑忍棄祖宗眷屬蟻聚

不回大兵所至殺戮無遺噬臍之悔嗟何及矣思之
慎之毋忽特示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牛閣紀

卷之十三

九

示各營汛

為嚴飭押解逃人逃兵之法以杜擾害以安民生事
照得各旗逃人與各營逃兵皆身犯法紀例有應得
罪名既經緝獲則長解之原差與沿途汛防護解官
兵自當照例嚴加鎖紐以防遞逸以免貽累久有成
規豈容疎懈乃近日訪聞沿途押解逃人漫無拘束
聽其逍遙道上遇有單身孤客輒搶奪其衣服銀錢
致其呼天搶地哀號莫訴甚至各標營護解逃兵者
因見逃人攫取隨意莫敢誰何遂以逃兵自冒為逃

平閣紀

卷之十三

十

人尤而效之沿途搜搶肆行無忌以致道傍貿易小
民一聞前途逃人將至相率驚走同於避寇而孤踪
行旅畏足戒心藏身無地揆厥所由皆因長解原差
及押護官兵利其所得可以分肥故鬆紐鎖縱之槍
掠多方呵護濟惡行兇藐

功令而逞奸貪莫此為甚除經飭行各協營將領嚴禁外
合再示諭為此示仰沿途各營塘汛弁兵并地方士
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協營遇有長解押解逃人逃兵
差使務須照例鎖紐加謹押護不得朋謀肆惡縱其

掠取擾害孤客窮民如有前項逃人逃兵擅行搶奪者許爾被害諸人卽於該管汛塘防官衙門喊稟救追如該汛弁目不行追究卽着在汛將弁照數賠還敢有故違許被害之人奔赴本將軍轅門陳告立將該汛弁目鎖拿軍前盡法處死該管將領定以鈐束不嚴飛章奏處決不輕貸本將軍令在必行各宜凜遵毋忽

示諭東豫兵丁

爲呈請緝拿逃兵事十二月初三日准 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昭武將軍楊咨送所調山東河南二省兵丁在途在閩陸續脫逃花名冊一本請部移咨山東河南督撫查緝解閱等因查東豫二省赴閩兵丁該將軍旣稱陸續脫逃移咨山東總河巡撫暨河南撫院按名查緝等語應仍咨東豫二省督撫照依該將軍送到名數逐一嚴緝解赴閩省聽該將軍收伍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案照先據本標五營參遊馬勝等呈報東豫調到兵丁紛紛逃脫請乞嚴行緝拿等情業經本將軍彙冊咨 部去後今准咨覆前因除再移咨東豫 督部院檄行各該原營按冊勒限各兵家屬嚴拿解赴軍前究處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東豫調到各目兵知悉

朝廷於太平無事之日給餉養兵多方訓練原爲一旦有警足資征剿調遣本將軍素知爾等義勇起羣特行

調取今當滿漢大兵尅期平海正爾等立功膺賞之
秋爾等嗣後務要恪遵紀律安心營伍一俟海疆平
定本將軍自當爲爾

題明發歸原營以遂完聚慎勿過爲疑畏相率逃走致
累父母妻兒親戚監禁責比解開之日自身又罹軍
法責治也思之慎之毋違特諭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平關紀

卷之十三

七

示泉州四門

爲飭諭閉糴包折之弊以平米價以蘇兵民事照得
海逆未滅兵馬雲屯日用所需糧料勢必就地採買
但所產不踰於平時而所給有倍於曩昔價值稍長
理或有之卽如漳郡現駐滿漢官兵不下數萬米價
每石不過一兩八錢兵民猶以爲貴今泉州駐防兵
馬較之漳南已少數倍又有安溪永德諸邑深溪大
河稻船可以通運近開米價陡湧每石長至三兩五
錢日據各將弁稟報閩告糴無門營兵宿飽難繼

平關紀

卷之十三

七

睹此傍徨無措情形本將軍爲之食不下咽查上年
海寇圍泉三月有餘正值青黃不接之日兵馬調集
防守又極衆多爾時水價亦止二兩內外茲當郡邑
安定冬稻登場城中所駐滿漢官兵又非昔比米價
反如此驟貴總由俗薄民愚圍城之際懼禍心勝各
將所有之米穀以爲市故價無騰湧安定之時好利
心勝各閉所有之米穀以營私斯價至頓增更有積
棍奸胥將各縣應解之糧料計算工脚雜費悉爲包
折在府代辦反乘此價高藉勒以飽私橐在安永各

邑因買糴者多遂行禁止溪船不許裝運入府以致

兵民窮苦難支呼籲載道本將軍業已移商

督兩撫

院嚴飭平價外合行曉諭為此示諭紳衿士民併胥役人等知悉人必懲前毖後然後可以轉禍爲福如舊歲海逆圍攻兵馬川心戰守窮民盡力差徭今日爾等得以保全身家若本將軍提師解圍稍遲半月不至不知爾等作何流離星散尚何有於貲財米穀目今海寇尚未盡平兵丁爲爾固守邊圉貧民爲爾勉支差役自應痛癢相關何忍坐視其飢困况專利

平園紀

卷之十三

五

自殪乃衆怒羣怨之所歸天下亦無衆飢獨飽之理萬一升斗難覓東餒莫支激成事變悔之何及在市井富民或未識事理若搢紳衿士當知爲桑梓之計率先平糴以安地方豈得漠然膜外貽笑於處堂燕雀耶本將軍駐節茲土惟欲爾等地方人民相安和協不厭諄諄勸勉爾等各宜猛省勿復貪圖高價并痛改包折陋弊庶米價得平兵民無恙地方安靜爾等之富厚永保無虞矣倘執迷不悟本將軍定行咨會

督撫部院嚴拿重處斷不容此奸貪匪類坐困兵

民貽患最疆也慎之毋忽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三

六

示興化惠安等處

爲知會事本年二月十三日准 兵部咨開照得勇
畧將軍趙良棟於正月初十日大敗賊衆恢復四川
成都省城招撫偽將軍汪文元偽巡撫張文德又奮
勇將軍王進寶建威將軍吳丹於正月十三日大敗
賊衆恢復保寧府偽將軍王屏藩情迫自縊身死生
擒偽將軍吳之茂張起龍爲此合咨貴將軍煩爲通
行所屬施行等因到本將軍准此照得叛逆吳三桂
頁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七

國厚恩敢於倡亂一時被其煽惑遂致四方蠢動海島
游覓亦復乘機肆擾自赫怒誓師楚粵底定脅從歸
正賊勢日蹙今川屬業已恢復雲貴指日擴清乃區
區海寇以螳臂之微欲當車轍苟竊須臾之生難免
斧鑕之及頃於本月初六日舟師出洋追捕直抵海
壇當此逆賊喪膽亡魂奔竄無地之時正爲天兵破
浪乘風迅掃逋寇之日茲本將軍現在親統馬步官
兵會同 督部院暨 滿洲勁騎水陸七路夾攻彈
丸廈門指顧殄滅今准 部咨前因合併示諭爲此

示仰遠邇紳衿士庶兵民人等知悉頒賚巨寇旣已
蕩平臺島逆孽自難延喘今我水陸之師刻期大舉
不日掃清逆穴爾等兵民從此可享昇平安逸之福
若有子弟親屬被脅在賊營未回者可仰審諭速歸
本將軍當爲曲加保全如稍遲時刻兵馬所到玉石
難分斯時追悔已無及矣慎之毋違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三

太

曉諭海島居民

爲曉諭事照得沿海居民奉

旨遷移內地不許遺留一條片瓦違者立殺無赦久經通行遵照在案不謂爾等愚蒙憚於遷徙竟爾蓄髮附賊心懷觀望本月十七日本將軍會同總督部院親統馬步精兵躡看沿海地方形勢以便調遣官兵水陸齊舉掃蕩逆穴及到海倉烏嶼橋等處地方見房屋依然人皆長髮官兵至止一時玉石難分隨皆盡行剿戮併將居室焚燬此皆愚民故違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九

功令孽由已作在本將軍與督部院之愛恤殘黎見此不禁憐憫合亟示諭爲此示仰沿海地方并古浪嶼浯洲金門廈門等島居民人等知悉目今水師大船五百號追剿海寇已抵興化湄州本將軍與督部院調遣大兵并各港船隻分作七路刻期大舉共搗逆穴誠恐兵馬所到民賊難辨饒遭誅戮殊爲可憫爾等各宜早自爲謀速即相率來歸本將軍自當會同督部院爲爾等曲加保全安插得所如再淹留遲滯官兵一至難逃鋒鏑噬臍之悔嗟無及矣慎之

思之特此示諭

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八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三

十

示海澄縣

為曉諭事照得海澄一邑處邊海之衝自康熙十二年變亂至今兩遭寇害茲

朝廷震怒大張撻伐水陸夾擊逆孽敗逃本將軍提師至此目覩人民離散田土荒蕪種種彫殘不禁軫念誠恐兵廝騷擾除差員役巡查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各標營官兵廝役人等知悉圭邑既歸版圖哀鴻仍吾赤子各宜仰體

皇仁共相憐惜不得縱容兵廝肆行騷擾敢有故違許被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三

害百姓協力擒送轅門除將本兵細責枷示外該管弁目定以鈐束不嚴一并連坐斷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出示石碼等處

為招諭脅從歸正以廣

皇仁事照得澄邑被逆賊竊踞兩載所屬士民困苦已極其中或有懼賊兇焰曲受偽命希圖苟安一時茲當水陸會剿逆寇敗逃在爾等脅從人眾未免心懷疑慮各自逃匿遠處今本將軍親臨安撫仰體

皇仁悉從寬宥有嘉與維新合亟招諭為此示仰一切脅從偽官兵人等知悉爾等昔受偽命出於賊勢逼脅情有可原今澄邑既經恢復蔡人即係吾人各宜相率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三

及早赴本將軍轅門投誠當即咨會督部院具疏題叙官卽照銜給俸兵丁願食糧者卽為收伍給餉願歸農者立卽檄行府縣安插得所斷不爾負倘執迷不悟從賊下海不特祖宗墳墓無主親戚眷屬被累且指日水陸齊進掃蕩廈門則爾等身家性命俱不能保速宜猛省去邪歸正免禍求福勿負本將軍憐憫恤至意可也

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嚴禁私宰耕牛

爲嚴禁私宰耕牛以培農本以杜盜源事照得閩省地方遭海逆荼毒之後人民失散田地拋荒以致五穀無收價值騰踴茲逆經敗匪島嶼廓清欲培邦本亟須勸農耕作然力田所恃牛畜爲先近訪各村落殘黎貧苦無措每數家共養一牛即使勤心殫力次第輪耕已不免後時之歎乃有一種無賴亡命哨集黨夥往往竊刦耕牛復有奸徒串同兵廝射利圖賤轉買宰殺竟使貧民耕作無資坐視田園荒廢飽奸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五

利而病災黎熾盜風而傷本業莫此爲甚擬合亟行嚴禁爲此示仰地方奸棍并兵廝人等知悉務宜凜遵法紀恪守營規敢有串同射利盜買耕牛宰殺市賣者許諸色人等擒赴本將軍轅門定以窩通強盜從重究處法在必行毋自貽賊愼之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示泉州府

爲嚴禁賭博以肅軍紀事照得賭博之禁條例甚嚴況際此春夏之交青黃不接米價騰貴日川蔬菜甚艱本將軍深慮窮兵乏食催給糧餉不遺餘力乃訪聞有一種不法奸猾圖誘愚懦兵丁羣聚局賭及至衣資蕩盡飢餓難忍小則鼠竊狗偷希圖苟充旦夕甚則不顧妻子家口脫逃遠竄乃各該營弁目明知故縱毫不鈴束蔑紊軍紀莫此爲甚除差役密行巡拏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各營弁目兵丁人等知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五

悉各宜恪守營規勿復貪涎羣賭敢有故違者小則聽各營將領徑行責處大則鎖解本將軍轅門除將本兵細責枷示外其該營弁目定以鈴束不嚴一併坐罪決不輕貸愼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十日

示泉城兵民

爲嚴禁短價強買以睦兵民事照得時際春夏之交青黃未接郡城米珠薪桂卽一切日用蔬菜價值皆數倍於平時窮民將本貿易冀覓微利以贍家室亦甚艱難在營兵月支糧餉有限值茲物價沸騰日用拮据誠恐因而短價強買致滋多事本將軍兼愛兵民雖兵艱宜恤而民苦尤所軫念斷不容兵廝強買虧尅窮民除經差役巡查緝拿外合行示諭爲此牌仰闔城兵民人等知悉在營兵目務宜恪守法紀不得恃強勒買虧本害民敢有故違者許巡查夜役鎖解轅門定行細責枷示决不輕貸爾百姓人等亦不得高擡時價致啓釁端如違查出并究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硃曆十九年四月初十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三

重

示雙門等處

爲曉諭事照得開邊展界

俞旨未下現在

上差刑部侍郎宜并二司各員刻日按臨巡閱沿海本

將軍深恐貧民紛紛踰越致干悖

旨之嫌所以咨會

督撫部院照舊禁止不許透越及蓋屋

耕種候

旨下之日聽從民便至於船運米穀乃刻下兵民活命之

急需正望其源源速到以救時艱並未禁其進港乃

平園紀

卷之十三

美

訪聞有等奸猾牙行藉口禁海竟將船米暗囑停泊外港通同高擡價值希圖覓利不顧兵民困苦并有守口兵丁借端攔阻殊可痛恨除經差役齎持今箭查緝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兵民人等知悉凡港口有新到米船俱聽駕入大橋灣泊發賣不得聽信牙行包攬代發如有奸猾棍徒從中作弊包攬代糴高擡時價併守口官兵借端攔阻者許諸色人等協力擒解本將軍轅門以憑審實從重究處决不輕貸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平園紀

卷之十三

毛

示雙門鼓樓等處

爲曉諭事照得米價日騰兵民交困本將軍目擊時艱寢食懸念屢經剴切咨商督部院設法平糶以救饑荒去後續准督部院覆開泉州米價騰湧本部院倡捐銀一萬四千兩買米七千餘石從福州府陸運起站源源解應業經嚴飭該府將大兵糧米卽於採買項下支應其捐買米石發糶民間等因并據中營叅將馬勝呈稱奉總督部院姚軍令牌內開案照泉州米價騰貴百姓呼飢搶地本部院念切

平園紀

卷之十三

毛

拯救先自捐銀一萬四千兩併令各屬司道府同心協捐隨委線副使馳赴省城買米五千石先由站運至泉更有在省現米二千石復經差役赴省押催遽運前來接續拯濟并行泉州府稟道會同鄉紳公議或發賑或賤賣以平時價可將此銀添補虧折源源運米各去後續據該府申報省運米五千石俱已到泉卽應會議或賑或賣何復尚堆洛陽橋蔡家祠堂併貯廣平倉是屬何故且又零星挑販顯有作奸情弊除差員密訪拿究外合亟飭查爲此牌仰該將卽

便會同漳州清軍同知李甲聲文到速將現貯洛陽橋蔡家祠堂并廣平倉前項省運米石徹底盤查實在計米共有若干石盡數發出會同泉州府及各鄉紳公議或發賑或賤賣以平時價不許遺留一顆至於續運到泉米石亦要隨到隨發並不許仍行堆貯敢有故違查出均干未便先將盤過米數併會議或辰或賣緣由具文回報毋得違忽等因奉此遵卽備移漳州府清軍李同知公同盤查并移泉州府會同鄉紳公議外理合抄呈等情前來據此是泉城米價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五

雖貴已有 督部院捐賑之米七千餘石源源接應在本將軍復經那措餉銀一萬七千兩着令中軍守備丁世芳齎往省城採買糧米從海運回泉以給兵食餘卽盡數平糶以少濟民困據報已經裝載上船現在開駕諒三兩日內便可到泉誠恐閩郡民生憂慮合行示知爲此示仰紳衿兵民人等知悉本將軍爲青黃不接米價騰湧籌畫救荒不遺餘力茲幸督部院捐賑者源源而來本將軍採買者指日可到目前既有接濟將來遵例捐納者日繁運米來泉者

相繼是兵民皆有所資價值自然平賤爾等營伍聞皆可無懸釜塵甑之虞矣務各安心樂業勿過爲憂恐可也特示

康熙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三

五

給示雙門

爲嚴禁私債剝民以剪豪強以甦窮困事照得民間有無相通 部議三分起息富者既生子錢貧者得資迫用誠爲兩便無奈豪富之徒嗜利無厭月息每浮於加一取盈獨甚於荒年泉南百姓向遭海賊蹂躪凋殘未起際此兩年米價騰貴半粟不飽終窶堪憐乃聞有等勢豪惡棍影借營頭名色重利放債任意剝民稍有稽遲卽肆百般凌逼甚至盤家折產奪人衣食割取田禾恃富行兇誠堪髮指除經本將軍

平圖紀

卷之十三

五

密訪嚴拿懲處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兵民人等豪強惡棍知悉嗣後揭本通財務宜祇遵 部例按月三分起息不得違禁取利凡有通欠俱於七月收成之後方行取討敢有前項棍徒盤折貧民非時橫索威逼侵凌者許爾被害人等指名控稟以憑緝拿發付有司從重究擬決不輕貸爾等富家務須恪遵
功令利已便人存桑梓之親情保身家之溫厚毋得怙惡不悛自罹法網須至告示者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平圖紀

卷之十三

五

示潯尾鹽場

為懇恩嚴禁等事據潯尾南北二鹽場居民施束蔡郎等呈稱束等在南北二場鹽鹽以供 國課以充軍餉誠恐兵廝地棍人等借端騷擾叩乞賞示嚴禁等情到本將軍據此照得潯尾南北二場原奉俞旨准鹽民運運鹽舫上供

國賦俯瞻民生每年徵收稅額仰充兵餉豈容無知棍徒勾引兵廝生事滋擾今據前情合行示禁為此示仰附近地方棍徒及各營兵廝人等知悉嗣後各宜

平閩紀

卷之十三

重

凜遵法紀不得擾害鹽場致虧稅額敢有故違者許爾鹽丁人等協力擒拿解赴本將軍轅門審實從重究治決不輕貸特示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示泉州府

為禁諭事照得官兵把守城門惟令其查詰奸宄以杜匪類潛入窺伺若良民挑販日用蔬菜柴炭等物往來貿易原不許其借端生事勒捐需索久經飭禁在案況今山海肅清尤當體恤民艱令再申禁為此示仰把門各目兵知悉務宜遵守法紀晨昏勤慎啓閉遇有踪跡可疑行藏詭秘之人卽行詳細盤詰拏解轅門其民間挑販蔬菜柴炭等物出入不許借端抽取需索至於婦女除係營兵眷口查無官給印照

平閩紀

卷之十三

番

者不許出城外其餘民間着口出入俱聽民便敢有不法兵廝生事攔阻及勒捐抽分蔬菜柴炭者許被害百姓赴轅門喊稟審實定行細責枷示決不輕貸慎之毋忽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示泉城

爲勸諭士民亟圖歸業以安家室以享昇平事照得
泉城甲第聯綿民居稠密商賈輻輳洵稱樂土自康
熙十三年變亂以來慘遭寇虐致閭里凋殘嗣復遭
海逆蹂躪郡城以外盡爲寇壘本將軍提兵解圍之
後卽欲與爾士民羣聚休息緣逆孽踴躍漳南本將
軍遂爾進屯鳳山以遏其衝而泉城重地得荷寧
海將軍統滿師駐守保衛使海逆游魂不敢窺伺兩
年來民氣漸覺少蘇厥功匪細但兵馬駐防城內勢
不得不借住民房在爾士民廬舍或祖宗所遺或身
親結構方脫兵燹復作營房其間棟樑懷柱半作勞
新壁落墻垣或經摧墮爾士民不得歸棲故業望之
不無傷心今幸

平閩紀

卷之十三

奎

皇威丕振海宇廓清本將軍隨與

督撫部院酌商善後機

宜以爲全省軍民久安之計而本將軍駐劄泉郡爲
我士民之計爲尤切茲防泉 禁旅盡數班師正我
士民復歸故業之時乃聞回家修葺者固多而拋棄
不歸者亦復不少揆厥所由總緣心懷疑畏恐將來

又必派撥滿騎分防徒費補苴并恐綠旗駐防之衆

以其向屬營房生端騷擾故相率棄而不顧不知道
孽喪膽之餘何敢復肆鴟張且我沿邊設備嚴密內
地永寧豈至再煩禁旅卽綠旗官兵營房與民居各
有分界豈容涖越本將軍法紀最嚴若有一二不法
兵廝借端佔住許我士民呈稟定行重加責處斷不
姑息以厲吾民爾等各宜互相勸諭速歸整頓便眷
屬羣聚故居安享承平不必過於疑畏致舊業蕩廢
殊爲可惜合行勸諭爲此示仰閩郡士民人等知悉

平閩紀

卷之十三

美

亟宜修葺故居以圖團聚各安生業若甘棄室廬寄
居村落遲疑觀望際此年歲荒歉保無飢寒生心之
輩乘機剽掠悔將何及凡我士民各自猛省毋負本
將軍殷殷勸諭苦心也特示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四日

示浮橋洪瀨安溪等處

爲嚴行禁飭以杜透越以便民生事照得泉州地屬邊海今雖寇氛稍靖而沿邊逆艘尚爾游移際此隆冬油糖土產正值收成之候誠恐走險之徒射利勾通希圖透越併慮各營兵廝擅自下鄉短價勒買等弊除經差員巡緝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各鄉鄉民及一切兵廝地棍人等知悉所有收成油糖等物務須各循舊例填給照單挑運內地貯賣不得私運透越勾通接濟以齊盜糧敢有故違致被巡查員役拿

平間紀

卷之十三

三

獲定以越取論罪至於各營兵廝倘有借端騷擾恃強虧價及地棍擾害等弊許爾鄉民人等協力擒解該汛防官嚴加究處各宜凜遵毋忽

康熙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給示洛陽橋

爲嚴禁販賣人口以遂團聚以保民生事照得閩南百姓向遭寇虐流離失散困苦已極茲當山海甫平幸登衽席止小民隨分耕鑿骨肉團聚之時奈瘡痍未起荒歉頻仍間有資生無策不得已至鬻賣子女以延殘喘者此實貧窮計短悽惻堪憐若使泉州子女只賣泉州雖暫爾拋離尚可希圖見面詎有一種巨憨奸棍假冒旗營名色只顧自己覓利不管他人骨肉生離專一哄買民間俾男幼女帶出別郡多索

平間紀

卷之十三

吳

身價轉賣遠方致男女悲號載道觸目傷心查販賣人口

新例飭禁甚嚴豈容此等棍徒貪惡無忌誘害民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防守洛陽橋將弁併遠近兵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別郡奸徒潛匿境內收買民間子女入口及本地土棍代作牽頭勾引販賣者着洛陽營守橋將弁兵丁不時盤查的實立刻擒拿解赴本將軍轅門訊實究處仍發該有司衙門依律定罪如該汛防弁月徇私賄縱不加盤緝察出一併重處決不

輕貨各宜稟遵勿自貽戚特示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下開記

卷之十三

尾

示泉州府

爲嚴飭稽查巡緝以絕奸宄以安民生事照得時際
三冬風霜漸肅宵小逼於飢寒伺隙偷竊貽害滋多
本將軍訪聞郡城之內近今盜風頗熾以致比戶禾
夜隄防殊爲駭異但若輩出沒踪跡在地方則難購
甲鄰之耳目在營伍則難掩隊目之見聞若不嚴飭
稽查緝捕將來長此安窮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各營
將弁并閩府保甲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游手游食面
生可疑之人寄寓於該保甲之內務要細加察訪的

平開紀

卷之十三

聖

確如果腹昧立赴縣營稟報以憑掩捕審究倘扶同
容隱明係通賊分肥事發之日該保甲鄰居一併坐
罪在各營將弁尤當督令隊目細加察訪若有不法
兵廝勾引匪類瀝居營伍朋比爲奸一經查出除本
犯立置重典外其該管百隊千把俱行重處責革斷
不輕貸至於各營原經分定地方每夜俱要分撥目
兵於各處要口守宿巡防若所轄界內失盜定將該
營目兵一併究處其投誠兵丁在原管各弁亦須嚴
加鈐束稽查毋得聽其妄爲播害致滋貽累各宜稟

遵毋忽

康熙十九年十月初六日

平閩紀

卷之十三

聖

示泉州通衢

為修葺城垣鼓樓疏通街衢水道以固金湯以興文
運事照得泉州形勝甲於天南人文蔚起聲稱海內
自變亂之後加以海道竊踞其城垣樓閣坍塌傾頽
街衢水道壅塞不通以致風俗日益凋敝文運因之
不興本將軍自班師回泉見城樓堞堞半皆倒塌併
東西南北四處鼓樓或廢址殘石堆積通衢或破損
椽瓦不蔽風雨甚至南街一帶溝道不疏每遇天雨
淤泥積穢水深數尺鋪戶居民淹淹水國觸目蕭涼

平閩紀

卷之十三

聖

大非漸復太平景象樂經照會興泉道併行府廳縣
會集通城紳衿士庶公議捐輸修葺以固金湯以開
文脉併經咨會 督部院 院批行該有司作速舉行其
相振興各在案茲本將軍叨膺

簡命回任江南東裝伊邇查前項城垣敵樓以及城內鼓
樓八卦溝等項修葺開浚工程浩大本將軍恐不能
久待縣為修舉應俟興泉道檄行該府縣會同城中
縉紳士庶協輸銀兩應修應浚次第舉行外惟南街
鼓樓為泉州第一風水所關文運命脉全係於此上

將軍獨自拍俸交發石木匠頭李孫仔李孫妹等計
工給資從新砌築包圍仍將本將軍原買修理衙署
杉木七百餘根就於臺上充拓舊制起蓋樓閣除碑
尾係道府廳縣將領捐助外其餘各項俱係平價僱
倩工匠而估價值給發現銀仍差員督率趨工起建
不日可以告成但恐不肖并人役奸棍或有假
捏官派大匠賄地需索或詐稱工價未給私餽肥已
借公營私橫行漁利致負本將軍惓惓振興之意合
行曉諭爲此示仰通城士庶併軍民諸色人等知悉
嗣後敢有借稱起蓋南街鼓樓擅索民間舖戶錢糧
幫貼以及侵蝕各項匠作工資者許爾民指實赴本
將軍轅門陳告以憑鎖拿從重究治決不輕貸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平圖紀

卷之十三

聖

牌禁兵廝強買

爲禁諭事照得時值歲暮窮民拊本貿易得微息
以資俯仰誠恐各營兵廝恃強短價強買致妨民生
除差員巡緝外合行禁飭爲此牌仰各營兵廝人等
知悉凡買辦薪蔬各物俱要照依民間價值兩平交
易不許短價強買致小民血本虧損敢有故違許巡
緝員役鎖拿并許被害人民赴轅門喊冤以憑重處
枷示決不輕貸各宜凜遵毋忽須牌

平圖紀

卷之十三

聖

給示泉州府

爲禁諭事照得時值歲暮凡城市村庄人民挑運米穀薪蔬等項貨物往來貿易者倍加絡繹訪聞守門官兵每遇貨物進城生端需索抽分殊干法紀除差員巡緝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把守各城門官兵人等知悉各宜恪遵紀律不得借端盤詰勒指人民往來并擅行抽取貨物敢有故違許巡緝員役鎖拿及被害人等赴轅門喊稟以憑重處枷示不貸

平園紀

卷之十三

盟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平園紀書後

甚矣將材之難也自川楚兵興徵召遍寰宇雲蒸虎變以百數其見賊輒潰遇民輒掠吞餉以肥家者勿論矣即有智能料敵勇能決戰膺干城腹心之望亦復下不知戢士卒上不知卹

國計而守土之臣又復肆其侵掠因以爲利是故以全盛之力從事一隅獨

祖宗數世之蓄而廷臣籌議經費至不遺餘力幸得歲事休養生息閱廿餘年而公私困憊猶未得悉起若 太傅

平園紀

昭武將軍楊敏壯公之征閩也其事勢艱虞與川楚相百矣調兵不過五千兌糧之外所費不過給援兵家口月支耳受

命伊始卽具靖寇必先安民一疏略謂兵難過度戰守機宜容抵閩次第熟籌唯閩省自叛變以來百姓流離困苦全藉地方有司加意培養至安插投誠尤宜使其得所安業不萌異志剿寇本以保民若有司撫循無術則民不安生勢必流爲匪類亂將滋蔓及抵任視事則倡議團練鄉壯使守望有助編查保甲使奸宄難容嚴禁驛

騷使難民復業故能以客當主以一擊十使三世狡逞之巨寇十七閏月而山海廓清耕食蠶飲於今受其賜孫子所謂將爲國輔稷卨氏所謂戰勝之後其教可復者公近之矣公之五世孫亮季子從子游出示平

閏紀十三卷兼愛之懷謫如若揭楊氏在前明爲遼右世將公之仲父伯兄百戰徇毫社以覆其宗而公於孤露竄伏之餘偕季父猶子歸命

興朝從征江西廣東援剿福建勇略彪炳竹帛家聲再振旣而鎮山西山東江南靖餘氛拊殘黎父老稱惠政者百

平園記

二

年而不衰公旣平園賊回鎮江南遂蒙

賜籍揚州衛子孫建節樹旄者數世今雖陵替而季子慷慨

有志興習史事能讀公書公之明德遠矣其昌後

必深季子勉之矣

道光十年六月十二日安吳後學包世臣撰

平園記後序

國家永清大定掃蕩群氛首在

神武握機指授方略尤賴知人善

任特簡名臣呂撥亂反正所

呂攻必克戰必勝胥海隅之

跋

岷而登之衽席若燭熒而數

計焉曩自康熙十二年歲癸

丑

皇上念江南財賦重地瀕海之區

遊魂未靖特命

提督楊公又安江左由東省
移鎮松江五年之間討軍實
嚴圻堠兵輯于郊民狎于野
上諭所謂歷任巖疆兵民感戴者
誠知公之深矣

段

二

習聞公之治兵恤民自壬子
冬蒙

恩終養萬里南歸不一載而滇黔
變叛閩粵繹騷每于歲時令
節旅謁公于幕下公慷慨論

兵義形于色常言閩海爲舊
遊地熟知山川形勝土俗人
情爲今日勝算與其驅土著
不若用客兵呂壯聲勢也與
其分汛守不若聚全力呂決

廣

上

一戰也雖未奉南征之詔赫
赫手有撻鞞上馬滅此朝食
之樂歲戊午

上加公少保提督福建全省水陸
軍務受命之日登壇誓師三

軍感奮江南之父老雖擁壺
漿抱馬足遮道攀號而公投
袂奮起攬轡就道矣先是閩
之後

大將軍康親王奉

跋

中

命專征業已勦撫並用罪人斯得
而窮海逋逃狡焉呂逞陷海
澄圍泉郡賊勢張甚于是乎
有移師之命公呂六月出師
冒夏日衝炎瘴擐甲揮汗尅

日疾馳閩與吳相距數千里
彼中淬甲礪兵戰勝攻取之
狀道里遼遠無由得聞也閩
從邸報中見公甫入閩而恢
復惠安矣未幾而官兵直抵

跋

五

泉州力解重圍矣未幾而攻
復江東橋屯營鳳山嶺

皇上嘉公懋績加授昭武將軍矣
未幾而出洋官兵大勝矣未
幾而上西下坑深滬等處連

破一十九寨矣未幾而恢復
海澄未幾而克取金門廈門
數十年荒服不臣之地復入
版章矣于是江南士庶額手
相告曰庶幾哉公將歸而重

跋

六

蒞我民乎既而曰公生平偉
望著于南海殆將久鎮炎服
爲扞海之長城平蠻之銅柱
乎歲庚申閩疆底定公乃抗
章引疾乞身歸里

皇上吕公平定地方功績懋著炎
方卑濕調攝匪宜特命公班
師奏凱仍吕昭武將軍提督
江南軍務

君恩鄭重將士歡呼江南士庶迎

跋

七

馬首觀袞衣者喧闐于里巷
纘曾從耆老大夫之復復得
望見公顏色慰勞之暇願聞
南征始末破賊情形公曰是
役也上荷

皇上廟謨次奉

親主調度呂暨參贊同心督撫
共濟余何力之有焉猶記入
閩呂來犯霜露冒鋒鏑滿漢
一心將士戮力昆陽鉅鹿之

疏

八

戰不能盡述也特照囊中惟
存奏疏啓咨榜檄諸稿將彙
輯成編呂示諸君子可乎歲
癸亥八月平閩記成乃授簡
于黼冒而屬跋于後竊惟公

之功

天子嘉之中樞紀之而何有于草
野之言哉惟是公之用兵胸
有成竹事若列眉次第指麾
呂克奏厥效而况公之所籌

疏

九

畫而顧呼者

皇上常先期而指授之公之所圖
度而陳請者

皇上多獨斷而允行之請奏疏而
見明良一德之休讀啓咨而

見不激不隨之度讀榜檄而
見公料敵如神制勝有本之
略此

上諭所謂謀勇兼優威望素著者
歟異日者館閣大臣恭請

跋

十

皇上蕩寇洪謨平海睿算頒諸寨
海勒諸景鐘呂垂示萬世公
之跋履山川身親百戰揚
國威而彰天討行將炳耀簡策附
垂不朽則茲編也其惇史之

所必書載乘之所必錄于呂
備金匱石室之藏雖與帶礪
俱永可矣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
秋吉旦

跋

十一

賜進士同出身雲南按察使司按
察使奉

旨終養前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修加一級華亭許纘曾
頓首拜撰



平閩紀序

歲在庚申我少保昭武將軍之
再鎮江南也實

天子嘉厥平閩功

命將軍以所授爵振旅還雲間用昭

跋

一

將士事平歸伍之大信且彰異
數云維時南省數十萬戶咸歡
喜叩頤曰

天子以公再賜吳人裁而我松之迎
迂行營者亦不下數萬人相與

扶服馬首歌呼夾道壺漿鋤笠
魚鱗迨邇於銃吹麾纛之間僉
踊躍舞蹈曰

天子以公再賜松人裁於是下走振芬

從諸大夫後旅謁轅門望塵雅

跋

二

拜坐既定則交口以請願得公破
賊成功狀公口不言功引謝而已
無已則手軍中所錄平閩紀相
眎曰覽此或亦鑒余之苦心也
振芬再拜受書卒讀凡為卷十

有三若奏䟽咨啓榜檄文移一
一件繫於某條下具在紀中因
以仰頌我

皇上聲靈赫濯手闢太平既奠四維
遂定南海非獨天授神武指揮

跋

三

方略良由知人善任使之力焉
即我公出奇制勝兵無頓刃誠
以稟受

皇上廟謨朝奏夕可德心克廣上下寅
和故能內鮮中制外無旁掣得

以周旋盡意而臻厥成一德遭
逢主臣同量非偉致也先是歲
癸丑公繇東省移鎮江南開府
我郡者凡六年市肆不驚湖海
清謐獨是閩孽跳波魚鱉為侶

跋

四

羽書疊告尚稽天誅

皇上赫然震怒

特命公率師往討時則在戊午之夏
也公奉

詔慷慨六月馮牙投袂登壇浮江醜

酒刻期就道度嶺星馳固已志
吞大壑之區氣震無雷之表矣
至則運籌決策動中機宜破賊
解圍乘勝轉聞遂乃犁舟擣穴
殲厥渠魁今讀紀中所載用兵

跋

五

如神勢同風雨三載奏凱論者
謂獲天助雖與

親王制撫鎮將會師協心併力
而老謀壯氣公實居多若乃師
行有紀賞附勸來拊循創殘鳩

集流散則公又且兼智勇忠信而
進於仁矣屬者臺灣澎湖以次
奉疆索數十年逋寇一朝因壘
藉非曩者開誠布公積威深算
有以褫其魄而革其心能使然

跋

六

乎閭既平宜我

皇上眷念老臣勞苦百戰

勅令還鎮以篤酬懋勲與今我松人
天幸重依繡衮又五年於茲海
陬江介無犬吠之警五尺之孤

公所長也頌白之老公所養也
松人戴公之德倍於全省尤倍
於閩矣惟是公鎮閩而閩平今
鎮吳而吳安直以一身繫天下
重輕若此公孤上將蔚為元臣

跋

七

受福無疆施於孫子海內讀是
編者知今代麟閣允矣推公為
第一也敬綴數言於簡末以附
不朽

賜進士同出身

特授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奉

勅分巡嶺東道理兵巡事務雲間陸

振芬頓首謹跋



跋

八



平閩紀後叙

昭武將軍奉調征閩不三年
而掃平逆寇折間風雨達
和

皇上軫念勞臣閩土與病體殊宜

跋

一

俾旌舊履調治甚異數也
珍攝之暇因哀集師中章
奏咨移檄示凡十三卷付梓
殫受而讀之不禁有感于

聖主任人与英主異純臣報稱与

才臣異其間時勢難易經營

勞逸遂什伯焉而莫可計數

何言之我家兩將軍先後

建功閩城昔有樓船今有

昭武樓船初以討南越功陷

跋

二

尋陞破石門力攻燒敵擒德

与嘉祿並燃笑然較之昭

武下雪中克豫章征粵嶠

宣漳浦濟魯江淮間無不

蒙其安撫三十年来聲施

赫矣名勒鼎鑪者尤有間
觀漢武圖書教樓船五
過至稱其捕降為俘椎埋
焉後不念士卒暴露勤勞
而棄傳懷黃乘組以夸耀

跋

三

鄉里是樓船才而未純者也
漢武責以擊閩掩遏遂惶
恐受命愷武林深入轅終
古斬其狗北為軍而吳陽
反攻東越軍教与居股殺

錄善以降而閩平夫責以
五過而樓船謝罪效死師
行立克可見英主駕馭才
臣折其心而後竟其用必有
如是今讀前紀所載遂薄

史

下

鵬張遠陸騷勅長子失律
與尸制極失機被譴

上知昭武勞績茂著可屬大事

晉秩貳等使將兵往救如
以齒高不放輕任健念如

閩情形無遠老臣不敢固辭
是純臣不避艱險之心也六月
真師由武林踰僊霞抵閩
用奇用正用急用緩以蹙賊
于漳水圭邑間伺瑕隙

疎

五

堅壁清野如金城方畧然一
舉以乘其敝而閩平夫任
之不疑卒能不負所任以收
成功可見

聖主誠信純臣親其始而早知其

終也有如是錄善殺郢自
立國民雖屠而錄其丑並處
有不相能之勢即其散兵反
漢所弼為吞漢將軍以弱
力者入白沙武林梅嶺間

盡

六

不過數輩一敗即潰決不自
振變從中起師乘隙碎
鄭經雄踞廈門實割國
軒何許輩弼為其兵又令
王一鵬紀朝佐諸逆遊踪

窺伺津梁間上游山險則江
機鄰一弱屬之聲援彼勒
此遁山入水出而我舟師未
能即集夾勒無以殄死者
遇險思逞誰肯誅餘善自

跋

七

効耶此時勢難于樓船者
一樓船所共事者橫海將
軍韓說中尉王溫舒與越
戍戈船下瀨耳或出句章
或出梅嶺或出白沙若耶

與樓船不同道進退可以自
由雖牽制掣肘之患昭矣
所共事者上稟漢謀于
奉命大將軍好而滿之將
軍都統漢之制撫提鎮

跋

八

論議難一趨向莫同維折衷
清亂之中既操勝算在悞
事試而向之參差異議者皆
傾心輸服無他辭此時勢難
于樓船者二閩當漢世非有

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望
竹之中得其地不可郡縣也
貳而討之服而舍之故樓船
既平之後是所謂經整圖
度以告成者公隸諸職方

張

九

矣井疆雉堞吳越同風使
得其地而與城與下其城而
若氏何所貴于有閩凡高
城濬隍設險守國而哀鳴
之羽有恃無恐則昭哉之

經營勞于樓船者一樓船
平閩以還漢武以其地險
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
令諸將悉徙其民于江淮間
遂虛其地是因其民之好動

張

十

思亂而言也今則虛循道覆
陷名城殺將吏以剗掠我子
弟即前此邊界遷棄猶有
不思豈蕩平而後反思從
翰將力穡之未子耶是保

釐賑飢銷弊制喉而懷德
畏威無敢有搖蕩我疆圉
再煩天討則昭武之征營勞
于樓船者二我家兩將軍先
後達切于閩域考漢史而

跋

十一

讀此紀其難易勞逸不同概
如此哉昭武征閩之年適臨
讀書中秘凡報勝請事諸
章奏陳五密勿宣之史館
者一讀而歎其軍機曉暢

智深勇沉又能和衷共濟謙
退不伐以勳

朝廷之武功迨昭武凱旋之日適
臨讀禮廬間既而卧疴請
假因得竟讀諸咨移檄示一

跋

十二

何軍務民情洞徹察著紀
律嚴明賞罰信必若是也
雅古名將何以加焉臨也章
句以儒章托宗盟之末不辭
固陋書之紀後亦欲揚盛事

于不朽云爾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秋仲

治下翰林院編脩姪瑄頓首

載拜謹跋



跋

十三

平閩紀跋

大將軍少保楊公平閩紀成

志梁受

而盥手讀之不禁服膺吾公之功

爲底定東南第一籌也自昔元臣

應運而興爲國家戡亂致治矢謨

跋

一

尊俎則天地藏機決勝疆場則風

雲變色故能形圖麟閣名著雲臺

若吾公者天授神畧其威名戰績

夙著於江右閩粵之間

聖天子久倚爲股肱心膂俾公提督江

南重地烽燧無驚昇平永奏江南
百萬戶泰朕登衽席而坐春臺數
載於茲矣鷹厲其疾雀遘則揚戊
午夏烏寇不突我漳泉連陷城邑
羽檄告警

跋

二

皇上知公向日鎮閩威望

特勅公從雲間提師往救投袂而馳屨
皇劍寢一鼓解泉圍再戰定金厦
馘者封尸埒京觀之築降者積甲
齊熊耳之高遂使八閩之民離湯

火安耕鑿優游於舜日堯天非我
公全活而誰哉夫鄭逆三世負嵎
海舶擅利聚黨繁多而濱海之民
情深香火舉我軍之虛實陰相聲
輸賊因以乘瑕投隙出沒靡常與

跋

三

晉孫盧元朱張烏合舉事者不侔
是以勦撫難於輕用公也星馳電
擊如拉朽摧枯朕勦以剪其逆燄
撫以散其脅從故蕩平之速若此
今舉所紀戰功與奏疏咨啓牌檄

一一繹之六月興師不避瘴癘則
李西平所以赴國難也指陳方畧
瞭然指掌則馬伏波所以聚米也
洛陽橋陳山壩獅子山諸勝兵無
頓刃則吳廣平所以八戰八克也

跋

四

古來名臣將畧畢萃於吾公之
身宜其蕩數十年蛟螭之穴成千
百載竹帛之勲裕如也

天子深嘉公績宮保與上將洊加世爵

同帶礪永錫仍移鎮吾松以慰東

跋

五

南衮衣再覲之願豈不隆哉行將

繪凌煙勒鐘鼎與雲臺麟閣後先

焜耀也

志梁

新進末學每鈴閣晉

謁蒙公吐哺相延愧不能以蠡測

海敬於斯紀仰窺我公之意旨其

猶金城之疏淮西之碑垂老謀勝
筭之成模揚赫聲濯靈之盛治豈
徒鐫銘以旌殊伐樹柳以表戰功
也與

賜進士出身吏部觀政癸亥考授內閣

殿

六

中書治雲間後學宋志梁頓首拜

謹跋



平河紀事序

國家大一統之業由安
外乎風行草偃因
已集三十年於茲不
成乃鯨鯢餘孽起

序

平江海恃其舟楫修
其於西泊新流之百廢
通

丁討迄乎三藩偕逆是年
珥何隙駁辱啟疆戎

午之為妖氣弥熾海
濱市中淫風詭邪
乘城謬已潮海餘
里而之生也

廟堂赫然震怒思得清略

序

二

奇寸之在疆國富
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
為太子太保充福建金
水陸提督勅提督理
兵曹於漢晉公昭也

將軍會同

大將軍制撫諸鎮撫
標威振

帝之曰公敬然曰吾自束縛

從戎更

序

三

國殊恩晉官之體晉年
著書雖南右閩海情形其
崇穩之程勳富貴者
老主主誰責局刻部
就言諫以法之勳旅二

子名自謂為吾友
將收分知吾福亦人
而戰法所忌也重地
嚴防

大將軍於軍法極嚴

序

四

為策凡山川之險要
勢之難守者軍法
易於攻討而後為
燭照無計之智卜
然

大將軍於勦敵如
需如左右手已而滿漢
大兵及有能征調
其經略者後必一戰
而後退歸橋再戰而

序

五

煥陳山壩戰而後江
東橋舊敵子山乘機
逐北破賊如取諸
漢高可制據諸公
陸建道直抵厚門

重之序

門職之樂也 按之智
從成勢也 亦道凡
三教之闕地 兼平公曰
是得也

序

大將軍 及制 按法以
算之 金河力 爲公法
今願位 難金 爲公估
從就 兼其 指揮 方界
此先 曰弗 傳也 因衆

序

新公 有後 寧法 以公
友法 之稿 爲平 爲三 編
曰平 閭紅 寧公 原部 當
名之 有刻 朱法 覽摺
閭不 獲有 愧也 公之 智

序

深而 勇沉 仁至 方象 盡
雖名 名將 爲之 爲也 河
也力 爲之 之道 功名 爲
材曰 有先 按音 莊視
一古 研耳 漢之 孫

漢唐之盛衰未嘗不
極一時之盛
成以一時之盛而
方以危而末之
古橋之沮極一時之

序

八

中其極而末之
晉之時也
志
有
有
有

爭者其所以
能爲人者有以
未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序

九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之強也

經汨瀟

大將軍及書接法公注

臺高約三石不遠雖苗

天子討賊之任付公亦討

賊自任而無所還迴暇

序

十

願此之志所當精在

乎今讀公之書法法激

思其壯而為公之注

謂如公之志也之志

高法極精詳剴切而

立言公之志和衷

新成之書布告

曉諭士民壯

困致仁軍懷之

再謀布公附

序

士

其謬大者居之

是問之人與

數相如公之

先安其心

靜以反

又渤海之地耕桑久
廣海濱漁鹽之利富
制接遼東之轉輸多方
賄貨之生活者百有是
多其元氣之耐行良物

序

主

之事又有通出之即為
將略之知矣

天子嘉公之功海以江南重地
界分生能而漢以諸將
士志歸誠以多歸其人

於其伯也者東山堂曰
哀太彌老之即為
之有海之知東之終
首以洋之安可也
洞而即之隸之彌海

序

主

得從台以來為建敵
生訪盡越澤唐死以
之先驅也多其人而也
之四至星也余備多矣
館有率之於四方正

伐之乎郭曰郭以
為忠者後易是也
其心之用也成一則
乎是也序
原熙甲子三月旦朝日

序

苗

通車大方禮部主侍
郎通翰林院學士
加一級京口江寧府知府
弟張玉書知府



平關記序

我

皇上天威赫濯四征不庭歲在戊
午葉已罪人歸命六寓率俾
矣顧闕海游魂恃其險遠踉

序

十

跳波濤蹂躪城邑泉圍告警
皇上勿忍以小醜陸梁釋而不討
也

特簡江南提督楊公六月禡師往
殲厥寇公登壇鞠旅拜表即

行三載徂征膚功克奏

皇上嘉迺崇勲將膺懋賞因念大
臣久勞戎馬即以軍中所拜
昭武將軍仍管江南提督事
還鎮雲間甚盛典也我松之

序

二

人素戴公威德江海肅清今
喜東山旋旆繡袞重臨頂香
盃而迎馬首者以萬計相與
慰問勞苦并欲亟聞逆寇殄
滅狀公慨然曰余自越閩嶠

解泉圍身歷大小數十餘戰

陸剽猛獸水斷蛟螭恨不令
諸父老壁上縱觀之幸在軍
幕有平岡一徧猶可想見鉅
鹿戰聞之萬一郡人王子廣

序

三

心受而讀之喟然嘆興曰於
爍哉我

皇上功伐冠軒轅威靈窮日出萬
國來同之盛胥於平岡一役
觀厥成矣何言之三逆受親

簫重寄狡焉狂逞事變倉猝
民心勿與也鄭遂嘯聚島嶼
盟踞三世坐論海王扶餘自
大欲一舉而殪之也難三遂
割據封壤跨州連邑鐵騎如

序

四

山可手盪使東傾足踏使西
覆也鄭遂土航滅沒乘波上
下欲凌洪濤而入鼠穴以尺
組繫之也難三遂劍戟相撞
烏蹄夏服可百步而及也鄭

遂密邇諸洋火燄颶發當者
糜碎欲累裳轉戰冒烟燄而
焚巢取子也難今公一鼓奪
洛陽橋襲陳山壩而泉圍解
再憑高相度率水陸所部將

序

五

士破賊一十九寨隨督餘脰
直指金厦二門撫海外之殘
黎靖百年之兔窟非

皇上知人善任請兵調遣悉從公
奏何能指揮如意奉揚

國靈於溟渤之外非公老成忠勇

竊請

方畧復興

親王都統制院諸大臣樞賢讓

能協和共濟亦不能仰贊

序

六

廟謨開明堂而垂成事蓋善將將

者受齊斧而不制其肘善將

兵者行天討而不矜其功此

致勝之繇而克敵之本也而

不惟此也在昔成康三監破

斧四國震驚必以越裳入貢

海不揚波而扶南林邑皆臣

妾漢武帝幅幘萬里必以樓

船駕海兩粵削平而珠崖儋

耳皆版圖今者三方既定闔

序

七

寇復平戎

皇上履泰嶽而禪雲亭升南壇而

告上帝王業之成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余懸車野老不克

扶杖東封一上太平之頌庶

幾婆娑平閩一編竊慶君臣
一德文武同心復見唐虞三
代九驛百蠻之盛而咏歌無
已時也是為序

賜進士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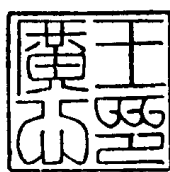
序

誥封徵仕郎

晉封奉政大夫巡視京通二倉監

察御史加二級雲間王廣心

頓首拜撰



平閩記後序
竊聞諸侯守封域王者無
外故禹貢稱東西朔南
示無外也

皇朝式廓區寓九洲內外無

序

一

思不服一統之威自有書
契以來未之能匹乃海島
游魂逋謀乃十載暇三逞
之煽亂乘間竊發使七閩
吏民蹙然無所措其手且

我

皇上恩不遠於昆蟲草木而况

濱海之末子乎赫怒選將

馱出

睿謨

序

二

制詔少保楊公爲之統帥公感

激受命慷慨誓師忠義

寸丹勇卓毫髮

廟算神略之外籌畫機宜一切

微調之遠近用兵之緩急

攻守之機形事必請之必從

蓋惟知之深故任之專也至

與

親王大將軍及制撫提鎮諸

公和衷密計可否不阿

序

三

求利

國家而已若不與以故溫陵之

役克泓陽橋焚陳山壩而

衆圍解漳南之役取江東

橋拔苗松澳而賊奔遁不

引送遂合兵搥巢破賊王
倫等一十九寨而海澄下
分兵高浦扼其要害亦勝
長驅而金門廈門平由是
奉宣

序

四

皇威遠播內附手提閩海百年
之逋寇入版籍為王人

天子嘉公之功進號昭武將軍
特授武職將吏叙高勳
子弟布朝列

恩寵綿繹世莫尚焉天下之人延

頸跂踵皆謂公用兵如孫
吳勲名等李郭竹帛鼎
鐘傳諸不朽不亦偉哉映榴
于後闕中周歷邊塞經

序

五

古戰場而思古名將風烈
以為聞之不必見之而何
幸遂得見公也公道貌
古心愛衆文士一見傾接
不異素交因得受平南

記畧十三卷讀之自奏疏
箋啓以及教令榜示累
數萬言剴切周緻煥若神
明映榴始憬然曰公之戰陳
攻取是諸行陳者勇也公

序

六

之憂

國奉公形諸奏章者忠也人臣
事君惟忠是視是此書不
能泯公之勇然無此書不
足傳公之忠何也兵不知將

將不知兵危道也公請江南
勁旅二千人以往他人慮客
主之訐而公不疑公為統
帥水陸並隸焉公請專設
水師而身督步騎他人慮

序

七

事權之分而公不忘舟師
忽陸兵堅整公請以陸兵樹
舟師之聲援他人慮功過
互讓而公不猜及乎事定
功成乞身引退

皇上溫旨慰留重淮南服父老權

呼如得慈母而公不伐以是知

公之謀公之勇皆公之忠運

之也在昔努若弼有云揚

素猛將非謀將掃擒席

序

八

閱將非領將吏勇果騎將非

大將弼意以大將自居愚

謂不然大忠如公而濟之以

謀勇其足以當大將而無

愧也夫故快讀是編而敬

附一言於簡末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陝西

按察使司僉事程晉通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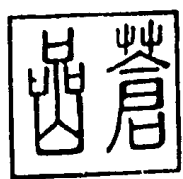
學政加五級前翰林院庶

吉士治年家眷侍生葉映

序

九

榴頓首再撰



自序

今

上御極十七載島逆再犯漳郡陳

碼諸洲提督段公會滿漢師

討之失利保海澄賊鑿塹斷

自序

一

歸路時在漳滿漢官兵雖衆

無由進救

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暨將

軍督撫諸臣交章告急戊午

仲夏

特旨命提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充

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

往援自揣老疾辭不允因念

歲乙未提官閩右鎮與賊對

壘雲霄銅山間稔知土著兵

自序

二

怯懦柔脆半與島逆聲氣通

莫肯用命至今日而各營健

兒或被脅入海或漸次散亡

疑又未可與昔年同日語遂

疏請選江南能將勁兵二千

員名將以往而

聖明料敵萬里已先

諭帶綠旂兵之願往者自隨得請

延簡閱士馬捐犒數千金樓

樓就道各兵在松有田廬室

自序

三

家之戀者恐留閩勿克歸窠

以相繼斬以徇不止為請如

援剿例事平仍歸原伍軍心

甫安渡錢塘而東會早甚灘

高水涸山峻暑炎士馬疲敝

季夏杪達三衢遼聞海澄陷

全師喪失賊勢益張轉掠漳

泉屬邑所至不守捷授袂誓

師勿暇休養度僊霞抵建寧

視事亟趨省會詣

自序

四

康親王請授方略時賊已圍泉

羽書絡繹請救即令捷率所

部尅期往當是時賊烏合泉

城下不啻數十萬偽將劉國

軒頗習兵先是提兵往救者

以衆寡懸絕駐莆中捷所部
兵久涉暑霧疾間作前此又
竄亡衆福提標兵新經陷失
兼之分防徵發已無一兵可
調捷自

自序

五

章皇帝時歷征江右閩粵無頓刃
賊知名今特以援剿寄老臣
不得重兵往何以揚國威而
彰天討遂進調兵議大將軍
恐泉城旦暮下意猶豫因進

白曰泉之不存提督全省者
詎無罪今視諸告急狀猶足
與守事迫矣遠師不及致若
省會之城守及羅源連江延
平等營地近徵召頗易諸鎮

自序

六

中閩福寧鎮黃驍勇善戰麾
下多銳卒願得伊將二千人
與俱及各營所抽調與捷所
部通計得五千衆合莆中所
駐兵保為大將軍存泉破敵

廼允發兵顧逆孽徒黨聯踪
定海要口以牽制我師南下
福寧為省會門戶大將軍不
欲鎮將偕南捷反覆力陳賊
之不敢輕犯狀大將軍始諾

自序

七

但捷結髮從戎習於陸未習
於水勢難兼顧拜章請設官
員以分統水師然責猶未謝
也計先行水師鎮協訂期出
洋以攻定海游魂而後南征

可無反顧未幾各營調兵咸
集福寧鎮亦將所屬兵至相
與慷慨鞠旅醺酒臨烏龍江
士氣震厲至莆中大將軍復
令叅贊禪公率滿騎為繼遂

自序

八

與駐莆兵合議進師捷偕叅
贊禪副都統李浙提石福寧
鎮黃統滿漢兵從惠安進以
搗賊首劉國軒等之老營撫
軍吳率師由僊遊間道進與

會於泉議定分道並發至惠
安我師一鼓克復轉聞逼洛
陽橋賊踞橋之北立寨設砲
城三重以死拒我師橋中斷
乘潮駕船百餘以守其統泉

自序

九

要道曰陳山壩賊數千衆濬
濠扼險以防我師之潛度捷
乃先遣銳師令燬陳山壩營
繞出洛陽橋南使賊腹背受
敵遂親與滿漢官兵賁勇前

破賊之踞橋寨柵與其砲城
即賊砲擊賊舟舟糜爛賊皆
溺死隨採木通橋路而所遣
劫陳山壩兵已破賊至前後
夾擊賊將劉國軒敗遁餘衆

自序

十

聖心嘉悅而水師鎮協出洋由定
海抵三沙烽火門諸島復相
繼犁沉賊舟自是賊踪稍却

泉園既解撫綏難民招集流
亡擬從同安長泰以靖漳南
寇壘時制院姚公在漳南趣
進師日數至顧潰敗餘氣已
入海者猶在外洋窺伺未入

自序

土

海者竄匿屬邑林箐間而上
西沙格湄洲諸處賊首王一
鵬紀朝仇蕭武等復嘯聚出
沒欲犯惠安以絕饗道踞涵
江以斷省會聲援爰與撫軍

會師平之柰雉堞堡寨盡為
賊圯倘不時備築扼守遽赴
漳南一旦再有蹉失漳泉兩
郡皆不可為矣遂斟酌於機
之遲速事之緩急又與撫軍

自序

土

議飭有司亟繕城郭葺寨堡
設險守禦而後軍民有恃離
泉二十里曰東石為島逆運
餉孔道時議先取之以斷盜
糧而後泉惠可息捷思將軍

喇統滿師鎮於泉相機撲勦
奸民何敢接濟是又未可先
東石而後漳南乃率兵赴漳
由同安至灌口諜知賊復斷
江東橋隨後長泰踰河駐師

自序

三

漳城外單騎入漳城先制院
亟欲撲剿漳賊而捷安撫泉
郡未即往會此後封疆起見
各急其所是及見相得甚驩
因相與共議討賊事時賊請

就撫議未決念久露圍城中
郊外寇充斥非出覘情形議
難定漳郡北數里曰赤嶺有
漢壽亭侯祠地聳拔凭高而
望寇當在目中旋與制撫鎮

自序

古

將訂期各選精騎出不意賊
辟易迺登四顧賊壘知請撫
緩我師耳今不取江東橋以
通漳泉道萬一長泰有梗官
兵何以宿飽取江東橋而不

取萬松關四郊豈盡無壘議
僉同迺從制撫諸公聯騎還
並相視屯營地維杭柯山鳳
山嶺勢枕賊穴捷與福寧鎮
規度兩山分列左右逼賊壘

自序

五

而軍隨會兵復江東橋克萬
松關而將軍賴與制院撫軍
浙提皆率所部屯要害聯
絡布置賊始不得逞退保觀
音獅子等山依阻大河踞險

立巢外築子墻重重濬濠引
海水以為池使我師難於進
攻雖江南援剿將弁奪獅子
山之半踞其巔俯瞰賊壁朝
夕砲火以攻之福寧鎮不時

自序

六

飛礮以擊之制撫又屢出奇
兵以撓之而逆孽恃險莫制
密設砲火以為倘急攻之反
足損威傷銳必水陸並攻方
可搗其巢穴會

上調鎮海將軍王嵩管水師事而

授捷為昭武將軍嵩司陸路

皇眷殷隆相期滅此朝食撫軍因

旋省會督造戰艦制院與捷

屯漳以禦寇顧沾邊二千餘

自序

七

里逼近大海逆艘乘風便利

隨在可犯則兵力尺寸不可

以單薄稍有疎隙豕突乘之

我征騎飛馳彼已揚帆遠引

不得不厚集兵力以為脩而

召募閩兵不堪應用於是請

撥河南山東江南勁兵以資

防勦請調既至與諸軍畫野

分戍於要害所未周者又恃

制院自膳多兵以紮其防爰

自序

七

築臺寨以嚴守望憲邊界以

遏盜糧申保甲以清奸究明

賞罰以倡勇敢堅壁清野使

賊進無可乘退無可食布恩

信廣招徠隳其腹心潰其四

肢將不旋踵以收其敝然賊
勢日漸就衰而負固猶昔雖
屢有下坑深瀆之勝尚敢逆
我顏行者幾經年惟藉船工
告竣破浪乘風既而調鎮海

自序

元

將軍王征蜀

命楚鎮萬督理閩省水師征剿事
甫抵閩而新舊戰艦修造畢
工者已三百餘配兵約可三
萬按經制水師兵不及額者

萬餘一時既難於召募捷即
與制院從陸營官兵之內選
撥少諳水性者七千餘名配
駕演練以應搗巢之期然舟
師出洋全倚重於舵艚繚斗

自序

辛

諸人為之操駕所用數多恐
海逆陰遣私人為我用變且
不測即移商斟酌務出萬全
初議搗勦廈門

上諭慎重其事或應候荷蘭船隻

捷與制院在漳南仰體慎重
至意及聞省會舟師從定海
出洋計水師出洋應撥陸路
官兵多費火器從海涯遙隨
舟師以行舟師駐泊之地陸

自序

王

兵即附近安營不惟樹聲援
亦以壯軍勢也乃撫軍見水
提萬出師之後即擬赴同安
以會漳南陸師進勦捷因福
清與海壇對峙撫軍未可遽

臨同安宜先至福清為水師
聲援俟既取海壇然後南下
同安合力進搗撫軍然其策
以行凡屬緊要口岸移檄各
營俱屯重兵以相機夾擊偵

自序

王

知賊首何祐率偽將十餘鎮
賊衆四五千聯艘八十餘號
屯烏嶼充龍金山各堡南為
廈門海澄屏蔽北為崇武臭
塗策應又知我同安八槳船

將出洋計圖於此堵截捷會
同制院各親統官兵督勦之
連破賊七營焚燬其堡又偵
知逆賊二千餘於海倉立寨
復合兵盡殲之隨偕制院從

自序

圭

同安海邊相視形勢惟高浦
所與廈門遙對迺連達七營
調同安八槳船以示陳舟欲
渡之勢并絕觀音山灣腰樹
各逆賊之歸路使其勢難四

應於時可以分路進兵因令
標將朱起龍統兵高浦相機
進取捷即星馳回漳同制院
攻破賊玉洲等一十九寨遂
進攻海澄我師奮勇齊擊不

自序

圭

踰時而海澄下老稚不驚市
廛如故撫安殘黎之日即宣
播

皇仁以招奔竄餘黨有偽總兵吳
桂羅士鈐及偽副將吳天祿

等各遣信使願率官兵船隻
投誠請援即遣將楊懋紱等
率師迎至軍前吳桂等因陳
廈門搖動願効前驅同官兵
進取捷即飛咨會同制院將

自序

率

軍副都統各鎮營將即挑選
吳桂等所帶來船隻及制院
所造八槳船三路進發逆賊
聚鯨迎敵我兵用砲擊沉賊
艘甚衆賊舟大敗遠遁防守

廈門偽總兵黃瑞等率領偽
兵以降而水提與撫軍從海
壇乘勝至廈門即合兵攻金
門平之念自提師鳳山以來
朝夕與制撫諸公共期滅賊

自序

素

以效同裳願水師未下詎能
飛渡今幸威德誕敷艤艗歸
附不敢以水陸分理致失事
機之會掃積年盤踞之逆穴
清遠島鼓煽之鯨氛此皆

朝廷廟筭大將軍方畧滿漢協和
將士効命制撫之殫心籌畫
水提之決策乘時以共襄大
功老臣何力之有焉金厦既
平與制撫共相撫綏遺黎輯

自序

壬

安新附使久梗向化之徒咸
知復為王人之樂其圭邑驚
洲舊屬水師所轄即移交水
提分汛設防而後統率所部
凱旋溫陵至福寧鎮所將屬

兵與各營所徵調者皆取次
慰勞飲至班師而所帶江南
綠旗兵與東豫勁兵緣鄭經
劉國軒諸逆雖敗竄慕羅尚
有船三百餘蹄上游延建邵

自序

壬

三郡山寇江機楊一豹等猶
未掃除閩疆善後機宜正須
裁定是又未可輕為遣發維
休息以時訓練勿忘暫資彈
壓會泉郡饑米價日騰軍民

交國制院倡捐萬四千金從
省會買米七千石從陸路站
運至泉以賑之而捷亦移商
撫院請將本標及援勦營應
支月餉萬七千餘金如數給

自序

元

并撥閩安水師大船從省會
及連江告糴由海道至泉給
兵而外即照省價給民又措
數千金請制院於投誠船隻
內選撥堅完者從漳之龍南

等邑平價採買源源汎舟以
濟兵民之食故饑不為災時
制院陳平海善後十策

上令制撫水提與捷會同議奏臆
見所及即脩陳以佐工贍之

自序

三

獻而於展界一節必俟澎湖
臺灣盡掃之後非不知遷民
故業之當復誠以所棄者小
而所全者大也顧閩省用兵
以來增設於經制額兵之外

者甚多

上命少司馬溫公周視邊海緊要
同叅贊大臣制撫及水提與
捷會巡酌汰凡議留議去皆
揆度形勝不以私水陸營伍

自序

三

迄今猶不病單弱機宜既定
而鄭經等遠竄臺灣江機等
次第就撫遂請將江南東
豫兵盡數撤回以恤勞卒以
節經費又慮閩地變亂之後

民間多私藏鎗砲造亂有具
是以一經搆煽蜂聚蟻屯撫
軍議銷燬之洵為良籌第恐
奉行不善反且擾民遂互相
酌度於委員嚴查之法期限

自序

三

報竣之方銷鋒與弭盜並行
而草澤之奸以息且泉郡咫尺
汪洋大海前此賊圍數十
日幾至不守平時之防範不
可不周乃火藥之存庫者寡

寥何以脩猝為請於制撫發
火藥數十萬以貯泉局而守
禦有資夫溫陵為古桐城地
唐謂之清源軍牙城即四門
舊也有樓巍然維南獨盛甲

自序

三

寅之變蕩為荆榛堪輿家言
人文凋敝率此之由遂力倡
鼎新之其東西北之鼓樓頽
廢街衢水道失脩一逢雨潦
士民棲止半淤泥中乃移商

制撫與道府廳邑力圖興葺
會逢

俞旨旋任江南未竟所志捷自回

泉後居安思危凡城垣雉堞
砲火器械靡不及時修脩而

自序

五

紀綱制度較前少肅即衙署
之規模湫隘者皆為經理以
壯觀瞻顧衰老之軀前在行
間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十
七閱月心神交耗迨回泉醫

治病轉劇既請乞休章未上
先蒙

聖恩念前任江南時微績以原銜
管江南提督事及章上而再
荷

自序

三

溫綸俯恤脩至此曠世希有之

隆遇捷獨膺茲異數自愧樗庸不
足仰酬

殊寵於萬一復蒙叙平閩功世授
三等阿達哈哈番職爵賞優

厚祇抱慚惶惟仰體安輯兵
民之

睿懷鞠躬盡瘁而已兒曹纂三年
于役之鄙議請授剖劄固陋
不敢當又以經營圖度或足

自序

三

脩平海之芻蕘勉從其請付
諸梓爰為叙

昭武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
管江南全省等處地方提督
事務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

仍帶紀功一次加二級三韓
楊捷元凱父題於雲間之錫
祉堂



自序

毫

康熙癸亥仲春穀旦

平閩記十三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捷撰捷字元凱鑲黃旗漢軍官至昭武將軍
江南提督是編皆其康熙十七年征勦鄭成功時
奏疏及箋啓文牌檄告示諸藁馮溥王廣心序葉
映榴跋皆稱平閩紀事前有張玉書序則又稱平
閩記蓋初名紀事復改今名也

武宗外紀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武宗外紀

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周樹模撰
陶貞仲玉較

武宗外紀

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爲之也夫漢武外傳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以爲外口以予觀于同館之爲史者其爲武宗紀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

武宗外紀

曰外紀然而不比次以成文者曰以實事而比次之卽本紀也豈敢復爲本紀哉因錯雜記之亦曰身受史職庶以比當日之記注云爾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武宗曰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

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獨后出且所生辰枝爲中西戌亥述若貫珠粹質比冰玉神彩煥發自少舉止非常兩歲卽冊立爲皇太子孝宗愛之初武成中衛軍卒鄭旺有女名王女兒幼鬻之高邇

政家被選入內有年矣至是正陰結內使劉山水自通山給云周太后宮鄭金蓮卽若女也東宮實所生而后攘之汝知之乎既而語浸播上聞大怒立磔山于市旺亦論死尋赦免後浮言籍籍有京城王璽者藏旺爲居貨語皇恩竟言皇太子非后生者然其事終不實下刑部酌治各正法去

皇太子出閣諸儒臣更番進講讀晨起坐講席輒移時至午又終每講容色莊謹端目若領會未嘗少肆講官退必張拱致敬作揖送狀次日捲卷誦所授書甚習不數日翰林春坊之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

武宗本紀

二

偶以他故不至必顧問左右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耶當饗明之日學士有誤東花帶入者顧之私謂左右曰儻在朝班必以失儀爲御史所糾矣其類如此

孝宗數幸春坊問所業太子率宮僚趨走迎送閑于禮節每問親安視儻恭而有愉色所至游幸必陪侍有所見必隨事啓迪爲學之暇或問其頗好騎射以爲克詰戎兵亦安不忘危之意勿之禁也

十五歲卽位明年改元行大婚禮宣制選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女冊爲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上一切行禮祭后受賀

曲中儀法觀者稱之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踴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

嘗游寶和店令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白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寶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住永巷賣酒家也等祭琵琶嘈嘈然坐當爐婦

武宗本紀

三

于其中雜出牽衣蠶簇而入蒹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猴鷓鴣馬鬪雞逐犬所至環集且實官人于勾欄扮演仿酒醉卽宿其處如是累日

乃大起營建典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構院鑲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櫺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處既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祇候羣小見幸者皆集于此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昏潤而差繫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

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頗稱以爲
不足乃諷上請名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
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觀
舞酒酣呼永使卽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
以召永詐匿其女飾隣人白回子女克名以入上以
爲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永
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回回進女你兒下

上稱豹房口新它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它永應久之
樂工懇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者永應不均

武宗外紀

四

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
承應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
續食及到京留其技精者給與口糧教工部相地給
房室大小有差

教坊司左司樂減賢以疾求退有旨勉起供職未幾
卽陞爲奉養以寵之

上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乃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
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師刺麻札竹爲
左覺義倫竹堅桑爲都綱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
拾刺札俱爲法王刺麻拾列星吉佛子也失矩竹爲

禪師大能仁寺刺麻領占播爲都綱以後累有陞授
如遷官然

七年楊一清疏曰龍興營幸豹房駐宿不去至後苑
訓練戎兵鼓砲之聲震駭城市

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諸樂所用器物

上自卽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
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至九年寧王宸濠獻

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覩入
宮懸掛其燈製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

廷軒間依欄設燈燭而貯火藥于其中偶勿戒遂延

武宗外紀

五

燒宮殿自二漏至明乾清以內皆灰燼矣當火勢盛
時上猶往豹房省視回顧光猷烘烘然笑曰是一棚
大烟火也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爲尼者上作剃度師親
爲說法置番經殿中

敕陝西進上川鋪花毯帳房一百六十二間令鎮巡

等官太監廖堂都御史陳壽依式建造凡重門堂廡

庖廐潤偃及尸牖棗櫺影壁圍幕地衣之類皆具且

有壇內游幸出哨趕降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自後

上出郊祀皆御帳房不復宿齋宮矣

保安寺大德法王緯吉我些兒本鳥思藏使也上留
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領占緯節兒緯供割失爲正
副使還居鳥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兩人請
國師誥命及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議尙書劉春執
不可且謂阻壞茶法騷擾行路大不便但令給誥敕
去是時上前習背經心皈依其教嘗被番僧服演法內
厥緯吉我些兒並左右侍作沙門弟子至是乘傳歸
輜重相屬所過煩費行道避之無貴賤稱國師焉
大獲國保安寺大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
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執奏無例上特許之令工

武宗外紀

六

部給鑿銀二千兩

先是鳥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國人謂
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司設監太監劉
允往鳥思藏賞送番供以珠玑爲旛旗黃金爲七供
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乃議倣永
樂宣德年差郭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
三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共
給長蘆兩淮課鹽七萬餘引以應川水衡度支爲之
一宗

有旨令屠庸關太監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

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比之四營後江
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場別爲部
署東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周
者嘗以罪坐謫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益以劉
順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
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領
關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譟火
礮之聲達于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牆間上親閱之
其名曰過錦言度服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單甲中
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單甲于上市并細民無

武宗外紀

七

不倣其製號時世裝兩廳諸領軍則于遮陽帽上拖
龍染天鵝羽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尙書王
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塲矜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
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單甲見上者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
時已適單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賜
頗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
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瑞皆呼昂爲舅賜第太
平舍東熏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
十月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台昂妾昂以妾

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十二年上祀南郊畢卽往南海子縱獵文武大臣扈從者不許入及哺始傳旨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乃以所獲麋鹿鹿兔賜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官而于是有巡行之事

七月上私幸南海子西行經畏吾村大佛寺以臨西山

八月朔上微服從得勝門出幸昌平州關臣以下皆追至沙河跪請還宮不納科道交章諫亦不報九月

武宗外紀

八

遼駐蹕宣府時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上居之樂遂忘歸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卽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居民苦之至有陰賂彬求免者後軍士撫撫不繼至毀民房屋以供費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先是上在陽和時西部五萬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諸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叅副總兵張輓遊擊將軍陳鉅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澤軍梁落垂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廷綏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憐軍平鹵遊擊周政

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十月寇分道南下營于孫

天堡諸處勦輓鉅鎮率所部禦之上命春津往爲之援政懌及大同右衛叅將麻循平鹵城叅將高時尾其後又急調宣府總兵朱振叅將左欽都勦麗隆遊擊斬英俱會陽和叅將江桓張昇爲之策應越數日勦遇寇于綉女村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輓鉅鎮與勦復遇寇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游幕寇傍東山去旣而分兵圍勦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勦等入應州城櫓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勦等出城遇寇澗于村大戰時

武宗外紀

九

春政時循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振杰王欽勦英雄隆叅將鄭驃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寇稍却諸軍乃合會日暮卽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寇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寇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追至平鹵朔州等邊上復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遂還助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璉以提聞于朝是役也殺敵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無何邊寇復犯暖泉清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寇
退還駐蹕大同左衛城既而寇復入玉林城西及答
兒庄三家川青山諸處上命大同諸將各按伏防禦
而令巡撫胡瓚鎮守太監馬錫嚴為之備
時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返

是年冬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百戲別飾大車數十
輛雜坐僧人婦女于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
如僧數懸毬于車蓋而敝僧頭以當之車既馳則頭
與毬觸上視大笑以為樂

武宗外紀

十

十三年正月車駕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
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轡帶且賜文武群
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其絲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
三品鱗四品麒麟五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
級各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以下不得與其者裁製
一衣皆就及明各服以迎駕于是科道爭諫不納詰
且上還自宣府是日文武羣臣皆曳撒大帽轡帶迎
駕于得勝門外中官預傳上意具綵幛數十綵聯數
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眾
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乃備羊酒白金綵幣手紅

梵夾子稱賀上戎服乘赤馬佩劍來邊騎驛遙見
火毬起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道左叩
頭上下馬坐御幄問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
蔣冕捧菜橘毛紀擎金花二稱賀上伏畢頤云朕在
榆河親斬首南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頓首謝上遂
馳馬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時大雨雪百官迎駕者
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
上御奉天門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遠寇刀械武器令
羣臣縱觀

武宗外紀

十一

是日復幸南海子詩還賜文武羣臣銀牌子左順門
一品重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文其上曰慶功五
采飾之貫以朱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
給事中御史四兩鏤文其上曰賞功貫以青組賜畢
各被以紅簪花次第出先是羣臣具綵幛賀儀其出
銀以品級為差故所賜銀如其數翰林官無賀不與
賜
乃復幸宣府眾諫不納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上
還自宣府
十三年四月上幸昌平詣諸陵祭告畢遂幸密雲時
民間競傳欲括女子獻財物以克進奉所至遞匿獨

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藉以惑人者百姓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執思義送詔獄令法司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得旨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

上駐蹕大喜峰口招來桑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至關安勞畢還京

初上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勳逃至行在因嬖幸譴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而

武宗外紀

十二

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囚繫于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詔獄

太皇太后發朝時上親奉梓宮帥百官衰經徒步送至得勝門外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臨祭上戎服馳馬觀之

遣太監蕭敬傳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并肅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印寫敕與他威武將軍者上自稱也是日左順門羣臣泣諫不納既又敕諭加鎮國公爵以報其勞

上復北幸黎明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華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火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武宗外紀

十三

都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爲酒坊且爲之榜曰官食亦立券買而皆不予直曰官家房

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克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問且令有司餽廩之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賽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上不知也

乃封右都督朱彬爲平鹵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食祿千石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既誘上再巡邊與通過幸不覆軍上欲自耀武功乃假重兩人親爲定爵名馳救下吏部封之兩人亦自以爲功慨然

受賜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偶于眾妓中遙見色妓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館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廷侍皆呼之曰劉娘娘云

上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乘馬腰旁矢衛風戴雪備歷險阨有司具輦以隨亦不御至是還宣府聞

武宗外紀

十四

寺從人皆疲憊弗支而上不以為勞也

十四年二月上自宣府還文武羣臣具綵幃銀幣竿酒迎于德勝門外如前儀是日先駐蹕外教場親簡閱所獲首領衣仗然後入乃賜內閣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道官銀牌花紅有差

上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法駕兩簿皆先行惟從騎率百餘人禮畢幸南海子夜分還御奉天殿行慶成

禮上嗜飲嘗以杯杓隨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復預備

餅餌故所至輒醉醒即復進以為常

忽降手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傳旨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像供獻香帛祈福安民又諭工部今南行巡狩宜急修黃馬快船以備用

修迎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是時乾清坤寧大工未完工部執奏當暫停不聽

上決意南狩羣臣憂惶無所出翰林院修撰舒芬武選郎黃鞏車駕員外郎陸震等皆抗疏極諫于是醫

武宗外紀

十五

士徐鑒以醫經養生之理諫諸部相繼諫乃下鞏震詔獄而令芬等一百七人罰跪闕五日每日自卯迄酉設官校巡視迄則令各堂上官領回日滿以聞時有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跪端門外衛士詰之答曰至尊若出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且英當隨駕自分遇變必死與其死于外孰若死此遂自刺其胸衛士奪刃得不殊下獄鞠治法司承彬指以妄言擬斬詔杖之六十遂死聞者哀之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停止諸臣留駕之罪且上疏極留上怒下詔獄掠治復

降旨敘等十人并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
整俱荷極枯罰跪五日滿以聞既而諸行人司
官余贊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文恪等三人又上疏
極諫俱下詔獄掠治并罰跪五日如前例一時朝寧
如行登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

乃杖耶中孫鳳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外各三十以鳳
及陸倅張衍姜龍舒芬為倡首特調外任永不用餘
各奪俸六月杖時中官以斥已各奮怒予重杖呼號
之聲徹于中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旺死焉又杖
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周敘林大格徐縈等各五十

武宗外紀

十六

為民鑒誦戍瘴地餘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
間陸震余贊何遵林公輔等相繼死共十有一人
宸濠反傳旨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殺巡撫等官
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
邊兵征勦以侍耶王憲率戶兵工部屬各一人隨征
以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朱暉掛平
賊將軍印俱克總兵官假以節制其平爾伯朱彬左
都督朱周隨駕南征
命禮部上大駕親祭告禮儀上服皮弁乘革轎備

六軍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及禡饗軍牙六韞之神乃
親征頒詔發駕京師

是日賴撫王守仁已擒濠提問置不使下

駕至保定府駐蹕張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與
巡按御史管糧道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其善
飲與為藏闔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手中闔于地
令符拾之問符飲數瓢頽然上復大笑

既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
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其竟不怒都御史王
翊獻觴步緩上曰之神周因休翊謂上意不測明日

武宗外紀

十七

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為翊也
江彬從傍厲聲叱之冀并罪兩人上不為動時太監
黎鑑家人有以科欵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既復
取償于有司翊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關格鑑泣懇
上前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
語塞而退上巡幸所至有容德且不為左右所誑如
此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
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
為信過蘆溝上馳馬失鐔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

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觀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湖廣叅議林文繼入其舟奪一妾行

九月乙卯值萬壽聖節文武百官各遣賀于奉天門外是日過德州不泊而行諸從臣亦于舟次望拜之上復至臨清數日始南行

十一月過濟寧又過徐州上御龍舟自濟寧順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楊第時巡遊所至捕得魚鳥悉分賜左右凡受一鸞一毛者各獻金帛

武宗外紀

十八

為謝至是漁清江浦累日

南京山東河南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車駕戎服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考縛郡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出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致請或稍拂之輒棒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冬至文武群臣行遙賀禮是日上在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各稱賀于太監張楊第中

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命驛管朱寧于臨清

上至寶應漁于范光湖

十二月朔至揚州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選民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蹕焉且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乘夜奪門出逃匿門者不能止知府蔣彥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不愁去頸耶彥不為動徐曰小官抗上意分應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故以告非敢抗也經怒稍解

武宗外紀

十九

揮使去經乃密覘寡婦及娼優家夜半遣數騎促開城傳呼駕至令遍燃燭光如晝經乃率官校徑入所知家棒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搜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寄尼寺住有憤悲不食死者希覓其家人收殮去自是諸婦家相通多以金贖免惟貧者悉收入送總督府上自以數騎獵揚州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此數出獵大擾賴劉姬諫而止獨總兵神周矯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束諸草場大獵三日僅得獐兔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道潦不果

上欲于南京行郊祀禮以緩班師之期大學士梁儲
蔣冕累疏諫乃止

所至禁民間畜猪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
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

漁于儀真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
黃昌本家閣太監張雄及守衛馬吳所選妓以其半

送舟中渡江至南京祭南京太廟如常儀

工部奏浣衣局所養婦女甚夥歲用柴炭至十六萬
觔今再請增給許之以是時巡幸所過其閱選婦女

多留浣衣局故也

武宗外紀

二十

十五年正月立春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魏國公
徐備尙書喬守等復稱賀于行在所

上挾劉姬遍幸諸佛寺敕繡大旛旒蓋及佛幔經帳
等遍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某與夫人劉氏施用

二月駕宿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

擾久之乃定或謂江彬蓄不測故爾爾

時有物如猪頭墮于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

滿壁纍纍一若有人頭掛于上者

八月江西俘濠至十人設廣場戎服樹大纛環以諸
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復置械受俘

詔班師

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纛之神

上漁于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

遂自瓜州濟江登金山復南渡鎮江幸致仕大學士

楊一清第次日再幸入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因

問文獻通考是佳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

皇言問幾何冊對曰六十冊問此間書更有多于此

者乎對曰冊府元龜校多凡一百二冊命俱取以進

又明日飲一清第樂作上索筆製詩十章賜一清命

一清和之一清呈詩上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有

武宗外紀

三十一

所獻上大悅

自鎮江還再宿望江樓至揚州遣朱彬祭旗纛之神

于著齋觀

撫按等官設慶功宴其儀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

一綵聯百疋其餘折值以進

復漁范兆湖鎮守太監丘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紐

繫知府蔣希魯署庫備至數日乃得釋

過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呈進賀功金

牌并花紅綵幃上戎服釋花鼓騎入城時有司預治

故尙書金濂第以俟臨幸上乃止濂第

重陽節競進菊花

經山陽縣學入視廊廡諸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治通鑑出

還至清江復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自泚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二月上將還京先命禮部上獻俘禮儀上常服御奉天門鐘聲止請上乘輿作樂登午門樓陞座樂止鳴鞭訖文武百官朝賀遂獻俘獻訖退

乃奏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

武宗外紀

三十二

督府平南伯朱彬等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揮方略將宸濠等逆黨中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捕乞明正其罪上批著論功行賞畢即將宗遠等獻俘于闕下會鞠以聞

初上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卯尾而行嘗欲放之湖以待自擒衆諫乃止至是處置如賓鑄劍令白盡揚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

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其所俘首級亦標白幟懸于竿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乃以凱旋詣南郊再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遂大漸

武宗外紀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記明武宗之事凡九十四條皆取之於實錄前有自序謂同館之爲史者凡武宗諸可鑒事皆挾而不書故作此以補之然本紀自有體裁無縷陳瑣屑之例且其事已具實錄中而野史又多備載旣無異聞何必複贅耶奇齡註大學備引漢以來訓一切二字爲苟且斥朱子章句誤解一切之謬證據確然乃於彤史拾遺記仁宗張皇后傳中有勿干預一切語此書復有上一切行禮語在張后傳猶曰述其原書未可潤色此書則敘事語矣是亦負氣求勝不顧其後之一端也

後鑒錄七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後鑒錄七

卷》提要

西河合集

後鑒錄

卷一

洪武年賊 陳未定 唐賽兒 宣
夏旭 葉宗留 鄧茂七 黃蕭養 石城土達
劉千斤 李鬍子 寶龍峒賊 成

卷二

河北賊劉六劉七趙鳳子等 四川羣盜 劉烈
藍五等 方四廖麻子騎老人 江西華林東
鄉靖安大帽山諸賊 桃源洞 萬年縣新民

卷三

橫木左溪桶崗三寨 荆頭寨 彬桂敦 馬平
駱王堂 山西青山賊 後鑒錄 目

卷四

海賊良璠 田斌妻 師尚詒 廣東賊張璉等
吳不平 曾一本 大足賊 萬羊山賊 回種
巢賊 樵民 林活梁 梅堂 劉汝國 天啟年
諸賊 艾山賊

卷五

李自成

卷六

張獻忠

卷七

海賊劉香老 顧榮 廣東山賊 山東賊李青
山 袁時中 劉超 徐陽蕭之賊 河南諸寨
許都 湖南天王寺 牛寨 猴寨 高僚 源紫僚 源
紫賊 河上孟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司馬
又字龍川
吳興人
明末諸生
公職
較

後鑒錄一

自古治政失而莠民起世鮮亭閭則負乘致寇何代
茂有然大抵開國草昧不過如東海呂母耶耶子都
之屬而迄乎既衰黃龍白波因運竊發流漫淫稍
費驅珍卒未有初起探九既成斬木而國家大命即
于此樞掬如有明二百餘年間者或謂全代規模定
于創始成祖冠意締寒整軍飭旅窮邊絕幕其神明

後鑒錄
卷一

區畫全在乎是故終代雖多邊患而究不以是喪其
國步至若中原小寇藐跡不問即末樂初年廬陵縣
民嘯聚劫殺弟救都督韓觀諭使散去而大寧桂林
諸盜其屢降屢叛如韋香等已經兵部奏前降救
部院以為天下無事不常用兵故廣東賊鍾均道自
建文時弄兵延至永樂傳已死而唐賽兒餘黨名
為撲滅究之賽兒翻未授首貽誤不靖遂致升海故
遷延一十七朝荏苒草竊消消不絕而其後順茂江
河之勢成敗之相形分于崎重然乎否與夫安邊禦
寇原與軍政相表裏明初兵力在邊而各省衛所半

係名募行軍之際僅屬之都司職掌凡有按以下輕
為弁官不肯相下而一當無事便置若疣贅都司本
非干城即衛所武士皆無紀律步伐可當禦侮雖新
設巡撫互相覓藉而行移體統間又多齟齬故盜賊
起即易聚而聚即難散縱其後勢不得已或間用禁
兵而既而禁兵亦弱即間用邊兵而既則邊兵亦弱
夫至邊兵弱而事不可問矣且邊兵弱則邊事倍亟
雖力足勦賊亦左支右吾不能兩用况乎其本弱也
然而正嘉之際盜賊尤劇兵力之弱見于此時頗卒
能遏絕亂略以返于清平時則咸寧新建革實克勘

後鑒錄
卷一

之則豈非明之多盜賊以明之無兵而明之亡則又
以明之無人也與昔建溪謝給舍作後鑒錄大抵輯
明代治盜始末定為爰書以示鑒戒語曰前事者後
事之鑒蓋致寇得失正有國所宜鑒也予少丁喪亂
往往承故老舊聞由闕獻而上遍採二百餘年間所
記羣盜彙積成帙將以備史文之擇而承乏編纂頗
見摻錄則殷鑒在前毋庸再諱因仍存故本而襲以
給舍所錄舊名曰後鑒錄亦曰夫猶是當日之爰書
焉爾

洪武十四年程鄉縣羣盜起南雄侯趙庸帥兵擒斬

賊首偽萬戶饒陸海等一百五十人其年冬延安侯唐勝宗帥兵討衛處溫山賊擒賊首吳達二葉丁香及其黨四千八百人盡殲之嗣後有何翅有高福興田九成僧人李普治皆能殺知縣抗官軍攻城略地然隨起隨滅此皆洪武年驅除後初起之賊

末樂初有龍溪民陳末定負險為寇略傍縣累歲不能制知縣劉孟雍以計掩獲之雍南昌人他賊惟鍾均道為劇然出沒無定形或云鍾道死至十八年而山東有唐賽兒

唐賽兒者蒲縣民林三妻也兒時能刻紙為人思使

卷一

三

戰關自號佛母預言成敗事頗驗往來益都安丘即墨壽光諸縣相煽誘奸民董彥泉為號召諸眾得五百人據益都知石棚寨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敗績都布按三司遣人招撫即殺招撫者末樂十八年上敕安遠侯柳升勦之賊詐遣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往據東門汲道而賊夜西出襲官軍營殺指揮劉忠升急追擊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而賽兒竟遁賊黨賓鴻攻安丘官軍不能敵有備倭都指揮衛青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行奮擊敗之賊將餘眾再戰賊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

餘人生擒四十人皆斬之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梓山之苛不為屈而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擊賊于諸城殺賊盡上乃下升獄而令捕賽兒久不獲慮難鬚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盡述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婦女之出家者先後數萬人後果于尼中捕得之初賽兒夫死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至是捕得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鉗繫兩足俄皆自脫遁去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

卷一

四

死而賽兒不知所之深陽人錢質死而復生見李老君曰子福人也可以圖大事遂聚眾反宣宗命襄城伯李隆捕斬之其他宣德年諸賊前後討平者有慶遠章敬曉青田陳才末新蕭彥真會昌朱南政南鵬及妖僧李臯等夏旭與隣人爭田格鬪為飛瓦所中大怒呼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官役捕之殺官役旭末豐人末豐縣丞以百人往諭不聽且執丞提之而醉以酒縱之歸其語丞自稱都督指子弟曰是皆指揮官宣德九年上聞奏曰此狂人耳遣刑部侍郎魏源諭之而令

都督任禮率禁兵五千隨其後曰假借強者繼以兵
旭果個強兵隨至故匿其精銳而以孱卒攖其前旭
笑曰是紙人馬耳忽精兵自後排棚入縱火旭從烟
焰中鼠竄被縛梟于市

慶元葉宗留曾於正統初與麗水陳善恭盜福建寶
峰場銀坑有司捕治不獲至十二年遂大聚眾掘少
陽坑數日計所得獲給口食棄去復率眾之雲山徧
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更往政和掘少亭
坑亦如之乃慷慨謂其徒曰以吾之眾即攫金于市
何所不得乃至疲絕祭捐生命給此口食豈吾數百

後集

五

人中無一人宜富貴者哉遂掠政和縣而還慶元號
名得數千人拜龍泉良葛山人為教師教以武藝由
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從者日益眾乃攻下建寧府
殺參政張瑛橫據車盤嶺諸險官軍無如何其明年
福建沙縣有邵茂七者本江西人亡命入福建至寧
化依豪民陳正景聚眾數百人反先是巡按柳華檄
州縣嚴什伍保甲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甲長皆仇
人田例輸粟主家茂七獨令田土來領粟去田主訟
之官官令縛茂七來茂七不受縛乃下巡檢勾攝之
茂七殺官軍并殺官軍之追捕者烏合數萬人自謂

後集

六

閩王與陳正景劫上杭還攻汀州正景為推官王得
仁所殺而茂七黨盛不可制乃據松關劫商旅陷光
澤邵武順昌諸縣會福建叅政宋彭倚中官勢貪黷
民不堪命尤溪蔣福成反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
聞遂同刼州縣至延平御史丁瑄遣同知鄧洪帥官
軍勦之盡殲官軍二千人丁瑄乃遣使招諭約免死
茂七笑曰吾未中死法而煩預為我免之何也爰使
者據延平之沙縣更稱剗平王設官屬而御史畏海
初至延平統兵四千人往勦至雙溪口道隘城二十
人伏村店兩傍俟兵過且盡有都指揮後殿將至城
伏猝起舉排柵塞路縛都指揮前驅不得返遂殺都
指揮及從兵數千人前驅還禦賊登山拒眾喊而下
官軍大潰乃進攻延平都指揮范真彭璽俱戰死御
史以聞上乃召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聚陳榮討賊
張楷師至浙浙撫請楷先擊葉宗留而後入福建乃
陣斬宗留楷未知也時陳榮亦戰死楷入延平會茂
七破泉州殺知府熊尙初勦久無功詔寧陽侯陳懋
為征南將軍統保定平江二伯及都督尙書太監等
合兵進討亦不利張楷乃陰致賊黨黃琴羅汝先為
間諜誘茂七攻延平設伏挑之佯敗賊乘勝渡浮橋

薄城關廂伏發礮作合擊之大敗茂七中流矢死斬其首露布以聞餘賊猶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與女賊廖氏偽號女將軍者聚後洋廖氏歐寧人妖淫善劍尤驍捷初以禦賊被擒為伯孫婦至是亦出戰平江伯陳豫指揮王鉞勦獲之賊平張楷乃班師經浙復勦處州賊陶得二龍水賊陳鑒湖等皆誘降急詢葉宗留所在始知前陣斬緋衣者即宗留也先是宗留據車盤時得二以數千人歸宗留而鑒湖與宗留同為鐵賊殺叅議竺淵忽與唐其等四百人以紅袂裹首奔附茂七得二攻處州殺都指揮沈麟叅議耿定

後鑒錄

七

僉事王晟副使陶成而鑒湖掠福浙江西諸境殺都指揮吳剛都督陳榮知縣鄧顯推官王得仁指揮龔禮即楷所統兵如轆轤回諸勁旅皆以征二賊殺傷殆盡至是宗留茂七死用間謀誘之始歸命籍其黨凡九千餘家男女各二萬餘口後景泰改元侍郎孫原貞以福浙界多盜請析浙界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而增福界置永安壽寧二縣黃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也以行劫械都司獄中踰年所臥竹床生枝葉聚成異之曰此瑞徵也時同禁重囚數百人皆山海盜蕭養陰相結賄獄吏飲酒得

擄物出入禁稍疎遂藏斧燔鵝中內之而伏其黨獄門外至夜脫衆囚械山之斧破獄門大呼內外響應如數千人者劫軍器局得兵仗挺而走諸司各壘石拒門不敢動遂開城出奪船屯于縣東之潘村近萬人正統十四年八月圍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以醉戰舟中溺死而都指揮僉事王清從高州來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賊載柴小艇若魚鹽者伴巡賊奔近近舟清問賊何在賊從柴中應聲曰在是遂縛清以刃脇之跪廣州城下使呼啟門千戶錢惠出城頭罵清賊移清跪他所呼如前惠又援弓射之賊謂清

後鑒錄

八

無用殺清賊初起無械至是得官軍火鎗諸器勢益振據五羊驛為行殿偽稱順天王改元東陽署其徒都督指揮等官乃以舊叅議楊信民有德于民廷議遷信民撫廣諭諸賊賊已約降而信民驟死詔遣都督董興出勦益以廣江西兵賊圍城八閱月方造雲梯呂公車將攀堞上而援兵適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占時曰進兵夜見賊星墜南岸軾喜曰破賊必矣遂逆戰于大洲頭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流矢死梟其首其餘偽總兵五府都元帥慶國公會賢等百餘人竝伏誅惟黃公麗南竄引山徭海寇為

亂陷欽州降于交趾董興駐廣城不出禦遣都指揮杜伯與戰死之恭政謝祐副使項忠復遣指揮張通出戰亦不勝于是以王翔總督諭撫嶺南而自翔而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隨捷隨熾及韓雍大征至用兵二十餘萬而其禍始息當是時去蕭養之死已十七年矣

天順四年八月藤縣民胡超成因事充軍遇革造妖言構集山賊攻陷諸縣治燒劫官廨殺幽諸軍民估商縛寶家乘巡檢而解其印廣撫葉盛統恭政范信副使雷復都指揮韓瑄指揮張錦王銘諸官兵擒斬

後漢書

九

成等三十三人賊平

耶陽大盜劉千斤以成化二年及先是耶地多山遭積盜明初郅愈以大兵勦元世山賊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正統中歲飢飢民徙入不可禁久之至數十萬千斤在其中千斤名通河南人多力手舉西華縣治門石獸重千斤因號千斤曾在房縣與妖僧尹天鳳往來已有密謀而是年石和尚即石龍與劉長子苗龍苗虎者刑牲將舉事千斤遂要之同友踰大石磧樹黃旗拜石和尚為謀王攻掠河南南陽間西至漢河東至斬黃皆散據其地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

署將軍元帥諸官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乃先分兵山間道出賊後而後以大軍臨之賊數萬迎戰屬未病圭督震分兵截勦大破之生擒劉千斤暨苗龍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陣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所獲賊屬子女計一萬一千六百餘口馬畜無算而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既而未病愈更帥兵搜餘賊而石和尚復西出燒劫巫山大昌諸縣殺夔州通判王楨復張甚圭遣參將喜信指揮張英誘長子縛石和尚降磔之遂班師其後餘黨有常通王靖張石英張剛等六

後漢書

十

百餘人皆以次就擒而李翦子攻烈

李翦子新鄭人名原寓居葉縣從劉千斤反千斤敗翦子與王彪走免糾合餘賊小王洪不至則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重號台飢民至數萬人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名號官軍戰不勝成化七年都御史項忠全李震進討先張榜招飢民使棄賊自歸而後調水順保靖土兵大殺賊擒李翦子于竹山縣餘黨俱俘斬殆盡其招集飢民得檢籍出山者共九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口而湖廣賊中俘斬者無算忠遂以多殺被謗其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其略曰昔修

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僭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僭置南雍州于襄西之側其既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此前代處置流民之成法也今之流民百億于昔而耶陽曠上當湖廣河南陝西之界溪山大谷所在燔聚今使聽其近縣者附藉遠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而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上其說而北城兵馬吏目文會復條上三事一則荆襄地饒流民附籍則給以土田一則流民襍處防禦恐疎當鎮以軍衛一則耶陽上游地廣山僻

後鑒錄

十一

當多設府縣於總隘之處以互相統攝上命都御史原傑經略其地且盡採諸說行之乃開設耶陽府置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以處流民得九萬六千餘戶兼設巡撫而割竹山地置竹溪縣割耶津地置耶西縣其在河南則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南名桐柏伊陽三縣而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以商縣爲商州使所攝流民各有屬寶龍峒賊楊輝者難劉寧餘黨也劉寧攻程鄉爲官軍所殺而輝逃安遠聚衆數萬于嶺北界上時征大藤峽官軍遠調不及勦因而愈大副使毛吉曾以勦

賊有功於成化改元降旨凡有賊地方救吉同總兵巡撫三司督調官民人等相機勦捕其領軍官員有不聽調遣者得巡問治而巡撫以下謂吉副使任過重忌之凡前後調遣故不應吉自料民非并旁近所兵得千人而游康縣知縣王琪請從遂攻破寶龍諸峒擒其巢且追殺餘賊于雷廉惠韶諸處至雲岫山以深入無援戰死吉遂遇害然賊亦勦盡廣州民立祠思之曰可憐雲岫山

後鑒錄

十一

化初李來毛里孩犯塞土達李俊者畏其殺略獨以羊酒奉李來李來喜賜之馬俊遂心動致仕都督張泰畜牧鳴沙洲土達張把腰倫其畜泰聞于巡撫而縣民迫脅者腰滿四所巡撫并下吏檄平涼指揮滿璋捕張把腰滿四而滿璋者滿四侄也相持倉皇間會參將劉清新到官指揮馮傑欵土達金錢爲餽官儀李俊率欵頭懷悖判四家惡言激四使劫瑞爲亂四遂劫瑞殺其衆號召土達于成化四年六月奔石城石城者唐土番石堡城也去平涼千里在萬山中四面斗絕無徑懸絕而登山西頂平可容數千人而

環以墻高二三丈顧乏水山隙有石甃可汲甃當
棧道棧外築小城設之前臨危坡高數仞如拱壁者
而凡山而背左右悉築城高二丈五尺各留小門僅
容一騎環城皆亂山形甚惡昔人所稱石堡險固非
數萬人勿克者潯四營圍獵至此美其地又先此曾
掘地得前代行帥府印以為瑞至是據之潯四名招
賢王李俊名順理王攻同原李俊戰死劉清白靖鹵
來戰不利四益糾隆德靜寧會寧諸土達至萬人巡
撫陳价與鎮監黃泌寧遠伯任壽合都指揮那瑞申
登率各衛軍往攻戰于城下復不利殺傷指揮王震

後鑒錄

十一

等二百餘人遂命副都項忠都督劉玉都指揮夏正
發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并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
共五萬往討未至陳价任壽者耻已之敗而又忌項
忠與延綏兵得專其功適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先
至即邀琮自固原趨蔡祥堡夜二鼓軍壘甫定比曉
即出兵去石城十里賊數千出迎請降有軍校焉信
知兵言于陳价曰賊臣測然我軍力疲未足戰不如
姑聽彼稍休徐議攻討吳琮叱不可遽麾兵進賊遁
去至城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出時尚無兵仗
持木挺闕官軍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价欲

自殺左右救免時賊截靖寧掠奪甘肅糧運聲言窺
陝項忠至并救陝撫馬文升協勦先于營外得賊書
求宥罪長居石城衆知為詐乃同其山谷形狀分七
路進兵忠與文升劉玉屯中路山莽金佛溝進延撫
王銳參將胡愷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山木頭溝
進參將夏正山亂麻川進都指揮張英山驢母川進賊
副將林盛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山驢母川進賊
迎敵延綏兵失利毛忠先登奪諸峰要害斬獲甚衆
忽中流矢死朝議洵洵忠文升合計日夕戰賊窮賊
素信神神降曰戰決于今日勝則利不則斃不勝賊

後鑒錄

十四

大懼請降忠但納滿璫而餘不許賊猶溪復上山請
戰忠乃劫賊將楊虎狸為內應解所束金鉤賜之遂
擒四後賊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進戰火敬走時
滿四從子滿能寂曉捷與俱忠追捕詢之賊黨滿洪
洪云火敬與能入青山洞忠用火燠之俱就擒遂刻
平石城勒石壁紀功而還寂後籍帶山賊毛哈喇亦
賊黨張慕鴈居越一年官軍勦擒之伏誅

毛翰林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姓可稽
王潤卿玉較

後錄二

正德四年畿南盜起時逆瑾用事瑾欲盜匪靖分遣御史嵩臬殷毅薛鳴鳳于天津真定徐淮諸處專事捕盜例御史出巡無家口至是許攜妻以賊賊為限鳳鳴至歸德挾守備會飲聚娼歌舞詔謫為徐州弓手殺在天津不事事獨將臬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入真定用樂部前導鐃吹金鼓

後錄二

不絕于耳遂進臬食都仍捕盜先是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穿窟穴同時劉六劉七李隆楊虎齊彥名邢老虎輩皆附之丙官多文安人茂善賂隣有北賫張氏為太監張忠族茂謬為已族兄事忠嘗因忠家人入豹房觀上謁鞠意自得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竊為求解于忠忠置酒私第名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口此彥實吾弟耳無相阨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爾毋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及將臬至惡之密遣巡捕李主簿作為優人彈琵琶入茂家其得其與奏率曉健就家

掩擒之欽折其兩股賊歸餘賊走乞忠忠與谷大用為請于上將下赦而璉家人梁洪索金不嘗劉六劉七相顧謀須轉劫近境以足其數會楊虎燒燬官廨發覺六七知事敗散去涿州州官募其能名六七協捕有功御史蔣瑞亦賞之或勸瑞并絕禍本二人聞燬去臬仍圖形捕二人抄其家繫其妻子二人窮楚合瑾誅臬亦被劫二人邀楊虎走附畿南盜白英招其黨攻破安肅縣劫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旬日間得衆數千而于是有趙風子

後錄二

言類風狂者因號風子劉六攻文安鏃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拽妻出水將汗之鏃怒挾巨石撲殺二賊仍拽妻立水中劉六至壯之說使降鏃心動與弟鐃錦謀曰今當勉為賊固已但毋為人後吾先聚百人應之與之角立倘事成可指名也於是號名得五百人與六七會河間指揮李璉統京營千人往討不能勝賊受風子教弟鐃忽去來無常處使官軍奔命凡得民間馬一口夜馳數百里捷如颶風而官軍馬少即有亦不能窮馬力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

馬中錫統禁兵出戰而本兵何鑑奏禦盜事宜請鑒
城濟隄還補軍餘錄民間武勇勿使資盜而鄉村聚
保甲團練且設兵隘口防其奔逸其所條奏俱鑒
可行而倖執袴縱賊中錫書生主招撫翻致大訐自
河間會後連攻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及深冀開
定諸境大肆殺掠遂從濱州臨朐淄川樂日照蕭
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所過無不下者乃分賊
為二趙風子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名河南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名山東賊然縱橫莫定
所破畿南山東河南南直諸府州縣反覆蹂躪有一

卷二

三

縣四五至者所至輒下如無人然大抵賊俱起畿內
恃馬力馳驟不佔城郭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居前
呼噪衝突聽其勝敗以為笑樂然後自飭其精騎覘
勢進退莫可揣揣且官軍利賊路多縱舍指揮桑玉
嘗遇賊文安村賊失隊六七匪民家高樓欲自到王
故徘徊有頃彥名持大刀勝官軍敗斬者數十人至
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賊至矣六七控
弦出射數人去何鑑劾中錫與倖被逮是時諸賊破
棗強縣殺知縣段屠戮宸慘乃命伏羌伯毛銳太
監谷大用兵侍陸完討賊而以邊將許泰邵永等

大用節制時刻七將窺京師駐霸州許泰迎擊之賊
敗諸軍追擊至景州鑿橋賊大勦公路奔竄將趨渡
小灘河北而保定都司田彬指揮趙文出扼之收積
副將李璋遇賊于蒙山亦敗績賊復逞楊虎趙風子
得我軍神器盔甲及蟒衣兩人遂披蟒控馬列仗陽
陽過泰縣風子為下馬題詩而去先是賊破武定時
傍縣皆下惟樂陵知縣許達善守禦設伏殺賊賊畏
之上擢達僉事兵備武定至是賊從泰安濟寧而南
歷破州縣旋運船劫倉庫執主事王寵淮安知府劉
祥都指揮潘翀指揮陳鵬靈壁知縣陳伯安以及虹

卷二

四

縣虞縣知縣皆被執始釋而屢過武定不敢近于是
聚白龍王廟將渡河武平衛百戶夏時扼之楊虎溺
死賊乃推劉三為主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改名
懷忠稱副元帥立五軍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
樹大旗為號而劉六等覘谷大用毛銳駐臨清復擁
衆至霸州將以十二月朔伺車駕出郊宮省牲犯蹕
賴何鑑密書得不犯當是時刻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
趙風子邢老虎凡六渠各相約分掠以牽制官軍而
官軍當之輒還蟻雖前後報捷不下數十萬而指名
諸賊無一殄者毛銳既衰老屢敗而谷大用擁兵觀

望不敢戰。甚至銳臨陣奔逃。失所佩將印而大用。蔽之不爲罪。其邊將。功如江彬。白日殺冀州民三十人。以當賊級。而莫之敢問。是以賊日橫而軍政日益壞。劉三與風子攻陷上蔡。商水。西平。舞陽。葉縣。諸縣。殺知縣霍瑄。王佐。唐天恩等。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等。而屠其城。然後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以漸入南境。臂破寶縣。僉事孫盤。賁黃榜。撫賊風子復書曰。羣奸在朝。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御斷。斬奸佞之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羣奸。故其破必陽以不得手。刀焦芳爲恨。

後集

五

取芳衣冠。被庭樹斬之。而發其祖父母棺骸。至鈞州。以馬文升家在鈞。引衆去。其假義如此。七年春。命遼東巡撫彭澤提督軍務。以成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統延綏榆林兵。勦賊澤。大陳軍容。責諸將退縮。顧軍政論行法。建勳鼓行。而前諸將皆惕息。旬旬請自効。遂敗賊于河西縣。斬二千級。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風子奔鄆陵。由新鄭。鄭州。至蔡陽。汜水。假師與劉三會。河南府總兵馬楨戰死。乘夜奔汝水。復犯汝寧。入潁州。朱臯鎮官軍追勦之前。後斬獲其衆賊。乃渡河。溺于河者五千人。風子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至桐

柏略馬爲知縣李聚所敗。而總制彭澤督官軍敗風子于六安州。斬獲四百餘。追至定遠。應山。隨州。連敗之。仇鉞又敗賊于光山。賊奔六安。追至七里岡。又追至桐柏。時邢老虎病死。李鉞爲劉七所殺。張通。陳翰皆降。而劉三被射。自焚。土地坡爲官軍截首。去獨風子走。德安。嘆事不成。行至應山。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乞難其鬚髮。懷度牒與真安渡江。入江夏。唐虎店晚飯。爲武昌衛軍人起成所擒。而六七彥名屢敗于邊。將李鉞將北竄。陸完訓許泰卻未成。劉連破之。賊乃由文安而下。至宿遷。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贛榆。

後集

六

過鄭城。復過呂梁。總兵劉輝邀擊之。敗賊于勝縣。又敗賊于郭家庄。殺獲數千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復敗之。將奔海套。陸完帥大軍與遇于古縣。集時宣大鐵騎成集。合圍諸軍奮勇。擊斬首二千三百。殺傷三千有奇。俘獲百餘。賊衆殆盡。而六七彥名獨挾騎三百潰圍走。乃復由靈璧而西。踰棗林。渡邳騎能屬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乘馬登舟。復得七百人。駐兵武昌。殺湖撫馬炳然。爲湖北官軍所追。風起。橋折。劉六死。于水。獨七與彥名仍糾水寇。自黃州。九江。湖口。彭澤。以及安慶。太平。儀真。鎮江。所過。

殘滅陸完乃統諸將下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等將
截海口而七至鎮江或泊通州之狼山或屯常熟之
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阜咸被流劫
乃復自通州泝江而上犯江西諸境復下通州游獵
每謀自通泰登岸復還山東而揚州官軍拒之乃復
自海門而上泝蕪湖采石凡三過南京莫敢抗又謀
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襄河不果忽復自湖口九江
而西寇南康迤邐斬黃光岡間謀登岸北行又不果
乃復還之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
完諸軍集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鏊張蘭俞諫及副將

後鑒錄

七

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返鎮江進掠常州殺知府
李嵩還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有舟三
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留仇鉞駐鎮江而調劉耶郤
未以舟師趨江陰賊率衆移攻通州耶復擊之賊入
船是日颶風作賊狼狽甚復登山耶乘夜三鼓與郤
未任璽並進軍聲震天賊披靡走山嶺懸石垣控險
鎗矢瓦石雨下耶未奮身前以必殲皆戴盾膝行
手施砲弩且上且戰奪其垣賊墜崖奔竄有下山趨
船者船隘不得入耶反身逐崖下百矢齊發劉七投
水死彥名斬首麗文宣李隆被擒先是風子見獲時

有楊寡婦賊與劉七以百騎寇利津僉事許遠舉脫
之職其騎于楊二庄而寡婦竟遁至是賊賊索寡婦
所在不得及李隆解京獻俘與風子同訊午門云衆
山楊寡婦爲楊虎所幽留其營虎死入劉三營三死
與寡強小趙氏宿遷路氏安肅楊聰明隨諸賊展轉
南徙獲于隨州縣村今見在俘中寡婦固未嘗隨
七卽七是時亦未嘗寇利津然後知向之所爲劉七
楊寡婦者皆冒其名而假焉者也然則賊勢亦張矣
風子曰凡吾爲此本欲斬佞臣數人而不能也後論
平賊功封谷大寬爲昌平伯大寬者太監谷大用弟

後鑒錄

八

陸未爲鎮平伯永太監陸閣弟餘各陞賚有差
四川舊多賊先是成化中有廣安王末以行劫爲鎮
巡所撫復不悛大劫攻掠城邑殺人發盜藏而其後
招之不得同時趙鐸者德陽人家貧貸錢賂知縣求
本縣陰陽訓術知縣受其賂而不之與鐸益貧不能
償所貸會怨家徐貴告鐸趙賊縣捕之鐸曰作賊如
王末尚不能捕何通賊之有遂殺捕友一時羣賊如
天淵溝楊贊漢川僧悟昇花溪陳煥章連山河黃鶴
子皆從之流劫銅陵內江及漢川德陽遷延至荆襄
所至莫禦僞立趙王及安將軍席訴事諸號殺知州

柴良知縣劉宣上遣給事中童軒撫諭奸儒者還。賊巢慰諭賊率黃應高等流涕示心。附名與飲食給券。賊忻然有就撫者。然率領券及安撫榜帖藏衣間。為護身符。公然行劫。軍民無如何。未幾殺都督何洪。指揮楊瑛。始命襄城伯李瑾帥京營兵討之。而鐸已先為龍州土兵所殺。于是斯餘賊蔓延未斷。自正德四年起至九年止。其在川東北為藍廷瑞。鄒本。惠在川南為方四。曹市。廖麻子。喻老人。而劉烈為首。劉烈眉州人。匿保寧山中。為盜自稱。舉人嘗劫漢中。肇昌還詐傳已死。所至人相驚他。蓋多竊烈名字。官軍圖其形。捕之懸重購。至二千金。官千戶終不可得。烈死藍五起。

藍五名廷瑞與鄒本。怒廖惠家保寧。嘗拾古棄印山中。怪之。未幾又得一劍。以為瑞。因名瑞。而與本。怒謀作亂。號名得十萬眾。自稱順天王。稱本。怒。刊地王。惠。瑞地王。流劫鄒漢。獲保寧。通巴。諸處川撫林俊。初請勦。未報。賊大誼。乃遣尚書洪鐘出討。賊鍾徘徊漢中。與俊指畫多不合。值廖惠破通江。俊率官軍擊。獨羅石砦。土兵督戰。賊大敗。走至龍灘河。半渡。又擊之。斬八百餘人。溺死者六千有餘。惠擒廷瑞。本。怒遁。

仁壽方四為同里王克鼎耕。冒姓王。避楊友之亂。與江津曹市遁於石砦之龍坪。為土官所逐。無聊遂為賊。時重慶賊曹弼先有名人稱二曹賊。二曹賊皆與廷瑞合。曹弼寇碭江。殺僉事王景廷。瑞寇營山。殺僉事王源。獨曹市者以元旦酹飲為休。俊所襲。連破五營。斬市。方四遁。廷瑞乃大招流民。從漢中入寧羗州。遂攻略陽。徽州。成縣。破其城。殺千戶侯爵。百戶兀。割舍人郭玘等。勢復振。而曹弼敗死。時上切責鐘。令赴保寧與俊等合。勦而廷瑞復自鹽亭劫柳邊驛。殺百戶賈雄及茂州知州汪鳳朝。遂破梓潼。魏城。劍州。殺

劍州判官羅明及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當是時。方四已流入貴州。與別賊任翃子喻老人合。至萬人。已陷婺州。龍泉。坪。焚烏江屯。寨。御史陳鎬調永順。保靖。土兵征之。不利。廷瑞趨江油。將與之通。而官軍追之。還漢中。值鍾與俊督大兵追勦。而永順土舍彭世麟進聞之。陝西界上會食。竭賊出告世麟。請還川聽撫。賊麟以告俊。俊未應。陝撫藍章在軍中。遽令世麟護賊出陝境。唯唯。賊易之。臨撫不至。約口待之。東鄉金寶寺。當至。屆期復不至。及至。依山為營。廷瑞本怒。居營中。不出見。弟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安。抑或臨江。

市駐其衆常出見鐘許諾未幾復口請以官爲質而後見鐘不得已遣漢中府通判葉賢質賊營于是使人來言曰可見矣然先之以本恕本恕至見畢去然後廷瑞陽陽來請見見則肆其言不可聞見畢遂去且降且劫翌日劫松樹壩官軍見不平殺劫者賊遂殺所質葉賢而焚其屍會廷瑞欲奔畏世麟詐以所擄女子爲已女請結婚世麟世麟知其詐陽許以密白之軍門且定期邀廷瑞送婚宴廷瑞廷瑞辭以疾鐘俊囑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來赴廷瑞乃帥本恕王金珠二十八人同時至至則伏兵盡擒之賊

後鑒錄

十一

大潰鐘俊遣諸路追勦擒斬及溺死不可勝紀而廖麻子遁初方四合任翳子麻六兒寇葦江官軍敗之追至東鄉搖擄壩又敗之賊乃從貴州還寇四川而廖麻子與之合時俊憂賊勢聯屬將復盛急遣降賊周大富招之不得而川撫高崇熙以方四家仁壽取仁壽賊婦入營撫四殺其族屬不聽撫俊乃統副使李鉞督諸將分兵爲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進驟襲賊殺任翳子追奔三十里斬首千級生擒方四妻妾翼日賊還擊奪妻妾去遁思南境上會俊與中軍不合乞罷許之蜀人哭送俊攀援不得而賊乃復逞

攻梁山殺主簿時植并其妻至南川江津賊王良子應之破江津縣先是方四寇蓬州制府遣副使張敏詣賊營諭撫而張敏被執贖歸至是洪鐘以被劫召還乃命左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指揮閻勲出勦已調土漢軍將戰而川撫崇熙賊土兵擾民原有賊脫髮軍裁營土兵又加剌之謠恐從此大征民益不堪乃于八年正月間兵未出時仍誘廖麻子聽撫遣副使張敏于開縣臨江市買田宅安置賜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而賊友大江執敏屠殺數百人時土漢兵悉罷遣無如何澤乃奏請急調延

後鑒錄

十二

綏寧夏慶陽固靖諸邊兵合得三千人方議勦民重被賊害而邊兵之擾民者且十倍于昔于是逮崇熙及敏以不俟朝命罷兵磔冠帶下獄鎮守三司掌印官皆戴罪殺賊而賊已遁誅逾半載矣澤乃統諸將力勦成都衛軍餘范藻覘賊勢作亂先平之而方四奔夔川爲僉事馬吳所敗變姓名潛行義官李清掩獲之送于官廖麻子奔羅江閻勲追及于劍州之青林口賊棄馬登岸而戰勲射之傷土把王臣以鐵爬擊仆斬首麻六兒赴水死獨喻老人從金堂出奔陳珣擊之于富村老人降既而復遁或曰陳珣之

竹木溝或曰老人善隱形臨戰匿于竹木溝遂不見以爲遁云時尚獲他賊路崧祥爵伯定等

初江西建昌有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而其後遂有桃源洞賊洞連餘干樂平不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險有王浩八者爲庫吏盜銀亡命據其中得衆數萬人僭號署官正德五年陷安仁縣巡撫王哲參政董村合兵三萬討之不利指揮秦勳與通判楊奎皆戰死乃起右都陳金以便宜統各省鎮巡及三司官以下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進勦而是時南昌有華林之賊撫州有東鄉之賊南贛有

大帽山之賊

卷二

十三

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南署府事通判姜榮家屬而參政吳廷舉僉事戴勳靖安臨江諸賊皆失利會廣福流賊二千人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參政趙士賢知縣申惠索贖勢大訂獨廣東程鄉賊張上錦寇嶺之安遠副使王秩通判徐珪購鄉民之與賊通者擒士錦以獻賊遁正德七年廷舉始破華林賊于連河寨參議徐藩都指揮陸潮土官岑猛率衆始破東鄉賊于熟塘南境赤岸黃嶺諸處然而華林未平而東鄉則生擒賊首徐玉五楊瑞一等陣斬一萬

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十五棚東鄉縣盡惟大帽未下是役也日兵功居多然而殺齒有難言者

大帽山賊以張時旺黃鏞爲首攻瑞金縣殺知縣萬琛嶺撫周南拒戰于龍牙擒時旺而義民林富追黃鏞鐵坑斯之指揮金堂等又破其六寨斬二千三百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八人而賊尚未靖華林敗後賊黨尚衆有羅光權者更招集流散置十六寨復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按察使王秩副使周憲知府李承勳進勦前後敗賊于局州貴塘之間進

卷二

十四

拔仙女寨踰雞公嶺擒斬合數千人遂薄華林時勦之三四年不靖意在速殄而周憲信諜言謂賊飢疲可乘勝撲滅遂深入爲賊所執遇害而其子幹以援父戰而死承勳乃陰招賊帥黃奇者置帳中令散諸賊衆而入爲內應至期承勳挾岑猛至山下選衆五百人銜枚登山賊營鼓三下解睡黃奇援重柵導衆入明火五百人奮刀砍內應者夾擊衆而馳賊潰亂不知所爲斬五千餘人蹂踐死者無算華林遂平而羅光權於是時跳去復不可得陳金進兵搜大帽山賊何積欽并劉斌陳鳳球等

俘斬一千七百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廣且險可容十萬人夜間金刀聲吐欲桃源洞賊王浩八將往據之陳金哲兵遇其隘賊不得入乃遣董朴吳廷舉等各分據險要而抽日兵驅其後海弩蹶張破竹而進已斬賊首股勇十鄉成七等而浩八役其捲所有將賂土官遁去公途棄老穉婦女殆盡行且餓至貴溪境得一飽轉掠徽衢間而目兵驅其金藉其力不能制且上下皆厭兵遂因賊乞降許之號曰新民議設縣以居奏請立東鄉為縣隸撫州并立萬年縣隸饒州抑新民其中金乃復討華林賊斬賊首羅光權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及其黨胡念二等華林亦平謂自此可無事奏聞陞賞而浩八復叛破萍鄉縣吳廷舉禦之被執不致害留賊營三月出之金乃被劫以副都俞諫代勦時浩八劫弋陽上饒衆復踰萬遂入浙開化鹵執同知楊幹等死者甚衆總兵李鈇統兵禦之而章仁者故石埭生員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至是在賊中降賊茹七知之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賓遣茹七統二百人且勦且撫而茹七叛去縱兵大略杭安仁縣官氏二女將汙之不屈死已而茹七復乞撫撫已復叛守臣不以聞臨川民陳琦進章入奏謂賊不盡滅不已

于是仍命勦時賊已在浙都指揮白弘湖州知府黃衷軍馬金鎮泰將李隆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嘉興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萬餘衝馬金破中軍執白弘去衷僅以身免復衝華埠不動文定乃整軍擊敗賊追至孔埠斬賊首汪十二等二十餘級李隆儲珊由昇口搗其巢斬一百七十級遂乘勝夾攻隆當其前文定扼其後復斬四百級而江洪以深入被執然賊勢已衰踰嶽嶺遁還江西仍乞撫且挾弘洪為贊按察使王秋許之令知縣龔淵等送之桃源復叛縱兵大略時建昌千戶鄧俊戰于七公鎮暴雨休

卷一百一十六

十六

兵賊回擊殺後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而俞諫與李鈇胡世寧高賓吳廷舉各分道進攻出賊不意大破之俘斬千計浩八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擒獻之他賊奔玉山者為知縣陳覽所獲奔桃源者為李鈇吳廷舉所獲賊衆略盡李鈇乃還鎮餘千而萬年縣之變作初抑新民王重七胡念二等于萬年縣雖曰聽撫實懷異志其所置胥吏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聞而副使李情復嚴酷衆益憤惟憚李鈇未敢發鈇卒賊乃殺縣丞馬環于姜鼎燬公私廬舍遂殺情及督捕指

押那世臣饒州通判陳達奏碧照磨馬聰謀卒死者
無算而于是桃源東鄉及江西諸縣賊俱復發乃推
右都督劉暉代鏐討賊暉未至而胡世寧已誘擒樂
庚二陳卯四斬之參將桂勇亦先獲茹七獻俘暨暉
至乃合諸將平萬年賊及臨川桃源大池以至萬斛
峰翠壁山諸寨傍及建昌豐城高安諸縣令地方官
所在搜擊賊幾盡而宸濠方謀逆窩之陰藉為川名
曰寨民于是人為諸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為
民至濠以寨民反而王守仁起兵即川寨民力攻之
濠滅其禍遂息于是人復為諸曰黃河有時滑寨民
可為兵

後鑒錄

十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稿
又名姓稱

蔡文子附校

後鑒錄三

先是陳金俞諫討江西賊間撫問討原無大懲創而
民間被害者不得雪鞅鞅諸免既不自安且易之多
覲覲磨所施復聚為盜乃以發地險與盡聚額
于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桶岡三寨接湖廣桂陽迤南
有荆頭寨接廣東樂昌龍川江廣湖福之間方千里
皆亂按額前江撫李昂于成化二十三年謂地連四

後鑒錄

一

省多盜奏設分守叅將兵備副使各一于會昌縣以
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益選
民快六七千人分屯操守而于安遠之雙橋龍南之
下歷各設巡檢司特所以禦盜賊及弘治中鎮監鄧
原復請增設巡撫駐額專理輯捕當是時布政金澤
有盛名首簡是任韓邦問繼之兩人者討賊皆無功
及周南勦廣福諸賊則仍調土目狠達往返經年糜
費數百萬而追勦未靖隨據隨熾至是謝志珊據橫
水藍天鳳據左溪鍾景據桶岡池仲容據荆頭志珊
號征南王仲容號金龍霸王糾黨鍾明貴蕭貴模陳

日能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會逆濠陰通賊賊益無忌乃以文森能使代南文森稱疾不敢赴開仕始用王守仁撫之正德十二年正月守仁至廉諸軍役之通賊者或汰去或用為間諜而民間通賊先立十家牌法訊檢之乃監前上日狼遠征調蹂躪之害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弱三分之一而別選驍勇多力縣千人補之兼署為領率統以賢能官有防守者有應變出師者立兵符教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符隊符哨符營符其說簡而詳具見兵志當是時守仁蒞任裁十日法

後集卷三

二

雖具未能行也而漳寇報急乃移文三省救諸叅副指揮會勦移訖即親率副使楊璋進兵遇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賊壘而軍會廣東兵至將合圍賊遽潰圍出突殺我指揮軍桓及縣丞紀備去諸將懼謂兵本未集即集亦未練是何能為不如俟秋期仍請調復兵再舉而守仁叱之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觀率諸道兵進屯上杭下令曰檣衆退師俟秋期再議諸將譁然曰何如果如吾言賊聞之亦稍弛備守仁乃晚食遠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衝收入直搗象湖山奪其隘賊驚走

悉衆據上厝峭壁拊背而下諸將謂失勢將退守仁麾之奮而上自辰至午相持三省兵繼至從間突上賊大潰乘勝追勦斬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獲七千餘級且預遣諸省兵遍破諸寨福建兵破長官等三十五寨廣東兵破水竹人重坑等一十三寨賊盡平班師時甫二月建五月立兵符練兵七月上疏曰狼建兵不可用轉餉又困民今民兵稍練矣請假以便宜令無掣肘使號令得專一臣當相機盡滅諸賊或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衆昧其意且以為迂笑之屢不報惟木兵王璵許之乃先招降賊盧珂鄭志高

後集卷三

三

陳英使聽用遂勦大庾賊以其切近須先除潛師縱火破寨十九所斬賊首陳曰能獲五百十級大庾賊平乃集諸從事議曰諸寨為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寨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寨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先去腹心之患而欲先攻桶岡是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破而桶岡則破竹下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白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

自上饒石人坑白而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鄭文自大
庾義安入知府唐淳季敦自大庾縣都穆下入縣丞
舒富自上猶金坑入皆會左溪唯知府伍文定知縣
張戢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趨奔秩守仁親率兵
千餘直搗其巢與諸軍會乃于十月初七日至南康
去橫水三十里而軍賊抗之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
山者四百人人各執旗鎗礮山間道攀崖伏于近
巢左右之高巖俯而視賊度我兵至舉火礮應又
預遣指揮謝昇壯士夜上竊險先發其滾木礮石
仍伏賊巢爲內應十二日守仁驟進兵至十八面隘

後集

四

賊憑險迎敵忽山頂礮發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回視
之則紅旗滿山謂官軍已據有巢穴將棄險走而謝
昇兵亦自內呼譟殺而出守仁麾益進賊進退失據
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橫水大寨而邢珣王天與
各破磨刀樟木鵝湖八寨會于橫水唐淳破羊牯腦
三寨又破左溪大寨而鄭文舒富季敦各破獅子長
坑等坑西峰十二寨會于左溪會天大霧雨糧竭乃
下令各營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
人爲導勦諸小寨之未下者伍文定張戢亦連破數
寨與守仁會賊悉平而于是議桶岡之勦謂桶岡四

塞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福新池五
處然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而上章稍平而紆道半
月攻取未便今橫水餘賊悉已奔入合勢力守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
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爲疆弩之末不能穿魯
衛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諭以禍福彼必從
不從則乘其猶豫襲之何所不可乃遣通賊戴罪官
民李正巖劉福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明貴者于二
十八日懸壁入諭之期以十一月一日會于鎖匙龍
聽撫賊猶豫既而堅持不聽然退還不暇爲備至期

後集

五

遣使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
山界唐淳入十八福張戢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
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山鎖匙龍候命忽聞諸軍皆
透險震愕急奔入內隘據水而陣邢珣麾兵渡張戢
繼之文定統衆出賊右賊四竄將復由鎖匙龍出前
奔而舒富王天與從龍口入賊乃悉衆走十八福唐
淳追擊之賊四顧失據會日晚諸軍扼險守次日進
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梅伏烏池西山界十八
福鐵木里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令許
清余恩留橫水桶岡以防復聚而遣湖廣兵散勦諸

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均十餘寨又被
魚黃寨時賊盡奔雞湖穩下朱雀坑諸寨諸將連破
之于是橫水左溪桶岡三寨賊俱盡賊首謝志珊藍
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而縛獻俘守仁山師凡兩月
破賊寨八十四擒斬賊首八十六從賊三千有奇俘
獲三千遂請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控之乃
議勦荆頭先是征橫水寨時恐三荆乘間乃使人諭
降賞以銀布諸賊心動有黃金寨賊率五百人至聽
用獨池仲容不肯從其後破橫水竟川黃金賊立功
仲容始畏之于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

後集卷三

六

揣其意實欲覘動靜且乘間為內應也守仁知其詐
于其從征趙截上新池以迂其路不使奪隘至是桶
岡破賊大懼私為戰守具益備守仁密召近荆諸縣
民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以方略使歸集兵衆
俟命而以平桶岡之故遣使勞牛酒至三荆察其變
使見賊嚴備問故賊度不能隱皇恐詭語使者曰龍
川新民慮何鄉志高吾離也彼將掩襲我故為備吾
敢防官軍哉守仁作信之時仲安在軍中守仁啟錢
門公言珂等離殺大無道移檄龍川縣廉狀且令仲
容除道候典師討珂等仲容使馳謝謂無勞官兵當

自防蓋不欲假道也初盧珂鄒志高陳英三人皆龍
川新民領舊兵二千為守仁所用故諸縣近荆則皆
見勝于仲容而三人抗之仲容恨入骨至是檄龍川
康珂而珂等三人反齊詣軍門告變搆大為反狀大
驚者仲容號也守仁怒立縛三人將斬之曰大為方
遣弟領兵報效而敢以私怨誣罔敢兵陳呼仲安來
前曰汝謂其弟不在耶仲安叩頭辨守仁慰之遂械
繫珂等置重獄而密使人諭獄中令無恐且令遣使
歸諭珂弟集兵衆候命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遷至顯
張樂大享將士衛巷皆燃燈鳴鼓下令曰諸寨盡平

後集卷三

七

吾軍士勞苦久矣宜休兵為樂以度歲時遂令皆解
甲歸臘而遣使頒曆三荆反諭仲容勿撤備防珂弟
掩襲仲容初得繫珂信喜過望至是聞諭則意益大
安守仁乃購仲容所親者說仲容當自投訴且曰官
意如此何可不親詣謝仲容曰欲仲者先調理也
吾亦欲一往覘嶺州所為遽率黨九十三人皆悍會
齊詣嶺宿祥符宮先是守仁檄諸路及龍川兵皆伏
集候命其諭珂弟亦如之至是遣令趨荆頭而夜羅
珂等使急歸發兵然後乃出見仲容勞之張小宴令
諸官屬皆次第設備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州

縣兵當赴洞乃大宴于庭先伏甲士引之入盡斬之無遺遂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洞時正月七日副使楊璋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敬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破寨三十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從賊二千有奇賊乃據險伏龍子嶺官軍為三衝特角進賊走余恩遇伏幾被執適推官危壽救之賊復盡銳奔九連山山橫數百里四面陡絕惟一面得上賊尚八百人已據險官軍不敢近乃選精銳衣賊衣作奔抵暮至崖下賊下招之兵度險遂上下奮擊四路設伏絕奔救一鼓擒盡獨賊首張仲全等二百人匿別嶺皆慟哭銜土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洞平提聞仍請設和平縣以控之乃歸其後樂昌盜高快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贛縣主簿吳此戰而死守仁復平之于是南贛千里皆無賊

初上人龔福全倡亂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穗藍友貴俱署官據烏脊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吳安仁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熙朱隆等守臣以聞時上方巡遊未嘗也至十二年胡撫秦金復以聞乃敕金與贛撫王守仁廣撫陳金會勦守

仁兵素練聞命即行秦金以參將史春領兵仍用土官彭世麒佐之兩廣兵亦至遂練日山桂陽魚黃熱水彬州紫溪臨武色舖堡爭險而進初破對里平石丫髻山寨斬藍友貴繼破烏龍山斬李斌繼破大小王山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攻諸寨則彭世麒生擒黎穗俘之繼破黃土烏泥二塘金雞寨東子園獲李斌之子李仲清繼破裴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斬沈鸞時所鹵婦女群兒無算悉放去或曰劉福興在臘栗乘船張黃蓋樹幟炮耀山谷問是日破臘栗生擒之于是又破平竹木東嶺九龍江大王山

諸寨斬楊禮保遂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諸寨生擒李仁才肥海繼破曹雄坑扶喇長坑雞公背神鎬那長灘諸寨又破盧田和木白水帶下樟溪青喇十八嶺石符峽諸寨擒劉德才時所燒房屋無算賊墮崖死者不可勝計乃遂破上黃城背猪婆老虎延壽黃岡斬梁景聰方是時賊首龔福全未獲也乃懸購生擒五百金斬首半之或曰福全匿禾倉石世麒乃與弟世麟進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是日除夕福全置酒飲其別將破東坑者獲福全妻并從子龔秀賊平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

俘獲一千七百八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歸者無
算惟賊首高仲仁已遁後南嶺官軍獲之廣東仁化
縣界中

論曰河北之盜與江西之賊其縱橫流浸與崇禎寇
同而遭奸藪積窟穴險阻則米脂烏合柳澗暴露未
嘗有順成弘正百餘年之久湖廣三四省之與
也然而成敗頓殊興滅相反或曰正嘉竊發當宣孝
休養之後仰繼之武宗之繼世宗之繼而榮衛不傷
崇禎擾攘丁熹廟祿喪之餘仰繼之烈皇之治而元
氣已竭其說似是而實則時無否泰人有治亂向使

卷三

十

殷辛必嗣桀而亡建武必繼高而興則崇侯可戡周
赤昌不降漢矣夫窮亂貴速而除惡務本有明自仁
宣以後代有遺寇豈無乘時奮興遞相驅除而究之
根柢未斷以漸綿蔓其始也如斬木之有梓枿遊塵
之有蠛蠓而既則如把龜毛如壻飛簞如割流水旋
把則旋生旋熾則旋下旋割則旋合且其人生不足
重死不足輕獵蠅蚋蚋無開多寡而此則一失利而
民耗餉絕軍國且重創矣故涇中巴郡以衆見滅而
黃巾流毒三輔朱儒以類數戰而殲之此無他操之
于無餘而收其所未散也夫闕獻初起原本洞洞即

其既憤亦豈無要隘之可扼而闕賊竄商洛而故關
其間獻忠走達州而翻縱之出雖前乎此者十五年
間固全無一人可稱討賊而仰此大機坐失其手捧
河山而昇之么小死且莫贖而黨其人者尚欲原其
事而爲之解之則何心與故有明之亡在乎無兵亦
在乎無人浸假二正之間無項忠韓雍彭澤諸臣則
不能稍延而無王守仁則二百年之天下其不爲崇
禎之禍烈者蓋呼吸間也吾故于守仁之勦賊可略
指之爲後世鑒者方守仁未至賴時早有三省夾勦
之議而守仁爭之謂相賊聚散隨便撲滅則既省征

卷三

十

調復免供饋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衆
飲儲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仰有所
勦非良民則脅從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徵
調之兵百倍于賊前事可鑒也乃疏上而夾勦之議
卒不可破守仁不得已復假爲夾勦之法反覆秦嶺
名雖三省而實惟一致如桶岡近湖則先湖而後廣
三洞近廣則廣進而湖退其于緩急先後多方調劑
以至于曲全夫守仁豈不欲征兵數百萬給餉數千
里爲行軍修戍乃必平之至再至三極至湖廣兵至
而却之三洞既破而廣東兵尚未聞也蓋不承廟

不設監軍不用征調不需供饋不別將吏不煩記功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然然其思慮預防之苦心亦可鑒矣崇禎諸臣不是之法而凡所為者皆守仁之所不為遷延狎獵以至于敗亡悲哉若夫賊盛于招撫列代皆然守仁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脇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怙終之寇可一行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乍服乍叛之黨旨哉言乎至于策盜諸疏惟胡世寧能言之有曰舊招者不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噫盡之矣

廣西馬平賊周克亮嘗伐藤山中當大蛇咒曰他日

後三

十二

貨者蛇却行咒畢蛇卷身退而其妻照水有金花押頭上克亮戒勿泄然喜自負嘉靖元年馬平飢克亮與從兄益礪無所得遂反僭署名號散劫馬平諸縣界得數萬人總督都御史張嶺以聞遂命貴勛之數月平

王堂青州人以盜礪起顏神鎮殺指揮楊浩流劫萊蕪新泰臨城曹縣諸境山東河南俱震時兩省兵備各以兵少退却弟得賊出境為幸和臣陳時明請留山東京操軍并調保定諸士達官軍會勦而賊不復聚但往來行劫間從曹州渡河犯河南界且乘河冰

合將劫漕乃復命督漕都御史俞諫以便宜勦賊自二年正月至三年四月始平遂請設兵備于顏神鎮是年安樂盜唐經亦聚眾為壽光知縣孫峻所滅

青羊山賊者潞州民陳卿陳綺也卿曾為藩府長史司吏以失志棄去與其子綺據青羊山寨為亂名青羊賊流劫潞州諸州及河南懷慶西撫常道請發三關兵討之大敗執指揮秦訓知州王朝雍去道悉黎城知縣王良臣請巡按穆相招卿卿益肆曰朝廷何能為分聚數萬人各據險隘有所謂魯班弩弄騰尖銳口洪梯斗岸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名官軍不敢近

後三

十三

如是五年巡按蔣楊初赴任因復請討而賊勝近山居民籍記編甲伍官兵屢敗廷議謂罷兵便即不可或仍用招撫惟楊一清持勦議張璠佐之始勦常道代以僉都王應鵬同都督魯綱帥邊鎮諸兵進勦七年八月綱以大軍駐潞安仍不敢進初賊聞師至豫出山西掠本以觀變為進退計至是乃大寇黎陽潞城殺掠民畜燒焚屋廬千里內如暴風捲浪所過傾盪而後乃還保山險時河南林涉修武俱重被賊害河撫潘貞憤甚檄副使翟瓚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誠督兵進勦瓚乃掩賊不備遽奪井關破魯班

應據其內險賊迎擊敗之追至沙草嶺燒安陽等巢
趙李莊東賊口弁且戰頃乃麾兵搗老寨賊力不支
分其衆為三官兵四集環破之擒賊帥殷得海等卿
察甚乃詣陳大綱請降其餘賊奔石返頭牛鰲盡殲
之而執其子綸與其弟陳奉陳訪陳諒等當是時魯
綱聞賊平揚兵同奏凱給事中夏言曰魯綱坐潞州
未嘗見賊而飛章告捷何也即令言勘之八年言復
命并言潞地寬宜改州為府而設縣于青羊山以鎮
之遂改潞州為潞安府設長治縣附郭而制壺關潞
城黎城三縣地以立縣于青羊山曰平順縣

卷三

十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顯稿
又名休稿

徐雲理公較
徐詒二吉較

後案錄四

嘗熟黃良通州秦璠據江陰之馬駝沙聚眾通洋劫
商旅截漕焚運舟嘗由奔牛北入孟廣直達大江府
衛捕盜官統兵追之皆被殺且縛一捕盜官于危橋
叢射之以為眾警科臣楊雷聞于朝詔責操江王學
夔巡江勿賓而雷指揮解明道董楊及張瑤周寧于
理嘉靖十九年總兵湯慶駐鎮江討之明年賊平仍

振鎮江總兵官

卷四

嘉靖二十五年汶上田斌妻連氏與白蓮僧惠金妖
人楊惠通煽亂焚殺曹單滕濊間凡所掠丁壯醉以
藥咒之使列陣前則戰戰不避死傷以故從者日益
衆東撫何鰲以狀聞即命鰲討賊鰲坐視不少動無
何賊大熾西寇歸開南掠徐鳳治河都御史詹瀚朱
役卒格闘敗之衛兵繼至獲斌及連氏餘黨釋去鰲
忌瀚奏瀚指殺伐不道上聞大怒曰妖賊犯亂地方
官不能勦捕而他人勦之不自知引愧而反陷他人
擅縱何無良一至此立命錦衣逮鰲下鎮撫獄久之

有解之者削籍去

師尚詒家柘城爲司市老人陰蓄異志歸德知府尹一仁信川之使捕盜尚詒故嘗與盜通及假以捕則專其得自爲縱舍乃結劇盜數千人起兵時同里舉人陳問詩有名爲主不從自旋死尚詒感之戒勿殺僞生勿擾學舍於是整衆肅府府衛官知變將嬰城守而賊黨有內應者先啟門內之諸官匿學舍獨檢校董綸走城下見殺乃劫獄囚掠帑藏州載而去初尚詒未叛時剽奪傍近富人貲累萬金買娼女爲姬至舉兵向府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

後集卷四

二

而柘城少年素狡伶乘尚詒出度未返卽率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金淫其娼姬去尚詒歸聞故大志悔姬所出姬頗識少年舉以對尚詒遂率衆圍柘城索其入縣官不卽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去而罔太康亦索怨家一二人署事楊通判者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予之斬首去河撫楊江統都司尚允詒指揮李琳進勦戰鄆陵敗績官兵死者數百人勢猖甚衆至數萬流劫睢州西華扶溝許州臨潁諸州縣後賊病非罔副使曹邦輔襲之賊敗走求賊又敗之東奔宿州官軍追及于五河賊奪舟分水

陸二隊允詒乘其分急擊之大潰尚詒變服遁追獲于山東莘縣賊起凡兩月破府一州二縣八屠燬鄉鎮殺戮合二十餘萬三省皆震

廣東賊張璉者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殺家長亡命投害賊鄆八蕭晚先刻石璽一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詭泅水得之以出衆視大驚曰此帝王符也歎血推爲長知縣林叢槐親往撫之璉笑曰塵埃中亦知有天子哉璉帝號收元造曆開科署王侯丞相諸官所居有黃屋朱城二重衆聚十萬縱掠汀漳延建及寧都連城瑞金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諸城三省騷

後集卷四

三

勦福撫游震得檄指揮王豪率三衛軍與福州通判彭登瀛領鄉兵進勦敗績登瀛歸罪豪震得執豪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伏會副使汪道昆閱操至教塲三衛軍大譟格殺鄉兵數人而請殺登瀛聚城南久之始散嗣後官軍不能勦卽調狼達兵征之皆不利上憂之總督胡宗憲上疏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宗憲規避宗憲不顧先奏以三月十六日進兵旣而改四月廿日所徵狼兵十餘萬日費餉給上名尚書楊博議博奏遣都督劉顯泰將命大猷勦之以萬五千人乘蹙出寇搗其巢璉還顧失據乃分

賊四隊且守且禦官軍逼賊營壘其城柵甚麗旁環以小寨無慮數百遂進逼城柵而遣別將以火攻左右焚其寨賊大潰乃懸購獲逆者萬金官指揮獲晚千金官千戶賊黨郭玉誘連出擒之并擒晚于是連賊林朝曦葉槐李文彪余大春等皆前後被獲合計擒斬共二萬餘級俘獲解散共九萬降者無算因設平遠縣于程鄉之木平營而設伸威營于興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乃平遠新設降盜梁國相復叛知縣王化初到任寄妻會昌縣親率鄉兵勦捕之賊反問會昌言化戰沒化妻計氏自刎死化聞大慟將發

後鑒錄

四

喪賊喜擒衆化急統兵擊斬之其他伍端溫七皆乞降時大征倭夷伍端自縛詣軍門求効大猷許隨征立功授以官

俞大猷討海寇吳平乞降既而復叛設三城海上縱橫南澳浯嶼間劫掠安漳浦殺把總朱曰璣王豪福建總兵戚繼光討之賊入舟遁既而繼光偕大猷夾擊且遣叅將湯克寬破賊于萬橋山下會暮大風火攻焚其舟賊大敗多赴水死或曰平竟遁或曰平是時死水中

隆慶二年廣東山寇曾一本犯省城屯海珠寺俞大

猷擊走之其明年一本引倭夷寇鹽埕礮石諸處所官禦之無功時雷瓊叅將耿宗元馭下嚴辦言欲斬敗將廖鳳等四人四人懼會宗元閱兵教場四人忽鼓譟召衆殺宗元執通判潘槐去與一本合屯兵平山大安峒逼寇海上詔大征總兵郭成趙大浦由白雲屯入以攻平山凡月餘生擒廖惠等四人倭酋丘古所一人俘斬從賊從倭合一千四百餘人奪歸潘槐以下六百人獨一本遁去又明年大猷乃擊一本于柘林澳又擊于馬耳澳時郭成亦至又合擊于萊蕪澳擒一本及其妻獻俘乃又擊葉丹樓葉萬王

後鑒錄

五

西橋藍一清賴元爵等當是時有議兵餉者疏曰海賊一萬每川兵十萬用兵一萬每費餉至七八十萬大征之爲患如此

大足蔡伯貫以白蓮教挾衆爲亂僞號大唐大寶元年連破合州大足銅梁營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上命川撫劉白強討滅之其時復有令勦黃中之役黃中萬縣賊

江西萬羊山賊張茂于隆慶二年聚衆反賴撫張紳初至官即令萬安營守備董平勦捕以先令搜山山多藍戶皆種藍爲業賊衆合藍戶拒敵而巡按劉光

濟主撫啊將士猶豫遂大敗上切責撫按令協議毋
各執已見乃兩用之先以撫督賊賊不聽然後議勦
勦已復撫凡一年其後賊出寇竟用勦滅而撫終不
用

同種遍天下陝西延慶間尤衆皆無生產坐車賣藥
仰食他傍縣萬曆八年李宗鸞倡亂陝督高文薦請
勦而回實編戶與民間祿居結婚姻助之不便不得
已用撫遂聽撫如是有年至十二年歲大饑回五百
人皆騎馬挑兵器山澤州走靈武縣據高山為壘居
數日復奔麟游縣如流寇者都御史李汝請兵使千

後鑒錄
卷四

六

戶徐金以六百人合巡徽鼓行而進賊復走未壽縣
過分水嶺追至玉梅灣敗之復徙三水縣土橋鎮已
走淳化轉耀州與飢民合遂據文王閣為險固去州
可四十里時謂列兵塞隘口堅守十日可立斃徒逐
之何為哉副使原一魁推官張守乾執不可曰此窮
寇也使散去遂縱之走白水縣明年又進兵始擒賊
首馬毛等科臣顧九思疏曰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
追論則疎縱之罪何以懲于前賊敗必有所由去不
知所向則蔓延之禍何以杜于後問者題之
贈侯賴元爵馬公藍一清皆巢賊巢賊以千計而二

賊為首萬曆初廣東民伏闕木兵譚論聚狀始遣總
督殷正茂討之惠潮諸生三老蛇行出國門悲號伏
道左獻圖圖諸賊慘狀而簿記所殺自嘉靖至今
合殺十八萬八千九百餘人名籍甚悉正茂乃合十
二營官兵并徵左右江土兵共二萬游徇九萬過破
潮惠和平長樂興寧程鄉海豐歸善海陽一千餘寨
斬獲一萬三千餘級是時徵東付廷鳳陳金鸞譚權
伯皆請降不許乃復討嶺東殘寇凡大溪壩岑岡下
歷諸寨皆相繼進勦惟高要六潯遲久始破而嘉靖
遺盜于是俱盡

後鑒錄
卷四

七

鮑時秀者龍川撫民也號雞毛白在嘉靖中嘗劫河
源歸善博羅諸縣鄉通判洪章主簿陳濟去勸金錢
贖還乃阻義都鄉嶺為巢招亡命習游禽天書而其
妻杜工妖術能走沙石擊人而秀每見人而被擊輒
大快曰阿杜真吾妻也于是附之者請秀王東粵稱
無敵洞王出入擁大蓋策馴橫行城郭間城郭民烏
徙去萬曆初初命殷正茂勦之秀請降既而復叛其
明年總兵黃應甲等復勦之擒秀斬首其妻以叛婦
律給功臣家
澄海休道乾嘉靖中為盜降既而以兄子茂入彭亨

國為都夷使招道乾道乾詣軍門明白辭去封還前
所給一十七劄竟行廣督殷正茂檄退羅安南共討
之通羅乃使使握坤哪喇請曰道乾更名林晉梁在
臣海灣中欲會大泥國入寇今已統兵向頭關矣正
茂與福督劉堯誨遣香山吳章佛耶機沉馬囉咪及
船主囉嗎術收吡叻同擊道乾道乾乃奔佛丑海峽
去同時諸良寶林鳳李茂隨道乾入寇皆被盡獨道
乾莫知所終

梅堂于萬曆十四年入新州為盜而宿松長溪山中
劉汝國者本以匠役為武藝教頭梟傑多智因犯法

後鑒錄

人

繫獄忽毀械窺身出無所歸遂附堂既附執宿松巡
檢柳其項游市而殺弓兵於其前知州徐希明廉居
民之雄幹者曰潘按子以兵密託之擒盜按設計與
吏口蕭芬賈漿宿松占車嶺候堂過擒堂而汝國健
捷跳身走先是汝國有所善番僧五人善棍刺客三
人善刀弩時相往來以汝國繫獄散去至是各來覓
忽遇之太湖縣界會旱災飢餓衣裝皆盡汝國遂拉
之為盜自稱順天安民王鐸銅印大書替天大元帥
衣紅衣出入擁大蓋駐二郎河就富民箱罔招徠飢
民共食之飢民隨者數萬人晝焚椒香驛殺掠居民

盡逃竄指揮那勤百戶鄭國重皆相視不能救而安
慶宿松諸府縣俱託以入計謝去撫臣以聞乃遣守
備孟儒周弘謨率兵過黃梅至宿松度兵不支仍請
徵播斂兵符戰會新州刊官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
隨往弘謨止之不聽戰于長溪竹麻尖大敗策中鎗
死弘謨亦被創走賊乃乘輿入宿松城竊賊還柵二
郎河明年二月巡道陳有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而自
為檄文使二僧招之不聽反移書有德謂豪家不法
吾取其財以濟貧此替天行道而違之是逆天也時
廷議切責促進兵會播斂兵至乃遠分兵逼賊柵夜

後鑒錄

九

半賊焚柵而遁追獲二十餘人賊奔師工山將窺安
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凌子雲為知州任春
元所執于是諸將急追賊猶拒戰大敗悉走天鵝尖
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擒汝國斬安慶直
天啟中妖賊竝起鉅野徐鴻儒以白蓮教倡亂聚眾
郟城同時有間香教王好賢者本深州人其父森付
救一妖狐狐斷尾與之人就森則具香緹衣然實無
見也森所遺金數萬好賢藉之名諸豪而景州于弘
志聚無賴剗棒極合與好賢結納遂偕鴻儒約同起
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寄家口於槃山泊刑牲

兵攻魏家庄又攻梁家樓據之遂迎破郛城鉅野二縣充西道閫調義以聞上命巡撫趙彥總河陳道亨合捕之不得乃復陷鄒縣縣知縣棄城走時括遼伯急雖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復不能禦賊趙彥乃暫留秋班邊兵令都司廖棟統之勦諸賊賊始窘殺賊數十中有四大金剛衣中匿紙大俱燬去而別賊攻夏鎮者截運河奪糧船四十艘總河告急上命兵部議兵防守令沙溝營把總姚文慶集鄉勇渡河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回漕艘然賊猶復劫官營殺都司游擊楊國盛等僭稱大乘興勝元年連兵十餘萬謀先取兗州次取濟南官軍環蹙之且以計誘賊就撫乃于礪山初復之際賊高尚寶等縛鴻儒出降籍其黨共三萬人馬騾器械伏稱之時景州于弘志亦以攻景州為官軍所敗斬弘志馬下惟好賢走薊州遲久就擒其年四川亦有白蓮賊其衆自台仙等為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艾山賊劉永明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而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天啟二年官軍攻破之獲永明臨刑猶自稱穿人云

論曰正嘉羣盜如蚰毛不堪盡載或曰嘉靖三年有

五星聚營室主天下兵起其多寇或氣運使然然其君臣亦大略可睹已當時指名盜雖為害久顧非經受賑不圖廟算或無預地方要害暨軍政得失且未嘗調邊禁徭遠諸旅則皆在所略故如山東李之張兩廣龍水賊荆襄何淮四川王洪江西徐九齡海寇歐家政漳州施安錢滂俱未錄及至若竹溪竿子寇妖人馬祖師沈雄太湖張安懋蘇州周二礦盜張戩茶賊楊四白蓮喬濟時直鼠竊何倫耳何足道哉

毛詩林集

後集卷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車上較

後鑒錄五

李自成米脂人小字禮生居懷遠堡之李繼遷寨生而悍惡十餘歲即與同同家牧馬喪父為酒傭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學鍛又不成二十一歲應募銀川驛馬夫乃習騎射學刀槩于延安羅氏盡其技嘗夜送驛遞時失道有雙狼導之行不傷崇禎元年延安大飢邊兵餓餉積一百三十八萬飢民緣邊兵為

後鑒錄五

盜而陝撫喬應甲奄黨食且賈有劫道臣吳養和者反脅養和取千金置盜不問盜自是益橫而被盜者莫敢告是年白水王二反同時有王左掛苗美飛山虎大紅狼等起宜川而同原兵以無餉叛去剿殺略陽涇陽間令機輔告警西撫耿如杞以邊兵五千勤王赴京兵部調守通又調守涿又調守昌平功令兵到日不開糧至次日乃開而邊兵以巡調積三日不得糧餉且譁暨如杞以譁故得罪則五千入哄然西歸與羣盜合自延安至慶陽城堡多陷而延撫楊鶴不以問于是有王和尚混天猴等從神木渡河陷山

西之蒲州自稱橫天一字王攻潞安河曲皆下之王家引又襲破黃甫川潯水木瓜三堡據有府谷總兵尤世祿怯不能禦而王太梁倒稱大梁王者其別部且從寧羌山漢中耶襲告急常是時自成為驛夫未反也無何科臣劉懋疏請裁驛站河北游民隸籍驛遞者多亡去自成益無賴始為小偷里中人苦之謬相推為里長主徵令自給值催科急縣官咎督柳于市自成自顧既不堪而其妻韓氏故娼也與縣皂淫自成乃發憤殺淫者僧兄子過亡命投井督所部將王國為兵過驛敢善圖賊中所稱一枝虎者也時王

後鑒錄五

二

國適奉調過金縣兵譁自成忽起縛縣官索餉國止之并殺國竄入賊隊高迎祥號闖王者而自居于八隊闖將之末八隊者一眼錢兒二點燈子三李晉王四蝎子塊五老張飛六亂世王七夜不收八即自成也自成名未顯而賊中有張獻忠者號八大王先自成有名方是時王二王太梁王左掛神一元一魁諸首難賊皆已投首而邊將曹文詒楊嘉謨殺賊斬王家引于陽城擒點燈子于桑落鎮殲不沾泥于西川滅紅軍友于平涼俘李老柴于京師誅混天猴于延水關殄獨行狼可天飛于虎兒門書有之鐵厥深

魁方賊之初起其為戎首不過此三數人耳而皆已
撲滅餘賊眇小可觀籠驅之而不謂其後之漸難圖
也自王家引死後舉推其左丞紫金梁名王和尚者
為之首千四年春合賊三十六營共二十萬有所謂
老猢猻八金剛關王關將八大王靖地王曹操射場
天關正虎破甲雄那紅狼顯道神過天星蝎子塊泥
天王黑煞神諸有名者而于是自成獻忠始合夥為
賊先是延緩兵以核餉下臺邊開虛府縣急其欵加
之飢饉不雨者幾一年人相食職方王惟貞陝撫練
國事屢請發帑賑而未有報也至其冬雨黑雪百日

後集卷五

三

雪深一二丈益成麻起而內地承平久目不睹兵革
各棄堡逃愁慘不知所為故當點燈子犯沁水時千
里內無守堡者獨張忠烈銓其妻霍氏守不去人稱
之曰夫人堡云乃羣賊四出各有所向其據交文以
窺太原者閻正虎也屯吳城而進汾州者邢紅狼也
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壽陽者紫金梁張獻忠也襲霍
州垣曲長子以陷遼州者破甲雄泥天王也是時自
成與破混合上遣太監陳大金等分監總兵曹文詒
左良玉艾萬年軍良玉戰林縣不利而文詒萬年獨
有斬獲賊屢困其首紫金梁屢敗于故錦衣衛戍雁

門者張過蒲已乞降矣忽報去為官軍所殺其他北
世王翻山動掌世王顯道神等皆前後斬獲餘孽
盡乃賊之被驅于汾沁者東流順德犯機輔大名道
盧象昇禦郡之南下趨彰德連破湯陰武安諸縣復
犯林彰德同知王先錦攝林嬰林城大括民兵殺賊
戰亡晝夜死賊舍彰德而圍懷慶時河撫樊嵩燝請
良玉駐澤州澤適中可南護懷衛北捍沁潞而良玉
援懷慶小有斬獲乃復敗于武安賊得東還入輝縣
由淇游邯鄲延蔓河北三府間延遣倪繼王樸統京
營兵出勦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二帥與良

後集卷五

四

玉萬年并力蹣賊于武安于青店于石坡于柳泉于
猛虎村賊詭詞乞撫撫臣常道立信之因監軍太監
盧九德以請會天寒河水合賊且降且走驟從沁池
縣策馬徑渡而于是中原賊禍從此始矣先是賊入
山西時雁門戍官張道濟應撫檄軍前有功當賊犯
沁水道濟率蒼頭擊却之生擒賊首滿天星獻俘而
言官謂道濟難伍冒功改戍海寧衛文詒教賊于太
行救鄧杞軍力戰市解甲而河南巡按迺至賜其體
倨糾之致論戍故沁池之渡文詒與其兄子變蛟俱
不在軍乃既渡而賊浸盛然究以良玉鄧杞諸軍軍

河上遂從盧氏南下趨荆襄直抵郢西破上津房縣
及宜都樊陵竟入川夔門不守七年春上收延撫陳
奇瑜總督而以盧象昇為郎撫勦賊賊從均州遁進
截皆敗獻忠竄商洛而自成則急率關王奔入興平
之車箱峽峽四山立中亘四十里無去路而土兵用
礮石滾木圍堵而賊若得井春夏連月雨衣糧絕弓
矢脫爛人馬死過半賊不得已賂奇瑜左右詭降而
奇瑜妄人奸自用籍醜黨上軍門稽名得三萬六千
人指旗解散以為神且檄諸路軍按兵所過府縣為
具楔傳送而賊市慶棧大譟殺護監官十五員破所

後漢書

五

過縣七別賊數萬自略陽來會存在在告警奇瑜得罪
去人乃于是畏自成自成圍隴州延撫洪承疇援隴
圍解而固原道陸夢龍提兵救陸德戰而死全陝皆
震廷議合川湖河西兵四路進勦賊多西向而自成
獨出關趨河南連陷陳州靈寶諸縣既而聞承疇加
總督益以關寧兵隨出關自成乃號召諸賊合七次
二營至榮陽大會舊所指名有老猢猻革里眼左金
王曹操射場天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張獻忠等名
十三家殺牛馬祭天合執列闕以韋左當川湖兵射
鹿當陝兵曹過屯于河當河兵老猢猻九條龍等作

游微往來策應而自成獻忠則專事東方攻城下邑
均所獲署定自成與獻忠東行破固始霍丘以逮潁
壽殺故尚書張鶴鳴疾趨鳳陽越紫禁城入焚皇陵
享殿毀鐘簷釋高牆罪宗百餘人唐世子與焉後入
福建稱名號者是也殺班軍高牆軍操軍新軍及府
衛冬官死者合四千八十人方是時賊猖甚裂帛作
旗書古元真龍皇帝大飲合樂而獻忠掠小黃門十
二人名鑿于酒半奏伎自成請得之獻忠不與自成
怒盡殺小黃門徑去走歸德合曹過諸賊而承疇出
關自成復入關時承疇奏限五月平賊名諸路兵盡

後漢書

六

入河次河之汝寧先遣左良玉湯九州尤世威徐來
朝陳永福鄧垓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諸總兵各以
所將使分防隘口而已俟曹文詒至進兵前此文詒
已賈罪在軍屢破賊乾州商州立功至是以別勦未
至而徐來朝不肖行兵譁于盧氏鄧垓浮掠為亂兵
所殺督師不問也調參將譚大孝不至承疇乃自率
邊將賀人龍行約文詒會商州適文詒從南陽來即
遣文詒抵洛南擒賊巢敗之追奔五十里抵金樹州
其兄子變蛟爭先殺賊賊聞大小曹將軍名震懼不
敢戰承疇乃發士且節制曰商洛之賊不得西顧

之賊不得東歸者死而賊聞鳳翔州賊圍平涼官軍
之戰于鳳馬川者總兵艾萬年中軍劉弘烈副將柳
國鎮皆先後死文詒素與萬年善聞其死痛哭詣軍
門請戰乃以三千人當賊于其寧變蛟為前鋒直前
斬賊五百級乘勝追之文詒以步殿賊伏起合圍數
萬懸願無策應者文詒力不支轉圍數里自刎賊乃
由耀州走朝邑齊泚城邵陽承嚆往復勦禦而尤世
威徐來朝守朱陽關不戰而潰于是羣賊皆出關而
自成獨留時上憂甚先以淮撫兵舊兵護鳳陽陵以
巡按余應桂所募土司文官冉氏兵守獻陵特調龍

卷七

七

固關參將李重鎮兵四千遶東總兵祖寬兵三千馳
援時象昇已授湖撫承嚆勦西北象昇勦東南文詒
雖死猶足滅賊而無如節制多未當也方其時井肅
總兵柳紹宗敗過天星于寧州追至乾魚海絕其西
奔諸降而左良玉敗賊于嵩泰翼明敗賊于均州斬
黑熊神飛山虎等唯自成親圍咸陽殺官吏其勢頗
振然亦為官軍所敗賊將高傑挾自成妻歸降而出
關諸賊則屢敗于良玉陳永福白光羅走麻城羅田
犯蕪水象昇統祖寬等與良玉夾擊于蘄黃賊大劔
賊忠狼狽重奔朱陽關聯三大營候自成山開而自

成失其妻又失其弟詭乞降于監軍不聽乃復擊之
于高陵富平斬賊千餘級自成挾關王突朱陽與羣
賊會悉眾薄河南關鄉而賊于是已三出關矣先是
賊攻龍鰲將賀人龍被圍自成以人龍同里遣高傑
招之不應疑傑使歸守營而自成妻邢氏多智掌軍
資每賊支糧呼傑入驗符悅傑與傑通至是來歸共
殺賊而自成與獻忠合趨洛良王祖寬共救之自成
走假師獻忠走嵩分行良玉追自成寬追獻忠皆大
捷九年春自成攻廬山下陷連山和州殺御史馬如
蛟等去而攻滁時自成獻忠皆在滁環山為營包絡

卷八

八

鐵次百餘里行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鑑督民登
陣賊百道環攻不下城頭火輪巨礮殺賊無算賊志
甚裸婦女百餘脅淫之已盡斷其頭環向煤旗將倒
埋露下私以厭諸礮礮裂大礮取圓胎數百枚如其
數懸環外向礮仍發是夜象昇率祖寬馳援賊方怒
盡銳急攻穴西北隅而上兩關羊馬牆塵大起賊不
虞兵至寬躍馬前諸將乘之戰于城東五里橋游麟
羅偕陣斬賊首搖天勦奪其馬連營皆潰逐北五十
里自朱龍橋至關山積屍擄掠稍撫朱大典截賊路
賊聞道破守禦官軍繼襲官軍旂夜遁至末城前將

祖大樂復遮破之斬賊混天王小秦王俘其衆奪所
兩婦女馬騾會來陽土賊以牛酒迎河南所留賊攜
席爲宮掛綵紵張樂高宴而自成適至觴自成自成
乃邀一字王曹操共趨開封大樂再破之殺熟集賊
賊千級遂趨南陽知縣何騰蛟復擊敗之自成精銳
幾盡時象昇嘗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無使逸
而湖撫王夢尹慢勿應漢以南無一兵待者自成乃
渡江西走興漢從陳倉子午谷重窺西安舍而趨慶
陽至延西大敗官軍於羅家山收士馬器仗而延綏
總兵俞神霄一戰被執勢復振遂還米脂錦衣游賊
下呼鄉里親戚問安否鄉人多豔慕從賊乃自成西
行而闖王尚留漢中會承疇象昇俱復以邊警入援
開遠兵北還上特出孫傳庭于獄授陝撫傳庭初入
關卽與闖王戰柵屋擒闖王獻俘闕下衆于是惟自
成爲闖王自成之稱闖王自此始顧自成與過天星
蝎子塊獨行狼諸賊俱在陝惟曹操擅場天老獨獨
獻忠東下官兵之駐關中與河南者俱不及賊之什
一且徵調入衛賊得休息而官軍之戰與守反非時
也十年正月自成乃同過天星蝎子塊寇三原官軍
不敢出相持值傳庭統變蛟至連戰七日賊敗蝎子

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由寧羗分道入川下黎
雅青川新明鹽亭諸縣直逼成都攻七口不下仍返
開陽曹兵進遏之乃乘夜走武功分賊往西番掠馬
將次老鴿關值承疇從邊塞還統降將蝎子塊追之
俘其妻十一年賊復走川而雙蛟邀之且設伏于潼
關原驛賊入伏中奮矛掩殺相蹈藉先後降者數十
萬委仗如丘山自成乃以十八騎走十八騎者劉宗
敏田兒秀李錦谷可成張世傑高一功張龍李過李
雙喜在繼榮繼光田虎劉汝魁其五騎則掌械兒也
自成既雙足走商洛山中讀書觀乾象岫山語嘗
掩卷謂左右曰汝亦知漢高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
乎顧其所讀書云爲異人所授甚秘不得而知也先
是象昇破耶襄賊之在湖者凡十五家獻忠詭降于
總理熊文燦已有目矣至是據穀城而自成依之獻
忠初欲殺自成既而爲曹操所解與自成廝五十馬
五十婦人十令去自成謝曰以身相依足矣安用是
也自成去而收殘賊稍自保旋復爲官軍所圍督
師楊嗣昌令曰闖師必缺缺則自成遁武關嗣昌急
招之不得乃復進圍于巴西魚復諸山自成恨欲自
盡李雙喜止之時賊將多降而藍田鍛工劉宗敏與

孩兒軍張彘後稱小張侯者嘗幸從自成偕之燕叢
祠中顧宗敏嘆曰人言我當為天子蓋卜之吉即從
不則斷我頭以降宗敏諾納其刀腰間三十三吉起
而殺其兩妻曰吾死從君矣自成乃燒屯走河南河
南舉人李巖者故尚書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
奄黨思滿其醜嘗出粟千石活飢民飢民德之稱李
公子會紅娘子賊起紅娘子踴躍效也重信信去
強委身事信信乘間歸囚于官紅娘子來救破囚飢
民之德之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殺知
縣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巖而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

後聖錄

十一

也以磨勘被斥介醫生尚絅見自成自成喜其辯與
謀議帳中車優及女販者亦盧氏人嘗在帳中供奉
見其事車優逃歸告于金星之族人族人恐伺金星
歸首之坐斬斜滅死至是仍奔自成與李巖同教自
成取天下勿殺收天下心營造為謠曰迎闕王不納
糧使兒童傳歌之而金星所善卜者宋獻策長三尺
上識記曰十八子來主神器叶自成信之大悅拜
軍師于是稍稍滅殺散所掠財物餉飢民飢民受餉
不辨歲自成雜呼曰李公子李公子十四年遂陷河
南福王府衛州王襍鹿醢犒師名福祿酒王世子

祿而逃即後稱號于南京者也時河南飢通判白尚
文為賊所殺而民就敗之賊乃大賑發府穀及藩邸
室米粟金錢各數十萬設立偽官以書辦邵時昌
為總理守其地去攻開封時昌為河撫所殺而開封
不能下周王出帑金襲士巡撫高名銜推官黃澍知
縣王樊同設守賊舍之去屠密縣會獻忠為良王所
敗投自成自成欲殺之修前怨也時曹操在坐力止
之陰遣良馬五百疋表獻忠獻忠晝夜馳與革左合
而陝撫汪喬年與保督楊文岳陝督傅宗龍共出關
勦自成戰于襄陽敗績宗龍死葉縣降將劉國能李

後聖錄

十二

萬慶印十五家賊所稱飛虎射塌天者亦不屈被殺
喬年自刎襄陽潰賊乃乘勝圍南陽猛如虎戰死戕
唐王於其宮連陷河南南陽開封諸屬殺徵王復圍
開封先是喬年撫陝時有言自成祖墳異者喬年請
發之米脂縣役龍孫姓實自成族知縣拷之曰祖墳
十六宿在萬山中一棺始祖也仙人點其穴無鐵
燈榮于寢門曰鐵燈明李氏當王明及發掘果有
燈焚焚赤蟻數斛填塋中毀棺骨青色生毛髮腦膏
一赤蛇長三寸餘有角見日即飛昨曰華者七返而
棲于腦喬年兩腮骨并腊蛇以聞自成嘴指恨及知

喬年出踊而曰此發我祖墳者耶急擊勿失而喬年遂敗至是開開封開封故宋都金人所重築也城厚十丈賊攻城無梯衝但創拆城法責一甲士拆一甓得者卽歸營解甲臥拆已穿穴穴初容一人漸至十百次躬奔土出留一土柱巨絙絙柱間萬人負絙而絕之則一呼而城崩矣開封守堅每穿穴輒燕以燕礮當者焦爛城上矢礮齊發擊殺賊帥上天龍等總兵陳永福挽驍努中自成目賊憤甚乃就城壞處試火攻法以硝炭實壘填城穴火發壘裂名大小放進時十五年二月賊將進火先下令曰今日必拔引精

後漢書

十三

騎環繞距躍鼓譟俟城頽齊擁以入而城土內堅而外浮火迸返擊灰土之漲及于天數千騎殲焉賊駭而去攻陳州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以及歸德儀封魯山郊縣無不下者乃復合羣賊轉攻開封築長圍圍之凡八月時廷議謂故尙書侯恂與良王有舊能致良王立山恂于獄督河南兵良王初無意援開封至是以兵來許與恂會過賊朱仙鎮敗績羣師皆潰良王察然返襄陽而劉澤清援兵至謀以次結八營築甬道得餽饌城中賊復斷甬道樵採絕城中雀鼠俱盡曹操亦苦飢將他徙自成留之時三攻開封

憤甚誓必拔守者苦不堪命以開封北枕河賊營河傍謀決河灌城而賊已先覺官軍決朱家寨口賊決馬家口會大雨旬日水暴漲兩決口並發聲如轟雷賊漂沒萬人而兵民死者合數百萬水從北門入穿東南門出徙杞縣唐邑以入于淮周王僉宮眷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擬按守將多爲援師具舟救去賊乃西向迎傳庭軍時傳庭初入關卽收斬亢將賀人龍戲下軍政肅然乃以高傑兵破賊塚頭追奔六十里忽曹操援至統傑後傑之後距者望不見傑以爲傑沒也奔衆皆奔遂潰傳庭執後距斬之時天

後漢書

十四

兩糧車不進探青柿爲食時謂之柿園之敗而自成屠南陽破汝寧殺保督楊文岳及道府縣以下挾崇王及世子行將至漢口聞獻忠破武昌怒移書責之轉而陷襄陽連破德安棗陽宜城穀城光化以及樊陵州門州遂入荆殺湘陰王攻承天下之焚獻陵木城毀寧殿收承天府曰揚武州自潛江京山以及德安之雲夢黃陂孝感皆望風景附唯卽以降將王光恩死守不下而良王方國安諸將皆避去十六年春自成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敗襄陽曰襄京均州日均平府其餘府縣多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居之

自號新順王而分其兵曰標營曰前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千隊自元帥以下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各有等自成妻弟高一功諸子過皆居帳中號親信田見秀劉宗敏為權將軍李巖賀錦為制將軍其餘張鼎党守素谷可成任繼榮繼光張能諸子錦等為果毅將軍以下凡五營合二十二將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要地設防禦使自左輔牛金星右弼來儀以下丘之陶楊承裕喻上猷顧君恩鄧鼎忠牛佺鄧璉各授以侍郎郎中防禦諸官改所挾崇王邵陵

後鑒錄

十五

保寧肅寧諸王為伯使高一功守襄陽任繼光守荆蘭養成守蕤陵王文暉守澄白旺守安陸州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鄭州羣賊無不附者惟華左久據東南不相下自成置酒宴華左殺之曹操在軍中佯推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而忌之就帳中斬其頭其餘竭子塊滿天星整十萬掃地王小康王射場天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開索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諸賊俱相繼降盡而自成獻忠兩大賊乃歸然獨存自成為人不甚長高類深順賜目鼻聲如豺而語甚遲緩性慘酷鉗鑿鋸不離左

右日斫足剖心琢腦截脇為戲惟其屠泊食不重味一妻一妾無子以李雙喜為子每在軍中食稍慰即自校射日站隊所過崇岡絕坂騰而上踰水惟黃河阻他悉翹足馬背徑渡復者斬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而各有幟色紅一黑一白一望若雲錦馬戰久則步排而前長矛三為擊刺若飛趕之則馬兵再合無子遺矣下城不踰時不殺踰一日殺十之三再日十之七三日屠之東人尸為燎名打亮每城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微之如殺海然無一人脫者默忠雖至忍不逮也傳庭大治兵關中懲柿園之飢作火車

後鑒錄

十六

仿偏箱武剛遺製運以神機俾得齊衣糧弓弩臨戰驅以拒馬止則環之可自衛官役熟脂作凡二萬兩自廣恩肆習之時舊將左光先已老而廣恩高傑皆狠戾不可法度使傳庭欲稍緩師期俟集事辦賊而廷督甚急不得已出關先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由靈陝入洛而親至沁池會下池賊與前驅相遇禦之賊却乃檄廣恩從新安來會河將陳永福守新濰川將秦翼明出商洛為犄角中軍高傑帥降將楊承祖等招撫諸賊賊盡奔寶豐豫設伏滋潤破其伏賊將李養純高紀祥迎降乃遣別將從曾山搗唐縣

老營而盡銳攻寶豐且曰寶豐不卽下賊援至則腹背受敵矣諸將急擊戰小利賊以精騎數千來援諸將擊走之遂以是夜拔寶豐斬偽州牧陳可新等凡數千級次日次郊縣賊萬騎迎敵前鋒陷陣擒賊果殺將軍謝君友砍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而別將搗唐縣者殺賊妻子細口殆盡會天大雨轉道潭數尺糧車不至士馬飢或勸退舍就委輸者傳庭曰軍已行卽還亦飢不如破郊縣就食遂還破郊縣城虛無人割驢羊二百頭噉立盡連雨七晝夜不斷軍既深入屠馬煮弩食食輒病後軍謀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

後漢書

十七

賊賊精騎大至傳庭乃分軍爲三命廣恩禦大路而已與傑從間道迎糧永福閉營休士候糧至勿動乃未發而永福兵先行永福雖斬之不止賊力蹙之至南陽傳庭遂還戰賊置陣五重官軍力戰破其三至老營而賊死兩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戰曰師敗矣還奔輓輅脫領勒塞路馬兵之奔者皆絀袖賊騎凌騰之步賊手自槍遮擊盤腦俱裂大敗賊空壁追躡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踰四萬夫亡兵器輜重合數十萬初傳庭退軍自成待耶丘之陶相國瑜子以蠟書通曰督師弟與戰我當說左兵之至以邀

其歸而後我從中應之賊可擒也傳庭報以書其書爲自成所得故傳庭苦戰及陷賊計而之陶被書第退軍之頃廣恩以大路遁不顧傑故敗至是傑欲棄關守西安而傳庭與廣恩不許遂守關傑亦不顧去自成乃破關入關華陰渭南臨潼傳庭戰死西安守將王根子降賊執秦王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炯知縣吳從義長史章世綱皆自殺自成踞秦府改西安爲長安稱西京授秦王爲權將軍分兵徇諸路皆下之先是自成踞褒陽請議所向牛金星曰當直取河北以擒燕都自成曰急楊永裕曰當先據留都以斷

後漢書

十八

漕道自成曰緩顧君恩曰當進取關中爲根本地可戰可守而後略三邊取河東以向京師自成曰可矣至是搜秦宮賜君恩女樂一部酬其謀也大發民夫修長安城閭閻兵渭橋金鼓之聲震地開南馳道于城中自御臨布袍乘馬張小黃蓋背有黃龍繡百姓望見稱萬歲乃復大會羣賊戎馬數萬旌旗百餘里詣米脂祭墓修之改米脂縣爲天保府擄掠諸紳士索金籍民財其下令禁南掠戒殺戮數日下諸將降者皆解甲詣宮門白廣恩左光先俱降獨陳永福未至賊遣廣恩招永福永福曰開封之戰永福親集矢

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縱大度其能忘乎自成折一矢誓之永福降惟榆林王世臣世國一門尤世祿李長驤渡河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攻蘭州總兵馬麟副將郭天吉中軍哈惟新姚世儒等皆死殺居民四萬七千人下西寧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諸衛進兵略青海所向無敵乃建元永昌國號順復五等爵設官分職改內閣曰天佑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平章國事翰林曰弘文館中書曰書寫房六科曰諫議大夫御史曰直指使六部曰六政府郎中

後集卷五

十九

曰中郎主事曰從事尚寶曰尚軍司太僕曰驗馬寺通政曰知政使巡撫曰節度使布政曰統會使其道府州縣曰防禦使曰守曰牧曰令又置權將軍以下服色尚赤品級以一雲二雲為差紗帽補用唐制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與乘馬關防曰符印曰契券則有中吉左幅右翼前鋒後勁諸名族肅則前黑後黃左自有紅中青以五行尅勝為色分天下為十二州如舜典焉大封功臣李雙喜為義侯田見秀為澤侯李巖為岳侯劉宗敏為磁侯劉芳亮為汝侯李過為亳侯張鼐為侯侯馬世耀為平山伯劉體純為光山伯

白廣恩為桃源伯陳永福為文水伯田虎為寧陵子高一功為臨朐男追王其先代以李繼遷為不祧之祖其曾祖以下皆上諡號為皇帝追尊其母呂氏為皇太后氏懷遠堡人嘗夢一皇者服袈裟謂之曰吾送破軍星來為爾兒醒而生自成因呼自成皇來兒嘗曰皇來兒當貴特吾不見耳而封高氏為后陳氏為貴妃諱自成為存成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即順王位是日風霾黃霧四塞自成意不悅侍郎姜學一進曰所以掩大明也造甲申曆設科目試士鑄大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當五時獻忠亦僭號西王上聞

後集卷五

二十

大驚大學士李建泰請提兵西行自成渡河以偽侍郎黎志陞驍乘攻太原下之執晉王巡撫蔡懋德自殺一路無敢拒者唯代州不下寧武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凡十日殺賊數萬賊迭戰被執不屈磔之其妻蒙古猶巷戰焚死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者吾安能至此哉于是長驅下宣府同撫衛景瑗宣撫朱之馮皆死殺代王宗藩殆盡總兵姜瓖降遂從柳溝入居庸關是日命太監守九門且命諸總兵皆進爵勤王而皆不得至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出居庸與太監杜勳大學士李建泰俱迎降京師門自成戮

帽窄補衣乘烏駝廐牛金星宋金郊五騎從登皇極殿據蒲座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率文武百官入賀大學士陳演勸進不許乃召見京朝官自金星以下政府尚書宋金郊輩灼陸之驥張麟然王命若侯皆維坐以次呼名自持排何瑞徵四人外自成親選七十三人金星選二十七人分爲三等奏聞放榜名具六等降賊案既而俱不川其要者餘發權將軍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肯焚體炙項夾脰極無寧日而於是諸官始稍稍竄去乃殺諸勳衛職官于平則門外逐闖人出城無老

後集卷五

二十一

弱貴賤數十萬不許復入開科取士用書義中式者十八人命鞏煥焚太廟神主進拷索銀七千萬侯家十三闖人十四宮十二佔商十一餘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細絲裝嵌剔剝道逼不及十萬賊聲言得白內帑惡拷索名也鑄錢不成鑄金鑪又不成鑄金餅餅千兩窺其中貫以鐵紐凡數萬餅括驟車千馳千謀載歸陝嘗曰陝吾父邦國形勝朕將建都焉高貴歸故鄉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會大清興兵將討賊而總兵吳三桂家京師聞其妾陳沅爲賊所得大恨時賊命唐通守關三桂襲破之白

廣恩援通亦敗自成挾三桂父襄令作書招三桂不應自成親率所部賊十餘萬出攻關城而以勁賊出一片石從關外夾攻三桂懼不敵乃乞師于台星可汗九王發鐵騎五萬以英王豫王分領之入關先是三桂與戚繼光弘遇游觀弘遇所買金陵船陳沅者而悅之請聘以千金不許弘遇死始以千金買他姬易之變甚賊將劉宗敏毒淫知其事親聞三桂宅縛其父襄而搜陳沅去三桂初聞變已遣使入降在道及得沅信乃拒關至是力戰初敗賊于紅花淀又敗于關又敗于遷安斬偽將軍谷可成射劉

後集卷五

二十二

宗敏墮馬左光先負創走自成還京師將奔忽魯位于武英殿褒旌列仗受朝賀癰疽潰贅拜不成列乃命牛金星行郊天禮是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居民升屋擲瓦礫奮挺大呼殺賊婦女擊銅鑼噪助之賊人馬相蹂踐死者數萬追至定州斬賊將三人初賊成親信李巖巖有大略入京不殺不拷索嘗出營安后于厄而諷之使自盡自成忌之及聞河南北反正殺偽官巖請以兵徇金星微言曰河南巖故鄉其意叵測十八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是金星獻策皆道亡自成無與謀然猶還兵向三桂殊死關三桂

分關兵滿兵番休戰射自成中首墮披他馬走及放
關而止自成搜全陝鐵騎數十萬悉銳逆戰大兵
衝堅而入斬賊將馬世耀劉宗敏賊大潰棄陝走商
洛歲丙戌復走荆襄逐之走辰州將合獸忠不得留
屯于黔陽初自成南高氏僭為后及破京師歸收宮
人竄張陳杜為僞妃隨營中其賊將則殺亡殆盡惟
李過李錦田見秀高一功劉汝魁賀珍賀錦党守素
留不去賊眾從者尚數萬會川湖總督何騰蛟屯兵
辰州攻自成自成退營羅公山大飢令李過守營而
自將輕騎掠食村民方築堡守見零騎來合圍伐鼓
共擊之自成馳射麾左右格鬪積雨人馬陷泥溝中
村民揮鉏碎其顛腦漿于地血肉浸漉不知為何
賊也抽尸剝甲裳見龍衣金印眇左目驚為自成截
而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一目得非錦耶驗
之左瞼傷于鏃曰是矣祖其頭祭烈皇帝飛書奏捷
于福建唐王唐王頒提焉自成死賊乃推李錦為主
改名繡奉高氏居洞庭山中唐王遣馬知祥招之封
高氏為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其所部號忠貞營營
中稱高氏為太后高氏上疏稱自成先皇帝後為
桂王閣部堵引錫所撫戰長沙有功封赤心為興國

侯爵是時獻忠養子有同時附桂王者皆封王而赤
心已死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王璽杏侯校

後鑒錄六

張獻忠者延安衙柳樹洞人也與自成同年生少爲
快手不得志去隸籍延鎮王威嚴下以淫掠與衆就
縛將刑適他將陳洪範來謁獻忠貌奇之請釋獻
忠而殺其餘縛者獻忠乃從叛兵神一元領紅旗爲
先鋒崇禎三年據米脂之十八寨與羅汝才諸賊詭
降于延撫洪承疇而叛之自號八大王雄長諸賊同

後鑒錄
卷六

紫金梁寇山西不利遂偕自成會羣賊榮陽東下連
破河南河北諸縣毀皇陵與自成不合去先是延寧
賊起承疇檄平涼兵備徐如翰截各隘口而令總兵
曹文詔艾萬年往來擊勦如翰知兵文詔善戰自西
漢鐵角城諸大捷後賊幾盡盡即獻忠狡健亦復弭
耳奔竄而涓涓者未盡絕也至是自成去獻忠攻盛
州不下驅婦女數千裸之置知府吳太樸而舒城知
縣章可試開門誘賊入殺數千人應撫張國維統吳
淞兵守桐城賊前隊賊憤甚毀道傍神祠大尚逼
壽甌江集縣無爲州潯山太湖諸不守者遂由英霍

取道麻城過商州而會自成于鳳翔復先自成出商
洛侯自成而總兵祖寬左良玉夾擊敗之走河南祖
軍復敗之於嵩又敗之於九皋山又敗之於圪料鎮
先後斬千級俘百人賊益悲借自成兵報圪料之役
遇祖軍于龍門白沙嶺戰復大敗乃邀自成合攻滁
此自成所以大創于關山也當是時自成再入關而
老獬獨過天星獨行狼諸賊俱盤踞郎襄商洛不相
顧會祖軍以邊警隨承疇象昇北還獻忠得密通曹
操據揚天諸賊必流東下與章左賊合乃既合則橫
甚大寇懷寧六合望江江浦在在告罄烽火達于維

後鑒錄
卷六

揚幸應撫張國維淮撫朱大典統劉良佐左良玉羅
岱諸將堵勦賊不得進時河南自開歸光固以及穎
壽被賊害者三年雞犬無聲開廂市集皆虛人探野
穗千里無炊烟亂木橫杈田龍間皆成拱把虎狼千
百爲羣行道路以故賊無所向則還寇襄陽以爲常
乃羣賊之在湖者稱十三家獻忠與劉國能混十萬
老獬獨射場夫曹操過天星章里眼左金主敗世王
安世王順夫主順義王而曹操在郎又與一丈青外
秦王一條龍分四營過天星在均亦與王國寧常國
安楊友賢王光恩分五營以及馬士秀杜應金其名

不一要之皆十三家也時祖軍雖北去而良王人龍以及鄭嘉棟羅于莘張令汪之鳳張應元皆所在殺賊賊大創會炎歛賊營連山谷馬矢蒸達十里蚊蚋野草間人畜俱病稍思就撫而總理熊文燦爲樞臣楊嗣昌所薦庸劣無大略好侈言兵事而暗于攻勦到卽言撫乃刊令懸通都曰心示諸家賊待以不死于是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李萬慶賀一龍左金王王國寧輩所稱十三家賊者相繼請降而獻忠方詐稱官兵叩南陽城東門爲羅僞追及射之中額良玉抽刀砍獻忠面馬逸遁去獻忠既喪氣值陳洪範

後聖集

三

在文燦賊下獻忠德洪範乞文燦降文燦僞之而不知其詐也方是時獻忠據穀城曹操亦降故自成投獻忠賴曹操解去乃獻忠降時初未嘗有意前夜但私恃狡猾于十一年二月遣賊將苟可旺重賂文燦徑寸之珠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妹八文燦亦重昵獻忠凡有所徵求無不應而其後繼狼狽漸難制也無何獻忠立開梁奔商貨放兵掠民家燦擄閭閻金錢不奉徵調知縣阮之錡憂之以語文燦文燦惡其語獻忠乃忽索阮之錡印之錡不與遂殺之反曹操亦反拆穀城城焚廬舍設伏敗良王兵于

羅漢山執其前鋒羅僞而同時降賊惟王光恩號關索者約八營擊賊誓不反其餘率左曹過諸賊皆叛去分陷隨太麻黃漳房典遠間爲犄角會輔臣楊嗣昌以薦文燦故負愾請親行討賊上乃賜嗣昌尙方劍鑄督師輔臣印陞辭安平臺賦銑歌一章贈行而嗣昌虛恢自用猗鷲失諸將心初至襄陽謀進兵與良玉計不合謀奪良玉印良玉卒破賊于瑪瑙山追奔四十里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內有壻地王鄧天王一十六級皆賊將而獻忠妻妾九人竟擒其七獲軍費甲仗馬騾器械珍寶無算降賊將三百三十

後聖集

四

八賀人龍亦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二降賊將二十五是役也良王功第一人龍次之而湖將張應元汪之鳳亦以是時追賊于水右壩斬賊九百獻忠走谷溪川將張令方國安再破之令亦驍勇敢戰有名至是以五千人當賊數萬力戰皆勝獻忠乃憊甚遁與歸山中而良玉與嗣昌齟齬故縱賊屯軍與安不利諸山連營百餘里圍而不攻賊乃賄山氓市鹽芻米酪收散亡以圖再振先是曹操過天星既反分兵出羊頭坂窺渡而大昌將劉貴與石砭女將秦良玉扼之終不得渡至是獻忠走白羊與曹過合遂由魚住

溪渡江連陷長武羅川新寧大竹諸縣嗣昌不得已
作招諭帖萬紙散賊中賊不應已而攻夔州湖將汪
之鳳戰死張應元突圍走嗣昌本湖人初意欲驅賊
入川使湖地無賊而川撫邵捷春昧其意使川將嚴
令與石柱女將秦良玉以輕兵守重慶秦良玉難之
言于捷春捷春不能用十三年賊破川兵于十馬渡
遂陷大昌張令死石砬兵皆敗秦良玉單騎見捷春
請調上而戰而捷春猶豫賊乃由竹筒坪過開縣轉
趨達州方國安敗退不敢與爭而降將張一川張叔
福俱潛陣死遂陷綿州抵成都當是時嗣昌曾薦萬

後漢書

五

元吉監諸道軍元吉忠果能任事乃大饗軍士用猛
如虎為總統統諸軍進止逐賊而賊從徽州折而東
還歸路盡空如虎所將率固兵止六百騎賀人龍謀
歸樑左良玉入夷夔堵守使者十九返不應初嗣昌
憂良玉跋扈人龍方破賊有功私許代良玉為平賊
將軍人龍喜既而良玉有瑯琊之捷嗣昌難之願請
賀將軍需後命而於是人龍良玉俱不為川元吉知
二將怨望而又虞賊復東出則驅賊入川之勢兩見
驟敗因有和軍心扼歸路之請而嗣昌不之肯也至
是如虎與參將劉士傑逐賊及之貴陵城士傑擐甲

進如虎繼之諸軍皆不前賊見官軍無繼者乃密抽
壯騎奮擊等谷中士傑戰死如虎負創走賊果出川
至雲陽嗣昌頓足曰悔不用萬參軍言賊乃山澤壁
趨夔門宿于乾溪一日夜行四百里即撫袁繼成邀
擊不止乃留曹操堵而自率輕騎下宜城殺督師
軍使于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門襄道臣張克儉納
之賊二十騎蹕蹕入解鞍宿承天寺夜半火起燔寺
臺并襄王府門民望見火以為滿城皆賊也棄城走
城潰先是瑯琊之捷繁所獲賊奔并獻忠妻高氏教
氏於襄陽獄中知府王承曾素仇豔二氏色每按囚

後漢書

六

必脫繁譎笑侵辱之至是賊大至爭毀徙戶挈二氏
出殺道臣推官而索知府不可得乃執襄王坐堂下
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在川今當借王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進此酒遂殺之去
而是年正月自成已破河南殺福王嗣昌出川開兩
王被害知不免自裁賊乃破樊城屠當陽招曹操東
下連攻信陽同始獲左兵旗志命其下假之以趨淝
陽夜雨獻忠乘以入殺知縣時十四年四月賊并力
攻應山不克隨州知州徐世淳戰死轉而攻即即降
將王光恩死守多殺傷乃還攻信陽良玉驍及之大

戰斬其頭。鎮沙甲奪馬萬餘匹。降賊數萬。射獻忠達。股負創走。良王復歸。及會轉饋山興安達。信百二十里。大雨五晝夜。江水暴漲。賊挺逸。先是曹操不憚于獻忠已投自成。至是獻忠依自成。亦復賴曹操救。得以其間走英霍與革。左合時革左五營在霍太避。夏而監軍楊卓然無術。以說降受侮。賊且叛。且伏伏林樾窺伺。凡賣解跳。探嘗傷灼。蔡者皆賊間諜。官軍莫敢近。至是合獻忠日收殘衆。破州縣。舒城六安而取其壯者益軍。會學道試廬賊偽挾書囊。襲儒衣冠入。陷之。南無為州男女悉殊其臂。大習水戢于巢。

後集

七

湖將窺江南。賴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爭先擊賊。賊敗斬首六千級。積尸于潛山者六十里。于是革左棄獻忠去。合自成而獻忠引兵而西。常是時良王避自成于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湖兵自隨。而以上國之勝甲者守斬黃獻忠乃得破麻城。收里仁會土兵益軍。盡殺麻城民。炮烙衣冠。即以土兵為導。破廣濟。斬州屠之。聞守道許文岐名。勝文岐降。不月既而文岐誘土兵殺賊謀反。正為賊所殺。黃人聞盡逃。惟女子不行賊。乃驅其姣麗者至。城下令拆城指血。滲滲淋漓。間凡三日。城平則盡殺而填之。壘中十六年五月。

自漢陽攻武昌。武昌陷。守將崔文榮朱士鼎戰死。楚王破書初。賊將渡江。舊閣臣賀逢聖詣楚府乞發帑募士。楚王出高皇帝所分金。裂交椅。一于庭曰。惟此可佐軍需耳。他何有矣。逢聖哭而出。至是賊發楚府金。騎士而縛王于椅。沉之江。賀逢聖殉之。賊乃盡殺武昌民。其未盡者鐵騎聞之而楚之於水白。鸚鵡洲至道士沃浮。蚺蟻動水為不流。踰月人脂累寸魚鰲不可食。乃據楚府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開門取士得七十八人。自成聞其破武昌大怒。貽書諸賊。忠獻忠懼轉而南走。諸生程天一

後集

八

集鄉兵二萬。夜擊賊于大冶。擒偽知縣奚鼎鉉沈會霖。官兵復黃州。監軍道王璠沔陽知縣章贖皆起兵。遮賊良王追殺賊于黃石港。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遂復武昌及諸屬縣。賊乃陷咸寧蒲圻岳州。震動初賊有大志。題詩黃鶴樓。詐收人心。發金賑他縣。禁殺及聞諸師集。大肆屠戮。沉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設計誘賊盡殲其前部。三戰三克。以衆寡不敵棄城走。賊既得岳謀過湖。卜于洞庭。君者三不吉。大詢洞庭君。竟渡風發。覆賊百餘艘。怒而還。纜大舟傍岸。捆載婦女什器。投以薪油。燒之。凡千餘艘。連岸四十

里夜中水光如畫遂騎而過長沙下之殺推官蔡道憲及其健丁林國俊等折桂王府材至長沙造宮殿時巡按劉熙祚遣中軍護桂惠吉三王于廣西而親入未州死守賊破永被殺并殺東安知縣陳道壽唯道州以守備沈至緒力戰得不破至緒戰死其女統其軍再戰入賊營奪父屍還賊乃屠寶慶常德發嗣昌祖父塚榮王走其別賊破湘陰者知縣陽開闔門死連陷永新安福及建昌撫州南豐諸縣而廣東南韶大震南屬城盡逃道臣王孫蘭請救不應憤而自經常是時自成已據西安僭位號獻忠聞之四顧嘆

後鑒錄

九

曰吾亦何遽為彼下哉遂返騎入川合賊十萬置橫陣四十里破涪江守道劉麟長守將曾英扼之敗績奪佛圖關至重慶城下發民募凶具負以穴城而置大礮為火攻城陷執瑞王時天無雲而雷震殺賊數人賊怒縱礮仰擊與天角已而雷止殺王撫臣陳士奇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害遂開成都巡按劉之渤總兵劉佳引出戰大敗初賊未至時新撫龍文光謀設守預遣人決都江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將以禦賊乃水至而城已破蜀王率宮眷出城不得返沉于井文光佳引暨推官劉士斗知縣沈雲祚皆

死賊乃僭偽號稱大西國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置偽東閣六部等官以汪兆麟為東閣大學士胡默為吏部尚書王國寧為戶部尚書吳繼善為禮部尚書龔完敬為兵部尚書李時英為刑部尚書王應龍為工部尚書其餘九卿科道官以次分授乃設五軍都督府中軍王尚禮前軍王定國後軍馮雙鯉左軍馬元利右軍張化龍養子四人苟可旺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俱加官保封將軍賜姓張氏獻忠黃面長身而虎額人號黃虎強不及自成而狡謫過之性嗜殺與自成比然較無道難測封蜀世子為太平公未

後鑒錄

十

幾殺之開科取士盡坑其所取者禁軍民私語犯者斬昏勿燃燭然則十家坐列兵為甬道闔民過之壯男少女留入營餘盡斬以兵脇紳士不至者全家抵法禁勿觸諱觸諱殊一手一足下令民間勿有馬乃擇日考武生武生無馬選棧馬之弊劣者數百疋驅之使騎既騎發巨礮合營大譟以詐之馬驚人墮蹂為肉斃則撫掌大笑蜀府醫院有銅人以椿椿其竅令醫者鍼之差者即取金鎗刺醫者竅召成都五衛指揮千百戶應襲者赴偽尚書龔完敬考選至日午忽下令盡殺之完敬伏地不能起以為慢令也并殺

完敬聘井研陳氏為僞后封其兄國賊不十日陳氏
姊弟俱極刑成都知縣吳繼善既為尚書忽闕門賜
死僞官朝令拜伏呼獎數十入班次有為獎所感者
不忠引出剖其心分兵為一百二十營設都督總督
領之城外列大營十小營十二各設兵部二都督一
議訶出入為保甲法凡出人以油印印左頰脫者死
宮中夜為鼠所撓漏三下忽令兵各殺一鼠旦明交
轅門不者代以首是夜兵毀屋穿窖殺鼠轅門外成
京觀焉賊自為文譏評古帝王謂之御製萬言策頒
布學宮復為僞聖諭刻石曰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

後鑒錄

十一

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時崇禎十七年十一

月即

大清順治改元之冬自成遁西安方謀襲川遣賊將
馬黃出階文潛入而獻忠覺之親督驍騎出禦于保
寧之梓潼仰視文昌廟曰此張姓吾祖也吾祖助我
乃上張亞子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大敗馬黃于綿州
俘其衆得蒙古一千五百人收綿州曰得勝州因命
劉文秀駐廣元艾能奇扼保寧馬元利略順慶苟可
駐收川南惟川東一隅仍為川將曾英所復而次年
乙酉自成復遣賊將賀珍以三千人敗劉文秀于廣

元將入川會大兵迫自成山武關賀珍逃廣元撤
備賊遂攷功以苟可駐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
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後所
稱四將始是也時順慶道葉可綽知府史觀宸故給
事吳宇英以及川人李從彥殷永祚江萬鎮俱起兵
恢復為賊所殺而故輔王應熊僉事馬乾復督師起
他如王祥起遵義楊展起隄為郭邱起黎川以及司
馬呂大器延撫李乾德總督樊一蘅戶部范文光邛
州舉人劉道貞兵部侍郎喻思恂提學道王芝瑞涪
州道劉麟長皆起獻忠聞之意大沮謀乘間襲西安

後鑒錄

十二

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先殺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
於南門之外始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授把
總女倍之以手足為記兵以上較次進級不者坐逆
罪即于九月望夕夜分起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
年十五以上者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
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
釋道及堪輿醫卜有材技者各府縣編牌按名自城
中大慈寺至濯錦橋賊擬甲耀刃分列掄殺凡三十
餘萬家口不計然後掘戶殺名草殺自成都起山城
北威鳳山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餘里屍積若丘

山其婦女不勝殺則引絙而批于水歲丙戌元日命
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
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
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
殺男九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
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
為御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南廠
七星治平東廠各戈天討太平志正鷹揚宜威果毅
果勇諸營分勦川北川南者俱有報數惟偽總兵溫
自讓以不忍草殺棄妻子率百騎遁獻忠親引騎追

後鑒錄

十三

之自讓走百騎皆死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
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
郭嘉引三奇營鳳陽宋官末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
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
見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
間封王見明龍輶營麻城商元決勝營汾州周尚賢
定遠營六安張成以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
賁豹額虎略諸營偽總兵俱以功疏數少坐徇縱謀
逆剝皮死斬其家口于南河膏屠願慶其屬縣聞令
爭先期向酒家費酒圖醉死酒家堆金錢如柴初大

喜既而思之復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待剗割無或免
者獨保寧一城有僧破山出請命賊持驢犬肉襪進
曰能啖此者免僧接手啖之竟免草殺既盡乃分兵
燒毀城廓廬舍積聚米粟有不盡者剝皮以徇于是
川法移錦江而洞其流穿數仞實以黃金環寶累億
萬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隄放流名曰水賊
後至者不得發毀中關浮屠攻以兵器怒不速發人
破崩之厭死者以千計又伐木造大航百令營兵由
山路曳入水凡百里殺者死有令營宜殺者則實航
而沈之江中乃以平全川土寇功宜勒石頌德侍臣

後鑒錄

十四

嚴錫命撰文既成賊命北而立錫命爭曰當南而賊
怒杖錫命死乃謂兆麟可旺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
百人所至無敵若等所知也今至數百萬前年出漢
中反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不用命而為兵者貪戀
懷二心乎兵貴精不貴多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而
盡殺之何如皆唯唯乃密定為法凡角無趙距意錢
酒及諸詐諛皆死連坐共收十餘萬諸賊掌教
者殘忍出天性偶夜分念無可殺殺其妻左右莫敢
諍既而以不諍殺左右其虐如此後復以前法所誅
尚未盡詭名諸將于演武亭較五月所上功疏將陞

賞比至盡殺之。爲參將賀斗游擊胡明玉四先覺。輔健馬說爲防夜者。遁去餘所殺五千七百。員有剝皮者。剝皮法從頂至尻。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馬駒。踰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者抵死。是日雷電作。詐謂衆曰。有天旨命。標絕諸人。吾敢違入哉。于是筮期啓行。令各營有妻子無馬足者。詣營門點驗。既集。使各殺其妻子。不忍者。駢戮。乃剝成都城燒宮室。以布裹柱。澆以脂。焚十五日。閱灰燼中有根。根未盡者。昇之江中。躡踏之。使入泥尺餘。有粒米上浮者。死。命劉文秀擄數年所掠珍寶。兼金裝巨艦百餘。赴彭山縣江口。沉之。而殘駕船卒于水。後爲楊展所泗。取以賑川南。卽是物也。于是發成都由漢川金堂什方綿竹前行。其遲行者。指爲亡殺。其什伍。毋日行百里。屍連相按。然猶立過隊法。凡各營男女。初行俱使向已前魚貫。過或三留一。或五留二。過畢殺所留者。曰。我奉天司殺。自始起迄今已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如之何。吾殺當止在冬。伴之望蓋是日賊伏誅云。先是賊竄離川人既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爲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川兵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衆。進忠聞之。率一軍俱逃會。

大清師至漢中。進忠迎降。爲鄉導。南行。遇獻忠於寧亭界上。是日太霧。前不見馬。領獻忠方曉行。聞介馬聲。驛乃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洞脇。急回走。而矢叢于背。大呼墜地。賊將王尚禮尚負其屍走。既而棄去。支離之。獻忠死不東。以下四將兵潰入南川。渡江奪重慶。破壘東十三家。賊并攻殺曾英王祥李乾德等。遂復據川。許言獻忠婢老脚有遺腹。諸將當輔孤而實無行。其後平東安西附桂王。入雲南。賊絕。

毛翰林集

續編

十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孺
又字于菴
初名德遇
鹿亭較

後鑒錄 七

論曰賊亡人國自古罕有况殘殺如是雖壽光刀鋸
究何春磨百不及一此術盡以來一大劫運也以爲
天意則天太不仁以爲人事則當烈皇帝爲君幸勤
宵旰縱口無臣亦何遂感名如是夫人傾四海之資
竭九州之力以奉一人亦曰一人庶有庇于我而
令慘毒至于如此則誰乘國成疾視其死所以不能

後鑒錄
卷七

不痛恨于長民者也洪範演九疇以六弱爲五惡之
進夫君惡至紂亦云無加顧妹邦于室其被殺者亦
何幾而馬晉趙宋荷弱不振則雲擾百年血流萬
况海覆草殺其慘有甚于擾者故曰弱之罪進于惡
豈無謂與嘗考崇禎初盜賊新起不過馬戶倫兒耳
燎原之火竟致不崩雖官軍勦殺亦曾取勝一二徒
以爪距未成容易扑搗稍稍蕪蔓則全無騷伐之勢
初謂賊力本強原非于毒尤來之比故橫行中原可
以無敵而一承王師如炎火灼毛滄波沃炭窮走
滿汗貽笑蜚蜚此何爲也有明三百年過于輕武備

臣以奴隸遇閹帥尺籍濫冒病坊萊備漫不經省師
中承廟算動輒兩府又中官監進止無已則冠惠文
者祿操名法以持其後其在行間者原不能殺賊即
以撫徵百一而其中稍有振拔亦姑且縱賊圖自存
毋令文臣蹴踏之去勢如此不得不弱焉則賊輕兵
賊輕兵則殺兵殺兵則兵且爲賊兵且爲賊則兵與
賊俱殺民兵與賊俱殺民則民無所逃相顧受殺以
至于亡國而要皆起于輕武之一念嗟乎征伐不可
假于天下雖其言出自刑名者流而有文事必有武
備亦何莫非聖人語言而武事弛壞遂至燎毫沃雪

後鑒錄
卷七

之賊亦一如神武之不可遏豈不哀哉故略敘二賊
殘殺之十一以垂世戒至若臨事周章明誤國則
操廟算者固不勝責而卽督理諸臣可按簿誅者涇
池已蹙而援師失防車箱旣阨而軍門受撫真寧不
可戰而遣賊朱陽可以守而不守漢南之逸撫臣縱
之武關之遁督師開之穀城之旅降而旅飯寶豐之
忽勝而忽敗夔門之可入而再出幾微不謹大勢盡
去雖百死焉贖哉崇禎流賊多與二賊相終始故主
名雖多大抵附二賊以見他如荷葉坪紅娘子竇阿
婆薛紅旗諸賊皆隨起隨滅無與克詰而夔東十三

家賊有所謂譚文譚弘劉體純胡明道王光典袁祖姚玉麟白文龍楊炳英李世傑者徒以全蜀梟獍乘間竊發仍仰藉二賊游魂或分或合以極于敗亡則亦無足比數者故藝東餘賊一概不錄而第錄其不附二賊而自主名者于後曰劉香老等

劉香老鄭芝龍部賊也芝龍泉州皂隸子少貌美為海賊顏振泉掠去雙之辟其婦與芝龍同臥起既而振泉病將禪芝龍為賊後慮眾不伏集眾禱于神劍米益中通拜之劍動者推為長次芝龍芝龍預謀磁和間前以手劍隨芝龍手躍出遂長眾稱雄海上

後集錄

三

嘗以已泉人不冠泉使香老冠之既而悔禍與其弟芝虎同降于總督熊文燦其部鍾斌與香老遁去鍾斌冠浙為浙撫邵延登勦散而香老則南入廣海匪牛田馬耳諸洋嘗犯小埕犯長樂犯廣之海豐芝龍以戴罪出戰每不利崇禎七年文燦仍欲以招芝龍者招香老香老詐許之文燦不省遽遣巡道洪雲蒸守道康永祖參將夏本張一傑入游招撫香老大笑留雲蒸等不令返如是者一年上聞狀嘆曰豈有招海而反蹈海者敕文燦戴罪責效而合廣東福建兵會勦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迎戰大敗時芝龍以游

擊為前鋒香老乃勝所留巡道洪雲蒸出船止芝龍兵雲蒸出船大呼曰我兵備副使洪雲蒸也將軍勇來前賊窮矣急擊勿失賊乃殺雲蒸永祖二將而自焚其舟死火中其後有崇明顧榮

顧榮與陸大慶二為崇明海賊陸大以崇禎十二年冬間崇明掠青村柘林見殺榮遂與廖二分南北二營各署三萬人為三百船名三哨約以十五年三月寇蘇州常州北趨江惟棧漕道于是江陰靖江城閉崇明知縣偕守備出戰敗殺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奉旨會勦而蘇松兵偕程响知兵相視劉

後集錄

四

家河須捕斬格致漁船百漁丁二千為漁勇營隨之仁兵出洋遇賊高家嘴大破賊斬賊二百生擒五十五燔其船二十連敗之大安沙江北新港枋頭俘斬無算賊將竄淮北漕督史可法統官軍逆擊復南向降於程响散其眾而收其船為官川

崇禎元年廣東山賊張惟元寇羅阿程鄉及福建之上杭武平清流僭號永興稱為王上命南顧福建廣東巡撫合勦之生擒賊渠張雲會鍾威林可美賊平而江西九連山賊山連廣東于崇禎四年攻掠賴之龍南定南惠之和平湖之不遠官軍勦之凡二年始

散乃用廣東巡按梁天奇議一增修南雄城一移平遠縣于石窟一設兵三百人統于惠州一擇山中衍沃地如野鳴潭者凡七區皆屯田焉

山東舊多盜崇禎十二年有開州王小槐自稱順天仁義王聚衆萬人與東阿李澤相應焚掠臨清沂州間爲總兵楊御蕃所剿其後連年飢飢民李廷實李鼎昭高唐州東撫王國賓討平之而泰安土賊至十萬有李青山者本屠猪兒據梁山之壽張集以獸醫艾雙雙爲軍師僞封當家大元帥掌營務而已率賊衆破東阿新樂從兗南下抵揚州之沙河店劫漕舡

三十轉而陷東平張秋固豐縣與羣賊合當是時賊毋出掠必取女子櫛而胄衣甲裝裹旗守營賊縱橫四出會總兵劉澤清進剿覘知之襲其營斬艾雙雙由其妻女質械殆盡而東平人王隣臣爲青山所親嘗勸青山降至是青山當新創謀之隣臣隣臣勸如故心動適道臣蔡懋德刊撫帖許以效用青山乃要之澤清澤清佯許之青山降赴京上率太子監求定二王御承天門樓受之邪而出賊怒曰將以我爲官而綁我耶及至市青山奮臂撼所綁概代概代扳隣臣亦詬罵負約至死乃絕其後龍山滄浪淵諸賊東

撫王未吉初至以三百騎剿之盡惟青山城寨有未獲者破東平賊余城印破張縣賊李明陳惟新劫漕破陰新焚關廟賊朱連破新樂東阿賊李相南李青芳青芳青山之弟

袁時中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飢羣盜皆起時中陷開封之霍丘執蕭縣知縣其時有袁老山營取強呼將中小袁營既而同起者相繼城陷中渡河得衆四千入固蘭陽總兵陳永福擊敗之時中乃東走歸德出賴毫糾合飢民十餘萬李自成聞其名招之相見於河汝之間歡甚爲婚姻時中遂從自成破睢陽

寧陵以及歸德所至時中爲先鋒既而時中耻爲役叛去屯柘城鹿邑界上保督楊文岳招之不就諸生黃亮好縱橫請往招時中時中降然猶豫擁兵如故會永城劉超反時中投牒請擒超自贖許之遂與陳永福渡河值自成修怨于時中游騎察得之舉義時中斬首去時中起自十三年至十六年凡四年滅劉超山西人其父爲永城估遂家永城超兩中河南武舉第一與曹縣人劉澤清俱以偏裨從貴撫王三善敗安邦彥于龍里追至六廣河積勞薨四川遊義總兵崇禎中同縣練國事丁魁楚丁啟睿皆以將

檄趙赴軍前討賊趙忽上書陳功勳缺十二年赴
京朝議趙怨望斥趙勒歸末城合河北土寇大起李
自成攻開封詔募救開封者趙應詔自招土寇六千
殺賊乃起趙保定總兵同縣進士魏景琦會授御史
以言事罷歸負氣詆趙為通賊趙怒怨之舉人喬明
楷明楷復謝之趙乃大憤殺景琦一家并殺喬明楷
而反巡按王漢謀執趙通之練國事陽言招撫親殺
官軍伏城下而獨身入趙先發殺漢并拘國事協參
草公奏訟言激變非趙意上請上命鳳撫馬士英太
監盧九德總兵陳永福討之趙據永城守時末城以

後鑒錄

七

禦賊故先屯糧積多製礮火盡為趙有官軍屢戰多
殺傷上發御前銀萬兩犒軍且檄諸道軍悉會趙始
懼就士英乞撫士英邀之趙出見士英長揖猶帶刀
士英下與握手脫其刀曰既歸朝何用是也遂執趙
與弟越俱凌遲死趙有才辨少就文試以寄籍不許
因試武嘗貽書士英中有曰文臣慘結成勢鋼不可
拔然而為守令則驅民反為柝撫則驅兵反為臺省
則驅將反今天下反者何一非公等驅之夫趙非伺
愚豈願棄功名捐首踵蒙不韙之名蹈汗敗之行為
天下笑哉勢激之使然也

徐陽蕭與東山河南接壤崇禎八年有稅繼孔王道
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開殺指揮守備等
歸永邪宿間大震會劉趙收其黨燕青竄其寨稱反
天上魏豹遂南勾河寇東連徐浪淵諸賊勢張甚十
六年署淮徐道何騰蛟統將金聲桓討之而淮督路
振飛亦以兵會乃共收方造于吳家集斬賊千級擒
其弟方譽而方造走既而程繼孔請降騰蛟單騎詣
繼孔營贊其罪令縛首惡王道善白贖無何果執道
善獻騰蛟乃親勦餘賊之未下者斬方造適騰蛟擢
湖撫將去念繼孔留此終為患檄之使隨征不應乃

後鑒錄

八

囑鳳督馬士英以兵執之檻車達京師京師陷脫歸
仍聚眾為賊踰年與平伯高傑北行過淮繼孔謁道
傍傑受士英指擒斬之始絕
河南諸寨以沈萬登劉洪起李際遇三人為寇沈萬
登貢陽人崇禎七年汝寧賊盛之友反萬登與白泰
徵各署萬人為賊應其同時起者舞陽楊四據九曲
泌陽郭三海侯鶴鶴據平頭梁皆自相為長而萬登
尤強大和順義王
劉洪起者西平鹽徒也與其弟洪趙洪道洪助洪禮
結鄉井自保號諸劉營乘夜遣人入賊營奪其馬賊

營中謠曰高點燈多添油防備西平劉扁頭扁子洪起號也河撫知其事請授洪起為西平都司徵討賊誅捕楊四盛之友侯驚驚等而萬登出陣亦投都司印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惟白泰徵以負固見殺李自成破汝寧授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當是時與洪起同效川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應試不就去而耕與礦徒往來陳金斗者開礦得天書善占候望氣際遇拜為師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際遇反據登封王寨與萬登洪起陰相結李自成破汝寧際遇請降洪起

後鑒錄

九

獨不可屬弟道與起居守而自詣左良玉軍前請兵一日夜走七百里足抵盡裂既而與老猗猗戰敗之遂約際遇殺汝州偽官請命上下詔褒美稱劉扁子初萬登與洪起弟洪禮助同知韓煥守汝寧城汝寧破賊遣偽防禦使金有章暨偽府尹偽令守汝寧韓煥避之上而韓華美者東寨賊也具儀從郊迎且邀偽果殺將軍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有章建牙為自成根括殺汝人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密令鄉勇傳呼曰寇至矣有章懼請萬登入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擒磔之韓華美遁于是韓煥與汝人皆俛

首聽萬登命既而自成圍際遇王寨洪起請同援萬登不應合督師孫傳庭出開賊解圍去際遇怨萬登督師與自成戰河南襄陽際遇萬登各坐視不相救十七年春萬登中軍殺洪起弟助搜其金洪起稱兵復弟繼圍汝寧食盡萬登求援于際遇亦不應城陷磔萬登洪起乃自稱將軍自穎壽抵大河甘受約束當擒南陽開封諸偽官傳送南京詔用為汝蔡總兵加都督同知而洪起復自進官保偽署州縣官開帥府歲乙酉大兵下汝寧洪起走之不頭漿中流矢死際遇亦以不早降執之歸京師伏誅

後鑒錄

十

許都義烏學生也祖達道為御史有名都名家子善文好施予能得死士心而其家實貧給與推官陳子龍嘗薦都于撫按不用會有假中貴抬兵者都無與也東陽知縣姚通木利都所有文致都求賂都不應值都葬母遠近赴萬人通木密告都反于道臣王潑潑遣捕就葬所收都客馮隆者排衆前多力手格殺捕都止之不聽諸客大譟裂帛反號白頭兵先是巡按左光先見子龍薦都光先庸人疑子龍至是發官軍使子龍監之令自贖時都已下東陽浦江義烏三縣將至府所至白衣冠慰勞毫毛無犯官軍相遇戰

且却不卽加殺衆以爲可撫子龍曰與都督議之
曰本以君國士故薦君今乃賊耳如之何都曰君寧
不知之顧事已如此孰明吾不反者乎子龍曰獨吾
能引之耳爾曰果不反以百口保君都卽日遣子龍
見王縉縉論以策效且約勦流寇自贖授以券都
入山論衆令降衆不肯都出復入再論之衆曰吾不
能爲子殉矣於是衆三萬人皆流涕散盡獨八十八
人不忍去隨都出降至杭州悉斬於正陽門外其後浙
東多土寇皆稱曰頭兵自都始
湖南天王寺賊名曉和尚能飛刀劈火橫行湘鄉安
化益陽寧鄉界上自號飛天王與江長子洪老殺於
崇禎十一年犯湘潭長沙總兵尹先民募鎮寧兵弁
邀清浪總兵羅安邦合勦戰于桃花江刺飛天王殺
之洪老殺溺死長子擒天王寺賊悉定而桂陽臨武
間有牛寨猴寨芥寨泗州寨賊劉新宇據之藍山
高嶽紫嶽二源有李荆楚者聚守險兩家同出山
犯常德寧鄉衡州湖南大震羅邦旣定天王寺賊
遂援衡州敗賊白蠟橋而安邦他訓赴德安賊復
熾圍桂陽州急檄尹先民統將王猷士司單仰庭
以茅岡兵應援解而二源賊荆楚直逼永州將

由東安水道闖入廣西而諸寨日益起于是奉四省
會勦之旨沅撫陳睿謨計所轄主客兵合萬五千人
以推官孫明孝爲參軍仍檄尹先民統諸軍先勦牛
寨敗賊銅梁橋孫明孝用計誘縛賊首劉新宇誅之
而餘賊竄諸寨者更推新宇弟秀宇號劉紅鼻者爲
主而以芥寨賊劉廷相多智拜軍師稱劉先生官軍
分四路勦擊賊斷橫沙橋官軍爭險過追奔二十里
直抵猴寨而二劉復竄芥寨先民偕明孝前後夾擊
紅鼻走連呼劉先生劉先生掉頭乃并擒之當是時
羣寨皆不惟二源未破廣西按臣陳曷虞提土兵二
千四百而單仰庭貢王猷仍率鎮寧茅岡兵一千入
藍山先掃源外攀藤木以進破高嶽殺賊首曾戒奴
等而廣東兵福兵合萬人共集紫嶽焚山乘烟而上
毀其巢殺賊首郭子奴等李荆楚被執并執泗州寨
賊陳王狗自藍山左右凡杓羅源不山上流源野猪
源黃岡東岡源無不平者
崇禎十三年河上孟三劫河撫解餉萬兩飢民就食
聚千人旣而漸衆其明年攻破河陰縣據之執知縣
成正中佩其印稱上游擊高謙副將張德昌環攻七
晝夜城拔擒孟三孟三起凡二年滅

後鑒錄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皆記有明一代盜賊之事蓋亦明史
擬稿之所餘也自序稱建溪謝給舍作後鑒錄大
抵輯明代治盜始末定爲爰書是編因襲故老舊
聞彙積成帙仍用謝書之舊名其事迹今率見正
史中無大異聞惟推論致亂之由謂明三百年過
於輕武儒臣以奴隸遇閩帥尺籍冒濫病坊菜傭
漫不經省師中動掣兩肘又中官監進止無已則
冠惠文者操名法以持其後亦目擊之篤論也

封長白山記一卷

〔清〕方象瑛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封長白山

記一卷》提要

封長白山記題辭

蓋聞地靈人傑發祥必自山川乾始坤成毓秀實資河岳是以王者父天母地特隆郊社之儀國家酬德報功敢忘懷柔之典虞廷受命泰岱先施周室肇基岐山是倚聿稽往牒代有明徵惟茲長白之山實屬大清之聖五岳而外特立稱雄三代以前獨尊無偶巖峩萬仞呼紫座而可通彝拔千尋于青雲而直上北混同而南鴨綠兩江自有淵源左兀喇而右訥陰萬壑咸滋孕育儲精蘊彩綿曆算于億萬年光瑞合昭代叢書

封長白山記題辭
卷十一

麻罕江山于千百世既屬鍾祥之地寧無封號之尊爰命禮官詳稽祀典等諸岳瀆神之秩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告祭不同封禪虛文位號推敲肯綮從來陋習斯誠超百王而立極邁于古以稱隆者矣編修方渭仁先生以文學侍從之臣值遣使頒封之日躬逢大典特著鴻文詳其月日並及程途紀厥姓名兼之爵里詞邊意表寫成縹緲香雲字裏行間想見鬱葱佳氣開函敬讀羣知典禮之尊崇啓篋詳觀共仰聲靈之赫濯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一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封長白山記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武密斯治荆熊封較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

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

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賞耀色一等侍衛塞護禮等於

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

昭代叢書

封長白山記

一

三日至兀喇宣。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

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戴穆布魯世採獵。以老

退閒。自言祖居額黑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

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

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噶喇大額黑等曰。陸行

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

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則將軍已海載米一

舟。候於訥陰。于是噶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率固山

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

庫納訥林。那爾薩河。渾沱河。法布爾堪河。納丹佛勒

地方。經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

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噶喇大等亦至。蓋

自江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纔

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一羣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

率旂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

素遣額林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

樹而望。遙見遠峰。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噶喇

大額黑督采珠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密樹茂林。

昭代叢書

封長白山記

二

揣摩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遂沒。不

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

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有草。無木。前臨

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熳。

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漫。無所見也。衆惶惑。前誦

輪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觀。莫不歎呼。稱異。遂

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

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峰環繞。惡水

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

漾繞池諸峰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峰稍低
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爲松阿
里兀喇河右流爲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頃峰頭游鹿
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泉喜曰神賜也蓋登山
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
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
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
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
歷色克騰圖白黑噶爾漢噶大渾薩滿薩克錫法克
昭代叢書封長白山記
卷十一
三
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喇
十二日抵寧古塔遍閱合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
京具疏聞
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
部議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
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撤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
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
南注爲鴨綠北流爲混同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
無知其處者 睿慮周詳穆然念

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倘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
庥其享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據原疏綴葺爲記用
志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昭代叢書封長白山記
卷十一

四

獲

吾鄉人極重風水凡故家大族必有發祥之地無論
陽之宅陰之墓其來龍祖山所有樹石保護備至苟
有戕其一樹盤其片石者必訟之官府懲之而後已
士庶人且如此而况帝王之尊乎然歷觀史册充未
有所聞焉則何也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三年念長白山爲本朝鍾靈之
地特命頒封祭告典禮如儀卽此一端誠足度越千
古夫豈歷代之所可及乎新安張潮

昭代叢書

封長白山記跋
卷十一

五

封長白山記一卷

大學士英
廉家藏本

國朝方象瑛撰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進士
官至翰林院侍講是編記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遣官至長白山事大畧言是年六月三日由
烏喇啓行歷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納林邪爾薩
河渾陀河法布爾堪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
諸處至訥陰十一日復自訥陰啓行十四日乃至
山麓併記所睹諸靈瑞益櫟括當日奏疏爲之故
僅粗述梗槩而使臣亦佚其名但稱覺羅武某云

二申野錄八卷

〔清〕孫之騷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申野錄

八卷》提要

二申野錄

卷一

洪武戊申至
宣德乙卯

卷二

正統丙辰至
成化丁未

卷三

弘治戊申至
正德辛巳

卷四

嘉靖壬午至
丙寅

卷五

隆慶丁卯至
萬曆癸卯

二申野錄

卷六

萬曆甲辰至
庚申

卷七

天啓辛酉至
丁卯

卷八

崇禎戊辰至
甲申



二申野錄卷之一

仁和孫之騷輯

戊申春正月庚寅彗星見畢昴之間已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間空中神語及祭烟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應響三月辛卯彗星出昴北大白晝見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火星犯上將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己方消閏七月徐達克通州八月甲戌夜京師天鳴如河傾海注九月金星犯上將是年冬

二申野錄卷之一

十一

貴州去城百步有泉流溢於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臨川獻瑞木高密東十里徧產靈芝其時吳與弼母居江右父官於京師同夢相交合而生弼非人道之異與又曹州老嫗遇異人指州治前石獅語曰此獅目赤水患至亟去可免嫗自後日往視獅目人怪問其故陰以朱塗之嫗見獅目赤不辨僞也遂亟走既去數百武回顧州境已成巨浸

己酉春三月陝西寶雞進瑞麥夏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十月壬戌朔甘露降乾清宮後苑是歲吳山三茅觀

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庚戌夏六月京師早岳州府羣蟻同穴無故自闕死

其後獨岳州將臣張軍師大敗於潞州

冬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

辛亥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蔣山寺佛會自辛酉至癸亥凡三日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曰婆羅子或曰天花墜地所變陝西旱饑漢中尤甚休寧縣蝴蝶大如紈扇飛止人室忽變惟鳥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

壬子河南黃河竭行人可涉夏四月廣州地震八月又震有聲如雷地拆二三里許六月句容生嘉瓜雙

二申野錄卷之一

十二

實同蒂秋七月餘杭大風山谷水湧漂流廬舍人民孳畜溺死者衆十七日戌時建康地震大雷震歟男女十六人楊載至琉球海中五色雲見八月河南獻白兔山東饑

癸丑夏六月河北旱蝗廣州天雨米如早白穀時童謡曰鬍胖長官人不商量

甲寅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大雪甘露降于鍾山六月杭州旱冬十月廣州黑氣亘天十一月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乙卯夏四月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杭州等府水災

秋八月京師大旱廣積庫銀穿屋飛出莫知所往頃
之有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之因掘土尺餘見白
金一定上有廣積二字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民
家屋瓦上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有星孛
於南斗十一月甘露降南郊近有一種名曰甘露其
色白濁其味甚甜其臭
松脂嚼之膠舌頗重飢食之則病多食之
則死今人不辨真偽集以爲甘露謬矣

丙辰春正月朔京城水溢百官乘船以朝二月泰安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于朝驗其刻
乃宋眞宗祀太山后土文命仍瘞其地三月壬申太
白晝見京師四月五月雨錢塘仁和餘杭大水下田

二申野象卷十

三

被浸者九十五頃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五日有
星孛於北斗火星犯上將九月金星又犯之蘇松嘉
湖大水閏九月七耀素度冬十月有虎蜚入漢西門
傷二人

丁巳春正月丁酉夜應天雨如墨汁池水盡黑浙江
金華處州諸境皆有之占曰黑靄露下天下寃二月
白虹貫日三月錢塘仁和餘杭以水災被賑戶給米
一石秋七月海潮嚙江岸九月浙西大水十二月乙
巳朔日有食之

戊午處州遂昌縣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無形或以

爲鼓妖夏四月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見有持炬
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
有應者秋八月蘇松楊台海溢九月有星孛於天矢
已未夏四月庚申日交暈在泰分己未太白見東方
至甲子順行而西閏五月北平久不雨胡惟庸宅井
中忽生石筍漸長出水礙汲使人取之筍傍復出三
庚申夏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帝親見炎火自空下
雷火遶身追帝再拜曰上帝赦臣臣赦天下蓋帝時
刑戮過厲故云南京太學相傳無蜘蛛初起太學時
帝親臨視見蜘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

十一申野象卷十

四

呵之出語訖而蛛絕

辛酉夏六月八日己卯杭州晴日飛雪秋八月河南
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壬戌秋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

癸亥春正月己巳朔元旦早朝鐘忽斷爲二又有鳴
鴉自天墮於丹墀戊申白虹貫日秋八月壬申朔日
有食之冬十一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

甲子秋七月河南大水

乙丑春二月久雨陰晦不解間雷雹雨雪五星並見
夏四月彗星見掃翼復掃天廟未幾太白經天五色

雲再見

丙寅春正月戊午朔夏四月癸酉守南斗

丁卯春二月五星皆見夏五月丁丑三辰晝見六月

太白經天溧陽大旱

戊辰夏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乙酉五色雲見秋七

月荊州雨米如小麥形色淡黃炊爲飯香甜

己巳秋九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白虹貫日

庚午春正月朔癸酉入南斗秋七月江南北海溢河

决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德慶州大饑

辛未春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彗星出紫微

二 甲野錄卷十

五

垣六月河决原武入淮冬十月北平河間大水河南

府龍門內有婦人司牡丹者爲夫蹴其魂往到薄姬

廟中服事三年後有本處袁馬頭歿牡丹遂借還魂

言前事甚詳時懿文太子往陝西回至河南府官啓

袁馬頭還魂事太子回朝奏之遂遣內官取來廷問

是實乃賞以鈔帛仍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本年

八月

壬申春正月癸未朔河决陽武夏六月台州有飛蝗

自北來禾稼竹葉如掃南京齊化門東街有婦人髭

鬚長尺許

癸酉夏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甲戌撒馬兒罕入貢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

乙亥秋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九月龍門生嘉

禾異莖同穗是年冬遣使脩坡塘山陰天樂湖掘一

物如小兒臂紅潤如生衆駭棄之識者曰此肉芝也

食之延年

丙子冬十二月五星素度溧陽大旱禾藁

丁丑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二 甲野錄卷十

六

庚申夜有星自天厨入紫微垣大如雞子尾跡有光

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没六月杭州旱八月河决

開封冬十月癸酉犯南斗

戊寅秋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癸酉守心

闕門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爲負芻者驚

見叱之遂昂首而止地人損其額今名石馬鞍頭又

風李秀者不知何許人也陽狂奇譎人因呼云洪武

之末秀已老托跡燕府赤籍無他異獨王知其人數

召與語多不倫府殿賜吻無故墮地王甚惡之左右

莫敢進釋王意秀聞寢至前王曰秀吾殿獸墮地何

也秀曰此獸要換色耳王曰這癡子胡說一日啓云
來日臣生辰欲請三護衛飲酒乞殿下爲臣召之王
笑爲令諸將校咸詣秀秀已出郭屋蕭然暑無營具
老妻坐屋下云秀請客未歸請少待之諸校坐門外
地上以俟比午秀買貿遠來持楮錢揖謝曰勞諸公
至俟燒紙畢奉欸也乃置楮錢於地不抖擻使閒散
便舉火煨之烟勃然起衝人涕淚交出諸校不勝忿
姑待之紙既燼秀乃持箕簸運灰大颺霑集羣衣秀
大言曰如此模樣汝指揮每還不起來音衆以爲狂
咸詬詈去復于命王問秀名飲醉平衆以實對王大

十一申野錄卷一

七

笑更爲命酒賜諸校及秀飲大師張英公時未極臣
位坐堂上梁間積埃墮其背秀疾趨進從後拍其背
三公訝之秀謾言曰如此大塵還不起乎我拍公起
耳如此類甚多又嘗密啓王曰某地貴不可言殿下
寧有可葬者否王曰誰耶秀曰國卿殿下無當葬者
獨不知殿下幼時乳母爲誰今存否耳王曰既歿而
藁葬某所秀曰可矣因勸更葬王從之其地去西山
四十里平壤間今人呼孀母墳是也及太宗卽位秀
尙在無幾忽隱不見後莫知所終云

已卯春三月京師地震太史奏赤日無光江北蝗帝

自責蝗不爲災秋七月燕王兵起先時童謠曰烟烟
北風吹上天團團旋葉裏亂北風來便吹散又京師
有道士誦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
已忽不見初太祖嘗夜寢夢二龍入殿搏擊其黃者
勝而飛其白者負而如螻蛄明旦視朝見皇太孫居
殿右角燕王侍於左厠位居太孫上周顛仙鄉談常
謠云世間甚磨動得人心只有麤脂胚粉動得婆娘
嫂裏人

十二申野錄卷一

八

庚辰春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夏四月賜李景隆璽
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六
月金華大水入城市秋八月承天門災
辛巳春正月辛酉朔常州地震夏有蝗
壬午深陽地震蝗遍野相傳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
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
晏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
禁掃軍門獎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
自焚

癸未春正月己卯朔月當食陰雨不見夏四月戊午
太白出昴北六月京師久雨八月辛未潮州地震冬
十月修築江岸先是杭州府湯鎮方家塘邊江隄岸

爲風潮衝激淪於江者幾四百餘步延袤四十餘步
沉溺民居及田地四十七頃十二月北京山西寧夏
地震

甲申春三月惠州大水秋九月周王獻騶虞冬十一
月杭州水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
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湖州慈感
寺前橋曰潮音水清澈有蚌浮水而吐珠人皆見之
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是歲夏忠靖公原吉治水至
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裹率一美婦來見公不爲
動徐訢曰久寓于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

二甲野錄卷十

九

一字爲鎮彼卽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
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
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
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
因悟曰是已慈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
雨震雷有一蛟歿於錢溪之北

乙酉夏六月江東饑秋八月杭州大水涂民田七十
四頃漂廬舍千一百八十二間溺歿民男女四百四
十口蘇松嘉湖饑

丙戌夏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己巳甘露

降孝陵松栢禮泉山神樂觀是年議建北京工部尚
書宋禮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
力刊除過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所經聲
吼如雷巨石爲開度越巖阻膚寸不損事聞上遣官
致祭封其山爲神木山

丁亥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杭州沿江隄岸復淪
于江

戊子春二月福建奏栢樹生花蘇楊二府奏檜花爲
瑞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海寧縣海決陷沒赭山
巡檢司江寧府學災蘇松諸郡大水冬十月乙亥朔

二甲野錄卷十

十

日有食之

己丑春正月甲辰朔命太監鄭和領兵航海黃巖颶
風壞官舍案牘俱燬時有劉西江者好遊一山寺僧
頗厭之寺有空室宿者多歿西江至僧盛饌享之此
室勸醉令大醉就宿焉二鼓猶醉聞誦觀世音經其
聲漸邇西江起坐時月色如晝因從窗隙窺之乃美
婦人也誦畢向窗合什作禮窗自開婦人從窗入便
據上坐俄而吐舌長丈餘將逼西江西江倉皇以被
撲之婦人若嘔噦狀遂去不見早起亦不言謝諸僧
去行過山側見一巨蛇吐舌而歿西江曰此蛇精卽

宵間之婦也非吾必爲彼一飽矣還以告僧僧愧謝之自後其室謐矣又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陽時王師已過積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奈首在某處身在某處與汝爲我拾而聚之其家如其言以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乃拾聚之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蒙汝拾聚矣奈不得正何其家惡其煩擾詈叱之而去頃間妓果生一子側首者庚寅春正月戊辰朔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二 甲 野 象 卷 一

七

辛卯浙江潮水衝決仁和黃濠塘三百餘丈孫家圍塘岸二十餘里海寧縣風潮溺歿居民漂流盧舍圯塌城垣臨城縣飢

壬辰夏六月河南飢冬十月甘露降方山十二月奏文星墜定州衛趙四獻馬產駒有肉角類麟

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夏五月曹縣獻騶虞是月大風潮仁和縣十九都二十都俱沒於海南北約十餘里東西五十餘里居民陷溺歿者無算秋八月仁和縣飢十一月以野蚕繭絲製衾以薦於宗廟甲午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壬寅朔日有

食之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深水大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乙未春正月庚子朔壬子燈山焚都督同知馬旺歿焉三月禮官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會稽旱秋八月有星孛于南斗冬十一月蘇祿國獻麒麟又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是歲嘉定縣東北白氣一道有聲如雷墮于寶山之南獲一黑石

丙申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台州蘭溪大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

二 甲 野 象 卷 一

三

丁酉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五月山東旱蝗秋七月戊寅旦壽星再見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具龍鳳花卉之狀戊戌春正月陝西耀州民獻玄兔江寧縣治火秋八月壽星三見

己亥夏六月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冬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杭州府廟學災僅存戟門師生朝夕設

幕施教是歲九月欽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現五色圓
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
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

庚子春正月庚子朔三月義烏智者鄉天雨蔌麥秋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初有舖卒訴年老
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旦虎水道
側後有告薊州民匿谷庶人貨財不送官者上官併
劾素易不舉坐是次獄中按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
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
之謂矣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立東廩命內宦一人

二申野錄卷一

主

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九月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
龍馬麟臄肉髮色青蒼體具龍文是歲杭州夏秋霖
雨風潮壞長安等壩淪於海者千五百餘丈冬十一
月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卽令布
政司發粟賑之

辛丑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秋八月辛
卯朔日有食之

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廣州颶風暴
雨潮水泛溢

癸卯夏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秋八月禮部左侍郎
胡濙進瑞光圖及椰梅靈芝且奏泰嶽太和山頂金
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尙書
呂震率百官進賀諸暨大風江湖至楓溪

甲辰春正月逮朝覲官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夏五月
大名府濟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禱于
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盡永樂中吳城有一
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衣服器皿等諸物
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已潔淨唯其正
中有一小木椅製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

二申野錄卷一

主

精氣

乙巳春正月壬申朔夏四月南京地震癸丑星變寧
王權請改封不許六月庚戌南京地震秋七月地又
震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南京地又震浙
江海寧縣奏民逃徙者九千一百餘戶

丙午春正月丙申朔秋七月北京地震八月辛未東
南天鳴如萬鼓視希哲云宣德中先公在學舍一日
凡十餘丈時晴碧無翳見其九月壬戌漢王高煦
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令反冬十月廣州大霖雨

丁未春二月南京地震震諸暨大風潮安東楊紳禮

妻呂氏一乳三子

戊申春二月立貴妃孫氏爲皇后晝有星隕于邳州民高浩家不踰月選其女入侍夏六月杭州大水秋七月寧王權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冬十月戊戌大雪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臨安新城二縣飢是歲山西飢民流亡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

己酉春正月兩京地震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驕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是月

二申野乘卷十

壬

寧夏總兵陳懋進玄白兔常州旱民飢夏五月初設鈔關秋七月海陽縣進白鳥冬十一月臨安於潛二縣飢

庚戌夏五月朝鮮國獻海青鷹鳳陽蝗秋七月禮官請賀龍駒瑞麥嘉禾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杭州飢丙申夜蓬星見八日始滅十一月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河溢渰沒苗稼無收六合縣飢南海飢閏十二月二十日夜含譽星見十九旂大如彈九色黃白光耀有彗羣臣表賀

辛亥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六月常州訛言有物食

人自淮以南抵蘇松人心惴惴未昏鍵戶明火執械終夕震驚踰月乃息秋九月熒惑犯南斗深陽縣飢壬子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諸暨大部鄉民家狐爲祟白晝火常自作夏五月太原忻州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六月昌化縣水

癸丑夏四月山東旱饑六月久不雨秋八月熒惑犯南斗閏八月彗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公是月有怪星見或曰歸邪星也南海諸番進麒麟少傅楊士奇獻頌冬十二月陝西進嘉禾

二申野錄卷十

壬

甲寅春三月甘肅獻龍駒夏六月雷震大祀壇門常州夏旱秋大水當塗大旱江湖竭民飢疫台州金華蘭溪大旱傷稼瓊州大饑

乙卯春正月癸酉朔吳中有呂仕朝爲府學生有婢名滿堂年十七八忽得心恙室中原有土坑至是婢時時入坑中家人欲茶則從坑捧出以至飲食百物皆可得之或欲炊則取火出又謂主母曰坑中有金帛欲觀乎乃入坑以盤托出鋌銀無數呂欲取之則曰主君福猶輕不當用只可一看耳又時時言今日有客至當烹茶則自烹若干甌設案上久之諸甌悉

空而了不見人也或設飲食亦如之一日主母將入房婢曰有客在房矣母視之乃小兒數輩坐滿案上初不知何怪也逼問之亦不答婢不食問之曰我自喫了一旦又將入坑取銀甫開門偶爲一生人衝入婢愕然曰今番再取不得物事矣自是惘然猶時出怪態仕朝以驚諸人其後不知何如又姑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固初傳閣上有崇物人罕獨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當賀以錢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呵導聲窺之乃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燭

二申野錄卷一

事

籠前引登閣無賴伏梁上視其所爲五人正面危坐從人列酒饌案上甚精腆飲器皆黃白將雞鳴無賴呼譟以驚之諸人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衆正來縱跡之無賴以實告方駭歎俄傳樂橋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事無賴曰此將非錢氏物乎與衆持詣錢錢視之卽其物也錢固富而仁厚舉以歸之後亦無他不知何怪也

二申野錄卷一

二申野錄卷之二

仁和孫之驥輯

丙辰夏四月河北旱蝗秋九月白虹貫日狼星動搖冬十一月錢塘縣民程潤妻鄭氏一乳三子先是正詔書至杭陳巴山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異常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馬以爲狂及天順改元其言始驗

丁巳鳳陽水五月淮安城內行舟損軍民房屋無算禾麥蕩然一空六月京師旱時小兒爲土龍禱雨詣日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水東日記云又有羣兒環繞一人按月問云正月裏狼來咬

二申野錄卷三

十

年齊拒之至八月則放狼入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戊午夏五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被災秋八月順天初試場屋火請更試從之是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後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州守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時吳縣學泮官池蓮一莖三花巡撫周公忱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已未施榮以縣學生狀元及第祝子云先大父云施狀元宗第與余會試後未而宗第廷試中首選咸謂驗矣未幾而宗第卒同年會送其殯宗第柩在前衆隨之行其名數行列前後即夢中所見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者無少差焉

已未夏四月倭寇浙東五月新作京城九門六月京師大水高唐州飢河間縣蝗秋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庚申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五月倭寇浙東冬十月

杭州飢常州江陰台州蘭溪旱老佛歸西內一夕

暴卒以公禮葬于郊外建文帝為僧居羅榮集之白雲菴命程濟回建文作萊根歌曰萊根青今萊色辛今萊兮萊兮似余情兮

辛酉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命太監曹吉祥監督

軍務二月廣州蝗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杭州九

縣飢冬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字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

二 申野錄卷二

三

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移南京而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官殿成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定制初高皇建都京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已植椿木中上嫌其過少徙于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又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後泰昌萬曆于天啓崇禎皆萬曆孫也

壬戌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南京尚膳監火焚禁

內廊房六十餘間所貯器皿物料七十二萬五千五

百有奇及錢糧簿守衛衣甲俱盡南嶽新廟一日風

雷暴至自徙半里許秋七月倭寇浙東八月辛丑瓊

州有雁集于郡學泮池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

廟崩張太后即命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許差違有諸凡事皆必白于

太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前而不政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有何事來商確即以此帖問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請不付關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

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矣

癸亥春三月台州大霜如雪殺草木夏四月雷震奉

天殿金華蘭溪冰入城市河東蝗五月畿內旱蝗六

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深

陽早秋潯廣州飢九月倭寇浙東冬十一月壬子朔

日有食之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自王振擅權天象

災異叠見振狼恣愈甚且諱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

于平地地動白毛偏生又陝西二處山崩一處山移

二 申野錄卷二

三

有聲叫三日後數里黃河改流東北于海泮沒人家千餘振宅新起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殿宇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

甲子春正月新建大學成三月少師楊士奇卒士奇

晚受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若蕭泉郡邑或出巡

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于書曰某

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于是得書反毀其人

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

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譽子之善者

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

者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不恐加之罪付其狀于士

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

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共惡天下傳誦
昔王文正以張師德而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
而進之宜惟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
攻已破請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
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與二公所行何相違哉
夏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濱六月浙西大水
秋七月十七日上海大風晝夜不息湖海漲湧頻海
居民有全村決沒者閏七月浙西又大水冬十月丙
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上海大雪七晝夜積高一丈
二尺

乙丑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祀南鎮時浙
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

丙寅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洪武中內官
知義理承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府教書正
統初王振于內府開教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
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
預外政于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
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
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京事內官俱歸府部
官一丈作揖路過公侯驸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喚
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驸馬伯路過內官反避之矣
三月降于謙為大理少卿仍巡撫于謙在梁晉間年
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愧奉
振遂囑言官劾其擅率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
撫河南山西之民聞之赴關乞留復命巡撫按于肅
愍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十八年轉左侍郎
因奏中疏請入朝內賜許之而有旨命科道官候其
入庭奏下錦衣獄及法司論當徒贖不許復論斬罪
因監至熱河都察院以請降行在大理少卿碑狀第
言其忤王振降而不言所以與下獄事蓋有碑也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八月作暑影堂
徐州蕭縣王某嫁女中途忽遇大風吹女入雲中尋
墮于五十里外民家桑樹上是年冬翼城大雪深一
丈二尺樹梢皆沒道路不能通

丁卯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崑崙以張騫之言為信
至元世祖始知其源出于星宿海也招討使都實受
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
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其可七八十里沮洳
微淡不可通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各火敦腦兒華
言星宿海也羣流奔騰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各阿
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濱河又合為八九
忽爾也里木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合為九
崙南至湖即及湖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

五

見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
流過崑崙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折石始
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
澗流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西人跡簡少而山背折石
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西人跡簡少而山背折石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流而南計三千三百里至龍門為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流而南計三千三百里至龍門為
擊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共迴流性而導之又南而北
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
之三门峡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入河
至于大伾大伾山在河南開封府開封縣北其地深
州北折降渠至其勢漸平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
益迎之以入于海簡潔一水先備誤分而二其一則
光慶雲縣山東平原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
而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碣石始失故道漢文帝
時決堰東流金堤在河南延津縣南屬滄州徒頓丘
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縣于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

之北不行矣洪武中失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
至潁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縣全入于淮故道
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全龍口入臨清會通
河正統間又決築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爲
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
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
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
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
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入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
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爲堯忠屢潰
重臣治未底績濫溢于全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
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濶
河入淮故道始復八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月海寧縣海水
溢餘姚蝗

會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爲神樂觀道童也先是童輻云衆人知不知明年狀元是彭時八月廣州見星孛于南斗遼東廣寧衛大風晝暝天雨黑虫墮地入土數日復飛出薨薨如蝗野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占曰火燒山阜民不安居又曰天火薦燒民舍馬牛主兵起是年福建賊鄧茂七反雲南思機龍潭江水奔潰南城縣學丁祭有石飛于明倫發叛堂暨東西齋重可四五斤

己巳春正月頒己巳大統曆於百官岳正論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月會者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

壬申野象卷二

七

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百六十五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行以三百六十五歲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母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擷其本乎後果有夏六月丙辰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土木之變災秋七月熒惑入南斗先時北京滿城忽唱婁上夫攷曲以爲不祥八月八日晡時金星見于月內月淡而星甚明是年太湖中大貢小貢二山闕開合數次共沉于水起復闕逾時乃止乙巳童謠曰牛兒呵莽著黃花地裏倘着你也忙我也忙伸出角來七尺長

清俊小後生青布衫白直身好个人屈死在鶴兒嶺
庚午春正月壬午彗星出天市垣掃天紀新昌俞用
貞庭前水文成荷花數十朵枝萼亭亭青紅掩映久
之乃模糊而散閏正月京師裂風晝晦二月六日大
風黃塵蔽天騎驢過大通橋者風吹人驢皆墮水中
溺死三月有大星隕于廣州河南八月丙戌上皇還
京師

辛未春正月徐淮大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請有願
將銀豆三千斛賑取枯骸百
萬人戊午南京禮部奏山川壇醴泉出夏四月仙居
縣梅盡花六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癸惑晝見

二南野集卷二

人

壬申春正月河決沙灣三月有星孛于畢夏五月甲
午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秋八月癸惑晝見
冬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自魏嘉平元年迄宋元
祐六年日食已未凡十
見食于正月朔者二二月朔者二四月朔一五月朔
一朔二七月朔一八月朔在翼占日早獨元祐浙西
大水杭州死者五
十萬蘇州三十萬癸未客星見與鬼宛平縣民福祥
妻一產三男先是石亨總兵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
德河中天氣晦冥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
子沂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拯之女泣曰
妾栢姓小字未華初許同里伊氏邇年伊家衰替父
母逼妾改適妾苦不從故赴水爾亨詰曰汝尚何歸

女曰願爲公相箕箒妾爾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
煇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親厚者輒令未華出見之
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
未華出見未華殊有難色督行者相踵于路未華竟
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欲拔劍斬之未華趨匿壁中
語曰妾本非人也實一古柏久竊日月精華是成崇
爾自古邪不勝正今于公社稷之器安敢出見獨不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于此將末別
矣言罷杳然

二南野集卷二

九

歲星晝見六月甲辰歲星晝見秋八月常州大旱人
相食冬十月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是
河決張秋石瑛治之久而無功集議文淵閣樞有貞擢
僉都御史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
河道濃范充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
在知天時地理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東出險之葵
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疎水益肆沙灘之東所
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奔濟汶入海之路
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
途所由沮然欲驟源則潰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
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疏淤淤多爲之方以時
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日可有貞往來
展布經營治木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
九里至博陽梁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
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蓮花池又三
十里至李準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
十里至大瀟潭乃輪范既疏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
漣湖以至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

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關名通
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廣濟關者則
壩之堰有九長委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
衝沙灣又更北出清渠渠西野東曹南郭北山祖
和耐資灌漑者為田百數十頃公又泰絲古法就
長堤堰崇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闊廣三十
丈堤堰崇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闊廣三十
六丈堤堰崇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闊廣三十
性而導沙灣之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
三百一十里復作放木閘千東昌龍灣觀凡入為
水之度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
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
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開
役者四萬五千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
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紐八百釜土不
入百麻百萬斤制倍之葉結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

二申野錄卷二

十

可算然用極于官僅五萬石鳳陽大雨雪至明年二
月不止

甲戌春正月京師積雪恒陰杭州大雪鳥雀俱死上
海蘭溪雪至二月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築浙西捍海
塘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莊以庶吉士
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
上疏仰惟上皇被留北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
以六兄皇帝聖德與未復為意皇上撫有萬方屢降
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等迎歸上皇
于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會時朝見以
敬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
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閣上皇即位之初遣太
師英國公張輔東都尚書郭遷為正副使冊封皇太
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上于東廡百
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

皇迎歸伏望尊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
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
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可如此則孝弟刑于家國恩義
通于神明矣上皇之祥可召矣然所係于家國恩義
此太子者天下之大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
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
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
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必能
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
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災召祥之兆莫過于
此詞意悲懇五月禮部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下
留中不報

二申野錄卷二

十

去又一日潮長時見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
過七月甘露降于建昌學宮松樹八月甘露又降于
建昌南京夾崗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
壻家疑為所賺訴于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証
曰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諸荒塚
間問之婦云中途歇轎有二人掖入門時吾已昏憊
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古人
有胭脂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妄十二月會稽
餘姚大雪至明年二月乃霽

乙亥春正月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兩廣鎮守逮南
太監始此

雄知府劉實下詔獄卒夏四月朔日有食之閏五月
江水泛漲深陽夏秋大旱民飢疫八月杖南京大理
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闕庭同卒綸繫獄
莊謫定堯驛丞

丙子三月沙灣堤成夏四月餘姚旱遂安大水桐廬
蘭溪大旱天台新昌飢五月蕭山會稽山陰大水秋
七月彗星晝見西方自申刻至日沒其長竟半天凡
兩月而滅有白鸛鶴來止諸暨縣舍八月戊戌香山
卿雲見冬十月錢塘西湖水竭杭城猶兒橋河水五
色旬日方解

二南野錄卷二

主

丁丑春正月丙寅朔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王文及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下錦衣衛獄丁亥
殺少保于謙都督范廣于市一云徐有貞按上皇登
范廣繫之是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童謠云京城老
米貴那里得飯廣驚鷺水上走何處尋魚賺天順復
夕肅怒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
惡之拜視前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怒總角
時隨諸生告巡按令錄卒逐之衆奔散或驟驚幾
死肅怒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怒曰若皆去
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當
警上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發又公爲
諸生時忽意外有巨人社役時公若自志其生平者鬼
日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一片耳又曰少保既殺大
悲躍而去所持扇則蕉葉一片耳又曰少保既殺大
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鬼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

吾借汝口光將見形于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承
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于火光中隱隱閃閃也時夫
人方肥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二月廢景泰
帝爲郕王皇太后吳氏爲賢妃皇后汪氏爲郕王妃
癸丑景泰帝崩于西宮帝者藉安以山東饑三月開

薊州運河四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八月彗孛連
見京師大風雷雨雹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曹吉
祥之門巨樹皆折石亨宅水深數尺化州龍首石鳴
三日其聲類鵝而洪大特甚會稽餘姚新昌旱秋七
月承天門災杭州蝗害稼徐有貞編發金齒爲民
誓曰外王父徐武功伯被誅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
果若遠迎于道公訝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

二南野錄卷二

主

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公至昨夕復鳴而
公適至知爲異人故治果若以進廖道南曰予觀吳
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
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唱南遷繼謀
奪門比脫姦回屠戮忠勳九月杭州旱深陽縣治火
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冬十二月太平侯張軌遇范廣于途爲拱揖狀左右
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戊寅春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閏二月建昌熊家雷
震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楹置于厨
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于樑上尾垂繫斗
廉州飢夏四月瓊州龍見日哺時九龍于郡西雲
數色覆之時有蜻蜓隨飛

已卯春正月朔是年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
蓋群陰圖蔽太陽之象也冬十一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春二月陝西慶陽隕石如雨石又能言四月蕭
山山陰大水五月會稽霪雨傷禾常州水秋七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杭州雨害稼九月癸亥夜客星色蒼
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為彗孔林災冬閏十
一月望後月食

辛巳春二月新會嘉禾生餘姚新城大旱夏五月江
南北大水秋七月河決開封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廣州城西有暴虎臨洮蘭縣鄉民陳鸞者夜

二 甲 申 野 錄 卷 二

南

半獨起仰見天門洞開上帝袞冕端拱左右儀衛鵠
立者甚衆宮殿欄楹金碧耀目

壬午春正月桐廬縣猩猩入學宮夏四月廣州芝艸
生新城螟蝗為災山西藩廨有一貓灰黃色而頗大
一日閉之室中忽為人言呼小官人數聲時有門子
曰小郭兒貓聲又似呼之者迨晚而歸則又引一貓
來形色一同俄並死屋上

癸未春二月禮部貢院火舉子焚死者百有十六人
晉庵守陳夢有人求桐廬春寒草木盡枯花卉無遺
樓志銘者後果如夢種是月晦夜空中有聲如雷占曰天鳴有聲者死民
吳開年正月庚午帝崩

夏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九月十有六日汝州龍見
冬十月浚涇陽鄭白故渠深陽縣學災十二月二日

有黑白龍鬬于南陽白馬寺燕者民茹文中年一百
十歲崔銳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
不搖彼顏天而距壽
者殆各值其變也

甲申夏五月五日大雨雹壞郊壇秋七月立皇后吳
氏餘姚海溢九月廢皇后吳氏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十二月會稽地震時揚州民婦一產五男體貌相似
無天者寧國府民楊杞者其妻俞氏年二十八以上成
婚便有娠甚大既生乃學胎也未幾又得娠
而產亦學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
通有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是男子共有兒三十

三 甲 申 野 錄 卷 三

五

六人亦皆長大無一天者此
婦亦無病享中壽以上而終

乙酉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
南行至天市西垣惠州大水二月彗星見西北郎襄
盜起王恕為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討平之天雨黑黍
于襄陽地震屋宇動搖轟然有聲兩廣蠻叛僉都御
史韓雍率兵討之夏四月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
至二十三
日方止 張寧岳正為汀州興化知府荆襄流民劉
千斤反五月京師大風皇墻以西有聲如雨電視之
皆黃泥九子堅淨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秋七
月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

冬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十二月丙子曉
刻金星犯鍵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

丙戌春正月甲辰朔辰時日暈左右珥背氣赤黃色

鮮明太白曳入南斗義烏縣大火閏三月江淮旱飢

夏四月倭寇浙東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鄰

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五月李賢起復修撰羅倫上

廷援楊博故事起復李賢頃承天間賜對大廷親覽

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若道急親覽

政調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塗炭風俗敗壞士

氣萎靡兵戈擾攘飢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度士

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于陛下以舒天下之

望以酬陛下之恩願望仕未久請練未深而又廟堂之

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遠驟進之人恐陷冒言越職

行臣之所欲行臣以憂遠驟進之人恐陷冒言越職

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

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適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

風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

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謂之

由循至言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

倫合苟容之使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政論是乃

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願也雖越職下求君

子所嫌未可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

廣人工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

讀聖策有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臣綱常萬目使人

明于天地立風俗萬世開太平者言真可為國家扶綱

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綱常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之倫也倫不可亂國不可亂

新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娶其

能忠君于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
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
避禮與孔子曰吾公伯寮有為而為之也金革之事
則禮之所復也則臣之勿知也陛下以國家大臣起復
事起復之未有不類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合也似
子之言不當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合也似與先王
為臣者不當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合也似與先王
言事之仁者不當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合也似與
故卒從其請宗廟之非但當據經義以行之今日之
身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
故事以強起其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
苟從其君盛孝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二臣者未嘗
臣以孝為盛孝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二臣者未嘗
義史起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叔文也自是而後
道中起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叔文也自是而後
當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循當代之
代之以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循當代之
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
親為萬世之大臣願陛下以禮處賢臣為萬世之大
臣之願也亦賢臣之分也若又禮處賢臣為萬世之大
孝宗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一身之威則不可不盡
下溫之知事到門內之私則一身之威則不可不盡
賢于天之下則必行之則必言之則必盡之則必盡之
復也言賢于天之下則必行之則必言之則必盡之則
不于賢之言問之而行之則必言之則必盡之則必盡
也臣水也陛下問之而行之則必言之則必盡之則必
諫則臣水也陛下問之而行之則必言之則必盡之則
許旨多則臣水也陛下問之而行之則必言之則必盡
誰肯不保其誠不愛其身乎臣後則願旨多順旨多

七月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瓊州定安霪雨
冬十一月朔京都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井草莖皆
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如花雕鏤莫狀云扶溝
謂樹架也玉筍集云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賢三十餘
冰凌木架達官怕賢三十餘
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諡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
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
遭遇實隆矣但思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俱終身棄置
而奪情繼位不能釋憾于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
王懿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
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固
竊譽之流也此來益接賄矣雖小有

丁亥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山陰村落間李生
桃實民訛言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日言近

土申野象卷上

壬

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霧蔽
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開朝延氣
數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秋八月乙未夜火
星犯畢壁陣東方第一星廣州飢餘姚通德里有王
三者每與孫臥至夜半忽去迨將曉方回冬月則半
體冷濕孫不能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俟去時踪
跡之忽一夜開牕將出急攜燈往燭已變為虎惟足
尚未全把其足則逸去不復回是年冬諸暨桃李花
戊子春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台州大雨海溢四月
新昌東門外何鑑家蠶鳴五月京師大旱六月常州
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台斗已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

色光燭地自關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八
月癸巳辰刻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
二星冊宮人萬氏為貴妃河南蝗蝻生九月癸亥客
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為彗掃三台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已巳彗星昏見西南丁丑昏刻
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冬
十月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
星滅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廣州無雪

已丑春正月丙辰朔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已巳月入鬼宿犯積尸氣戊寅夜月犯心宿二月癸

土申野象卷上

壬

已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閏
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已卯日變白土霾四塞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
如斗夏四月安定大飢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河決
開封是月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特
圓盾蔽其具五采又多鯨魚黑點以手據之汨汨作水
聲體甚重氣暖而澤或曰龍卵元珠占法江湖見龍
卵主大水及卵墜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
星北直山東河南旱災十二月無雪
庚寅春正月丁亥河南地震湖廣地震太常寺李希

安奏甘露降三月京師雨霽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五月京畿大水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當塗縣水台州大水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戊戌曉刻月犯昴宿河間縣夏潦秋旱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黿星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冬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保定等府水災河南旱京師米價騰踊時有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絃絃勢欲躍起總兵陳銳祭之一鐘遂止令懸于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江右桃源縣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形

女七百餘口閏九月命工部右侍郎李頤往浙江祭海神辛卯曉刻土星犯天狗星十一月彗出軒轅十二月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已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是年龍與蜘蛛鬪于盤山斃之野人獻其皮如車輪然常德沅江縣產麒麟江寧府學災壬辰春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成宴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未沒時一夕文正庭中公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語靈光直上行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葬事揭鄉里論者謂古大臣之最奇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又過之廣州旱彗星見軒轅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鹽城縣大水三月賜吳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寬屢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將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京畿自二月至夏四月不試皆題天下不負科名雨運河水涸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廣州大雨水高州文廟產芝三莖南京及浙江等處大雷雨江海溢環數千里修隆善寺陞工匠張定住等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王諱言陛下紹承

鴻業于茲九載頻年天變于上而妖星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災或祥降或平地旱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邊疆勿靖師久暴露加以木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困苦日甚一日于此大元官去元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蓋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捐驅命之人將何之
襄垣縣有大蛛自綿山爲大雷所驅至東周村曹家墳天日晦冥風雨大作墳木盡拔須臾有火一塊如碗大自西南飛大霹靂一聲其物擊碎明日視之皮肉滿川可載十餘車八月杭州江潮水溢冬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鈎鈴徐州一婦初孕時脇骨下卽生瘤漸長如核大皮益瑩薄彌月兒從此產于母無恙

二申野錄卷二

雷

癸巳春正月北直隸山東民飢相食三月初四日山東晝晦如夜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六月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秋七月應天上元休寧等縣水旱災東直門火紹興竹生米山陰板橋村徐堅家牛生一犢兩首兩尾八足有星隕于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京師有人手足皆無盛以布囊僅滿三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甲午春鳳陽水夏四月金華大水壞通濟橋杭州郡城大火望仙橋北河東蔣氏火延興海樓伍公廟海寺郎府北至鎮守府東至巡鹽察院西逮宗陽宮南至布政司周環六七里居民三千餘家秋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二申野錄卷二

雷

乙未春二月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夏四月吳城地大震遍生白毛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諸暨巖坑地裂台州蝗五月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已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已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十一日見海上有蛇數百條大者如椽巨細不一結成一團如屋大逆流而上俄又有一團如前凡數十團皆逆上已而復返則又有大魚羣百數及蝦蚌之屬無數順流逆下魚皆失身惟存一頭帶血而返或得其頭大者重百斤過處水爲之紅海人謂此水族朝龍君之魚有罪被誅而回耳時邑中一農人于浮土上耕鋤忽聞土中支支作聲意爲田鼠掘之乃一土肉毬如斗大爲鋤所傷有血水出農不敢破急獻之官官剖視之有一兒在內約長尺許眼圓而大雙睛突出生在額上鼻孔正大仰天口四方而特大居面部十之四頭上微有毛耳如常見自肩至胸臆彷彿人身腹以下則渾然一脰耳狀極醜惡出殼已死

矣是月乾清宮門火六合火延燒千餘家六月皇妃紀氏薨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秋七月享禮竣大雨雷擊神武衛廳柱門窗有迹殊未折損少曆徐時用因言去歲春夏家居其宜一細導于船舍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窗杪其則豐船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者墜始皆懸縛八月濟通惠河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南京奏孝陵綵雲見十二月尊邸辰王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丙申春正月丙午朔辛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山陰芥生荷花台州

二田野錄卷二

幸

大旱飢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于城中有聲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六月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秋七月庚戌黑青見于京師出沒不定往往或取物去而偏擾婦女掣髻抱面捫乳諸暨餘姚戲侮有見其形正如大黑猿累月始沒大雨水害稼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十二月蓬萊坊馬氏生子四手

丁酉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邊二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歌堂下之樂而于羽舞于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直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神聖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太子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大學廟用

神聖當時祭酒宋誦碑文曰像不土繙舊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制不忍撤毀故有是旋原非因典選宜令太常考正宗品式其在不致議惟份數居下見服遷豆份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益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輕重禮部尚書鄒幹以益號器數之唐開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官懸當時哀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旋元時孔子廟貌獨于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廟貌獨于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臣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備乞勅廷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備乞勅廷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請其獲豆份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置西厥刺事是日妖狐出見朝房二月甲午山陰雨血射人海寧縣海決閘二月壬子月

二田野錄卷二

幸

犯進賢星四月進萬安太子少保劉翊劉吉戶禮部尚書瓜山裂山陰李樹生梔五月罷西厥六月御史戴縉王億請復西厥京師雨錢秋七月陝西鞏昌平涼府諸州縣隕霜傷稼冬十一月杭州大雷雨虹見戊戌春正月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翊劉吉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三月南京翰林修撰致仕羅倫卒秋八月江北大水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氣并所致也戊戌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露亦以備不虞久之始定冬十月桐廬縣牡丹花蘭溪桃花塢劉家紫牡丹亦花是歲西城貢獅海南進

紅鸚鵡朱衣翠裳沈石田見而圖之郭璣曰鸚鵡舌後各兩歧南微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鴈也

已亥夏四月畿省水旱五月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九月丙子無錫常熟二縣地震亦如之

壽昌竹生實如麥瓊州府東門災延府獄

庚子春正月汪直監督團營時有諺曰都憲叩頭如

擣蒜侍郎批腿似燒葱三月有五色鳥翔錢塘學宮諸生異而賦之獨李旻一詩爲人所傳有美爾能知鴻鵠志惟人同上鳳凰池之句是秋旻舉鄉試第一甲辰大夏五月香山地震高要大水雲南龍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苗蕩民居六月長

二甲野錄卷二

未

樂平地山起福建昆由里平地特起小阜高三四尺廣袤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此占女主爲男之兆唐武后有此變時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帝益愛之秋七月山東民穿窖得古冢一甕貯水轍涸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曰此寶器也能照數里八月南畿秋闈時羅公明仲洗馬李公賓之侍講同典試李至院夢通謁云貢尚書來見李延之乃一貴官儀貌充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幸留甄錄李遜謝覺已告羅念素不聞此人漫不爲意比取舍初定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中謝遂寤猶不能解迨拆

卷首選爲寧國貢欽宴間問之乃故尚書貢師泰孫

也九月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是夜四方流星大

如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一月直隸順德所屬九縣旱災湖廣江西等各

奏災傷豐潤縣南關門外玉皇閣石塔六角角一石

龍忽一夕南北角龍乘雨飛去蘇城湯家巷有人畜

一雞久矣偶欲烹之忽人言曰勿得殺我其人雖怪

訝竟食之亦無恙萬曆庚寅長洲縣民呂氏雞產一

辛丑春正月丙子朔山西太原等府以水旱霜雹災

二月初十日南京江西山東河南同日地震有聲日

三甲野錄卷二

未

地動千里有大震又云春動者歲凶西域撒馬兒罕二月動者太災今所動不止千里矣進獅子二江寧猛虎近城傷人三月宿州民張真妻王氏臍下右側裂生一男其準中有一黑痣夏五月增城大水吳縣小豬巷薛氏生兒口鼻兩耳如常但有七眼準上天庭中一豎者鼻左右各三橫者生便能言今歲米七錢一升是歲果大飢昌化縣箭竹生花結實如麥漂陽春夏大旱七月大雨水溢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去到一處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籌較計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答敬因注聽王者所

言乃是筭商學士俸祿吏筭訖聲覆云大學尚有數月小學只十數日既而引敬問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急放還敬又竊問旁人殿上何王者也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耶曰卽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閻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崇明野外空中墜下一物視之乃塊磚甚大而質細上有篆字三筆甚奇其文曰罡風鎮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且曰還我故地明年冬宮中夜火居第煨妖亦隨絕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

二申野錄卷二

幸

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是年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姓曰我會稽張洽也因大喜後果同登榜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于官冬十一月冬至上海大雷電雨雪明年飢壬寅春正月劉吉憂去尊起復十五日夜崖州有物如虎飛集文廟比貓特大肉翅如蝙蝠三月王恕巡撫江南南饒饒吳中疫癘盛行田野尤甚五溪溷有撫江南一家七人同死無不遺者無人爲飲村有國人遇一老翁詣門買棺七具而赤手不持紙價面人索之其人曰汝但載我并棺到家當還汝矣兩人被棺輿俱共將至門其人曰我先歸開門待汝我無錢只有麥二十斛汝可取之屋後西北某家我之親也

幸爲我召來助殯屋角頭米五石自有川處非汝物也勿動言畢登岸由人繼與舟子携棺入其門則寂無人焉視室內有屍七而買棺者在其中大駭出門覓其鄰果有西北居某入其姻也語之故姻亦驚哀來爲評作棺價恰值麥二十斛復罷西厥山陰地震再問買棺者卽其家主翁也餘姚水諸暨江湖至楓溪蘭溪武義水入城市夏五月已巳朔日有食之常熟縣民妻一胎三子聞喜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四子三乳六子九月庚戌金星晝見冬十一月汪直有罪罷

二申野錄卷二

幸

家石曰與隣家碌礪皆相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以曰沉汙池中以碌礪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礪與曰復鬪于池邊地上麥苗俱壞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甲辰春正月己丑朔元日星變庚寅京師地震宿州農夫過古墓獲一鏡照之見墓中人僵臥猶帶弓矢又見自家室男女宛然大驚遂棄之歸三月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雷雨雹壞民居夏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秋七月河北燕南諸

省大飢泗州民家牛生麒麟怪而殺之工部侍郎賈從時得其一足足如馬蹄黃毛中鱗肉隱起皆如半錢武陵田家牛亦生麟俱殺之八月杭州訛言黑青入郡城樂聞語錄云省中忽傳言黑青夜入人家由引捕人四方彈壓每過一宿大早傳某家被物爪面出血某人捺壓垂死及細詢杳無實跡後獲半月市民傳黑青明日過江南去也至日果寂然不知何以知其來又何以知其去亦可怪哉山志怪亦云夏秋間吳中訛言有狐精要取小兒心肝兼能傷人每至晚輒藏兒室處鳴金鼓以備之方傳在城西忽見此物身如犬而尾長數尺僂僂路旁溝上見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令天下僧道輸粟賑飢凡給度牒者六萬人

二申野錄卷二

奎

乙巳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行久之如雷震地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次夜復震丙戌二次順德雨雹河源大水五月肇慶大水八月已卯朔日有食之九月京師童謠曰紙糊三關老泥塑六尚書

丙午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封金玉二關真君爲上帝淮北山東大飢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

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縱觀者如堵細視之乃菱荻所縛時進卿父仲頻方患耳創乃曰此船來載我耳未几果卒張汝弼誌其墓如此丁未春正月壬寅朔夏五月星隕京師大旱鳳陽人相食諸暨餘姚義烏大旱蘭溪大水城市民廬十去八九庚申廣州地震六月黃河清雷震南京午門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家梓樹地上有字橫徑五六寸長二尺餘畫紋如指濶深入土將寸其文非篆非草彷彿類予九之三子又湯惟信家雄雞生卵河間鹽城大水八月甲申夜金星犯亢宿冬十月

三申野錄卷二

奎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朝寧間人馬辟易建江有一石中有小竅忽激烈而焰其光如電景寧縣屏風山有物成群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去自午至申乃滅朱全家白日群鼠與貓鬪貓屢却其時喧傳虎丘報恩瑞光諸塔上有旗插豎或在或亡恍惚莫定有一僧云曾親見之乃鬼形而有角立于塔上無錫安氏構一園于南門野外令園丁徐奎掌之花草繁劇如牡丹尤多各種悉具成化中春夕奎聞園中如泣如訴聽之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蒙

主翁培植經歲奈明日亦有厄至語畢哽咽不已奎
大聲叱之乃止翌日主翁果攜酒偕客而至奎語其
異衆或疑訝獨一客勿諒竟折其大且妖者數莖而
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二申野錄卷之三

仁和孫之駿輯

戊申春正月廣州有蝗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台
州海溢星子廬山生芝一本十餘莖白鹿洞產芝七
十餘本五月靖江大風潮湮沒男婦二千九百五十
一口漂去民居一千五百四十餘間金華蘭溪大旱
鳳陽旱饑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襄陽市有黑氣如
霧恍如人形觸人小兒中之立死山東有民婦懷妊
腹極大及娩乃得五兒其中一男四女形皆魁碩試
稱之男重五觔有半女各減一觔通共二十三觔有

二日野錄卷三

半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許鄭陽一婦人美
色生鬚三縹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潮
陽蕭瓚家畜乳狗黃色高大異常適二猫亦乳狗常
哺之共宿同遊一如其子

已酉春二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夏五月河決
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吉水灘頭豪家造樓占
狐姪發嫂地一間其狐發含怨額天五月十八日夜
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
之不失尺寸六月京師大水清河學署茶豆開紅花
秋七月吳郡西山民家白母雞化爲雄又有老婦生

鬚沿口一聞甚是濃墨無錫相文赴應天鄉試凡上
筆忽自躍起果魁榜第二人相城農婦有孕既生乃
一肉胞中包數小兒其大如碩鼠蠕蠕長數寸凡七
枚頃刻間皆灰焉冬十一月築高郵湖隄鳳陽大雪
平地三尺民有凍死者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春二月施州石信山崩有大石二類人形卓立
路旁距五里靖江南屏山大石塞江水為不流遂壅
為灘三月築高郵康濟河堤閘門南城居民家有井
偶汲水忽聞水中酒香卽嘗之乃真酒味也遂聞傳
以為仙人所經行而然小民競來勺飲其家因飲錢

二申野錄卷三

三

鬻之其泉旦夕如常每至晚必變作紅黃色如是歷
五月復如常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皆作人言夏四
月河決原武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
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
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沒民窮矣後
衆議者奏遷河南藩司下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徐
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昂
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妻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
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遂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
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
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山是
河入汴汴入淮入海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
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
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
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
石堰相水盈縮江陰由里定綺諸山崩泉湧南昌城
以時啓閉焉

隍廟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數日漸長已三
四尺有見者驚訝曰此處出山矣遂不復長其生者
至今存仁和槎渡村麥秀兩岐吳郡至德廟側有吳
翁者其家井中忽聞如人掬掬驚聲俄而水大沸如
湯忽高及井幹惟餘三五尺冬十月贈少保兵部尚
書于謙太傅謚肅愍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天
津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墜啓視之
火礫五枚欬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災漢陽
災

二申野錄卷三

三

辛亥秋九月浙西民飢金華城中火延燒縣治蘭溪
武義義烏大旱冬十一月杭州府水災蒲圻鄧榮家
牛生麒麟不食死
壬子春二月杭州以旱災免徵稅糧夏四月大學士
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畧曰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
務日繁風俗日薄絕綱日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
而底于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豐亨豫大之際
高閣遠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
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
用度無其節信任非人罔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
倒錯亂而甘為敗臣之歸故也何使其君若臣當共
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
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
災異叠見其見天譴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
禁中其咎微之應甚可畏也願陛下下端身以立本清
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偏聽禁私議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
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議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

神奏真像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
大災消物異帝王之命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
為朝廷抑遏姦言社稷希求節財用重名器六月杭
州大雨水壞稼如武林紀事六月二十四日午後大雨
暴漲淹沒田禾衝決雲居山城垣鹽山縣早秋七月
虎連入蹲三茅觀次日廣而驚之鹽山縣早秋七月
河決張秋八月劉吉致仕初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
謂其愈彈愈起也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群指之曰
綿花去矣初綿花之號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
舉人好談諧者吉因奏定舉人會試禁亦除冬十月蘭
溪童家圍牡丹花十二月杭州水六合大雪華亭有
芥生聚李亭陰地丈餘葉如芭蕉花出牆上二尺許
廣潮大雨水南海饑

二十一申野錄卷三

四

癸丑春正月順德雨雹初五日夜蘭溪大雨天雨黑
水三月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治河夏四月昌化縣
大風拔木火光繞山少頃驟雨如注五月蘇州大風
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無首
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啼則上下相應數月皆
灰剗州晝晦迅雷烈風電光交擊室廬撼動舍瓦皆
飛見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皆披甲冑執兵械或
劍斧鎗鑿或刀鎗旗戟或縲綬枷鎖攝人起空中移
時復擲下其震灰者肢體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
震死牛十九頭亦皆分裂四足復拔去舌在地震灰

者人牛各十數攝上而復擲下無恙者凡八九十人
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鬚長二寸明時坊
白晝有二人入巡警舖久不出管舖者疑之推戶入
視但見衣二領委墜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
湖州金氏敷演黎園飲客酒罷夜有二青衣持燈至
曰吾乃嚴尙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更以白金半錠
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厦雕梁畫棟座間章縫畢
集主命云今夕宜演趙盾故事未曉復睡及覺乃一
古廟或曰國初嚴尙書舊遊地也高郵張指揮無嗣
屢求妾弗諧行出湖上見敗船板載一女甚姣麗浮

二十二申野錄卷三

五

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沒妾賴板得
存幸急救我張亟取之置帷中甚歡踰年生子又大
慰但女櫛沐必掩戶婢從隙視之見女取頭置膝上
綰結加簪珥畢始加于頸大驚密以語張他日張覘
之果然知其為妖排戶入斬之屍骨乃一敗船板也
子已數歲後即以陰襲時稱鬼張指揮云六月六子
太保吏部尙書王恕致仕恕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
刑劉文太素出入肅家文太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
格不行文太因憾恕請為革疏指斥恕變亂法遂
上疏自劾上留恕下文太于獄降詔恕力求去遂
致仕于是言官文章劾溺媚嫉妬乞賜罷黜上亦
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切諫如
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

汲長儒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
必探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
太師諡 蘭溪五月至八月不雨無麥禾九月十八日
又大雷平渡鎮火燬巡司鳳陽大雪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冬十二月三日夜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
是雷雨連陰浹月始晴淮安大雪六十日幾葦幾絕
大寒凝海

甲寅春二月河復決張秋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
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
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實無上策惟宋濂謂再治水之
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任而下北過潁水至
于大陸播為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
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流之全欲其
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
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為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

二申野錄卷三

六

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滴溉潤澤之
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
利之說獨聞于江南而蘇州衛印忽熱如火不可近
北方則置不講何也 蘇州衛印忽熱如火不可近
四日乃止嘉定大場鎮雞生三足三月已卯朔日有
食之夏四月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深木大水湖墅草
營巷民家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具男女形五月
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遼東大風晝晦如夜天雨蟲
秋七月會稽餘姚海溢九月江寧大風屋瓦俱落冬
十月至十二月餘姚不雨十一月嘉興橫橋航人李
碩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驚手足類人

乙卯春正月至三月餘姚不雨二月大學士丘濬卒

二申野錄卷三

七

工守溪長請云文莊議論高奇人所共是必以為非
人所共否必以為是共論泰倫曰宋家至是亦不得
不與利而宋更造倫之力也倫范文正則以為生事
論岳飛則以為為亦未必能飲復諸如此類皆與人共
云張秋堤成更名安平鎮劉大夏發丁夫數萬于黃
殺水勢又沒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山
中平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出陳留縣
至歸德府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
滿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睢城經滑長垣東明曹
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陝西天門開人馬百
萬自下而上長沙府枯竹開花結實如麥楓樹生李
黃蓮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凋三月乙酉
朔日有食之吳城西四十里蝦蟆山忽徐徐動已而
疾移去舊址數畝許蘭溪黃盆嘖天雨黃土大如硤
至地即碎夏四月瑞州楓結李實五月東南諸省大
疫六月高明地震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八月朔日
有食之九月南京地震桐廬蘭溪梁李再華杜鵑盛
開如春時十六日夜有星如月自東南流西北聲如
雷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
靖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
丙辰春三月蘭溪縣火焚案牘叙州楠樹生蓮花五
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莢滿枝安遠縣馬鞍山巨石
移于半山路側見者走報縣尹乘馬來視石已下山
麓矣六月初五日宣府鎮南口墩天雨降火光腰刀

鞘內龍起煉化刀尖燒傷軍人二名及損壞軍器什物蘭溪大水桐廬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可挹嬉怒憂寐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仙筆相傳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獨坐一樓謝接談惟令日供飲食既洽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盟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救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家以為畫者後身或云僧貫休洪武初有盜者利重資

丁巳年野錄卷三

人

竊而鬻于杭即托夢以指示寺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逆于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陟險神恐不寧懼而醺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燼無存是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

丁巳春三月冠縣大風墮魚于市是月二十八日觀音寺萬佛閣雷火焚夏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秋七月鹽山無雲而雷杭州地震餘姚大有年戊午春三月太監李廣建毓秀亭于萬壽山夏金華

台州旱上海泖湖水溢六月京師西直門有能入城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禁中是月姑蘇亦火乾清宮焚盡熊之于宇能為火也錢塘二郡并蘭溪餘姚兩縣川湖池沼水忽騰湧高三四尺旋即消去温州泰順縣左忽有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簾色雜粉紫長數丈無首吼如沉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北又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溫黑石一枚良久乃冷秋七月儋州星流有聲與寧大旱淮安新城牛尚武家起屋白雄雞鳴于梁上生一卵堅甚取供佛前化為水冬十月清寧宮災李廣死求直言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生殺向

丁巳年野錄卷三

九

大歲故有此災大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典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成災廣俱飲鴆死計開上意共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諸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判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各者惶惶危甚各自影重而一人獨乘女簪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然無復羞愧矣賴上英明終去之

已未春餘姚不雨夏六月闕里先師廟災華容民王金妻生子一身四頭四耳兩口兩牙吳郡三都陳氏祖傳有辟瘴鏡凡患瘴者執而日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鰐面一舉鏡而此物驚逝病即愈至弘

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瘡不復見鬼矣又西番貢獅一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小長僅尺餘獅作威時率吼視之獅畏服不動蓋吼溺着體即腐也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云南海番禺大飢鳳陽大水冬十一月上高王震濠嗣封寧王江西寧藩震濠父康王初無子嘗於宮中須臾食官人殆盡復繞而過王王寤惡之申刻震濠生共母洪也共亦失愛于王王命亟殺之官人環跪而請曰向愛無子今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共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有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歲年十三即私幸樂妓微服而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鉄鉤斬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觀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

工申野錄卷三

十

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于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十二月餘姚大寒姚江冰合

庚申越中訛言詔選女子一時奔娶台州飢民食草根餘姚三月不雨至五月晦乃雨四月餘姚江南災焚民居三千餘家傷百有八人火渡江焚靈緒山民居又二百餘家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六月河決曹單靈山縣大有年

辛酉春正月朔陝西地震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三百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八人自朔至望日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橋地決破湧水有震開裂縫長馬邑縣西有火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自天而墜其聲如雷入地三尺化為青石馬湖府江水變白明瑩可鑑翼日濁如泔漿凝于兩岸沙石上者盡如土粉保定府臣獻白鴉詔斥遣之徐姚蝗夏四月十三日蘆溪平渡鎮火廣州大水五月二日夜分古淪城上忽白光映天爭起視之但見淪水浮光上燭次早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欲飲踰三日澄澈秋七月朔蜀忠州晝晦如夜天雨黑子形色如椒平地可掬味如稻久而生苗如梁後值霜侵枯藁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俄聞空中闐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為天愁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

工申野錄卷三

十

月溧陽地震十四日上海地震吏部尚書倪岳卒岳謬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夢緋邊地有蟲赤嘴嚙馬立祀神入室寤而生因以岳名邊地有蟲赤嘴嚙馬立灰割馬腹亦有之又有大焚軍士火起自人頭勃勃不可撲延燒數人乃止

壬戌春餘姚無麥三月十六日月食起交戌初刻終亥至期裁議不順德雨雹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餘姚大雷電以風海溢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戊時高唐州地震有聲如雷冬十一月戊子雲南晝夜黑九日癸亥夏四月上海大雨電五月京師大旱江湖入望

京門浦口城圯當塗縣旱六合大飢考城牛生犢一
身二首秋八月鹽山大雨雹墮霜殺稼常熟錢元吉
家羊生一人九月台州海溢波濤入市杭州大旱南
海番禺大水

甲子夏四月海豐海水溢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瓊
州鄉雲見五月瓊州水漲傷稼六月廬山忽有聲隆
隆鳴三日蘇州崇明縣民顧家雞胎息一物猴頭人
身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無爲州
天井山頂出泉四時不涸一日池偶湧沸流出一敝
船船有蓬蓬有斷繩時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

工申野錄卷三

三

珠甚巨半黑如墨絕然中分名曰天地分溧陽民家
牛產一麟不知其爲麟也適過官廨見壁上画麟狀
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鉄灌之而斃後
猷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朝兩脅有甲毛從甲孔中
出角栗形纔及大大崇明漁人于海中設網獵一獸
狀如犬黑色置家地上善盜魚患之驅而入海行甚
疾海水爲之披躍乃知爲犀也又徐德輝鳳之任江
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焉俱向曠野
飛去所過之地倏成川澤始知是龍所化也

乙丑春正月朝鐘新成紐絕奉天門座下階石無故

自裂夏五月初七日大風折大黃沙四塞有見黃袍
人乘龍上者是夜一星宛轉于月凹處南京孝陵夜
半城中見火光熒煌林木可辨六月河源大水諸暨
大水蘇州雨粉太倉民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
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崇明縣雞生方卵碎之中有
獼猴大如聚秋七月餘杭暴水傷稼九月庚子恒星
晝見是日杭州台州山陰會稽蕭山餘姚金華各府
縣同時地震有聲溧陽地震上海有風如火從東南
來再至益厲已而地大震如萬雷數日有星東北流
墜于海光如火聲如雷西山民家有雙燕化乳雞而

工申野錄卷三

三

灰雄納他雌哺雛雌乃銜蒺藜潛置雛口中雛皆不
食死雄罔知也嗚呼禽且不肖人謂斯何枝山感之
作燕雛篇其詞曰燕雛燕雛母死雛乃孤父念雛苦
雛父覺雛慕雛雛口雛死不吞走向雛父燕雛尸雛
父還憐雛母慈此事在弘治改元之春未足多怪而
重有可警也

聊附書之

丙寅春正月天鳴地震太原開居寺口山移數十步
土人見有物如羊一日一角雲霧數日方散御史王
應爵女年數歲名曰王五兒自腰以下分四足四腿
而陰竅皆二以妖形送院灰獄中陸容居吳之婁門
外薄暮倚門獨立間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

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綵
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人聚觀踰時過始盡
三月隕星如月十三日常州大風雷電冰雹平地二
尺餘鳳陽地震有聲山陰有旱魃夜入人家為妖彌
月不止夏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二十
七日蘭溪大火市井為墟秋七月己丑彗星見于參
井入北斗至于戊戌乃滅太白經天白虹貫日五
楊源上疏言古侯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攝天璇天機
天權星不明乞遣道僧罷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
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入下禮部源
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彗星交作為
眾邪之氣除于陽臣敢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判上
引警其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

二 申野錄卷三

市

年來一向占候得大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帝思慮預防又大怒焉源何官亦
為忠臣手矯旨杖三十議成肅州行至懷慶卒于
河陽驛其妻斬蕭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按
源豐城人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稽丁占
候見象緯異常則憂形于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
秋八月大角大火動攝天鳴地震五星陵犯星斗
晝見冬十月霾霧四塞太監劉瑾入司禮監提督關
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初六日戌時江陰滿城
忽覺烟火氣通相驚視有自蘇州回其夜無不乘屋
視突者無錫亦然十一月戶部尚書韓文致仕十二
月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命劉瑾割斷天下章奏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

翹能飛華容楓樹開花如蓮文村何孟智家生鴨卵
煮食剖壳畧有白又壳一層中有龜一枚質甚堅頭
其而足尾不完椎間有少黃在腹杭州田某家生一
雞四足不食死十二月晦常州龍見有虹貫日北京
童謠云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張馬承成張永谷大
害政後皆廢出鼓即谷也
燕京之音呼谷為鼓云

三 申野錄卷三

市

文好奇古蔡神似正德丁卯大瑞劉瑾操弄國柄放
棄大臣錫誠言諸百僚掩口聽命而己伯安上疏言
之論貶貴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一夕夢使者
持書二緘付伯安啟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值員各一書水上覆一舟後題為平止二字既
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汝溺不可緩若遲
以紙展凡上題一律云閣須史留詩于世以俟命絕乃
復如何身曾許國生無補歟不忘親痛有餘自恨孤
忠愚日月豈知餘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
潮聲泣于胥更知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昔罷為二校
沉漂蕩凡七晝夜所見如滿中伯安驚覺莫知所之
舟偶及岸見一老人年四卒云汝何致此狼狽吾
當為汝解縛登岸伯安拜謝問老人曰此常何處
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曰願公護我至彼老人曰此
去罪之去如飛不能半日已抵廣信矣老人復在彼率
諸僧寺僧問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
處請來同位又謂僧曰我飯甚乞飯少許且囑先飯

四卒僧竟之不見謝信口自岸至此為程幾何僧曰
千里日自辰及午迅速若是信為神祐也食罷僧達
夢寐中人謂伯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 二月

賞塗地震有聲李夢陽下錦衣獄尋釋之三月劉瑾

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勸罷公卿

如黨矯旨榜朝堂曰如王岳范等徐智竊弄威

福顯倒非私與大學士劉進謝進尚書韓文楊守

隨林瀚都御史張敬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

仁王倫孫榮黃昭檢計劉瑞希事申湯禮敬陳震徐

徐國謝劉蓋艾洪出籍任惠李先翰戴寶徐蕃牧相

曹南王弘任諾李熙王希陸昆張鳳蕭乾元姚學

禮黃昭道蔣欽蕭彥徽潘登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

狂楊璋熊倬朱廷幹劉玉通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

反側不安自陳休致其教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

秋八月黃河清處雲見翼軫分野杖欽天監五官監

候楊源於闕下羣卒九月咸寧天雨黑子積至十餘

日冬十一月益都朱良店北有鶴數萬集於故潞州

知州李同仁殞所詰朝葬畢始去陝西靖寧州朱進

馬假屍復生諸暨桃李花有實者十二月二十八日

蘭溪迅雷疾風驟雨

戊辰春正月樊惑守文昌二月試事畢火起救止二

十七日又火至公堂焚其半小錄板俱燬三月致仕

吏部尚書王恕卒蘭溪牛生犢雞犬雛皆三足新昌

地震會稽金華台州各縣大旱溧陽溧水高淳旱夏

五月餘杭大雨水六月執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尋釋之逮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獄罰米放歸岢嵐

州南川口天雨小魚數千尾食之殺人雨紅水於錢

塘故都御史錢鉞家陳善日雨紅水所未聞之變也

先是歲末幾果饑制簿錄遺資即郡人亦不得變

其不虛生也然雖雖暴反雄行而旋自赤滅紅水若

預以報錢氏者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天道惡可誅也

逮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衣獄

謫戌十一日有星晝見于南方杭州吳景隆妻產一

夜父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冬十月

惠州地震明年秋七月又震十一月初六日蘭溪雷

微雨十二月蘭溪入雷電淮安清河至宿遷水文如

花樹樓臺圖畫之狀高郵州河水亦然

己巳春正月望蘇州見日初出如日並出者十數至

清明日止夏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鑒見焦芳專事

日甚過之不能得居常戚戚不樂至是力求去劉瑾

猶欲中傷之榮備備至家瑾敗得免常自費日噫嘻

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自首于道訢然

江間者手爵顯公孤志懷輸忠幾昧約者手貴戚

不辱者不能辭麗權權在劉不能嫌阿一有違言也然

歸臥空山晏然寤寐者手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

匪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

而不知性下之工知希止是之六月旱秧有蟲食之

齊水而盡蟲黑色微茫不可見下風颼颼聽聲如蠶

食葉又有小青蟲咸稱曰天蠶不敢觸犯多設醮保

獲之南京空中有聲自北來如數萬甲兵都民震恐
踰月方止順德盧景春家有母犬能為人言生二小
犬抱而乳之秋七月與寧地震九月高州地震祁陽
雨桂子狀如皂角子而大有糞艸處獨多取種之葉
似橄欖長六七寸即萎冬十二月杭州大雨震電南
京大雪凍死者塞途震澤有冰山之狀川蜀童謡曰
強賊放火官軍搶火賊來梳我軍來篋我時有流賊
掠人之變就御非人所過掠人其于流賊百姓歌之
庚午春正月命刑部尙書洪鍾討四川流賊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寅鍾反蘭溪大雨水當塗水入城市至

上中野錄卷主

本

秋方退六月京師旱霍漂陽漂水高淳大水傷稼秋
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潼川樂至州縣皆震八月
劉瑾伏誅時張永欲矯劉瑾奔俊之禍以窮苦魚菜
東陽爲窮字詩拆點畫爲句極工巧王休修讀李文
正墓志云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與東陽
俱湖廣人少亦與神童舉二人最相得同相與東陽
相標榜而皆善釣引範絡之術故士亦翕然稱之其
爲此志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志所不免然亦必據
其實若夫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將誰欺乎凡志所
稱余未入閣之先不及知余既歸之後亦不及知惟
是同事之時而爲虛鑒空則有不得不辨者志言
璋崔璵姚祥等柳號以公奏得釋夫此三人物號最
理作城之初公于時方補病不出于何所奏集要最
理所惡又易嘗錫晏示恩解則有之今云公奏不
知奏于何人奏于上乎奏于瑾乎瑾通卒四出公無
言乃云其疏極論之不知疏今安在且瑾威權隆

赫有敢訟言攻之天下將以爲鳳鳴朝陽豈同官而
有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何其敢于欺也其謂
商盜何相報也夫事定既日見公飲容起敬又曰每切
言周旋相報也夫事定既日見公飲容起敬又曰每切
教之有哉及瑾敗乃立齊化門外自北劇素美新瑾敗
乃先自飾謂瑾傳旨使爲之則又欺之甚矣按瑾下
鎮撫司獄坐奸黨律逮文臣張綏一人武臣楊玉等
六人獄辭既具綏上疏辨冤盡發李東陽附劉瑾等
乃改謀反律又劉瑾之謀陽一請之謀也而東陽廷
和各廢子一人爲尙書司承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
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于卑屈詞旨極其稱贊
及他人奏疏瑾則接九月總兵馬安敗賊于景州
功受賞不顧名節

上中野錄卷主

本

辛未春正月朔元旦清河乾圩黑氣突起俄而密雲
四布雷雨大作忽明忽晦至已刻氣如炎暑杭州大
雨電地震桐君山下臨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圓
大如簸箕每日自己至未射人目燭數里彌月而止
如阜縣生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鳳陽旱無麥常州
疫民有滅門者鄞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僵立高
起者二丈餘東成冰柱中多空隙濶數尺以至于數
十丈者沿河七八十里皆然亡何流寇至男婦數十
萬盡匿其中竟以免難三月築浙東捍海隄嘉興縣
殺一猪背上有三圈每圈中有王字夏四月鳳陽霪
雨五月致仕兵部尙書劉大夏卒有龍墮于陝西乾
州長數十丈目光如火開合閃閃可畏四足據地行

五里許得井水飛去秋七月畿內賊趙燧反分掠山東河南八月虎入徐姚治城新興地震九月倭寇浙東冬十月賊破冀州十一月京師地震賊攻徐州掠淮西十二月賊破裕州上蔡西平同知邵采知縣崔恩王佐死之火燒流劫自相入晉六月至靜之西舉衆北來至蘇店鎮去城僅十里萬騎壓境烟塵蔽天呼吸可至乃經宿遠巡而退吳知所謂後有賊掠遺者言見路城下有一大人長數丈全甲手執旗然若神馬率嘶策不敢前忽大風飛走沙石賊驚竄倒戈晝夜行二百里下太行稍息或曰長秋禦寇或曰漢武安王顯靈皆未可知而賊騎飛遁城得保全則寔受其庇古者以長人見焉不祥今亦不可謂不祥矣

二申野錄卷三

壬

至柳家浦清五日少師馬文升卒前一日鈞州城西再鳴羣鶴飛繞聽事久之乃去異日里人王自誠過自葉縣回恍若夢寐見公蟒衣玉帶肩輿南過導從若出師狀云賊掠襄陽二月賊破泌陽攻河南總兵往武當山馮禎戰歿廬州雨紅雪高淳學火災三月杭州地震有聲生白毛江西仙居寨夜大風雷電西北有火如箭墜旗竿首已而合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廣西萬春北寨鎗上亦各有光直隸順德涿州河間赤黑青見夏四月日光散亂有如日者百十陳例接續南來至日上一影而過北去十數丈漸沒凡旬餘人多設水盆照之山東文登縣火起桑樹樹燔而枝

葉無損先是秦始皇廟中鐘鼓無故自鳴頃之桑柘火廟宇皆爲瓦爍神像顏色不改賊轉掠畿內五月聞蟋蟀鳴江夏人擒趙燧閏五月五日有火自空來流爲鳥其聲殷殷然賊走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吳城北寺浮圖災賊殺湖廣巡撫馬炳然杭州地震秋七月八月連震八月賊至狼山颶風大作官軍勦平之趙燧伏誅冬十月京畿山東河南江西羣盜平十一月廣州有火如龍起于石人馬辟易十二月燕趙河間之地無雪而煥江淮風雪連旬南至洞庭緩流水厚尺餘

二申野錄卷三

壬

癸酉春三月增城蝗害稼新寧大水當塗雨黃紅沙霧傷麥夏五月德慶州日中雨石其色赤黑大如拳小似卵人取食之蘇州白蓮橋漁人網一物龍頭鮎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眼赤色鱗甲悉具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水即自沸下有諸葛行鍋四字其釜複層內有水火二字六月初三日午未時星月見中天姚源賊平冬洞庭冰合人騎可行甲戌春正月乾清宮災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羣盜夏四月潞州有星如盞晝見南方復寧府護衛屯田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德慶地震廣濟藍龍家馬

產駒似龍起騰遠道惟一老僕御之尋聞于朝老僕
御馬至黃河化為龍而去併老僕俱失所在八月辛
卯朔日有食之江西右布政使鄭岳除名李夢陽通
岳與鄭門子榜第通供無名職私陽江閩邑刺竹作
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勳問除名花實實既即稿父老相傳此竹率五十年一實實則
殄然大飢又海魚大賤則飢諺曰海冬十一月加吏
部尚書楊一清少傳兼太子太傅時給事中王昂論
昂下請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
竟請昂為休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罷
納諫天下兩賢之

乙亥夏閏四月辰州天雨黃土楊一清兼武英殿大

二申野錄卷三

主

學士直文淵閣嘉定大場鎮有黑雕立如人形翅廣
丈餘六月新寧大水秋七月潮州大水瓊州大風八
月朔日食昏晦如夜星辰盡見清河縣有虎踰城入
察院冬十月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按察
副使胡世寧下錦衣獄請戊子十一月杭州大水十二
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丙子春正月義烏雨血二月寧都通天村有合抱枯
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夏四
月新會大水五月風霾大旱六月陽江霖雨山崩金
華縣火秋七月初五日五鼓巴陵東南天裂長三丈

紅光刺人目六合縣一家揭席忽見黑猫自床驚起
逐出其家火出門競逐至者輒火時焚二十九家八
月楊一清致仕冬十二月十四日夜無雲而雷有電
光自東北鳴至于南

丁丑春正月潮州雨雹夏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浮
梁縣民余丘家產牛二面三日三鼻六合縣霖雨滌
水泛溢街衢乘船往來漂沒廬舍甚衆秋七月吉
安府雨血著衣皆赤八月昌化縣蠱害稼杭州地震
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泉州地生毛一夜
長二三寸有白有黑洞庭山民家黃犬生髮角長寸

二申野錄卷三

主

餘閏十二月壬申朔丁亥迎春宜府
戊寅夏四月衡州善化雨雹或如雞子或如磚石城
野屋瓦盡壞山嶺崩裂百處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十五日月食是日未時常熟縣俞市邨忽見白龍一
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降口吐紅燄
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狂風號空
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等三百
餘家瓦草屋千餘間磚瓦梁柱器物樹木亂飛星散
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二
十餘艘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當夜汝南

如注五晝夜不止六月江西大水日中滿城昏黑如夜是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譙忽復天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院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揚鬚髯如叢戟已而大風雨失所在時寧邸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夢中忽起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為夢也而返沔陽滕十二家白犬變為人詣暨楊氏妻產一狐常州台州大水會稽颶風霪雨傷稼秋七月餘姚海溢八月上海大水有九龍戰于海冬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

二申野錄卷三

主

月增城博羅地震香山雨雹瓊州大雨霾黑不見人面經寅卯二時三月二十五日京師陰霾晝晦官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拆橋下鐵柱吳郡臨頓路金氏舊楊木肉机忽生枝條十餘青色崇德縣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焚死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狀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夏四月十五日月食江西大雨小孤山平陷于鄱陽湖水溢城中丈餘沿江之地亦盡瀉去人民死者不可勝計諸暨西隅鄭煖家母雞化為雄尾長二三尺如錦綬冠羽俱異六月夜有一星明如日河間大災

疫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風是日雷震大震蒼蛇無數集頭上舟行至江上後城中小兒俱以蜉蝣穿鼻穿鼻者皆死中為戲雖官府不止秋七月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復南昌宸濠至鄱陽湖伍文定督兵逆戰敗之丁巳宸濠擒鄱陽城嚴嵩與伍文定松滋人崇節義善騎射知兵法嚴嵩與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謫戍邊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宸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上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遂擒宸濠定立矢石中誓戮賊火燄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

二申野錄卷三

主

夕皆脩祭明乘風舉火燄燄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建堅如輪永豐巨寇賴裕壽等四百餘人頗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勉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謝歸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定錄及各官書八月餘姚民訛言雞為妖冊應宜首為補證者也八月餘姚民訛言雞為妖盡殺之冬十月十六日月食十一月丁卯瓊州雷庚辰春正月彗星見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淮安大水舟楫通于舊城南市橋五月江西大水秋八月癸未杭州大雨雹南雄民間訛言生佛見澄邁田移杭城鄧副使家厨下有柴忽放光如月明照耀牆壁移至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冬十月十五日食十一月大麥秀有至畝許者

朱子白野集卷五

美

美

無比。聞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
爲世故止。稱皇兄孝廟。而上嗣祖曾。爲以次加稱。與
獻雖于皇上有同。揆思斷不可以稱諸孝。台州大疫
廟者。獨之。三球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

淮安大水。秋七月。高明大雨雹。觀政進士張聰。上大
禮疏。杭州自八月不雨。至十二月除。進士張聰。南京

刑部主事

刑部主事

二申野錄卷之四

仁和孫之聯

壬午春正月朔元旦立春鳳陽地震夜見金

宿清寧宮小室災楊延和將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

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天意昭然於此

可見矣給事中鄧綬曾主事高尙賢鄭佐亦言火之

為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杭

州旱河渠枯涸湖州遵化縣梅小兒年十數歲狂風

起吹空中至六十餘里墮盧兒嶺京師民米鑑妻二

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日生一子十三日生一子閩

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幾

絕家人共驅虎去始甦後產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

首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面目猶虎二月紹署火焚

東廊黃冊庫儀仗庫俱燬漁人於苕溪中網得一圓

石如鵝子內鏤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鐫宣

聖二字三月杭州大水河南開封府及汝州水災夏

六月南京暴風雨江水溢壞宮闕城垣民居上海東

鄉萬全妻生一子頭頂左右各有肉角目在額上而

甚圓雙睛突露聲不類兒啼遂棄諸河秋七月乙巳

朔南京大風自北來飛屋瓦樹木盡拔二十四日戊

辰至次日己巳大風雨江海溢冬十二月武城縣西

城樓角南有孔出白氣如烟七日乃止嘉靖初童謠

云前頭好个鏡後頭好个秤鏡也不曾磨秤也不曾

定又云嘉靖二年半林黍磨成麪東街咽喉眼西街

喫磨扇姐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又云太

廟香爐跳午門石獅叫好群黑頭蟲一半變蛤蚧一

半變人龍

癸未春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南京大

旱米價騰湧人相食二月諸城大風晝晦人迷歸路

樹間搏擊有火光夏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

候風杵連石座碎之楊延和致仕秋七月初五日夜

興化府見星入於月太湖居民見牛頭出水面者以

百數湧濤噴沫數日乃絕又見太湖龍與蚌鬪聲震

山谷四晝夜七月八月杭州大風湖初五日處暑時

方久旱此日狂風暴雨振木約五六寸處天開河等

處海水湧溢漂流處舍數百家衝決塘壩海水倒流

城中河水皆溢至八月初三日大風湧雲南曲靖衛

湖衝去太平門外沙場廬舍百餘所

舍人胡晟妻產一男兩頭四手三足西溪民婦生一

子兩頭一身而五臟在外深陽一富翁家忽失去眼

簿尋至簷溜下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

利於前而名猶存者悉皆除去樂會地震有聲如雷

新寧石門雨血九月科臣彭汝實言邇者黃風黑霧

春旱冬雷天變於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兩土地
變於下者屢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
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
可爲也冬十二月華湘攝欽天監事請修曆不報支
給日役時曆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
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九百二十九萬二
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
乙卯子至嘉靖四十四年甲子已五十二萬九千九
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二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五
也今以辛巳爲曆元是以乙卯子爲曆元而後推將來每一年增一前考
元而以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
六年而退一度自嘉靖七十七年退四十九度約五
七分故冬至日應其七十七度九十六分弘治
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應其六十六度九十六分弘治

上甲野錄卷四

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應其六十六度九十六分弘治
三分嘉靖初至壬午六十一度又退九十三分非復
自嘉靖初至壬午六十一度又退九十三分非復
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常講者日輪大月
鬼小故在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
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
分六十七秒而則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推步未
甚而極松至盡則南北地勢然矣深日曆家大
抵以滿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皆謂前章言惟
正統已巳官曆書刻三十九極短於六十以爲極過
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一刻短極
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燕
羊解未刻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
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鳳陽冬陰三月淮安
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大疫
甲申春正月南京地震有聲廣州雨雹如卵彼屋殺

鳥雀雷州地震山陰地震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
上言星聚非大福卽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
聚東井宋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誅
星聚營室按三年甲申春正月元旦丙寅歲次大營
於翼五星皆伏而太白獨先過壁田藝衡曰甲申正
月十一日五星即聚於營室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
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水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
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水星室三度此
天文所罕遇者南幾諸郡大飢人相食娶婦劉氏食
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
殺兄王明以子弑父地震霧寒臭彌千里二月杭州
大飢斗米千錢後增至千三四有司賑濟稍緩人六
斗鄉民赴審榜腹候三四日飢死倉側并塗間

上甲野錄卷四

者甚五月大學士王鏊卒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
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秋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
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八月昌化蟲害稼餘姚螟歸
善大水萬州大風雨下如注冬十月七日有黑白龍
鬬于太湖之濱湖地皆赤白龍敗
乙酉春正月二十六日吳縣孔方年五十四歲晚行
曠野聞有呼其名者數次後每夜夢有一小兒在旁
踰月腹內忽有肉塊日漸長大越二年腹痛穀道產
一包剖之有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二寸許利
津老嫗年八十二歲生子二月樂會大雨雹長垣縣

丙戌春正月蘭谿地震二月畿內飢五月丁丑朔日

五

盜

上野錄卷四

太

院事是年錢塘蔡家母猪忽入房臥於牀上其家怪而欲殺之猪忽人言曰我欠汝家債今已償完後當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猪十二頭即領至河濱叢棘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恠即以猪與之復生五乳

戊子春正月日重暈生珥右有戟氣又白虹彌天三月南頓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長泰等縣增城縣湯氏家生一豕身豕頭面手足皆人夏四月謝遷致仕加張聰太子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餘杭縣大風雷雹大者如雞子小者

二申野錄卷四

七

如彈丸密如雨牛馬驚逸長樂塔岡夜見火光數十丈盡一更而止河間有氣如火光龍形自空至地直立於西南數刻方散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京師大水電陽江大水海豐碣石大飢浦城縣西鄉民彭家生一牛三目繼生三角杭城官巷口屠家李甲殺猪吳乙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文曰羸官手璧雨身敵功在雞魚則廉矣似前後尚有字乃為眾分買去不能全究閩中民家生一雞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六字其人驚異疑而剖

之則鮮血一腔耳杭城菜市橋民家被回祿掘地得骷髏一枚如斗大骨節一枝長五尺許四川民婦產卵四五十枚又某家雞卵生牛後半身猶帶黃未化餘杭縣猪生一人其身首俱人惟手足似猪楓橋湯醫龔家大龜忽作人言冬十月萬州白氣如虹自西直入天河凡十夜方滅常州地震河間星隕如雨十二月望白氣亘天建起乾指坤

二申野錄卷四

八

已丑春正月朔風霾晦如夕二月甲申京師旱躬禱於南郊山川社稷不雨三月典寧歸善大飢夏四月帝夢黃衣者數人陛辭南行其勢甚速學士楊一清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初蝗生甚多已而淮南北皆蝗吳浙皆蝗類說云蝗是吏食殘所致頭赤身黑者曰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曰文官蝗五月天雨黑水於杭州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彩被二花銀瓶一出賜鈔六十定勞之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六月臨高大雨則得否則視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水傷禾潮州旱山無遺蕨民多餓殍八月初十日萬壽節總督倉場侍郎劉體乾獻瑞禾三穗者四二穗者九十有六閣臣徐階表賀九月楊一清致仕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訖清宮內西七所房災饒平白虹見於西南三夜象如刀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

言臣自七月中繇舒霍迨汝寧目擊光息蔡賴問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蓮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啖之蜚口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蓮子封題賞獻乞頒示臣工使知民瘼十二月貴州水關貴州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姓也相近前後有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既而其害益大居人謂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通云以庚寅春二月二十八日星暈抱珥如連環東南白氣一道直貫其中海決水逼海寧城福建浦城縣牛生

十七甲野錄卷四

九

犢三角三眼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食以線縫之乃食夏四月德慶地震六月慶元縣大霜殺禾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益綠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鏐遂進甘露徐瓚及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又進嘉禾楊東又進塩花禮部又再請賀昧義邀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而流涕者也乞加禁絕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攬知廉耻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拷訊九月廉州地震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卒之夕寒風颶颶堂戶閉

者皆制開有一卒過其門恍惚見一清與出騎從旗甚盛本私念曰吾聞其病今將何之豈有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之天明方聞發矣一清之無子也人勸其納寵公峻拒之及年已六十勸會力拒蓋其時多健羨其德迫夫人將喪一清以後事詢之夫人曰我別無所言但與君偕一世夫妻我至今猶處子耳山是人始知公爲天閻鄭淡泉云冬十月改削孔廟禮儀十二月己卯甘露降于顯陵

辛卯春三月雷譴延平悖婦三人皆人首而身一牛一犬一豕夏五月京師旱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倭居縣學災諸暨江湖至楓溪應山民劉思祿妻失髮肉角三目手足如鷺鳥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甲寅彗星見於東井張孚

二十甲野錄卷四

十

敬致仕秋七月杭州大雨水決旬不止江水溢沒江浦六合田深水大水九月九日義烏縣火燬民居之半冬十一月朔無錫東門黃虎入城進至於大市荆州當陽縣沙寺市人見水中一舟遠來約載二三十人及登岸乃大荷葉也衆方駭異舟人卽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卽毀瓦畫墁與之敵則反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沿門肆擾官府亦無如何月餘忽不知所所在壬辰春正月星以千衛彗星再見二月召張孚敬仍內閣辦事夏五月五日天鼓鳴火光落地有聲如雷

彗星見東方芒長尺餘復東北行歷天津望井宿芒
漸至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七月黃河決魚臺
六合深水壘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丁酉熒惑掩南
斗張孚敬復致仕時人爲之謠曰石產房州胡明善
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災自天來明善爲直隸
巡按御史時
以采冬十一月四川巡撫朱滄獻白兔瓊州雷鳴次
年大飢十二月德慶雪

癸巳春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
之三月天界寺銅鍋大可容米五十石日用炊煮忽
一日有聲如牛鳴踰時乃止夏四月應天巡撫陳軾

二申野錄卷四

二

獻白兔於是白鹿鵲兔疊至重出志云赤雀不見則
國無賢白雀不見則
則國無嗣時有貢白
鵲者以爲前星之應六月彗出昂畢射天漢東昌府
聊城縣牛產麒麟擊而殺之八月彗星復出東井掃
太微垣至于十二月十月辛巳彗星隕如雨京口舟
人不敢渡瓊州潮州星隕亦如之大同軍殺總兵李
璵

甲午春正月廢皇后張氏册德妃方氏爲后二月金
星晝見先耀與日爭明台州太疫瓊州城東民家牝
猪生一子其形類象夏六月南京太廟災禮官言京
師宗廟行
將復古而南京太廟建隆同祿皇天眷德之意聖祖
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上喜令亟起新

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率先
嚴按周都鎔京文武王廟壘及洛都皆有之禮官更
言之議臨安縣民產四子長六七十麻城菜花不實
皆生人物禽虫龍鳳之狀真定人畜一雄雞其婢菊

花以物騷之雞作人言曰菊花莫趕我婢大駭曰雞
如何人言雞亦曰雞如何人言主翁叱之隨主言
以應乃持入報官將婢驗問應答如前冬十月恩平

陽江地震如雷至明年六月稍止民多避北河南都
時獨此都不震十二月田州巡檢盧蕪弒其主岑邦
相置勿問諸土官相磨嘆曰教人不罪就主無
刑吾輩手足皆賜皆懸於後矣

乙未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夏五月廣肇南韶

二申野錄卷四

三

四郡大水臨高獲異獸如豕而黑有花紋自黎山出
演武場識者以爲黎叛之兆六月雷擊徐氏園中東
樹中有書曰右衛玉通所五字餘漣漫不可讀滁州
州西諸山夜鳴如雷杭州自春及秋恒雨溧陽江浦
六合旱蝗八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
善金範佛像十月費宏卒公嘗構別業其基乃柴侍
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上題棟曰我昔猶君昔君
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
見矣

丙申春正月立春日新寧雨雹二月二十八日夜子
時四川全省地震有聲南至建昌寧蕃尤甚山崩地

裂城室盡塌繼以火災焚壓指揮百戶土官商旅居民無算越雋地方自子歷丑寅稍定逼衛城屋傾倒者十分之七城鄉內外壓死者不計其數凡五晝夜不絕旬容蝻生深陽雨雹順德桂州容奇二堡風雨暴作雨雹或如斗或如蘿隕於水中沉復浮起破屋殺畜三月彗星見東南夏四月十九日江陰無錫一帶水電傷麥鳥雀多斃大者如拳每个中有一眼類水晶極明泰興甚大有穿屋毀瓦孽死人畜者湖廣大仇廣州肇慶南雄韶州大旱秋七月心虔竄度瓊州五色雲見郡城西光彩絢地冬十月六日近畿地

工部野錄卷四

三

震數次閏十二月更世廟爲獻皇帝廟

丁酉春正月徽王燁得白兔撰頌以獻夏五月雷震謹身殿賜吻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禮部尚書六合水肇慶大水海豐海木溢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赤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神忽不見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金華人黃華生子雙首背粘不可分上虞范家一婦忽生一子乃夜叉也離腹時將穩婆手嚙損而奔逸不知去於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卽由四壁竄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卽去每以爲

常亦無可奈何後遇持肉羹者倏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杖擊殺之秋九月長樂無雲而震瓊山白石鄉有石大如屋行數百步地成渠轍汚陽有虎入千戶王詒宅乳二豹一虎忽不見罷各處私初書院

戊戌春二月潮州地震有聲者三義烏大火燬官民房屋遂安縣木枝生連理夏四月李時夏言郭鄖扈駕詣天壽山回駐沙河行宮言厨中失火延燬三人行帳上以言不可放失命其省改以副簡任景雲見禮書嚴嵩等各爲景雲賦京師大旱帝躬禱鄧製祝

工部野錄卷四

古

文燕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乃雨初入日未刻吳城暴風雨雹大如李中有一眼四圍皆紋而陽山一境雹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有碎額劈耳而死者海豐海水溢金錫楊官居民死者以千數秋七月朔會同龍見儋州五色雲見八月昌化縣竹生穗結實如小麥民採食之句容大水溧水東廬馬鞍等山蛟出蕩邑城溺人九月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改昊上帝稱皇天上帝

己亥春二月辛丑是日午時日下五彩雲見夏首疏賀夏四月庚申彗星見兩旬始滅丁卯夜半行宮火

延及御寢帝遑遑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
出焰中閣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行次亢村行殿復
火六月雷震奉天殿左吻杭州自春二月不雨至于
夏六月井泉皆竭天目山崩石下出蛇千餘條秋七
月三日淮安東北大風起晝晦一二日水星逆貫牛
斗海潮泛溢閏七月庚申水火金木四星聚東井大
風捲水貫真州是日揚子江水涸數十丈冬十月有
浮殍集錢塘江是冬嚴等府大水漂流房屋丙子
東莞雷震興寧大有年

庚子春正月有白鵲栖于分水縣治二月黃霧四

二申野錄卷四

主

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那襄河
南飢遂安鄭谷家豕生一物如象如獅三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鳳陽旱會稽諸暨新昌餘姚蝗四月聚強
縣天鼓鳴夜星隕如雨秋七月餘姚大水九月壬子
災惑入南斗十月水土金星聚于角金星晝見十一
月臨高大雨雹大者如車輪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辛丑春路駝山鳴黃河東決于大澗口南竭四十里
二月二十日襄垣學宮甘露降三日夏四月宗廟災
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主殿俄而成祖主又殿
延熹太廟及昭穆廟上奉列聖主于景神殿遣大
臣入長陵獻陵告地成祖五月十二日北京靈濟宮
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

前石獅左眼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蓬狀數
日脫落六月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
鼓鳴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生花實黑色味少澁而
易飽有和飴爲餅餌者盩山隕霜殺禾建德六縣旱
蝗常州夏旱秋大水興寧縣西河水漲有大龜長丈
餘金光射人沂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歲反得大稔
九月雷州雨色綠十四日瓊州大風南京一夕大風
雷聚寶各門外死鼠如山積甕山去阜城門二十餘
里山初未名甕也居此一老父語人曰山麓魁大而
凹秀甕之屬也鑿之得石甕一華蟲雕龍不可細識

二申野錄卷四

主

中物數十老父則攜去留甕置山陽且誌曰石甕徙
食帝里嘉靖初甕忽失嗣是物力漸耗傳者謂弘治
時世臣富正德時內臣富嘉靖時商賈富隆萬時游
俠富然流寓盛土著貧矣

壬寅春正月朔風陽晝晦星見飛鳥歸巢韶城西南
隅民蔡臣地忽裂廣四五尺袤數丈投之以紙深不
可測同日去蔡氏數十家爲方氏後園湧土成高阜
俄陷爲深坑以火下燭之氣衝上滅火不可照諸暨
一士人家無故火自發紹興天裂有光如電秋七月
己酉朔日有食之按日食午初西約有九已亥火星
分皆影恍惚旁見二星

犯南斗第二星八月丁酉熒惑掩南斗杓白日無雲而雷火光燭地山雉悉鳴移刻乃息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殿大學士九月雷州瓊州颶風大作壞田廬冬十月四日樂會大雨逾旬海嘯若雷洪漲入邑門者再民依丘陵以居海口衝射南徙深五丈餘失舊險隘大霧彌漫晝夜不散連四五日西黎南鼓嶺有大石自嶺巔旋轉徐徐移下有雲從之聲隱隱雷鳴象山縣天雨黃霧行人人口耳皆塞冬十一月封川麒麟白馬鳴其聲如雷明年山獐蕪公樂等反

二申野錄卷四

七

癸卯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義烏蝗河間大水秋七月熒惑入南斗與寧八月不雨至明年五月九月瓊州颶風歲告饑

甲辰正月朔木土火三星聚于房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副主會場卒于試院當塗縣春大飢三月興國雨雹大者重四五斤劈視之中雜泥土椽瓦盡為摧折殺烏獸草木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為亂不從夜群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殺火尸如數石重莫能昇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

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額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群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臥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作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使之必無遭害何也悲夫張子微有外弟趙生其前生為大同趙某子厠名增廣生暑日迎督學因涼次飲火酒大醉臥樹旁僕以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

二申野錄卷四

八

見犬來畏為所嚙適有孕婦在前避身婦側不覺入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為嬰孩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貪生子不坐月三日後即往餉田間時有一犬在室生呼婦曰爾出外即閉門勿使犬近床婦大駭以為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數歲見子微乘馬過呼其名曰我是爾舅某生也子微驚報其家急以錢贖回時生之妻尚未改醮云東安縣北十里許宣義鄉巨石長博約丈餘一日風雨交作石乃特立聲聞數里六月熒惑犯南斗南康四縣大旱五月至七月人民半死盜賊蠭起八月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

者六十四零檀靈黍五出者一上海連歲大旱江寧
常州大旱民飢是年浙江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
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見甚多有犬
作人言語衆曰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於
是相牽詣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
懼踰牆遁去

乙巳閏正月戊寅金星晝見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楚世子英耀弑其父王顯榕二十二日夕有星大如
斗首綠尾頰自北流入南熒然有聲杭州大飢通湖
荒數百物騰湧石米價一兩八九錢貧人良渚王本
有食草者飢寒所迫賄疫大行依葶藶道

工甲野錄卷四

七

妻生一男兩頭常州江寧大旱蝗無錫惠山泉上下
池連年乾涸石龍口亦涓滴絕流秋七月杭州大雨
電八月初八夕月上弦傍下弦冬十二月日輪外屢
有黑氣如盤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
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
半逾時漸向西北散去

丙午春正月火孛逆牛斗倭犯淮揚山陰謝塢民家
牛生一犢兩首兩尾入足六月初六日漳水澄清二
日常州旱杭州大蝗雲亭南泗河口周珊家井水化
爲油丹鉛錄云油井水脂也其瑞金學津池產蟾
後周家繁欽破產殆非吉兆

除二色白如玉七月杭州大水無禾廣州雷入鄉宦
馮繼科宅壕牆上左書其姓右書其名三字分明字
外一無所損全州有石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
狀如龍馬台州大疫九月杭州屬縣虎聚成群白日
入民家傷人道路無獨行者且不可獵是月十三日
杭城大火燬官民廬舍萬餘間清軍察院鎮海樓俱
燬

丁未春正月木星逆行留營室二月京師王健兒家
猪生五子其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即能行崇德縣
羊生一人杭州田某家生一鵝止一掌其時餘姚陳

工甲野錄卷四

千

家一鵝生三掌蕪州花浦口獲一大魚馬首有足重
二千斤夏四月肇慶大水冬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
解爵獨介清若忠直秉性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嘉靖
初登進士拜御史因病在告九年復任每思國事日
非君恩未報至爲流涕乃上言五年事皆指斥乘輿疏
論出入皆稱其謬直道處獄中憂戚抑鬱然端疑正
直自任雖獄卒威信之久得釋問文仲引箕仙感上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譚淵公皆言其不可信
決詞抗直至矣命復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召見廷
之逮者後至矣命復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召見廷
相訪然爾後至矣命復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召見廷
過此特相候爾後至矣命復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召見廷
蕭之知其未朝食也請入就食爲不從出飯與二人
同食飯其相二人不堪食食如常也妻于泣于內前
飯畢入內限日吾與若各盡其分而巳無慮我爲全
日尚有焉語手磨日行父弗復顧逮者吐舌云將作

獄七年人無敢言者會其歸有大鳥集舍
解曰吾其死矣乃自爲墓志未幾果卒

東西移四五里十二月京師大風霾是歲自夏至冬
浙江潮汐不至水源乾涸中流可冰而度

戊申正月京師大風霾初八日至十三日淮安下地
凌深尺許樹木皆冰如結緋烟霧數日不散連陝西
總督侍郎會銑下詔獄三月朔日食望月食會銑死
于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六月大同右衛參軍馬
祿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惠州天鼓鳴七月又鳴
八月京師地五震金陵三坊巷吳璉開酒肆獨盛其
大鍋晝夜火不停焰鍋底忽生一泡有全真見曰此

二申野錄卷四

圭

鍋旺氣方熾其泡不可動後爨者慮其費柴鏟去之
中有火蛆長二寸許從此遂衰冬十月夏言死于西
市李彭山守長沙有兄第二人開田掘土獲一扛龍
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內
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灶數字
貯府庫尚存

己酉正月朔餘姚雨血于梅川徐珮家庭中盡赤二
月建昌大水高二丈餘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六月
朔惠州天方曉有聲自東方如鼓火光燭地須臾而
滅七月七日復有聲于東北鳳陽大荒常州水

庚戌正月朔三月黃霧四塞夏劉伶巷陳子匡宅燕
哺六雛五黑一白七月六合蝗八月博羅地震有孤
入諸暨縣衙變人形能語言知縣王陳策捉而磔之
辛亥正月朔蕭山縣桃樹生橘象山相樹開雞冠花
李樹生黃瓜占日上下失政草木互妖連江雨石有
聲如雷八月淮安地震廬山有獸似虎毛披體一日
而噬十七人十一月高唐州地震

二申野錄卷四

圭

壬子正月朔山陰村落有血濺于地高數尺是年倭
入寇殺人海上以千計夏五月己卯雷州風雨震雷
有火如毯自西南騰空而散海潮溢壞廬稼六月杭
州管局通判厲火焚死者甚衆徐聞城南有婦產子
四目四耳七月蘭谿飛蝗蔽天上海高橋鎮民家雞
作人言曰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明年倭奴燒香
羊山遂登岸焚掠人民逃散光化縣有魚長數丈飛
仙馬鄉

癸丑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兵部武
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罪狀下錦衣獄三月
松江府治遍地生毛細如髮五色俱備嘉興宣公橋
失火延燒甚廣時士人黃澄泉偶泊舟橋下見火中
有物如貓火愈燒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象

歸數日家亦被焚新舍城烈日中雨血不成點其形如縷諸暨樵民訛言一夜走虎畧盡九月二十七日晚高唐州有星起自東北飛向西北而隕其形如日光燭天識者以爲益星台州大風雨連月壞稼常州雨赤豆地生白毛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妻喜曰小豹來主旦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

二申野錄卷四

幸

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卒翁亦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言如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蓋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

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與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魚蟲鳥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甲寅春正月諸暨楓橋獲青羊上虞李生黃瓜夏五月彗星見北斗天權星傍定海舟山所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圓跳躍越山而止冬十月朔楊繼盛死于西市乙卯秋分水文廟桂子叢生大如銀杏淮河水溢諸

二申野錄卷四

幸

暨江潮至楓溪冬十月二十日常熟縣天雨如赤豆十二月吳季明家磨粉成血色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山後地裂城郭皆陷震歷死者數十萬尚書韓邦奇同郭邦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是月南京亦地震

丙辰春正月韶州雨雹二月六合地震徵王載琰以罪廢自殺先是王庭鐘鼓自鳴後苑見群羊出沒占者知爲亡國之兆夏四月仁化天雨赤水色如赤珠秋九月惠州黑雲見韶州大水虔元縣白馬精見丁巳夏四月朔淮安見雲自西來空中若兵甲之聲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八午門災秋七月台州大風

雨害稼九月初九日見大蝙蝠約如鴉鴉殺前錦衣

衛經歷沈鍊於宣府市藉其家鍊既編保安即隻身

狀成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懸乎為鍊相與語忠

鍊鍊亦大喜曰相與語忠鍊鍊亦大喜曰相與語忠

象唐相林甫宋相楊及相高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

某業以切骨而待郎楊順來總督故高客也前大帥

夜徵避兵人慘之以為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謂

之而大帥悲既得代即為屬順日是其故乃公事者

丁巳北兵大入破應州堡四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

坐益縱史士殺廖應州堡四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

得其狀貽書謂顧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

鍊運容非有言責母為爾鍊怒曰吾向者豈亦有言

責耶吾視吾眼在否而欲害我夫殺人之數其君以

魯指揮羅鑑走萬子世蕃所日是夫也結死士華劍

習射將以問而取若父子世蕃日吾固知之即以屬

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日有之竊陰已解散

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還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

又為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楷謂日幸為我除吾

病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

門黨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冬十

無異取中旨錄鍊籍其家使人杖殺其二子

二申野錄卷四

圭

二月兗州地震金星晝見

戊午正月光祿寺火四月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大旱

蒲州潮州地震東陽縣湖成圻渤湧血凝為片遼東

大水七月南陽府地震閏七月淳安大雨雹東陽民

張思齊家地裂湧血閩縣李樹生桃福清縣有猪蛇

殺其色如丹八月杭州旗幟廟災

已未正月前軍都督府火二月雷擊奉先殿八月逮

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後世蕃受刑余州
熱而薦之于父震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西江
陰旱荒蟲大者食豆葉名為豆牛小者食豆花呼為
豆虱四月江寧雨雹七月地震溧陽大旱山西山陰
縣新留村平地湧泉產魚代州地圻方丈餘泉出如
湧五色烟雲見泉上

二申野錄卷四

圭

庚申三月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大震屋廬皆娘娘如
布帆竹溪縣地震出血夏四月隕石於華亭五舍鎮
越數月其石自動一夕風雨失去五月寧德學泮池
大色忽變早淺紅至午大紅渾如鮮血及晚轉黑如
是五十餘日以器盛之亦一日三變秋七月天目山
發洪臨安於潛新城大水杭嘉湖災傷台州大雷雨
東門外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占曰
妃后有專木仆反立又日將亂大樹自拔是月江水
漲至三山門秦淮民居有深數尺者至九月始退漫
及六合高淳八月胡宗憲獻壽芝白龜白鹿冬十一
月江寧大雪禽獸戢翼凍死木冰如花十二月初三
寧地震是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初三
日又雪

辛酉春正月萬壽宮災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

十有九陝西南山萬壽宮前產芝叢中土人得白
鹿巡撫以獻二月辛卯朔日曆官推步申酉間當日
食陰雲不見有言日雖有雲而申酉時不加晦是不
食也請舉大禮從之金星晝見五月五日辰星入月
晦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徑東南亘天閏五月早
霍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六月朔日昏中
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秋七月至冬十
月杭州大水無年漂陽大水平地深及丈瀾望成川
七月地震真定府屬城民婦于右脇下產一男甚雄
偉

二申野錄卷四

壬

壬戌春正月朔逮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謫戍內
閣嚴嵩致仕四月鄆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萬
壽宮災深陽大疫六月六合大風拔木水溢二十四
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如雷光燭天是日
暮西北常翼軫之度隕物如升體圓而長上銳下大
其色黃白下有紫赤光挾持之炎炎而墜瞬息大如
斗如數石墜精光四燭明徹毫芒十二月冬至甘露
降于顯陵松樹先是嚴夏同在內閣時人謠曰夏桂
州正好休不肯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又曰嚴
介谿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

癸亥正月朔倭寇圍興化府城至十一月陷之二月
震大報恩寺八月邵苑龜生卵者五北京觀象臺忽
崩陷臺土移填于城外某潭潭且焚矣冬十二月無
雪泉州守備歐陽深戰歿城步張千戶家桂葉盡落
忽開梅花池州有鼠數百萬邨尾渡江食苗尋有鳥
如鵲鵲食鼠鼠盡鳥亦不見

甲子閏二月京師雨雹四月大雪餘杭臨安大雨水
五月帝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明日又獲一桃
是夜白兔生二千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表賀手
詔答之通州民家牛生三首六月初三日寧波落雪

二申野錄卷四

壬

似黃色初四日黑虹見北方秋七月日正中有星在
日輪外白色燦然冬十一月庚戌時雷鳴燭電夜分
大霹靂屋瓦皆震至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
忽大風大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十二月初一日已
巳申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迺地初二日飛雪初
三初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
七日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黃沙四塞是
月御史林潤劾世蕃世蕃懼托徐階之客某某居間
求解以重賄徐階階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
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階心動欲為道地免

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而世蕃不免

乙丑正月朔嚴嵩削籍沒其家三月大明門內西千步廊火六月有大火如斗墮于西南秋襄陽大風天雨蕎麥黑豆先時宮中屢有氛孽符咒驅之不效有道士謂分宜曰這怪是大學士的分宜曰何謂也道士曰十月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崇明童子暴長領下生鬚徧體皆毛

丙寅正月賑畿內饑五月木星逆行留守太微垣左執法黑氣擾宮有芝生于太廟第三室六月六合大

二申野錄卷四

壬

雨水傷禾八月華容縣天開日闕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群星數百如雨隨之十二月江寧大雪二十餘日民有凍死者豫章鐵樹宮有着緋人乘雲而下坐於宮之上水幾火無故自發宮爲灰燼涿州桑乾河舊有鎮河嘉靖中塔崩內古錢飛出如蝶爾後河水時溢

二申野錄卷之四終

二申野錄卷之五

仁和孫之駿輯

丁卯春正月初七日傳示免朝三月癸亥黃霧四塞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凍轎中而轎夫亦凍轎下四月京師黃霧四塞五月連州大水平地丈餘秋七月金星晝見八月常州大風六晝夜洪水暴漲靖江縣幾沉冬十月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夜將半雷震達旦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十二月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南而

二申野錄卷五

壬

東北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長三丈餘諸暨雞冠山石墮大如巨屋至地震爲池復躍過溪乃止浣江潭中石有文曰戊辰大旱是歲旱而不荒餘杭周氏一產四蛇戊辰春正月朔元旦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師達于江浙金星晝見浙江會城外湖市大火焚室廬舟楫數千夫與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曰速俞允曰廣聽納曰察讒譖

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
官戒關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
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置
之文熙且誓且掖以出得不死嗚呼自市道交與而
下笄石溺灰者遍天下矣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
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于袁文榮沈
明臣于胡宗憲朱蔡卿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
誠心爲質不欺灰友者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
如雷者三懷慶府天鼓鳴遵化縣水雹損麥京師地
震樂亭地裂三丈湧黑沙水出遷安灤河岸裂得龍

上申書卷五

二

蛻長二十五丈餘大二十餘圍田藝衡曰是月二聖
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天下火光一塊陷
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家莊亦落一星天
鼓鳴三次火光落地陷一孔如拳大出黑石一塊重
二斤十四兩靜樂樓煩碣石村晝星落入地掘出黑
石重千斤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皆燬國語曰火
焚其焚器子孫爲隸由王者殺棄五則也十四日涼
州西寧衛旋風吹起本門砲樓墮毀樓下將軍銅像
原口西尾東風旋轉則口南尾北是日天雨黑豆遍
地人取食之則氣閉而不舒萬全衛白晝晦暝水雹

震擊牛羊皆歿陝西地震五月太原靜樂縣民李良
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爲夫婦京房易傳曰
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京師河南河東延
緩宣府馬章堡諸所皆大水雹夜見火光七月山西
平陽府絳州奏西北天裂自丑至寅乃合台州颶風
大作海潮泛溢天台諸山水合衝台州府城溺灰人
民三萬餘口衝決田地一十五萬餘畝蕩析廬舍五
萬餘區三日方退冬十月夜上海雷震桃李花開麥
秀梅杏實

己巳三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水星犯天江詔

上申書卷五

三

杖尙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履淳上疏陳時政言
熱雲遶代中原之脊也而盤鼓一聞四方多故萬民失業
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折四顧無烟荆襄秦洛
形勝之區也而強梗憑陵而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藪
尤饒物惟人妖天鳴地震彗星而見于女尾日月繼
食于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正微臣濡哭流涕之
秋皇上臥薪嘗膽之日也夫噉噉赤子聖主之資若
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用窮之懼則上天
所以警動海內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
賢陛下諒陰已三朝矣魯召問一大臣而賈一講官
實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竊慮高亢
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權之罰儒臣虛納謬之功
姜連脫珥之規周官拂同舟之義回諸屢德趙普
從補贖內批突出慈轍何自封還善類失于振揚
潛啓手闕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
破迨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恩風行勢協衆積成會
使台輔具員九鼎拱手元良愷懌千孤立百職駢首
而奔命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然豈在明

議海海皆謂羣小肆侮明良疎闊未有若是可獲永
安者伏願奮英斷以大計勿為小故所消弘靡哲
以任君子勿為嬖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
以昭陽錫物之勤和庶政以發為關門勁敵以錢
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陞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敗士
翁大立等疏經史經筵臣章奏必與所司而相
否庶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
回天開泰計無貽此者疏入上以故淳安讓朝廷
奸生事命廷杖下四月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
刑部獄削籍為民四月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
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初吳淞江久
湮童謠曰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人謂工決難成
至是巡撫海忠介公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
知王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夏六月大風潮江海
溢衝擊錢塘江岸坍塌數千餘丈漂沒官民船千餘
隻溺歿者無算閏六月雷火焚昭慶寺戒壇潮沒瓜
埠壞田廬秋七月錢塘江無潮寧國人施六來投軍
身長一丈六尺九月廣州大風拔木羅江縣鄉人潘
井得龍首骨及珠一顆如鵝卵大晶光耀目人爭取
玩忽雷一震復墮于井再覓之不獲松江有豕生八
足三山民家牛產一黃犢七足腹下四足脊上三足
皆輒前後窺各二
庚午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江寧火一夕數發踰月
方止夏四月京師地震流福溝甃石忽動扶起見驚
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首而三尾作馬鳴秋七月浙江

湖州府山崩成湖八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
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為河六合縣飢京師顯靈宮道
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冬十一月金星晝見三
日
辛未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二月辛巳日
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戟氣俱蒼白色夏四月浙江
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水雹五月韶州大水
英德官署水深四尺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
卯雷震圓丘廣利門鴟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
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四計價七九月西溪有
栗樹生林擒三枚冬十一月庚午京師天鼓鳴十二
月杭州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爆雉雞叫
有米没人要
壬申春正月杭州大雨雪閏二月癸酉赤風揚塵蔽
天四月浙江黑青見時杭州城黑霧中一物蜿蜒如龍車輪日光掣電水電隨之龍睢
寧大雨河溢五龍見雲中雷火霹靂鄉人言是日有
龍為蛛網所罟不得脫須臾火龍焚其網龍乃脫去
蛛灰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截為馬鞭五月南直隸
龍目井化為酒通州月光晝見月下有二星七月七
日華亭縣鐘飛轟轟有聲火引前後色紅而黃有鑄

時年月云是閩飛來莆田縣文賦里有大蛇吞鹿過視腹下有字澱湖湧水成山高數丈長二里許八月有五色雲如彩霞聚紫薇垣又有黑赤如旗近輔弼星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宴客烹鱉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工

癸酉春正月會審王大臣是日方晴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雨雹不止夏四月木火同入奎壁水星逆行箕斗成勾己六月翰林產白燕內閣生嘉蓮廣東彗星見秋大有年湧幢小品云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

二日野錄卷五

太

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商人以爲苦剔巨者沉江中俟其去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扶之至一潭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生歿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尙可延令一人負之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

甲戌正月都畿平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二

月丙辰杭州驟熱雨雹建昌下藍雨焚惑犯氏焚惑者火也必獲勝而後發焉

乙亥正月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禮部以部檄却之千里馬乃天方國所獻青驄色鹿頭轉耳如竹葉如風一騁夏四月朔日未刻晦諸星照耀至申刻漸明六月雷震端門鳴吻正晝地震浙江大風潮江海溢靜樂大雨雹圓如車輪片如門扇水集漂没人物無算秋七月浙江無潮九月萬載縣有巨石自天而墜至今其石尙存冬十月杭州會城火張方伯節修甘州城初破土見有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多棺

二日野錄卷五

七

皆長二三尺啟視鬚髮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多紗帽紅袍亡慮五百餘具竟不知何物又不知何緣得葬城土之內此事古所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於生時豈歿而猶不復其本質則亦不可解大抵穹沙大漠之野其爲狐兔窟宅何限積久成妖自稱君臣歿而不朽僞襲衣冠似有得於大陰煉形之術者葬於睥睨之下亦似欲借生人氣以圖久存者耶

丙子三月江寧雨雹五月十四日濟南晝晦黑風自西北來發屋傷禾行人有吹至十數里者瑞蓮產于

慈寧新宮七月歲大稷彗星見天雨米于連州冬十月雷山陰諸生某暴死獨其胷中指頭稍熱家人不忍斂淹綿至累月始甦身畔有大銀五十金爲所攜來曰我夙適冥司值親識先死者某駭曰汝何以至此然某聞王正爲其子延師當爲君緩頰進之果延入大廨中令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爲師別具饌如世人食王則袞冕甚尊嚴久之謂生曰汝欲見五閭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爲主客禮歡然談笑曰此冥司不可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祿命掌判者報此人壽

二申野錄卷五

人

尙有十年先生卽命與主者王送生還主者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寶卽所攜五十金也廣中獻赤黑鸚鵡各一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京口鄔汝翼遊杭見屠家宰猪者去毛盡猪腹有丹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

丁丑正月江寧春不雨井泉多竭河可涉三月均州有山西普州僧明惠朝山變驢五日歟合州李樹結長豆栗生桃實廣州雨雹秋七月地震閩八月徐州河淤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大壤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

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試曰時江陵用事與馮保相倚共操大權于君德來持不爲無益惟憑藉太后後持人生束縛矜制不得申綸主上聖明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推折言官操切政體爲致禍之端奪情起服二子得第爲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所以敗也江陵所以敗者推在操弄主權矜制太過耳又曰江陵之喪古今寵遇一時相傳不知此實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日送殿庭始上已而稱疾欲歸人主涕泣拜辭命大臣侍從傳旨同席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款至此何禮也江陵既薨禮遇亦畧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遇于往代矣嗟夫若上寵榮出于迥脅大非人臣之福懼不以爲榮也冬十月朔大內火彗星見斗牛間尾指娶女長數十丈光芒竟天狀若練氣成白虹傳曰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先是居正辭疏云

二申野錄卷五

九

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踰一二日卽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夫士人小吏匿喪有律况大臣乎卽謂輔弼之臣有往例可稱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是月十八日吳中行書首上十九日趙用賢之疏上二疏俱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刑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耳二十一日中行用賢席藁俟于東長安朝房兵番漸已闌宿居正家僕門隸變衣裝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迨賻矣復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一疏時居正亦彷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

曹中稍涉形影亟屬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家人游
七徐爵往來密勿者數十番而始決旨下兩刑部杖
八十謫戍兩翰林杖六十削籍爲民是日都人集長
安道者千萬朝房隘不能容至壞楹毀檻而入晴煦
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杖畢兩翰林曳出
至長安以板闔昇之歸兩刑部加鑲鎖且禁獄中三
日始僉發戍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天
地間正氣云吳趙傲寓都門外有公卿往慰勞者邏
卒飛騎一一記籍之厥衛之命限僅二日暴剝去居
正已襲冠裳於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

工中野象卷五

緋懸玉與吉典矣時杖兩翰林鄒元標懷疏而立
庭旁觀受杖切齒頓足俟杖畢而上疏後兩日復杖
于庭如兩刑部焉鄒艾諸臣廷杖南京御史朱鴻謨
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其妻數使女輩晉食不
御內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
鴻謨曰毋多言矣遂舁疏申救語甚委切江陵欲
逮治會有中解者止罷歸

戊寅正月初六日夜有星如日出自西方衆星皆西
環杭州大雨雪自二月至三月恒雨三月張居正乞
假歸葬是日百官班送于春明門居正以邊務所費
遺兵器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

耀目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錢普所制前重軒後窺
室以便僮息旁翼兩廡各設童子而左右侍立爲揮
筵焚香凡用卒三十二人昇之始至州邑郡牙盤上
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其無錫人獨
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十月擢徐爵爲錦衣
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馮保門下筆札人也

逐高拱論乃其所撰居正既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
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

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威通中路嚴爲相頗通賂遺
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威一

家可勝軍二年邊威者嚴之親吏也今江陵紀綱一
七與九者破其家貨不當勝一軍二年之費耶又元

載爲相有主書卓英倚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非得
英情無由自達其家貨可數千萬中書省吏謂之堂

後主書最爲親密此輩外挾宰相以要士大夫內挾
中貴以幹宰相一時不得則血脈不通政多齟齬今

工中野象卷五

日徐爵正其人與又聞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前
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

神也汝不敬齋不得謂吾則禍旋及之已而滿州相
公名飲強之食始破輩血未幾遂以論奏遂下獄矣

是年冬潞安城西濠中水成龍形鱗甲頭角皆具如
雕鏤狀蜿蜒曲折長里許

已卯二月河工成四月蘇松大水江南歲荒新會大
雨水七月杭州郡城火嚴州漁戶獲巨鰲重十八觔
酒家易之懸于室中夜半作人言明日殺之腹有老
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人異之聞于官燕
京積翠坊下有圓殿中大松偃蓋蒼蒼萬曆初年以
枯灰封以都督之官踰年復生

庚辰正月文華殿西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字拭之不滅張居正曰此瑞也請上臨觀上見之曰此偽也不憚而罷按石上假字蓋以龜屎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滅術家類能爲之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等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居正次子其弟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得禮部主事時人語曰首甲幸有三人云胡僅此二子或作偃言書而黏之宮牆懋修之得禹元也神宗親置之首諭居正曰吾以此報先生耳夫國家一線公道止此科舉之途少存儲羊今以綺紈乳臭之子領袖多士是以闢門之典爲酬功之具

二申野象朱王

王

也武隆雨沙黃雲四塞牛馬嘶鳴沙積如堵五月杭州大雨水秋九月彗星見西方辛巳二月辛酉火星順行犯井北第一星占曰爲災罰爲火災三月彗星見紫薇垣尾光芒射西北四月南京給事中傅作舟奏江北淮鳳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飢或相聚爲盜高汝近見山西邸報有父殺子夫殺妻而食者且謂立人市以諸物皆貴惟人肉甚賤此亦大可駭怪現之樹皮充飢者給事中牛維耀御史孫承南參翰林學士王錫爵大理寺卿王世貞以曇陽仙去爲詞語甚危牛起系故嘗客於魯省吾者欲以此媚居正省吾爲

之具艸尙書徐學謨亦從中煽譖而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憚使中貴張宏語居正曰神仙者何與人事而言路批劾之居正由是意折曇陽子者錫爵女也王世貞爲之立傳非慈寧之諭則二王幾爲所中矣與寧大信鄉有巨石大十圍高五尺許無故飛行一里順德黎大章讀書山中一日宴集忽值暴雨火光滿室遙見玉池東有火毬大如盎飛騰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雷一震輒一毬起秋九月啟明星不見至于十二月

二申野象朱王

王

壬午三月初一日浙江兵變四月浙江民變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多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歿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丈夫已歿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啼哭三日而歿秋七月丙辰朔十二日戊辰至次日巳巳蘇杭諸郡大風

雨拔木江海潮水嘯湧常州常熟崇明嘉定吳江等處漂沒室廬人畜無算八月戊申月入井宿與火星相犯惠州大水沒城雉者五日寧德縣鄉民殺連稻艸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隊若牛馬虎豹獅象之類或飛過山木高處偶爲木杪所碍卽有一二穗飄挂其上土人援木取視則皆腐化爲蟲

癸未春正月常熟丘郡錫鑪中置熱雞半隻忽發光燄視之見雞氣蒸成一小殿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眉目分明夏六月太白犯熒惑火與金並見秋登州雨鹹水殺禾稼

二申野象卷五

事

甲申夏六月廣東地震秋七月又震九月慈寧宮災十二月熒惑犯張彭澤塌毛洲出火焚裂有聲以物投之卽燃

乙酉春正月熒惑犯軒轅二月當塗地震熒惑犯張自張歷柳夏四月京師旱新寧地震有聲瓊州大雨水漂溺人畜以萬計淮安自春徂夏亢陽生民逃竄六月蘭溪大風黃沙塞天拔木倒屋行人撒去里許河覆舟

丙戌正月朔黑氣貫箕斗水星犯太陰畿內大饑五月江寧大雨自初三至十七日城中水高數尺江東

門至三山門可行舟七月北直河南山西山東陝西旱江西江南江北水郎陽兵變京師大風土霾四塞春秋繁露曰木不建昌有巨蛇一角六足如雞距海曲直則多暴風經日肥蠶見則莆田孝義里地裂丈餘水湧出黑沙千里之內大旱甫田孝義里地裂丈餘水湧出黑沙氣如硫磺沙上多牛跡保定府街市磚壁內忽出火

三日夜方息廣東大飢秋八月星入月中

丁亥二月熒惑犯翼四月又犯翼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產一麟隨斃上命飛騎取進蘇杭等處自五月至七月恒雨七月大蝗風所過地皆赤齊魯燕趙兩河間飢饉甚八月河南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

二申野象卷五

事

明長垣地方河流衝決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日而去金臺有婦人以半毛徧鬻于市忽不見匿而都人身生泡瘡漸大瘡灰者甚衆瘡內惟有羊毛有道人傳一方以黑豆菽麥爲粉塗之毛落而愈

戊子正月鼓樓內火龍飛上草垛又見大蝦蟆口啣火毯又鐘樓內火龍飛出坤梁隨雲而起艸厥六梁俱焚河決偃師起潘季馴總督河道四月歲大旱潛江雨雪磚江南大旱疫死者無算聚寶門軍以豆記棺日以升計杭州春大雨水六月旱瘟疫盛行鬻妻

女至空室者十家而八骸骨不及收者滿山谷聞
昌府雨豆或黑或班味如銀杏九月奇嵐天鼓鳴三
日越日隕星其聲如雷化爲石青黑色長三尺餘形
如枕吳江書生馮涵載米至蘇州發驢方入城忽袖
中沉重倍常摸之得生人掌鮮白帶血暖氣猶蒸怖
恐不知所出倉忙解纜見水面有大魚躍入舟掩取
閉之下船啓視乃生人體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馮
以發悸病狂十二月甘肅石灰溝等處天鼓鳴空中
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豫章大稜新建縣一民鄉居
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復之乃

工甲野錄卷五

以三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帑共一飽食而
炊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里長遽來而
飢欲一飯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其人搗手曰
此非君所食愈益怪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
起傾飯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
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奈何自殞爲其人
隨之去負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駭曰此里
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
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
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

兩家遂稍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
足以勸矣

已丑春二月熒惑犯氐夏四月熒惑歷亢入角江南
大旱六月杭州旱疫登雲橋馬通政門首銀杏樹上
烟起江干化仙橋木堆火起慈谿縣八都茅家浦口
紅血從草湧出大如盆面高一尺有餘血腥濺到船
上船出血濺到人足足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
緒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破賊竊發之處近
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
變七月初九日杭州大風拔木吹倒斜橋天水橋等
共橋六座牌坊四座熒惑犯房萍鄉五虎人城八月

工甲野錄卷五

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靖挺蔽空勢如颶輪東
西亘數里少時大雨至俱盡九月熒惑犯南斗南都
司獄官孫一謙麻城人能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
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竟不之官而歸至番湖舟中
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不數日遂卒冬
十月歸善地震

庚寅春正月朔二月命蠲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又
詔各省省刑薄飲多方賑卹數實蠲免毋務虛文時
首夏已過亢陽不雨禱祈未應疫癘流行厥內失火
延燒太多至風霾先示于關中火光繼報于延綏地

震大作于西晉天鼓復鳴于平涼災異頻仍不一而足八月香山縣雨血狀如彈丸通野皆然腥穢不可聞南宿州村民婦一產七子膚髮紅白黑青諸色各異以爲妖屬人瘞之是夜里有長者夢神謂曰明日七將軍在阨過爾門當拔之長者起覘門外果見所識人抱一筐衣覆其上問知其故遂如神言收養越數年婦老竟無子思昔所瘞之子微聞在長者家因屬人訪求其子長者曰神以見屬我安有還理于是與見而兩家子焉膚髮仍舊各異猛勇亦異常兒時已七歲矣汝南余僉事董治黃河政尙嚴刻值是歲

二申野象卷五

本

中州大旱死者相枕藉一日余巡行河上忽飛蝨成陣隨暴風吹至塞滿襜褕與撲面打胸襟袖周匝驚怖返署旬日病卒乳源前江多蛇蚺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爲害揚州大旱下河菱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逐逐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時謂之鼠耕

辛卯春正月彗星見西北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室壁宿度尾長二尺山東荒旱蝗蝻爲災太白晝見經天星月相去尺許非星犯月卽月犯星

久之星漸近月自東北角入月踰時始出正在牛十八度五紀論云太白少陰也不宜專行故已未爲界自者並不得經天而蝕考之前代太白星經天蓋見太而又蝕則一二見者也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六月二十五日荊州府公安縣大雨如注四晝夜時有巨蛇形如牛紅頭黑身長一二丈身出水湧往來馳突須臾堤崩陷爲淵秋七月熒惑犯南斗四月犯箕六月又犯箕冬十月上海雷電時作晦夕大震

二申野象卷五

本

壬辰正月元日日照縣萬鶴南來蔽日旋繞于城外自午至酉向北飛去二月西夏哮拜作亂全陝震動總兵李如松以水攻破之大內災七月鴈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象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山海經曰鴈冬十一月熒惑犯氐南海民家豕白外歸皮爪光潔如屠剥然家人驚駭出視見其皮爪斃于堤上觀者填門殺豕乃已又南海民婦產子無首兩目著胸間福建連城縣姑田一里出竹米數萬斛飢民食之

癸巳正月望日雙雉飛集南康文廟二月海豐有黑白兩蛟並見七月乙卯彗星漸近紫微垣是時孽火

飛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霪雨災異
洊臻民窮財盡秋九月焚惑犯室八月太白晝見井
度

甲午春正月蒸江見日下復有一日相盞數日方止
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說三月初一日河南御
史進飢民所食雁糞九月廿三日夜東北有星大
如雞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大如碗亦青白色尾跡
散光照地西南行後有二小星隨之復有流星數千
四面紛紛交錯而行福建巡撫朱運昌亦奏八月二
十五日夜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聲裂開

二申野錄卷五

手

中心紅兩邊白圈轉一半身彎能動九月初六日夜
一星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燥爛霎時變為五聚成堆
各如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為一血紅如初至四
更復分為五至五更總歸為一大如米籬俱血紅色
至雞鳴又復碗大廣濟龍江鎮民家畜羣鴨中一鴨
獨呼云算賬算賬婢僕無不聞以告家長聽之果然
遂怒殺之置釜中愈烹愈大皆不敢食投之江中已
而無故構異訟家貲盡破上海有鹿高丈餘重五百
餘觔

乙未春三月京師地震勅臣工痛加修省

汝杭日火
災疊見地

又見告矣是時講筵久虛將就勿繼歷祀展精誠
勿廢龍樓問寢溫清或決封事跡于批答而宮闈達
隔端控能于廷對而政決於聞者雖入而氣清明或
容民譽損矣而賜環無日寢與無常而夜氣清明或
咎吝怒失平而便令權發大甚恒舞酣歌弗慙而
林太庚弗戒凡此皆足于和順德縣民生一女恭長
召災而僅傳聞文故事也哉

甫月重五六十觔廣寧婦生一猴二角五月十三日
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南海順德雨豆
無皮而色黃秋七月杭城大方伯里沈家狗產一小
兒卽時打斃廣州東方晝見大星出小星羣繞

丙申春正月昂星動將星災日暈黑白二重三月初
九日夜乾清坤寧二宮災四月太白晝見井宿雷州

二申野錄卷五

手

大旱赤地千里冬十一月河決黃壩口

丁酉春正月昂星盡躍雷火焚長陵明樓蟲食諸陵
松栢大雨水逆行神路石橋及諸邊牆台楊損者過
半皇極三殿災黃陵陂山高數尋一夕平地二月二
十二日湖廣澧州安鄉縣地方烏鴉羣聚啣絮爇火
燒民房四百餘戶三月同安有黑雲一片如簸箕自
縣口出城南所過屋瓦皆掀動有狐自漢陽門入陰
雨作人屢聲民間見龜蛇大闘次七月焚惑犯歲八
月二十七日巳時天鼓鳴有飛星帶火光墜于河內
縣常平鎮十月戊寅火星逆行入井柘城縣柳樹內

忽出人物各類車馬冠裳等像武昌黃鶴樓無故自
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督井者一人入不出一
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
人死傍有大穴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
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成甦為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葬其井一夜自滿河南鞏縣大道有
木工持斧往役于人憩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
諦聽之聲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語曰危哉
危哉斧將入室矣乃益重加斧俄有細人長三四寸
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來觀者漸

二申野錄卷五

圭

多倏然仆地不知所往是年二月二十一日清明湖
市大火仁和縣燒二千九百家錢塘縣燒一千二百
家七月二十二日杭州亦有雅烏啣綿絮到處放火
燒房屋數百餘間

戊戌正月昴星盡跳立夏日金華有飛雪是年大旱
顆粒無收五月戶科給事包見捷疏奏開礦之害有
云掘鑿入山者二載虎狼出押者半天下勢極時危
安所底止不報陝西巡按許聞造疏云五行泊陳上
干天怒乞省悟改圖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
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玩

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
或協而為一後成于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為
首酷肖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
一偏將屢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
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哉

二申野錄卷五

圭

奏明不許徇私隱匿于是湖廣巡撫支可大奏疏云
為聖祖龍興之地內錯江湖外雜苗蠻土力瘠磽确
稱澤國物產非有繼繼綽綽之奇也厥貢非有珍琳
珠貝之珍也此處災疫流離未起過遠採木重
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海內虛耗之邪未有甚于
楚者查得本省舊有各項稅課如荊州府有蘄
有張居正各店房先年已無稅課如荊州府有蘄
間之業今僅于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稅課
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等項每歲徵收
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造葬之費大供
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役
糧之數其全書揭報載甚明今復差內使督徵稅
課若徵商則下民其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
而其在民則原題所未及為其不與商稅等也今差
來官民一入楚境口口以慮虧稅額為辭而左右之
操置者既多奸究之徒入者羣集頭會其飲秋毫必
悉行貨有稅矣而且算及舟楫居貨有稅矣而且算
及鹽舍未麥菽以治饕餮也而有說難厭以供肉食

也而有稅耕牛一農具耳而稅焉驢驘一畜產也而稅焉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自役煩差絡繹道途煎糶馬匹應接不遑一歲之中驟運錢糧動益千計難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以故旬月來羣情洶洶案口喧呼居者闔閭而徙行者納履而避弱者怨怒于言強者輒怒于色臣等百計安設紛然靡定楚習故典得又以上收回中使存權多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伏乞皇上收回中使存權徵仍照各關津事例條立款目一遵明旨如客商貨物販積店房者各分經紀樂行抽稅用以輸課不報夏四月雷擊太廟秦晉齊地皆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上海新場民嚴四家生一豕人身白體鼻方而長前足皆人手秋八月陝西狄道山崩山長二百餘丈崩裂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五山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即日解印去官司禮監太監田義請罷礦稅抽採之役疏留中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之乃沒其字曰踰疲資爵順慶府插旗山牧童掘地得穴深廣各餘數丈內有瓦棺以萬計廣東吳川海中三龍見上海薄暮聞空中有鬼聲時以紙炮震之民間謠曰天上鬼車叫城中放紙炮不知因甚來朝廷要納鈔次年果有抽稅之舉

庚子春廣州黑肯見自省而出徧于鄉落恠妖變幻

二申野錄卷五

吉

不常每乘暗中傷人多不可救男女驚懼夜則聚居一室各執竹枝烈火環坐相守月餘乃息二月癸惑犯輿鬼陝西巡撫賈待問奏慶陽府雕嶺巡檢司地方于正月十八日卯時天陰黑如夜迅雷怕鳴二次西北方天落火塊形如碌軸三尺餘光照四方又兩時分墜地河南天鼓鳴如雷有飛星大如升帶火光墮地掘之尺許獲一石外黑中白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上海倉側民家產水積兩手六足前四後二湖廣騰驤衛百戶仇享奏興國州土民徐昂等朋掘黃金巨萬內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楊氏詔命金牌金童金香爐等物尚有左右金銀窖未開上曰查明銀兩一半畱與本省兵餉賑濟支用一半解進應用按徐綱也在西塞山地名古基係元衛公呂文德其夫人係楊氏止得金盆一金盤一金牌一金絲角一銀兩定計二十七兩蓋緣楊氏葬衛國公之側意謂夫人尚有若許之金國公率無殉葬之物小人捕風捉影張大其詞以動宸聽四月二十三日緇川縣大風雨後撫按題免開掘電城堞剝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欹上面餉簌布列杯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延客物也客因風向在其家未去

二申野錄卷五

吉

是年河決黃壩口

辛丑春正月遼東稅監高准恃寵恣橫劾罷總兵其
嗚呼督稅而兼操舉劾并專將權矣諸暨城西姜氏
產子即咬其母死子亦旋亡三月雷擊折天壇燈竿
長陵明樓火按是時中官挾利權鑿山伐冢惟隨剝
庸海內呻吟愁嘆自監司郡守及青衿士皆無辜收
係禁獄意長陵在天之靈慘不忍聞故雷火見異以
相警耳昭應寺藏經閣上大小瓦獸各口吐青氣一
道冲天半時方散

壬寅春正月淮安雪至二月水字犯斗守箕二月禮

二申野錄卷五

五

部尚書馮琦請回中使亟罷礦稅疏畧有云西北之
以限中外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徐淮之
下流寒矣可涉運艘不前洸河之上源又告枯竭不
過三尺謂秦監梁承作惡已極致此咎徵要之河自
關天下不獨秦分也閭閻者以安民故火厥房矣
事以李鳳釀禍欲剝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成縣令
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滋變矣地方打捨官舍錢糧矣
遼東以余東肅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解在在見告
試觀此等民情亂在旦夕皇上寧獨無動心乎不報
鳴呼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
以其類應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
濟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
洛竭商之季而河竭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
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
土無所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脂災異變見川原
埋塞蓋難閏二月二十日福寧州大金筆架山突出
以類言也

一山自己至未形體變幻不一孟夏朔享太廟日有

食之禮部疏奏云案禮諸侯族見天子入門不終禮
則廢正以朔日當五月錢塘龍井水溢高唐州飛蝗
救日翼日享太廟五月錢塘龍井水溢高唐州飛蝗
遍野奉文上納生員秋九月辛巳夜五更東北有星
如雞卵大青白色尾有光起自下台東北行至近西
南方有星如碗大青白色尾跡炸散光照地起自參
宿西南行入天苑星後二小星隨之又有大小流星
數百紛錯隨行

癸卯春正月黑氣橫生斗牛熒惑逆行午位夏四月
當塗潯澗水無故騰湧人家盆盎之水亦然江南數
百里皆如是五月淮安霪雨三旬不止水溢人疫歿

二申野錄卷五

五

常州烈風雨雹傷稼

二申野錄卷之五 終

二申野錄卷之六

仁和孫之騷輯

甲辰春正月大雨都城崩二月災惑犯角厚載門外皇城一帶牆下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豎旗幟與壽圖無異移時乃滅安東三月亢旱五月六月大霖雨水傷菽六月青山後灣浦口大江中黑風大作沉折蘆船一百三十餘隻淹死人民數百溺沒商本十餘萬九月客星變松江有馬生卵破之中有珠冬十月初八日紹興各邑地震上海有二龍鬬于黃浦建昌釣臺鄉有白兔

二申野錄卷六

二見于崇福寺旁山上蘭溪金華界田出三岐麥十一月初九日戌時金華嚴州開化同日地動江南俱震十一日台州地震有聲鎮星七年守燕自甲辰至于庚戌

乙巳春正月京師地震木星順行守斗二百餘日間逆行畱退占者謂木主仁久而不去主有赦然二百日之久又主木窮生火是歲淮揚大火三月十六十七日月在女半夜生五彩允華暈氣週匝六月亦然夏五月瓊州地大震自東北起聲如雷傾倒官民房無算壓死者千餘人杭州六月無雨至于七月台州

旱蝗冬十月鍾山有白氣如疋練瀾丈許從申至亥先白色日入即黑十一月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鎮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秦州南京教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為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迹

丙午春正月淮安恒雨雪夏四月丙午災惑入心五月十日丁丑卯刻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孟赤色有光災惑犯房一云星警見六月陝西地震成都大軍營白龍鬬飛光如銀鏡有金鐵聲田中水盡沸人亦有攝起至數尺者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

二申野錄卷六

王

狂風拔樹大雨雹八月江寧城內大火延燒十七處空中烟頭交結三山街延燒至貢院棘牆下十一月災惑犯歲星是年災惑司天週迴南斗

丁未春正月土星逆行斗宿退畱初九日日暈在女有黑氣蔽天江寧府學泮池水結為花水紋成匡匡內大花一朶枝梗四出二月朔日有食之廣東巡按御史顧龍楨與左布政王泮議事不合投杯相擊甚矣體統之紊台綱之隳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猶禮節間耳至泮則觸之使怒挑之使爭爭而至毀冠裂裳攘臂相加為羣

僚觀笑則體統凌襲極矣閏六月初四日月犯土宿在斗度是月京師大雨如注晝夜不息京邸高殿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皆成巨浸平陸爲河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衝決漂損糧船二十三隻米若干渰死運軍若干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波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有巨人從北來著白衣白幘耳有鏐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是年霪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食秋七月十二日月犯土宿常州青蟲食禾八月辛酉彗見井

二申野錄卷下

主

度長二尺漸往西北壬午遂歷于心常州布穀復鳴冬十二月順天巡撫劉四科奏言擦捥子關在本臺根抵起霹靂雷火一塊進十八號臺碎旗杆一根擊死本臺百總湯明之子又提小孩子一名在臺外放下未死吳縣石湖民陳某妻許氏產夜叉白魚後又妊過期忽產一胞破之乃一秤銀銅法子也懼其重可十兩背有萬曆二十六年置七字跡甚分明二十五日立春常州地震海鳥長丈餘集于建昌寧遠鄉之朗湖遇雞犬輒囓圖噬之鄉民以弧矢射之勿中以金鼓怖之弗動月餘始去

戊申正月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地方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蕪松常鎮諸郡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種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淒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于陸地魚鱉遊于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福州軍蘓九妻邵氏一產兩男兩女登封縣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烹之香美二月十一日火星入斗三月四月淮

二申野錄卷下

田

安郡火災四十日又四十日亢旱無雨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火星犯土星于斗牛四月十一日至十三日金木克伐于婁杭州大雨水六月熒惑犯女白龍見于黃浦龍華港目光如電一神人立其首七月十四日月掩土星在斗八月熒惑又犯女九月鼓山大頂巨石崩墜田中有聲如雷

已酉正月初九日民間訛傳警至九門盡閉十九日淮安雷雨大雪二月初十日夜間門城樓災起火延燒至城內鍾祥縣天雨粟大學士葉向高疏請賑用五百餘家吏禮二部尚書不報葉云往時寧印官缺稱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

人皆以病杜門只一聽部侍郎楊道賓在事與職又
理况能兼攝嗣後孫四月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
不揚上請乃特點之
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咸不候命五月山
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犍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
口福建鄉試臨期大雨以十二日為初試浙江初試
日大雨水滿三尺士子多為浸死御史王萬祚疏言
國勢濱危急圖消亂以終盛治是時齊魯淮徐流民
載道荒蕪罕治民稱五月不雨三農失望長條現而
赤地飛蝗起而蔽天無登場之稼無入土之麥陂隰
荏葦盡充菰食彌望皆禿村塢壞垣半是鹿場逃亡

二申野錄卷六

五

殆盡及至兩浙閩廣江右洩號肆虛洪濤漲天幾為
蛟龍窟穴秋試改期二百年來未嘗見此晉楚宋豫
延邊省郡無處不報災無處不請救飢寒洵誠可
寒心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
淪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日本倭并琉球虜其
國王聲言取鷄籠淡水侵閩廣界甘肅地震如雷搖
倒邊牆二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
舍傾壞無算山東旱蝗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
千里十一月熒惑犯氐有鼠從湖廣涉洞庭至揚子
江晝伏夜行尾尾相啣渡水如履平土至岸即入人

家在野即傷田禾蘓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家人婦產
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裹小兒百數形皆一二寸

庚戌正月義烏縣治火延及樵樓二月初四日夜南
康四縣地震四月京師風霾蔽天旱魃為虐自畿輔
至山東河南山西巴蜀等處兩年無雨三農久廢蝗
起河竭天鳴地震妖異出現正陽門箭樓災正陽門
雄即季樓不能登且磚石交砌即祝融不能入况店
欄一星之火始起甚微遂能烟焰踰日悉為煨燼此
門為朝廷撫御華夏臣民而八月熒惑犯婁義烏李
氏育鸞獨一鸞特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
于諸鸞結一繭巨如雞卵其家既喜其大而又異其

二四野錄卷六

六

不染有天然之色共相傳玩已而繭裂火出焚蕩室
廬為之一空浦城演武亭側秋尸當午大風從田際
旋起水珠高五丈餘周布上下數十畝其色轉變不
常始綠而紅復成燄火久之乃滅崞縣王孫家產羊
一首四耳後身分兩半二尾八蹄山陽縣湖西民家
猪生一象懼而撲死是冬淮安無雪

辛亥正月南京刑部尚書李楨飄然長往四月十九

日怡神殿災是時承天寺僧太監杜茂野人呼為太
閭不知意何藉聖書虛張聲勢如縣李來命講禮不
合以茶扛事陷之罷歸擢造三百斤大枷枷死陳鑑
等十餘人投丁陽忠等犯該大辟借旨威迫府縣悉
從寬假凡諸生有完租細事語言相觸者輒便責索

台州春夏不雨六月始種禾壽昌麥秀兩岐粟有雙穗五月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時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又復過當苗稼盡為損壞秋七月十四至二十三日每夜月五彩光華匝數重陝西臨洮地方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金毛金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處殺母羊腹內剥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山西繁峙縣李宜臣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耳四齒兩手兩足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五行志曰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

二申野錄卷六

七

天胎言尚微虫身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惟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痾其災異在牛羊妖孽之上八月秣陵城內磨坊猪產一物其形猪也頂上生一目鼻長二寸許冬十二月廣東勞竹花實長樂地震經月方止

壬子正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疏懇乞休不允掛冠以去南京中和橋馬草場火兵部奏言草者軍馬之性命也戶部發銀備商領買抵塞然前草未完又希圖再領後價以完舊價舊未得完而新仍掛欠年久數多清雨積爛放未及半露出荒原不得已而寄產以賄之賄之不足則逃逃不

能脫則死獄一人逃衆人共賄計出無聊于是付直之一炬以滅其迹但曰天火此弊留都人人知之直隸等處監稅魯保卒撫按題請裁革上命歸併馬堂待三殿功有次第奏請停免馬堂原住札天津一聞是命竟發牌上任以此爲利附堂者復藉堂爲利先是在臨清肆惡咆哮人聞其風魂魄消阻由淮抵揚虎而冠者創肝益膳奮爪磨牙所過無不抄搶邑鎮爲之罷市鹽商逃竄山陽等縣門被其打壞縣令逃匿揚州城門數日不開父老赤子呼天振地巡視江防御史恐激變地方疏請撤回天津不報南康連年大水三月淮安淫雨五月六月恒陰諸暨五月十二

二申野錄卷六

八

日辰時有黑霧障天行人冒之卽疫茹腥者必死七月內監趙進朝與梁盈女毆駙馬都尉冉德讓于府中既而復毆于朝門吏科等曹于仆疏劾婦寺恣橫已極懇乞奮軋綱維正典刑不報進朝毆之于府也公主倉惶往救進朝動罵無耻至令公主進室跪謝德讓入日三疏皆不得達究其故巨璫盧受李恩用事進朝以數十箱金寶餽之因而壅蔽多方阻絕進朝反得卑詞膚受上第知兩璫回覆東廠奏報而駙馬屢次被毆與教習官賈之鳳御史耿鳴雷各疏言國體凌替之極皆不得上達是以駙馬掛冠于長安

門而逃東厥以開上大怒下旨切責錦衣衛尋訪奪其父職爲民併罰教習主事賈之鳳俸八月各省主試官未得旨俞試期更易應天試官之至已在八月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三場浙江各省無不易期亦變局也 蕪城吳乙妻產金色大鯉長四尺鱗甲燦然投諸清冷之淵瑞州大雨雹形似麒麟重有斤許九月至閏十一月淮安恒賜十二月二十日淮安雷雨二十八日丑時雷聲頓震二十九日雪厚五寸五分是歲小人國入貢泊石城其人身長二尺紺髮綠睛戴方帽衣綠衣多摺縫有大晨雞高四尺許重五十餘斤其人御之如漢

二申野錄卷六

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焉

癸丑三月南道御史張邦俊奏惡瑞梁末虎噬于秦中高淮狼橫于遼左魚肉小民流毒遠近而咸寧知縣蒲朝薦廣寧同知王邦才憤百姓之延荼毒剪其羽翼以示裁抑無非安靖地方而盡效忠之職分乃聽其單詞捏誣反置拘禁已幾三年茲者莫莢再更猶然未蒙疎放非所以爲平也疏入留中當塗大水四月初二日淮安水雹大如雞卵者數百里六月大水湖廣鐵牛梗每夜有牛食田禾踪跡之鐵牛也遂斷其一足又某寺下石坊獅子夜飲山澗水人見而

驅之疾登坊上亦斷其足九月十五日亥時月食在婁月紅赤色

甲寅正月彗星見義烏西北淮安大風郡城春夏每日火燒民房共三十餘次夏五月大學士葉向高六十二疏乞休始允以刑部郎中沈琬爲東昌守時肅朴食未嘗割衣未嘗帛每自嘆曰吾家自給諫登朝尚不能報敢以身口上負聖明裁重僕慕華者咸告去治民以孝弟禮義爲先有訟至庭爲開陳曲譬令歸自省不事刑罰後一年父老諫其子弟毋生事東道直旱蝗飢民相食恫惻思變各司道咸給假犖犖去琬并治各司道事出必載印囊指作僑庫銀年夢稔卽告致仕民勸哭挽留家爲設祀焉七月

二申野錄卷六

州閭門外下塘西冶坊沈廷華家初有三足蟾蜍一頭頭三角角紅如丹瑚綠牆行走不知所向俄墻下地裂走出數十人並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髮羣衆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家人晨起忽見墻上幻出五色彩畫宛然金碧山水次日換青綠山水越日又換諸細巧人物或麒麟或丹鳳一日或見兩仙人坐樹下圍棋一日或見衣錦嬰兒捉少婦衣裾而立觀者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月竟不知何怪也冬十月熒惑犯柳宿

乙卯熒惑二年逆行巳午經天立春日惡風發自離
坤當塗縣重陽大雪

丙辰正月京師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雪城中瓦
屋上俱有巨人跡十四日十五日夜一更三點淮安
舊城內天妃祠鐘無故自鳴每二更三點住嶧縣民
家生犬五足二月會試以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
劉楚先充考試官取沈同等三百五十名沈同和吳江人
家饒阿堵已彰物議會試放榜於然首選其鄉里下
第舉子憤憤不平或泥污其名或聚眾聲闐及閱墨
卷首藝時刻也于是科臣忝其懷挾而本房三月京
師大旱勅禮官竭誠感格以祈天澤是時上天譴告

工甲野錄卷六

十

不一而足遼東火後復報豕妖湖廣又有兩頭之異
而都城內外左道盡行人心煽惑紅封大成等教遍
滿地方此非細故君臣不能一德交儆廟堂不能和
氣互修而日泄泄焉青衣角帶禁屠止沽徂以爲常
祇恐益之疾耳削會元沈同和爲民并黜進士趙鳴
陽同和復試之日禮部出明君必恭儉禮下同和問
曰是書乎是經乎是論乎其座師大怒日暮幾于曳
白於是發刑部訊問杖而徙之其卷皆趙鳴陽筆遂
削其名是科會錄無元吳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斷
么絕六以鳴陽中第六名也先是乙卯年南場中有

魚見于圍魚水族水至潔而污穢至此又見于場中
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爲水國遂應其
兆開國以來未有會錄無首者乃始見于今日丙火
也辰龍也故諺曰火龍無首陝西道御史劉廷元奏
今年各處天鳴地震時時具見咎徵亢氣狂風人人
知爲凶兆卽日食暮春亢于純陽近者白晝隕星日
色無光又見告矣因言當戒諭福王并瑞王刻日完
婚爲諸王陸續選擇以圖修弭天變時皇太子十餘
年不講學瑞王年二十五不婚惠王年廿二桂王年
十九不選婚獨福王隨請隨報屢請屢報其請也多

工甲野錄卷六

十

非分之希求而其報也多不經之寵賚如塩店則請
塩井則請蘆田則請沒田則請茶稅則請馬店則請
竹木炭廠則請天下之利權欲聚于分封之一人其
孰甘之至貂璫如李浚劉洪馮進朝輩鴟張于輦轂
陳奉陳增楊榮梁永高淮李鳳輩魚然于稅場卽中
多物故而或以病死或以激變死未聞特死于三尺
法也近如高案在四凶之首法宜效兩觀之誅乃奉
旨回京猶然潛匿劉潯源一疏再疏營求回監管事
不勅下法司而溫綸數降信任此曹極矣是以福王
習見皇上之信任此曹也則而象之往返則驛遞受

其凌鏢守催則佃民任其誅求丈地則肥可爲辨征租則多可爲寡惟所欲爲莫敢誰何災異之告有自來矣疏入不報六月禳蝗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禱之家止噴竹樹交藍不及五發有朱姓者姓醜悉具見蝗已過遂棄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噴而去隣田不損一穎相傳有書投起居注之職向有干路日借道不借糧亦一異事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工于筆札歲月亦微有登記至方從哲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爲從哲言者從哲云要亦何用不得已異日纂史官自吊各部本章閱之足矣內府藏籍甚多自焦竑遭謗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緝閱而書皆爲吏役

工部野錄卷六

七

竊出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一番者從哲覺額曰此多事矣從哲以循默苟容中外惟以叢脞相尚不此一吏凡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冬十月熒惑犯翼十二月熒惑又犯翼

丁巳正月熒惑逆行昴星跳躍參星齊明黔撫張鶴鳴集兵分道勦苗巡撫貴州御史楊鶴請發帑金四萬以爲固守善後之用不報嗚呼勦之不能盡勦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遽撫又必用勦勦至于勦不成勦撫不成撫貽累後來可勝浩嘆黔中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

工部野錄卷六

十四

我仰攻甚難名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難一漢兵不足勢不得不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難二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難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捉矜見肘不敢多用一錢難四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難五此師之所以難勝也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開釁爲功請發帑藏請調土兵官收其利民當其災國受其害鶴鳴此舉斬殺無辜以萬萬計而苗民洶洶思亂矣四月直隸巡按王應麟奏應天等處大蝗蔽天食禾將盡正陽門箭樓成五月羣鼠蔽江南渡自五月下旬千萬成羣啣尾渡江穴處食苗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大蝗八月宣府天鳴地震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關江南漳州各大大水龍德殿延禧宮災是年春濟南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卽出其大如斗尤逐人其疾如箭近一二丈卽止尋復尋散先是乙卯歲出于選城儒生張元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廣州有白氣如刀見于東方惠州大飢吳川石城大颶風舟自水中飛架民屋

上

戊午春正月白彗出氐亢是歲熒惑疾行周天犯太微垣勾已將相位金星入巳午二月清明日夜一鼓時東北有星大如斗赤色向南行有聲若雷雞犬皆驚其光燭地纖毫畢見墜于西聲聞者三常州春無麥淮安恒雨三月庚午大風霾日色晦冥將昏東方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漬血瓊州雨雹大如雞卵閏四月廣寧衛民孫登妻徐氏生一猴頭上二角毛全門牙四身上有毛不全落地隨死六月蘭溪赤日中雨雪

二十甲野錄卷六

五

花從下視之似從日內出至簷而沒七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吳梅村曰彗星自萬曆五年起迄于四十六年中間彗犯惟此兩年最大五年見西南長數丈而四十六年先以九月甲寅長星見東南形如正布廣尺長二丈九日而滅所謂蚩尤旗也十月乙丑彗再出于氏自東南轉指西北掃太陽中星入于亢又漸往西北掃北斗天璇天璣文昌五車通紫微垣次月十九而滅天意初以譴告人主而不悟其末載蚩尤旗竟天斗極微垣天子之宮庭而告掃滅以見禍患已成消復亦不可爲也已其至崇禎十二年十月復見者楊嗣昌以是年八月勝受命督師以十月命王紹禹爲河南總兵後紹禹兵叛失陷雒陽嗣昌開縣張師襄陽繼破兩藩遇害京師之禍實基于此天意若日彗之掃北斗紫微今害微至矣鳴

呼可不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逆上岷江水立數十丈

泉州東方有赤雲一片長丈餘形如刀數月不散秋九月癸丑廣州彗星見出辰分角亢度其尾衝指奎婁壁度先數夜有白氣自東亘西如刀形與彗星並見鋒芒如帚兩月乃滅冬十月淮安雷雨彗星起氐入紫微貫北斗掃文昌十二月六日廣東大雪後連歲皆稔

二十甲野錄卷六

六

己未正月二日熒惑犯軫十八日司天占火星逆行二月三月丙戌甲午庚子熒惑犯翼二月二十日京畿天色忽變黃塵蔽天倏忽之間滿天盡赤頃之有光射人如血已昏暗如夜是月金木相爭僅間一寸晨出東方有四五月相盪紹興府城火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等及第出身有差時際昌進呈卷子有滿日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姓白可一時以爲名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姓白可一時以爲名有宋集英殿唱執政林德當傳姓名不識甄畫字以寡學被譴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誤書誤讀者何限寧陽縣杜松越五嶺將抵渾河牙旗折爲二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劉綎出師日五星闕于東方京城宣武門外響聞至東玉河水復赤正陽門尤甚四月初六日申時邳州見西南隕一星大逾碗口流下旁添小星兩邊各三點鳳陽大旱秋無麥禾民

食樹皮餓死半之六月十三日東陽見兩日牽連分
合如吞吐狀七月初四日戌時有血光星長數十寸
照地如晝自淮南流入西北墜地八月長星蚩尤旗
並出東南翼軫楚分至十月終乃沒熒惑貫南斗御
史楊鶴掛冠去九月月犯軒轅十月初二日雷震廣
寧初四日淮安雷震十一月初五日有背氣四重
珥氣一重十一日已刻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
甚異二十一日日背氣三重暈籠三道

二申野錄卷六

七

庚申春正月廣州龍門祥雲見山東巡撫王在晉奏
泰安州岱廟配天門東青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
口內出火烟光相雜將神扯倒運水救滅未至延燒
按神像口出火燄通查志乘爲從來未有之災毋亦
以齊事觀之其艱難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野而傳
烽守埤之無人雕服從戎而鳴鏑流磻之未息是焚
林之災也餓糧在累望唇市以鳴漿箕斗空懸渡蛟
宮而輸粒是沸鼎之煎也閭閻括窮土之毛加編至
再咎杖流凶年之血叠至無休是炊骨之征也奪牛
而存焦土田畯罷耕截流以係行舟長年屏跡是燃
眉之急也焚將及幕而不知其危藝且加薪而不虞
其燎是厝火之危也被髮以救鄉隣不辭昏夜閉戶

以疎同室未見纓冠是焦頭爛額之情形也且西天
昆廬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宮綃絲抽索針
頭削鐵誅求及衆施之金錢佛面刮金饒兵藉十方
之香火官僚之供應于斯軍兵之衣食于斯凡典禮
工費等項靡不取給于斯而又科餉以爲地方之衛
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付之烈焰以息無
己之求此神明有怫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憤熖
急心熱乃披露于口以令人之悟耳先是本州三冬
少雪麥苗未發一旦遭風霾之變些須萌孽盡被壓
壞且兩土終日狂風拔木黃霾從西北起沙土蔽日

二申野錄卷六

八

怪風異常不特一神口火出也二月夜當塗有異鳥
哀鳴聲如一串鈴或見其集梵剎樹爲九頭鳥三月
乃去四月二十一日山陰大雪有龍畫見五月十三
日更深月貫房中星犯心中星六月十一日犯心前
星七月初八日又犯日旁見兩日七月二十一日壬
寅鳳陽烈風暴雨墻屋俱偃淮水大上陸地行舟西
時淮安地震有聲三次從西北方來是日帝崩于乾
清宮二十二日辰時雨中大霹靂連發四聲火光竟
天自指揮蔡寬屋出焚燬淮安舊城南門城樓七間
風雨愈盛火愈烈二十四日淮安又地震有聲者三

二申野錄卷之七

仁和孫之驥輯

八月丙午朔夜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
太白犯太微垣成勾已初六日熒惑犯太微垣右將
十一日當塗地震有聲如雷本日乃貞帝誕日十三
日以後淮安每夜月五彩光華半月不止十五日陝
西臨高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澈底
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
流九月乙亥朔噦驚宮災貞帝崩江西大水二十四
日戊戌赤氣亘天遼陽赤地千里冬十月乙卯四方
有蒼白雲風從東南來微細太史占曰立冬之節有
雲人主吉天下苦風從吳來冬溫明年旱天下苦風

二申野錄卷之六

十五

陽其與乎素問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入也內
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則明年人病在胃當
無過飢失飽宜服平胃之藥輕身之草十一月熒惑
犯左相初十日淮安大雷連發電光四照是年有道
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

二申野錄卷之六

終

辛酉正月癸酉朔日生暈淮安大風雪自良方二日
卯薄房災元旦前後當塗大雪四十餘日深六七尺
野鳥餓死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丁亥寅初四刻立
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西南方坤位
上來微細占曰風從坤來六月水多怨土功興天
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
又好髹漆器且朝夕脩製不憚勞當造作得意時
解衣盤礴非素龍伴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
右當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倒耳注聽讀奏畢命曰
附們用心行去我知二十六日艸場火海運遭風命
道了所以太阿下移

二申野錄卷之七

十六

撫臣祭告海神二月初二日正辰刻日兩傍有耳如
月狀內紅光白焰甚為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
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與東北面復各有形如
日但色道慘淡如月在籠日暈上并圈中約有數丈
許精彩青紅如虹狀其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
背自辰至午方散總之無日不風無日不雪不見天
子欄內日凡二變風亦三告矣日君象也兩傍有耳
物歷其上皆左右俯藉之象慘淡無色尤不射目有
大權旁閏二月初三日京師風霾初六日又大風霾
俱從東南翼位上來廿八蔽天踰時不解保定巡撫
胡思伸薦原任按察使邢雲路精于曆法宜起用

路年已七十有三其算壽昌元年月食二十七日昭
墓官失算二刻驗之果然人多異之

和殿災六月淮安雷雨不止裏河隄岸衝倒水由二
舖灌入三城平地深一丈許七月初五日亥時流星

引練紅赤色後有小星數百隨之起自西北傍女宿

八月淮河清陝西鞏昌府產麒麟怪而擊死是月焚

惑太白開西方歷兩月同度漢中山有虎生角

千午則號九月壬子廣東肇慶府西門外居民王體

積廳地血噴出遍地流溢體積立其旁血射其身并

其足傷數處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効有勞積着擇地

三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以魏進忠侍衛有功着

十二甲野錄卷七

王

千陵工造成叙錄在內

凡萬餘人內丁下各有親丁與魏客不協遂矯旨遣

拜勤哭良久投環而絕徐妃張方姪應册封禮客氏

而絕成妃李誕二公主而賜先是馮貴人以誹謗賜

死時范貴妃久失寵成妃間侍上寢爲馮乞憐二逆

食物壁間遂得竊食自活數日忽降宮人妃亦不知

如此浸假而及于外朝噫可畏哉

之野初如彗久之漸大自東亘天至西北如蚩尤旗

占三度半至十月方沒冬十月初七日戌時流星白

色如蓋自北飛流女宿及斗宿十一月十五日亥刻

淮安大雷一聲電光大照去向軋方諸暨蔣氏妻生

一女未幾變男及長仍亦爲女後嫁夫孕一子而死

十二月日暈風異

視者見日上有一物其體可此日大雨而無光

一坐漢漢遠天皆赤既而大雪連朝厥水在地即撒

風怒號而久陰沙重擢起爲難須臾之間紅日無光

乾坤失色此寶慶府雷震移署賜于學門赤鯉飛集

汴池臨山大風晝晦揚州烏巢生白鴉噪距皆赤河

間大水宜平縣清修寺碑忽發火三夜光煜煜燭山

有聲轟轟然

十二甲野錄卷七

王

壬戌正月十一日卯後日旁有直氣一道直立日北

長二丈餘二月淮安天雨沙土黃色蔽日無光山東

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于

清明日男婦上坟北門外小坡于田間檢取有小黑

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三月陝西居民王進榜家

白雄雞生卵四月日當午太白晝見經天至五月中

旬正在井

星伏太白晝見是爲二十四日邵桃沐陽雨冰雹二

麥傷北城元帝廟槐樹自火五月京師旱壬午大雨

電戶部侍郎陳大道奏復舊輔張居正祭葬謚從

之二十日遼陽城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

從空墮下火光焰天城內房屋人口牲畜燒死幾盡

六月庚戌星變山東巡撫趙孝奏日正當午東二十

六日未刻宿遷縣黃河清數百里鬚眉畢照焚惑入

南斗逆行至二十五日以後守斗口逾月順行復入

斗魁逾五旬不退舍七月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

廬舍無算初五日寅時萊州地震有聲次日怪風大

作拔木傾屋黃河船有被風掀起在岸者初七日申

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霓忽成一人字

頭向南脚向北久而不散是日鹽山大雨壞官民廬

舍禾稼盡沒陝西北門鎖連响者三其聲甚震鎖開

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行踪八月四日熒惑復犯

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異水滿入蘭溪城市冊封

選侍李氏為莊妃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

燬九月二十三日迅雷電風雨晦冥次日午後有聲

如雷有烟如雲起西城外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

餘百鳥相從住七日去隱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

松梧子厚尺餘冬十月淮北河清有龍見于北花房

臨河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宋大監取之以

綿絮裝入金盒內奏知御前取玩累日馴擾不驚但

以各物投之皆不食後有詔送至黑龍潭忽然口吐

雲霧揚身露爪長數十丈烈風暴雨從之而去十二

月陝西地震如雷肅夾山嶺等處地震天鳴星隕其

有劉越者晉人其父賈于末城因家焉起順而長有

才武能讀書于左國三史皆上口再中河南壬子戊

午兩科武舉俱第一天啓二年末城王三善為黔撫

趙與曹縣人劉澤清以偏裨從時安邦彥關貴陽已

越月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獨免既勝而驕志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趙

以家卒從清撫史可法遺將李世春千六百八
泗總兵年文毅挑精騎百人皆合而副將周士厚
錢令擊十三日於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
從氣衰士英先機劉良佐于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
龍等領生騎千三百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
宗質明至諸將乘鏡美北燕直抵城下宿州趙未
府在城外士英與之議得賊虛實借未福及副將
啓元參將李時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未之紳民築
亦千餘人上憂賊無知之入以當鋒鎗官軍之被
請降衣斗牛飛魚等約絲一百疋騎賞銀一萬兩
禮手去其刀日若歸朝何用此為已而潛易其
遂就執五月十日開提音此為已而潛易其
中紳士得全厥心喜悅六月朔獻俘起與賊就擒
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兒及起越妻妾子女給功

二月廿九日

為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弟俱流二千起黨張
君勝者勇善戰亦論斬時年六十二歲人有借其
者日趨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
才以未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僂而從武往與同
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起為文祭之
自古之子易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為亂兵所害
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野中曾保全馬督家口
圖中貽書士英深自辨置文義頗可觀其執緣誘
降塘報未盡實然殺近臣狀大夫嬰城拒戰其
反決矣此其當誅又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
癸亥正月朔淮安風起良後震三日火犯房北第
星二十三日夜月犯房鍵閉星二十五日已時至酉
日暈奎婁外有白氣內有黑氣二月上元江寧應天
常鎮揚州等處地震有聲江寧等縣地震應天常鎮
揚州復稱地震有聲蓋根本重地豈宜作震動之象
母亦高皇帝之靈惕乎其有不安者耶

疾耕力織以佐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顯
浮內監之料價賄賂致無按不能伸其庇民察
權水衙不能舉其量入為出之算一不民也吏
難漁奪百姓奸邪並生藉衣塞路而良民常以
飢寒死獄中彈劾不得上聞二不也箱籠空虛
吏之公評壅於不得上聞二不也箱籠空虛
負田宅自賣為人奴婢者有之衙門中數郡偏
役專累單家到產鬻奴婢手觸禁里曲征徭索
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各衛祖平之久歲同壩
吏貪不受幸而抗無武備精兵一營緩急四不
破府吏首善會抗無武備精兵一營緩急四不
游奇民剝削輕弄兵証盟歌血伏莽候便其雄
奉虎符擅行弄兵証盟歌血伏莽候便其雄
子公之少壯貴人之門操持短長金張張鼎
五不安也中都帝鄉之門操持短長金張張鼎
五湖清少也中都帝鄉之門操持短長金張張鼎
如雲連帶江游英婦官寺劫取獄囚棄殺長吏

二月廿九日

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按不平掄擢立見
不安也昔殷高宗雉升于鼎能省其故遂享百年
歸齊人有維星散耳能修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魯然深恩淵然遠覽反身修政齊亦無他伏願
谷警豈不亦善承天心仁愛也哉
永平府永鎮東門失火自火藥樓延及草場城樓
舖女牆火藥甲杖盡成煨燼城內外民房屋盡為
瓦礫遭壓焚死破損焦爛者不計其數三月十六至
十八日淮安大風從吳來天昏慘拔木揚沙又蚩尤
見氏房天鼓鳴白虹貫日四月以後火星在斗見于
南方守百日逆流三月火在斗四月留斗五月榮經
縣江邊大石方廣數丈忽飛去不知所之火星逆退

在牛六七月入斗魁成勾已薊州民楊禮家母孀生子人面豕耳額上一目頰下微有鬚身無毛四蹄類牛八月開內操初六日火出魁斗犯狗國并狗星九月半出斗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五夜順行復入斗魁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北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金星落昴九少頃金星為月所食金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北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金星落昴九少頃金星火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十四日初四日辰太白晝見于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十天官書曰軒轅大星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侯樊惑占鳥衡則軒轅星正值南京朱鳥蘭溪余闕書院樑上產芝如又古人所為吳分也斗大當塗縣民產異物一產子眼鼻俱在腦後而畧

二 甲野錄卷七

人

具人形無下體一產物如鴉狀無羽毛修化為血冬十月當塗火閭十月壬辰夜有丈餘火龍墜院側巷動盪閃爍游入民居則形忽小如蜈蚣兩角光微衆駭之送入水中既而火災四發湖廣辰州沅陵縣民家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殺三心三腎翫坪溪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猪身人腿隻眼腿皆無毛異聲驚人隨斃之陝西鳳縣東關外飛鼠成群居民獲其一長一尺八寸濶一尺兩旁肉翅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細長其色若鹿逐之去甚速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十二

月丁未當塗地震二十日常州震二十一日申時淮安地震淮水沸騰併江南蕪松江西同時震二十二日申酉時常州地中有聲如雷自北而南屋舍皆動搖是日海寧縣東鄉民家生貳二尾八足甲子正月晦日有食之時日色甚紅有大星如日懸中圓四旁十一小日環之二月風霾日白無光十一日火星如蛋自北移東後三月初四日申時淮安雷雨暴至霹靂七聲四月東師地震時方詣太廟行祀典驟旋至夜二常州獨爾傷二麥義烏有白麻雀紅足集賓館餘鳥噪集者以萬計內官毆辱給事賴良佐事聞嚴旨詰責良佐

二 甲野錄卷七

九

舊例外朝非係面恩不入內班病嗽遇班遇恩良在患疾嗽隨例退班又署掌科印于五門外謝恩失過二人詰問佐以實對即以柳條撻打衣冠毀裂詈罵不已訊其名乃趙進忠轉文遠也官非直班矣知內監太監之橫漸不可長矣五月京師旱朝鮮李侖弒其主暉自立南京皇城興慶左房末福末壽二宮災留都宮禁制場不許修葺其內堆積枯朽雜在歲久風浸日晒故老相傳木不知火從何至忽枯木能生火自焚之災信或有之上海雷雨壞禾歲飢加魏忠賢原蔭姪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自後恩蔭薦加令人不可意度延緩巡撫鳳翔奏榆林兵營指妖示異指一頭二身八足二尾一前也而分身爲二有四分五裂之意焉查晉元帝建武元年有家人見後有劉隗之變武帝太元十三年京師人見子

頭二身人足後邊習用事漸亂國政則咎徵可虞而修省宜急也 六月皇千禧初五

日鎮江大寒夜微雪有異星晝見去日有尺光動搖

京師大雨電江南水患異常浙江巡撫王洽南直巡

撫周起元各疏奏開徐州大水 時黃河海湧魁山堤

南城平地水深丈餘墻塌陷者一百六十四丈房舍

傾倒者八千六百九十餘間漕米漂流者三千五百

六十餘石預備倉舊積新穀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軍

民男婦死于水者闕城人民去三之二浮屍枕藉水

濱有司六科廊災上天譴告焚惑為災自有一京師

一日三地震乾清宮之震尤甚七月辛未上海地震

有聲八月陝西地震九月北直豐潤縣西北起四面

疾風暴雨搖動房屋板折樹枝本縣城內外并路途

行人奔避不前凍死百餘蘄州于中秋日驟然暴風

大雨滂沱迅雷霹靂聲匝響震空中黑暗四望晦冥

宇舍搖動屋瓦飛擲大樹吹折者過半四面城樓與

寺觀牌坊俱吹隕落兼之冰雹凍死男女無算越城

羅坎坂有五聖廟里人造一漆几供神昇至連河橋

几上漆文皺起幻出牡丹花數朵葉數莖細若圖畫

昇人喧闐聚觀者衆滿几上下現花葉大小千百餘

朵經日方滅冬十月朔玉璽出 河南臨漳縣務本庄

昨耕種平地忽起大風旋轉半响隨見河堤坍塌聲

震如雷祥光旋繞有青粉王恩直等向視之開出黃

白交映其大如斗品澤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

四十厚三十餘重一百一十餘兩篆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且昌按秦并六國得楚卞和氏璧今廷尉李斯

篆文王人孫壽刻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昌迨漢

宋元符元年段文舉朝陽宋宗徽成楊桓之徒復視

班班可考又開玉璽漢平帝時已缺一角今乃全璧

斷非秦物可知豈河清萬歲祥瑞接踵故天降此璽

耶蓋有不虞地震十一月初八日鎮江大暑裸體

何知者矣上虞地震十一月初八日鎮江大暑裸體

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戊戌時淮安地從西北大震向

東南去有聲如轟雷

乙丑正月常州天鼓鳴六七月又鳴起用原任御史

崔呈秀命其回道官事罷禮部侍郎何如龍右諭德

穆昌期削原任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二月調湖廣

山東江西福建四省考官顧錫嘯等于外奪其三級

并中式舉人艾南英等停科各有差 逆璫目不識丁

語遙迎其意者乃明為指點此正人才之厄摧折及

于典試幾于青山有泣聲白日無顏色矣其時有萬

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為魏忠賢乳兒

官至吏部尚書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為魏忠賢乳兒

婦曾造點將錄與害東林諸君子忠賢時解王總

王尚書斌媚如閹人今筆拔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

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諸君子忠賢時解王總

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

軍師高天機星智多星右輪德將軍趙南星掌機密

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

軍師禮部主事賀煥地狗星掌錢糧頭領地魁星神機

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史金毛大和尚賈司少卿黃正

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史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

天大聖浙江道鄧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

二田昇錄卷七

下

二由野錄卷七

十

兩寅正月常州天鼓鳴二月吏部尚書趙南星遣戍

三月中后所災四月癸巳子時自霧降

建前吏部主事周順昌

無道引戒天啓錢不用各府州縣皆和其說將天啓

凡十閏月五人墓事世覲傳晴至江陰逮御史李應

昇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執短棒直呼入急

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削髮刃齋

二田畝錄卷七 圭

其片肉以飼狗時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瘞而

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難

竈將堯復置木上東一女乃死事聞上怒罷其官五

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水

月王恭廟災神廟紅毬滾出前門城樓角有數千鎊
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廟災震切作

軋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象房震倒羣象

逸出不可控制御史何廷樞云聖祚震死全案
入土中自順城街北至刑部街盡爲薑粉有女人衣

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北有無恙有從空墜人頭
及巔髮下外大木遠落密雲石獅蹣出城外衣服掛

千西山樹杪銀錢器皿至昌平閭武場中先是飲

天監周曆五月朔六日巳時地鳴如雷從東北
艮位上行至西南有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

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亡邑之凶象也魏中

日夜宰門火神廟天未明開殿內吹打粗細樂三疊

始減十二月魏鵬翌廢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忠賢之孫時纔一齡魏忠賢之柄事也其推折朝臣
之四年陳于庭繼之殆至五年而縱恣不可勝言矣
鵬年內刑奪尚書周加謫在景泰余慈衛周希聖李
鵬芳孫慎行朱先訓侍部張璠張鳳翔孫居相岳元
聲都名宦宋世宗南君益都御史曹于汴喻安性程
正巳畢懋康楊鶴劉可法通政徐一臻王應震劉宗
周卿寺曹珍易應昌吳之醇寺丞蕭穀中楊一鵬翰
林葉集侯爵陳子壯姚希聖劉惟忠馬孟楨倪應春
莊欽麟姜志禮蔣策陸完學劉惟忠馬孟楨倪應春
羅汝元歐陽調律汪先岸錢春王國湖盛世承彭遵
古傳宗泉陳所開六年削奪閣臣劉一崇韓爌馮銓
高普李思誠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傅邦沈演都
御史郭爾奇通政倪斯輝韓國藩寺丞姜習禮彭惟
城翰林方逢年何錫時太僕卿寺等魯汝名張除孫
之誦余壽等陳義胤倫修彭觀化唐其會楚卿輪
林鄭鄭陳仁錫文震孟張捷王一中王伉其他不可

二申野錄卷七

主

紀勝

丁卯正月當塗大雪十日雪時忽大雷電常州天鼓
鳴二月鎮江地名戴港挖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
上休巍巍福地反洪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盤
蛇上頭三十八歲算八字江上東邊黑水流寅卯起
辰已止淡淡水不川米還在常不在揚星在日邊出
搖在五年頭碑出干戈動東邊血水流寅卯辰已午
人難過鬼神愁三月大和山玉虛宮火山東青州西
王墮牛產犢碧色朱唇遍體麟甲產時燁然有光不
踰時死巡撫李精白繪圖以進四月山場火逼皇陵

延燒四十餘里盜竊天壇神器偷伐皇陵樹木十一
日霍山縣路旁洪水冲出劉伯溫碑記生出西山馬
邱却貴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元關天啓命逢下
甲子黎民塗炭飢荒死奴輩道從民大亂定國安邦
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銅鐵是是非非方信武其時鎮
江東百里徐山因蝗虫無收米貴有鄉老夫婦難以
度日二人思自盡忽來一老人勸云母自盡跟我來
有物與汝食至一山呼帶鋤挖土貧者曰土豈能食
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依將土挖開果見有白粉石
貧老口喻如粉即言曰爾非神仙乎老人曰我非

二申野錄卷七

主

是仙那前來者是仙回頭已不見鄉人爭取救活萬
人平陰縣宋傑養蠶上簇俱未成繭忽一夕變為黃
旗濶長皆丈許五月焚惑入南斗形成勾已留守六
十餘日而後去金華洪水通濟橋壞七月二十二日
暴風雨嵯縣學殿閣樓亭盡圯餘姚大水蕭山縣長
河冠山之麓有茅山一夕忽光氣插天人多往覓其
所見有石壁明澈如鏡山川人物畢照逾月漸晦諸
暨六十都岳儲趙山轟雷驟響塔石忽燃經時而滅
八月丁卯懷宗卽位將就寶座大聲忽發于殿之西
若天崩地塌然仗馬皆驚百僚震恐帝亦為之悚動

識者曰此鼓妖也西方其有事乎按天鳴有聲君不
象京房易占曰天有聲人主憂又曰萬姓勞厥妖天
鳴是時帝誅逆藩雖反政權而帝起兵革歲動衆
益羣盜起西秦天隨之而鳴也漢相宋博受策於西者
如鐘李尋以爲人君聽失爲衆所惑空名得進有聲
無形不知所得進後皆不終又鼓妖之應也
等以空名得進後皆不終又鼓妖之應也

二申野錄卷七

式

二申野錄卷之八

仁和孫之驥輯

戊辰春正月禁衣飾僭侈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命內
官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戒諭廷臣交結
近侍以待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三月義烏隕
霜殺麥縣治火燬東廊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
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已時漸黃日始出天色
是謂異常四國來侵不出入年有兵戰太湖縣雲成
京房曰開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五色有樓閣狀夏四月陽城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
如羊俯其庭甕中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
近屋脊偶隣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
蜿蜒不能去垂首簷際者數刻忽大雷一聲火光耀
熠始入雲際陝西自四月至七月不雨五月西安有
孽火入人家色青光熒熒然廣輪盈尺者數十旋于
地若闢不濫炎民磔雞犬禳之乃去占曰秦爲德水
而妖火入秦鷄首先災害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
及烏帑豫楚亦將有咎小函一卷題曰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
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官推究科臣奏此
必妖人所爲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異簧鼓聖聽者
上可其奏立命火之清澗有一書生孟長更于本處
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

寫鄉人訛言長更在石湖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
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因長夜點燈
逼進至此衆號爲點燈子傳日言七月二十三日大
風雨海溢山陰令稽蕭山徐姚上虞諸暨大水府城
街市行舟民溺死者數萬餘是日杭州驟風烈雨仁
子前潮月大潮洶湧于惶惶奔逃于隨潮而去久日
結山港漁戶王獲一大魚重百餘斤舉至彭教泉家
完通易酒米初破魚腹中一小孩端坐不動且驚且
喜以爲神異乳哺之取名魚生于開往彭求還不允
訟于尹尹曰魚腹子此天賜也不可背而于爲本生
父亦不可忘合子之娶婦宿於于生子即于孫也宿
于彭生也八月陝西恒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木冰十
一月庚申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構不休其
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爲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

二申野錄卷八

上

其日二十四氣者發氣與姓相配孫晉吳氣金光宸
陰氣章正辰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瑞瘴氣王錫宸
時氣黃景昉痘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錦
霸氣倪仁植疝氣周仲建瘴氣房之祺爽氣沈惟炳
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吳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
雜氣馮元騰濁氣袁愷油氣徐沂穢氣翟式和尸氣
錢元慈各有譚號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延安大饑
爲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因難延安大饑
府谷民王嘉胤倡亂又有不沾泥楊六郎白水盜王
二等掠蒲州韓城切宜君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米
脂李自成從嘉胤已而羣盜破自成走匿延安張獻
忠從亂流寇起自崇禎元年迄于明亡大抵皆盜
嘉胤終于李自成張獻忠此後復與不可勝計始于王
秦漢楚蜀蹂躪無虛日破城屠邑豫楚蜀江北出沒
民殺人入百萬流血三千里殆不啻焉十二月大

學士韓爌入朝是時朝臣好以紗縠竹簾爲帶取其
便易詩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傳曰帶其福矣金銀
貴而重紗簾賤而輕改而從之賤將乘貴重者爲輕
帶其福而將盡之象也

己巳春正月洛川淳化三水畧陽清水成縣韓城宜
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羅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
關流賊恣掠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給
薛國觀曰賊之熾由二月以陝西左布政劉廣生爲
秦撫右副都御史楊鶴總督三邊官軍勦漢南賊平
張獻忠據米脂十八寨乞降三月流盜掠真寧寧州

二申野錄卷八

三

安化三水夏四月固原賊犯耀州叅政洪承疇破之
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五月乙酉朔
日有食之占曰兵起東北秋七月以司禮監曹化淳提督東
廠開化白石井及積魁巷火並發延燒民廬無算廣
州牡蠣血然民不敢採食是年寇掠損人甚多松江
莫翁女已適人化爲男八月初九日紹興大風雨海
溢漂沒田廬較元年水更增五寸許冬十一月京師警蹕軌清
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馮元昇嚴軍呂直勞
軍山西巡撫耿如杞兵諱於涿掠良鄉勁卒皆爲盜
擾山東大盜混天王掠延川米脂青澗耿如杞兵叛

自成與之合衆萬餘推高迎祥爲闖王自稱闖將寇山西河南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進周延儒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王洽有罪下獄初耿所統皆沿邊勁卒已日又調守昌又明日又調守良鄉功令兵到日不准開關次日列營汛地乃給之西兵連調三日三日不得開關既後上怒遂沿山東一帶劫掠耿以不戰軍士賊起矣其時延儒總兵吳自勉入援沿途逗遛馬賊糾衆變賣營馬延撫張夢鯨憤恚死移書湯錫糾衆不

庚午春正月熒惑入東井退舍復羸居數月秦連歲

二申野集卷八

四

旱邊卒以飢餓譁給事劉懋請裁驛站於是盜益多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勾逃兵掠綏德圍韓城犯青澗美叔苗登霧聚安定王嘉亂陷府谷他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王子順苗美陷蒲縣賊自神木渡河分三部犯趙城洪洞汾霍掠石樓末和吉陽賊首號橫天一字王二月庚午熒惑入鬼宿犯積尸氣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簾錦衣衛指揮僉事三月朔嘉善縣大雷雹抵暮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亦如在門庭家家悉聞是日茗溪松江皆然大學士韓爌致仕四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五月

羅浮山崩賊破金鎖關義烏湖清門火延燒縣治六月王嘉亂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據府谷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降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免死安置山西流寇破蒲城路安七月陝撫王順行請三年裁扣驛站銀三萬兩充養兵費不果行八月王嘉亂勾西人入犯十月王嘉亂陷清水營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攻合水十一月賊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破寧塞據之圍靖邊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辛未春正月命御史吳仕振延安飢神一元陷保安

二申野集卷八

五

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陷合水圍慶陽杜文煥張應昌來救慶陽圍解山西賊犯平陽王嘉亂渡河掠菜園溝二月神一魁劫寧夏破慶陽東關宜君賊趙和尚等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神一魁陷合水三月副總兵曹文詔大破賊孫繼業茹成名降陝盜劉五天飛據鹿角城混天飛獨行狼聚蘆保岑分犯各縣陷武安華亭王老虎圍莊浪宜君雒川盜起河間春夏大旱四月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鬼宿犯積尸氣戊午夜望月食傳曰四月月蝕民飢流亡又曰戊日月蝕大臣下獄上海沙岡有虎出蘆中至乍浦獲之神一魁降餘黨郝臨菴劉六

衆數萬恣掠賊陷始興降盜不沾泥復攻米脂總兵
 王承恩張應昌率兵援之賊敗遁尋降不沾泥手殺
 金龍以五月大同雨雹襄垣縣雨雹大如伏牛如丈
 石小如拳殺人畜甚衆榆林連年旱西安大旱王承
 恩擊宜川賊敗之蜀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
 餘賊走宜君延安賊趙四兒即點掠韓城郃陽尋降
 李應期誅降盜王子順滿天星降黨二萬人復叛去
 賊陷中部吳姓至延安以西安推官史可法行賑救
 如詔書從事人便之六月臨潁縣雷風大雹傾屋拔
 木磚瓦磁器墜地無損銅鐵者碎河南草生戰鬪狀

紅鼓樂迎導索額副則予以官求安操則定其地率
 之惟恐不及有遠關道胡其俊者賊劉頭虎已出其
 境追送九十萬發名曰饒膳又因其索酒備梁肉傳
 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晏之安坐不舉謂此吾省
 城賢主人開二十日啓明星伏數月不見八月賀虎
 臣擊斬慶陽賊劉六以曹文詔爲臨洮總兵山西賊
 入河北犯濟源九月命太監張夔憲總理戶工二部
 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
 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曹文詔擒趙四兒
 賊最良總兵曹文詔其兄子標將曹變蛟更號勇時
 爲之諱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大詔自隸
 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四年春擊賊栗國大勝又
 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六月斬王嘉胤是年冬賊
 點燈子五年春擊殺可天飛郝臨菴獨行狼入月又
 敗賊甘泉六年春斬代賊千五百級又敗賊榆社又

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東島兵餉初上既置內臣外
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自京師戒
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鄂爾四出動以威信上
官體加于庶司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葭州諸降盜
羣相整藏矣

復叛攻綏德猷忠及羅汝才等一千九百人降洪承
疇猷忠羅汝才同起河北之諸日鄂爾復鄂爾臺曹操
再出來汝才竊孟德以為軍號跡其且降且叛本
兩入起兵時故智不待
教務變而後知其詐也

二日野錄卷八

人

壬申春正月延綏賊混天猴偽為米商陷宜君復陷
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末寧蒲州曹文詔擊敗賊
賊破華亭擾莊浪文詔又破鐵角城斬可天飛而郝
臨菴獨行狼亦就誅官軍斬黃友才二月盜夜入鄭
州僉事郭應驍死之三月西濠潰賊陷華亭文詔追
至落水城賊紅軍友為其黨所殺工部右侍郎高弘
圖削籍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二
十一日大通橋下有聲如雷有白物狀如犬擁波而
馳至小聖窩而伏六月從化靈芝三產于學宮二日
袁州天雨黑數是謂禾不熟人君賦歛重故秋七月
山西賊陷大寧連州地震有聲張猷忠復叛八月紫
金梁老猢猻圍寶莊既而乞降八大王闖塌天不從
犯濟源陷溫陽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豹山據其城又
陷修武焚掠武陟輝縣圍懷慶賊盡向河北官軍與

戰復入沁水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副總兵左
良玉援懷慶初十日蘭溪南門火二十五日西門火
義烏縣治火延燒兩廊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
政賊喬六自斬其魁降僊居縣桃李冬實十二月蘭
溪南門又火以司禮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令百
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南京禮部

二日野錄卷八

九

主事周鑑削籍通忠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
今張養蒙用而高弘圖之骨變不可容矣金鉉之撫
盧錫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
胡良機處矣趙良驥以直糾扶同處矣鄂希詒用而
曹文衡以互結投閑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
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未
能屈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
以後草菅臣子委棄天言祿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
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袁繼成疎救之不
聽賊閭正虎據交城文水邢蒲川上天龍據吳城向
陽紫金梁入榆次入壽陽時亂世王遣其弟混天王
乞降不得陷霍垣曲長子又陷遼州趙和尚等斬其
魁霍維端降上海大荒米穀騰貴民飢
癸酉春正月朔大風霾日出兩珥大學士周延儒以
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遂放歸初四日丁酉賊關
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分其伍為二北向者西犯
平縣東窺固關南向者犯河北懷衛慶輝諸府科臣
詳曰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為大平原千里並走京師
非有河山為之蔽也今習有曹文詔張應昌陳有左

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賊于晉晉賊于梁
者今轉而殿之順德矣請通州兵二千馳救許之
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獻忠寇河南
隨賊首高迎二月賊據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起左良
王敗績于武安河南左良玉字崑山遼東人少失父
姓年十八從軍以功官都司初以苦貧切錦州軍裝
坐法當斬有丘孫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而良玉
得免死既失官無聊乃走昌平事侍郎侯恂給侍左
右常命以行酒冬無聊乃走昌平事侍郎侯恂給侍左
厄旦日惶恐請罪侍郎曰若七尺軀豈任大醉失四金
援檄林人尤世威時為總兵以護陵急詔下昌平軍赴
之謀今欲遣將誰可者世威曰大凌河急詔下昌平軍赴
圍不易解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
任獨左良玉可耳願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將軍更不可
日吾將自往請之漏下四鼓良玉即夜遣世威論意且
已也繞床走日得非丘磊事發卿匿床下世威排闥
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告以故良
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號世威前門世威且故良
起之而侍郎至乃與期諸巨舍轅門大集諸將以
三千金送良玉行賜之厄酒三令箭一曰三厄酒者
以三軍屬將軍也今副將軍位諸將上矣良玉出而
令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矣良玉出而
首觸敵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
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
自起滿校至元戎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長身額面
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惟通曉解文義有喻布衣
者為寧記左方嚴良玉以父事之賊至自左陣前
降日汝等良人家子弟失計陷叛遂至此左良玉
犯盡早降賊不聽而後兵隨之既勝勸勿太掩殺日
喻知喻無威不聽而後兵隨之既勝勸勿太掩殺日
喻中喻飯為笑樂或敗喻南面生見其與先遣人報
長揖不敢就席喻呼其名責之曰良玉朝廷待汝厚
今折損官家士馬又日廢其餉金何以為朝廷待汝
寧南時喻已前死無飯雨酒于地呼喻大兄其待士

議道理建昌民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三月蜀
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
紳張道潛設伏于三纏四擒滿天星闖王四月丙寅
山西賊陷平順五月河北賊陷涉縣命司禮太監張
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太監張應朝
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已酉諭兵部流寇蔓延
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
謝文舉孫茂林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
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汾陽
知縣費甲鋹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都昌五月至九
月不雨六月命內監盧九德等赴中州夾擊乙丑川
兵潰于林縣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別
賊自陽城垣曲來合于濟源山西賊陷和順辛巳左
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河南大旱密縣民
婦生旱魃焚之乃雨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
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秋七月山西賊陷
樂平末和沁水河北賊攻彰德左良玉禦却之叙內
臣守萊州功徐時得翟升各廕錦衣衛正千戶命湖
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八月陝西賊攻慶
德叅政陸夢龍戰歿聞喜廣寧里楊雷父食子張河

圖等十三人殺人母子而并食九月己亥張應昌獲賊張有義即一冬十月莎雞數萬集于襄城丁卯山西河北賊二十四營渡河犯閭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畿內賊至寧晉掠南宮走五臺山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汝寧有烏鳩身猴足晝飛有聲按本草此鳥名冠雄主兵亂時流寇渡河犯汝至十年此鳥復見于上蔡六七兩年即陽出惡鳥數萬見頭雞身鼠足人取供其骨立死十二月河南賊陷伊陽盧氏掠汝州浙川內鄉光化均州犯南陽湖廣賊假進香陷鄖西湖南廣賊陷上津陝西賊陷鎮安延綏巡撫陳奇瑜擊斬

二申野錄卷八

末寧開賊鎖天哨開山斧一座城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是年陝西山西大飢當塗大旱風無遺粒甲戌春正月遍天五色氣如環大小不一踰時方滅杭州大雪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斬之王之臣即有王通河南賊天柱孝義士賊也薄發城掠光化新野圍均州入夷陵陝賊陷洵陽與安賊陷紫陽平利白河破鳳縣入四川陷遷安楚賊陷房縣保康闖與猷奔鮑猷忠犯信陽鄧州敗奔商維與李自成合陷澄城寇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

潼關寇嵩汝二月海豐雨血黃梅縣天雨黑子如粟蘇州城外野火四起始一二炬倏變數百隱隱人馬戈甲狀入民舍中粟米一空民操械鳴金禦之澄城關帝廟壁有西虎偶道士諷經至夜三鼓見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抖擻跳躍若將噬人道士錯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上壁忽不見謫給事莊鰲于外進陳奇瑜紀督討賊三月初二日黃州晝晦明日地震如雷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人相食總理太監蔡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官有觀官實冊之令皇上從之特在剔蘆好獎

二申野錄卷八

非欲舉國歸附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為羞未聞有此所為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既張璫意亦奏辨謂觀官參謁乃尊朝廷繼成復言尊朝廷屬禮亦與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與例也先謁內臣亦與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創奏意即長揖稱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紅毛鼠渡江食禾當塗縣青山下更甚剖之無骨無腸入人家家鼠嚙殺之倚帝之山有獸名狙如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見則其國有大夏四月山西末寧民殺食父母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楚賊盡西奔漢中五月洪承疇出援甘肅

陝別賊陷文縣再陷鳳縣漢南六月江西飢洪承疇等既賊漢中賊詐降陳奇瑜信之賊出險復賊出棧不可制道陷麟游永壽陷同安官軍圍闔於車箱峽闔自縛乞降奇瑜縱之出復叛去叙禁旅功廕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戶賜衣幣以擊盜屢捷也秋七月叙州母猪龍洞銅鼓聲聞一晝夜蕭縣北山鳴明年又鳴者再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鳳為龜麟為雀魚蛇鼠為蟬為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

二申野錄卷八

古

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苞羽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盞盞中有粟點染生動善畫不及也其連陌王氏党氏瑩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瑩外者即與凡草無異陝降盜陷隴州叛兵楊國棟敗其黨斬以獻闖賊陷澄城圍郃陽轉寇平涼掠邠州八月餘姚大水豫賊謀襲汴陝賊復陷隴州賊先鋒高傑降傑字英吾後封興平伯卒為許定國所殺闖賊陷威寧西遁乾州閏八月河南大旱陝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川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則盤屋寶雞賊聚殆二十萬始悔其見

愚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初七日未時京師火藥局忽然震響烟起如雲將製火藥石礮飛擲于泡子河城牆下又一石礮自空中落于民家屋上打透至坑坑上有小兒但墮地依然無恙又一人其腰繫挂梁上首與足俱下垂衣皆脫去止有皮存其中並無肉無骨形狀比生時增長多許司禮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火土金三星會于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犯鬼宿積尸氣應天地震賊二十營至函谷陷扶風豫賊入黃州廣濟冬十月大同牛疫號嗽以數千宰夏有鼠唧尾食苗者十餘萬河南掃地王趨

二申野錄卷八

主

江北掠潛山太湖宿松別賊陷陳州靈寶楚賊自京山問道趨顯陵時大寇仍聚秦中老獬獨屯武功總兵左光先擊闖高陵富平間十一月太康縣門杜自開者三知縣許某集邑紳議共事屋梁墜知縣擊死連總督陳奇瑜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十二月陝西鄖陽各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以軋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軋協同守脩命蒲州布衣魏文魁入京測驗魁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

非其期說
不可勝言

乙亥春正月和州白望市地湧血發猪產馬象芥菜

結茄豆河南賊陷榮陽屠汜水又陷固始秦賊數十

萬出關三分入晉入豫入楚按秦寇牛出官兵兵

矢石間相與語言有泣下者賊報遺所掠牛驢及老

河南北賊三分陷榮汜掠鄭州犯商州圍汝寧掠歸

德襄陽賊與汝合十五營數十萬河南賊復入漢中

陷寧羗江北賊陷霍丘陝西賊陷靈臺河南賊三分

趙六安鳳陽穎漢陷潁州丙寅陷鳳陽焚皇陵恣掠

三日闕獻皆與鳳陽無城郭賊大至留守朱國相千

二申野錄卷八

獲穀為糧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

高籍罪宗九十一人焚留守公府廨五百九十四

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燬民房二萬二千六百

五十二間殺知府顏容暄等六員失印二顆武官失

印二十顆殺武官四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陵衛

班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六名精

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賊渠列橫自稱古

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殺傷之慘天地為黑有縛人

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前其

其女以為戲而後殺之者甚至裸孕婦于前共下其

又甚至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

為樂者又甚至縛人于地生剝其腹實以米豆牽羣

馬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為粥以餵馬驢使之

腹壯而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

之令穢氣烟焰通城上守兵立作太豎虛力使總

兵楊御審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趨廬

州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敗

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

蹌走無何寇至陷巢縣攻舒城圍六合賊聚驛于百

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十張木焚之

於城下少有婉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陷舒城無為

州河南賊良承疇兵入潼關河北賊滿天星張大受

向麻城抵漢口羣賊盡集宛維閩獨留秦平其眾七

八萬洪承疇敗之乞撫尋復振突出潼關獻掠廬鳳

安慶是月議湖廣加派餘姚地震義烏猪產並身一

頭南足二月江北賊陷潛山羅田陷太湖時豫秦晉

楚江北皆多盜獻與老猢猻西走商州三月湖廣盜

陷麻城村民擒斬黃大盜爬天王漢中賊陷寧羗四

二申野錄卷八

月初八日溧陽福賢等鄉雷雨水雹並作晝晦噴飛

石揚沙平地盈尺植物與屋瓦俱毀南京大風吹落

皇城門內扁二字於地跌碎僅存木匡在簷下承運

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七年省直金銀花銀共通

八十九萬命趣之五月羣賊悉萃于秦開援納濟軍

需六月乙酉秦賊搖天動陷西和丙午總兵曹文詒

至娑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詒敢闢前後殺賊萬

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秋七月秦賊陷澄城八

月陷咸陽商維寇復入河南犯盧氏命楚撫盧象昇

總理討賊宣城池中出血九月熒惑犯太微冬十月

老猢猻陷陝州翻山鶴降闖王渡河開化自五月不雨至十月十一月二十六日台州地震河南賊焚關廂而西老猢猻犯南鄧泰賊一字王二十萬撞天王十七萬犯閩鄉靈寶整齊王敗走偃鞏汝州羣賊大會於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總兵祖寬分兵襲擊之敗入霍丘逼鳳陽獻與羣賊再出潼關祖寬大破獻忠干姑家廟太監高起潛第廕錦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江寧已午二時白虹貫日如連環者三東西二虹如背日在連環交處無光作白色又有大白氣一道貫日與虹中十二月城鳳陽闖王曹操數十萬圍

二申野錄卷八

七

光州屠之漢中羣賊會漢南江北賊陷巢縣含山和州獻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上以寇禍冬至再郊天費十萬金威儀視初郊尤肅先一日駕幸齋宮而後端冕入祀乃內璫之熾炭于地室者太甚火延及于茵褥御座爲文皇帝盤龍椅皆焚從官有憂色曰天不享矣

丙子春正月孝陵雷火初八日乙酉建寧寧遠政和兩門及城牆皆哭如女子啼聲松江繡野橋雨毛曲阜縣先師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三日夜總理盧象昇次鳳陽諸兵會闖王闖場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

數十萬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敗之走鳳陽焚懷遠棗陽賊紫薇星陷懷遠靈壁逼泗州混天王伏誅鄭襄賊焚穀城江北賊陷蕭縣陝賊陷麟游滁賊敗突入沛縣河南別賊陷閩鄉闖王掃地王紫金梁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返陷虞城羣賊大會于蘭陽闖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陳永福敗之于朱仙鎮遂走登封密縣復歸秦獻合羣賊圍滁州盧象昇大挫之竄河南二月山西飢人相食賊陷潛山太湖鄖賊焚竹山過天星敗降尋復劫掠闖走慶陽邠寧三月河南飢母烹其女山西賊陷和順九條龍張胖子陷穀城

二申野錄卷八

七

官山竹溪房山賊將黑煞神飛山虎誅闖王蝎子塊入漢中犯鞏昌北境過天星復叛于延安李自成老猢猻十萬自楚豫入商雒誘別部當官軍自出延西圍綏德江寧自四月至七月才雨遍地如掃四月辛卯當塗天鼓鳴自西南向東北去五月江西臨江府南門城牆陷地二十餘丈新安田家莊槐樹開雞冠花六月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數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歲星犯南斗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四闖犯朝邑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衣錦晝遊諸暨二都趙氏有池產五色蓮花每于日入時赤光

燭天尤盛西方秋七月陝賊陷成縣孫傳庭擒關王
高迎祥及劉哲等磔于京賊推自成爲闖王犯階微
都城戒嚴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
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太監
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兵部尚
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潛爲
總監南援朔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同山
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千購
賞格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爲副提督巡城
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宣
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爲分守太監郭希詒
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松分守以張元佐爲兵部右
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
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
之用內臣耶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
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是月二十日汚陽
州長夏門外居民劉勛甫家白晝黑風揭一屋去柱
壁囊橐不動四隣如故山陰龍見尾觀者如堵八月
鹽山大以禾稼皆沒桃李秋花結實命科道各官分
地督運從太監張葵憲之言也召廷臣于平臺及河

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叅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
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爲借援又請罷
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
州爾卽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譴老獬獬
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散而復合九月京師
警命象昇入衛象昇去賊休息襄陽秋高乃出二十
萬沿江而下烽及儀揚寇至尉氏登封汝南自成犯
鳳翔冬十月朔淮安新城東門民家北雞振羽啼躍
而化爲雄天狗見豫分河南寇陷襄城漢南賊陷褒
城丹徒田野火光燭天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命採
平陽鳳翔諸鎮以儲國用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
各進馬也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時百官冬朝戴貂
煖耳陳啓新詭示其貧以布作裙袴新近臣虧班聯
之體以羞朝望且近于詐非禮也北方小民製幘倒
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
親戚有飲泣而不敢認有掉臂而不欲認一以畏人
避罪一以自爲寡恩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質蟒服
于賈庫乘車去弗不避呵殿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
下之序溷肴無別基諫以爲言終莫能禁又松仕士
大夫好着縑巾屋其上而廣之前後施幅武彘于肩

雜以組紉而紕其旁緣其下此武士巾也其有期功之喪別綴白條于其上有兵喪之象常熟婦女裳下齊殺爲襖積者百而緯之與衰服無異人皆以爲凶服無錫一孝廉嘗衣短衣不蔽膝巾紫色而朱帶雙垂自首以屬于要金壇一公子跛而陋好施粉黛弓其足爲婦人裝畫必寢其見客也常以夜後此兩人皆以凶終曹風之詩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百年以歌舞則獨難于女其風始于江漢宛雒而後于吳越上屢下詔以絕益災荒士大夫粗承平餘俗欲身率天下以儉而終不改於歲有葛屨履霜之心而不能變美裘造適之習詩人刺其公之好奢而謂不稱其服者其咎在上也春秋戒子臧之身叙京師城守功災而謂服之不衷者其咎在下也

二甲野錄卷八

圭

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庵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初內監爲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山陰會稽地震金華入縣大旱民食土名觀音粉礫縣新昌皆旱鳳翔學前鳥巢地數萬爲陣方能應矩叙禁旅功太監劉元斌磨錦衣衛百戶命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山西牛文炳分守御馬太監王夢弼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名兵部左侍郎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于平蓋十二月曹化雨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樊惑如

炬在太微東南鎮江金雞嶺土山崩聞有神言上歲極寒黃浦水

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旗幟亢且雷聲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大輪納事例老狃狃趨桐城賊之趨桐城也大衆盡奔有劉道白晝盡張如蠅磔賊數十騎不敢前更遇馬從他道以入道從容還負其店主一人老嫗走附舍後山從山頂望塵起尤噴噴頓足其氣直欲吞賊世何常無壯士賊將入桐城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通不經主人賊笑曰汝若此何必久住世間爲笑而汝曹又一翁赴其戚屬家其家方海海出避翁罵曰汝曹竟而賊至立神矣正當需乃公爲而居守其家避未翁立見賊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老

二甲野錄卷八

圭

狃狃所部整齊王八大王九營潰分爲四犯廬江舒城分擾江北時混天星侵商維李自成犯西安過天星據汧隴蝎子塊勾西人餘楚賊盡在江北別賊會池河李自成犯涇陽三原獻寇斬黃敗於黃岡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真尋西入楚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通賦太監孫茂霖奏石塊生火延燒倉場等屋北地紅雨白虹赤氣貫日命陝撫孫傳庭總理河南左良玉連破賊擒一條蕙新來虎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分守津通臨德遠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養先卒

詔錄其家三月會稽山石言聲如鐘陝西天鼓鳴十四日真定蜚晦如夜大風霾發屋拔木夏四月閩據階成義烏枯禾重蕪結粒米香異常命南京守脩太監孫象賢張雲漢清覈兵馬械仗罷關內道楊于國降未平道劉景耀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李如燦應詔上疏下錦衣衛獄左諭德黃道周疏救上不憚切責之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起新及元輔溫體仁上怒廷杖戍遼西楊嗣昌上珣輪事例閏四月四日雅州地震十四日新鎮地震者二十六日又震者一同時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三又叙州

二 甲 野 錄 卷 八

諸

府震建武所震瀘州震越雋衛震皆同日二十九日榮縣黃時泰家地鳴聲聞半里太湖縣楓香店官兵營刀鎗上火光閃爍砲空鳴鬼夜哭老猢猻八營避暑六合散入潛山太湖河南汝水變味甚惡飲者多病鐘山鳴似虎哮吼錢塘江水拂化為魚漁人網獲中有首尾未變者木如故是月大旱久祈不雨五月熒惑晝見郎襄賊犯荊州焚荆王墳園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太白經天秋七月江北賊陷六合圍天長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八月黃州天雨蟲色黑大如菽蠕蠕動食苗俱

盡鳳翔蝗飛蔽天山東雨血劍州大水先未水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自反而復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皆漂沒黃腸凶具架在民屋標者累巢賊突入鳳陽掠器械分往河南泗州冬十月太白晝見怒赤江寧大霧晦暝露斂著樹木有若旗槍稜奔森然過天星同闔入蜀混天王蝎子塊隨之闔偕過天星九股陷寧羗昭化劍州梓潼江油崇寧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江北賊陷靈璧十二月禁軍大集襄陽命洪承疇孫傳庭合勦賊走鄖西

二 甲 野 錄 卷 八

三

太監陳奏地震泗州學宮檜樹吐烟若篆有異香時上好察邇言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宜用古字作密蓋以山歷宗故不安從古文則宗廟安于泰山也人以爲妖言上過宮中秘殿老閣以此先朝所封戒勿動上命啓之得古画數幅有一人帶進賢冠者七曰官多法亂有數十人隔河對泣曰軍民號泣京師宣武門外斜街民家白雞羽毛鮮好啄距純赤重四十觔慈谿孝廉應廷吉見之愀然曰此驚也所見之處國亡萬曆三十六年靖遠營軍家雖難化爲雄則鳴將有距矣蓋是時五患已大成故難避也

末清分守前鎮西協京師警名孫傳庭洪承疇入術
曹操乞撫操即畢分屯房竹獻亦就撫屯穀城無文
早郡邑申文新雨文後園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漑時
獨枯不通奸民為通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銘
庇之乃移其十一月五日日中黑子黑氣或青白氣
營於城內
日入時光摩盪如兩日京房曰天下不順其主厥異
若赤黃若乍一日日有黑子黑雲若青蕭山北山鳴新
鄉天雨黑水臣得志亡國之兆也京師黑青兒似飛
霍民大擾樂昌城東魏氏猪生一子猪首獅身兩眼
環象鼻勾無孔額有赤角如荷重上耳尖面圓唇紅
上下各三齒當塗大破患毛疹身熱傷寒三日出
疹脹甚投以藥皆死有娘以針刺中指中節即出紫
血少許去如羊毛者一莖隨愈疫漸息而娘死焉
日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
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
於明孔無二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巳未為始
五十有五年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
以是上下分明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
元年是戊申為大明實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
乾隆帝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數日大有命
聖下御極之人勿用自易卦直六十七年事未有一
著若此者一年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事未有一
交直十一年零七十七卦直六十七年事未有一
下恭默深明天道當察察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
承之始外清道黨內掃權璫天下倉儲虛竭下開

永四年而士族離心寇攘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
應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人柄用懷小命之臣
君之哲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奉無遠
威苛細治朝者以督責為為要談治道者以姑息
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不經談治道者以姑
為知務片言可折者為終年一語相違則殊連四
起使陛下長駕遠馭之意漸漸而入於其臣之
制禍端之思抑鬱而流終必承小人之說而為
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未流終必承小人之說而為
敢於欺詐小人之下取譽成則在於拘學守文之士
方錄巧之泉布之內庭諸臣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於錢刀泉布之內庭諸臣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省覽思之泉布之內庭諸臣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未所用之師中而功之微在阿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小者人者幾何事就小人之微在阿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者人者幾何事就小人之微在阿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本意之師中而功之微在阿所敢於拘學守文之士
無不盡心竭力而小人見事有恒短于事理恒長于
為民之必不而謂之兵燹之必不而謂之兵燹之
可復仇尼則謂之功消于無窮而謂之兵燹之
有夏仇尼則謂之功消于無窮而謂之兵燹之
意在於干城腹心所屬向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
時不遂于干城腹心所屬向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
試止乎干城腹心所屬向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
用即亂致之亦足以理無外患古有言亂致之亦
無計亂致之亦足以理無外患古有言亂致之亦
在自亂致之亦足以理無外患古有言亂致之亦
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為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
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
亦反申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
下趨然深恩易集陰陽當否之泰何者謂之小人
者謂之第子何者謂之第子何者謂之第子何者謂
亂朝若則去之為族因以朝著為族因以朝著為族
之勿以遷遷為族因以朝著為族因以朝著為族

年而三錫之勳可成無嗣之休畢至矣臣等臣等
大雪至戊寅米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
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善日無繼惟休亦無繼惟
臣等育已久病疾又新不能自矢石以報陛下又不
忍盡然終開一言而死誠不自鮮此一言即朕目
無愧非敢穿鑿傳會以資聖明為天下萬世之所
笑

己卯春正月元旦日出無光三日日光摩盪若鏡袋
噴花自旦至暮五日日旁青黑氣若戟東南有白虹
叙緝奸功東厥太監王之心曹化淳襲錦衣衛百戶
鹽山兵變城野人民死亡無算二月朔斬州石統自
震州署有石統十一門忽自震堂瓦崩顛署州事李
自震將火冲天震堂前空地復于三月朔日
堂柱亦自起焚天鼓鳴鳳翔火龍城

工部野象事

畢

食牛入人腹食嬰兒見骨十二日寧前日幾辰時兩
傍各一白九俄日上有白氣申時有黑氣掩日忽優
入日中忽從日內墜出摩盪數次巡撫方一藻以聞
十七日易州白石口南城天聲自北起至南次日從
東北起至西南皆晴日無雲風亦甚緩其嚮如雷又
似桴鼓聲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革
里眼射場天合混十萬掠信陽光山三月羣賊會固
始乃趨六安避夏四月有星隕于鳳翔袁面師家不
及地旋轉如冷金良久漸高飛去照數十里十八日
會寧縣降旱霜自春徂夏不雨時上頗于內庭建設

工部野象事

十

齋醮禮科給事中張垞上言宗社之安危在旦夕必
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
為鑒戒不聽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
劉垣失牛門庭無恙若使墮水足拒則去年通德
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入則
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據此百萬于木齋
執告移而用之于嚴毅使敵騎不得購入哉左良
玉再破射場天降之萬慶莊州產怪馬當頭一目豕
蹄扇尾出胎即啼嘶馳驟旋死五月初九日未刻撫
寧縣自濶溝起東至沙河長不老口西至榆關大雨
雹田禾盡死背宿下移其占為虎狼食人皆主西方
虎肉視斯獻忠復畔于穀城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
民之應乎

命後償之六月宣府地震高唐州飛蝗蔽日禮部尚
書林欲楫請聚僧道贖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鹽山
蝗蝻遍野食稼殆盡秋七月羅汝才九營復叛應獻
二賊合房縣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王裕民總
督京營戒午門端門內臣延接朝士天雷擊破城舖
樓墻七丈餘木砲擊碎密雲巡撫趙先朴以聞八月
杭州蝗大至北關外積二三十多灰色亦有綠色者
頭類馬白水同官雒南隴西大雨雹九月大學士楊
嗣昌督師討賊賜上方劍雲於不蓋後殿上手賜
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氣從此靖遠期教養遂民
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厚如指甲長四尺餘闊一尺

當新敗之餘下當陽出宛葉一再戰于麻城洶陽之
間賊遂以破獻忠漏刃破膽未頭奔竄之不逞其前
之亡半則緩追也其後之脫免則速獲也江漢巴蜀
之民常所瞻塗地于此賊之手故使良王不成其功
嗚呼此孰非三月詔撤各鎮內監還京初十日夜三
更去孝陵寶城十里長頭楓香樹松樹各一被雷火
霹靂南兵部尙書汪慶百以聞十五日斬州城隍廟
古鐘不擊自鳴襄陽春山鄉獲牛犢兩頭二目京房
曰牛生二首一德安府天雨魚占曰天雨魚驚民
身天下將分之象吳郡天雨麥開中渭南縣天雨蕎麥高唐州大無
麥禾餘姚文廟栢樹見雀傷三年改易王者爵傷如
甘露黃者爵傷夏四月月入井暈憂又曰大臣誅有
破軍
殺將五月羅汝才過天星七股入蜀官軍扼夔門癸
未賊陷大昌犯夔州副將賀人龍生擒自來虎等石
砧女帥邀之又斬東山虎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
石砧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隱其
遠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
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遜酒飲曰邵公
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未
幾賊大至張令被射死秦石砧兵亦覆沒秦舉騎見
撫日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舉其半
牛像之官足破賊土官家用一箭一帶調兵者最急
答以能飯者畢至帶則持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已
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王計
不用邵撫提春也當良王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
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紅袍手製成桃花馬上擒賊
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涉萬里行擒賊
副場天賊入乾溪羅過分道西行率小秦王上天王

二申野錄卷六

書

混世王一連驚關索走雲陽江北賊陷羅田鹽山飛
蝗遍野當塗大水有蝗六月泰階圯後武陵韓城宜
典三相皆紹興不雨四月諸暨雨雹害稼殺牛羊甚
不以令終衆山陰會稽蝗自西北來常州李生瓜大學士薛國
觀免先是人朝上何敢如是東原太監王化民在側汙決
沾背於是專其陰事而二十四日渾源地震初九
日復官軍擒賊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爲軍鋒
擒掠山虎銳殄盡托天王常安國降遣拆地虎論
過天星擒流金鍾金狗兒滾地狼又可天虎降降將
楊旭一隻虎隨官軍追賊賊敗走大昌獻忠入巫山
監自典勇走白竿秋七月雷震襄府門樹樹有鹽數
斗月晦無光杭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夜月無光陽城縣析
城山中諸樹枝頭遍挂人形長三寸綠色衣冠襟袖
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線如佩壘繩繫狀山人拾之懸
室內至春時綠殼開裂中出一蛺蝶飛去山有女樹
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日沒死日出復然又大
食國有孩兒樹赤葉枝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則笑
香山有物如嬰孩而無眼魚貫同行又清遠台州颶風
拔木覆廬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驚路
大寧小秦王金翅鵬降汝才合獻八月湖廣西門旗
竿上出火大如斗飛落城河華陰縣渭水赤杭州城

二申野錄卷六

書

門夜鳴賑河東真定山東河南過天星惠登相降
人飢民聚太行山所在蠶起江北賊革里眼左金王
突霍太陷麻城黃梅九月五車中隱三柱不見史曰
具兵起一云五車天子之兵車舍也三柱動則車騎
發崇禎中朝士勸上修車戰之法而孫傳庭郊縣之
敗竟以火車致潰其月望兩日出沒河南郊縣李際
遇申靖邦任辰張鼎為盜眾五萬關索王允恩楊允
甫降羅汝才之入蜀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
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開索入股相繼降回革左走
英霍逼鳳陽秦師大破聞於函谷蝎子塊誅部賊相
繼降聞寬漢南秦兵燹之于北左良玉阮武開以南
自成窮蹙不得逸屢欲自經會嗣昌以圓師必缺空
武開一路遂逃鄖陽得飢民數萬復大振揚賊初起
賊出險遂橫不可制是流賊之禍輒首之也聞賊將
擒楊嗣昌謂圓師必缺開函谷一道聞逃出差不可
救是流賊之禍昌終之也獻操陷大昌冬十月辛卯
朔日有食之參足突出玉井新會晝晦如夜河南怪
風獨草趨楚降將掃地王張一川被獻擒弔死官軍
逼之操獻陷劍州走西川十一月闖因殺函蝎子塊
死滿天星張妙子邢家米及闖部大天王鎮天一
條龍小紅狼九良星相繼請降闖潰圍出河南土寇
起袁時中聚眾數萬破開州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率

先集開封十四年三月六日攻陷全柳時中嘯聚
營其令以去以其對袁老山一營而言故謂之小袁
河南走有東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與遂程
敗之東奔歸德達于穎亳科合仇民十餘萬時李自成
乃東奔歸德達于穎亳科合仇民十餘萬時李自成
西相說于陳崇之問許配中長其強而自成貪其眾
雖勝李陵以與為盟許配中長其強而自成貪其眾
倉卒以形勢依倚其不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之當
矢石而己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又見自成之當
縣遂叛而己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又見自成之當
散亡時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威遠行半道
中於其間收合餘黨復得數萬人東歸賴毫為官軍
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繼督
侯特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繼督
來者特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繼督
地日圍鎮偏介雒州時中萬處以茶毒兩境之民因
有寧日雒州無長史劉泰亮好殺橫徵求北漢關有
其營客將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謀求北漢關有
賊素知其反覆會未城鹿邑焚掠自如也鄉吏趙商
自頃京師之尋得旨許陳末福與之俱時中自以鄉
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陳末福與之俱時中自以鄉
關非圖起也使一徑渡京與陳末福與之俱時中自以鄉
復下耶乃飲舟北岸而告曰若新李際遇并自成
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始戰其下勿動已自成
移屯漸復自歸時中請諸生劉宗文者為賊用說時中
除舊黨復自歸時中請諸生劉宗文者為賊用說時中
日馬龍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
隊大至擒時中殺之餘眾或殺或降散者向把把令
李翁如擒胡明山等十餘人或殺或降散者向把把令
者十餘人為親信他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
年十二月宣府地震汝寧上蔡地裂新

安縣都御史呂孔學墓上石碣吹入雲中去五里方
墜闔園末寧陷之殺萬安王采鑑土寇一斗穀等應
之陷宜陽時得李嚴為謀主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浙江大旱人相食草木俱盡

辛巳春正月壬寅朔黃霧四塞日背無光占曰民相
食主去君
湖廣地震山東盜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山東所
在賊起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巡撫王國寶檄
總兵劉澤清擊破之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
為人好聲色將畧本無所長修科臣韓如愈一言之
怨乘隙微半道殺之其胥封東平也自云先帝已行
拜而逃侯人莫得而辨也閩閩河南府叛兵迎之

工中野錄

美

城遂陷福王遇害福王粹宗子母鄭貴妃專寵就
國日海內全盛上所遣稅使使
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明球漢野丹砂空青寶石
括贏美億萬計名人士私財入貴妃掌握金銀斤十之
九以資王富厚甲天下及賊逼援兵之過洛者口靜
藉藉或言王中言曰王府金錢百萬在城中苦勸王
不為動未幾洛陽破王之血肉且為開之福祿酒王
財寶手賊入王府珠玉貨賂山積裝囊盡任以入
盧氏山中發王府中獻入巴州大敗官軍于開縣復
及倉粟大賑飢民
下夔門走典房山中二月福建地震山西偏頭關天
鼓鳴楚府猶犬流淚有哭泣聲太倉衛指揮姜周輔
家雞伏子兩頭四翼入足擢使亦勸也衛將
廢屢災見于其家嘉興
城聲震如裂响穉城愁河北土寇陷新野羅汝才與

工中野錄

美

獻自川入楚河南土寇瓦罐子一斗穀歸關合攻關
封山東土寇逼東阿汶上革左偽降旋叛河南土寇
孟三據河陰官軍斬之闕席捲子女玉帛入山圍開
封周王却之獻襲襄陽害襄王渡江破樊城陷當陽
郟縣又陷光州新野攻固始再陷光州革左在皖桐
勾合之獻操陷隨州三月初二日天津遊擊張國安
巡河至趙家場刀鎗上火星灼灼有光黑夜列戟如
星巡撫李繼貞以聞晉成都王頴與長沙王相攻隨
州反其兵器皆夜有火先萬曆中各邊警竿有火凡
十五見其槍子路有火時風雷大作綏靜邊堡軍
棍摸之棍亦生火孤山堡亦如之山東撫治令箭及
刀鎗頭皆出火魏書曰輕民命好攻戰則金失其性
而為魏神宗非好戰之主而傾宗用兵紹興連歲旱
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則火何為而作哉紹興連歲旱
民苦飢諸暨上虞餘姚蝗遍野邑人錢世貴屬民以
水照火蝗赴水死者十之三河間大旱蝗飛蔽天人
相食丙子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繼于軍陝督丁啓
睿督師革左五營走麻城勾獻夏四月召前大學士
周延儒入朝聞陷歸德牛金星降賊薦宋獻策天津
地震閏四月初八日雷火起薊州城西北燒至趙家
谷延二十餘里當塗旱大飢疫上海大旱蝗餓孺載
道有賣婆竊人子女至家殺之以供飽啖隣人聞所
烹肉甚香格鍋視之手足宛然鳴官立斃之蕭山下

鄉人許三殺子而食五月赦傳宗龍督陝兵討賊河

南袁時中二十萬窺鳳泗總兵劉良佐擊敗之

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興之舊將後總督淮陽

再率麾下從獲祖陵祭革左最後收未城亦有功奉

安土寇十餘萬掠兗州走邳州焚掠犯徐州至揚州

南沙河店燬漕船入東平州豐縣徐州賊合之東平

賊李青山屯梁山梁山本居者因亂竄梁山之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

青山斬其黨艾雙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偽封當家大

元帥梁山諸賊皆其官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

去有賈望山者澤清破其巢於沂州十五年正月太

憲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山東其弟青聖龍生擒青山

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其官楊行者故將

著姓也其騎且半逐之至其縣東之箕山楊和射

中其馬翌龍遂得而生擒賊之援勦禁肅太監入都

者曰劉元斌于中道流稱獲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為

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偽軍師王辟臣等本東平州

諸生城陷為賊所困因偽軍師之用與偽中軍趙一資同

脩心腹賊之陸梁跳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偽元帥陳

維新明芳臨湖集偽元帥余城印張家廟偽元帥陳

清輝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張張家廟偽元帥

元帥朱連掌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偽元

帥李相南梁山梁家灣梁山之從弟也梁山偽元帥

侯慶屯偽元帥李青山望山蕭皮口偽元帥吳應詔

油簍山偽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偽元帥

二人偽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偽城賊

皮口偽副元帥王加典花藍店偽副元帥魏連弘又

有偽千總張明山偽參謀楊基而馮三益呂朋年王

茂祥施可憑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清奉皇上職樂教

脅之肯不致根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

二十四人青山傳置檻車餘皆反接以狗上曰青山

小醜久乃就擒不足以致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

斬于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隣臣勦青山以

約降其賊伴也上率太子未定二王鄰門受之衆賊

曰許我假官乃將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格立

拔大詬罵當官人龍破關於靈峽山中時圍衆五

負約死乃絕聲賀人龍破關於靈峽山中時圍衆五

賊敗歸之復去破傳宗龍軍遂陷項城分賊屠商

水扶溝闔操合陷葉縣劉國能死陷泌陽劉國能

天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先是庚寅六月左

遣之關賊於瑪瑙山蘇食盡分兵抄糧不得者殺之

賊卒多降左使國能將之前行許糧糧至賊間營延

入國能大破之擒其妻叔氏高氏與徐以顯潘獨鰲

等送襄陽獄至是守崇陽賊破城自刎死其賊革左

妻先死其子方入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其賊革左

自霍太來會圖左良玉於郢城陷襄城六月初二日

雷震宣城西門城樓火藥中發樓遂糜碎湖廣大風

電巡按汪承詔以聞兩京河南山東浙江蝗多飢益

江南池河守備高策銓報于廣武衛之龍山英武衛

之小橫土中變成紅綠白三色米粉軍民取以充飢

取者日數千人名曰觀音糧左革陷宿松英山賊被

左師敗于南陽西走與操合陷信陽泌陽走隨州秋

七月二十六日大同地震者三高唐州有鼠千百為

羣食禾立盡左革陷潛山圍麻城猷圍鄖陽總兵黃

得功戲下兵叛西走投猷陷鄖西操忤于猷北走與

闖合猷破鄖兵有衆數十萬八月大學士薛國觀賜

死籍其家宣府水電為災戊午上海海潮日三至辛

酉上幸太學先期命司禮太監王德化率羣臣習儀
太學陝西地震獻掠信陽左師大敗之負重創道山
中僅數百人九月四川龍安府地震應天地震改東
廠提督京營亦稱總督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浙合關
獻大敗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東走與猗革同入霍山
拒守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既白晝如夜星斗盡
見百鳥飛鳴牛羊雞犬皆驚逐太監劉元斌盧九德
率兵追賊獻糾猗革左自霍太會闔于河南合六營
復攻舒城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是待
入直舍降將李萬慶沒于賊復陷襄城殺陝撫汪喬

二 甲 野 錄 卷 八

皇

年圍南陽陷之唐王遇害十二月陷洧州許州長葛
鄢陵合操陷禹州徵王遇害再圍開封陳永福射中
闖左目福建巡撫蕭奕輔奏異風高郵湖星隕大如
屋鐘祥南門城樓吐烟三日是年杭城旱飢即富家
亦半食粥或兼煮蠶豈以充飢貧者採榆屑木以食
諺云湖船底漏司厨刀銹梨園餓瘦上瓦下瓦抱禍
遠走

壬午春正月辛未朔潞安風霾晝晦如夜道絕往來
罷提督京營內臣起孫傳庭督陝兵討賊山東李青
山就擒誅左革陷潛山巢縣闖攻開封獻陷亳州二

月羣鼠渡江晝夜不絕萬曆戊午已未江北有方鼠
尾長天啓時田鼠糾結如蜂散江入蘆葦根苗立盡
張養默言短尾方鼠小者食邪小左革陷全椒闖操合

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屠之令猗革復攻舒城皇極鳴
吻出烟近察之乃細赤蟻如是飛者三日元史于燕
時掘地見赤頭蟲無萬數術者曰將來三月左革猗

代國家者此物也而赤蟲則從古未有
五股合獻攻六安袁時中會之旋合于闖闖操陷睢
州太康圍歸德陷之陷寧陵考城闖操三攻開封夏

四月焚惑犯歲星十五日山西地震順天三河縣境
內空中忽墮一龍牛頭蛇身有鱗有角宛轉叫號于

二 甲 野 錄 卷 八

皇

沙壘中以水沃之則稍止如是者三晝夜乃死夫龍
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墮于地失職且死矣

勝縣有酒化為血浦江地大動孫傳庭斬賀人龍賊
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袁時中以賊合陷六安五

月焚惑犯鎮星雷震孝陵松樹星流如織歲星逆行
占日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鄰萌曰歲有馬士英起兵

部左侍郎兼食都御史提督鳳陽革賊陷無為州獻
襲破廬州六月革左復入六安英霍山中革賊入舒
城獻忠陷廬江秋七月保撫楊文岳奏怪風山西復
地震十六日萊州地震鳳陽屢地震自十五至十七

其初寶頂中有聲如雷東西動盪者數十晝夜而震乃發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馬衛營泰州兩大山因地震合為一其民居兩山間者數百家皆被壓沒不見聊城縣民馬中杰家生豕一首二尾七蹄五行傳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祠萬曆中而一目的是年侯用陳奇瑜為京師鐵礮自鳴四川總督因撫失職不聽之效也達州城濠水變為血城中井鳴斯州樹杪火發焚其木殆盡革賊敗廬州城八月主考將至南關民間訛傳曰壬午不開場自此江南淪沒是科已後不復為之南關矣革左猖掠信陽出麻城會猷猷合水陸

十二甲野錄卷八

賊五十六營於皖江復陷六安謀入金陵袁時中突入蕭縣延綏定邊堡妖鼠產于蝦蟆腹中一產數十遍二三百里食禾稼皆盡江寧大疫金縣田鼠殘食夏秋禾苗巡按李悅心以聞隴西縣田鼠灰黃白三色害稼九月老獾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額州旋合闔河決灌開封侯恂督師河上推官黃澍以舟迎周王北渡闕敗官軍於南陽猷走潛山黃得功大敗之賊腹心婦豎俱盡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獲而侯侯為入朴忠類直出千天性所部不過三萬身自衛突功步初為羣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值警馬家商俱逃遁培南

十二甲野錄卷八

其降夜聞呼喚聲生一男將執以聞之官其人抱見過勝嘉定有一男子無家室忽腹大面黃人以爲盛人生一物雙貓首首有角角之顛有目身如人手垂上海疾雷迅風暴雨誅太監劉元斌王裕民山東婦

御手兩騎馳驟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作增南侯飲盤列生疏有制喚之下高傑引兵象揚州公從大生人浮巨勝有丘總兵第守備下曉將能飲者以飲之總兵自公大笑侯問故曰生笑丘守備不飲及杖粗也侯笑而止能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不飲下侯乃上馬旁一卒授之鞭跨左驅一手又一卒授之鞭跨右驅下背後又五騎騎負一箭箭下隨之注箭箭右射疾於雨箭盡擲弓網以箭箭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騎而索飲如平時侯有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州為前部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細細革里眼等數之革賊大營隊二將者五營中以曉勇聞故伏以待報國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馬誘侯為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侯正切齒欲為復仇匹馬值取二將賊四起用機鈎鈎侯侯奔回二將追近侯回身驛箭中賊喉落馬賊兵我奪侯鐵

遜去不知所之聞屠南陽聞操合趙汝寧劉良佐再
破猷于安慶猷走斬水十一月袁時中合於聞聞賊
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禦却之斬州有鬼白日
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抑掄石人剛風鴨蛋洲有飛
雀萬餘投斬州南城濠後猷忠誠武昌從鴨蛋洲渡
學近黑背也黑色義此北之鸛鶴來巢為羽蟲之
主急有飛鳥之象焉黃梅孔隴鎮地藏目出淚一縷
循鼻而下拭而復出閏十一月河南土寇蠡起李好
孫學禮李際遇各數萬圍合諸賊圍汝寧屠之向襄
陽掠崇王由嶺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猷屠桐城陷
無為州黃梅太湖泉州雨水如血紅白不一紹興連

上甲野集卷八

星

歲桃李冬花十二月青浦東門外河內一石及灘上
一石又諸生楊家杵礎皆湧血不止蜀劍州民家有
滴血污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廣濟胡是恭家馬生
角八寸從耳中出袁時中東犯鳳院荊州迎賊左良
玉避賊賊陷襄陽分賊陷夷陵宜城荊門向荊州遣
老獬獬據夷陵以犯禮是年奉先殿賜吻忽落地作
披髮鬼哭出宮羣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
因具袍笏伺之見鹵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人
舊闕云此李太后也為神宗生母良久寂然鳳陽祖
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以迄于今

癸未春正月朔熒惑逆行失其處左良玉避賊東下
流土寇叛兵白賁小秦王托塔王劉公子淝江龍管
泰山俱冒左軍劫掠聞賊陷承天犯顯陵分賊陷潛
江京山攻德安陷雲夢入黃陂屠之陷景陵猷賊破
廣濟襲斬州陷斬水陷黃州稱西王陷羅田是月二
日京師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建極殿
廡簷榱桷俱折五日大內諸殿脊及各門樓冉冉若
炊烟而微淡久而乃息京營巡捕軍夜宿基盤街之
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
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矣吾乃土

上甲野集卷八

星

神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前五鼓偶
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蹴過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
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言
畢不見邏者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乃作
二月舉場左右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一時貿易
多得紙錢乃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絕大疫定
後乃已先是河北傳一小兒見人白而毛逐之入廢
棺中發則白毛飛空幾滿俄而疫大作漸染江南民
相戒曰無食茹食者必病既而驗之以手折茹中分
之輒有一半毛斷之以刀則無有此白膏也亦羊傳
曰大膏者何大膏

也何休曰邪亂之氣所生先王設疾醫藥萬民之疾
病又奈鬼神而祭之以其時埋瘞無弗盡
故民得考終厥命今兩河暴骨不收惡氣鬱崇而為
疫半金也全氣傷故羊禍轉入于疾疫此其徵也其
民爭效之是書道藏中固以解疫生民短折人主不
能救而天救之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殺
岷王時湖南諸蠻皆伺釁土寇勾引攻掠盡歸闕
闕遣賊陷麻城攻郟縣陷之盭山清明後大雪連日
三月二十四日京師風霾晝晦闕賊襲殺革里眼左
金王并其眾一革即賀羅汝才為闕攻郟陽澧州土寇
勾圍陷常德辰岳諸府相繼陷而雲貴獻賊屠斬州
且盡破斯木驅美女以焚城四月湯溪李樹生瓜義
烏牛生兩頭一身八足闕殺汝才汝才號曹操督而
合賊又攻郟陽陷保康入禹州二十一日甲申下詔
厲將士討賊又告諭汝洛島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
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仲
討賊斬偽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
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
之友者起岳賊萬登聚眾勇萬人為之應自為長吳
太李亦起岳賊萬登聚眾勇萬人為之應自為長吳
友發陳末福所破窮寇遂龍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
衆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楊九曲郭三海及張五平侯
爲強三海許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
有以定十二年七月萬登乃請降劉洪起者西平縣
徒與其弟洪起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動洪禮

等號為諸劉香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諸
口高點燈多熱油以防備西平劉香頭劉字郭三海
其別號也十年春與劉香之弟劉香頭劉香頭劉香
反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
五平侯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香頭劉香
誘賊首朱榮祖顧善戰陳爾學盛顯祖破之又以計
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賞并其黨五千殺之盡
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援汴不利歸
以其兵獲白太徽誅之閏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
武將吏俱聚白太徽誅之閏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
韓道署遂不聚賊至走趙牙山以免城未破時同知
署巡道事而沈萬登至走趙牙山以免城未破時同
大將軍不事而沈萬登至走趙牙山以免城未破時
不禮謀救復○李際遇至封命為副總兵遂與劉洪
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相交結有陳金斗者
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泉二萬人尋為官軍
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培邦周如立姬之英
等各結土寨李際登封之上寨于陽新二城未
大宋各寨極險隘而際遇差有善意人歸之李自
成之陷宛洛保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
日誰請兵誰保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蔡
洪起一而夜走七百里至左帥軍前請救足底入
刺石屑而己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報
兵部報遂平副將劉起在西平與老制等四家打仗
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之在襄陽
亦殺偽官以自效上皆下詔褒獎自成一虎出河
意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鄂州以迎賊秦軍發左營
出潁州以敵左兵發後營出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
中李際遇劉洪起洪起洪起洪起洪起洪起洪起洪
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起洪起洪起洪起
而自成以夏四月于襄陽大置官吏遣偽防無使金
有章并鄂連鄉應麟樊仲表至汝徽到韓華美具儀
將軍以兵護都尉侯王鳳及長族四人分屯各門山

案如馬尚志趙青山者大第受賊所署官韓華美出
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勝與合而
陰陽之九月二十四日孫玉成等入守而巳脫走
薄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入守而巳脫走
真陽萬登已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等入守而巳脫走
計執鄂連馬向志等萬登至而孫玉成等入守而巳脫走
初四日韓登九德以聞得萬登送之汝人爭食其肉
援勦太監盧九德以聞得萬登送之汝人爭食其肉
具見義奮有功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議叙當是時
李自成圍李際遇于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
出白崖關剿乃解督師與自成戰于襄陽之南萬登
際遇告不能出師為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入
于其間完守人保明年甲申春萬登乃與洪起相
殺其衆起于萬登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與洪起相
秀避之于固始四月朔洪起名其黨郭黃臉全阜趙
發吾以合圍汝人糧餉牛馬俱盡野郭黃臉全阜趙
之以食人彭德司理陳朱明開京都變野郭黃臉全阜趙
劉洗讓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自稱左平南麾下
皆被執洪起磔之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南麾下

二申野錄卷八

李

副將軍南至楚穎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
案偽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翼權將
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
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置棹之幾
楚據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榆南
陽開封諸偽官傳送南中詔用為淮蔡總兵加都督
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
用即汝寧御史公署修改巨麗開神府榮義旌旗甚
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
糧六月大兵至汝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
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
不早降官軍執至京師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既已
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而
劉鈺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衆介似賊似民
之問他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二十四日午時
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二十四日午時
金華郡中見日忽無光有青紅赤白氣圍日四重內
黑氣蒙之五月朔京師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邇夕不

止河間大風白晝晦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
銅器為雷火所擊融而成灰進魏藻德為禮部右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
巡捕練兵闖賊攻殺袁時中老獬獬降聞為所部馬
守自後止闖猷兩大賊陸沉中原矣猷破漢陽陷武
昌沉楚王屠楚宗盡驅民於江武昌未破前一月有
異人呼于市曰一羣猪屠伯至矣楚宗最橫遇亂亦
最酷六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奉先殿廟脊鴟吻碎中
有劍削拔去不知落在何所廟門玲龍雕刻處皆損
壞有龍爪痕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荳渡淮及出賣如

二申野錄卷八

李

人首耳目口鼻咸具闖賊大造戰艦于荆襄遣老獬
獬攻常德謀自王於荆襄五六萬每一兵役二十餘
人凡百萬人聞留賊守襄陽率精銳往河南與官軍
戰大敗奔襄城謀據開秋七月松江繡野橋兩血黃
州城南門哭五日止官軍迫賊獻率衆西渡陷咸寧
蒲圻向岳州三敗乃悉二十萬衆圍陷之八月陷長
沙湘潭又陷衡州是月十四日夜黎城星月皎潔見
一龍蜿蜒上升金光閃爍隔戶皆黃九月陷永州破
寶慶常德分賊入廣西全州犯江西袁州猷歸長沙
陷萍鄉攸縣分宜冬十月朔冬至五更上海迅雷

震電大雨初十日黃昏時有銀一片自西飛來銀邊相觸有玳瑁聲漸漸往南不知所之十五日汝寧光州雨綿如絮飛遍田野占曰天雨絮兵起國將喪無後乾州水雹大如斛毀民屋傷人建極殿鳴吻中有聲似鷄鳩曰苦其聲漸大後作犬吠聲三日夜不止時將祭宗廟幽簿已設忽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又見太廟中鬼皆嗥呼而出京師黑青入宮中嘗見如豕如犬者黑色行作鬼聲江南自京口至江陰無錫民曉起或見黑圈記其門或見釜底西梅花一夜殆遍一隻虎陷閭鄉陷潼關孫傳庭陣亡陷華

二申野錄卷八

陰屠渭南陷華州居商州陷臨潼陷西安分賊掠商延中部十一月火藥庫災震驚遠邇傷三十餘人藥之所激空棺飛過數十家庫梁墮入錦衣衛堂上賊陷延安屠鳳翔陷榆林屠之榆林為天下勁兵處年餉絕軍士飢用而殍殍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擄寧夏三邊俱殍居慶陽傳檄定河南西境十二月朔日無光星晝見占曰無光九十李自成遣賊攻漢中不克前鋒渡河入山西陷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遣賊陷甘州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崇禎朝所任五十相即位初勸推蒲州韓爌定國是而幹畧無間高陽蔡承宗當嚴關而落勿莫預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故卜而

宜與周延儒為程溫體仁之上言多傾險大臣止於一推君子持之太過體仁在仁上言多傾險大臣止於一必不悟乃眾臣爭奏俾體仁在仁上言多傾險大臣止於一苦心引教不能明言兩入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也然今思之體仁用人而天下亂未必不可也其所以治由易於貪敗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嗣昌欺人跡其為政也亦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嗣昌欺人跡其為政也宜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嗣昌欺人跡其為政也致冠難日深勳撫觀觀此盡失其後之人隱得罪八年獨免果操何說而得此後盡失其後之人隱得罪八年心中以談遷事任下以銅過言路幸使名位企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拾矣語曰日中必移月盈必虧人主之凶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廟不視官寺乘載而天下之局成出宰相之與諫諍奸虛懷創席乘幸老成忠厚半磨滅于逆奄之手新進趨起願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誦功名之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險談惑亂天下而難然起與之爭帝既信其私立

二申野錄卷八

又恐難干獨任則緩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救其用而為難遂不可解舉軍入於思仇之中俾主上為之防復疑誤莫適所從舉以入於思仇之中俾主上為之故曰國策之禍宰相與諫諍為之也當與鳥程共執政又經鳥程之禍宰相與諫諍為之也當與鳥程患始棘又經鳥程之禍宰相與諫諍為之也當與鳥程年武陵受之無所程之慈權倫責醜禍而不宜與鳥程智若知其難宜與家居本俸樂自以帝必思之身開既久亦不得已于一出中知樂自以帝必思之身開之所為故其復相也捐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當世所急與謀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捐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與以自持然必取當世所急幸其專事欲卿驥龍之與以自持然必取當世所急而變隙生矣謂公以扶日太平宰相與董謙之勢合至發皆不決於廷諸德州研演本與暨同拜晉江蔣

秦副都御史方岳貢同首輔陝西人關佐理漢德廷
對第一甫三年岳貢久滯松江太守得謫用清名召
見不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泰風骨峭拔性慷慨負
重名晉人善治生家百萬數欲相輸以佐縣官有止
之者曰公行且相泰何以貴進及相而賊已過河計
不食建泰進曰臣自度資額既已就主憂願馳至太原
出私財集進士大悅倡率鄉里分主憂願馳至太原
以從副總兵士按兵部主事移改戶科給事中中
代先期總兵馬都尉萬曆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
吾儒法為警蹕御正陽門樓光祿寺一百餘侍班金
製乃返是日大風揚沙建泰就車過數步而左輔街
觀者以為建泰進士程源私建泰就車過數步而左
動而疾行可及建泰進士程源私建泰就車過數步
也既而曲沃陷建泰被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
開門不給餉攻之始開建泰被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

工申野錄卷八

不能進上以建泰之行也于二月朔川工部尚書范
景文命特遣薩德以兵部尚書兼工部進文淵閣為
總河岳貢以戶部尚書兼兵部進文淵閣為總河岳
管屯練事務駐于臨清淮揚備南遷也尋得旨中
是月德環演相繼德環之罷也以光時亨疏言練
人語議民追咎首為此策者德環擬旨云向時聚斂小
李待問為對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環曰皇上
在萬曆三十萬當時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皇
三萬今止二千五百萬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三
山未兵七萬入千五百萬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三
西兵陝西三邊兵名二十餘萬一縣抽練將原額兵
馬俱不得開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言
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上震
怒責以朋比德環力辯諸朝臣復為中敵而倪同慶

元璠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少解德環
數千或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折舊餉兵馬數
言不足是數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
近又私心恨之各官每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
苦遇賊心恨之各官每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
故雖慰留之竟以此人冒昧愚瞽罪當死因引咎
上雖慰留之竟以此人冒昧愚瞽罪當死因引咎
陳純德奏抽兵餉之弊疏曰兵一抽則人失其故
居無田園兵餉之弊疏曰兵一抽則人失其故
敵則潰而抽餉者既以餉無父母妻子之依思歸
遠調而樂其逃而利其餉武弁扣剋不歸主帥則
謀轉且樂其逃而利其餉武弁扣剋不歸主帥則
餉餉不則以養兵而用其餉武弁扣剋不歸主帥則
練餉不則以養兵而用其餉武弁扣剋不歸主帥則
臣有經世之畧者莫過于海此兩窮無道也先朝
國用惜年徐公農書及西海火器諸法皆講求以備

工申野錄卷八

指擊在上前亦能取言然上素惡直好諛見廷衡
仁操昌章諸不迎合又驚乃捷給而將不見廷衡
口操昌章諸不迎合又驚乃捷給而將不見廷衡
也德環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疏德環
以爲言然已先傳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疏德環
未敢演去然已先傳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疏德環
研相演去然已先傳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疏德環
不果行鳴呼上之免其得在後時德環李建泰范景
幾平倪元遇以今觀之如將德環李建泰范景文
政遠矣然必用國庫之備六卿之職德環李建泰范
去遠矣然必用國庫之備六卿之職德環李建泰范
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全賴德環李建泰范
者其開支京帑始自正統迄于萬曆之末亦止三百
餘萬今抽餉練餉年餉約計二千餘萬民亦止三百
而兵反少千往時據德環所陳當時國諸臣真萬
死不足反千往時據德環所陳當時國諸臣真萬
烏程宜興時傳當今早聞此言且虛憤前席不得已
責曲沃破家專征訪通州人以敵其言顧以無可
吾荷且計其經久遠謨非不深償其言顧以無可

何拂於心而逆于耳噫嘻孰非時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于始川事之人也

甲申春正月乙酉朔京師大雨霧占曰風從乾起主

之前十餘日重大作自辰至未止沅州銅仁連界

處掘出一古碑上有字二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

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個好世界司天

奏帝座下移柱矢東流術太陰闢賊稱王於西安僭

號大順改元末昌通好賊賊賊自岳陽北渡步騎

數十萬入夔州先是萬曆末年民間好藥子戲圖趙

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石貫減活爲勝鳳陽地震南京

負有日聞有日獻日大順後皆驗

孝陵夜哭癸丑夜星入月中長庚星見東方乙卯上

二申野錄卷八

庚

儀李建泰于正陽門建泰頓首拜謝印綬花怒張如

斗是日大風揚沙建泰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以爲

不祥先是內殿奏章房多鼠盜食與人相觸而不畏

元旦後鼠忽屏跡易飛候曰鼠羣居不穴君死國亡

也祥帝嘗御乾清宮空中墜一鵝頸穿一箭至地飛鳴

俄而鵝死又乾清宮後廡有青霞若遊藝齋皆陳設

寶玉重器于御几物忽自移彼此互易其處或顛倒

錯亂失而復得守者懼得罪伺之見御榻重茵中有

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尚溫策置王良前驕房動

徙石氏曰王良策馬則天下大二月填失光道星耀

耀如雨下熒惑怒角河鼓拆搖先拆芒角黑青次年

月熒惑犯房心天津拆至咸日河鼓金官也主金鼓

河鼓拆則金鼓不震天津主河梁石氏曰天津覆洪

木滔天自汴梁後河可决于山東搖先者北斗之

第七星其名爲應主兵又曰應星色黑有木骨有徒

民闖賊狗山西平陽州縣破太原執晉王犯大同殺

代王宗室殆盡直入右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賊賊

在萬縣阻小漲三閱月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

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

開哭泣聲太倉邑糾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李生

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常州五牧鎮人影見壁上

距鎮半里許農家陳姓者其壁上日影中見行人來

二申野錄卷八

庚

去不絕長不盈尺頭而鬚髮手足畢具或持兵器或

車騎冠履或甲冑錚錚若有聲最後一人衣黃袍冕

旒乘輦羣力士擁衛之鄉人觀者如堵有少年揮劍

斬壁其人皆作怒色而不畏如是一月始滅三月朔

營頭畫隕聲如雷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

口營頭行振大誅也漢先武學二公兵盡有雲氣如

輿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二公兵亂

爲之相吸就死者數萬人竟赴涑水死者委積涑水

死覆軍流血以司禮太監王永恩提督內外京城名前

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從帝繼死東南蚩尤旗見

占曰蚩尤旗見十八日夜月赤如血月色變青爲憂

兵白為表為旱黑為水疾疫
死喪月赤如赫大將死野

十九日關賊陷京師帝

崩于煤山宜典豐義村雨血夏四月初四日大風飄

沙如震號日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氣蒙隱不散

皇極殿作白色關賊走京師稱帝西走真定五月戊

子朔兩星夾日軒轅絕續不常大小失次乃復天

狗下尾長白竟天天利下則四方相其若失地兵

燭天為流星長十數丈行太白晝見乃沒關賊走平

陽走韓城益發兵陷漢中六月初日有食之淮城雨

黃沙大風蔽日當塗有星隕清源門內劉姓家隕火

十餘處照耀如白晝異鳥來作恨聲俗謂之恨虎

上甲野錄卷八

本

當塗城被屠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

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搖漾不定獻賊入涪

州瀘州陷重慶瑞王闔宮被害關賊復遣賊出潼關

掠河南又遣賊畧四川保寧是月初十日上海廿三

保祝聖竟家群奴持刀弑主父子立時焚燼延至各

鄉大戶無不燒搶又有額六等倡率各家奴輩入城

先至紳家索鬻身文契其家立成齏粉主被毆辱急

書退契被劫大家為之一空按明季縉紳多收投棄

矣然主勢一衰城邑而去甚有反占主田產坑主貨

財轉獻新貴有勢因而投牒與訟者有司亦無力是

呼從者蟬起回憶情狀毛髮悚然

秋七月將樂大旗

山頂出旗五色踰時而沒廣州太白經天會同雨雹

大如斗八月關賊偽立祖禰廟於西安駐韓城日恣

屠戮宜興兩汎見古井街衝輿馬通行荆州記曰江

蘇東臨天井井周二里許中義烏中天虹見兩頭開

了山陰野羊入城冬十月紫微無光前星下移四五

度至次年八月文昌坼文昌主國之上將寧南

至次年四月荆州占日狼為盜賊死國曰狼星易處

天如日赤如血滿野屠十六年戊子九月狼星變耀

至二十年寧夏殺主將二十一年倭國政亂無殺戮

甚多二十七年漳泉鎮海衛學文廟先師聖像首忽墮

上甲野錄卷八

本

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井幹皆具久之始沒杭州獵

人獻鴉鳥人而鳥身兩翼四足山海經曰其狀如鴉

名曰鴉其鳴自號也獻賊稱西王改元大順十二月

初三日夜杭州雷無電秦州關中田鼠化為鴉鵲者

以數千計瓊州海忠介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淚

春至本年自七月至是成都屬邑之民俱被殺盡

蜀人之慘割手足日狐奴分夾奔日遍地餘其背于

空中日雪賊置火城以圍數百小兒見奔走呼號以

為樂日貫戲割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記曰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兵未起時中州

諸王府中樂府造絃索漸流江南其音繁促悽緊聽之哀蕩士夫雅尚之又江南人多唱掛枝兒而大河以北所謂夸調者其言尤鄙大抵男女相愁離別之音靡細難辨自此以後政事日蹙情態纖迫兵滿天下夫婦離者不可勝計也此之謂濫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夫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太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太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

二申野象卷人

奎

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木行最速一萬千里金行于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木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填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

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木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褻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褻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

三申野象卷人

奎

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王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

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爲白衣會畢主邊兵昂畢之間有天街以分界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旁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堦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府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

二申野錄卷八

奎

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而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行之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象之可見者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而歲名焉凡十二會爲一周故歲有十二月月凡三十日本三百六十六日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也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閏也又餘六日積二歲又餘二十四日故五歲再閏而後五行之氣始脩而度始周也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妊於壬陳揆於癸陰陽合德化生萬物也故曰天干孳生於子屈曲於丑醜於寅胃於卯仲於辰畢布於巳

二申野錄卷八

奎

交牯於午向幽於未簡持於申成就於酉滅息於戌堅核收藏於亥所謂十二支也大撓占斗建作甲子以支干分配五行而陰陽之情著天人之交粲然矣箕子之陳洪範也初一口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其用于人也則爲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其總之則曰建用皇極也是故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時則雨木永及木爲變惟時則有出奔執辱之異戰敗傷目之憂屬常雨也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

則火不炎上時則災宗廟燒宮館時則四國災有大疫殺其民人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時則冬大水亾麥禾好戰攻輕百姓饑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時則有石言時則石鼓鳴有兵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時則有霧水暴出百川逆濫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時則大風天黃地生蟲雨殺人以隕霜五行之用爲五事觀之不恭厥罰恒雨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雛黿時則有下體生土之病時則有青雉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

從厥罰恒陽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厥罰恆臭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蠹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唯水沴火聽之不聰厥罰恒寒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厥罰恒風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寢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金木水火沴土而終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親言

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人之所叛天之所去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鳴呼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天道也唯天垂象見吉凶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祥多者其國治國不治而祥見者亦是微其僞且有代之祥者矣是以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攘凡所以畏天戒恤民隱也畏天戒則君德修君德修則皇極建皇極建則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矣

二申野錄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之騷撰之騷有重編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
採錄明一代妖異之事編年紀載始於洪武元年
戊申終於崇禎十七年甲申故以二申爲名與明
史五行志亦多相合其誕者則小說家言也

衡湘稽古五卷

〔清〕王萬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王國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衡湘稽古

五卷》提要

衡湘稽古序

常寧王君諱萬澍字霍霖既歿其孤國牧刻其衡湘稽古成述遺命乞序余惟是書不足以見霍霖也其所著湖南春秋義法一本紫陽綱目自秦以下凡正史有徵湖南者率就采錄而書法謹嚴議論允當析理於微茫而著其精是衡湘稽古者特以洪荒迄周編年不屬而又多不出於正史故別爲卷而別其名考之古南離火位文明之所起也炎帝七世皆盛於此堯舜既作猶巡狩所必親至周鬻熊爲王者師其後寢以強大封求長蛇偕食上國先神聖之風掃地衡湘稽古

江序

無存夫然後見絕於聖人荆舒是德楚南數千里地屏絕之然歷秦漢以泊隋唐至於今文物聲名又復炳炳寰宇何得因其中衰而沒其前後之盛編中所引雖不廢稗官小說而大指若神農黃帝君臣間制作之原及虞夏巡狩之蹟何非六經子史之正者乎余讀而躋之乃復趣其速成春秋以著湖南文獻惜咯血不能屬筆養疾郡城嘗以爲憾余因解之從古史家類非一人所能卒業馬班其較著矣然不聞未經卒業而其書遂不傳者今自秦迄隋綱舉目張修改業經數四未始不爲完書其唐以後所取悉已

標出特未經筆削耳安知君家子雲不有如姚思廉之續梁陳書李延壽之成南北史而晉陽秋之鄧孫王檀相次繼作乎霍霖喜甚曰然則如此君盍爲我序之時余領之未有以應李君岳蟠霍霖至友也於易簣時淚屬岳蟠謂於余有生平知己之目務爲作序嗚呼霍霖早棄科舉篤意撰著所爲文章卓卓自成一家使假之以年其成就知奚若哉悲夫然所著書若文集若有極玄微若常寧圖記若諸史義列國牧將先後刻而傳之自足以見吾霍霖矣爰爲之序并足以序春秋云廣陵同學弟江昱拜手撰

衡湘稽古

江序

二

序

山海乾坤巨觀也郭璞經之博淹久矣驚士魂而咋傷舌然其失也附會誇誕怪奇俶儻亦擇精語詳者所不滿南瞻部洲乾坤一隅耳三楚其彈丸也衡湘又小之小者顧壽星分野重離正位古之坐明堂而朝諸侯者必於是乎巡狩況都聯七帝隧封二陵遺蹟至今炳烺焉但其事其文散見群書吾世交

王君名萬湖字霍霖讀破萬卷遐僻親歷出其學識上自太昊下迄成周彙爲衡湘稽古五卷嗚呼無徵不信著述亦猶是也是書也考據詳援引精能使衡

衡湘稽古

段序

一

峯湘水星羅几上有滄洽之長而無附會誇誕怪奇俶儻之失其嗜古者之櫛航也歟月溪段極生拜書

題辭

衡湘野人者衡州之諸生年四十以前學喜爲摺
據而樂遊乎山水嘗以甲戌之歲歸而閉門八閱
月著衡湘稽古上自包羲迄於西周帙成五卷已
而以爲孔子惟少賤故多能鄙事又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野人生當

盛世有道之隆而沉疴弗遂將終其身貧且賤焉其
得散跡於烟霞咨詢於薳子野變述其所見所聞
以成是書者斯亦足以知其爲賤而聖門之所以
爲恥矣况此數月鄙俚惟誕恣意雜陳不幾乎而

衡湘稽古

玩物喪志者是以不著姓氏從賤者稱云

豈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三月四日進一日自題

衡湘稽古目錄

卷之一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卷之二

黃帝有熊氏

少昊青陽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卷之三

衡湘稽古

帝堯陶唐氏

卷之四

帝舜有虞氏

夏后氏

商

卷之五

周

氏歸祀於衡其名不歸衡與霍遂爲二山或疑古之方岳在霍不在於衡其不放於古也吾衡湘人譚衡湘之故事故老傳聞言質而近古以徵於書隱與合也概乎聖踪賢跡埋沒無彰古人書之不盡載也無稽之言縱言之人其誰信之無亦採有見於書者因以爲衡湘稽古

太昊伏羲氏亦曰包犧氏

帝作八卦始以天下分九州立九牧以衡湘爲荊州受治於荊州之牧

易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三

則觀法於地法言曰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是畫卦本於法地畫地又本於畫卦矣是以易卦坤靈圖以爲此九州之始也朱蔡書傳皆謂禹貢九州是因中古之舊名蓋其名始於伏羲衡湘屬於荊州自中古以來未之易矣山墳曰易九頭爲九牧九州之牧各統其人荊州之民受治於荊州之牧也禹貢曰荊及衡陽爲荊州又曰至於衡山過九江周書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荆地山居離宮上應璣衡是以春秋耀鉤曰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山蓋以星受此名矣夏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四

禹刻石書名山之高衡山石刻文曰高四千一十丈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周迴八百里迴雁爲首岳麓爲足而瀟湘流其右沅澧遶其左明一統志形勝山水甲天下焉唐虞以來天子巡狩朝會南方諸侯於衡山下虞書曰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者也荊州爲九州之一南岳爲四岳之一山海經曰衡山其上多青護其鳥多鸛谷郭璞注山在衡陽湖南耒南岳也俗謂之岫嶠山爾雅曰南岳曰霍山又曰江南衡應劭曰南岳衡山一名霍山漢時廟在瀟上見以此漢儒多稱述於瀟矣沅澧瀟湘會爲九江山海經所謂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九江之水湘爲長山海經曰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一曰東南西澤又經曰沅水出象肥鍾城西又東注於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經蓋以湘之下流爲江所謂九江若九疑之類乃其名耳必求九水以實之蓋朱蔡書傳不免於鑿也湘江下流至岳陽達蜀江每歲夏蜀江漲過住湘波溢爲洞庭湖廣闊七百里日月出沒焉洞庭中有湘君山秦始皇過江逢大風惡而伐諸者也宛在水中秋水過山復居於陸唯一

泓湘江而已。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
渚。亦各之五渚矣。湘水上流之地。今謂之湖南者。
因此湖以名。然洞庭實陸地。非滙澤之湖。必以六
月盈湖為九江。亦皆失之。並詳見後。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邵子皇極經世。每一萬八百年
而為一會。至唐堯時。會在巳午之間。包犧所當已
之會也。其民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
義。定時曆。春秋經傳伏義禮白氏帖結繩而為罔罟。以畋以漁。易繫辭又世氏作羅罟史法衡湘之間。至是文籍興焉。大易以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五

州之域者皆謂之衡湘故江北之事未之錄矣

炎帝神農氏

帝來都於長沙

水經注曰。江北隨縣厲鄉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處也。又言一汲則眾井水動。井今堙塞。遺跡髣髴存焉。荊州記曰。井在山北。重墮周之廣一頃二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衡湘傳聞曰。帝母安登氏。將產。野燒騰發。萬山燃烈。其宅為焚。母奔避。

於山。處穴中而生帝。故名烈山氏。二辰而言七日。具齒。體赤色。長七尺七寸。援神契長八尺四寸人龍顏虎步。春秋元命苞龍。乘火德而王天下。乃就都長沙。正南離火之地也。稱炎帝。以火紀官。概取厥火矣。世本傳其都於陳。或初在陳。繼徙此。故路史曰。都於陳。蓋宇於沙。是為長沙。羅泌以為茶陵大姓尹老為詳。帝事。然其路史不謂帝都在長沙。而但曰。攷神農之都。宜在長沙。是亦世本之說先之爾。

號厲山氏以長沙為厲山國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六

古之帝王。皆以所興之地為號。并以號其國都。帝生於厲山。有厲山之號。故開山圖曰。烈山氏。即厲山氏。蔡墨曰。烈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或以烈與厲以音相通。兩稱焉。不知烈山乃其名。厲山為國號。爾唐一行天文志曰。鷄尾當與維。為烈山之墟。其神主於衡山。癸感位焉。然審天下形勢。河洛為中。烈山之墟。正當離位。非與維分野說多謬。不可為定。惟徐發復古分野。衡山為壽星之次。訂千古之誤矣。詳見堯十二州。

炎帝

世紀曰。位在南方。故稱炎帝。而通典謂有火星之瑞。列子謂有炎之德。其義一也。

以火紀官

春秋傳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外紀曰。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衡湘傳聞曰。帝自曰朱。故衡山為朱帝游息之地。有曰朱陵洞天。呂氏春秋曰。朱襄氏之有天下。王氏註為炎帝之別名也。其臣曰赤。曰丙。曰丁。皆官之紀。有赤制氏。赤糞氏。赤松氏。赤冀氏。丙封氏。丁謀氏。見下。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七

帝子柱教耕於淇田之陽

上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是人民眾多。其禽獸不足於食。神農灼五穀。可以養生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農作。管子曰。種五穀於淇田之陽。九州之人。乃知穀食也。淇田。即騎田嶺也。音同而字偶異。秦成五嶺。此其第二嶺也。長沙地脉發於淇田嶺。是故謂之淇田之陽。桂陽縣北有淇江。其陽有嘉禾縣。予先人王。應章嘉禾縣學記曰。嘉禾。故禾倉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種。神農拾之以教耕作。於其地為禾倉。後以置縣。徇其實。曰嘉禾。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八

縣。帝之教稼也。其子曰柱。為農正。躬勤耒耨。與小民同。喪殯。當時民生而未知有稼穡之事。始為教之。不得不身親於畝。後世楚人。許行乃為並耕之說。而謂賢主皆如是。此楚人習聞神農教稼之故事。不通於時矣。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政。所以教朝廷也。又曰。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素。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所以教諸侯也。又曰。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

餓。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耕而不疆。無以養其生。織而不力。無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乃身。所以教百姓也。又制為之數。一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法。倍十。徙夷疏滿之。公食者。與之塵。公種者。貸之新。後人祀柱。以為稷。春秋傳曰。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舉其名也。禮祭義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舉其官也。夏之衰。以周棄繼柱。而衡湘之間。其民至今猶念柱。凡一境數里。共奉一柱。以春秋報焉。謂樹者。柱也。又所在有神農祠。世宦之家。務農

重本。其炎氏之遺風與。

赤制作耒耜於耒山

易繫辭曰神農斲木爲耜。操木爲耒。耒耨之制。以教天下。當時田器帝創其式。命匠作之。頒賜萬國。衡湘山水故每以田事制名。衡湘傳聞曰。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於郴州之耒山。明一統志曰。耒水出郴州之耒山是也。水西北流經耒縣。水經注曰。縣蓋因水以制名。然水乃因事爲作耒而得耒名矣。路史以耒耨錢傳杵曰。耨蓋皆作於赤糞。以糞卽制也。然工之義取於制。制爲木工。後黃帝時赤

衡湘耨古

卷之二

凡

將爲木正。其子孫矣。

赤糞作杵臼於春谿

呂氏春秋曰。赤糞氏作杵臼。衡湘傳聞曰。赤糞作杵臼於春陵。尚有遺曰。雷焉。春谿之所由名也。水經注曰。春陵鄉蓋因春谿爲名。漢長沙定王分以爲春陵縣。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買爲春陵縣侯。光武之所肇迹也。東觀漢記。侯生。戴侯。戴侯。帝許之。徙封南陽。山西北。春水出焉。鄴道元注。湘水曰。又西北得春水口。水上承營陽縣。今道西。北潭山。又北逕新寧。今常寧縣。東。又西北注於湘。隋地。

理志曰。新寧縣有春江。明一統志作歸水。又爲焦

源河。宋有焦源。銀帶。皆春水也。而方輿紀要。以

春水與焦源江爲二。是未得至其地以攷之耳。春

谿之名。以作春而得。則山來尙矣。鄧縣有米泉。洙

水出焉。明一統志曰。洙泉合雲。秋水北流。其川源

流。洩亦傳赤糞。因之以作機杵。今之水碓。是其制

泉與水。以此傳名。或曰。作杵臼者。糞也。糞與糞字

形相近。而誤。其赤糞氏。掌田之糞事。如周禮。草人

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辟

剛。赤糞。而用牛。以糞爲灰。赤糞。色。用羊。墳壤。而

衡湘耨古

卷之一

十

無用麋。渴澤。舊爲澤。而用鹿。鹹。渴。水。已去。用。猛。勃。壤。

之。如。粉。用。狐。埴。埴。而用。家。疆。檻。不。和。柔。而。用。糞。爲。灰。

輕。糞。而用。犬。蓋。赤。糞。之。遺。教。今。衡。湘。農。無。用。

野獸者。家獸之骨。及矢。相其田爲糞之用。亦煨石

煉土成灰。苗既分植。下之。

丁謀鑿山以通水脉

春秋鉤命曰。神農氏之臣。有丁謀。華陽國志。古有

力士五丁。開蜀山。衡湘傳聞曰。以火紀官。取幹支

中六丙六丁。以六丁分方治水。鑿山通脉。灌田。故

道書尊陰官六丁神。韓愈詩。所謂天官敕六丁。

雷電下取將也。爾雅歲在丁曰強。月在丁曰剛。通水欲疆。蓄水欲固。取疆固之義。丁丑氏治於東北。丁卯氏治於東。丁巳氏治於南。丁未氏治於西南。丁酉氏治於西。丁亥氏治於北。若少昊氏以鳥紀官。爲鳥師而鳥名。時則有雉鳩氏。爽鳩氏。祝鳩氏。鳩鳩氏。鵲鳩氏。諸名矣。蜀地當時蓋丁酉氏治西方。其次居五。故謂之五丁。秦時通道之五丁。乃其子孫。衡湘爲丁巳氏。次三。今水神丁三郎是也。駱誠補堊山壇谷之蹟。所在有傳。民間凡有疏鑿與大役。必椎殺九牛十八豕。以丁巳日祀丁三郎。謂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十一

之惟犧。春秋元命苞曰。炎帝之臣曰惟犧。生白阜。是圖地形。御覽曰。白阜爲神農。通水脉。蓋其子襲是職也。路史曰。白阜度地紀脉水道。審木方竹。杭潢洋而有公達。今分疏江流謂之陂。下塞洪流謂之堰。依谷爲池謂之塘。枵梁度坑謂之橫。運轆轤以挹江水謂之筒車。牛引謂之牛車。人引謂之踏車。手車。皆其父子之制度矣。

赤松爲雨壇以祈時雨

尸子曰。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谷雨。旬有五日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神僊

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路史曰。赤松子諸侯也。既遷移老襄城。今江北之襄城也。神農行弟子之禮下之。致爲雨師。農事重雨。故周禮有司巫。若國大旱則帥羣巫而舞雩。神農之有雨師。豈曰誣也。傳赤松能隨風雨上下。入火自燒。亦參同契。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亡憂之旨耳。莊子所謂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者也。衡湘所在。雷赤松之壇。茶陵雲陽山。衡陽雨母山。其壇皆在高山之巔。羅泌曰。予遊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十二

於山中。觀赤松之壇。豈其所寓耶。明一統志華容縣有赤松子亭。慈利縣有赤松山。其後裔當高陽高辛世爲雨師。堯時赤松與爲水工。蓋堯時多雨。故不爲雨師。而以爲水工矣。

應龍吉篆龍於應山之圖

拾遺記曰。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篆龍之圖。述異記曰。龍千年者謂之應龍。應龍者。老龍也。衡湘傳聞曰。其時篆龍氏。卽莊子所謂神農學於老龍吉也。吉與神農同生地。江北屬鄉之東有應山。山中有南吉北吉是也。古以爲吉陽縣。今爲應山縣。

其象龍之圖。傳在零陵之應山。巖嶺險阻。峻嶒萬尋。山上有龍潭。水經所謂澄淵。湛於上。應水湧於下者也。香露成池。則臣子頌美之文而已。神農之象龍也。所以祈雨。故神農求雨書。春秋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各以其色相感也。其後黃帝以龍戰。不得已用之。爾春秋傳謂死而食之。尤非恒矣。楚辭曰。應龍何畫。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世

河海何歷。則有佐定九州之功。長沙城東五里。亦有老龍潭。應水漢以置應陽縣。今為東安縣。山中今猶多蟄龍。明一統志。東安九龍巖。嘗有樵者遇黃衣九士。謂之曰。吾九龍居此久矣。語訖。莫知所在。宋王觀詩所謂山寒蟄龍眠。忽醒黃衣九老巖下行也。

帝作明堂以時嘗穀

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日省時攷。玉海神農有典。田大夫以其歲終法教民。課其勤惰。謂之田祖。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

方。失則象。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明者火之象也。其後周有天下。亦以火王。襲其名。而制度變。周之明堂。都地及四岳有之。神農明堂。惟地有也。或曰。諸侯皆有之。未可詳矣。

郴天作扶耒之樂以薦犁耒

路史曰。乃命郴天作扶耒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犁耒。衡湘傳聞曰。郴天者。郴人也。因赤制作耒耜於郴。天乃為扶耒之樂。以獻於帝。所以右天子親耕籍田而扶耒也。親耕之禮。自神農始矣。或作扶耒。來耒字音相近。如耒水水經作耒水。地理志作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古

來水出郴縣來山是也。帝系譜曰。伏羲樂曰扶耒。神農樂曰扶犁。此說非也。伏羲蓋曰鳳來。

丙封作稊書

書斷曰。嘉禾八稊。炎帝乃作稊書。太平御覽曰。丙封作筆書。路史作屏封。蓋因嘉禾之獻。乃命丙封作書。而剖筆竹為簡。衡湘傳聞曰。丙封氏居於桂陽。丙山亦曰屏山。山上故有丙王廟。王莽時。以便縣改便屏。今謂之屏封山。在桂東縣北三十里。屏水出之。流入耒。洞庭山經曰。丙山多筆竹。郭璞曰。始興。桂陽縣出筆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即屏

封山也。當時蓋有六丙。曰丙子氏。丙寅氏。丙辰氏。丙午氏。丙申氏。丙戌氏。

帝親嘗百草

素問曰。神農問於泰一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且落之咎。獨何道之使然。泰一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西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稽首再拜。從其嘗藥。以收人命。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一日而七十毒。由是方書興焉。小司馬史記曰。帝以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十五

赭鞭。鞭草木。赭鞭乃舌也。以舌餒之。別味識性。匪大食矣。搜神記。遂謂制神鞭。不待嘗。人亦多以畫嘗爲難。概執於嘗爲大食矣。衡湘深山產藥之地。所在傳神農採藥搗藥之跡。茶陵有嘗藥之亭。丹砂見

禹貢。惟荆有丹。周禮。揚州亦曰。其利丹銀。則巴趙之赤石也。百產或通有之。丹惟產於南方。稟離火之氣而成。是以丹砂要訣曰。丹砂者。萬靈之主。居之南方。或赤龍以見號。或朱鳥以爲名。生於辰錦。衡邵生白石。嶽之上。凡十二枚。或九枚。七枚。五枚。

爲一座。每座中之大者爲主。小者四圍爲臣。朝護四面。李德裕美其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者也。此物深藏山石之裏。非鑿攻之不見。帝以嘗藥。類辨土石。因而得之。其色符火德。產諸帝都。斯以爲瑞者矣。

岐伯作本草經以丹砂爲首

世紀曰。神農使岐伯定本草經。梁七錄載本草三卷。李時珍曰。分三品。計三百六十有五種。以應周天之數。其書以丹砂冠上品第一。是重帝都之產。非謂益養人也。岐伯再見黃帝之世。或曰壽之末。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十六

或曰。岐伯爲封爵。後裔襲爵者。未知誰是矣。封何甘於何

國名紀曰。三皇之世。有胡國。炎陵廟胡真官也。五帝之世。有何國。虞帝末。何侯得道於九疑。今道之寧遠廣濟鄉有何亭墟。衡湘傳聞曰。胡真官名甘炎。帝之臣。帝將死。謂甘曰。視吾旗所處。遇嶠而止。甘後如其言而壅帝。故廟附焉。莊子曰。何何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胡何音義相近。潛夫論曰。歸姓胡有何。胡甘卽何甘矣。有三子十孫。壽皆百歲。五世孫直元。所謂得道於九疑者也。當虞時。虞

帝南巡止其家焉

巫陽主筮

世紀曰。庖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皇
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
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然其書今皆亡。傳世有連
山三十卷。梁元帝之所撰也。連山之易。巫咸。巫陽
主其筮。若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筮人辨九巫之
名。有巫更。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
環。凡國大事。先筮而後卜。巫字卽筮。國名紀曰。巫
咸。國今夔之巫山。巫咸率十巫居之。山海經所謂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七

群巫所從上下也。衡湘巫書曰。巫陽者。巫咸之婿。
謂之太陽老君。又謂之東山太君。妻曰小婿。山海
經。巫咸十巫。有巫即巫姑。是已。領東山九谿。一十
八谿。其中多飛頭蟲。射工等物。飛頭蟲者。博物志
曰。南山谿谿中有落頭蟲。其頭能飛。以耳爲翼。夜
則飛出。曉復還。吳時往往得此人也。射工者。詩所
謂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者也。其形甲虫之類。生南
方谿水中。一名短狐。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口中有
弩。聞人聲。以氣爲矢。激水以射人影。所著處發瘡。
或病如大傷寒。不治殺人。巫陽太陽老君皆伏之。

使不爲民害。所掌。亦有四巫。巫唐。巫葛。巫周。巫
柳。今辰谿縣北有巫陽城。是其治所。十巫山在西
辰州谿谿筒與之東西相望。羅泌路史言巫陽主筮。
亦掌巫也。楚風好巫。自是始也。

澧泉出於茹山

禮含文嘉曰。神農脩德。作耒耜。地應之醴泉。當時
無醴字。從澧也。衡湘傳聞曰。澧泉出於龍茹山。其
水至今猶美。莊辛說楚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
水經注。亦謂水色清徹。漏石分沙。其水東流入澧。
澧水之名。因茹溪而稱之。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十八

一百四十有五年帝崩

帝在治一百四十有五祀。其年一百四十有八。其
崩也。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納承桑氏之女。
漢書作桑水氏生子十有三。其少女曰女娃。慕
赤松子。追之而游於東海。列僊傳曰。亦得僊去。山
海經曰。溺而不死。故爲精衛。常嘯西山之木石。以
填於東海。此說幻矣。九僊錄。衡山降元峯。炎帝以
女致齋之所。

葬於茶鄉之尾

魏國志曰。神農氏葬長沙。世紀曰。葬茶陵。茶陵屬

長沙也。至宋割茶陵地爲鄧縣。屬衡州。炎陵在鄧縣。故路史曰。堊茶鄉之尾。陵在康樂鄉。石麟石土。兩杉蒼然。逾四十圍。赤眉時。人慮發掘。夷其冢。下有龍潭。傳石上有銅碑。陷入於潭矣。其堊也。何甘主之。傳炎帝世代者不一。春秋歷命序曰。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世紀外紀補史記通鑑前編并因之。衡湘傳聞曰。炎帝都長沙。凡七世。城在湘陰之濱。蓋榆岡徙都空桑。一世而亡。衡湘弗傳之耳。尸子呂覽皆曰。七十世者。或因七世而訛。獨路史十世出於臆見。今從古今通系。編帝承

衡湘稽古

卷之一

十九

以下。及於帝裏。凡七世。

炎帝承

帝卽位於長沙六十年。帝崩。葬於茶鄉之尾。神農書曰。承爲民賦二十而一。直源曰。神農有子。生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辨其百藥。闢田墾土。興於穀帛。化於市廛。民無征役。亦指承也。路史以春秋傳烈山氏之子曰柱。次之以柱。非也。夏以前。祀柱以爲稷。則柱未嘗爲君。儀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是社稷之祀。殺於先王。凡先之有天下。其繼者。其先臣民之子孫。不

敢降禮以易之。稷與社等。社祀勾龍。顓頊之臣。豈以先代之帝。與後代之爲臣者。匹敵邪。直源所傳。路史亦并屬之柱。然柱惟主農。未兼及藥。其柱之繼曰慶甲。因楊長史有曰。炎慶甲。古之炎帝也。遂謂帝柱之仙矣。其繼曰臨。繼曰承。曰帝臨息也。繼曰魁。繼曰明。曰帝魁之子也。明生直。繼曰直。直生釐。釐生居。是爲帝來。繼曰居。曰承桑氏之子也。炎居生節。莖生克。及戲。繼曰克。其戲生器。及小帝。繼曰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其繼曰參盧。是爲榆岡。居空桑。小帝少軼名。蓋爲政日淺者。自慶甲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三

以下。俱兆茶陵。

炎帝臨魁

帝卽位於長沙八十六年。帝崩。葬於茶鄉之尾。歷紀作臨。通系作臨魁。

炎帝明

帝卽位於長沙四十有九年。帝崩。葬於茶鄉之尾。

炎帝直

帝卽位於長沙四十有五年。帝崩。葬於茶鄉之尾。

炎帝來

帝卽位於長沙四十有八年。帝崩。葬於茶鄉之尾。

炎帝裏

帝卽位於長洑四十有三年帝崩葬於茶鄉之尾

外紀曰。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皆不在位。克生榆罔。居於空桑。其臣蚩尤作亂。遜居涿鹿。有熊國君曰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尊軒轅爲天子。炎帝氏以己衡湘傳聞曰。榆罔軒轅蚩尤三人兄弟也。榆罔立。以其兄弟爲二郡。軒轅主治於東。蚩尤主治於西。蚩尤好兵。喜亂。與巫山群巫結黨。爲兄弟八十一人。以應九九銅頭鐵額。嚼洑吞石。嘔使魑魅魍魎。能布五十里霧。迷榆罔。代立黃帝攻之。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三十一

三年其城不下。得術士五胥破之。與戰於阪泉之野。應龍氏使其龍平地興水。盡滅群巫及魑魅之屬。乃禽蚩尤殺之。攷之國語曰。少典取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新書曰。炎帝者黃帝之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有涿鹿之戰。陰經曰。蚩尤者炎帝之後。治西方之金。周書曰。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歸於西方。路史曰。蚩尤逐帝而自立。纂號炎帝。大戴禮曰。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是新書母弟。乃蚩尤也。其與榆罔親疏未之詳。然皆神農之裔也。河圖曰。兄弟八十一人。

如衡湘所傳。似後世草竊之徒。其黨結爲兄弟。非

神農子姓矣。山海經曰。炎居生節并。節并生戲。戲生祝融。又曰。炎帝之孫曰靈愬。生玄人。能上下於天。有玄人之國。又炎帝之孫曰伯陵。同吳樞之妻何女。何女緣孕三年。生鼓延。及父始爲使。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路史曰。及戕後出臣堯。鼓充頭而鰥。胤黃帝之母有嶠氏。又曰。吳樞氏。豈吳樞吳樞亦兄弟邪。其國或在五嶺之嶠。與何亭墟近。常寧縣有吳水。出於萌嶠。嶠之北而鄰於部龍嶠。或以古吳虞字通。吳卽虞也。故祝融曰吳回。泰伯

衡湘稽古

卷之一

三十一

之居荆蠻也。曰吳泰伯。伯無子。弟仲雍繼曰虞仲。皆吳虞通也。詩經騶虞獸名。亦作騶吳。

衡湘野人述

黃帝有熊氏

應龍以帝命攻蚩尤於阪泉之野克之

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爲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管子曰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削鎧矛戟是歲諸侯相兼者九離狐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爲離狐之戟狐父之戈是歲諸侯相兼者十有二天下頓戟一怒伏尸盈野世本曰蚩尤作五兵戈矛

戟會矛夷矛史記曰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曰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玄女戰經曰帝與蚩尤戰九戰九不勝兵法曰攻之三年而城不下得術士五胥設五軍五旗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城下山海經曰黃帝令應龍攻之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乃下天女之魍雨止遂殺蚩尤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豈謂是歟春秋傳曰晉侯將勤王而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疑是此兆矣山東解州有解池其鹵色赤人呼蚩尤血以爲靛蚩尤於此其北有巫咸河並殺巫咸者也

巫咸乃神農時巫咸之裔山海經十巫曰巫咸巫即巫姑巫盼巫彭巫直巫禮巫抵巫謝巫羅應龍老龍吉之裔世居應水者也

封參盧於露

元和姓纂曰黃帝封榆岡支子於露國名紀曰露參盧所封今茶陵露水鄉有露水山周書王會解曰路人大竹其國至周猶存矣

容光爲祝融兼司徒居厲山國改爲江水

山海經曰衡器生祝融降處於江水管子曰祝融辨乎南故以爲司徒論語摘象輔祝融容光黃帝

錄大司馬容光皆作容路史作庸光衡山祝融峯一名容峯水經注曰容峯最爲聳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山經謂之岵嶠山爲南岳也以此考之作容者是路史曰庸光辨乎南而正夏種芑穀脩馳戒僂發宿藏靜居農以戒力以宛夏功政典命辭曰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爾惟念哉黃帝代炎而有天下容光猶是其子姓故封於炎帝之故都其故國之號當除改厲山曰江水攷史記玄囂降居江水是爲青陽戰國策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獻

青陽以西二十八年秦滅楚以長沙酃酃道元曰卽青陽之地也漢書酃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蕪林注曰青陽長沙縣也青陽又名雲陽雲夢之陽也故青陽氏又號雲陽遁甲經曰沙土之福雲陽氏之墟也羅泌曰雲陽卽長沙今長沙府北有青州雲田傳以爲青陽雲陽之故地容光居此也山海經沅水東注江入下隲西合洞庭中青州雲田之間湘水至此以江名所謂九江者矣春秋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閭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徐發天元歷理曰汝鄧以南荆湘衡廣袁詔以西當屬大火實祝融之正位也越絕書曰漢程佐之漢之後有百濮商書正南有百濮周成周之會卜人以丹砂羅泌曰卽百濮牧野之誓漢人亦百濮之類也皆在產丹砂之地近乎巴蜀程之國今興寧縣西北有羅江鄉江水色綠源出於侯公山郡國志程水鄉出美酒者也古置官醢南史劉杳曰楊元鳳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衡湘傳聞曰容光之佐蓋封於此其子孫有烏程氏善釀者也當夏世

現至夏之末失國商之世以其地封重黎之裔至周夷王程伯休父失國其國久長故境內有千秋水萬歲山之目焉帝來張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默乃不自得當時帝之從臣傳者爲北門外紀曰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控揭以道其和仲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呂氏春秋曰命伶倫與榮獲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是其時大容倫伶榮獲師樂張於仲春之月也抱璞子曰黃帝過洞庭從容成子受自然之經開山圖祝融號曰赤精成子是成子乃容光之字黃帝內傳曰王母會帝於嵩山飲帝以護神養氣經液流耀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湘中記曰君山左右皆有美酒數斛得飲之者不死是黃帝之所遺也洞庭至後世皆以湘名古惟稱洞庭之山洞庭之野其地本非滙澤惟夏秋過於蜀江洪湘川之流爲湖冬霜既零數百里涸爲平野禹貢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今春冬所見之野爲雲近

長沙故長沙謂之雲陽。華容縣乃古之夢。近楚郢。故令尹子文之生。楚夫人使人棄諸夢中。土與作。又之分。今有然也。周書以雲夢為藪澤。爾雅十藪。此其一焉。司馬相如賦。謂雲夢方八九百里。是已。春秋魯昭公三年十月。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公四年十月。楚子蒍眅濟江。入於雲中。後人既執洞庭為江。又不攷楚子入雲之時。爭雲夢者。至今未有定論。雖博稽之士。亦罔詳焉。所未解矣。

登熊山湘山

史記曰。南至於江。登熊湘。注引括地誌曰。熊耳山

衡湘舊古

卷之二

五

在商州洛縣。湘山一名編山。在岳州巴陵縣南。然既曰南。至於江。安得更登商洛之熊耳。荆州記曰。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南北望之。狀若熊耳。大史公嘗登之。是也。山書曰。熊耳山上有丹青之樹。服之成僊。蓋黃帝所登。輒傳有丹跡。爾湘山者。按史記秦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風。惡二妃而伐赭其山。今二妃之冢。山在湘陰縣北。封禪書言始皇南至湘山。又言始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自微以東。名山五。湘山與太室恒泰會稽同列。而不及衡山者。又豈湘水之中。概謂之

衡湘舊古

卷之二

六

湘山而衡在其內耶。黃帝所登。迨卽其張樂之處。故水經注。洞庭中之君山。編山皆謂之湘山。而常寧亦有湘山。卽九嶷之北。而荆州記所謂連峯接岫。競秀爭高。含雲捲霧。分天隔日者也。山上有天堂。言黃帝之所登也。故尊其稱號。又有黃洞。黃相洞。以其君臣名。至今山中。猿人猶傳之。徑俗不盜不淫。不拾遺道。皆言黃帝教之。縣內有湘山寺。唐古碑記。黃帝駐蹕於此。古爲祠。主祀湘山。延漢四年。改爲寺。縣北賴湘有古城。郭傳是古湘山國城。泰分郡縣。常寧地屬長沙。統縣。故晉宋地理志。吳主亮析置新寧。新平二邑。未明析自何縣。然秦以後。長沙無湘山國。而此古城郭傳是古湘山國城。今按新寧之城。劉昫舊唐書曰。唐初縣治三洞。神龍二年。移治麻洲。開元九年。又移治宜江。新平之城。水經注曰。宜水出。新平故縣東。宜江故城。方輿紀要曰。常寧故城。距今縣西北三里。諸故城。皆可攷。則古城郭應是秦以前之蹟。其北有盟峯。下有三帝王祠。言黃帝舜禹三聖皆經此。帝妃雷祖卒塋於嶠嶠山。山海經曰。黃帝之妻曰雷祖。史記曰。帝取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黃帝正妃。外紀西陵謂之嫫祖。世本謂之方雷。本紀曰。帝周游時。元妃嫫祖死於道。漢時祀行神。以西陵氏死於江夏。江夏有西陵對巴陵爲東陵而稱。禹貢至於東陵。是巴陵也。其

震而生帝。秀外龍庭。月角通順。緝柳編曰。旋宮之側。有井曰盤靈。奏樂之時。盤靈在其側。吹簫以和歌。衡湘傳聞曰。帝之生也。五鳳遶鳴。有鳥之祥。故爲鳥紀。鳥師而鳥名。爰有五鳳之樓。今茶陵與醴陵有山曰五鳳樓。是也。羅泌曰。予遊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流。方皇不忍去。亦意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綺。皆西面而北。向上朝衡嶺矣。攷之皇甫紀。實爲少昊之封。而休子曰。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鬱鬱葱葱焉。此卽華渚之祥。生玄囂者也。以爲生少昊非矣。八代記

衡湘耆古

卷之二

九

曰。少昊氏十二而冠。

帝子玄囂及衡湘諸侯從帝採金於首山。鑄閔於荆山之陽。

外紀曰。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閔於荆山之陽。閔成崩焉。明一統志曰。君山軒轅臺。一名鑄閔臺。黃帝鑄閔荆山之下。閔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尙存。唐胡僧佑詩。所謂軒轅黃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蘆葉青也。攷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其陽多赤金。禹貢惟荆楊貢三品之金。是帝之採銅。謂在今江北襄陽之荆山者是。謂在開封襄城者非也。是

時玄囂爲南方之長。帝採金鑄閔於其州境。斯固玄囂及衡湘諸侯之役也矣。

少昊青陽氏

帝有天下以青陽爲號

少昊氏曰青陽氏。又謂之雲陽氏。路史曰。帝之入立。其屬有留於青陽者。衡湘傳聞曰。在今茶陵攸縣地。後帝歸於其地而崩者也。

術器爲祝融居青陽復改爲江水

山海經曰。其工生術器。術器首方嶺。嶺頭是復土壤。以處江水。衡湘傳聞曰。青陽旣入爲帝。於是南

衡湘耆古

卷之二

十

方復有祝融矣。

八十有四年。帝來歸於青陽。帝崩。葬於露

宋羅泌曰。帝葬於雲陽。通鑑前編釋義曰。雲陽卽

茶陵州。趙甲曰。蓋歸葬於始封之國。今在茶陵露

水鄉攸縣界。生鐵成墳。露山在當時。蓋叅盧之國

境

顓頊高陽氏

辛侯帥師來伐術器滅之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九黎者。九州之長。各率其黎以爲亂。術器其一也。故竹書紀年曰。術器作亂。辛

侯滅之。沈約曰：辛侯即帝嚳，初封辛侯也。帝系譜曰：帝嚳年十五，佐顓頊有功是矣。衡湘傳聞曰：逐術器於衡陽，斬其前，猶自挈以走，喉言問於途人，人告之已死，乃偃其地，謂之敗陣坡，落馬橋，衡陽雨母山有帝嚳祠。帝嚳亦玄囂孫也。

帝孫重黎爲祝融，兼司馬居於衡山之陽。

春秋傳曰：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兼司馬。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重黎，路史曰：顓頊生，偁偁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嬀，生黎及回，卷章老童，字以相似而譌，故譙周曰：卷章即老童，其或以爲

衡湘稽古

卷之二

十一

子或以爲孫，或以爲曾孫。攷顓頊在位七十年，壽九十有九歲，重黎之繼術器，宜在其有位之初，安得即有曾孫爲用？是或爲孫，以其才用，故國語史記皆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黎也。衡湘傳聞曰：祝融重黎居於衡陽，今衡陽縣西有重江，南有黎江，重江鄉有重亭，漢以置重安縣，羅合湘中記衡山曰：祝融宅其陽是也。重黎與重該熙脩，少昊之四叔，配爲五官，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叔，脩熙皆代爲水正，曰玄冥，容光之孫勾龍爲土正，重黎爲火正，兼司馬，齊職儀曰：

顓頊以司馬主火是也。法言重黎以四叔之重與黎合爲重黎，誤矣。

復封勾龍於武陵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山海經曰：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禮祭法：誤爲伯九州共工之子，漢儒失攷也。衡湘傳聞曰：勾龍者，術器之弟，術器以亂自滅，勾龍賢而能修共工之業，爲帝平土有功，復以容光武陵故地封之。龍陽縣北有勾龍城，俗誤呼爲空龍城者是也。勾龍生二子，噎鳴及信，信居蜀山，生夷父，噎鳴生十二子，以十二

衡湘稽古

卷之二

十二

歲名之。辰酉賢而有國，武陵有辰水，酉水，水經注曰：酉水東逕酉陽縣，縣故酉陵也。斯酉氏之塚矣。春秋慤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姁嬭依蓋酉氏又賢矣。有大酉山、小酉山，小酉石穴中有書千卷，酉氏好書所藏，故元帝賦曰：訪酉陽之遺帙，單閼耶也。後有單卷，得道，堯聞而北面師之，及堯受終，舜以天下讓焉，不受，逃歸，隱入深山，武陵枉山，其上有單卷之塹，劉禹錫詩曰：瑤塹在此山，識者常回首，明一統志曰：應山之巔有單卷之墓。

淶圖封於淶

新序曰。顓頊學乎淶。韓詩外傳作淶圖。直仙通鑑曰。淶圖於江湄。爲帝說黃庭。教以清和之道。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違。下以營人。使年命無墜。國各紀也。曰。今湘東郡醴陵有淶水。古之淶國。高陽封其師也。

帝來巡狩

家語曰。顓頊巡四海以寧民。南至於交趾。大戴禮曰。乘龍而至四海。馬之八尺者爲龍。又舟爲龍首者。謂之龍舟。然則顓頊巡行亦陸乘龍馬。水乘龍舟。

衡湘稽古

卷之二

七

舟耳。非御龍也。路史曰。乘元結之輦也。至交趾必經於衡湘。呂氏春秋所謂逾赤岸。至交趾。荆州記曰。湘水至清。雖五六丈下見底。石子了了。然如櫛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沂湘水下。灘水南方赤火之地。多赤石赤岸也。

青陽分其國

周書曰。美女破國。昔者青陽。強力四征。重黎遺之美女。青陽之君悅之。焚賊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路。史曰。遂分有青氏陽氏。是時諸侯強伐。則顓頊之德衰矣。

帝嚳高辛氏

祝融重黎如京師

國語曰。重黎能上下於天。言通天文也。上下二字。蓋通之義。春秋文耀鉤。謂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故潛夫論。帝嚳師祝融。藏經以爲衡岳主掌天文星象分野。

重黎以帝命伐共工。不盡伏誅。其弟回爲祝融。

史記曰。共工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重黎賢而有功。南土。故國語曰。黎爲高

衡湘稽古

卷之二

一四

辛氏火正。以淳耀停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以內兼司馬。而令主兵。過於仁慈。以不武得罪。受誅。非有姦之罪也。葬於重江。鄉北。水經注曰。岫嶠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周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坵九頭圖。荆州記曰。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思玄賦曰。流目頽夫衡阿。今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重黎生二子。其太子長琴。傷父見誅。遁跡遙山。山海經曰。有岱山。即岫嶠山。即桂山。遙山。九域志。常寧有逍遙山。謂即遙山也。其上有太子嶺。鳳皇山。

琴山諸名。其上有人焉。號曰太子長琴。是處遙山。始作風樂者也。其季曰噎。山海經曰。噎處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次。史記曰。吳囿生陸終。陸終取於鬼方氏之女。曰嬀。生子六人。剖折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宋忠曰。參胡。斟姓。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各有分地。所謂剖折而產也。風俗通乃謂。睢三年以六月六日。析左而三人出。剖右而三人出。矣。國語曰。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豳。韋爲商伯矣。已姓。昆吾。蘇。顧。湯。盛。董。姓。酸。夷。豳。龍。至夏滅。彭。姓。彭祖。寧遠縣有彭祖池。中有巨人跡。

徙封祝融。囿於吳。復長琴爲祝融。

初。帝以囿爲重黎後。旣而念重黎舊功。求其太子長琴於遙山。使復祝融。而以囿改封於吳。故謂之吳囿。古琴錄曰。祝融。叔遙山之櫬。作琴。彈之有異聲。能致五色鳥舞於庭中。故琴之美者曰鳳來也。南岳記曰。昔祝融謁元君而鼓琴。感碧雞。鳳凰集之。永平鄉有鳳凰峯。衡山記曰。上有峻峨。生梧桐。

朱鳥薦瑞。故來儀焉。馬融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兮。在衡山之峻峨。是也。所謂元君者。豈高辛亦嘗南巡至是耶。

十明居於五谿。

山海經曰。黃帝生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十明。封於卞。爲卞氏。卞明棄其守。降之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衡湘傳聞曰。白犬謂之卞瓠。其狀類犬。故謂之白犬。當高辛之世。卞瓠征伐有功。帝賜之美女。生三男三女。男皆犬形。女皆美色。自爲牝牡。其後裔遍南山中。辰州谿峒有辛女之巖。其從

人以盤姓爲正。從卞與盤音相近。易篆爲隸。蠻人不別字形。惟音相傳耳。自應劭風俗通以盤瓠爲真犬。後漢書據其說。宋羅泌路史辨之。然矣。而今猥人以每歲冬祠盤瓠爲犬尸。扣槽群嘯以爲禮。未知其所自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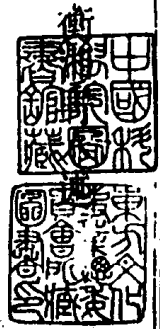


帝堯陶唐氏

元年祝融羲和以徵入朝

自黃帝有四岳皆兼內職。至陶唐而宣四岳入於朝。爲內官。周官所謂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也。虞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者。韋昭。楊雄。班彪。于寶。皆曰重黎之後。書傳遵之。衡湘傳聞曰。長琴之裔而爲祝融者。衡陽重江鄉有羲田。舖有山曰羲和山。土人呼

爲雞窠山。是羲和之故墟也。周百餘里。山盡赤。所謂赤城霞也。當離火之正位。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羲和之子。重黎。能上下於天。是以羲和父子精曆象焉。竹書紀元。年羲和象曆。皇極經世。推於數。亦在元年。羲和在朝。仍爲祝融。虞書帝咨四岳。羲和其一。漢儒有謂堯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并掌方岳。是爲四岳。而或曰。春秋傳曰。許四岳之祚也。莊子有堯讓天下於許由。得非四岳之中。許由亦其一邪。故蔡氏書傳以爲一人而總四岳之職者。非矣。孔傳謂乃四人爾。其曰咨二十有二人



者。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山海經曰。祝融殛鯀於羽郊。事在堯之七十年。時南未復。設祝融乃在朝之羲和也。亦兼司馬之職矣。

帝以其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宅於四方。

虞書曰。分命羲仲。宅隅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未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

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大傳曰。舜巡狩四岳八伯。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佺僛。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羲伯之樂。舞鸞。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揚。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葵。其

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注和仲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落。其歌聲比。名曰綬綬。關金屢詳曰。按大傳泰山霍山奏義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義伯當有其人。然攷仲康之謠。義和廢職。酒荒厥邑。豈非襲父之職。有邑於畿者邪。義和之宅南郊也。釋地者以爲卽交趾。大傳謂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也。或曰。今交趾之黎姓。乃其裔焉。

夏伯居於夏

衡湘耆古

卷之三

三

堯於四岳方置二伯。一伯居近內地。一伯居於遠裔。南岳義伯居於交趾。夏伯居於夏。卽今之江夏。鄂地。春秋傳。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夏汭卽今之夏口。楚詞謂之江夏。其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傷夏伯之故城也。夏伯佚其名。國語昆吾爲夏伯者。謂在夏之世爲伯。非四岳之伯也。

五年帝來巡狩

記曰。帝堯之臨民也。以十二。其疏曰。十二載一巡狩也。故通鑑前編。十二載巡狩四岳。而竹書紀五

年初巡狩四岳。王韶之始興記曰。堯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卽其行宮。其山盤紆數百里。赭崖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亦有陶水。水經注曰。陶水東出堯山。山海洞庭山經曰。堯山有豕也。淮南子曰。堯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遊五岳。豈此時猶未有群后。朝於方岳之典與。

支祈

淮南子曰。堯戰於冊水之浦。高誘曰。堯以楚伯受

衡湘耆古

卷之三

四

命。滅不義於冊水。呂氏春秋曰。冊水之戰。以服南蠻。衡湘傳聞曰。勾龍之子夷父。山海經勾龍居信信生夷父。居蜀山。夷水所出。十六國春秋謂巴氏子務相同。五姓誓約中。劍石穴。又乘土舟能浮。因共立之爲康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者也。夷父當堯時與巫山巫支祈爲亂。水經注夷水卽猓山清江水又東逕建平縣縣有巫城。欲舉兵渡河北。以與堯爭帝。堯命夏伯伐之。擢於望蜀山。山形竦峻。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嶺通行。上爲城。城中有水。夏伯攻之不下。乃令應氏以其龍汲水與波。水經注山根東有湧泉成溪卽冊水所發也。遂殺夷父。及

巫支祈。嶽墳經曰。堯九年。巫支祈爲孽。應龍驅之。淮陰龜山之下是也。時人譏夷父不量力而爲。譬之逐日。將飲河而不足。道渴以死。傳其說者。直謂有逐日之夷父矣。辰州之東有三山。謂是各數千丈。此作孽此其支附也。於是應龍氏之龍。前殺蚩尤。又殺夷父。病不得復上於天。遂居之夷水。應地以失其龍。數旱而爲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當殺蚩尤時。帝女使魃。魃亦不得復上。所居不雨。至虞而后稷之孫曰叔鈞。爲言於帝。求龍所在。與之俱。亦置之夷水。山

經謂之赤水之北也。荊州記曰。夷水難。畱城山西。面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蹟。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往往有效。但促鞭者不壽。人厭爲之。斯龍與魃所畱神者矣。又平樂村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村人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湧出。蕩其草穢。田得澆灌。水經注。丹水積澗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苜草澗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遁甲曰。絳北有陰

陽石。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養龍於此。若斯類也。沙土之幅。爲雲陽之墟。豈雲陽亦卽應龍氏邪。應氏卽失其龍。除秦龍之職。繼而重黎之後。颺叔安裔董父。學其術。問南濟之國。今將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脫骨於瀆澤之中。董父往取其一雌一雄。獻於虞帝。復爲秦龍氏。而攷彭姓家。韋皆知秦龍。謂皆傳之應氏云。六十年帝來巡狩。通鑑前編曰。六十載巡狩四岳。七十年放驩兜於崇山。

虞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國名紀曰。崇山。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及祠堂。石室在焉。唐因以爲崇州。漢馬融曰。崇山。南裔也。一統志曰。崇山在岳州府慈利縣。舜放驩兜卽此。吳任臣廣山海經注曰。路史。縉雲氏。帝鴻之胄也。妻土敬氏。曰炎融。遺腹而生。龍頭。蛙瑩子曰。山海經。鯀妻土敬。土敬子曰。炎融。生龍頭。又曰。顓頊生驩兜。驩兜生三苗。其文甚明。路史考信於經。取兜生苗。而不取鯀生兜。而納諸縉雲。合土敬炎融爲一婦人。而爲縉雲之妻。不可通。左傳。驩兜爲帝鴻之子。又推縉雲而納諸帝鴻。

凡以泥經文而左其辭。故至此。夫驩兜帝鴻之胃。士敬之孫。炎融之子。而顓頊之出也。鯀以其子妻士敬而生融。以至兜。鯀祖顓頊。是兜亦顓頊之出。故曰顓頊生驩兜。驩兜生三苗。

七十有三年冬。衡湘諸侯如京師。

帝之七十年。咨於四岳。等和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乃命。明揚側陋。衆其舉。虞舜。帝又問岳。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試之。三載。將以明年正月禪位於舜。故以是冬徵天下諸侯。

衡湘稽古 卷之三

畢集焉。是時衡湘之國。其傳者曰丙。曰郴。曰何。曰應。曰巫陽。曰路。曰漢。曰程。曰壽麻。曰辰。曰酉。曰潞。曰勾龍。曰青陽。曰卞。曰崇。其夏伯。當卽荊州牧。以州牧專方伯者。若商之西伯。周之齊侯。是已。

七十有四年正月。奉虞后舜攝天子位。

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竹書紀在七十有三載。因二典有七十載及三載之文而編也。然堯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豈正月上日始言之。則是七十三載之言。而以明年正月成禮卽位。詢事考言。其三載當爲足數也。

遂輯瑞

舜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

二月。衡湘諸侯受頒瑞。定巡狩以衡山爲南岳。

舜典曰。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祀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

衡湘稽古 卷之三

用特。蓋自方岳有定所。時月有定期。而後天子無嬉於道。諸侯無久於羈。故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特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不然而以是爲游觀。使諸侯有候迎之勞。百姓有供帳之苦。聖人亦何故勤勤以爲急。而五載一行之哉。

建有十二州。仍以衡湘爲荊州。受治於荊州之牧。

虞書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攷九州之分。始自伏羲。作八卦。分九宮。而畫九州。以象卦。其在羲農之交。則祭法曰。其工氏之伯九州。其在有熊。則周公職錄圖曰。黃帝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置十

二圖。外傳有曰。黃帝九牧倡教。其在顓頊帝。則世紀有曰。顓頊帝。建萬國而制九州。通志有曰。顓頊制九州。帝嚳受之。然則舜。豈求新人耳目而忽易為十二者。是時洪水亂流。九州之土。有阻於通行者。故分之。以便於治。蔡氏書傳以古青冀地。廣分并幽營三州。其六州如禹貢。而博物志曰。堯別九州。舜為十二。一曰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一曰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哀斜。西即限礙。隔以劍關。一曰周。三河之分。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荆山。

南面少室。北有大岳。一曰魏。前枕黃河。後背江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淵。一曰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岳。有沃澤之流。飛狐井陘之險。至於潁陽。涿鹿之野。一曰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一曰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北有河濟。越海而東。通於九夷。西界岱岳。配林之險。一曰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岳。蒙羽之向。洙泗之流。一曰宋。北有泗水。南迄睢過。有孟諸之津。礪山之塞。一曰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岳。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一曰南越。與楚為鄰。五嶺已前至。

於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一曰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一曰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通海。東治嵩。一曰南。南跨於河北。得洪水。南通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據此。則盡易其名。荆州改為楚。又分其南垂為南越矣。攷天文十二國分野。似非周室所封百里之齊鄭宋衛。說者亦疑十二國之名。必起於中古。張華以為卽舜封十二州。而分界泥於後世。失古舊疆矣。淮南子天文訓。二十八宿所占。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

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嘴三。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十二。國分野。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嘴鵬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強周。翼軫楚。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國分野。自危十至壁八。衛。自壁八至胃一。魯。自胃一至壁六。趙。自畢六至井十。晉。自井十至柳三。秦。自柳三至張十二。周。自張十二至軫六。楚。自軫六至亢八。鄭。自亢八至尾四。宋。自尾四

至斗六燕。自斗六至女二越。自女二至危十齊。鄭玄周禮注曰。九州諸國所入度。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玄樛齊。姬晉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沉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明史天文志。十二次以中氣過宮。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六十分爲一度。角十一度四十四分。亢九度一十九分。氐十六度四十一分。房五度二十八分。心六度零九分。尾二十一度零六分。箕八度四十六分。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牛六度五十分。女十一度零七分。虛八度四十一分。危十四度五十三分。室十七度。壁十度。二十八分。奎十四度三十分。婁十二度零四分。胃十五度四十五分。昂十度二十四分。畢十六度三十二分。參二十四分。嘴十一度二十四分。井三十二度四十九分。鬼二度二十一。分。柳十二度零四分。星五度四十八分。張十七度一十九分。翼二十度二十八分。軫十五度三十分。箕三度零七分。入星紀。今羅針二十餘度。此斗二十四度。二十一分入玄樛。危三度十九分入姬晉。壁一度二十六分入降婁。婁六度二十八分入大梁。昂八度三十九分入實沉。嘴十一度

十七分入鶉首。井二十九度五十三分入鶉火。張六度五十一分入鶉尾。翼十九度三十二分入壽星。亢一度五十分入大火。心初度二十二分入析木。晉書衡湘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一度。零陵入軫十二度。長沙入軫十六度。攷於衆說是諸郡不屬楚而屬鄭。春秋傳所謂鄭爲祝融之墟矣。壽星所次。今謂岳亦亦有兼及大火。故徐發注嵩巖壁圖。十二分野。濁參罰晉曰。今西河延綏寧夏之地也。狼狐秦曰。今洮慶涇隴之地也。注張星周曰。今河陝以西岐鳳之地也。星翼軫楚曰。今川蜀邛播之地。皆古楚。非荆郢之楚也。軫角亢鄭曰。今漢中南鄭以至郢襄。滇桂皆是。非新鄭也。亢氐房心宋曰。今潁陳許以南至湖嶺廣海皆是也。尾箕越曰。今江黃以南至汀嶺皆是。稱古粵也。箕建牛吳曰。今淮西以南至兩浙之地也。女虛危齊曰。今開封以東至海上之地也。危室壁魯曰。今齊衛以東北至遼海之地也。壁奎婁燕曰。今直隸以北至涿易永薊之地也。胃晉趙曰。今山西太原雲中朔方河澗直定之地也。徐發又曰。胃昂宿在正北。故爲趙分。畢參井在西北。故爲晉分。秦分柳星張在

正西。故爲周分。邠岐皆周之舊也。翼軫在西南。故爲楚分。古楚只是滇黔。未及荆漢也。角亢氐房心在正南。故爲鄭宋分。洞庭南岳九嶷皆在鄭宋分野之內。箕斗牛女在東南。故爲吳越分。虛危在正東。故爲齊分。室壁奎婁在東北。故爲魯衛分。殆以河洛爲中也。分野之法。以中嶽爲主。中國天子所以祀昊天上帝。崑崙大地之所也。以其壇爲極。衆野所由分。九分者法八卦。十二分者法十二次舍。舜十二州之名。或卽十二國分野之名。衡湘宜屬諸鄭宋。

衡湘稽古

卷之三

十三

作總章於衡山之陽

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此四岳覲見諸侯之室。或曰古之南巡。俱在雲夢洞庭之野。或曰今衡陽縣永福鄉三湖町。蒸水北岸地勢平衍。墟壘無數。中有壇蹟。四方方二百四十丈。外環諸小壇坎。距西南二里。土人稱曰天子坪者。卽明堂基。其諸壘則衆諸侯所宿之壁壘也。居民猶能述其故事。古蹟流傳。其來久矣。攷拾遺記曰。高辛時有丹丘之國。獻瑪腦甕。至舜以遷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

衡湘稽古

卷之三

十四

舜南巡至於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賜。又遷甕於零陵之上。秦始皇時。零陵有一水流入於長沙。疏通此水。得其甕於舜廟之堂。後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衡山上今有望月望日二壇。予先人王諱應章。登望日臺。詩曰。五絃歌未罷。寶露溢金甕。是也。水經注曰。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畧塘。逕重安縣南。漢長沙頃王子虔邑也。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在今長樂都三峯如表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於承水。至湘東臨縣。北東注於湘。臨縣卽故酃縣也。按今水道。零陵別無小水流入長沙。惟鍾武故屬零陵。酃縣故屬長沙。今承水入故重安縣境以下。畧塘之上。知舜廟在此。卽秦時獲寶甕處矣。迨巡狩廢而舜廟立。廟又廢。立今福城寺。而衡陽志誤以其墟爲鍾武故城。未攷鍾武故城在武水之濱矣。七十有五年五月。虞后來巡狩於南岳。柴禋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虞后於總章。尙書大傳曰。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

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此伏生因受終之文。遂以巡狩并爲元祀事。不計此年二月方日觀四岳群牧安得便至東岳。竹書以七十三年受終七十四年巡狩。今攷當是七十四年受終七十五年巡狩也。

夏伯貢縵或初慮之樂義伯貢將揚朱干之樂

尙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簇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

衡湘稽古

卷之三

十五

簇。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又曰巡狩四岳八伯。岳正定樂名。二伯貢岳見上。

七十有六年三苗滅夏伯取衡湘

山海經曰。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釐姓。春秋傳謂之饕餮。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史記正義今江州鄂州岳州也。路史曰。併有衡岳。博物志曰。以堯讓位於舜。故不服。衡湘傳聞曰。驩兜之子。因其父見放於舜。不服舜以叛。兼併諸侯。刑虐百姓。衡湘受其毒矣。

三苗作五虐之刑

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泯。罔衷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爲腥。

三月不見日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泣於市鬼哭於郊五穀變種

金匱曰。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墨子曰。三苗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隋巢子曰。三苗大亂。龍生於廟。

衡湘稽古

卷之三

十六

犬泣於市。論衡曰。三苗之凶。五穀變種。鬼哭於郊。七十有七年竄三苗於三危。

舜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呂刑曰。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蓋苗民首亂。遏絕之而竄其黨於三危。其後於三危再叛。禹又征之也。韓非子曰。三苗有成駒。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懲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

復四岳重黎復爲祝融兼司馬居於衡山之陽

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絕地天通者。禁民間不得習天文地理陰陽術數之學也。乃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畏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

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姓氏之出。而心奉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福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

史無有要質。民墮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責齊盟。無有嚴威。神伸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罷神其祖。以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能禦也。不然。夫天地

成而不變。何比之有。衡湘傳聞曰。於是廢八伯而復四岳。重黎復居故土。尙書大傳秩宗伯夷爲東岳。士皐陶爲西岳。司空垂爲北岳。然舜格於文祖。詢四岳而舉垂及伯夷。是未爲岳也。朝鮮記曰。伯夷生四岳。豈如周公在朝。伯禽就國。邪。是或三人之子。爲之。通志謂復育重黎。卽羲和。當亦羲和之子孫矣。

清問鰥寡。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伯夷來降典禮

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此與上文重言。乃命。皆因事之文。重黎居此土者也。三后奉使而至。責其成功者也。惟士率爾。不必親至。但以其制宜之。使重黎及諸侯奉行爾。故異其文。而說書者不察。以為率爾。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亦不善讀者矣。是時民興胥漸。故降典宜急。而次平水土。次降播種。當虐戮之餘。驟

衡湘稽古

卷之王

十

寡滿目。刑故在所緩矣。九官之次。先禹稷。次皋陶。次伯夷。此不同也。越春秋禹治水七年而至南岳。堯以七十年殛鯀。七十二年而禹喪畢。舜舉之。七十八年來治荊州。說與禹貢次第相近。並符呂刑矣。

七十有八年禹來治水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導。雲土夢作。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又曰。又東至澧。過九江。至於東陵。雲夢九江。說見上。蔡傳曰。岷山之脉。其北

衡湘稽古

卷之王

辛

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治水必識山脉。別其連絡。斷分焉。以知水路。非登高無以遠眺。故岷山一望而知。江漢之委源。衡山一望而知。九江之支派。湘山一望而知。大江南海之分納。敷淺原一望而知。洞庭彭蠡之會同。禹貢但言至於衡山者。不及詳耳。呂刑曰。主名山川。禹導水通濟。刻石書名山之。高衡湘蓋多名山焉。衡山上有禹碑。晉徐靈期南嶽記曰。禹碑在嶠嶠峯。在東南。又傳在於衡山縣雲密峯。在西北。下有石壇。流水紫之。昔樵人曾見。

之後無有見者。其說以嶠嶠為信。雲密疑也。梁劉道彥世說補曰。蕭齊時。山人成驛遊衡岳。得見禹王碑。直蹟。摹相獻於桂陽王鑠。王寶之。為翻石刻。世得傳焉。七宗禪林曰。唐末曇住衡岳嶠嶠峯。一夕晦暝。夜半起旋。忽見光出自峯椒。林木草石皆赤。翌日率徒眾覓其處。得峯椒石洞。披棘而入。見洞中石壁。蝌蚪書大如椀。不可識。因憶峯有禹碑。非立石。乃鐫巖耳。崔融之贊曰。於鑠大禹。顯九天。得龍畫傍。分螺書區。刻皆似實見之矣。劉禹錫與呂衡州溫詩曰。吾聞祝融峯。上有禹王銘。古石琅

環姿秘文螭虎形。韓愈詩曰。岵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絮龍螭。事嚴蹟秘鬼莫窺。道士偶上獨見之。丹鉛錄曰。宋嘉定有蜀士。因樵者引至岵嶠。以紙摹其碑。得七十二字。刻於夔門之峽。後亡之。是皆言見之於岵嶠也。宋劉原父鄭樵博古。好金石文字。悉以不得禹碑爲恨。而薛尚功又自謂得夏后瑯戈銘六字。鈎帶銘三十五字。皆直蹟。惟禹王碑五見石刻。殊與二銘書法神力不似。疑爲漢魏好事者之贋。體近世傳本。則出於嶽麓。予祖王諱名成日記曰。

明嘉靖時。修嶽麓書院。發碑於地下。蝌蚪七十七字。碑末有小楷書。內闕三字。云。古帝禹刻南嶽雲。密峯山頂之間。水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公家開國。闕闕幽得之。象夏之書。刻之於此。詳記在山下。此與徐期靈第二說合。致不知爲宋元何時人也。碑隨剝毀。其文摹出。遂傳於世。有增篆禹湛碑二字者若水跋之。沈鎰楊慎。楊時喬。王仕儒。諸家釋之。咸欽爲古物。未敢疑焉。時翻刻於石鼓書院。今失祖碑祝融。鄧以岵嶠雷祖峯。勳刻及金陵。新泉楊州書舍。滇南。安寧州。本朝彭而述。刻於嶽麓巖石。七

十七文。與夔門之數不合。則不可得而詳也。神鬼阿護。既不令人易見。亦不致久而朽也。斯誠異矣。而雜說家之言。則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七年。乃案皇帝中經。歷曰。聖人所紀。在於九嶷。東南南天柱。號曰赤帝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扁以白銀。皆珠其文。禹乃登衡山。血白馬以祭。衡山記。白馬峯。爲禹血馬之所。不勝所求。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齊於黃帝。巖岳之下。以三月庚子發書。禹退齊發之。得金簡之書。衡山記。天柱之掖。有金簡峯。禹治水時獲。

金簡。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馬融闕之曰。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然七年至衡山。其說於禹貢次第爲近。湘中記曰。岵嶠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水經注曰。血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宋祥符圖經曰。按湘水記。衡山南有峯曰岵嶠。東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高一千五百丈。禹登之。獲金簡玉牒。治水之書。皆欲以岵嶠碑實神書矣。南嶽記又曰。衡山毘盧洞。有禹王之城。周五十餘里。湘山之蹟。傳者曰。昔黃帝登之。以望雲氣。禹自岷山

來登之以望水。舜後又登。疑禹而悲。從臣爲作九峯之歌。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凡禹登山則益先開導焉。故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水經又曰。江水歷禹斷江。注曰。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決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湘水中禹懋山。統志曰。常寧懋山。以禹懋得名。山上有禹石像。宜水會其左。宜水口有禹鑿石稷棄來播種。

衡湘稽古

卷之三

五

三苗之亂。五穀變種。至是禹平水土。而稷棄來。於是衡湘之農。植嘉穀焉。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陂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禹貢曰。雲土夢作藝。而別土曰黑壤。田曰中下。皆稷棄之事矣。

七十有九年夏五月。虞后來巡狩於南嶽柴裡。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虞后於總章。

通鑑前編。是年虞后巡狩。白虎通曰。不大平不巡狩。是時洪水未平。宜非巡狩之時。豈以是觀禹治水之績邪。而或以爲不大平不巡狩者。爲後世之

巡狩。不能不君行而師從。則惟恐擾於民。古帝巡狩。無慮其有擾也。故不大平亦巡狩。衡山誌曰。安上峯有舜廟。舜洞舜溪。舜南巡禹此。故名。山下多古石刻。不可辨識。峭壁上舜樟字大如斗。豈題書之時。尚有舜時古木存。如秦松漢栢耶。

九十有七年。司空禹來巡。

竹書紀。是年司空巡。十有二州。淮南子曰。禹南巡。逾赤岸。如朝霞。赤岸至交趾。孫漢續補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禹見耕者。耕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八年治水。水土方平。時田。

衡湘稽古

卷之三

五

賦尙未有定則。至此告成功。已十年矣。禹貢之作。在此時也。

一百有二年。堯崩之二年也。衡湘諸侯朝虞后於南河之南。奉虞后歸於京師。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竹書丹朱亦避舜於房陵。張氏紀年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

奉天命之大旨。其可聞而弗彰。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

帝舜有虞氏

元年正月奉虞后。即帝位。帝詢於祝融。咨於荊州牧。舜典曰。正月元日。舜格於文祖。於是詢於四岳。重黎等。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於十二牧。荊州牧等。食義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堯時四岳在朝。自三苗之亂。四岳復居方岳。其職尊於牧。故與十二牧并咨。而先四岳。祝融舉伯禹宅百揆。舉伯夷典三禮。

舜典。帝咨於四岳。重黎等。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又咨於四岳。重黎等。曰。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帝封弟象於有鼻。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封之有鼻。富貴之地也。輿志曰。零陵郡應陽縣。今屬零陵。東有山。上有象廟。王隱晉書曰。零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甚靈。能興雲雨。括地志曰。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以此見鼻之國亦廣。幽明

錄曰。始興有鼻天子冢。其墓也。或又出國境外矣。漢儒謂象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大祖。然象傲在歷山時。舜既克諧以孝。不至於姦。迄於受封之年。既老矣。今其亭廟不一。或亦得民孟子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其治國之吏必賢也。是故唐薛伯高毀鼻亭。而明王守仁復鼻亭。

封帝子於長沙巴陵

路史國名紀曰。長沙巴陵。皆舜子姓之封。冠編曰。禹封癸氏之出於巴陵。

衡湘稽古

卷之四

二

六年夏五月帝來巡狩於南岳。柴禋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帝於總章。

通鑑前編此年帝巡狩。路史曰。東岳寓於充牧。青徐屬焉。南岳寓於荆牧。楊豫屬焉。西岳寓於雍牧。梁涼屬焉。北岳寓於幽牧。并冀屬焉。

帝至於有鼻

九嶷圖記曰。舜登九嶷。疑禹而悲。從臣爲作九峯之歌。衡湘傳聞曰。帝之所登。九嶷中之四洲峯也。九嶷惟此峯高。雖險尙可登。方輿紀要所謂疊嶠連雲。望見四洲者矣。禹昔登之。以望荊州之水。舜

經過此。步禹之跡。歷險而戒。因悲念禹矣。晏殊類要曰。零陵焦山。舜南巡所憇之處。一統志曰。全州南有廟。以祀舜二妃。柳宗元記之。巡狩惟至方岳。以八月西岳之期。不可爽。舜何以至零陵。蓋象國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三十有二年冬。帝會諸侯於洞庭之野。禪位於夏后禹諸侯從帝歸京師。

符子曰。帝與禹於洞庭。張樂成於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蓋舜將禪位於禹。而大會諸侯以示公也。其在洞庭之辭。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

衡湘稽古

卷之四

三

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明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澤水敞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允中。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四

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書稱三十三載。而竹書三十二載者。所謂乙酉至丁巳也。然三十三載。非正月受命之辭。先會諸侯。而以明年正月成禮。如唐虞之授受也。玩於書辭。甚明矣。

三十有四年正月奉夏后禹攝天子位

大禹謨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其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故祖有功。宗有德。天子之

廟以天下之公心。議其爲祖爲宗。舜之宗堯。非私宗之文。堯廟宜稱宗爾。後世不察。以爲舜以堯爲考焉。宋之濮王。明之興獻王。議禮者紛紛爭論矣。復九州仍以衡湘爲荊州。受治於荊州之牧。

竹書曰。夏后受命於神宗。遂復九州。禹貢。帝都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經世歷曰。大禹受命於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

衡湘稽古

卷之四

五

山九澤。蓋自水土之平。至此已五十餘年。九州之土盡闢。貢賦已定。夏后曰。予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廼有功。蓋至是各廼有功焉。故可得而復也。

正荊州田賦及貢

禹貢曰。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中。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柢稌栝栢。礪砥柝卅。惟篚輅。枯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禹貢

貢物。今荆州或無之。如齒革取於犀象。今荆州無此。淮南子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地理志曰。南粵近海。多犀象。陶弘景曰。犀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蘇頌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又毛者。韋昭以爲旄牛。今荆州亦無此。地理志。蜀西道。邛笮。馬旄牛。顏師古曰。邛笮之地。出馬及旄牛。以此攷之。荆州之域。不但併南粵交趾。亦漸及西域。或曰。昔之所有。今之所無也。如三金。今惟有錫。而貨殖傳曰。長沙出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償。禹貢錐旨曰。古荆陽之木。貢有則貢之。

衡湘耆古

卷之四

六

棟宇器用有所需。則用之甚儉。而易供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於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懸崖吊橋。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水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夫木且以過取而漸亡。況他物也。

五十年夏五月。帝來巡狩於南岳。帝崩於何。

舜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所謂方岳是也。宋語曰。死於蒼吾之野而葬焉。禮記曰。舜葬蒼吾。司馬遷以蒼吾在廣西。舜塚在九嶷。以爲崩於蒼吾。歸葬九嶷。此不攷九嶷卽蒼吾也。山海經曰。蒼吾之丘。

蒼吾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水經注曰。九嶷山。盤基蒼吾之野。元結九嶷圖記曰。方二千餘里。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入海。五水合注。會爲洞庭。今攷南流四水。曰平水。潁水。靈谿水。湓水。會而爲鬱。山海經。鬱水出湘陵。是也。北流五水。曰營水。白水。吳水。巨水。蘄水。會而爲湘。山海經。湘水出舜葬東南。西環之入洞庭。下是也。自蘄水入湘。沿蘄之南岸。桂陽州。嘉禾。藍山。臨武。三縣。沿湘水東岸。常寧縣。祁陽縣。西境。永州府。零陵縣。寧遠縣。道州。江華。永明。二縣。全州。西。

衡湘耆古

卷之四

七

境。下灘水東岸。桂林府。臨桂縣東境。灌陽。興安。恭城。平樂。富川。六縣。梧州府。蒼吾縣。封川。懷集。開建。新安。四縣。德慶州。肇慶府。高要縣。沿潯水南岸。廣寧。四會。清遠。三縣。連州。連山縣。皆蒼吾之丘。九水爲蒼吾之淵也。故郭璞曰。古者總名其地爲蒼吾。而孟子曰。舜卒於鳴條。鳴條東地。是年二月。東巡狩。五月。至南而病。不及行。巡狩之禮。孟子東岳人。以事言卒也。衡湘傳聞曰。帝病止於何。何侯直元。爲帝禱於九嶷山。感五老降庭。謂之曰。昇舉有期。翊日。五帝下迎。帝遂崩。

夏后及群臣諸侯來葬帝於何之九嶷山

禮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白虎通曰舜葬蒼吾於時尙質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淮南子曰舜葬蒼吾市不變其肆時何侯爲主地諸侯玉琯巖有何侯宅宅前爲巖漢哀帝時零陵文學奚瑋遊於巖中得玉琯十二枚獻於朝風俗通謂西王母所獻於舜者也巖前古有舜帝祠傳者謂葬帝時夏后與諸侯之所宿也三峯石深處有冢有銅碑額字不可識傳爲舜冢在蒼吾縣界人跡罕到秦漢以來望祀於今陵山山南有舜廟水經注曰廟

衡湘耆古

卷之四

八

前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王莽以其姓出於齊王建之後稱虞帝爲皇始祖考治其園四時使者致祠宋時陵山禁樵採置守陵五戶有古杉十五連理而三者一連理而二者三各植者六明時寧遠修孔廟伐其一伐之曰天地昏黑雷風震怒工師皆僕九嶷志曰舜開舊在舜陵大可函牛形圓足時今失所在拾遺記曰舜葬時有鳥如雀卅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呂氏春秋曰舜葬紀市不變其肆今寧遠有紀市云

帝子叔鈞居喪於九嶷

山海經曰蒼吾之野舜與叔鈞之所葬也郭璞曰舜巡狩死於蒼吾而葬之商鈞因雷死亦葬焉基今在九嶷之中水經注九嶷山大舜窆其陽商鈞葬其陰是也衡湘傳聞曰商鈞以居喪避位於夏猶卅朱避於房陵也

帝妃皇英卒於江葬於湘之陰

虞書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滄內列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以妻舜於滄內舜既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吾二妃死於江湘之間括地志曰

衡湘耆古

卷之四

九

二妃冢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李白所謂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也衡湘傳聞曰商鈞迎二妃時妃之年老矣涉江而卒卽葬之因植九嶷淚竹以識其墓此說爲近人情而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之女舜之妃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釋者引山海經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遂皆以爲二妃有暴厲之顯靈淚竹亦二妃之淚所成其卒於江至謂溺死於水郭璞辨焉又以鳥工龍裳爲解說

并誣古人矣。予謂山海經帝之二女謂天帝離爲中女也。二妃後遂葬於其地。遂以實之。有二妃之廟。世謂之黃陵廟。漢時荊州牧劉表刊碑立石以旌不朽之傳。

五十有二年。舜崩之二年也。衡湘諸侯朝夏后於陽城。從夏后歸如韓。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頌謠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時衡湘諸侯多舜之子姓也。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十

帝禹夏后氏

元年奉夏后。即天子位於韓。遂從王會於塗山。

通志曰。禹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韓國也。禹之謙也。視其德不如舜。其如韓也。猶然固讓也。不得已從諸侯之請而即位焉。猶未敢定。是故有塗山之會。春秋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見萬國之一心。固有異同。然後敢居也。

封媽鈞於何爲虞公

史記曰。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媽內。其後因爲氏。姓媽氏。舜崩。傳禹天下。而商鈞爲封國。衡

湘傳聞曰。媽鈞封於何。魯曰。虞公。本何侯直元之

國。因舜葬於是。遂以封商鈞。何胡音義相近。其後媽滿乃曰。胡公。故潛夫論曰。媽姓胡。有何也。是時何侯直元者。直僊通鑑謂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衡湘傳聞曰。何侯直元。以五老之降。現遂雷心卅術。隱跡九嶷。與高遠先生許由爲友。許由者。因避堯之遜位。遁跡於此。今寧遠有許由村。許由水焉。忽一日。山中人聲。春聲華見紫雲之異。奔至何侯宅。其宅不見。高遠先生亦不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十一

復見。以爲皆僊去云。予疑直元或以國讓商鈞。隱遁焉。未可知也。虞城在寧遠之大陽洪。謂之虞宮是已。

作玄堂於衡山之陽

路史曰。玄堂。夏之明堂。夏尙黑也。猶周尙赤。而爲明堂。考工記謂之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窓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黃圖義曰。夏后世室。堂之大百十有四尺。坤之宅。屋圓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禮記傳曰。夏堂一尺。墨子曰。土堦三等。

衡山神降於崇山

國語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鯀封崇伯其地也。

五年夏五月王來巡狩於南岳。柴禋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王於玄堂。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竹書紀是年巡狩。

王如未陵

東漢陳蕃傳曰。昔大禹巡狩。至蒼吾。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

衡湘耆古

卷之四

三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以此見帝王巡狩於路道。不辟行人也。荀辟行人。則罪人何由使王得見。夫是以五載一巡狩。而民不擾。禹之至蒼吾也。以謁舜帝之陵。寰宇記謂之未陵。故永州零陵所由名也。竹書曰。王南巡狩濟江。五月過洞庭。其水溫溫。中流有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曳尾而逝。

九年禹崩之二年也衡湘諸侯朝王世子啟於夏邑

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頒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蘇軾謂舜禹之避。足以致天下之達。尤譏益之避爲不度而無恥。朱子謂軾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如其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逃避。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此。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

衡湘耆古

卷之四

三

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

夏后啟

元年奉王世子。即天子位於夏邑。王饗諸侯於鈞臺。遂從王歸於京師。

竹書曰。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歸於冀。春秋傳。夏有鈞臺之饗是也。

十年王來巡狩於南岳。柴禋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王於玄堂。

竹書是年帝巡狩

夏后相

羿殺巴蛇於洞庭

論語曰。羿善射。國語。羿之祖世爲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也。羿自鉏遷於窮石。號爲有窮氏。因夏民以伐夏。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楚辭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天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何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形。馮珖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利決。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羿斷修蛇。禽封豨。江記曰。羿屠巴蛇於洞庭。積骨若陵。蓋遊畋至洞庭。而射殺巴蛇。在岳州巴陵縣城南。故爾雅翼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十

曰。岳陽郡之側。巍然而高。草木翳鬱者。人以爲巴蛇積骨之處。城外嘗有巴蛇廟。已而廢。又有象骨山。山海經所謂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者也。李白詩曰。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岳。明一統志。岳州府城南有巴蛇之冢。

夏后少康

王世子少康來奔於何處公。思妻以二姚。春秋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

以除其害。虞公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使女艾謀澆。使季杵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王世子少康居於綸。使女艾殺澆於過季杵殺豷於戈。

十道志曰。臨武縣夏之綸邑。山海經謂肆水出臨武者也。衡湘傳聞曰。女艾臨武之劔俠也。居於林水。少康聞其名。往聘之。餽以餅銀十甕。受之而出。學於烏程氏之釀。以往事澆。澆罷置之左右。向澆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十五

淫宿於女岐氏室。女岐楚辭謂爲澆之嫫。因夜襲其首。誤及女岐。亦不知爲艾也。復誘澆飲以千里酒。使蒙獸皮而獵。放大喉澆。醉顛隕。艾陽救而斬澆。以歸於少康。復遁入深山。少康使人覓之。十甕未動。因封其山爲藍豪。艾本臨武藍山之豪人也。藍豪山在今廣東樂昌縣。廣圓五百餘里。巖嶺千天。交柯雲蔚。龜天晦日者也。始典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盤石。列羅十甕。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大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

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配。視則奴死銀在矣。

衡湘諸侯奉王世子歸於京師

竹書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於是夏衆滅浞。少康自綸歸於夏邑。諸侯始開之。立爲天子。

元年奉王世子。即天子位。王賓虞公。

竹書曰。帝卽位。諸侯來朝。賓虞公。史記索隱曰。夏

代有虞思。虞遂。春秋傳。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虞胡公之先世。山海經曰。有虞生戲。戲生搖民。楊慎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其

曰。今廣西有搖民。而淮南子有虞公與夏戰之事。日欲落。虞公以劒指日。還不落。

夏后桀

衡湘諸侯如商

新序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矣。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皇甫謐曰。同日員職者五百國。

商侯湯來餽犧於荆伯

越絕書曰。湯行仁義。又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

商王成湯

十有七年。商有誥至衡湘諸侯如亳。

湯王之誥曰。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商頌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我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十有八年。奉商侯即天子位。

周書曰。湯放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

衡湘稽古

卷之四

其

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可以理之。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宜久居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更定九州。仍以衡湘爲荊州。受治於荊州之伯。

爾雅曰。兩河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曰。此蓋殷制。蓋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幽營。周禮職方有青并幽而無徐梁。

營。列子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聯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有營也。是殷有營矣。禹貢雖指曰。殷有荊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荊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皆爲荊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荊亦兼之。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楊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荊州之境縮於東北。而靡於西南。王制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註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衡湘耆古

卷之四

木

封重黎於程

路史曰。商封重黎於程。爲程伯。卽烏程氏之國。烏程氏或曰亡。或曰改封湖州烏程縣地。不可攷也。蓋至商而各山不以封國。故改封重黎於程。王制所謂各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也。歸之間田。又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從王巡狩。主爲祭祀。祭必沐浴也。自是衡陽田土爲間田及沐浴之邑矣。

作陽館於衡山之陽

尸子曰。商曰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大戴禮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室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堂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二十有四年。以旱故厲山柱亡。其稷勾龍無代。復爲社。王乃作夏社。書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商書前

衡湘耆古

卷之四

木

漢郊祀志曰。湯欲遷夏社。不可。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犧牲既陳。粢盛既潔。祭祀以時。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湯既放桀。大旱七年。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不雨至斯極也。六事自責。不及祀典。既已隆矣。變置之所必行也。金履祥以爲棄功乃過於柱。湯量其優劣。改易柱。乃教耕之祖。棄惟加詳。何

分優劣也。勾龍之繼惟禹。既帝不敢降。他無復有平土功者。是無及勾龍矣。而得不遷。二人皆衡湘產。柱親教耕。與民同養。殽民尤狎愛之。故衡湘間不忍除柱祀。邨邨猶遺愛焉。說見前。

二十有五年。王來巡狩於南岳。柴裡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諸侯朝王於陽館。

通攷曰。商之巡狩。因虞夏之制。卽位八年而後巡狩者。白虎通曰。不大平不巡狩也。竹書紀是年初巡狩。定獻令。周書湯問於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

衡湘稽古

卷之四

三

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獻令。其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璚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此蓋遠國之令。其九州內地。則有田賦及物貢。概從禹貢矣。

商王大甲

元年。衡湘諸侯如京師。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祠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商王武丁

三十有二年。衡湘諸侯會王師伐鬼方。

三十有四年。克鬼方。衡湘諸侯如京師。

商頌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竹書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荆。鬼方在巫山之間。今巴東夔州府古十巫所居。其俗尙鬼。呂氏春秋。祝融圓之子陸終。取於鬼方國君之妹。是此地也。周謂之夔。玄覽曰。山之精名曰夔。夔卽鬼也。括地志曰。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楚子熊繹始封之國。輿地志曰。姊歸縣卅陽城。周迴八里。熊繹之始封。地理志謂之歸子國。釋之者以爲歸子乃夔子。樂

衡湘稽古

卷之四

三

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也。列子曰。鬼歸也。拾遺記。張儀蘇秦師歸谷。亦云鬼谷。歸鬼音相近也。今之夔州府有鬼門開焉。水經江水又東。逕夔城南。在姊歸丹陽城下流。注謂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王所滅夔子。公羊春秋作隗子者也。今之荊州府與夔接壤。巴東在江北。歸州王師所爲次於荆。自荆入夔。瞿唐以上。三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峭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鬼方恃此險。故从乃克之。所謂桀入其阻者此也。易取之爲既濟九三之象。動而屯。

不利有攸往。故曰三年克之。慙也。竹書曰。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王師之勞。亦荊州諸侯外役之苦也。已殷周有荊而無梁。夔州并屬於荊。商頌以州舉。故曰荆楚。易乃實其國。大雅曰。內艱於中國。覃及鬼方。蓋外之矣。周時江之南。其東南則五嶺之外。西則巫峽之外。所以分中外也。故屈原亦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湖。是則屈原時。夔皆夷裔之境。與江湖有中外之分。氏羌在隴西。羌水殷時并屬荊州之西。垂鬼方與之接境。鬼方服。故氏羌來也。商頌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商王武乙

二十有一年。周公子泰伯與其弟仲雍來採葑於衡山。遂入於荆蠻。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傳曰。泰伯。周大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欲傳國以及昌。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

指曰。歷者。造也。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楚辭曰。吳獲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是已。寧遠有泰伯仲雍之祠。歷代祠之。傳二人初居於舜源口。人呼伯爲周太王。仲雍出入乘黃馬。人呼之黃馬公子。言其西人善騎。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竹書紀。商王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是採藥在此年也。又傳二人各一處。故今各有祠。泰伯居獯山。短髮文身。爲蠻人之服。飾仲雍居大陽虞城。爲虞公國之服飾。後歸奔喪。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仲雍人呼爲虞仲。後封。

安邑。亦取大陽虞城名之。

商王辛

元年。鄂侯以徵入朝。

竹書曰。元年。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鄂侯。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呂氏春秋曰。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梅伯卽鄂侯矣。武昌縣有鄂城。對江。

北有黃梅山。梅水出焉。皆鄂侯之國境。姓書所謂大夏有鄂氏也。鄂人以其忠。祀之。寰宇記。鄂人祀鄂王神。是鄂侯也。其後楚熊氏闢地至於鄂。以其子紅爲鄂王。旋畏厲王而去。其號紅歸居巫城。後爲弟所弑。其子熊肇。初亦居巫城。後以疾移夔城。爲夔子。鄂所祀。非紅也。

關

年何。以虞過父出奔於周。

衡湘傳聞曰。虞氏世居於何。爲虞公。至過父。始亡其國。爲陶正於周。有虞氏上陶也。攷武乙時。虞仲兄弟來。猶有虞公之國。其亡也。在商之末。汲冢周

衡湘耆古

卷之四

三十四

書曰。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春秋傳曰。虞闕父爲周陶正。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史記胡公名嫪。滿括地志。謂武王封過父之子嫪滿也。胡何音義近。至是謂何爲胡。蓋南北之音異也。其後亦遂有胡何二氏。姓纂曰。過父均後三十二世孫。或以爲大姬乃穆王女。名胡姬者。非也。大戴禮曰。禹受命乃邑姚姓於陳。則胡公亦繼封。舜有子八人。長沙巴陵。皆舜之子。姓所封。封姚於陳。或其一也。以姚

爲商鈞則誤矣。

三十年。衡湘諸侯如周。送如京師。

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傳曰。天下歸

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殷周無梁。春秋傳

曰。文王率服之叛。國以事紂。文王之教及於江漢

之間。江漢與衡湘同屬荊州之域也。周書曰。維三

月。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譏震怒

無疆。諸侯不娛。送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

命三忠。

衡湘耆古

卷之四

三十五

衡湘稽古 卷之五

衡湘野人述

周武王

十三年春。衡湘諸侯會西伯發於孟津以伐殷。尚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史記。盟津之會。八百國。周書曰。武王率六州之戎。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會兵雖衆。用兵則少也。亦可以想見聖王之舉動矣。及王既克殷。乃徵九牧之師。見王於殷郊。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歸於成周。以祀廟焉。奉西伯卽天子位於成周。諸侯各獻方物。

衡湘稽古

卷之五

一

武成曰。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既生魄。庶邦冢君受命於周。王會解。其時諸侯各獻方物。長沙鼈。蒼吾翡翠。路人大竹。卜人以丹沙。皆衡湘之國也。

更定九州。仍以衡湘爲荊州。受治於荊州之伯。周禮職方氏所掌。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谷宜稻。

衡湘稽古

卷之五

二

衡山雲夢江漢皆禹貢荊州之山水。水經曰。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又東南過陽翟縣北至慎縣入于淮。注曰。潁水出舞縣北魚齒山。東南流歷山下爲湛浦。春秋傳。襄公十六年。晉伐許。楚公子格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入汝潁。杜預亦以是爲湛水。鄭玄於潁潁云。未聞。偶有未照也。今攷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也。其利丹銀齒革比之禹貢甚省。然攷國語王孫圉曰。羽毛所以脩賦用。

以戒不虞者也。龜珠齒角皮革。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是羽毛齒革。楚有之。則初必貢。又有藪曰雲連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是幹括栢及箇輅。三金有之。則初必貢。考工記。材之美者有荆之幹。胡之荷是也。春秋傳。齊桓公伐楚。問楚不貢苞茅。是初貢苞茅也。周禮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是有玄纁之貢也。以此觀之。與禹貢不異。則殷貢亦可知爾。

作明堂於衡山之陽。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傳曰。泰山明堂。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四岳皆有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楹七。閭門容小楹三。路門不容乘車之五。應門二徹三。周書曰。宗廟路寢明堂。同其制。成王崩於鎬京之路寢。顧命有東西房。序左右塾。賓階阼階。東西夾。東西堂垂側階。畢門。應門明堂。當如之。後世祀岳神以廟。仿古明堂。

衡湘耆古

卷之五

三

本朝尤加壯麗。廟在赤帝峯下。坐壬向丙。大殿重筵七間。七十二柱。周遶石欄。堂崇七尺有奇。周尺殿高七丈七尺有奇。進十丈九尺有奇。廣十六丈八尺有奇。殿上恭懸

御書扁額。康熙四十二年曰光輔紫宸。四十七年曰永峙南維。雍正十三年曰功弘育物。後殿寢宮重筵五間。高五丈六尺。進六丈五尺有奇。廣七丈八尺有奇。大殿前卅坪。又前爲御書樓。重樓五間。高四丈一尺有奇。進五丈六尺有奇。廣八丈七尺有奇。樓上恭藏御書額文。樓前爲嘉應門。中

門五間。高三丈四尺有奇。深四丈八尺有奇。廣十丈八尺有奇。方門三部。門陞恭壁。大祭祝文碑一十三通。康熙朝凡九。雍正朝凡一。乾隆朝凡三。前朝祭碑列於門內。左右東西角門皆三間。高二丈八尺有奇。進二丈二尺有奇。方門一部。自東西門內繞寢宮東西廊一百六間。接連高一丈九尺有奇。進二丈二尺有奇。角門外左右寮房皆四間。高二丈三尺。進一丈八尺。廣四丈一尺。嘉應門前爲御碑亭。重筵八方。高四丈有奇。進三丈九尺。廣與均。亭中恭懸御製修廟碑。康熙四十七年又前爲

衡湘耆古

卷之五

四

正南門。重樓三間。甃碑台。洞門三鞏。上樓高二丈九尺有奇。進二丈五尺有奇。廣六丈九尺有奇。左右東西川門。皆洞門一鞏。高二丈四尺有奇。進一丈二尺有奇。廣二丈有奇。門前左鐘亭。右鼓亭。皆一間。重筵四面。高二丈有奇。進三丈三尺。廣與均。又前左右爲古碑亭。皆一間。圓蓋六面。高二丈二尺有奇。進二丈八尺有奇。廣與均。又前爲東西水火池。明燧取水。供祭。諸東火池。西水池。深闊皆一丈。又前中爲櫺星門。一架。高一丈八尺有奇。廣一丈六尺有奇。左右東西便門。皆一架。高一丈八尺有奇。

十邊十豆。祀典之隆如此。

衡山神降於洛

金匱曰。武王代紂。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大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門外。欲謁王。大師尚父乃使人出北門而導之。曰。天子未有出時。既而令謁者召祝融名入。五神相驚。視祝融。拜王曰。王代殷立周。謹來受命。願使風伯雨師各奉其職。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

封衡山視三公

禮記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四瀆或曰四海。

奇廣一丈三尺有奇。門外壽澗環遶。石橋中三鞏。

左右皆一鞏。自正南門橫牆遶出寢宮後。後爲北門三間。高二丈五尺有奇。進三丈一尺有奇。廣三丈九尺有奇。北門內左爲南斗注生之宮。右爲輶神之祠。元順帝感於織文設黑神以又左右爲東西宿房皆一間高一丈六尺進一丈一尺廣一丈三尺橫牆四隅角樓四座下甃磚台上爲樓高一丈八尺進一丈四尺廣一丈五尺有奇。凡進一百二十五丈橫五十七丈八尺左包四宮右包八院。朝廷有事遣官祭告。欽頒祝文香帛大羹大牢。

或曰河淮濟江

十有五年夏五月王來巡狩於南岳柴裡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王於明堂

周頌曰。時邁其邦。傳曰。是武王時邁也。時未大平而巡狩也。竹書紀是年初巡狩。湯有天下八年而後巡狩。武王代殷二年而卽巡狩。故知未大平而巡狩矣。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以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志淫好辟。典禮攷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問百年者。

就見之。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儒謂王制是殷之制。然攷十二年一巡狩。在成王時始更定。周之初猶因夏殷之制也。

周成王

三年王有誥至

大誥曰。大誥爾多邦。傳曰。武王崩。成王立。三叔與武庚叛。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竹書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

五年王有誥至

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傳曰。成王代奄。歸而作此。竹書紀五年王至自奄。

七年冬。衡湘諸侯如京師。

周書曰。周公攝政。君天下。彌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致政於成王。

七年正月。從周公城於洛。

洛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保乃以荊州牧等。出取幣。乃

衡湘耆古

卷之五

七

復入錫周公。

十有九年。王來巡狩於南岳。柴禋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王於明堂。

竹書曰。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於宗周。遂正百官。

二十年。更定巡狩。

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歸於宗周。董政治官。於是有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職方氏之所掌。至是始定典也。羅洪先曰。舜之時。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

南方諸侯咸受命焉。時既變。而周之巡狩。踈於舜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供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苞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跡熄矣。

仍以衡山為南岳。

明堂四方。方二百四十丈。為三成。一成為敦丘。二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外第一成。壇土為壇。方二百四十丈。四方四門。內第二成。方二十四丈。中階東階西階。南門之內。中階之前。左為泰壇。形圓以燔柴。右為泰析。深宵於地。形方以瘞牲。所祭南

衡湘耆古

卷之五

八

方之天。謂之赤帝。赤熒怒也。其地則赤帝所司。淮南子曰。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萬二千里。皆赤帝之司。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曰。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分野之屬。既上祀其星。則所照分之地。其諸侯當在是。而攷於後世。分野之圖。則地勢不辨。惟徐發天元歷理古分野之說。似之。然未可詳矣。前見神農氏重黎氏為之配。禮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也。位置於

三成之上。三成方二丈四尺。禮謂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凡成皆四尺。所以應四時。十有二月。二十四氣。東門外二壇。東北辟日壇。帝出乎震也。東南轍師壇。風生於巽也。南門外二壇。東南日壇。西南司中司命壇。概取向明也。西門外二壇。西南星辰壇。南方分野之星宿也。西北山川壇。四圍坎之祭山。則升祭川。則沈禮於四望之典。有不同。祭於中岳。則南方爲四望之一。祭於南方。南之名山川。亦於此四望。山川發源於西。又曰西而星辰見。故皆在西也。北門外二壇。西北月壇。坎之祭月於坎也。東

衡湘舊志

卷之五

九

北雨師壇。概取向於陰也。天子將巡狩。職方氏先至。戒曰。各修平乃守。放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將至。諸侯待於竟上。已入竟。職方氏先導。帥其屬而巡戒令。諸侯膳饋。百官皆具。從者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士視諸侯之卿。庶子視其大夫。校人飾黃駒。宗祝以之前。所過名山大川。則用之。大山川灌用大璋。九寸。加文飾。大宗祝用事。其餘以次。中山川用中璋。九寸。殺文飾。小山川邊璋。七寸半文飾。舞師掌教兵舞者。祭則帥而舞。土訓掌地圖物產之出。訓訓掌方志土風之宜。

忌皆夾王車。所過詔於天子。王宿險阻。則列車爲宮。以轅表門。宿平地。則築壇壝土爲宮。以戟爲門。暫息。則張帷爲宮。植旌表門。所止無宮。則列陳兵衛。立長人以表門。皆王之掌舍掌之。既至岳。天子入路寢。諸侯以職名入見。天子與之揖。庶姓則土揖。異姓則時揖。同姓則天揖。小宗伯毛其六牲。所用皆赤色。辨而頒之。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玉帛皆赤。帝用四圭。尺有二寸。有邸。用帛。地用兩圭五寸。有邸。用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用圭。璧五寸。用幣。岳

衡湘舊志

卷之五

十

嶺用璋。用幣。山川用璋。邸射。用幣。小司寇沃尸。尸方明也。禮曰。方明者。木也。方四尺。凡祀五帝。或會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此惟赤方設璋。神農重黎皆有尸。掌次於尸。次張氈案。及皇邸於南門內。東南張小次。爲天子易服之次。於壇遠張大次。爲天子退休。皆重帝重案。大宗伯及小宗伯。積柴於六宗之壇。大司樂宿縣樂展聲。大史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既告脩厥明。天子袞冕。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

就貳車十有二乘。諸侯各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以從天子。天子休於大次。諸侯各以其旂序立於壇。諸公旂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旂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旂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旂南門東。北面東上。諸男旂南門西。北面東向。南蠻旂南門外。北面東上。天子由南門入。大司樂奏王夏。凡天子出入門。皆奏王夏。入小次。出次。升階。禮尸告至。少宗伯報牲。天子肉袒迎牲於門。親牽牲。太宰贊。大司寇前導。大司樂奏昭夏。封人歌舞牲。太宗伯號。大祝詔於階下。天子

衡相藉古

卷之五

主

執鸞刀。大僕贊。士師帥其屬以殺牲。大祝詔。大宗伯薦毛血。小宗伯實饌水以洗牲。大司徒陳牲於俎。昭夏樂止。奏王夏。天子退休而還。夜漏未既。鷄人掌旦以驚百官。巾車鳴鈴應之。天子起。皮弁以聽報。小宗伯告時備。天子袞冕乘龍載龍旂。諸侯旂序立如前。天子入小次。易服。大裘冕。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率諸侯出東門。凡天子出門。皆乘載龍旂。入小次去之。至非日。壇禮帝。大司樂奏黃鐘舞雲門六變。凡祀天日月星辰。皆奏黃鐘。反禮尸脫大裘。服袞冕而臨泰壇。立於東南。大司

徒奉牛牲。宗伯奉鷄牲。司馬奉馬牲。羊牲。司寇奉犬牲。司空奉豕牲。於柴。凡奉牲幣。奏昭夏之樂。小宰授玉於大宰。大宰授天子。天子執玉升柴。加牲上。次奉帛。如奉玉。大司寇。寇奉明水。小宰注於爵。奉爵如奉帛。大司寇。寇奉明火。燔柴。升俎。樂奏黃鐘畢。天子就泰折。立西南東上。奉牲帛於坎。如前。埋之。樂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男巫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畢。天子乘載出南門。日壇。奉牲玉幣爵。升。俎如前。樂奏黃鐘。次月坎。如日。次西門。星辰如日月。反入小次。服毳冕。出南門。司中司命壇。如日月星辰。

衡相藉古

卷之五

主

禮於天曰禋祀。於日月星辰曰實柴。於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曰禋燎。或其柴之有異也。虞書則概謂禋於六宗。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凡風師雨師岳瀆皆奏姑洗。次東門。風師。次北門。雨師。皆如司中司命。次西門。山川。先衡山。視三公。次南海江。視諸侯。埋牲玉如泰析。樂奏姑洗。名山川之在南者。大者視伯。小者視子男。男巫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畢。天子反入次。服袞冕而退。祭畢。行朝覲。司几筵於明堂。設黼衣。依前南鄉。設莞筵。粉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

几天子當衣而立。大宗伯相諸侯乘墨車載龍旂。孤獨稱冕執瑞。有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概如次。蠻之國門之外。采之國應門之外。各於其等。莫王將幣降拜。升成拜。乃升堂授玉幣於天子而退。天子乃考績黜陟。已乃再覲。頒瑞四岳之諸侯皆無過而有功。則天子升中於天。謂之封禪。其有黜焉則否也。既明年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聰

衡湘稽古

卷之五

十三

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十有二歲而天子復來巡狩。

周康王

十有八年夏五月王來巡狩於南岳柴裡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王於明堂。

竹書紀是年王巡狩。以成王十九年巡狩計之。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此凡三十八年。更定之後。三巡狩矣。衡山縣有康王之廟。

周昭王

二年王使人來錫劔於南岳

古今刀劔錄曰。周昭王瑕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劔。各投五岳。銘曰。鎮岳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十有六年王師來伐楚

楚者。荊州之西垂。徐發天元歷理古分野圖。楚正當鬼方。在荊之西。而洞庭南岳蒼吾屬於鄭。其說曰。楚者滇黔之地。所謂鬼方也。微盧彭濮庸蜀羌髳。無非楚焉。自後荊楚漸東。地漸廣而漸失分野之舊。分野有楚無荊。鄭即禹貢之荊。楚則禹貢之梁。其後商周梁并屬於荊。故有荊楚之名。竹書紀曰。昭王十六年。伐楚。蒧漢。遇大兕。王師之來。亦衡

衡湘稽古

卷之五

十四

湘諸侯之役矣。或疑此即伐熊氏。攷祝融回之季子曰季連。生柑沮。柑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周文王時。其苗裔鬻熊。事文王。蚤死。成王封其孫熊繹為夔子。有田五十里。國於丹陽。蓋古楚地也。近蠻山。是以析父對楚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華露藍蓂。以處草莽。跋跋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鬼事之所用。然則夔子即鬼子。左氏以鬼為夔。公羊以鬼為隗。字皆通也。其後六世。當夷王。王室燬。諸侯或不朝。相侵伐。熊渠疆盛。興兵四侵。於是

地千里。至於鄂。自謂蠻。不與中國之號。乃立其三子。曰勾賈王。鄂王。越章王。後畏厲王而去之。至厲王之末。熊氏南卷沅湘。盡有衡湘之地。程伯休父失國。奔於朝。爲宣王司馬。方叔是以有荆蠻之伐。大雅曰。蠻荆來威。蓋熊氏也。則昭王之時。熊氏或卽負固不服矣。但熊氏初無楚號。其後熊通始稱楚。恥其號不錫於天子。伐隨以求楚號於周。周不聽。通怒。自稱之僭王。其後熊賁始遷居於郢。而諸侯猶不與之通。及熊惲結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天子賜之胙。爲楚子。曰鎮爾南方。越之亂。

衡湘稽古

卷之五

五

無侵中國。於是春秋僖公元年。熊惲之十三年也。始書楚。當昭王之時。熊氏未是楚號。猶居夔也。熊通僭王。而以熊摯之後襲周故封夔子爵。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書周故封之爵也。

十有九年王來伐楚

竹書曰。蔡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然其後昭王南巡狩。則楚復可知。

五十有一年夏五月王來巡狩於南岳柴裡。於六宗望於南方山川。南諸侯朝王於明堂。王西巡及於沔。

而崩

春秋傳。齊桓公問楚之罪。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屈完對之曰。君其問諸水濱。史記曰。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外紀曰。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舟進王。王至中流。膠液舟解。王及蔡公皆溺焉。庾仲雍筆江記曰。沔水中有曰死沔。言昭王濟自是死。有曰鄭潭。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有曰橫喪。言得昭王之喪處。有曰合驛口。言朝廷驛使合王喪於其地。有曰佐喪。言百姓佐王喪事。於此成禮而行。拾遺記曰。王淪於漢水。東

衡湘稽古

卷之五

六

既所獻二女。曰延娟。延娛。夾擁三身。同溺江漢之人。時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爲立祠於江涘。暮春。上巳之日。禊集於祠。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苞。裹以沉於水中。或結五色紉囊盛食。或用金鉄之器并沉之。以驚蛟龍水虫。使畏之不侵食。其祠號曰招抵之祠。衡湘間湘潭縣有昭山。明一統志曰。昭王巡狩登其山也。衡山下有昭陵。衡湘之人聞王喪。哀傷之。爲衣冠塋於此。立廟祀焉。今有冢及廟。行舟過之。必肅敬致祭也。自是以後。南服不通事蹟。弗傳矣。春秋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漢

陽者爾雅謂漢南曰荊州也。周封同姓。漢南爲多。王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荊州百一十國。其姬姓爲多。春秋之初。楚之西有巴。東有隨。南有羅。皆姬姓。猶能與楚爲難。其後熊貲遷羅於長沙。則衡湘盡爲楚有。至頃襄二十二年。而秦拔武陵。楚地漸入於秦。秦始皇二十八年。始滅楚。以衡湘置長沙黔中二郡。

衡湘稽古

卷之五

七

跋

天有漏乎。有有人之力。上補罅漏。使重輪復旦。而聖跡賢踪。盡耀其光也。吾以比女媧氏之功。衡湘古帝王巡狩都會之區也。孕靈毓秀。神聖鍾焉。名賢出焉。上自鴻古。以及於茲。未之有異。中間爲辛氏子孫。併吞席卷。僭號無上。夫子作春秋。屏之乃有中外之別。世不之察。猥以封豕長蛇。爲漢南定號。俾不得與西北倚鳴呼。楚幾稱漏天矣。至唐柳子厚書。所稱鵠舌。啁謀狀。與越類。此皆謫居人。借以伸其憤懣。無聊之詞。而好事者。援以爲據。其亦未足與道古也矣。讀吾

衡湘稽古

跋

邑

王勉亭先生衡湘稽古而乃拓如也。先生上稽典墳。傍搜史傳。訪父老之傳聞。歷煙霞之故趾。勒成一書。其心力可謂勞矣。而吾楚之名勝。乃燦然如揭。日月鳴呼。其亦昔聖昔賢之靈川嶽之精趣。吾勉亭而爲之者歟。不然。楚天之漏。奚自而補之。雖然。吾楚詎漏乎哉。書傳所紀班班可考。世有鍊石自誓者。可與讀是書矣。袁義璽謹跋。



衡湘稽古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王萬澍撰萬澍字霍霖別號勉亭常寧人卷首
題衡湘野人述而不著名字乃見於他人序中
亦好僻之士也大意以衡湘爲古帝王巡狩都會
之區春秋時芊芊兼併聖人屏之後人遂忘其先
之盛於是歷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
舜夏商二代以迄周昭撰爲此錄每事標舉其綱
而雜引羣書爲目多摭自路史諸書旣非地志又
非史傳與廖道南之楚紀其叢雜約畧相等云